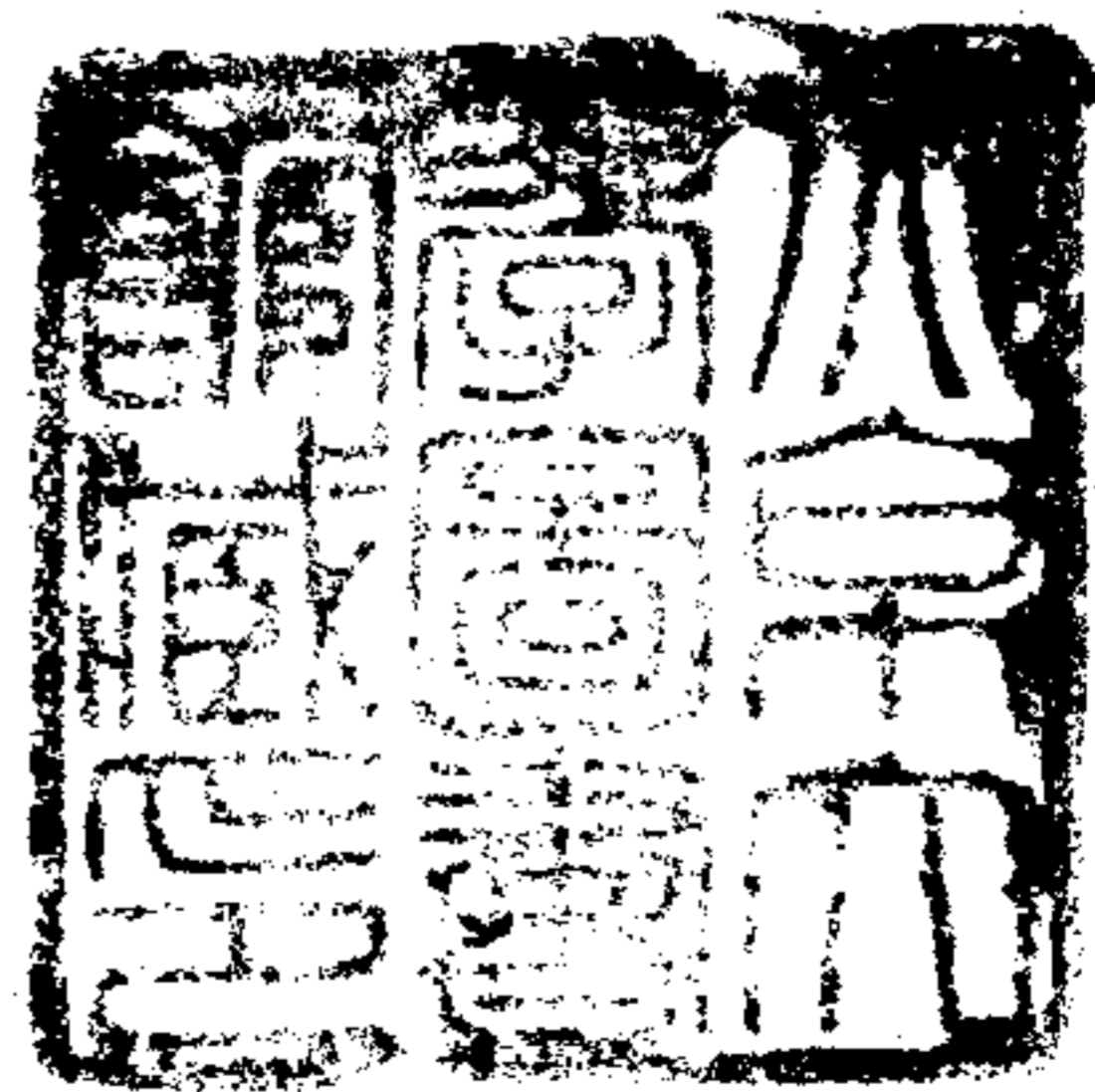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四九・史部・傳記類

楚寶四十五卷總論一卷（卷十八至卷四十五）〔明〕周聖楷撰……………一

廣州人物傳二十四卷〔明〕黃佐撰……………四七五

北海三考六卷〔清〕胡元儀撰……………六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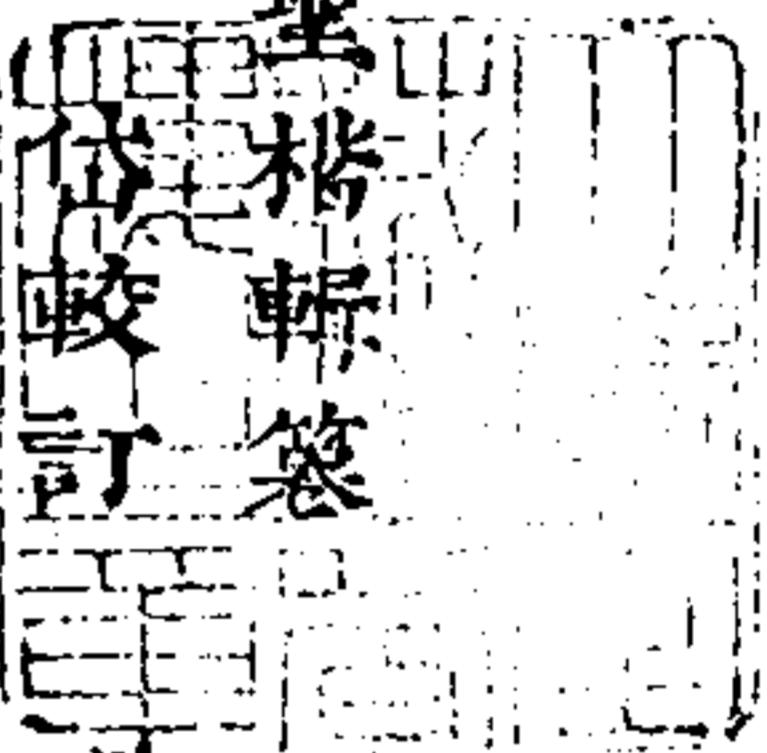
2667/09

楚寶卷十八

明 梁緒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

同邑王



文苑

朱昂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漢陂塘天復末徙家南陽梁祖纂唐父徐光與唐舊臣顏義李濤數輩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長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

楚寶

卷十八

號勳殆二十年後濤北避徐光樂衡山之勝遂家焉後徙江陵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逆度好讀書人號之為朱萬卷昂常問行經廬陵過其門人謂之曰中原不久當有真王平一天下子仕至四品安用南為遂北遊江淮時周世宗南征韓令坤統兵至揚州昂謁見陳治亂方畧令坤奇之器權知揚州揚子縣適兵革之際逃去過半昂便安綏輯復逋亡者七千餘家令坤即表授本縣令宋初為衡州錄事參軍嘗讀陶潛閑情賦而慕之因廣其

楚寶

卷十八

三

辭曰維稟氣兮清濁獨得意兮虛徐耳何聰兮無瑱衣何散兮無裾務與懷于得喪靈動體乎奮奮將使同方姬孔抗迹孫遠精篤廣漢心遊太虛傲朝曦兮南榮迦夕颺兮北疏非道之病惟情之舒繇是合頴懷精凝和習懿摠齋淪兮幽憂德芬馨兮周比井無濛兮泉融珠濤輝兮川增又何必陋雄之尚玄笑奕之心醉悲羃之素絲歎展之下位苟因時之明揚乃斯文之不墜睇煙景兮飄飄心懸旌兮搖搖感朝榮而夕落嗟響雷而鳴蜩始藏器以有待因寄物而長

謹願在首而為弁束玄髮而未衰會名器之有得與纓珥兮相交願在足而為馬何坎險之罹憂欲効勤於豎亥思追踵於浮丘願在服而為袂傳縉素而傍躬異化緇之色涅靈拭面而道窮願在目而為鑑分妍醜於崇朝驚青陽之難久庶白首以見招願在地而為策當暑源而冰寒伊序華之尚或胡寤寐以求安願在觴而為醴不亂德而溺真體虛受之為繩革論性以歸淳願在握而為劍每輔衽而保裾殊鉛鉞之效用比劘刃而有餘願在橐而為矢美荅羽之斯

全。疇。懋。動。而。錫。晉。射。窮。墨。而。劬。燕。賴。在。體。而。為。燕。託。
鉞。縷。以。成。功。非。珍。華。而。取。飾。將。被。服。而。有。容。願。在。軒。
而。為。篋。貫。歲。寒。而。不。改。挺。介。節。以。自。持。廓。虛。心。而。有。
待。人。之。願。兮。實。繁。我。之。心。兮。若。此。苦。為。志。兮。璞。藏。發。
為。文。兮。霧。委。既。持。瑾。兮。掌。瑜。復。擲。蘭。兮。執。芷。始。無。言。
兮。植。杖。終。俛。首。兮。嗟。碑。振。襟。兮。自。適。觀。物。兮。解。願。雲。
無。心。兮。遐。舉。蘿。倚。幹。兮。叢。滋。想。陵。谷。之。變。地。况。玄。黃。
之。易。緜。人。可。汰。而。可。燬。已。不。磷。而。不。緇。苟。一。鳴。而。驚。
人。何。五。鼎。而。勿。飴。已。而。權。勝。清。嘯。傾。懷。自。寬。樞。系。戶。

楚實 卷十八 三

章。兮。委。樂。鳴。飛。樓。躍。兮。胡。難。指。夜。蟾。兮。為。伍。仰。跡。前。
兮。邀。歡。何。孫。牧。而。伊。耕。何。巢。箕。而。呂。磻。滌。我。慮。緣。綺。
清。我。眠。環。周。旋。兮。有。則。從。倚。兮。可。觀。終。卷。舒。兮。自。
得。契。休。哉。於。考。槃。李。昉。知。州。事。暇。日。多。召。語。且。以。文。
為。贊。昉。深。所。嗟。賞。歷。安。城。令。開。寶。中。拜。太。子。洗。馬。知。
蓬。州。徙。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仙。眾。萬。人。劫。掠。軍。界。
昂。設。策。擒。之。果。合。渝。涪。四。州。民。連。結。為。妖。者。置。不。問。
蜀。民。遂。安。率。相。薛。居。正。稱。其。能。遷。殿。中。丞。知。泗。州。嘗。
作。隋。河。辭。又。聚。淮。水。流。屍。三。千。為。塚。瘞。之。有。戍。卒。謀。

亂。昂。誅。其。首。恐。餘。黨。誑。誤。者。黃。之。遷。監。察。御。史。江。南。
轉。運。副。使。太。平。興。國。二。年。知。鄂。州。加。殿。中。侍。御。史。為。
峽。州。路。轉。運。副。使。改。庫。部。員。外。郎。端。拱。二。年。直。秘。閣。
賜。金。紫。久。之。出。知。復。州。表。求。謝。事。不。許。遷。水。部。郎。中。
復。請。老。召。遠。尋。兼。越。王。府。記。室。崇。軍。真。宗。即。位。還。司。
封。郎。中。俄。知。制。誥。判。史。館。受。詔。編。次。三。館。秘。閣。書。籍。
加。吏。部。咸。平。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踰。年。拜。工。部。侍。
郎。致。仕。遣。使。就。第。賜。罷。幣。給。全。俸。詔。本。府。歲。時。存。問。
章。奏。聽。附。驛。以。聞。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以。便。侍。養。

楚實 卷十八 四

許。庭。江。陵。舊。制。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昂。特。延。見。命。坐。
恩。禮。甚。厚。令。俟。秋。涼。上。道。遣。中。使。賜。宴。于。玉。津。閣。兩。
制。三。館。皆。預。仍。詔。賦。詩。餞。行。緝。紳。榮。之。昂。前。後。所。得。
俸。賜。半。贖。奇。書。以。諷。誦。為。樂。及。是。閑。居。自。稱。退。叟。著。
資。理。論。三。卷。上。之。詔。付。史。館。第。協。以。純。謹。著。稱。仕。至。
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兄。
第。皆。省。壽。時。人。比。漢。之。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
東。西。致。政。坊。又。建。二。亭。曰。知。止。曰。陶。樓。頗。好。釋。氏。書。
晚。歲。自。為。墓。誌。景。德。四。年。卒。年。八。十。三。門。人。謚。曰。正。

裕先生

澠水燕談錄曰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謝真宗賜坐寵詔留候秋涼還荆南故吳淑贈詩曰浴殿東京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東比行錫宴玉津園侍臣皆赴坐中內侍傳詔各賦詩行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維詩最奇絕云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昂第協亦退居里中皆八十餘時謂渚宮二疏聖楷曰濂溪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

楚寶

卷十八

五

未忍辭官此乃由喪之語有道之言不可及也今之巧宦身說歸田心行婚宦不至驅逐病死不已豈得藉口濂溪哉嗟乎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曾有人歸總為不知止足所誤耳陳堯咨以知止二字名其亭可謂真喚醒矣

夏侯嘉正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少行俊才太平興國中進士仕至著作佐郎嘗使江南撰洞庭賦徐鉉見之曰是木玄虛之流也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辭賦擢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云兩制誠堪羨青雲侍玉與上依韻和以賜之有俠多終難舉通才列上居之句議者以誠嘉正之好進也未幾被病詔以為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幣得錢輦歸家忽一緡

楚寶

卷十八

六

自地起立良久而仆聞者異之嘉正疾遂篤月餘卒年三十七

野客叢談曰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為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銀半兩知制誥三月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聖楷曰夏侯嘉正未遇時有劉童子者善命術為之推算曰將來須及第亦有清職唯清貴自餘俱弱已俸外有百金橫入不病則死由此觀之非獨美事不可兼得即能兼得之亦有命在豈合求

躁進者之所能及乎大抵士人一有俗念橫據於胸中則其所為皆犯造物之所忌故不消折其年壽亦必盡喪其生平又何止一夏侯嘉正哉予交游中往往見其人可為深戒

張景

張景字晦之公安人少從河東柳開遊悉出家書泉之嗜學益力時富春孫僅沛國朱巖成紀李庶景與麗益聲華日振真宗詔有司計偕天下士景居首列謂館陶簿坐累謫全州尋為房襄二州文學叅軍陳堯咨知其才薦為寶應簿淮島僉雜馮戾蟻玉景剪除之後通理真州事天禧二年卒所著有洪範玉霸數十篇

晁氏讀書記曰張景字晦之師事柳開學為古文

名震一時卒官至廷評年四十九集二十卷有文百九十三首禹禹所編評為之序

聖楷按宋史柳開字仲塗大名入幼奇警有膽氣學必宗經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肩愈字紹先既而易今名字自以為能開聖道之塗也宋開寶進士太平興國中上書願備邊用其後官歷八樞以卒門人張景為行狀集序集凡十五卷歐公嘗推宋朝古文自仲塗始葉水心亦謂柳開穆修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云

張君房

張君房安陸人宋真宗時為著作郎時日本國入貢求本國神光寺記舍人辭不工令張君房代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披垣求之不得大窘時种放以司諫歸華山楊大年為閑帙令云世上何人號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晁氏讀書記曰張君房祥符中請官寧海時聖祖降朝廷盡以秘閣道書付杭州俾成綸陳堯臣枝正綸等同王欽若薦君房專其事君房銓次得四

楚寶

卷十八

九

千五百六十五卷於是撮其縷與總萬餘條成書名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仁宗時上之聖楷曰張君房亦無所考今安陸縣東黃店有張君房墓因編修雲笈七籤得著作佐郎其書至今行然不甚佳又撰乘異記三卷敘謂乘者載記之名異者非常之事蓋志鬼神變性之書凡十一門七十五事又撰勝說今皆未見

魏泰

魏泰字道輔襄陽人曾子宣夫人之弟也章惇為相欲官之不就作東軒筆錄碧霞腴漢南隱書自稱漢南處士有臨漢集二十卷黃山谷與之唱和極推重之嘗和其旅懷見寄云歲華其將晚霜葉不可風生理魚乞水鱸心鳥飛空風塵化衣黑旅宿夢裙紅人言家無壁自倚筆有鋒轉蓬且半歲交臂各衰翁扁舟去日遠明月與君同露晞百年駛麟獲萬事窮裝懷酒澹淡塞意霧空濛諸公尚無恙不見陳元龍

楚寶

卷十八

十

米襄陽志林曰魏泰為人無行而有口每稱童子厚泰既不得志場屋數偽作他人著書如志性集括異志倦游錄碧雲駮又自作東軒筆錄皆用私喜怒誣讒前人聖楷曰古今文士如魏泰者不少大抵皆恃才薄福不得於時者之所為也終身埋鬱以死又何怨哉因其多作偽書不得不收之為後來改據者助耳

米芾

米芾字元章襄陽人博洽記聞於羣經務通大旨議論斷以已意其辭發揚踔厲世儒所不能屈為文務崖絕魁壘要必已出為工恬竹簡以竹書行漆故篆籀法先秦正書魏晉而下無取愛潤州江山因定居北固作寶晉齋前有碧梧甘本甘露降其上蓄王謝真蹟右軍紫金石硯善畫古聖賢像及寫山水幅長不遇三尺制白玉圖書印六文曰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米芾印米芾氏印米芾元章印性至潔置

楚寶

卷十八

十一

水其傍數盥而不脫未嘗與人同服器客請閱法書對設兩案手為舒卷權客手袖觸之則一裝洗之也嘗願死作蠹書魚游於金題玉璫間而無害妙解音律作五音正韻用以制律本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以為太平作樂之具沈隱侯得四聲而不得宮聲乃分平聲為二以欺學者陸德明遂以吳音傳會至是始自五方玄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五音皆具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載之下神竅鬼秘無所逃形云

又著天說備究天地日月旁側盈虛之形撰畫夜六十圖與湖沙大小准援據六經畫點古今百家之妄其書藏之名山平生與游率天下士蜀魏劉涇長安薛紹彭好奇尚古是其一流人也風神散朗服唐人冠衣者字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皆知為元章也晚為臨川王公眉山蘇公所深知臨川絕愛其詩摘句書於便而蘇公有云元章奔逸絕塵之氣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絕俗之文相知二十年恨知公不盡答曰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為帝宸碧

楚寶

卷十八

十二

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也初宣仁高后在藩與其於丹陽君有舊元章長於邸中以恩補校書郎授舍光尉七遷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雍丘縣乞監中岳廟因號中嶽外史崇寧間置書畫學公時在太常為博士因進上所藏書若畫皆不下一品優禮答之詔用黃庭小楷書千文出知常州不赴改管勾洞霄宮就除知無為軍元章性好石無為公解有奇石元章驚喜曰吾當兄事之遂具袍笏再拜未幾召為書畫學博士尋擢禮部員外郎以言者罷知淮陽軍彌年瘳

生於首即上書謝事不允卒於罷齋年五十有七
觀三年葬於丹陽長山下有自寫海嶽菴淨名齋圖
著山林集十卷並傳於代丹陽蔡肇嘗銘其墓子怪
其敘事多脫落故為搜剔德聞補葺為中嶽外史傳
昔賀知章號秘書外監而元章號中嶽外史張長史
旭稱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一人也子用為米元章傳
贊當世不能損益云

米元章淨名齋記曰帶江萬里十罷百邑繚山為
城臨流為隍者惟吾丹徒重樓參差巧若圖剋地

楚寶

卷十八

勝極倪而雲霞出沒星辰挂腹而天光不夜高
景小萬有者惟吾甘露東北極海野西南朝數山
者謂之多景然臺殿羽張寶堵中盤五州之後與
西為阻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棲霞平林坡陀淮海
之域遠岫隱見滌酒之封洪流東招白沙之雲濤
如線大積南絕中濤之巖屬蔚起筆山之隙菴巖
雙聳五州之外嶺千疊黃鶴寶勢珠捧于豆長
山異氣龍盡于天晨曠垂虹時媚于左長庚繼月
每華其右千林霜落萬嶺雲饒春羣于西邪而秋

楚寶

卷十八

十四

留于南巖者惟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固多矣在東
南則杭以湖山鄣其境洪以西山彌其望潭以嶽
麓周其區皆一山也而望兩邦逮窮荒迢遞發周
羽皇之歎者有之矣百川匯流而赴北既濬既淵
亦沃亦蕩也多山引嶺而趨東且列且驅各羣各
醜也吾齋在萬井之中半天之上乃右卷而一揖
焉此其所以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
水天鑑湛而博望弭棹葭柳鳴而詹何投餌洪
鐘動而飛仙下疾颺舉而連山湧地祇聽法水怪
効珍或鵬雲壓山海氣吞野纖雲漏月清籟韻松
兜羅密而露光生陰霧合而太靈秀瑰奇忽况又
不可得而詳言之襄陽米元章將卜老丹徒而仲
安長老以道相契會內閣蔣公穎叔以詩寄云京
塵汨沒與如何歸棹翩翩運禱蘿畫室生涯寄京
口滿床圖籍鏤巖阿六朝人物東流盡千古江山
北固多為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容取病維摩於是
空公以其末句命名余居亦莫公之與余同此樂
也念老矣無佳句壓其勝後之登吾齋攬吾勝者

得不為吾賦乎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圖方
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
鎮紙水滴召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
賜酒果元章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
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大喜
畫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一日
上與蔡京論書民微召帝至令書一大屏顧左右
宣取筆硯而上指御案間端硯使就用之帝書成

續

卷十八

十五

即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
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帝舞蹈以謝即抱負趨
出餘墨霑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謂蔡京曰顛
名不虛得也京奏曰帝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
不可有二者也
元章守漣水地接霽壁蓄石甚富一品第加以
美名人翫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為憲使因往廉
焉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肥邑付公那得終日弄
石都不省錄罷事米趨前曰固也乃搢笏於左袖

中取一石嵌空瑤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
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
納之袖又出一石畫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
最後出一石畫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
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
得之徑登車去米以楊奪其所最惘然自夫者累
月米南宮相石法曰瘦曰秀曰皴曰透
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知淮陽軍未卒先一月區
處家事作親朋別書畫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造香

續

卷十八

十六

梅木棺飲食坐臥書判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
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禰請龍僚舉拂示衆曰
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潤州鶴林寺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
即此地也襄陽米元章愛其松石沉秀誓以來生
為寺伽藍永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塌下
里人知公欲還宿願於此至今祠于寺之左
黃憲師是言為發運使時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
章衣犢鼻自滌硯於淮口因索之篋中獨小龍團

二餅亟遣人遺之趣其滌視未畢也我生平有此
事頗自慰云

崇寧間米元章為江淮發勾揭牌於行舸之上曰
米家書畫船黃山谷贈之詩曰萬里風帆水著天

畫船
齊州鼠尾過年年滄江盡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

倪雲林題米南宮石刻遺像云米公遺像刻堅珉
猶在荒煙野水濱絕歎莓苔迷襟澹細看風骨尚

嶮峭山中仙塚芝應長海內清詩語最新地僻無
楚寶 卷十八 七

人打碑賣每懷英爽一傷神
聖楷曰昔吾友秀水范長康與米襄陽同癖購奇

石曰舞蛟蓋李唐時物元趙魏公所題也長康買
宅臨之日夕吟嘯其中并蒐積元章遺事為米襄

陽志林分十三日為十三卷而元章自著名言研
史詩文雜譚各成卷一時名宿咸有序跋今長康

沒二十餘年矣予藏其書若新不覺為之隕涕因
開採一二事附傳後吾友英露庶幾有託

狄遵度

狄遵度字元規吳沙人宋樞密直學士恭之仲子也
少穎悟篤志於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即仰屋瞪視人
呼之弗聞也舉進士一斤於有司恥不復為以父任
為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好為古文著春秋雜說多
所發明嘗患時學靡敝作擬皇太子册文除侍御史
制裴晉公傳人多稱之尤嗜杜甫詩嘗讀其集一夕
夢見甫為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
成之後數月卒有集十二卷

楚寶 卷十八 六

聖楷按狄恭字輔之少隨父官徐州以文詞路振
振罷愛之妻以女舉進士知廣州代還不以海物
自隨人稱其廉在河中時有中貴過魏言將授恭
于上恭拒之退而語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
侍從可垂老自汗耶王荆公志其墓六子惟遵度
最知名夢中記杜詩云夜臥北斗寒攝枕木落霜
拱鴈連天亦奇句

鄧忠臣

鄧忠臣字慎思，湘陰人。熙寧三年進士。仕至考功郎。坐元符黨廢。不用言者，論其議。范忠宣謚過實，又坐罰銅。崇觀間卒。平生著述至多。嘗和杜詩全帙，又嘗獻郊祀慶成賦、屈原廟詩百韻。裕陵喜之，擢為館職。今皆軼弗得。所存一二而已。有玉池集十二卷、玉池其所居山峯名。

聖楷按：忠臣卒，贈直秘閣。官其弟孝臣亦高士也。杜門力學，宣和間屢辟不就。年七十猶手不釋卷。

楚寶

卷十八

九

以行，諒聞于世。

廖正一

廖正一字明畧，世家安陸之竹林。元祐中召試館職。蘇子瞻在翰林，見其所對策，大奇之。俄除正字。時黃秦晁張皆子瞻門下士，號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命侍妾朝雲取密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畧來謝也。紹聖間，明畧貶信州玉山監稅，鬱鬱不得志，喪明而歿。自號竹林居士，有竹林集三卷。

葉石林序畧曰：明畧嘗言吾深服左氏而樂道范

楚寶

卷十八

十

曄之秀，正溫繹曄嘗自叙其書以為但多公家之言而少事外遠，我吾所恨亦云。丘明不可及也。異時有真吾於曄伯仲之間，吾尚無愧往有評吾文似尹師魯者，吾雖不學師魯然意善其言。是時余見明畧文固多，知其所自道不誣也。明畧自為舉子時即不沽藥場，屋一語再舉而取進士，其所試傑然已若可以名世者。至今為學者推重，蓋其用志深苦而思致精，慤淵源所從來者遠矣。每一出語輒有區域叮咛，未有卒然而作者。至于出入經

傳驅駕前言左指右摘比次回曲他人阻嚼程概
終不能安者明畧繩約隱括如以利刀橫朽木尺
筮阿羣羊無不如意故其典與簡潔音節適峻精
新煥發使人讀之不覺矍然增氣惜其蚤困不得
盡用所長始元祐初天下所推文章黃張晁秦號
四學士明畧同直三館軒輕諸公間無所貶屈欲
自成一家然其流落不偶畧相似云
聖楷按明畧元豐二年登時彥榜進士初授華陰
司理叅軍累官至端明殿學士出知常州亦不可

楚寶

卷一八

廿二

謂不遇矣乃至鬱鬱喪明而歿耶文士習氣大都
如此然其著作為世所重卒亦不傳惜哉

潘大臨

潘大臨字邠老黃岡人與第大觀俱以詩知名蘇東
坡在黃州時邠老多從之遊及東坡去以雲堂付之
邠老因以居焉

黃山谷書倦殼軒詩後曰潘邠老密得詩律於東
坡蓋天下奇才也

聖楷按邠老詩學山谷與陳無已謝無逸徐師川
饒得操韓子蒼皆其法嗣謂之江西詩派謝無逸
嘗以書問潘邠老近作新詩否答曰秋來景物佳

楚寶

卷一八

廿三

件是佳致昨日清臥開攪林風雨聲遠起題
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我入至收意止此一句未
寄後潘既下世無逸念之庶為三絕句云

林敏功

林敏功字子仁，新春人。嘗以春秋鄉薦不第，有詩文百卷，號蒙山集。兵火後不存，今存高隱集七卷。弟敏修，字子來，亦善詩，撰無思集四卷。

後村劉氏曰：二林詩極少，曾端伯作高隱小傳云：有詩文百二十卷，今所存十無一二。兄弟皆隱君子，不獨以詩重。

漁隱龍話曰：呂居仁近世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江西，常作宗派圖一百三十七卷，自豫章以降，列陳

樂府

卷十八

廿

師道潘大臨、謝無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明、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錚、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顥、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畧云：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激昂奮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聞，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

後學者同作並和，雖體制或異，要皆所傳者一子

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余切謂山谷自出機杼，別

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

衆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

英辭傑句，真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甚

衆。若言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

五人，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卷傳于世，為時所稱者，

止數人而已。其餘無聞焉，亦濫登其列。居仁此圖

之作，選擇弗精，議論不公。余是以辨之。

樂府

卷十八

廿四

聖楷曰：劉後村續詩派序，又以東萊繼宗派按東萊名祖謙，字伯恭，居仁之孫。後人以其詩入派中，詩以派名已歸惡道。又續派焉，何來人不韻。若此

高荷

高荷字子勉，江陵人。仕宋直龍圖閣，有還還集二卷。後村劉氏曰：子勉親見山谷，經指授，記覽多如麥城詩，押險韻，畧無窘態。集中健語，層出紫微公詩派，乃以殿諸人何耶可升。

聖著曰：山谷跋高子勉作詩云：以杜子美為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闕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溫恭，蓋天下士也。又跋歐陽元老詩：此詩入陶淵明格律，頗雍容，使高子勉追之，或

楚寶

卷十八

廿五

未能然。子勉作唐律五言數十韻，用事穩貼，置字有力。元老亦未能也。其推許如此，惜未得全集讀之。又按詩派中夏倪字均父，蘄春人，仕宋知江州，有遠遊堂集二卷，如擬陶韋五言古作俱佳。

米友仁

米友仁字元暉，元章子也。幼年黃山谷贈詩曰：我亦元暉古印章，印刻不忍與諸郎。虎兒小字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遂字元暉，元章嘗置畫學之初，召為博士，賜對便殿，因上友仁楚山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事。友仁宣和中為大名少尹，天機超逸，不事繩墨，其風氣肖乃翁也。每自題其畫曰：墨戲。被遇光堯，官至工部侍郎，數文閣直學士，日奉清閒之燕，方其未遇時，士大夫可得其筆，既貴，甚自秘重。

楚寶

卷十八

廿六

誰親傳，胡無緣得之。年八十，神明不衰，無疾而逝。弟友知亦善楷法，其父芾嘗云：幼兒友知代吾書碑及作八字，更無雜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示簡可使令嗣書，謂友知也。

格古要論曰：米元暉紹興中，權兵部尚書，高宗奉待甚厚，能傳家學，山水畧變父法，自成一家。煙雲變滅，林泉點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也。畫紙不用膠，誓不肯於絹上畫，臨摹古畫，用一用之。

易元吉

易元吉字慶之，長沙人。初工花鳥，及見趙昌畫，乃曰：世不乏人，遂游荆湖，搜奇訪古，幾與獼狢、鹿豕同遊。故口傳目擊之妙，一寫於毫端，又於長沙舍後開圃，鑿池以亂石，叢篁、梅、菊、葭、葦、馴養水禽，山獸伺其動靜，以資畫思。尤善畫獼狢，評者謂徐熙以後一人而已。畫上多自書長沙助教易元吉畫字慶之。米南宮畫學曰：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善畫草木，葉心翎毛如唐徐後，無人繼世，但以獼狢稱可。

楚書

卷十八

歎或云：畫孝嚴殿，辟畫院人妬其能，只令畫獼狢，竟為人所妬。又云：余收易元吉逸色筆作蘆，如真上一鴈，鶴活動，晉卿借去不歸。聖楷按：長沙易元吉，畫人多不知，故特拔之。文苑使與湘煙潭露點染生香，亦一快事也。

王質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屬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鄉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質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孝祥為中書舍人，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用大臣言，召試館職，不就。明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又明年樞密使張浚都督江

楚書

卷十八

淮，皆辟為屬，入為太學正。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乃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為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康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固。

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章乎
李牧在鴈門法至於守守乃有戰祖述在河高漢至
於戰戰乃有和羊祐在襄陽法至於和和乃有守備
至分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
告陛下金弱且凶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勅燕
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即
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
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濛之意使臣為陛下謀會三者
為一天下烏有不治哉天子心知質忠而忌者其謬

楚寶

卷十八

質年少好異論遂罷去會庚允文宣撫川陝辟發條
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
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入為勅令所刪定官遷樞密
院編修官允文當國孝宗命擬進諫官允文以質鯁
亮不回且文學推重於時可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
多良憚質陰沮之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
祠山居絕意祿仕淳熙十五年卒
陳氏書錄曰富川王質景文有雲山集三卷質遊
太學治詩有聲仕為樞屬常著詩解三十卷未之

見也

聖楷按王阮字南卿江州人好學尚氣節登隆興
元年進士第熙寧中知撫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
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
所親曰吾聞公卿捧士士亦捧公卿劉欽桡宗元
失身匪人為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
哉遂對舉拂衣出關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
於是趨隱廬山嘉定元年卒今湖廣總志以阮為
德安人蓋誤以江州德安縣為德安府耳總志如

楚寶

卷十八

此謬誤甚多閱者不可不詳也

馮子振

馮子振號海粟，攸州人。仕元，為集賢待制、宣撫使。元史陳孚傳曰：攸州馮子振，其豪俊與孚畧同，孚極敬畏之，自以為不可及。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為文，酒酣耳熱，命侍吏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雖事料險郁，美如簇錦，律之法度，未免乖刺，人亦以此少之。

聖楷曰：馮子振附見元史，中人多不知，然亦正稱

楚寶

卷十八

其敏捷，故今所傳梅花百詠、筆清樂府，皆無足採。攸州即今攸縣，元陞為州。楚紀作靈鄉，誤。又按陳氏書錄，侯延慶字季長，沙人有退齋詞一卷，其摩卷為天靈節，萬年歡，鍾將之，字仲山，長沙人，嘗為編修官，有岫雲詞一卷，劉過字改之，襄陽人，有詞一卷，今皆不傳，惟劉改之猶見其小詞一二可誦。

楚寶良史論次

古者典籍圖法皆史也，蒼頡沮誦皆史之臣也。自周官設而史之職始重，春秋作而史之權始一。故周室既東，王章紊亂，伯臣強辟，猶時從周太史問祥禳焉。下逮漢武，秦灰既冷，書積丘山，龍門應運而生，三史並時而著。雖云繼美，麟止實則論同日，曉嗣是國不一錄，代不一手。范穢陳誣，互有得失，揚善貶惡，未見其人。嗚呼！難言之矣。余生長楚，服久淹庠序，未讀中秘之書，頗負汗青之志。日月斯邁，愛玩陳編，十不得一。

楚寶

良史論次

古人同恨，蓋鷄犬僅蒙穀所負，耨机乃後人偽作。汲冢之書，不出江陵之火，再焚亦何從發。異聞也。惟夫丘明述春秋，內傳而倚相作祖，紫陽定漢晉正統，而鑿齒開先。此固博達高明，淵源濶大，合輒千古者矣。孰簡以往，意在斯乎。述良史策八凡一卷。

良史

左史倚相

鍾椒

習鑿齒

鄧粲

蔡允恭

路振

崔遵度

歐陽玄

廖昇

楚寶卷十九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任贊春較訂

良史

左史倚相

左史倚相世為楚左史故以官稱倚相倚相廷見申
公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亶怒而出
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倚相曰

楚寶

卷十九

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
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
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
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
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守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
諫居寢有替御之箴臨事有替史之導宴居有師工
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
以自傲也及其沒也謂之虜聖武公子實不虜聖於

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惠于

小民惟正之供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

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亶

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

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

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艾子木有餘

饋而無艾薦君子曰違而道殺陽豎愛子反之勞也

而獻飲焉以斃於郢羊尹中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

乾谿以葬二女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進也故

楚寶 卷十九 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若敖之欲以道

而去艾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艾以干之其可乎子

期乃止

韓非說林曰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而十日

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

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

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

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

吳軍

劉向說苑曰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為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聖楷曰吳救陳越破吳俱是楚惠王時事說苑作莊王者誤也且惠四年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乃還未嘗有破吳之事惠十六年越滅吳惠十四年楚始東侵廣地至泗

卷十九

上所謂遂取東國者或當是時也耶然是時司馬子期死白公之難已二十餘年而左史倚相當靈王在乾谿時稱為良史計其年近百餘歲人矣猶能坐策兵機如此豈非楚國方城之重寶哉恐未盡然

鐸椒

鐸椒楚大夫威王時為太傅慮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四十章以獻名曰鐸氏微

聖楷曰此鐸氏春秋或孔子既作之春秋也先是晉語云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樂因問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使叔向傅太子彪又楚莊王使士蠻傅太子箴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唐

樂寶

卷十九

韋昭注云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日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按此時孔子未作春秋而列國已有其書者當是周史所掌而列國奉之為戒勸耳然則孔子之作春秋不獨尊史之名而且因周官之舊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若非周史原有此書孔子即能竊取其義猶然魯之春秋耳何以行於列國而使亂臣賊子懼哉從來贖贖特為拈出以俟識者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為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章著稱荆州刺史桓温辟為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温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温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温疑其難言乃歸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夫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

楚寶

卷十九

五

論耳温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千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温別温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温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

在任職每處機要蒞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温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温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見以此大忤温旨左遷戶曹叅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辨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温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棗陽太守温弟秘亦

楚寶

卷十九

六

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歸與秘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畧無懼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城存鄧老之高南春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瞻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社之故居繁玉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瓌瓌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

方寸哉夫芬芳起于椒蘭清馨生乎琳琅命世而作
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
遺事若向人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况相去
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
曠展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金為景升乎其風期俊
適如此是時温觀觀非望鑿齒在耜著漢晉春秋以
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
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
為漢臣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

楚書 卷十九 七

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
里巷及襄陽陷于符堅賢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興而
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塞疾與諸
鎮書惜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
有半耳俄以疾薨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
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空
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
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
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

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
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
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
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聞此言哉
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
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為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
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
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屢屈
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

楚書 卷十九 八

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
既亾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
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之忌之黨植靈根
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
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尅伐武遠以定厥府席
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敷作古烈豐規顯祚故
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疆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
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
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

續修四庫全書 2 版正內

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
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
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于魏則魏未會為
天下之主王道不定于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矣
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
合猶不見序于帝王淪沒于戰國何况暫制數州之
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
魏懼傷皇德拘借禪名謂不可割則感之甚者又何
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

楚寶

卷十九

九

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
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
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
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杖義而以貶魏
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
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
傾至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難形
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於下非道服北而
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

楚寶 卷一九

係於所為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
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公秦超二偽以遠
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
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
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
而足為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
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
世命世之君有德之至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
定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况積勳

楚寶

卷十九

十

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於燕會之
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逆奇二紀
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
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餘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
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至夫有定天
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闔人受尊於
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豈比倂首於曹氏側
足於不正即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懸何與說事而託
偽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

一一一

之數不空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誅祖宗之德追述前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後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任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畧道不正則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玉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

楚賈 卷十九 十一

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子辟強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聖楷曰習彥威著漢晉春秋其書雖不傳其論則斷不可易且如后稷孫子未始剪商漢有天下不係于秦皆足破後儒之陋傳也蘇子瞻正統辨論

謂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乎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其意亦未嘗不至習氏但其文字縱橫遊戲使人不覺耳故朱子修綱目卒取彥威之說蓋彥威意雖至尊晉猶不失春秋之大義蘇子意雖併黜魏晉而已全授奸暴之空名此又不可無辨也聞之本朝有績溪士子胡廷瑞著末後宋統一書竟元文宗之世俱稱德祐恭帝每春正月稱帝在瀛洲國帝在籍田國而于懿璘質班之死即稱元亡然後書德

楚賈 卷十九 十二

祐帝自廢于荒漢其意甚善嘉靖二十三年奏開下部格不行先輩張東沙家尙存其書

鄧粲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羆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粲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臥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

楚寶

卷十九

十三

粲以父粲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於世

聖楷按世說注所引鄧粲晉紀與續晉陽秋恒多雅致足補舊聞而晉書謂其祖述前史葦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者或亦過情之貶乎然即其論隱亦具名通唐張謂長沙士風碑云賦鄧粲之宅足以表儒風吾不能無慨然矣

蔡允恭

蔡允恭江陵人父名大業仕後梁為左氏尚書允恭美姿容工於詩仕隋為起居舍人煬帝有所賦必令諷誦遣教官人俾入宮改內史舍人允恭恥之由是球斥所著有後梁春秋十卷

聖楷曰晉漢以前朝野俱重史學故紀年書事世有其人降自六朝唐宋聲律既興時文日盛學士家能舉前代之年號者蓋亦寡矣况能探索四十一家之義例十四萬卷之藏編乎允恭史學雖不

楚寶

卷十九

十四

炳著然當亂世事滄至獨能深懷宮嬪之恥繼造先世之書其逸節傲傲視柳晉諸人相去遠矣良史風規何多讓焉

路振

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唐相巖之四世孫，巖貶死嶺外，其孫琛避地湘潭，間遂居焉。振父洵，美事馬希果，署連州從事，謝病終于家。振幼穎悟，五歲誦孝經，論語十歲聽講陰符，裁百言而止。洵美責之，俾終其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餘何必學？」洵美大奇之。十二丁外艱，母氏慮其廢業，日加誨激。雖隆冬盛暑，未始有懈。淳化中舉進士，太宗以詞場之弊多事輕淺，不能該貫，古道因試。危言日出，賦時就試者凡數百人。

楚寶

卷十九

十五

咸勝胎忘其所出，振寒素遊京師，所作賦尤為典贍。太宗甚嘉之，擢真甲科，釋褐大理評事，通判郤州。徙徐州，召還直史館，復遣之任。遷太子中允，知濟州。一日契丹至城下，兵少民相恐，農謂振文吏，無戰禦方。振環聚而泣，振乃親加撫諭，且以敵盛不可與爭鋒。安堅壁自守，數日契丹引去。轉運使劉綜稱其能，詔書褒美，常作祭戰馬文，叙云：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畧河朔，天子幸魏，特遣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才，但能馳射，受命還避，伺賊渡河。

而後發有剽滑齊者數千騎，尚屯直沽，榮不欲見，遂以其騎畧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騎，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其辭曰：房駟之精，降為驪駉，飲泉呀風，流沙激霆。虎脊狐聲，龍媒勢獵，丹髦曉霞，的額秋星。第方著幹，安乘旋膺，巉臚角起，方背珠明。爾其絕塞，荒八月，隕霜毛縮，蹄堅筋舒，脈張獸惡，恐噬虬。猛欲驤噴，沙散沫干。里飛雲，圍人負紉，武士索鐵，前遮後突，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撾而受綫，牧官劬歲入，參書蹄。

楚寶

卷十九

十六

跋紫鬃通乎見區名駒大駟，銜尾入寒勞，其會長飾以駟會蜀錦吳繪，積如丘陵。馬歸於我，雖重幣入於彼，則輕於是。絡黃金之羈浴天池之波，鼓鬣雲衢弄影。星河或蹶而齧，或顛而叱，原蠶中禁，駟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閱之內殿，養之外阜，飲以玉池。秣之瑤草，窮冬邊塵入我河，潛羽書雷飛龍，馭北巡。選仗下之名馬，屬閩外之武臣，珣戈電燭，禁旅星陳。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壯士怒兮山可壁，猛馬哮兮虎可咋。何嗟惜之無勇，反遷延而避地，冰霜凄凄，介甲而。

馳不飲不秣載渴餓駿馬假苑行人嗟咨委天骨
於衢路反星精於雲霧報至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
誤生芻致祭獎帷成禮瘞而高岡全爾具體馬如有
神知帝之仁又撰伐棘篇辭曰秋風颺靡棘子丹折
根破抵堅且頑斲夫愁起汗汚顏攢鋒束芸趨道還
稊之森森繚長藩暮冬號風雲暗天漏寒不鳴守犬
眠至人堂上多金錢東陵暴客來窺垣舉手觸鋒身
隕顛千矛萬戰爭後先襟袖結裂不可指破指傷
流血殷神誰氣沮委偏蹠數尺之墻弗復攀索頭醜

楚寶 卷十九 十七

奴播河壩朔方屯師連七年木波馬嶺沙填填氣脈
不絕如喉咽官軍虎怒思吼軒強弩一祭山河穿將
不協謀空即安瓶養小醜成克顛推芻挽粟徒喧喧
邊臣無心靜國艱為余諷此伐棘篇識者聞而壯之
又以西兵未弭入判大理寺改太常丞知河中府徙
知鄧州代還判吏部南曹三司至景德中使福建巡
撫俄判登開鼓院會修兩朝國史以振為編修官大
中祥符初使契丹撰乘輅錄以獻改太常博士左司
諫擢知制誥振文詞溫麗屢奏賦頌為名輩所稱尤

長於詩多警句及居文翰之職深愜物議自是彌加
精厲從祀黜毫時同職分局掌事振獨直行在專典
綸命賤奏填委應用無滯時推其敏贍七年同修起
居注張復崔遵度以書事悞失降秩擇振與夏竦代
之嗜酒得疾有集二十卷嘗乘五代末九國君臣行
事作世家列傳書未成卒錄其子綸為太常奉禮郎
聖楷曰先達謂修史在於得人。有學問文章而不
知史事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
不可與若路振心術固無可議即其學問文章史

楚寶 卷十九 十八

事唐宋以來湖南文士未易及也。伐棘篇可擬老
杜桃竹諸作祭戰馬文體識亦在六朝以上。惜不
得其乘輅錄讀之何止文獻凋落之感。按長沙志
以振作湘潭人今從宋史

崔遵度

崔遵度字堅白江陵人七歲授經於叔父憲嘗以春秋編年史漢紀傳之例問於憲憲曰此兒他日成令名矣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和川至簿轉臨汾饋芻糧三抵綏州涉無定河河沙與水泥流無跡陷溺相繼遵度憫之著銘以紀焉端拱初轉運副使夏侯濤上其勅狀召歸對便殿因獻文自薦時新建秘閣命中書試作頌一首擢著作佐郎淳化中吏部侍郎李至薦之遷殿中丞出知忠州李順之亂坐夫城

楚寶

卷十九

十九

池貶崇陽令移鹿邑咸平初復為太子中允景德初內出遵度名引對崇政殿詔索所著文召試舍人院改太常丞直史館會修兩朝國史與路振金為編修官大中祥符元年命同修起居注東封進博士祀汾陰是歲真宗以兩省官絕少故因置慶選補之命為左司諫遵度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淳澹清素勢利泊如也掌右史十餘歲立墀上常退厝楹間慮上見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做舍甚湫隘有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其上彈琴獨酌條然自適嘗著琴箴

云世之言琴者必曰長二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之者象閏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協律郎劉昺以樂器配諸節候而謂琴為夏至之音至於泛聲卒無述者愚嘗病之因張弓附案泛其弦而十三徽聲具焉况琴瑟之絃乎是知非所謂象者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至之音而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謂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太而歲成焉節氣之自然

楚寶

卷十九

二十

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既節且應則天地之交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於人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有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有五音而不聞以絃攷之然後聞斯假物者是故聖人不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作琴而能作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

必矣。卦既畫矣，故畫琴焉。始以一弦泛桐，當其節則
潛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徽
有十三，而居中者一，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右泛有
三焉。其聲殺而已。絃盡則聲滅，及其應也，一必於四
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
畫也，偶三為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
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根於
一，一鐘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為一，在律為黃，在音為
宮。在木為根，在四體為心。衆微由之而生，雖曰十三

楚寶

卷十九

世

及其節也。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蒼之德圓，緯也。
故萬物不能逃六象，微其節，經也。絃五音，緯也。故衆
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以絃為君，絃以動為君。
愚謂琴以中微為君，畫矣。夫微十三者，蓋可聞者也。
苟畫絃而考之，乃有二十三微焉。是一氣也。丈絃具
之尺，絃亦具之豈有長短大小之限哉。蓋萬物本於
天地，天地本於太極，太極至於萬物，聖人本於道。
本於自然，自然至於無為，樂本於琴，琴本於中微。中
微至於無聲，是作易者天地之象也。作琴者天地之

聲也。往者藏音而未談，來者專聲而忘理。琴賦之作
也，庶乎近之。苟其闕也，請俟君子世稱其知言。九年
仁宗以壽春親王開府，詔宰相擇耆德有學術者，咸
謂遵度力學有士行，稱長者，遂命與張士遜、金為王
友。改戶部員外郎，賜服金紫。府中文翰皆遵度所作。
國史成，拜吏部員外郎，歷禮部兼左諭德。未幾命使
契丹，判司農卿。遵度性寡合，喜讀易，嘗云：意有疑，則
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無不究也。天禧四年八月
卒，年六十七。官其子二人，孫二人。仁宗立，詔贈工部

楚寶

卷十九

世

侍郎有集二十卷。
聖楷按：范仲淹嘗問琴理，遵度對曰：清麗而靜和，
潤而遠，琴盡是矣。

無定河考

輿地廣記：唐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即白水也。後人
因潰沙急流淺深不定，故更今名。唐陳祐詩：無定
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懸路千餘里，
一夜秋風白髮生。陳陶詩：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
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同所自出至曾太父新始遷居瀏陽故玄為瀏陽人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即知屬文十歲有黃冠師注目視玄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廊廟之器也言訖而去亟追與語已失所之部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晚魁增至百首見者駭異年十四益從宋故

楚寶

卷十九

三

老習為詞章每試庠序輒占高等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為淹貫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玄以尚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府同知調太平路兼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玄察其情皆為平翻察右不法嘗其驅奴玄斷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不入境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玄至踰月赤水大清兩洞張展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獲從出玄即日單騎

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鬪未已獠人熟玄各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禁事於縣縣官不為直反以繇役橫斂培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玄諭以禍福為理其訟獠人遂安召為國子博士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時當兵興玄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叅决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以至收元天曆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復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推行之明年初置奎章閣學士院

楚寶

卷十九

四

又置藝文監隸焉皆選清望官若之文宗親署玄為藝文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陞太監檢校書簿事元統元年改命太常禮儀院事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錄俄兼國子祭酒召赴中都議事陞侍講學士復兼國子祭酒重紀至元五年足患風痺乞南歸以便醫藥帝不允拜翰林學士未幾懇辭去位帝復不允免其行朝賀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不便者集議廷中玄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眾玄力爭之未幾南歸復起為翰林學士以疾未行詔修遼

金宋三史召為總裁官。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於論贊表奏，皆玄屬筆。五年，帝以玄歷仕累朝，且有修三史功，諭旨丞相超授爵秩，遂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及入奏，上稱快者再三，已而乞致仕不允。御史臺奏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湖西，疾復作，乃休。歸南山隱居，優游山水間。復拜翰林學士承旨，玄屢力辭，不獲命。奉勅定國律，尋乞致仕。陳情懇切，乃特授湖廣行中書省右丞，致仕。賜白玉。

楚寶 卷十九 廿五

束帶給俸以終其身。將行，帝復降旨不允，仍前翰林學士承旨。進階光祿大夫。十四年，汝穎盜起，蔓延兩北州縣，幾無完城。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鑿鑿可行。當時不能用。十七年春，乞致仕不允。時將大赦，宣赴內府。玄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實異數也。是歲十二月戊戌卒。年八十五。帝賜賻甚厚。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曰文玄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處已，儉約為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

兩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屢至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金繪上尊之賜，幾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辭以為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玄無子，以從子達為後。復先玄卒，有圭齋文集若干卷，傳于世。楊用修曰：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為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

楚寶 卷十九 廿六

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益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乎上之人。壞古修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

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于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

捷寶

卷十九

七

司取士必記一事裁一言皆開筆相視合毫不可義稟監修辭從指受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漢唐皆文人相聚元則羯胡相參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為駭則以為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為慨也

廖昇

廖昇襄陽人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為左府斷事上知其賢二十九年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勅修高皇實錄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彰為總裁官昇及翰林侍講學士高巽志為副總裁昇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撫實聞茹譽等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等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其存心與叛逆

楚寶

卷十九

廿六

等並安追戮上詔勿問

聖楷曰蜀中蛾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讀此詩乃歎廖昇之死正為君王愛青史耳萬曆甲申十二年秀水屠叔方嘗以建文仗節諸臣請謚請祠請修治塚墓請恤錄子孫而交遊姻黨之波及以世世緜戊者請一體赦宥已蒙旨特賜允行嗣後詔修正史言臣亦以建文為請皇上許復年號并綴其事于洪武之

末嗟乎繼志述事 聖德如天使陳瑛輩有知盛不愧死哉

又按永樂十一年翰林庶吉事錢習禮與練子靈有姻婭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為鄉人所持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上欣然曰使子靈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由是黨禁漸解又張太后大漸乃召諸閣臣于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士奇首對有三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會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

楚寶

卷十九

廿九

實錄仍用建文之號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寶后納之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論死乞弛其禁聽命存而傳之 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叩頭言三事臣等謹受顧命

楚寶命使論次

使臣者奉一人之命結兩國之好歷騁四方之域而周知天下之故者也豈徒侈翰軒巡履聲芳亥步而已哉故周官設九儀以大其典達六節以授其符成六瑞以昭其信合六幣以致其誠於其使事將畢也又錄為五書以盡其職為使臣慮至繁且慎降自春秋此禮漸廢而任責尤重一言之不酬一揖之不中而兩國為之暴骨甚至私輸國情潛啓外寇玉帛化為戎矛皇華疲于奔命又若後世埋輪攬轡擊斫成

楚寶

命使論次

乙

威窮源度狻遠探極欲旌節四出辭令鮮聞於以傳美往賢流芳象素其可得乎昔葉公子高使齊朝受命而夕飲冰吾夫子語之曰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又曰無遷令無勅成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嗟乎為使之道盡此矣述命使第九凡一卷

命使一

蓮 章 蓮 罷 鍾 儀
蓮 啓 疆 伍 舉 王 孫 罔

楚寶 命使論次

馬良 董恢 羲先
潘京 栢莊 邵擘

楚寶

命使目次

二

楚寶命使論次終

楚寶卷二十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黃學璞較訂

命使

蓬章

蓬章羊姓。蚡冑之後。為楚大夫。楚武王三十五年。侵隨。使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三十七年。王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章讓黃。三十

楚寶

卷二十

八年。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章讓於鄧。聖楷曰。蓬章詞令。雖不載史傳。然其成於隨。讓於黃。屢將王命。必有可觀。且其後人。若伯羸之將才。叔敖之相業。子馮之納善息民。而楚日以光大。誰貽之哉。昔鄭國為命。合四賢之所長。仲尼猶有取焉。則蓬氏之良可知矣。

蓬罷

蓬罷。靖字子蕩。蓬章之後裔也。楚康王十四年，蓬罷如晉，欲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蓬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安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楚郊敖元年，王子圍為令尹。二年，使蓬罷聘于魯。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四年，郊敖有疾，公

楚寶

卷二十

二

子圍縊而殺之，自立為靈王。以蓬罷為令尹。

聖楷曰：蓬罷使于魯，賦既醉之詩，而叔向許其知政，使于魯不告王子之政，而穆叔知其隱情。古人每于此處用心，看人故不與如此。弟子職，謹應對聖門科重言，語豈末務哉。

鍾儀

鍾儀，楚大夫也。共王七年，使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鍾儀時從行焉。既而晉會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後三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音服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若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

楚寶

卷二十

三

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禮使歸，求成。」

史懷曰：楚鍾儀南冠囚于晉，晉侯見而使稅之，召而吊之。此時已知儀矣，豈待其對而後稱為君子。

哉。重為之。胤使。趨求。成非。獨妙。于觀。人亦。巧乎。用。人矣。

聖。楷曰。鍾。儀。為。楚。鄖。縣。大夫。晉。人。囚。之。軍。府。晉。侯。見。而。問。其。族。對。曰。伶。人。是。述。其。先。世。之。職。官。以。對。非。鍾。儀。身。自。為。之。也。故。晉。侯。復。問。能。樂。而。范。文。子。稱。其。不。背。本。若。鍾。儀。身。自。為。樂。官。則。能。樂。既。不。必。問。而。先。職。之。稱。又。何。足。貴。且。左。氏。明。言。問。其。族。非。問。其。官。古。今。讀。書。人。盡。相。沿。以。鍾。儀。為。伶。人。何。憤。憤。至。此。偶。拈。出。為。之。一。快。

楚

卷二十

四

蓬啓疆

蓬啓疆。楚同姓也。靈王即位。殺伯州犂。使啓疆為太宰。靈王四年。晉韓宣子如楚。逆女。叔向為介。王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闢。以羊舌肸為司管。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蓬啓疆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規。暗。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暗。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

楚

卷二十

五

有。好。貨。發。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邲。自。邲。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離。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若。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糜。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

於之下。祁午、張超、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
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
箕襄、邢帶、叔會、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
縣也。羊舌四族皆疆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
入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
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
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茂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
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會以還君心
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

楚寶 卷二十一

禮而歸之。魯王六年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遂
啓疆曰臣能得魯侯王使召之辭曰昔先君成公
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
昭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
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
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
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
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
賜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

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若
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詩
先君成之貺魯侯從之。魯王享魯侯于新臺使長鬣
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蓬啓疆聞之見魯侯語之
拜賀魯侯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
適與也而傳之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
乎魯侯懼而反之

聖指曰蓬啓疆以詞令致魯君又以詐反大屈之
弓皆辯士風氣不足尚也惟諫魯王辱晉卿不言

楚寶 卷二十一

晉卿不可辱第言辱晉卿不可無備其語似迂似
誣似勸似諷使魯王不熱自揣驕心頓歇與子章
對求周鼎鄭田同一機軸可見能言之士機智勇
辯濟以忠貞亦可與事君矣諤諤者何為哉
章華臺考
按吳語云昔楚靈王不君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關
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注云舜葬九疑其山體水
旋其丘下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又賈誼新
書云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

甚高三休乃至由此觀之臺亦半因山水之勝非盡人力可為也今岳州華容縣山水崎嶇登眺清鬱所謂左江而右湖以臨徬徨其樂忘死殆非虛語故杜預注云在華容城內此無疑也今楚志云臺在荊州有二一在沙市即今章臺寺此大可笑寺乃元泰定中始建元人無識遊人無學固不足辨一在今監利縣監利雖屬古華容析置然地多湖泊亦非翔築之所此皆妄傳而乘筆者鮮博識之士是可歎耳又按沈括東軒筆錄亳州城父縣

楚寶

卷二十一

陳州商水縣皆云有章華臺亦力辨其非

伍舉

伍舉伍參子也其先食采於椒亦曰椒舉國語又參死伍舉以公子牟故奔晉以聲子力得復於楚郟敖四年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入問王疾縊而絀之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圍既立是為靈王王三年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

楚寶

卷二十一

九

結驪于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許之諸侯皆許是年晉楚合諸侯於申椒舉言于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向戌與子產僑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

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降幣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啓爲仍之，會有緝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法也。諸侯

楚寶 卷二十

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懷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與。露王執徐子於申，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取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在此。其肯從乎？戮手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

廢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而縛，銜璧士袒與，賴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主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鄆。六年，露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木土之崇，高形鏤爲美，而以金石之昌，大豎庶爲樂。先君莊王爲苑，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

楚寶 卷二十

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習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于魯侯，懼之以芻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視則美，縮於財用則賤，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

美之為楚其殆矣

左氏傳曰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吾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

楚寶

卷二十

三

寔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寔多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至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飛而還鄭於是不敢南而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譁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為謀至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

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霧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霧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至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于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于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霧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至鄢陵之役

楚寶

卷二十

三

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非夷窳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否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造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

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
子使椒鳴逆之

聖楷曰楚霸王即位三年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
凡十有三國其各國之臣若宋向戌鄭子產皆國
之良也伍舉獨能勉其君以六王二公之事子產
向戌俱願獻守禮焉豈不稱賢大夫哉嗟乎霸王
固無足數使舉當出奔之時不遇蔡聲子觀其智
畧更在析公巫臣之上用而謀楚可勝言哉其後
子若孫卒以忠孝名或死于國或死于外雖所遭

楚寶

卷二十

十五

之有。幸。有。不。幸。抑。國。運。實。使。之。耳。乃。以。此。為。鑒。而。
後。世。猶。有。輕。棄。其。臣。者。

王孫圉

王孫圉楚大夫嘗以君命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
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
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也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
者曰觀射音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
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
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
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恫於楚國又有
箴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

楚寶

卷二十

十五

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寶
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
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
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
寶焉聞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
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
龜足以憲賊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
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
夫譁器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雲夢考

按禹貢雲土夢作又本二澤然二澤合稱其來已久傳記所指合析不一惟胡三省辨誤禹貢雲夢孔安國云在江南左傳楚王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漢志雲夢澤在華容南沈立云雲即今五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即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漢陽志云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杜預云雲夢跨江南北而蔡沈書傳云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合而言之則一別言之則

楚書

卷二十一

七

二澤也禹貢云雲土夢作又蓋澤勢有高卑故水落辨遲速人工有蚤晚爾此說得之今德安雲夢縣南皆大澤雲夢澤自此始故以名縣云

馬良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王領荊州辟為從事及先王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紫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中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適德天壤使時閑于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于事無相忤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

楚書

卷二十一

七

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王辟良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王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王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王拜良子秉為騎都尉

裴松之曰。良與亮。或結為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為尊兄耳。聖楷按。松之此論。可見古人稱謂之間。亦自不苟。長幼卑尊。各有所宜。常見王弼州。厥不厥錄。器載一二。如投刺之大小。稱名之論。傲已不勝。江河之感。若至今日。又當何如。詫歎耶。

董恢

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律。使吳孫權。嘗大醉。問律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響。請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請貽厥孫謀乎。律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疆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儻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

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為丞相府屬。遷巴西郡太守。

聖楷曰。吳蜀敵國也。楊魏私忿也。安知孫權醉後之言。非挑釁侮隣之恣乎。故律未能即答。而休緒侃侃正論。權便折服。吾友鍾伯敬著史懷云。權論出自至誠。痛癢相關。一時奉使之入。以周旋語了之。為可惜。此等鑒議。吾所不取。

義先

義先字始宗，章陵人。博學彊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為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適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願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為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凌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

楚寶

卷二十一

廿

使萬邦趨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卽蚩尤、智伯復見于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荊州平先始為漢尚書，後為魏國尚書令。

聖楷曰：義先仕表，官至侍中。建安十三年，曹操平荊州，始以為尚書令。然本傳又云：先始為漢尚書。是則先受漢恩，不為不重。又復俛首事魏，豈郊天之對亦有時而二天乎？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罷辟至簿，太守趙厥甚罷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罷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先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為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邪？京舉版答曰：今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其機辨皆此類。後太廟立，州罷皆遣使賀。京曰：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至，應問訊不應，賀遂

楚寶

卷二十一

廿

造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為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舉耳。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已，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于政術，路不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

聖楷按：晉書京載良史傳，然觀其應對機辨，見推

於樂令勤學不倦遂令戴昌父子俱屈亦可想此
言折獄之風軌矣

義陵考

按常德武陵屬楚黔中地秦伐楚以為黔中罷漢
高祖初更罷為武陵先是項羽弑義帝罷人縞素
而哭高帝義之故亦曰義陵非如潘京之所云也
且新莽又嘗更為建平罷屬荊州至光武始復名
武陵潘蓋一時強辭不足為據

楚寶

卷二十

世三

柳莊

柳莊字思敬霍州刺史霞之子也莊少有遠量博覽
羣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于江空時為岳
陽王蕭譽咨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矣
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譽辟為參軍轉法曹及譽稱
帝還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中鴻臚
卿隋高祖輔政蕭歸令莊奉書入闕時三方構難高
祖懼歸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開府從役江陵
深蒙梁至殊眷今至幼時艱難蒙顧託梁至奕葉委

楚寶

卷二十

世三

誠朝廷常相與共保歲寒君還本國幸申孤此意于
梁至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諸將咸勸梁至與尉迥
等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
歸疑為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中高祖結託之意遂
言於歸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
要害擁強兵然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
挾天子保京都仗大義以為名故也今尉迥雖曰舊
將辱老已甚消難王謙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
為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

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歸深以為然
衆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迨及謙相次就戮邊謂莊
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踐祚莊
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為晉王廣納妃於梁莊因
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蕭琮嗣位遷太府
卿及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黃門侍郎
并賜以田宅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
不稱善蘇威為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
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

楚寶

卷二十

廿四

不過于柳莊高穎亦與莊甚厚十一年以平徐璆功
授饒州刺史甚有治名後數載卒官

聖楷曰蕭譽父子受命強國所謂以小事大苟延
宗社其志義有足悲焉爾柳莊為之奉書通使結
好隋文深達時務之安卒享數世之利豈非使臣
之極則乎而且以明達見重當時受祿不愧固遠
出樓護陟繆諸人上矣 按蕭譽字理孫梁昭明
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幼而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
昭明卒武帝舍譽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故寵

亞諸子中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等七州諸
軍事雍州刺史營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是梁武創
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世亂可以圖霸功遂剋
已勵節務修刑政志存綏養於是境內大治侯景
亂後既與江陵構隙恐不能自固乃遣使稱藩于
魏及江陵平魏立譽為梁王居江陵稱帝改元大
定在位八載薨譽少有大志不拘小節事其母以
孝聞性不飲酒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遙聞其臭
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又惡見人髮白事者必

楚寶

卷二十

廿五

方便以避之子歸嗣位隋文帝開皇二年納歸女
為晉王廣妃四年歸朝長安文帝甚敬待之詔歸
位在王公之上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王久滯
荆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
江相送旋反耳歸在位二十三載薨其子琮嗣位
二年梁國始廢

邵睥

邵睥字日華桂陽人。睥幼嗜學。恥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二人被誣為盜。悉寘死獄。已具。睥察其枉。不署。贖白金當核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既而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為民。睥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睥光祿寺丞。使廣南採訪刑獄。俄通判荆南。賜緋魚。遷著作佐郎。知忠州。歷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趾安撫國信使。會黎桓死。其子龍鉞嗣立。弟龍全率兵劫庫財而去。其弟龍廷殺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諸兵攻戰。睥駐嶺表。以事上聞。改命為緣海安撫使。許以便益。設方畧。睥貽書安南。諭朝廷威德。俛述定位。明護等即時聽命。奉龍廷主軍事。初。睥俟其事定。即以黎桓禮物。改賜新帥。睥上言。懷撫外夷。當示誠信。不若俟龍廷貢奉。別加封爵。而寵賜之。真宗甚嘉納。使還。

楚寶

卷二十

廿六

改兵部員外郎。賜金紫。初受使。假官錢八十一萬。市私親物。及為安撫。已償其半。餘皆詔除之。嘗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安州山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院。坐所舉李隨犯賊。睥當削一官。上以其遠使之勤。令停仕。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表請東封。優詔答之。及遣王欽若趙安仁經度封禪。仍判州事。就命睥為京東轉運使。封禪禮畢。超拜刑部郎中。復判三司院。出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四年。改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

楚寶

卷二十

廿七

風。睥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遊疾。卒年六十三。聖楷曰。邵睥幼恥辟。署之未長。負四方之譽。觀其蒙部冤獄。片言立折。交南闕堵。尺書定難。可謂遠有光華。不愧原隰者矣。若夫圖山川而控制。有要手。東封之請。是亦白璧之微瑕也。

楚寶典故論次

典故者亦史職也史失其官而後一二博雅之士為之收錄舊聞考稽竹素言必敦古事不泥俗故使馬上雄辟好說詩書春陵哲后修頌月令豈非西務哉是以文王與老成之咨仲尼抱文獻之歎誠重之也楚國常春秋時丹陽肇宅流風未遠朝多故老家有耆碩往往得其言如得藏龜焉其後遊談習靡縣星離丘索之儒既盡經術之用不貴如謝文備之學識李玄胃之家誠嚴孝源之陰德柳德廣之禮法皆

楚寶典故論次

如祥麟威鳳散在叢澤未有貴仕可勝歎息符司馬溫公自言修道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嗟乎書猶如此人復何堪余故深願明君良相毋輕棄其人也述典故第十凡一卷

典故一

申叔時	逢伯	成公乾
觀射父	闕且	屈宜白
莫敖子華	謝該	李秉
嚴植之	柳靖	

楚寶卷二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侄承盤較訂

典故

申叔時

申叔時楚大夫為申公故曰申叔時莊王使士賈傳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

楚寶典故論次

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變夷戎狄其不寶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傳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

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俟
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又誅物
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
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
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
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
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
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
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

楚寶

卷二十一

二

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飾義以動
行之莊敬以臨監之勸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
以祭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
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否則報莊王十五年陳
夏徵舒弑其君靈公莊王使人謂陳人無動子將有
討於少西氏明年遂入陳殺夏徵舒環諸栗門因縣
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
為不道弑其君寡人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
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

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
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
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
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
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
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莊王十九年伐宋踰年宋人未
服楚師將歸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
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以病告宋及楚平共王

楚寶

卷二十一

三

十五年將北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
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
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
亾欲免得乎既侵鄭鄭人不服明年王自武城使公
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晉侯伐鄭鄭聞
晉師告於楚楚師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
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
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
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

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
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
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
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
而外絕其好濱齊盟而食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
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
之吾不復見子矣遂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子反克之
聖楷曰吾於楚之申叔時而三見先王之行事焉
何以言之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

楚寶

卷二十一

四

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其身體傳傳之
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楚莊王使士
稷太子箴即楚共王也其自云不穀不德少至社
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是士稷傳之正在襁褓時而
申叔時所謂教之以春秋詩禮翼之以賢良者非
古師傳之遺訓乎此先王之行事一也莊王伐陳
討夏徵舒義舉也設不有申叔時之諫而蹊田奪
牛又何解於諸侯縣公此先王之行事二也故春
秋初書楚人繼書楚子不子其專討而子其存陳

聖人所以大改過也若夫共王救鄭申叔時為德
刑禮信之論古先王用衆克敵豈復有加哉而卒
不用其言以敗然則老臣憂國而焦其心苦其口
其可忽諸巴浦之犀犀兕象用之則賚為瑱耳
又按子反鄢陵之敗不獨申叔時知之即鄭大夫
姚句耳亦知之其言于子駟曰楚師行速過險而
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失志喪列將何以戰由
此觀之穀陽堅即不獻飲于子反子反亦必不能
勝晉何也晉以震整楚師不整晉以暇楚師行速

楚寶

卷二十一

五

而不暇着着皆犯晉對安得而不敗直如闕塞而
使華元得夜入其師登其牀此豈將帥持重之道
哉是又在御將者之責耳

逢伯

逢伯楚大夫僖六年秋楚子圍許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與觀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後之焚其觀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聖楷曰按蔡沈微子証是箕子曾勸帝乙立微子故恐紂之見忌不得不暫避其沉酌而遷于荒野非忍遽絕其君也亦非為存宗祀計而始去也今

楚寶

卷二十一

說者乃謂微子先抱其祭器入周周乃伐紂此大可笑且周以微子續湯祀在武庚管蔡伏誅之後而微子先時何得遽作此妄想耶蓋微子以帝乙之元子躬神明之聖德其去器遲速皆商周之耳目所係故其去也不能自決而其歸也不放獨後此一段深心較泰伯荆蠻之逃更苦而論者不得其解又謂楚師入許其臣逢伯權詞以述此事而史記誤採入世家何其冤古人若是哉

成公乾

成公乾楚子王之後裔也楚令尹允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於言其資於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爲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賜夷子皮日使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

楚寶

卷二十一

何也曰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至社稷乎王子果不立聖楷曰士也尊賢雖異于王公國之上相貴先其所與故周公以大聖而其言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於是朝于窮巷甕牖者七十人而天下理使楚之君

臣果以成公乾之言而定國相又安得有王子建
出奔之事乎然考楚國令尹見于春秋者自楚共
王元年子重為令尹凡二十一年卒子辛為令尹
凡三年以陳叛見殺子囊為令尹至楚康王凡十
年卒子庚為令尹凡六年卒子南為令尹凡一年
以其寵臣多馬見殺子馮為令尹卒屈建為令
尹共九年至郟敖立公子圍為令尹凡四年結郟
敖自立為楚靈王遂罷為令尹凡十三年楚平王
立子旗為令尹凡一年以有德于王而求無厭見

楚寶

卷二十一

殺子取為令尹凡十年子常為令尹至楚昭王十
年吳入郢未嘗有所謂屈春也今姑從說苑

觀射父

觀射父楚大夫昭王問於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
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
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
能齊肅秉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
明能光昭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
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至而為之牲器
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
高祖之至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安

楚寶

卷二十一

九

成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潔之服而敬恭明
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媿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
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藝器之量次至之度屏攝
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素舊典者
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
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
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
災不至求用不賈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
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置於

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也。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至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龍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寶。上天黎實。下地遺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

楚寶

卷二十一

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于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齋烝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

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福至則饗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功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臣品

楚寶

卷二十一

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於龍豸。土氣合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禮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祀。道其願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妒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安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

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黍。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割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縹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苟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

楚實 卷二十一 十三

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咳。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聖楷曰。嘗讀賈誼傳。至宣室夜半鬼神之事。以史不載其語為恨。乃今觀射父登天之對。生豈復有過焉者。大抵古人學問多精於言鬼。如鄭子產之

實沈臺駘。內史過之。房后丹朱。皆確然有據。有關係。非若後世搜神夷堅之類。虛誕可笑。何得槩以誣豔病之段。成式諾皋記云。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于感通。有生盡可遊魂。為變。乃聖人定旋璣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靈。下之駒撮。莊生言戶內之雷。靈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觀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之至而已。

楚實 卷二十一 十三

亦可謂善言者矣

闕且

闕且略楚大夫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
聚馬馱以語其弟曰楚其凶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
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凶者
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
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
以實獻家貨足以供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
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闕子文三
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

楚寶

卷二十一

十四

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也子
文至於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襪必逃王止
而後復入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
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
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
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於今處即為楚良臣是
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
相楚君無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
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

楚寶 卷二二

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忌何
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
常其能賢于成靈乎成不禮于穆願食熊蹯不獲而
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子常為政而
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
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左氏傳曰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
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
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與

楚寶

卷二十一

十五

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
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
常子常歸唐侯自拘羈馬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
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相馬以償馬必
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
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
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
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
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

五三

質焉而請伐楚。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乃辭蔡侯。楚自昭王即位，輕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楚師敗績。聖楷曰：子常弄馬，昭幾不社，旬盈求貨，晉失諸侯。唐蔡止楚自貽伊戚，知過尚可洗，玉何尤其後。楚卒圍蔡，報怨，栢舉嗟乎戒之哉！保利棄義，國遷身死，始於佩裘。

楚實

卷二十一

十六

屈安白

屈安白，楚大夫，治息。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安白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安白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不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于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不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交得志于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交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屈安白在韓，韓昭侯作高門，屈安白曰：君必不出。

楚實

卷二十一

十七

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
不利時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空陽今
年早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諸
舉贏者也故曰不時明年韓高門成昭侯薨卒如屈
空曰之言

韓非曰昔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
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偏至而下虐民此貪國弱
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
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

楚寶

卷二十一

十九

王行之三年而薨吳起枝解于楚
聖楷曰楚國無貴子舉賢非獨為楚國言也非禍
人不能成禍非獨為吳起言也時謂舉贏故曰不
時非獨為韓昭侯言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吾於
空曰始見之矣

莫敖子華

公子華為楚莫敖館楚威王問曰自從先君文王以
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
乎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
所聞之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
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
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
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
言將何謂也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

楚寶

卷二十一

十九

鹿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
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
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而財於柱國定
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
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
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
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
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
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

若粹一人以與太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
腹一與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教大
心是也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
夫悉屬百姓離散楚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
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峰
山踰深蹊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
畫吟霄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痕而殫陶旋不
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
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楚舒勃蘇對曰

楚寶 卷二十一 二十

臣非異楚使新造整楚舒勃蘇吳與楚入戰於柏舉
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
告且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
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策車千乘卒萬
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
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
楚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
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繼結闕于宮唐之上舍
闕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

難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
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
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
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
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骨故不為爵勅不為
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
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
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
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

楚寶 卷二十一 廿一

夫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
而致之

聖楷曰呂覽稱楚威王學書于沈尹華又好制昭
釐惡之乃因中謝佐制者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
乃沈尹華之子也王不悅因疎沈尹華按此竟
敖子華豈即沈尹乎夫威王有一子華而不能免
于纒口又安得彼五臣者而用之此馮唐所以至
臣于文帝也

謝該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今來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仕為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克運

楚寶

三年乃讓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勢羣凶破殄始有紫弓臥鼓之次安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車集陳庭黃能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彘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寶卓然比跡前列問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

山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噴藥以鈞由余尅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章陵考

聖楷曰今棗陽縣南三十里有春陵城春陵本冷道縣山名漢元朔五年封長沙王子買于其地為春陵侯至戴侯仁始請徙南陽之蔡陽白水鄉仍

楚寶

名春陵望氣者蘇伯阿見春陵城歎曰氣佳哉鬱鬱葱蔥即此地也及建武三年十月帝幸春陵祠園廟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六年乃改春陵鄉為章陵縣章懷太子注云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二里有白水即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又光武紀云帝避吏新野因賣穀于宛按此則章陵蔡陽正今棗陽縣地而新野亦云光武故里者乃其避亂起兵之所耳人多不悉其由特詳著之

李秉

李秉字玄甫江夏平春人汝南太守通之孫也有雋才為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得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平並受詔既出上顧謂丞等曰相誠勅正當爾不待坐展賢莫不贊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次復問丞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

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丞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蕭仲連僕射王公仲金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浪蕩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丞每思此言於足以為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

至矣秉子重

聖楷曰顏延之五君詠云阮公雖淪迹識審鑒亦洞沈醉似埋昭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農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此時看嗣宗此晉文王更深一層蓋文王得其迹延之得其神得共神者事事洞密正在世人眼光之外故可以免禍用世自古真能用世者方能出世真能傲世者方能混世李玄甫雖以其畫著為家誠尚未夢見阮

楚寶 嗣宗也

嚴植之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妙歸人。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編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惇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任齊為廣漢王國右常侍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送喪墓所為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為康樂令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

楚寶

卷二十一

其

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湖滯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登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康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喪植之性慈仁好陰德雖在閭室未嘗忘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植之載與俱還為營藥六日而死為棺殮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下車問其故云姓黃家本荊州為

人備貸疾既危篤船至將發棄之於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其行義多如此撰凶禮義注四百七十九卷

聖楷按梁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賀瑒及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廩餼

楚寶

卷二十一

其

其財策通明者即除為吏莽年之間懷經負笈者雲會又選學生往會稽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選門徒中經明行修者具以名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罷立學夫梁武初年崇儒重道若此故其稽古之風隆于東漢碩學之徒咸至高官奈何蓋而後佛委事羣倖塗炭黎元遂使三四十年菁莪之化等干黍離可勝痛哉

柳靖

柳靖字思休，霍州刺史霞之子也。少方雅，博覽墳籍，梁大同末，釋褐武陵王國左常侍，轉法曹行參軍。大定初，除尚書度支郎，遷正員郎，隨霞入朝，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靖遂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惟琴書而已。足不履園庭，殆將十載。子第等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

楚寶

卷二十一

其

必下惟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昂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摠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為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並固辭。其為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以壽終。

聖楷曰：靖之立身化俗，全從澹于名利中求。故玉烈之稱，為不愧也。先輩邵二泉云：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有以哉。

楚寶真儒論次

周子敦願生于楚之營道，倡明絕學，史稱其太極通書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信矣。然攷其當年行事，以小吏歷江湖，罷縣十五年，未嘗聚徒講學，自謂我得千聖不傳之秘也。惟河南程珦視其氣貌，非常知其有道，因與為友，使二子受業于南。安所謂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是也。其後再與李初平言于桂陽，與侯師聖言于廬山，亦不過對榻夜談而已。若夫趙抃初惑于讒，臨之以威，敦願處之超然。

楚寶

真儒論次

乙

王安石不可一世，獨懷刺侯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益可見其先風霽月，人莫得而親疎者矣。乃論者謂道學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偽學之禁。若深憾焉者，嗚呼！使宋諸君子盡如元公，又何憾哉。後百餘年有趙復者，以其學傳于北方，稱江漢先生。述真儒第十一凡一卷。

真儒一

周敦頤

周式

周廷輝

朱震

趙復

劉	巴	黃	蓋	桓	階
鄧	翽	潘	濬	楊	儀
鄧	審	朱	朴	王	登

楚寶

次

二

楚寶智謀論次終

楚寶卷二十二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璽楷輯纂

恆象清較訂

真儒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
 改為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
 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

楚寶

卷二十二

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
 王達欲深治之達酷悍吏也眾莫敢爭敦頤獨與之
 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
 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愕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
 績尤著罷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
 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徒知南
 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
 家大姓黠吏惡少憐憫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
 又以汗穢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

夫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護口臨之甚威敦願處之超然通判處州抃守處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

楚寶 卷二十二 二 於求志薄于微福而厚于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戮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

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其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砥仁義而至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椽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

楚寶 卷二十二 三 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願往受業焉敦願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願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願未悟訪敦願敦願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願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字壽書燾官至寶文閣待制黃庭堅濂溪詩叙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

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容
東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
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小吏在江湖罷縣蓋
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司理參軍運使以權利變
其獄茂叔爭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斂手聽
之趙公聞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公以使
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迴悟曰周茂叔
天下士也薦之于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為
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寬中歲乞身老於

楚寶

卷二十二

淦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于淦
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其平生所安
樂媿水而成名曰淦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
對茂叔之美雖然茂叔短於取名而忠於求志薄
於徵福而厚於得民非于奉身而燕及糞穢陋於
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
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茂叔諱敦實
避厚陵奉朝請名改敦順二子壽壽皆好學承家
求余作淦溪詩思詠先德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

楚寶 卷三十一

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髮鬢
其音塵溪毛秀兮水清可飯莢兮濯纓不漁民
利兮又何有於名絃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
以為壽蟬蛻塵埃兮玉雲自清聽潺湲兮鑿澄明
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津有舟
兮蕩有蓮勝日兮與客就開人聞翠音兮不知何
處散髮醉高荷為蓋兮倚芙蓉以當伎霜清水寒
兮舟著平沙八方同宇兮雲月為家懷連城兮珮
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

楚寶

卷二十二

與南山為伍非夫人攘臂兮誰余敢侮
朱熹通書序曰通書者淦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
姓周氏名淳願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
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
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
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
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
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
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

六三

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夫道義文辭利祿之
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
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
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
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
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
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
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
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濬玩既

楚寶

卷二十二

六

久乃若蘊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
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
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
幾何條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
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
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魏鶴山邵州祠記曰自孔孟以來為五百年者三
矣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羣而不知一

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雜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
之實理知剛柔之為善惡而不知剛不一於善柔
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為動靜而不知陰不一於
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為圖書貫融而劈析之
二程先生得其傳道日以彰迨胡子朱子張子推
衍究極亦幾無餘蘊矣然而論說益明適以為藻
飾詞辨之資流傳益廣適以為給取聲利之計故
胡子曰棄不費之身於一物之小其不仁莫甚焉
張子曰學校所講不過綴緝文詞規取利祿非先

楚寶

卷二十二

七

生所望於後人之意而朱子亦曰程氏既沒傳之
者不能無失流為釋老而世莫之悟也
鶴林玉露曰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
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
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篤
自處太高故欲少挫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
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
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
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

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廬山濂溪考

按廬山稱名其說不一據豫章舊志則廬俗本姓匡其父佐漢定天下而匡漢封俗於鄱陽曰越廬君兄弟七人皆好道修真此山故山以廬名矣從其姓也據遠法師志又謂殷周之際有匡俗先生者栖止此山時人呼為神仙之廬因以名山從其居也據周景式則曰周武王時人屢逃徵聘廬于此山後來羽化惟空廬存故人以名山亦從其居

楚寶

卷二十二

也其山四方周四百餘里曼郭之巖萬仞懷霧抱異苞諸仙迹故爾山水明淨風濤清曠氣爽節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繼響窟巖龍潛鳳采之賢往者忘歸矣周茂叔濂溪在今九江府城南一十五里朱晦菴云茂叔卒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亦在府城南又張南軒云濂溪里名也先生家世其間及寓于他處而不忘其所自故亦以是名溪在道州城西二十五里即先生故宅

周式

周式湘陰人有行義為嶽麓山長祥符八年召見拜國子學主簿詔留講諸王宮式辭賜對衣鞍馬使歸教授鄉里增賜中秘書勅賜嶽麓書院名額張拭嶽麓書院記曰湘西故有藏室背陵而向壑木茂而泉潔為士子隸業之地始開寶中罷守朱洞首度其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歷四十有一載居益加葺生益加多李允則來為州請于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設著祥符八年召見

楚寶

卷二十二

九

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鼓箏登堂者相繼不絕

聖楷曰周式行事無所考見以其為書院之初始故足錄也其後湘潭有鍾震湘鄉有周爽彪虎臣諸子皆以經行修明不愧正學蓋是時朱晦翁張南軒唱和于江潭胡文定公父子家南嶽山下而道州尤為茂叔故里蘭槐之根漸澤之在人故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不可不慎所漸矣

周堯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彊記以學行知名天聖二年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為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縣以所聞薦之後通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為師表未及用以慶曆五年卒年五十一始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

楚寶

而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為孝感所致其於昆季尤篤友愛又為人簡重不校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居官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整而後已為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之思無邪孟子之以意逆志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

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考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請莊周孟子之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於聖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已之性能盡已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

楚寶

卷二十一

十一

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七子論說謚諡說詩論鼎州司理參軍說湖州歸安至簿聖楷曰周堯卿與元公生同時居同地其經行又見重于范文正諸人而後儒卒鮮有稱述之者豈其學固不欲使人知歟抑地僻遠著作未易流通歟然宋史有傳故里墓猶可得而考識云墓在永明縣紫微岡

朱震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開禧登宋政和進士第，任州縣。以廉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為司勳員外郎。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為參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任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擢為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之間，公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

朱震

卷二十二

十一

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變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遷秘書少監，兼侍經筵，轉起居郎，建國公出閣，以震為贊讀，仍賜五品服。遷中書舍人，兼翊善，時郭千里除將作監丞，震言千里侵奪民田，曾經按治，願寢新命，從之。轉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是時處州民為盜，天子以為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

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為盜，亦不為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勵。上從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書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若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以日易月可也。」

朱震
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參議，率用御史趙煥、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足疾不果。震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旣，旣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傳身。』惇頤、惇頤傳程頤，程頤是時張載講學于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章，惇頤作通書，程頤作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

朱震

卷二十二

十一

易傳為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
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玉弼盡
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為非是故其於象數加
詳焉其論圖書授受原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聖楷曰宋自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
始召楊時實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仲朱震俱
在講席薦尹焞甚力既召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
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於是尹焞辭疾不進胡安
國奉祠居衡陽朱震引疾告去不允至紹興八年

楚寶

二

十四

震疾亟薦尹焞自代輔臣入奏上憮然曰楊時物
故胡安國與震又凶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
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
職但焞微賸恐教兒費力爾觀此則震之出不苟
就死不忘君有超絕諸儒者矣所著易傳十一卷
卦圖三卷易傳叢說一卷載宋藝文志

趙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淵出帥
師伐宋德安以營逆賊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
樞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
雙卜士凡儒生掛印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
與之官信奇士復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
恐其自裁醫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
曉馬周號積屍間數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被繫
徒跪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

楚寶

二

十五

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言而北必可無他復
強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
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畫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
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
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
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惟中聞復論議始嗜其學
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
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
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毫

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
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
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
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
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顏淵言行作希賢錄
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瑞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
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
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為人樂
易而耿介雖居燕不怠故士與人交尤篤分設元好

楚寶

二

六

問文名擅一時其南冠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未喪
本為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為勉其愛
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
之曰江漢先生子卿月克紹家學云

姚燧序江漢先生死生器曰江漢先生至燕名益
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建
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
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
好見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

公不怠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
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
千數總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
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
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釜將敗之猶有惜
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為此
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膏血以鬪魑魅徑林
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
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略使

楚寶

二

七

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為以回其復
生之志敢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
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
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己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
為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為知己死者有之無
有為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為者報之先
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
相視一泫卿月燧序所與言者贈之
歐陽玄趙忠簡祠堂記曰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

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
勝其說既而蔡京為相宗王氏說黜程氏學宋遂
大壞京客張耒教京亟召程氏門人楊中立用之
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解人趙忠簡公鼎為相首
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尊尚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
僅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
公斥程氏門人散亾泊中興業衰又不幸韓侂胄
相禁建安朱文公熹之徒之為程氏學者其後禁
稍弛宋已日別皇元熹與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

朱書

二

六

朱書北度江私筆以授學者許文正公衡神明其
書進以所得相世祖興禮樂文太平後是四十年
貢舉法行非程朱學不式于有司於是天下學術
棄然一趨於正時相尋定濂洛以下九儒及衡為
十人祀孔子廟庭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
公六世孫箕翁請即解之間嘉縣學為忠簡祠云
北學諸儒考
楊惟中字彥誠弘州人少知讀書有膽畧太宗罷
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國威敷布

政條俾皆籍戶口屬吏乃歸會伐宋命惟中於軍
前行中書省事克宋襄陽光化等軍光陰郢復等
州及襄陽德安府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
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惇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
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遂通聖賢學慨然欲以道
濟天下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
王佐畧楊惟中乃與之偕觀太宗歲乙未南伐詔
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破襄陽王

楚寶

二

十九

將將盡坑之極力辨非詔書意他日何以復命乃
感數人逃入篁竹中脫免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
得程頤朱熹之書因棄官去攜家來輝州作家廟
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象刊諸經會學
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錄程
朱所註書以歸謂其徒曰羈斯授受皆非今始聞
進學之序既而盡室依樞以居樞仕至翰林學士
承旨卒年七十八謚文獻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為農衡幼有異質

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刀辭去如見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題既逃難岷嶺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畫誦身體力踐言動必揆諸義後仕至集賢大學士年七十三卒謚文正

楚寶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其父述夢神人馬載一見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駙字夢麟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聞方外事得如古人者友之初為經學究訓詁解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死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其有是也卒不仕歐陽玄嘗贊因書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雪之樂資山之勇

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時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鳥不擊麟鳳皇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往也耶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任聖繼絕為來世開太平者耶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家貧晝則負薪夜為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為守帥張柔輔所知延為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世祖即位以

楚寶

經為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為宋所拘留經不為屈經為人尚氣節為學務行用及被得思託言乘後撰續後漢書春經傳元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書及數百卷其文豐蔚家善詩書多奇崛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於學經還汴中討虜金池得繫帛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鳥回首燕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竄禽臣有言書乃經題也

楚寶諸子論次

史遷班固叙次諸子不辨陰陽儒墨後世均有譏焉原其初旨洙泗之間儒分大小微言既絕學益多岐喬宇崑瑣溝猶區督譬之朱門甲第舍而弗居於市肆中自占一隅而號於人曰我華胄之子也人亦孰從而別識之哉是則儒効之不彰不能與縱橫名法家爭固非一日矣楚自鬻熊子爲文王師始有子書然其語惟賈長沙時時稱述之他亦罕聞其後柱下之老滕園之莊皆產于楚而子之書始爲經然老與

楚寶

諸子論次

孔子同時莊與孟子同時未聞孔孟攻老莊則老莊之書斷乎其未可廢也若夫鬼谷爲儀秦所竊鴟冠祖黃老用世老萊亢倉各有所託以行其書真偽相半吾誰與語庶幾陸生可起索中之裝猶可值千金云述諸子第十二凡一卷

諸子一

鬻熊

老子

莊子

鴟冠子

鬼谷子

亢倉子

陸賈

楚寶卷二十三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任賡春較訂

諸子

鬻熊

鬻熊子名熊芊姓李連之苗裔也年九十始見文王王曰噫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爲師鬻子二十二

楚寶

卷二十三

篇

晁氏讀書記曰鬻子一卷按漢志云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凡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唐逢行珪註永徽中上於朝叙稱見文王時行年九十而書載周公封康叔事蓋著書時百餘歲矣

高氏子畧曰鬻子書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啓文王者矣與太公之遇文王有相合

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六守仁義忠信勇讓又曰鸞
鳥將擊卑飛翮翼武狼將擊呶耳俯伏聖人將動
必有愚色尤夫於啓文王者矣非二公之言殊相
經緯然其書辭意太畧淆雜若大誥洛誥之所以
爲書者是亦漢儒之所綴緝者乎太公又曰天下
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奇矣唐貞元間柳
伯存嘗言子書起于鸞熊此語亦佳因錄之
楊用修曰鸞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
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後人贗本無所

楚寶

卷二十三

二

疑也擬賈誼新書所引鸞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
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
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
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
國之道上忠于至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
忠其至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
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
無以行愛也又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
民免于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凍餒

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
關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
厲疾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今
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鸞子武王率兵車以
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
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其爲僞書矣曷
取賈誼書中七條傳之以冠于書亦愈于傳贗售
僞也

楚寶

卷二十三

三

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鴈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蓋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吾知其能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

楚寶

卷二十三

四

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疆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

年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于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

王弼州曰太史公言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寡功道家宗老

楚寶

卷二十三

五

子而儒者宗吾孔子孔子之教蓋萬世人王取則焉而其徒不明兩家之始所合遂抑緇老子以為異端而老子之徒其庸鄙詭誕者親西來之跡宏奇高大炫耀一世遂不服與吾儒辨而更竊讀其餘藩以求與之角而並傳蓋豔釋迦之稱累劫則謂在伏羲為盤華子在祝融為廣壽子在神農為大成子在軒轅為廣成子在少昊為隨應子在顓頊為赤精子在帝嚳為錄圖子在堯為務成子在舜為尹壽子在禹為真行子在湯為錫則子在周

始為老子夫軒轅之世廣成居崆峒千七百年而
其後猶未已也達者姑無論已前是而為廣壽為
大成後是而為隨應為赤精又何人耶且堯舜禹
非異代也一時而為三子何遷逝之速也三代以
還賢公卿非乏紀也又何為而不一及也乃至謂
老子生于商為周文王守藏吏曰熒邑子武王時
遷柱下史成王時守故官為經成子遂西游流沙
康王時復歸曰郭叔子昭王復西遊云云蓋又傳
會化胡經之說也奇釋迦之有三十二相及七十

楚寶

卷二十三

六

二好相則亦曰七十二相八十好相也條釋迦之
長丈六尺則亦曰丈二尺也不知孔子九尺六寸
人以為長人而異之若丈二尺而人不惟且駭者
未之有也且史何以不載也夫老子至聖也其化
而為太上翳真至尊也又奚必借西方之事而矯
飾之然至儒者之所抑絀而指為異端者又可笑
也老子往往皆格言其體至虛而不無其用廣大
而能其跡精以治躬蠱以治天下取之固逢原
矣大道廢有仁義仁惠由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

慈國家昏亂有志臣知言哉君子之于世其無樂
手其名也仁義也孝慈也忠臣也其名不得已而
有之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者絕其名復者
復其實也夫不得老子之所以立言不解其文義
而妄為之關荷卿氏所謂賤儒也
聖楷按玄妙內篇真靈位業諸書載老子事頗多
詭誕且多託西方化跡以尊大老子非道德之意
此俱不取

楚苦縣考

楚寶

卷二十三

七

按苦縣即今河南歸德府鹿邑縣也其地尚有苦
縣城舊屬西楚水經注曰潁水逕苦縣故城南至
潁鄉老子廟東中有九井又有李老母廟在老子
廟北廟前有李母塚

莊子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箠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與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實事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滌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罷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

楚寶

卷二十三

重刑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狐豚豨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靈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朱子語錄曰莊子與孟子同時却不會相遇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只於梁而止然當時南方亦多異端如陳良之類是也 聖楷按今風陽臨淮縣有莊子墓定遠縣有漆園靈璧縣有鐘

山上有南華觀云周嘗隱此其地戰國時屬楚或云蒙即今蒙城縣然未確 譚元春遇莊序曰童年讀莊未有省也十五年開凡六閱之手皆出沒微殊皆觀其間四閱本文一閱本文兼郭注一閱郭呂注旁及近時焦陸諸注又回旋本文撰遇莊總論三十三篇如其篇數益歎是書那復須注不易之言也注彌明吾疑其明注彌貫吾疑其貫闕莊有法藏去故我化身莊子坐而抱想默而把筆汎然而游昧昧然涉我盡莊

楚寶

卷二十三

九

現循視內外其有不合者聽於其際與其數如咒咒物物利咒止又如物獲咒益不斲咒故因而遇之芒昧何極口弄物外之言手弄世外之事稽厥行藏伊可恥也龜情枯魚心迹超然而遇之情染一洗於物中為人中人為男豈如木梗隨水遷流豈如落英隨風近遠不發大寤自同蟲豸何往何來念之悲動因而遇之雞鳴不已洞天恭散雲霞周身寶不可塞闕不可局局而塞之魂魄焉宅吾瞑目恬氣伺厥升降因而遇之廣成面語傷物

者傷。昔人者。昔。鵬。飛。蝶。息。不。出。人。間。因。而。遇。之。其。老。易。之。旨。乎。寧。晦。勿。宣。寧。誤。勿。鑿。寧。斷。勿。紉。紉。刺。我。指。如。夢。古。人。語。半。分。手。因。而。遇。之。空。牀。不。寢。文。理。潦。倒。莊。騷。同。思。我。愛。天。問。滾。滾。如。訴。薄。暮。雷。電。即。記。其。事。前。絲。後。絲。總。不。相。連。茲。談。羊。蟻。胡。乃。及。魚。見。魚。書。魚。想。亦。如。是。因。而。遇。之。以。破。吾。拘。至。巧。者。化。工。人。敢。推。抽。仰。而。思。天。寧。不。怪。絕。瞻。彼。小。草。葉。葉。染。采。小。蟲。跋。跋。其。殼。青。黃。天。地。大。文。亦。既。工。此。海。入。其。塘。嶽。入。其。牖。無。小。無。大。愛。玩。終。日。因。而。

楚寶

卷二十三

十

遇。之。字。句。我。師。彼。笑。且。俛。此。怒。而。爭。侮。者。又。笑。我。寓。言。耳。父。前。不。拜。抱。頸。以。嬉。不。揖。密。執。跳。弄。酒。歌。豈。曰。可。答。他。人。反。恭。莊。不。云。乎。大。親。則。已。矣。因。而。遇。之。詆。訛。何。有。昔。客。有。從。子。問。莊。者。曰。已。哉。止。哉。誣。莊。者。自。誣。注。莊。者。自。注。十。夫。之。灌。漑。不。如。細。雨。之。滲。漉。端。居。絕。念。可。以。一。遇。逐。步。追。迫。忽。失。其。處。子。應。之。曰。是。也。雖。然。子。既。化。身。為。莊。矣。遇。莊。者。夫。豈。子。哉。且。夫。景。純。有。筆。入。夢。求。還。輔。嗣。玄。理。出。塚。相。告。精。文。妙。道。神。鬼。所。戀。如。此。吾。不。忘。莊。莊。必。繞。

楚寶 卷二三

吾。晨。宇。夜。池。劃。別。吾。鷹。臆。濕。吾。視。往。來。不。絕。豈。但。遇。也。聖。楷。曰。若。以。文。字。說。莊。未。有。快。如。譚。子。此。篇。者。雖。然。且。置。是。事。試。看。慈。山。道。者。發。明。趣。向。其。言。曰。看。老。莊。者。先。要。熟。覽。教。乘。精。透。楞。嚴。融。會。吾。佛。破。執。之。論。則。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後。精。修。靜。定。工。夫。純。熟。用。心。微。細。方。見。此。老。工。夫。苦。切。然。要。真。真。實。實。看。得。身。為。苦。本。智。為。累。根。自。能。藜。形。釋。智。方。知。此。老。真。實。受。用。至。樂。處。更。須。將。世。事。一。看。破。入。情。

楚寶

卷二十三

十一

一。一。觀。透。虛。懷。處。世。日。前。無。有。絲。毫。障。礙。方。見。此。老。真。實。逍。遙。快。活。廣。大。自。在。儼。然。一。無。事。道。人。然。後。不。得。已。而。應。世。則。不。費。一。點。氣。力。端。然。無。為。而。治。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而。世。之。談。二。子。者。全。不。在。自。己。工。夫。體。會。只。以。語。言。文。字。相。求。故。尤。不。相。及。要。且。學。跡。狂。之。態。者。有。之。未。見。有。以。謙。定。工。夫。而。入。者。此。其。所。謂。知。我。者。希。矣。真。親。二。子。者。當。作。如。是。觀。

七七

鵬冠子

鵬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被屨空以鵬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諤常師事之後顯於趙鵬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諤絕

韓愈讀曰鵬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失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

楚寶 卷二十三 十二

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陸佃解注曰鵬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鵬為冠號曰鵬冠子其道踏駁著書初本黃老而未流迤於刑名傳曰申韓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礪少思而原於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

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繆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虛言哉余竊聞之故為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高氏子畧曰列仙傳曰鵬冠子楚人隱居著書言道家事則皆出於黃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不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

楚寶 卷二十三 十三

鬼谷子

鬼谷子西周楚人受道于老君居遠安嘗入雲夢山採藥服之顏如童蘇秦張儀受業三年辭去鬼谷子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後不知所終袁淑真隱傳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

楚寶

卷二十三

十四

御折其枝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蔭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栢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高氏子畧曰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俗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

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曠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游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

聖楷按隋經籍志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楚人也周世隱于鬼谷又續仙傳曰鬼谷子即玉誦也得道為地仙此說詞不足信大抵諸子姓氏

楚寶

卷二十三

十五

多半採入神仙於此益見方士之陋雲夢山考

按蘇子由寄題清溪寺詩自注云在峽州鬼谷子故居日華瑣碎錄曰峽州玉泉鬼谷洞前有叢竹竹葉有文成符葉葉不同佩之可以辟患今荊州遠安縣西南六十里有雲夢山峯巒聳翠一名清溪山有鬼谷洞是其遺址也遠安原屬峽州又史記索隱云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者非

亢倉子

亢倉子襄陽處士王士源所撰也其自叙云士源幼好名山行年十八首事陵山踐止恒嶽咨求通玄丈人又遇蘇門問道隱者元知運太行採藥經玉屋小有洞太白習隱訣終南修亢倉子九篇天寶四載祖夏詔書徵謁京邑與冢臣八座討論山林之士齋至晁氏讀書記曰唐柳宗元曰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倉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倉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

楚寶

卷二十三

十六

尚不能有所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于世不亦惑乎按唐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為洞霄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源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誌之可見其銳于譏議也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歟何燦註

高氏子畧曰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表老氏莊列又以亢倉子號洞霄真經既不

楚寶

卷二十三

十七

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處士王褒乃越世好道上意撰而獻之今讀其篇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

聖楷按子書之偽不獨一亢倉子也但亢倉子為楚人所撰其書空屬之楚故詳采諸論與其自叙

使讀者有所攷焉又王士源高氏作王褒或者士源以字行耶晁氏又作士元此是聲訛併正之



陸賈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辨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他雖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疆。然漢王

楚寶

卷二十三

十九

起巴蜀。鞭笞天下。割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安。郊迎。北面稱臣。願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適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曾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

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疆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罷王。何乃此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諳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間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為越王。令稱

楚寶

卷二十三

十九

臣奉漢約。魁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祖罵之曰。迺公。君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君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



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
事欲王諸呂與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
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
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
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
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
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
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呂
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

楚實 卷二十三

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
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
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
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
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
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
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
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
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

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
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
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
公卿間名譽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
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
為大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
侯皆如意旨詔在南越諸中陸生竟以壽終
鍾伯敬曰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姑以
辨士自晦者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

楚實 卷二十三

下之事若何之守參與勅之戰良平之智信越之
勇賈皆無聞焉及漢有天下可以無所用賈矣賈
乃起而有為其一說尉佗為漢服遠人其一奏新
語為漢開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聯將相之交尉平
勃以誅諸呂為漢克復舊物功在社稷察其動靜
顯藏蓋諸臣圖功食報之終乃為賈奮身揆策之
始意不能無所為而又不欲為諸臣之所已為其
有所不為也不獨養其純氣得其全力以標其符
能而已抑亦置其身于諸功臣之外使漢不得有

所○加○以○預○為○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為○也○則○事○必○
擇○其○大○時○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功○臣○身○名○俱○
亨○策○力○兩○窮○而○徐○以○一○辨○士○收○之○則○陸○生○之○所○以○
為○陸○生○者○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天○下○已○定○女○
王○臨○朝○欲○王○諸○呂○與○諸○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
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其○為○陸○
生○也○亦○淺○矣○買○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於○樂○
生○娛○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于○胸○中○
矣○當○其○時○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即○劉○氏○之○人○亦○不○

楚寶 卷二十三 廿三

知○也○能○使○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中○而○不○知○然○
後○可○以○惟○吾○所○為○而○莫○之○礙○當○其○時○智○如○陳○平○燕○
居○深○念○計○無○所○出○而○不○知○深○心○妙○用○陸○生○之○部○署○
久○矣○善○哉○乎○將○相○和○誦○則○權○不○分○千○古○誅○國○名○言○
身○為○侯○鯖○不○出○杯○杓○筐○匪○之○內○而○已○默○制○諸○呂○之○
命○布○局○寬○而○當○機○緊○用○力○輕○而○取○道○捷○功○隨○平○勃○
而○仍○以○辨○士○自○了○有○功○臣○之○實○而○始○終○不○辨○士○之○
名○其○薄○於○食○其○報○者○正○厚○于○託○其○身○者○也○陸○生○竟○
以○壽○終○漢○功○臣○如○此○結○局○者○蓋○亦○難○其○人○矣○觀○其○

進○退○取○舍○蓋○英○雄○而○有○道○術○者○也○不○然○使○學○之○功○
止○可○當○一○婁○敬○新○語○之○奏○止○可○當○一○叔○孫○通○其○誅○
呂○安○劉○及○自○全○之○妙○作○用○機○權○非○子○房○莫○能○與○于○
此○也○
聖○楷○曰○陸○生○具○大○奇○智○辨○才○兩○番○使○越○皆○如○意○旨○
交○驩○平○勃○卒○誅○呂○安○劉○功○伐○偉○然○且○夫○漢○高○當○馬○
上○歌○風○之○時○生○獨○陳○說○詩○書○不○襲○秦○故○其○視○叔○孫○
通○輩○何○啻○霄○壤○哉○荷○人○有○云○新○語○未○奏○之○先○而○帝○
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而○帝○遂○能○尊○孔○子○漢○

楚寶 卷二十三 廿三

之○交○教○賈○實○啓○之○子○友○鍾○子○謂○生○蓋○英○雄○有○道○術○
而○始○以○辨○士○自○晦○知○言○哉○子○故○以○為○諸○子○中○之○勝○
鳳○也○

楚寶孝友論次

孝庸德也人以其庸而忽之故奇孝著焉嗟乎孝又何能奇也吉甫一信其妻而伯奇放楚康三泣其臣而棄疾死石奮不以父廢法莊善不以祿私親其秉志操心蹈禮中節千載而下未有能知其委曲者也至于膏火伏棺捕魚泣笏舐旨嘗糞負土成墳往往至情所發通于神明又豈有希覲行善之心哉乃後世殘忍者動以刳股割肝為苦孝而疑之是使血誠之子不及羊身飾偽之兒等干曾閔天經地義於斯

楚寶

孝友論次

抵滅可勝歎哉可勝歎哉何怪同氣之和戕而友于之義罕有聞也予傷之痛之述孝友第十三凡一卷

孝友一

尹伯奇	秦疾	伍尚
石奢	莊善	申鳴
申喜	古初	孟宗
庾黔婁	韓係伯	柳霞
樂順	雙恭貞	孫曾濟
王玄紹	力僧護	尹恠

龐天祐

陳道周

孫景修

丁維舉

周古象

劉琦

楚寶

孝友目次

楚寶孝友論次終

楚寶卷二十四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史象衡較訂

孝友

尹伯奇

尹伯奇周內史吉甫之子也母死吉甫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邽乃譖伯奇於吉甫曰伯奇見妾美色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為人慈仁安有此也妻曰試置空屋

楚寶

卷二十四

乙

中君登樓察之後妻乃取毒蜂緣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之於野伯奇乃集芰荷以為衣採梓花以為食晨朝履霜自傷見放於是援琴鼓之而作操曰履朝霜兮採芰荷兮考不明兮心兮聽讒言兮息別離兮摧肺肝兮辜天兮遭斯愆痛沒不同兮恩有偏誰能流顧兮知我冤會吉甫從宣王出遊伯奇乃歌以動宣王宣王聞之曰此放子辭也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揚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

楚寶 孝友論次 卷二四

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之美藥思惟養親楊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顏氏家訓曰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于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會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鉗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戒其後假繼慘雲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

楚寶

卷二十四

二

棄疾

棄疾者楚令尹子南之子也。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于朝。環觀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于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楚寶 卷二十四 三

聖楷曰：棄疾者楚令尹子南之子也。康王欲討子南，而三泣其子，知其子之必死也。棄疾不洩君命，而與殺其父，亦知其父之必死也。父子俱死，君臣始安。楚雖伯國，大義凜然。若此後世之為人臣為人子者，一處嫌疑之際，輒多決裂之行，甚至鋒加元首，刃出於腹，可勝道哉！眉山論武侯所以有取于棄疾也。

伍尚

伍尚伍奢之子，為楚崇邑宰。初，平王在蔡，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請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勅王取之，而使太子建居于城父。既又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請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索。君尚謂其弟負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而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負如吳。

楚寶 卷二十四 四

聖楷按：今應天江浦縣，即楚崇邑地。輿地廣記云：伍尚為崇邑宰，多惠政，民稱崇君。

石奢

石奢者楚昭王士也其為人公正而好義王使為理於是庭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庭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鉄鎖刎頸而死于庭中

楚寶

卷二十四

五

聖楷曰石奢身為士而父殺人于庭此時惟一死可以贖父全法更無他路可悉故奢一則曰以父成政不孝再則曰不私其父非孝古人看孝字如此分明委曲一片苦心豈徒悻悻而死也說者乃欲引舜之事以相例固哉按大史公循吏傳云石奢為楚昭王相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云云今從新序

莊善

莊善者楚人也白公之難善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北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懼何反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

楚寶

卷二十四

六

殺身成仁之事故曰懼者吾私也壯矣哉

申鳴

申鳴者楚士也。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為辭之？申鳴曰：何舍為子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難。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入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為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子，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

楚實

卷二十四

七

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

聖楷曰：莊善申鳴，俱以孝稱于楚。然于白公之難，

一則不顧其母，一則不顧其父，何哉？蓋既以君之祿養母，即不得以君之身事母。既以父之命事君，

即不得以父之身背君。古人忠孝兩路，十字分明。故不徒奉養孺慕為孝，而以盡忠死節為孝也。如以奉養孺慕為孝，則必以蒲伏選懦為忠。不幸而逆鱗犯難，又安得有剖心碎首之臣乎？此王遵所以叱馭于九折坂，而周處決一死以西征也。

楚實

卷二十四

八

申喜

申喜者楚人也。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益其母也。

淮南子曰。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高誘注云。申喜楚人。聖楷按。風俗通引九江太守武陵。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咸拜長跪。

楚寶

卷二十四

九

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內親同年。會遇于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此事與申喜畧相類。當其未得則悲。既得則喜。必有一種痛切之情。與之相感。而非旁觀所能喻者。豈得等干道路之人。而遽爲定省乎。應劭以爲愆禮。吾所未解。

古初

古初。長沙義士也。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下。棺不可移。初昏火伏棺上。俄而火滅。時鄧惲遷長沙太守。聞其事。甄異之。以爲首舉。

聖楷按。鄧惲字君章。汝南人。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因上書諫。王莽莽怒。繫獄。會赦得出。乃與同罷鄭敫。南適蒼梧。既而辭放。客居江夏。教授。罷舉孝廉。爲上東城門侯。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闕不開。帝命從者

楚寶

卷二十四

十

見而干門。惲曰。火明遠達。遂不受。詔帝乃從東中門入。明日賜布百匹。貶東中門侯。復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太子不自安。惲亦遷長沙太守。後坐事免。以病卒。事詳後漢書。今長沙府志不載。

孟宗

孟宗字恭武江夏人也後避皓字改名仁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襦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囚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為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

楚實

卷三十四

十一

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未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凶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為減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宗母嗜笱冬節將至時笱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笱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之所致感累遷光祿勳至司空卒

吳王孫權傳嘉禾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

空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倘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戒則法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

楚實

卷三十四

十一

不得知此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焉得兼之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

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爲之請權
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爲比因此遂絕
孟宗別傳曰孟宗爲光祿勳大會宗先少酒偶有
強者飲之一盃便吐傳詔司察宗吐麥飯察者以
聞上乃歎曰至德清純如此
聖楷按孟宗於孫休永安五年冬始以光祿勳爲
御史大夫孫皓寶鼎三年春爲司空建衡三年冬
卒又別傳云嘗爲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
故時人之生以孟爲名

楚寶

卷二四

三

庾黔婁

庾黔婁字子貞父易自耕野徙居江陵黔婁少好學
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蚪宗測並
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遷西平行參軍出爲編令治
有異績先是縣境多獸暴黔婁至獸皆渡往臨沮界
當時以爲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辱陵令到縣未旬
易在家遭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
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
但嘗糞甜苦易滙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

楚寶

卷二四

四

憂苦至夕每藉纈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
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
及晦而易亾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卽位將
起之鎮軍蕭穎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闕除西臺
尚書儀曹郎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黔婁爲
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
積元起悉分與僚屬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
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爲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
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郡

曲皆敬。黔妻身營。殯殮。攜持喪柩。歸鄉里。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通日為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荆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聖楷曰。庾黔妻高士之子也。性復純孝。故爾。齧指。心痛。上感。北辰。流虹。鑄玉。斯其著矣。若夫。猛獸。表。治。縣。之。績。篋。書。高。幕。府。之。風。以。視。巢。許。豈。有。間。乎。即。使。於。陵。肩。吞。徐。步。庭。惟。笙。簧。文。苑。未。見。其。難。為。兄也。

楚寶

卷之十四

五

韓係伯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土俗。隣居種桑。樹於界土。為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三年。獨租稅。表門。間以書終。聖楷曰。韓係伯。謹孝人也。念桑蔭之妨地。輒受。侵而不悔。是不獨以界讓其隣。而且以炤。臨讓。天雨露。讓地矣。大哉。孝乎。夫一樹。桑之微。而至于動。褒俗之慚。愧。補。美。地。之。有。憾。若。使。居。高。臨。下。永。言。孝。楚寶。思。其。德。教。寧。有。既。哉。彼。王。漸。之。請。門。高。誦。張。融。之。凌。雲。一。笑。為。多。事。也。

楚寶

卷之十四

六

柳霞

柳霞字子昇其先河東解人曾祖卓晉汝南太守始
自本魏徙居襄陽霞幼而爽邁篤好文學動合規矩
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吾昔遠事伯父大尉
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
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畫寢
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宦位當復及否特
空勉厲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深藻鎮雍州霞時年
十二以民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深藻美之試

楚寶

卷二十四

七

遺左右踐霞衣裾欲觀其舉措霞徐步袖前曾不顧
盼除尚書工部郎謝舉時為僕射引霞與深藻嘉之
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歷仕至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大都督爵開喜縣公及蕭齊踐帝位於江
陵以襄陽歸於魏霞乃辭督曰陛下中興難運龍飛
舊華臣昔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
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
司空金以位望隆重遂家於金陵唯躬先臣獨守墳
柏常誠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瞻

隨變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矧
鑒亮臣此心誓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
自娛太祖世宗頗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管殂霞舉
哀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授霍州刺
史霞導民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
之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為過咸曰我君仁惠
如此其可欺乎大和中卒時年七十二霞有志行初
為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霞自襄陽奔赴六日而到
哀感行路毀瘠殆不可識後奉喪泝江西歸中流風

楚寶

卷二十四

六

起舟中之人相顧失色霞抱棺號慟天求哀俄爾
風浪止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病無可收之理
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霞應聲即吮旬日遂瘳
咸以為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畧無喜愠之容弘獎名
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誡薄
葬其子等金奉行之有子子靖莊最知名
周書贊曰柳霞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春戀墳
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王其忠可事於新君
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樂願

樂願南史作願之字文德其先南陽涅陽人世居南
魏少而言行和謹仕為京府參軍父在郢州病凶願
忽思父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願便徒跣
號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
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齧被至碎恐母之哀
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為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
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願為設食枯魚菜菹而已
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毋問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

楚寶

卷二十四

九

之曰卿過於茅李僚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治中卒
弟預亦孝父臨入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負預悲
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驛騎錄事隆昌末預
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
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
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甚納之建武中為永世令民
懷其德卒官時有一老姬行擔糶糶葉將詣市聞預
死棄擔號泣

南齊書曰馬門解仲恭亦僑居南魏家行敦睦得

繼毫財利輒與兄弟平分母病經時不差入山採
藥遇一老父語之曰得丁公膝病立愈此藤近在
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
得之治病母即差至今江陵人猶有識此藤者
按此事原載本傳後似不倫故附記之又南史作
解叔謙其叙丁公藤亦不同

楚寶

卷二十四

廿

雙泰貞

雙泰貞徐州人南宋時沈攸之攻郢城招集才力之士泰貞召不肯來攸之遣十人被甲追之泰貞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悉入蠻追者至掠其母去泰貞聞之乃自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長

聖楷曰雙泰貞以才力著稱而不肯受召其人必有超于才力之外者觀其射殺數人將母不獲而後以其身來懸豈一萬錢一隊長可得而動其心

楚寶

卷二十四

廿

哉嗟乎英傑處亂世往往不幸失身於人如徐庶之依曹而終沉淪于下位亦足悲矣

孫晉濟

孫晉濟長沙臨湘人南齊時居喪未葬鄰火將及舍晉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炙將絕累日乃蘇

聖楷曰孝子之事其親也頂踵可捐水火可蹈未有親在焚灼之中而不以身赴之者孫晉濟與義士古初同一里巷聞風與感致其中痛豈有他念哉乃後世忍人以割股割肝為苦孝禁行旌表是使血誠之子不及全身傍偽之兒等于曾聞天經

楚寶

卷二十四

廿

地義於斯我誠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王玄紹

王玄紹江陵人與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友愛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形體魁梧為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爾北齊顏之推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

聖賢

卷二十四

廿三

不能不少衰也又曰兄弟之際異于他人望深則易怨他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寒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恤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婢之為雀鼠妻子之為風雨甚哉

聖楷曰玄紹事畧見顏氏家訓兄弟篇中故併錄其一二刺骨語俾薄於兄弟者一究圖之

力僧護

力僧護江陵人父力昌死其母欲追薦之乏貲護時五歲謂母曰何不將兒賣以易錢母乃嚶咽抱市鬻錢薦之母後憶子目盲僧護隨客之蜀念母痛死者數後還江陵尋母得見齋戒叩禱以永嗽口為母舐其目復明

聖賢

卷二十四

廿四

聖楷曰仲尼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生者不傷則死者亦逸矣力僧護衰經遺孩何知禮教其母感於追薦之說而忍鬻其子故僧護亦勸于愛父之誠而頓捨其軀使死者有知其能不攜恨于泉壤乎厥後母既喪明而僧護來歸未必非天道也

尹恠

尹恠字守忠襄陽人父嗣宗居喪踰禮唐貞觀中特蒙旌辟結廬墳側若將終焉恠時年十三竭力誠心勤苦備養父疾篤恠不解衣歷年形貌頹瘠幾至隕滅父卒廬墓負土成墳朝夕號慟有紫芝產墓側州將楊洪武奏恠誠信著于鄉閭淳孝通于幽顯龍朔中刺史封道洪改其閭為南陔里張柬之為記子慕先字冬筠孫仁恕字南金皆有孝行被旌表

楚寶

卷二十四

五

至今襄陽城東南有孝義井相傳為尹恠孝子故宅中井庶幾南陔之咏想見伊人

龐天祐

龐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父年八十有餘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土封墳結廬其側晝夜哀號不絕知府陳堯咨親往致奠上其事詔旌表門閭天祐家無儋石儲居委巷中堯咨為徙里門之右

楚寶

卷二十四

其

聖楷曰宋史稱太祖太宗以來子有復父仇而殺入者壯而釋之割股剖肝咸見褒賞至於數世同居輒復其家一百餘年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絕書宋之教化有足觀者噫由此論之若龐天祐世豈無其人哉第不得長吏如陳堯咨輩為之上聞則亦泯泯委巷中耳

陳道周

陳道周，湘人，少孤，事母至孝。常自進，及饋必拜。禮無遺者，家貧，竭力奉甘旨，侍膳未徹，不敢退。非有他故，終日不離母側。母旦夕哀毀，酸感行路。葬縣郭西北，廬墓所，自陶磚甃墓，胼胝塗滅，日成五甃。藉以衽號泣，進之已拜而退。以是為常。邑人往觀者，日以百數，無不隕涕。如是歷四年，而塚乃成高三尺。甃畢，道周繼亾，附葬母傍。鄉人哀之，為立碑，表曰：宋孝子母墓。

楚寶

卷二十四

廿七

聖楷曰：按長沙舊志云：孝子墓始為側近豪民攘奪，侵毀墓磚，零落鞠為荒草。元知州王奉議下車之初，首教教化，登丘覽古，憐傷孝子之心，亟命奪故地，禁止侵犯，捐俸為之封樹。孝子藜藿，乃復舊觀。至皇明萬曆乙卯歲，邑侯秀水包鴻遠重修拓之，因請與宋苑難縣丞李長庚、金視學官一時，歎為盛典。然其墓近在城西北委巷中，易為居民所逼，漸有不保之勢，可為心惻。

孫景修

孫景修，長沙人。宋咸平間舉進士，任至太常少卿。嘗撰古今家戒一書，頡濱蘇轍序之，曰：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為之

楚寶

卷二十四

廿八

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強也。君之於臣也，為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不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備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而况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

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錄以致其思既又集古今家誠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為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祭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祭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楚寶 卷二十四 九

聖楷曰孫景修丁維臯俱長沙人雖未詳其生平然而諱諱父母之感崇族之慮有今人所不能及者嘗閱漢通紀順帝永和三年九月以光祿勳長沙劉壽為司徒至漢安元年十月始免夫司徒之位可謂尊矣在位五年可謂久矣乃考其人卒我我焉彼所謂高爵厚祿薰灼一時者以二公視之不猶腐鼠乎夫二公之書托其人以傳爵能自見若此若夫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又何如哉二書曰具載文獻通考

丁維臯

丁維臯長沙人宋紹興末撰皇朝百族譜四卷周益公為之序曰君子之著書也有心於勸戒而無意於好惡然後可以施當今而傳來裔昔者世系之學蓋嘗盛矣姓有苑官有譜氏族有志朝廷以是定流品士大夫以是通婚姻然行之一時其弊有不勝言者何也好惡害之也是故進新門則退舊望右膏梁則左寒賤進而右者以為榮榮則夸夸則必侈退而左者以為辱辱則怒怒則必怨以侈臨怨則生乎其時

楚寶 卷二十四 三十

者悉力以逞憾出乎其後者貪名以自欺此正倫所以鑿杜固義府所以陷不辜而無知如崇禎者所以流涕於尚父之墓而不耻也長沙丁公維臯宿學者儒慨然以譚牒為任未有聞而不求求而不得而不錄也日窆月聚殆且百家而又推其源流條其派別自微以至著由遠以及近疎戚窮達可指諸掌如嘗從其父兄而友其弟子也如與之同鄉黨而接如也也不亦博而知要也哉維臯不鄙謂予使序其首曰書不待序也然維臯之意不可以不明蓋世臣

巨室則必書讀者可以知先烈之有貽而思保其關
閱也方典未艾則必書讀者可以知將相之無端而
思大其門閭也至於四姓小侯重茵襲衮則知無兩
漢敗亡之禍勳臣勞舊傳龜襲紫則知無三世道家
之忍上以彰國家人物之盛下以為子孫昭穆之辨
向所謂有心於勸戒而無意於好惡者不在茲乎他
日其得益多其編益詳上之太史傳之薦納予亦將
乞其副而寓目焉對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諱或可勉
也

楚寶

卷二十四

世一

陳直齋書錄曰丁維臬百族譜僅得百二十有三
家其闕遺尚多未有能續彙集者

聖楷曰醴陵丁氏固世族也其先有丁雋習春秋
熟于三傳時人稱之登第十七人義聚三百口家
無閒言宋祥符間詔表其門有丁公膺紹興初為
高郵尉拒金兵力戰死之朝廷旌其忠節官其子
倚為衡山令有丁公億與兄公萬避難于鄉賊得
公萬縛之將就炮烙公億號呼願以身代賊義而
舍之有丁仁擢進士第累舉淮蜀制幕知無為軍

侯城築壇魁人感德名曰丁公堰歷官湖北漕運
使退居二十年卒年八十四維臬豈即其苗裔耶
譜牒之撰或亦感念其家世之忠孝而作歟然益
公序中亦未及之又按輿地記醴陵縣有角鯉池
宋天聖中丁少連侍母於此觀魚得大鯉命作脰
庖人驚報魚頂生角即放之盧載為作送角鯉文
因名池夫丁少連又何人耶文獻不足姑附見之
俟再攷

楚寶

卷二十四

世二

周古象

周古象斬水人元兵下淮被虜至薊贊蒙古氏既生子未嘗喜妻問曰有母在欲歸省妻許之囑曰母在當奉養勿以妾故復來及歸母尚無恙古象時年四十餘奉養盡孝母歿廬墓妻亦終身不嫁淮西憲僉幹亮莊為立孝里門

聖楷曰古象既歸省而終養廬墓易未歸省而思養其母難古象之妻囑古象以歸養易既歸養而終身不嫁難何以言之當離亂時胡越亦解相憐

楚寶

卷二十四

世

况復兒女情深惟夫兩地既絕他念易生而各不負其初心此即風化之流有未易及者矣不勝幸之日有此鳳麟

劉琦

劉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而母劉氏遭亂陷于身琦獨事其父稍長思其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輒歔泣下及冠請於父往求其母過歷河洛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於池州也貴池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父歿又三年而母歿終喪猶蔬食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曰孝義

元史孝友傳曰世言先王沒民無善俗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而民以孝義聞者蓋不乏焉

楚寶

卷二十四

世

豈非天理民彝之存于人心者終不可泯歟上之人苟能因其所不泯者復加獎勵而興起之則三代之治亦可以漸復矣

楚寶忠義論次

楚之忠義天性哉抑其流風使然也宋李芾潭州之
死人以爲難不知熊湘一炬毒焰在衡山廢棄中預
辦之矣豈待見敵而後審已哉蓋天不可逃克黃不
恤子文之無後奉初以還奮揚惟知事建如事君又
若包胥痛哭于秦庭子開潔行于宗國譙王立義于
湘州皆具疾風勁草歲寒松柏之操故爾感激志仁
傷懷閭烈而青史相望有繇然矣嗟乎今之視符亦
猶後之視今彼郴陽白兆之墟寧不悲乎述忠義第

楚寶

忠義論次

十四凡二卷

忠義一

陶克黃	申公子培	喬楊
闕辛	申包胥	王孫由干
易甲	屈廬	王子啓
習珍	廖化	應余
張悌	周該	周崎
易雄	虞懼	桓雄
韓楷	許欽寂	許欽明

李景成

忠義二

陳遵	陳求道	范天順
張順	李芾	楊震
尹穀	遠居諒	周鏜
劉畊孫	丁魯郎	姚善
鄺瑩	楊漣	石有恒

楚寶

忠義論次

二

楚寶忠義論次終

楚寶卷二十五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任寶春較訂

忠義

闞克黃

闞克黃子文之孫楚箴尹也初子文弟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教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及

楚寶

卷二十五

將死張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子文卒子闞般為令尹越椒為司馬既而與為賈請闞般殺之而居其位遂處於蒸野攻王玉滅若教氏戰於泉潁伯琴射王汰斬及鼓跗著于丁寧又射汰斬以貫箴殺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琴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教氏時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

楚寶 忠義論次 卷二五

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日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子孫昭文時為郈公

東萊博議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吾儒之本指也自謀利計功之說行雖古人之事峻厲卓絕表表然出於常情俗慮之外者莫不以是心量之其為害豈淺哉楚之滅若教氏也箴尹克黃寔其餘裔適出使於齊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策無先於此者矣箴尹獨以君命為重明知死地而直赴之非審知義命一視死

楚寶

卷二十五

生者豈能之乎謀利計功者猶曰死地乃生地也犯死以復君命君必以為輕其死而重吾命殆將赦之以勸事君是陽以死結君而陰取生之利也嗚呼是說也乃謀利計功者之心初非箴尹之心也人如箴尹尚可以女之鼠肝蛙腹斟量之手箴尹之言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由其言以觀其心明粹端直固可對越在天而無愧使有一毫覬倖之心問之則心聲所發必有不可掩者矣箴尹知有君而不知有已知就義而不

知就生雖不免於司敗之戮必以死得其所為幸
固瞑目而無憾也豈預期楚子之有哉箴尹之心
有如白水吾故發之以折謀利計功者之說

春秋賞析曰春秋諸侯互為逋逃戮臣子有罪輒
逃死于四方以謀宗國如賁皇在晉州犂在楚曾
公山不狃之所羞而揚揚對壘夫安知連尹可以
賙知器乎克黃獨恥逃天執訟堅正而歸命自拘
三有禮焉遂令國無逋臣宗無餒鬼靈獨子文之
勳德乎哉嗚呼巫臣竊妻共集矢伍負貫弓平報

楚寶

人卷二十五

尸屈原沈沙懷容死失人者崩非虛語也合觀楚
事而莊之伯也固交

申公子培

申公子培者楚申邑宰也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
得之申公子培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培
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培病
而死邨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培之弟進
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
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
兄爭而得之故夫死也王命發平府而視之於記果
有焉乃厚賞之

楚寶

人卷二十五

聖楷按呂氏春秋科雉作隨兕淫云惡獸也楚莊
王作荆哀王按哀王乃考烈王之子立二月為質
芻所殺故取劉向說為是

奮揚

司馬奮揚楚城父司馬也。費無極譖太子建于平王，王信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至，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取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索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楚寶

卷二十五

五

春秋賞析曰：申生在內而臣重耳在外，而安夫人子豈安于去父哉？誠不遺君以殺子名，斯亦小杖受，大杖走之義也。斬祛之事，君命三宿而一宿至，其與未至而先遣太子，不霄淵歟？夫咄嗟應機，慷慨應召，自非知深勇沈者，曷克辨此？至泰初，以還不忍後命，真可動天地泣鬼神。其奈平之充耳，何平於無極，若轉圜然，納黜子明，問必殺之機，而獨惜伍奢之不得為奮揚也。藉揚而處奢之地，不知別有機權，不耶抑待死，係命耶夫權難預設，要

不離正若奮揚者正而能權奇之奇矣

史懷曰：楚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遣之，奮揚使人執已，以至。王直其詞而免之，可見處暴主讒臣之間，亦有以持正而全者。人亦何必不勉為正哉？又曰：奢知無忌，讒太子于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處人所難言之地，不知當有許多快心妙論，而以一激語塞之，安得不危身以及太子？甚矣忠之不可無術也。

楚寶

卷二十五

六

鬬辛

鬬辛楚大夫成然之子。子文孫楚滅郢，以辛為郢大夫。故號曰郢公。辛成然之為政也，貪賄無厭。故平王殺之，而復用辛及吳人之入楚也。昭王出奔，郢辛之弟懷謀將弑王，辛固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讐也。見讐弗殺，非人也。」辛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讐，非是不讐。下雪上為弑，上雪下為討。而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讐之為？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

楚寶

卷二十五

七

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鬬伯此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辛懼不免，乃以玉奔隨。王媿而賞及郢。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期。』」續成字成之二子耶，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初，吳人入郢，楚人皆懼。吳之強，以為遂滅楚也。既而大夫皆爭官，辛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將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未幾，吳師還，昭王復國卒。」

如其言

聖楷曰：鬬辛謂君而討臣，何讐之有？自是正論，即以懷報父讐論之。奢以忠殺成然，以貪賄無厭殺奢。父子俱死，成然二子皆封，其怨毒之甚，懷固不得同于真也。徒以昭王出奔，投焉，思還，是不可戮乎？昭王曰：「或禮于君，或禮于父，此蓋懲鞭墓之痛，而廢典刑也。吾亦不取。」

楚寶

卷二十五

申包胥

申包胥楚大夫初包胥與伍員友員將奔吳辭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奈何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員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員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包胥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哀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乃如

楚實

八卷二十五

九

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靈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國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裂裳裹膝立於庭墻而哭勺飲不入口七日七夜不絕其聲哀公素沉湎不恤國事聞其言大驚曰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為賦無衣之詩包胥九頓首而坐

秦乃出師包胥以秦師至楚大敗吳師昭王乃復國而賞始於申包胥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

吳語曰越將伐吳楚申包胥聘於越越王問曰吳可伐耶包胥曰臣鄙於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惟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誓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

楚實

八卷二十五

十

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策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

者吾子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
至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
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
胥曰善哉茂以加焉然又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
始仁次之勇斷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慶
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
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乃召五大夫
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

楚寶 卷二十五 十一

食吾欲與之徵天之乘惟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
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猶矣
鍾惺史懷曰越王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于
越此吳楚夙世冤對頭頭相值也越王勾踐請問
戰奚以而可包胥對以智仁勇人知包胥之借秦
以救楚不知其借越以滅吳乃可以終其復楚之
局而快其讎吳之志也古人不欺其君其友如此

王孫由于

王孫由于為楚大夫昭王十年吳師伐楚戰于柘舉
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
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
由余徐蘇而從王遂奔隨明年昭王復入郢王使由
于城麋復命于西問高厚焉弗知于西曰不能如辭
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入
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
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楚寶 卷二十五 十二

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故由于云云
聖楷曰通材古今所少但古人不誣所不知不羞
所不能度德量力審而自許故其所就亦有可觀
即如人各有能有不能此語今人決不肯道便是
今人不及古人處不必更問其所能矣

易甲

易甲楚人也。白公勝將弑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弑子之君，而使從我，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為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渝，拱而待兵，顏色不變。」

楚寶

卷二十五

十三

聖楷曰：易甲見義甚晰，赴義甚勇，故不為利，諱不為威，屈然而捨生，取義名心，猶在若市，南交僚則併不為名動矣，不為名動，忠義二字，又何足以免之哉。

屈廬

屈廬楚令尹屈建之後裔也。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刳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

楚寶

卷二十五

十四

聖楷曰：屈廬宗臣也，死難自與，諸人不同，視其言

曰：子殺叔父而求福于廬，可乎？大義凜然，夫白公勝之殺子西，總為欲報父仇，而恨其不伐鄭，故積怨無所雲，而激為此變也。其心豈嘗一日忘大義哉。故每遇易甲諸人，而輒退，有足悲夫。

王子啓

王子啓字子閻，楚昭王之弟也。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閻，以為王子閻不可劫之，以刃子閻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閻之願也。今子假威以累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子閻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潔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至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

楚寶

卷二十五

十五

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

聖楷曰：昭王病于城父，欲命公子啓為王。五薛而後許。昭王既卒，子啓乃與子西子期謀立越女之子章。是為惠王。豈有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已立為王乎？故于昭之卒也，頗高季札之讓于惠之出也。恥類楚圖之篡若王子啓者，亦春秋時之佳公子矣。

習珍

習珍，襄陽人。祖融，有隱德。融子郁，字文通，為黃門侍郎，封襄陽郡公。族子禎，字文祥，隨先王入蜀，為雒郫令。進廣漢太守，禎風流善談論，名亞龐士元。而出馬季常，右珍，丕振先緒，為時名家。仕先王為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將軍。孫權襲殺關羽，珍與樊冑等舉兵，弗克。潘濬招降珍，曰：「我必為漢鬼，不為吳臣。」糧盡自裁。先王聞之，哀悼，追贈邵陵太守。子溫，仕至廣州刺史。溫子宇，為執法郎，裔孫般，仕晉為臨湘令。山簡辟為

楚寶

卷二十五

十六

工育

聖楷曰：閻壯繆之死，其將士解體俱隨。呂蒙術中頗有習珍一舉，差為吐氣。若夫不受潘濬之招，寧為漢鬼，豈非義勇之匹。休哉！嗟乎蜀之亡也，惟北地王諶與諸葛瞻數子以死節著殺身成仁，故非易事。

廖化

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至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先主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景耀五年姜維率眾出漢侯和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六

楚寶

卷二十五

七

年蜀遂亡

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達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微倖而夫成敗于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聖楷曰姜維欲興軍大舉費禕輒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祿卒而後維率數萬人出石營出隴西出狄道俱無功而還至景耀五年再出侯和為黃皓所嫉不敢復還成都六年而後主降於魏

然則禕慎其始化慮其終皆內持根本之論誠可

為翫眾黷旅者戒也若夫化之詐死赴蜀視芳仁輩不啻狗彘果烈之稱又何愧焉又按裴松之曰於時鍾會大衆既造劍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俸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既沒成都自潰維若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懸竹擁衛蜀土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皆

楚寶

卷二十五

十一

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為○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為○奇○不○可○以○求○有○差○手○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避○遁○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此○論○姜○維○諸○會○事○極○快○故○附○見○之○

應余

應余字子正，荊州人。天姿方毅，志尚仁義。建安二十三年，為魏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袞當擾攘之際，送竄得山音，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袞。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悖，造為凶逆，大軍誅至，誅夷在近。謂卿等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為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

楚寶

卷二十五

十九

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繯袞，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狀，并修祭酸。太祖聞之，嗟歎良久，下荊州復表門闕，賜穀千斛。袞後為于禁司馬。

魏書曰：甘露三年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穉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袞，功曹應余獨身捍袞，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

張悌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為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况彼之事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係以慘雲，內典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馳驅，無歲獲安。彼之失民，

楚寶

卷二十五

二十

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慰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入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闇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我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楚劍利而秦

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於魏晉來伐吳皓使梯督沈瑩諸葛靚率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流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梯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

楚寶

卷二十五

廿二

求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安渡江可用大戰方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敗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要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若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梯梯不肯去靚自往索之謂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梯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謂諸葛亮常恐不得其在荆州時

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邪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淚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爲晉兵所殺下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梯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帥衆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香於楊荷香衆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梯曰疆敵在前不空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僞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院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爲後患梯不從撫之而

楚寶

卷二十五

廿三

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陳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飛香又出其後大敗吳軍於版橋獲梯震瑩等聖楷曰按晉咸寧五年冬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佃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主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魯國唐

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是時吳事已不可為矣即使仲謀復生大費支撐况一昏雲孫皓而可與辨此故為吳計者渡江亦不渡江亦不殺降亦敗不殺降亦敗止求一片乾淨死地以報君父最為上策而張悌獨能料蜀懷憂於十年之前從容就義於決戰之日豈非奇烈男子哉嘗怪陳壽不為立傳抱慙良史而吳錄復以清論誣之安得是非之正乎諸葛靚字思理亦奇士也吳亡靚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為琅邪王妃帝知靚

楚寶

卷二十五

廿三

在妙簡因就見焉靚逃於厠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靚聖顏誠為懸恨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生

周該

周該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由名教叔父級為安都內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嘗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搆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圖襲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為盛聞與譙王尅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於譙王手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

楚寶

卷二十五

廿四

丞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又闡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間出反命俱為又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由是獲免

胡身之曰吳孫皓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天門縣充縣有松梁山山有石石門處數十丈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上名天門因此名罷宋白曰澧州石門縣吳立天門罷隋罷罷為石門縣 聖楷按充縣今慈利縣是也縣西南百八十里古松梁山狀如香鑪有十六峯環列最高者為天門空虛透徹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賈山頂石門慈利舊俱屬武陵郡故宋白云云非以石門為天門也石門縣自有石門山在縣西十五里兩巖壁立如門高二丈縣名因此

晉紀曰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會

劉隗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帝謂承曰王敦姦

逆已著朕為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

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詔命

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謂杜微之餘

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即我苟未及

楚寶 卷二十五 廿五

此難復灰身亦無益也至是敦遣從弟魏又帥

甲二萬攻長沙相持百餘日甘卓聞王師敗績停

師不進城遂沒

周崎

周崎邵陵人也為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為魏又偵人所執又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安耳又謂崎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任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罷萬里肅清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偽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尅武昌即日分遣大眾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於是數而殺之

楚寶 卷二十五 廿六

陳身之曰此非穎川之邵陵吳孫皓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立邵陵郡聖楷按邵陵即今寶慶邵陽縣秦曰昭陵漢曰昭陽俱屬長沙東漢始屬零陵其後沿革不一至宋理宗入承大統即位寶慶紀元乃升為寶慶府領縣二治邵陽云

易雄

易雄字興長沙瀏陽人也少為縣吏自念卑淺無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豪右州里稍稱之仕罷為主簿張胥之亂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為州主簿遷別駕後為春陵令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又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為又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手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

悅

聖楷按魏志云瀏陽縣西三里太湖山下有別駕祠以祀易雄邑人于八月十四日祭之又祀于鄉賢真可以妥忠魂矣然長沙虞悝植雄諸人皆忠踰白日義蓋秋天有守土之責者何不一倣例祀之猶勝乞禱于木居士也

楚寶

卷二十五

廿七

楚寶

卷二十五

廿八

虞悝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弟廉信。為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為己任。少仕州。罷兄弟更為治中。別駕。元帝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恥而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名。檄悝為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為禍。今敦果為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

楚寶

八卷二十五

廿九

卿兄弟南夏之翹。儁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經即戎。况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同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否。悝對曰。王敦居分陝之任。一旦搆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步。枉駕訪及。悝兄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罷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為然。乃命悝

為長史

望為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耒澹。以狗四境。及魏又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悝復為人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閻門為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悝襄陽太守。望榮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聖楷按王敦初起兵。遣參軍桓熊說譙王承。請承為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乃檄長沙虞悝為

楚寶

八卷二十五

三十

長史。會悝遭母喪。承往弔之。云云。乃因桓熊以悝弟虞望為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州之內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使虞望討斬之。以狗四境。又遣至簿。鄧審至襄陽。說甘卓承倉猝中舉。事用得其人。動操勝著。亦何忝將帥才。惜乎兵少糧乏。救援不至。徒使湘中之豪俊共為王室之忠魂。千載而下。令人三歎。

桓雄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郡譙王承為湘州刺史命為
至簿王敦之逆承為敦將魏又所執佐吏奔散雄與
西曹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為僮隨承向武昌又
見雄姿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因
害之

聖楷按朱晦菴知潭州日特立忠節廟祀晉湘州
刺史譙王承宋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將官
劉玠兵官趙聿之凡五人皆死王事者并象其容

楚賢

卷二十五

佐侍左右立位記其官職姓名以風百凡誠曠典
也今其廟久廢

韓階

韓階長沙人也性廉謹篤慎為閩里所敬愛刺史譙
王承辟為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為魏又所執
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
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斂送柩
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聖楷按長沙城陷後魏又檄送承荊州刺史王廙
承敦旨於道中害之是時桓雄韓階武延三人皆
毀服為僮豎而雄獨以姿貌見憚遂同遇害嗟乎

楚賢

卷二十五

忠亦有幸不幸哉

許欽寂

許欽寂紹之曾孫也。以恩嗣封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入寇。詔為隴山軍討擊副使。戰崇州。敗。為虜所擒。方圍安東。脅令說屬城未下者。時安東都護裴玄珪在城中。欽寂呼曰。狂賊朝夕當滅。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怒害之。武后下制。褒美。贈新州刺史。謚曰忠。子輔乾。以父死難。授左監門衛中候。為海東慰勞使。迎柩還葬。

聖楷曰。按是年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松漢都督

楚寶

卷二十五

世三

李盡忠。避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九月丁巳。突厥寇涼州。唐兵俱不利。而許欽寂兄弟一死。于契丹。一死于突厥。可謂凌煙之骨。允符。霍虎之忠。綱目書欽明。而不書欽寂。豈非疎漏耶。司馬溫公兩書之。為是。

許欽明

許欽明。欽寂之弟也。以軍功擢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鹽山程公為涼州都督。嘗輕騎按部。會突厥默噶兵奄至。被執。賊與皆至。霧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乏食。有美饈乎。有梁米乎。并乞。嬰一枝。時賊營四面阻水。惟一。路得入。欽明欲選將。鍊兵。乘夜襲賊也。而城中無宿者。遂見害。兄弟俱死。王事。世名其忠。

考異曰。實錄云。吐蕃寇涼州。都督許欽明為賊所

楚寶

卷二十五

世四

殺。按明年正月。默噶寇涼州。以欽明自隨。又默噶將襲孫萬榮。殺欽明。以祭天。實錄云。吐蕃誤也。韋述西京記曰。許欽明與郝處俊。郝黨親族。兩家子弟。類多醜陋。而盛飾車馬。以游里巷。京洛為之語曰。衣裳好。儀貌惡。不姓許。即姓郝。

李景威

李景威長陽人仕高季興為水軍都指揮宋建隆中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景威曰兵尚權譎城外之約其可信乎文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挾江一民耳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况聖宋受命真至出耶因勸繼冲去斥侯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為然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

楚寶

卷二十五

廿五

吮而死延釗軍至繼冲出迎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張繼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答之

聖楷曰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景威者可謂卓烈奇男子矣孫光憲豈真識成敗者哉勸其至以降寶為一身謀富貴耳以視景威何啻霄壤

楚寶卷二十六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張 刊校訂

忠義

陳遵

陳遵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知華縣有治績再知雍丘縣為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啟慶徽徽遊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之則召亂不測京惡之以他

楚寶

卷二十六

乙

事罷魁張商英柄政用為左司員外郎俄擢給事中會商英免相遵懼請外以直秘閣為河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從陝西召還京師而蔡京復相再使河北徙淮南徽將易置發運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澁遵使夫呂城陳公兩塘達于渠漕路甫通而朱勗花石綱塞道官舟不得行遵捕繫其人上章自劾乃黜勗進遵徽猷閣待制宣和七年冬方臘亂詔以屬遵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于杭時縣官多費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後總制使翁彥

國倣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始有經總制錢名及言妖
賊陵暴恣行殺戮斷截支體探取肺肝熬以鼎油射
以勁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蓋貧汗嗜利倚法侵染
騷動不知藝極積有逆氣結于民心一旦乘勢可爲
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事臣願採撫官吏裁賊按治
以間進於是劾趙州王仲蕤糾市民造金茶罷城置
糧券而以私錢取之仲蕤坐黜徙河北都轉運使欽
宗立加資政殿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歷真定守又
徙中山金人再至遣骨闡入城堅守詔康王領大元

契賣 卷二十六 二

帥命遣爲兵馬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既陷
制兩河求和遣弟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遣遂
語曰至麻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
家爲囚擊乎適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爲念遣呼總
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總管辭遂斬以狗又呼步將
沙振往振亦固辭遣問遣之振怒且懼乘刃入府遣
委定奴責其輒入振立殺之遂害遣于堂及其子錫
併僕妾十七人長子鉅以官淮南獲免振出帳下謀
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摔裂之身有

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屍曰南朝
忠臣也歛而葬諸鐵柱寺建炎初贈特進遣性孝友
寬厚任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罷邑必焚香祈天願
不逢貪濁吏適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至光祿是役
也金人執之以北後十年死于雲中

聖楷曰陳遣爲刺史行罷邑以不逢貪濁吏爲已
願庶幾埋輪獨立之風乃坐守中山卒以殞命豈
吏治有餘將才不足者歟雖然時二帝已北邦
昌僭命中山孤注誰與守之遣適兄弟獨以名義

契賣 卷二十六 三

相勉之死靡他斯其忠節亦爲難能矣

陳求道

陳求道字得之鄂州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都水監及朝議二帝出郊請和求道力爭之不聽欽宗知康王兵衆求道請以元帥加之齋蠟書者八人皆遇害惟求道所薦劉定致書還金人立張邦昌下令在京官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開封尹親以邦昌命召之竟不能屈求道以二帝蒙塵屢欲自殺因救得免先是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運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

樂寶

卷二十六

四

道建炎四年命爲相鄧隨鄧鎮撫使以請兵食不給緣有嫉之者遂繼蒲待命會招討劉忠叛劫求道爲至數千人擁至若山求道怒罵不從賊遂殺其妻併二子特佯求道罵愈厲賊砍其口拔舌斷之而死獨符子凱竄山谷得免賊退始得求道屍瘞于龍堂寺側事開改葬興陂

聖楷按一統志陳求道墓在蒲圻縣東二十里興陂景泰中黎公弁以旱禱雨有應事載蒲圻志中

范天順

范天順荆湖都統也襄陽受圍天順日夕守戰尤力及呂文煥出降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當爲宋鬼卽守處縊死贈定江軍承使制曰賀蘭擁兵坐視睢陽之失李陵喪節重爲隴士之羞今有人焉得其死所不可無褒恤以示寵綏范天順功烈雖卑忠義莫奪自均房泛舟之役克濟爲艱襄樊坐甲之師益堅所守俄州刺史爲降將軍爾乃不屈自縊可謂見危致命封其妻安人官其二子仍賜白金五百兩田

楚寶

卷二十六

五

五百畝

聖楷按樊城被圍五年天順牛奮力戰不降咸淳九年正月元張弘範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乃陷二月呂文煥遂以襄陽叛降于元制詞中俄州刺史爲降將軍蓋指文煥也真當愧死

張順 張貴附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閣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于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圍。張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空函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稍進圍山。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紅燈為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眾乘銳，凡斷鐵纜，擡枝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踊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立廟祀之。張貴既抵襄，襄帥呂文煥力得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

楚寶

卷二十六

六

北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入，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夜不能郵，枚隱迹，乃舉砲鼓噪，發舟乘夜順流，斷絕破圍，得進。良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火，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

楚寶

卷二十六

七

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迫欲合，則來者皆北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槍，力不支，見執，率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昇尸至襄，令於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陣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聖楷曰：是時李庭芝為荆湖制置使，功雖不就，事則甚奇。且二人出入重圍，潛行水底，如履平地，與

順。屬。逆。流。而。上。至。今。猶。有。生。氣。使。貴。謀。不。泄。龍。尾。洲。之。績。豈。讓。鵲。浦。哉。又。按。庭。芝。受。援。襄。之。命。范。文。虎。即。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闈。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淫。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卒。之。文。虎。敗。逃。而。元。兵。大。合。庭。芝。不。得。已。而。為。是。亦。無。及。矣。宋。事。至。此。誰。能。救。之。徒。使。英。雄。相。尋。盡。耳。

遼書

卷二十六

八

李芾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家為吏有廉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之升前捍之與其父俱死曾祖椿徙居衡州遂為衡人芾生而聰警少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秦魏了翁一見禮之謂有祖風芾其名曰肯齋初以蔭補南安司戶辟祁陽尉出賑荒即有聲攝祁陽縣縣大治辟湖廣安撫司幕官時盜起永州招之歲餘不下芾與叅議鄧炯提千三百人破其巢禽賊魁將時選以魁餘黨悉平攝湘潭

楚寶

卷二十六

九

縣縣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芾稽籍出賦不避貴勢賦後大均入朝奏知德清縣屬浙西饑芾置保伍振民活數萬計遷至管酒庫德清有妖人煽亂民蜂起附之至數萬人遣芾討之盜聞其來衆立散歸除司農寺丞歷知永州有惠政永人祠之以浙東提刑知温州州瀕海多盜芾至盜息遂以前官移浙西時浙西亦多盜擊穴文廟中芾跡得其出沒按捕之盜亦駭散作虎丘書院以祠尹焯置學官親為學規以教之學者甚盛咸淳元年入知臨安府時賈似道當

國前尹事無鉅細先關白始行帝獨無所問福王府
有迫人死者似道力為營掠帝以書往復辨論竟寘
諸法嘗出閭火具民有不為具者問之曰似道家人
也立杖之似道大怒使臺臣黃萬石誣以賊罪罷之
大軍取鄂州始起為湖南提刑時罷縣盜擾民多奔
竄帝令所部發民兵自衛縣與一皂幟令曰作亂者
斬幟下民始帖然乃號召發兵擗壯士三千人使土
豪尹奮忠將之勤王別召民兵集衡為守備未幾似
道兵潰蕪湖乃復帝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

楚寶 卷二十六

北州罷皆已歸附其友勸帝勿行帝泣曰吾豈昧謀
身哉第以世受國恩雖廢棄中猶思所以報者今幸
用我我以家許國矣時所愛女死一慟而行德祐元
年七月至潭潭兵調且盡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
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為聲援繕器械
時芻糧柵江修壁命劉孝忠統諸軍吳繼明自湖北
至陳義陳元自成蜀歸帝奏請留之成潭推誠任之
皆得其死力元右丞河里海牙既下江陵分軍戍常
德退諸蠻而以大兵入潭帝遣其將於興帥兵禦之

于湘陰與戰死九月再調繼明出禦兵不及出而元
軍已圍城帝慷慨登陣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亦
皆出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十月兵攻西壁孝忠輩奮
戰帝親督矢石以督之城矢盡有故矢皆羽敗帝
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帝取庫中積鹽
席焚取鹽給之有中傷者躬自撫勞日以忠義勉其
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
帝殺之以狗十二月城圍益急孝忠中礮風不能起
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帝罵

楚寶 卷二十六

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
後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大兵登城戰少却旋蟻附而
登衛守尹穀及其家人自焚帝命酒醉之因留賓佐
會飲傳令猶書盡忠字為號伏達旦諸賓佐出恭議
楊霆赴圍池死帝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
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
後殺我忠伏地扣頭辭以不能帝固命之忠泣而諾
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帝亦引頸受刃忠縱
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恸舉身投地

乃自劾幕屬茶陵顏應焱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開
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累累相比繼明
等以城降陳毅潰圍將奔閩中道戰死事聞贈端明
殿大學士謚忠節帝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存汝
以奉祀也其孫叔輔亦親迎于溫皆得不死二王悉
詔入閩官之帝為人剛介不畏強禦臨事精敏姦猾
不能欺且強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卒至
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望之凜然猶神明而好賢
禮士即之溫然雖一藝小善亦惓惓獎薦之平生居

楚寶 官廉及擯斥家無餘貲

宋本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曰李公以至元十
二年冬為我師所圍城守三閱月隨方備禦數戰
無外放不能支明年正月四日城破公不肯屈曰
吾死固分家亦不可辱于俘乃積薪州治雄湘閣
命妻孥十九人登其上召帳下沈忠曰汝先殺吾
家次及我然後縱火忠不忍強之始如命忠感公
義亦自到事載宋野史湖湘間父老亦能道之公
衡人宅在罷西南至元開有司以為學建祠學東

偏置公畫像其中奉之久而頗壞天曆二年較官劉
侶上言提舉儒學官曰前政祠公號山王謂學其
宅也是特細者公盡心所事一空祠衡為公鄉校
鄉較嘗出忠義人可增重二空祠乞葺公故祠塑
公像且空以故宋知衡陽縣穰君侑食穰君諱損
祖初尉縣當憲宗皇帝之九年十月大將兀良合
台以天兵蹂大理交趾入廣南西道先鋒破永州
衡守令丞暨民皆走穰君戍石灣聞難還救時所
在盜充斥穰君緣道捕擊始得行比至先鋒入城

楚寶 見民大去餘空室火之而退十一月穰君達城中

招散以守閩十一月兀良合台進駐青草渡張
舟欲絕湘夾攻穰君提兵水東岸楊林廟相拒七
晝夜募死士沈所聚舟兀良合台遂舍去衡幸以
完公薦諸朝超七資以承務郎知縣事穰君公故
吏德同義比衡民又營賴以活倡謂公空祠穰君
空侑者以此提舉官報行迺修祠屋塑公像其中
左以穰君配工畢侑之父淳安縣尹壽翁走書京
師求予記嗟乎當歲己未憲廟親幸蜀世祖皇帝

以皇弟帥兵渡鄂將與元良合台共會江左宋人號幹腹之師倚角搏虛勢急雷電稜君以一尉軍孤壘小敢與之抗克免於厄難哉及淮安王伯顏受命南伐鄧之沙陽新城戍將嘗一再戰及陽羅敗劔岸江蕤邑小大文武將吏降悉恐後其降者或自言未賞賚或又自言已難得名位子弟部曲未官至或自言某罷某城有已屋室奴婢資業身先未降時行營嘗謂若納款俟下其地悉見還今已克其所乞如向所許可羞可惡之狀百出死城

楚寶

卷二十六

十四

郭封疆者間有一二求如李公之死之明白倖特蓋鮮累聖下詔書罷國及忠臣烈士之祀者十九公與君合食一祠信矣然予又有告衛較官者昔金將亡其威勝軍節度使兼沃州管内觀察使右監軍行元帥府事趙懋與天兵戰高邑被擒怒罵不屈以死其子嵩汝招撫使良貴孫十人長諱弟子忠勇軍提控良材皆以戰死國事至元六年卒懋次子良弼以秘書監使日本將行上奏曰臣家世仕金源死事者四人嘗欲紀其行實以事在

前朝無裨聖代造次未敢謹昧死上聞乞聖慈矜憫上曰入臣各為其主父終于所事雖在前朝亦朕心所嘉况有賢子為吾叢臣何嫌何疑不以立石哉命中書省傳旨翰林學士王盤撰文刻其贊皇家廟嗟乎世祖之心惟天似之今皇上神聖文明動法祖宗而學較清議所根苟能援懋比言之朝曰公與懋皆亡國人懋家死者四人公自殘一家節不下懋乞褒寵如懋萬一開可救詞臣紀其事則既可為公光耀又能作沈忠像其側以侍所

楚寶

卷二十六

十五

勸將益廣而祠為大脩矣試思之公諱希字叔章號肯齋先生其先洛之永年縣萬頃鄉招農里人穠君字公有天彭人仕至湖北愈憲李西涯公曰嗚呼自古有國莫不亡而顛踣困蹙可悲痛者空莫如宋之亡也使節死義者數十人或止一身或連一家或其將佐而能使人感微之深且衆者安莫如李忠節宋亡後數十年其遺民故老尚隱思之忠節死潭人至今道其事猶慷慨泣下嗚呼是孰使然哉論者固以為宋三百年

養士之報然當時棄城賣主背位而逃者亦多矣
微忠節潭人未必死死未必能多忠節守潭未半
年而感動人若是及其死舉湖以南皆降天下之
存亡所繫可知已

聖楷按宋本記忠節公之宅廢為學宮與記其妻
擊十九人焚死事皆國史所不及故備錄之又今
衡州忠節祠弘治間徙于城隍廟左失其故宅為
學之意還當祠于學傍為是

楚賢

卷二十六

六

楊震

楊震字震仲以父大異蔭補將仕郎銓試第一授修
職郎桂嶺主簿有能聲五中漕舉改鄂州教授遷復
州司理叅軍轉鼎澧觀察推官擢知監利縣縣有疑
獄歷年不決震未上廉得實立決之人稱神明辟荆
湖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為帥素慢侮士嘗試以難事
震舍卒立辨皆合其意一日謂曰朝廷有密旨出師
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即對曰某將可司兵器糧草某
營可備器甲矢石口占立授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

楚賢

卷二十六

七

吾平生輕交人以共不事也公材幹如此否何敢
不敬密薦諸朝除通判江陵府江陵雄據上流表裏
襄漢西控巴蜀南扼湖廣兵民雜處庶務叢集隨
民裁決處之泰然暇日詣罷庠與諸生講學又取隸
官間田增益廩稍選民之強壯者於農隙訓練之時
付以器械雜兵行肄習親閱試行賞以激勸之未幾
能擐甲騎射遂皆獲用而兵不復擾民丁內艱德祐
初起復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叅議與安撫使李芾協
力戰守震有心計善出奇應變帥府機務芾一以委

之城初被圍日夜守禦數日西北隅破寇虜兵巷戰
抵暮增築月城比旦城復完策厲將士以死守之城
既破寇赴水死妻妾奔救無及遂皆死

聖楷曰李芾潭州之圍以盡忠厲將士故元夕城
破潭民感激多舉室自盡此從古未有之事說者
謂屈賈之遺澤漸滙于長沙者先為芾地而芾乃
得以倡而風之斯固然矣然亦是偉人義士生同
鄉死同地奏合一時如楊震父子忠孝素著尹穀
師範三學魁心又如沈忠之義勇顏陳之協贊皆

楚寶

卷二十六

九

志烈秋霜精貫白日潭之人士何獨無心且潭之
人士忠孝故其天性也晉譙王永一與討逆之師
而勇雄虞懼諸人赴死如題豈非丹心注射前後
合轍哉呂溫題陽人城云忠驅義感即風雷誰道
南方之武才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
然則潭之人士不獨可與死難又可與勤王矣

尹穀

尹穀字耕叟長沙人性剛直莊嚴初處聽學士友皆
嚴憚之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聞浙賦擅四方穀與
同隄邢天榮董景舒歐逢泰諸人為賦體裁典雅每
一篇出士爭學之由是湘賦與聞浙頡頏中年登進
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居
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朱氏四書士
雖有才思而不謹傍者擯不齋諸生隆暑必盛服端
居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雖行市

楚寶

卷二十六

九

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
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下
家潭城受兵帥李芾禮以為參謀共畫借禦策時
城中壯士皆入衛臨安所餘軍僅四百五十人老弱
大半芾糾率民丁獎勵以義人殊死戰三月城不下
大軍斷絕險要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
以寒儒受國恩典方州設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
耳召弟岳秀使屈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已乃
積薪局戶朝服望闕拜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火自

焚隣家救之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逢見毅正冠
端笏危坐闔門少長皆死焉帝聞之命酌毅曰尹務
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務實毅號也初潭士以居學
肄業為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院生
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故潭人號為三學生聚居
州學猶不廢業毅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
激死義者

聖楷按李忠節公帝長沙先未有專祠成化五年
祀守金壇錢澍始請于 朝立祠塑帝像其中以

楚實

卷二十六

尹毅配永著祀典李文正公東陽撰記今祠即熊
湘閣故址

邊居諒

邊居諒隨人也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咸淳
十年以京湖制置峴前都統守新城居諒善御下得
士心凡戰守之具治皆有法大兵至沙守將王大用
不降麾兵攻城破之執大用呂文煥意其小壘可不
攻而破居諒率舟師拒之文煥列沙陽取斬首招降
不從明日縛大用至壁下使呼曰邊都統急降不然
禍即至矣居諒不答又射榜檄入壁中居諒曰吾欲
與呂恭政語文煥聞之以為居諒降已馳馬至伏弩

楚實

卷二十六

亂發中文煥者三併中其馬馬什幾鈎得之與挾文
煥以他馬奔走越三日總制黃順挾一人開東門走
降明日使順來招之居諒曰若欲得新城即吾誓以
死守此何可得也順又呼其部曲欲縋城出居諒悉
驅以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以火具却之旋
蟻附而上居諒乃取其家金盡散將士往來督戰會
暮破侵戰樓火延燬民居居諒度力不支走還第
拔劍自殺赴火死丞相伯顏壯其勇勝得其屍燼中
觀之事聞贈利州觀察使立廟死所

聖楷曰宋失襄陽已五年矣。至是元伯顏帥師二十萬侵郢。張世傑力戰拒之。遂泝師入漢。屠沙洋。進逼新城。而呂文煥為之前驅。悲哉新城一孤壘耳。居諒以疲卒三千敵其二十萬。張之虜且守。且戰。至死不屈。豈非烈士哉。購既燼之骨。識猶生之。而伯顏此時視呂文煥為何如人也。

周鏜

周鏜字以聲。瀏陽州人。元陸篤學通春秋。登泰定四年進士第。授衡陽縣丞。尋調大冶縣尹。縣有豪民持官府短長。號為難治。鏜狀若冠幘而毅然。有威不可犯。抑豪強。惠窮民。治行遂為諸縣最。累遷國子助教。會修功臣列傳。擢翰林國史編修官。乃出為四川行省儒學提舉。便道還家。無何盜起湖南北。龍縣皆陷。瀏陽無城守。盜至。民皆驚竄。鏜告其兄弟使遠引。自謂我受國恩。脫不索必死。毋為相累也。賊至得鏜。欲

推以為至。鏜惟瞋目厲聲大罵賊。知其不可屈。乃縱之。

聖按楚紀取鏜大別山賦。遂編入昭文外紀。此場屋末技。耳何堪雅薦。不若從元史忠義傳錄之。為。然鏜以便道還家。無城守之責。又無應敵奇謀。定衛桑梓。徒忿然輕身。夾死亦非正命。孟子謂可以死。可以無死。傷勇其鏜之謂歟。抑歎古鄉先生。猶有不避賊鋒而死。民社者後之棄城而逃。報然符綬。又何人哉。

劉畊孫

劉畊孫字存香，茶陵州人。至順元年進士，授承事郎。桂陽路臨武縣尹。臨武近蠻獠，畊孫至，召父老告之曰：「吾儒生也，今為汝邑尹，爾父老當體吾教訓，其子弟孝弟力田，暇則事詩書，毋自棄以干吾政。」乃為建學校，求民間俊秀教之，設俎豆習禮讓。三年，文化大興，邑有茶課，歲不過五錠，後增至五十錠。畊孫言于朝，除其額，歷建德、徽州、瑞州三路推官。所至詳讞疑獄，其政績卓然者甚衆。至正十二年春，斬黃賊，攻破

楚寶

卷二十六

五

湖南畊孫傾家貲募義丁以援茶陵，賊至輒却。故茶陵久不失守。十五年轉儒林郎，寧國路推官。歲饑，勸富民發粟賑之，活者萬計。會長餘瑣南班程述謝璽等攻寧國，畊孫分守城西，南城陷，畊孫力戰，遇害。弟盡孫以國學生下第，授寧州儒學正。湖南陷，嘗盡長吏棄城走，民奉印請盡為城守，城賴以完者一年。外援俱絕，死之。長子碩為武昌江夏縣，魯湖大使，起義兵，援茶陵亦死之。

丁普郎

丁普郎黃州府黃陂人，從征友諒有功，授行樞密院同知。復與友諒戰，死於鄱陽，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直立不仆。贈柱國上將軍，封齊陽郡公，從祀康山忠臣祠。

聖楷曰：我

太祖高皇帝癸卯鄱陽之捷，血戰凡五晝夜，友諒伏發，其神功駿烈，具載宋濂平江漢頌中。是時將臣効忠死敵者，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韓成

楚寶

卷二十六

五

樞密院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副元帥余承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勝千戶，姜潤，鎮撫曹信等，凡三十餘人，率軍安廣康郎山。

姚善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李後復姓居魚寨善志行
淳實學識高遠為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會稽
唐之淳為之銘善工詩與唐相偕和洪武中鄉舉歷
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蘇州
府初上以吳民染夷俗儻靡遠式繩以重法鬻訟
者更持短長訟蜂起難治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
弛寬密允協時安數造請罷賢考求治道商畧民生
休戚俗尚淳澹稍因俗救正吏民回嚮轉稱大治為

楚寶

卷二十六

七

列。罷。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請。門。賓。問。為
誰。曰。姚。善。賓。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而。府。門。拜。而
送。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
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不。可。見。者。錢
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
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至。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
於。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請。貞。木。以。告。貞
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
善。聞。之。欲。往。候。乃。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

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者。明。公。弘。下。士。之

風。請。侯。月。朔。相。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於。置。坐。上。請
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
和。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言
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時。靖。難。兵
已。出。北。平。善。於。是。密。結。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
相。約。勤。王。而。薦。芹。為。行。軍。司。馬。建。文。元。年。善。至。京。師
書。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行。尋。還。京。建。文。君。用。漢。破
七。國。策。貶。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畧。可

楚寶

卷二十六

七

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狽。須。急。召。之
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曰。今。人。才。豈。有。過。于。黃。大
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四。年。詔。善。督。蘇。松。嘉。善。鎮。五
龍。兵。勤。王。未。及。戰。文。皇。即。位。索。子。澄。其。急。子。澄。避
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
四。往。號。召。圖。興。復。善。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
去。善。為。庵。下。許。千。戶。等。縛。見。文。皇。詰。善。曰。若。一。龍
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
後。有。沈。魯。者。以。詩。吊。之。曰。倉。卒。勤。王。五。龍。兵。南。風。無

力北風鳴清忠自托巴湖月穢史何會說泉卿正德
十一年湖廣巡撫秦金祀善鄉賢祠

遜國臣記曰黃鉞字叔揚嘗熟人以生員薦除空
章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
給事中陞戶科左改禮科建文三年外艱方孝孺
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嘗鎮京師左輔君吳人
朝廷近臣今雖去空有以教我鉞曰三聽惟鎮江
最要害守非其人自撤籬籬也鎮江指揮童俊狡
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

楚寶

卷二十六

共

當一而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權之良才
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我馬至此而
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
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就父
殯居陂上舊廬足跡不入城也靖難兵至江上善
受建文君詔總督蘇松嘗鎮嘉興五龍兵勤王以
書招鉞鉞即日營糞果遂至善所時俊果以鎮江
降靖難後詔暴善罪捕善急善麾下許百戶數權
詐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

日求死家人救免或告鉞曰善款服已得宥鉞即
瞠目曰吾知善夫無二心吾且少俟善事定吾獨
死未晚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
是年七月善死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
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
今與希直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詒家人歸祭
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
黨籍籍言且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鉞友人楊福
具棺舍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

楚寶

卷二十六

廿九

忽自出立水中福痛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竟成
禮葬之屏處福父濬早奇鉞鉞與福共學福亦有
古行
聖楷按國朝風氣淳朴有父兄之子子弟惟恐讀
書見徵者越父見鉞好學甚恐不免數懲之弗為
變乃令督耕葛澤陂田舍間鉞託市鹽酪一二日
入城借書親知間沿道披閱至陂輒盡每以為限
隱者楊濬避雨泊舟鉞舍旁見鉞倚簷讀書就視
之曰監子學如此哉日讀幾何對曰我苦無書讀

耳過目不忘也。潔曰：我有書藏洋海，庶架插不下。萬卷監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從之。至滌舍，乃令其子福與鉞同業。三年，盡其書。縣聞之，俱辟賢良。潔怨鉞曰：吾遭亂世，家破族散，携兒耕讀，遠郊以全餘生。念子好學，舉書供業，一何不善！晦并累吾兒耶？鉞乃說尹罷福，及鉞與姚善，俱免。建文之難，而福獨肯死，求之既得，屍復弔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濕薜蘿。九辨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宿草狐踪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

楚寶

卷二十六

卅

百年臣子恨，獨同野老淚。滌沱噫華除之際，又何多奇士也。

鄭楚

鄭楚字孟質，安章人。永樂辛卯鄉貢士，理刑都院事，以廉平名。十一年為監察御史，時駕在北京，有言南京鈔法滯，眾謂將起大獄。公往擒市豪一二，趨奏曰：市人聞令懼鈔法通矣，事遂已。十六年石州人告變，擢陝西按察副使，勅公事即實會官軍勦公察其誣。乃反獄，命安言冀脫死，聞上止弗問。誅誣者，宣德四年陝右饑，移粟煮粥全活萬人。公最清謹，父又賢，嘗市褐寄父，貽書罵何處得此褐者，以不義污我父。

楚寶

卷二十六

卅一

教官公欲見父，聘陝西考鄉試，父又大怒，罵辭不至。歸憂服，除陞應天尹，典利去，審市征田稅，皆酌其平。豪猾不得為輕重。正統元年進兵部左侍郎，時尚書王驥西征，公任部事有勞。上與除戎籍，四年京師淫雨壞廬舍，公言此陰陽為沴，兵陰也。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里不許久之，進尚書，時欲變易軍伍，使南北人各適土性，下羣議。公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十四年上北征，虜力止不允，比出關，又請回變。王振惡公，矯旨令

與戶部王尚書佐隨老營至懷安隆馬幾殆從者請
醫就醫藥曰天子在前可託疾求自便力疾至雲中
還至宣府虜大至再請上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皆
不報最後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安
言必死公曰我為社稷生靈言何得以死懼我振愈
怒叱左右扶出明日次土木師覆遇害贈少保諡忠
肅

聖楷按公父名子輔以明經任本縣訓導陞安福
令不受復改句容教授家教授至嚴公在陝西時俸

楚寶

卷二十六

世三

易一絨獨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堂一
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索此不義之物汗我即
封還公又欲見其父不可得念父為教職居閒秋
關聘典文衡者謀于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
子無知汝居憲司否為考官何以防範又以書責
之公拜書跪讀泣受其教而已嗟乎事父至孝如
此事君那得不忠世不乏慷慨就死身膏沙漠者
殆未可同日而語也

楊漣

揚漣字文孺德安應山人為諸生落拓自喜里中呼
為狂生少與陳愚結交以豪傑相期許嘗雲夜兩人
行歌徧邑中倚柱而嘯畫地而書狂呼痛哭人莫能
測也舉萬曆丁未進士知嘗熟縣其為治好古教化
豪強大姓為茲猾亂吏治必收案致法吏人捧手累
氣丞尉嚴事如大府字養小弱問民所疾苦徒行阡
陌聞執手慰勞如家人父子亦更以此察知謹俗及
閭里盜利訟衰盜息邑以大治邑令俸薄不足贍家

楚寶

卷二十六

世三

口其兄清賣田以資之五年入覲毀所束帶以佐辦
裝舉清官第一庚申擢兵科給事中先是 光宗久
在東朝聞于鄭氏儲位危軀惓然後定是年秋 神
宗寢疾 皇太子希得召見日肝尚傍復寢門外公
慮之走告閣臣當直宿閣中日率百官問安致宋文
潞公詞內侍故事傳諸伴讀王安 太子當力請入
侍遲明而出日暮還宮以備非常安故守正力擁佑
太子同心憂懼者也 光宗踐祚五日而病薨封鄭
貴妃為皇太后及所愛李選侍為皇貴妃傳 旨旁

午中外奸邪謂知上病不能自還扇動鄭李謀歸
兩宮挾皇長子以專國命公要諸大臣集左掖
門面折貴妃嬪養性貴妃知不可奪即日移慈寧宮
去公遂上疏極論鄭氏所遣醫文昇侍疾無狀安下
司禮監推舉窮寃宣示中外俾賤臣誣汗起居
發病狀虧損盛德上斬輟舊幾進皇長子及
皇子扶牀繞膝導迎和氣收回封太后成命無輕發
詔令以尊國體事關禁近皆人臣所難言者疏上三
日 上特命錦衣召公人意公且得罪 上對羣臣

楚寶

卷二十六

世四

從容言病狀既而敷注視公指皇長子科臣謂不
當去朕左右皆理公疏中語也故事宜召羣臣止及
吏科掌垣他垣不得與公以兵垣特召閣部咸在兵
衛甚嚴示以詔九寶廷見之意自是再召與聞未命
光宗崩選侍際乾清宮蔡閣教選侍閉皇長子不
聽出度外廷無可如何公首定大計大行在乾清
羣臣哭臨畢印擁皇長子升文華殿呼萬歲暫御
慈慶宮須選侍移宮而復則蔡閣之計格我輩得以
事少至矣初請乾清宮闖入持挺誰何公大罵奴

才手格却之將及宮門內豈傳李娘娘命追呼泣還
者至再公復手格叱退之皇長子既居慈慶選侍
猶踞乾清不肯去宣言將垂簾詰責御史左光斗疏
中武氏何語公抗論于朝房于掖門于殿廷者日以
十數叱小豎于麟趾門者一叱閣臣從替及大闕于
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而天子復還乾清後先
諍辨謂選侍不得母天子天子不當託宮嬪反
復痛切聞者口噤移宮之日奮聲呼聲淚逆咽選
侍能于九廟前殺我則已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

楚寶

卷二十六

世五

聲徹御座殿陛皆驚上亦語近侍胡子官真忠
臣也當是時三朝大故變起旬月舉朝旬旬不知所
為公儼然行顧命大臣之事外戒金吾簡縱騎周廬
儼備內戒中官乳母禁宮人闖入身露坐宮門外五
日夜不交睫頭鬚盡白每有大議大臣左右顧視問
楊給事云何莫敢專決也自神廟中年羣小窺苑
枯之勢開離間之際浸淫蘊崇而發作于鼎革之交
公察知與突替先仗節奪入至不婦寺之手其功最
為奇偉然移宮既竣羣小穴所馮候齋屨拭舌造作

裴語聳動朝士好異者進安選侍之揭以撼公公乃
上移官始末疏優 詔歎嘉則誣公交關司禮安帝
取 中旨以憲公公發憤再疏移病歸逆聞魏忠賢
漸用事搆安殺之羣小私相幸以為殺公有基矣明
年即家起太常寺少卿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轉左
副都御史羣小日夜中公忠賢所顧猶未敢即發使
其私人疏糾左光斗魏大中牽連公容汪文言以嘗
公公家居時嫉忠賢關通阿毋竊弄威福必為社稷
憂扼腕流涕草疏藏秦篋中至是乃修飾為二十四

楚賢

卷二十六

三

大罪上之忠賢驚且恚柳地展轉號哭羣小教之曰
毋恐逐揚基公可安枕矣忠賢喜假會推盡逐公等
羣小又嗾之曰不殺揚基公之禍未艾也忠賢復大
懼急徵公等坐故經署熊廷弼賊羅織成獄先是考
文官五奏備極迫使引公文言號去呼公仰天笑曰
安有貪賊揚大洪手至死不服及考公獄吏顧以文
言為微公大呼 太祖高皇帝 神光兩宗竟坐誣
服以死公死後大舉鈞黨轉相連染死徒廢禁逮捕
相望乃為闡定三案刑要六借公為質的以欺誣天

下而羣小所以殺公之本謀始大露然後知公之死
不危于擊閣而危于移官定計殺公者非操刀之閹
而至張三案之小人也詔獄後三年 今天子即位
追錄死閣忠臣以公為首會其子之易等請闕訟父
冤 詔所司上公死狀閣孽猶用事初贈僅平進一
級再贈削去部銜不肯上羣小之忌公而憎其骨餘
至于此極哉公為人孝友潔廉正直誠篤家貧喪父
躬自相地勞瘁得疾幾殆夜聞鼓樂聲有神人降其
室為處方病良已事繼母至孝事其兄清更衣并食

楚賢

卷二十六

世七

如一人其妻有違言于母兄痛歐之令長跪謝罪而
後已在省垣四方貨賂不敢窺其門問受故人問遺
隨手散盡家無餘財蘊義生風抗論悻俗採纖芥之
善貶毫末之惡是非非明白洞達推賢讓能慰薦
單素手疏口贊如恐不及與人交輸寫心腹贊易首
顧奮迅感慨急人之危甚于己以故知與不知皆傾
心倒身願為公死無所辭也當其昇櫬就微自郎抵
汴哭送者數萬人壯士劍客聚而謀篡奪者幾千人
所過市集攀檻車看忠臣炷香設祭祝生還者自豫

冀。遠。荆。吳。縣。延。萬。餘。里。追。熾。令。亟。賣。菜。洗。劑。者。爭。持。
 數。錢。投。縣。令。廳。中。三。年。而。後。止。昭。雲。之。後。街。談。巷。議。
 驚。而。相。告。芸。夫。牧。豎。有。歎。有。泣。公。之。忠。義。微。烈。波。蕩。
 海。內。蓋。亦。從。古。所。未。有。矣。嗚。呼。公。之。死。在。天。啓。五。年。
 七。月。二。十。四。日。也。慘。毒。萬。狀。暴。屍。六。晝。夜。蛆。蟲。穿。穴。
 畢。命。之。夕。白。氣。貫。斗。災。青。疊。見。天。地。震。動。冤。抑。可。
 勝。痛。哉。崇。禎。五。年。其。死。友。陳。愚。始。為。公。狀。率。其。二。子。
 跋。跡。數。千。里。屬。錢。太。史。謙。益。志。之。茲。蓋。傳。其。畧。云。
 聖。楷。曰。楊。大。洪。先。生。固。社。稷。臣。也。抑。予。讀。陳。元。朴。

楚寶 卷一 六 三十一

狀。知。世。間。尚。有。死。友。讀。錢。太。史。志。知。世。間。尚。有。公。
 道。項。奉。高。督。學。師。檄。修。四。朝。三。楚。文。獻。錄。大。
 洪。傳。屬。之。華。容。孫。毅。又。知。世。間。極。大。忠。孝。印。是。極。
 大。文。章。以。之。作。人。而。訓。行。善。俗。流。風。遐。邇。以。之。報。
 國。而。懋。勳。建。業。彪。炳。丹。青。太。史。亦。云。千。載。而。下。讀。
 枕。中。嚙。血。之。書。殆。未。有。不。正。冠。肅。容。徬。徨。涕。泗。相。
 與。教。忠。而。勸。義。者。也。否。師。文。獻。一。錄。造。楚。之。功。
 豈。有。暨。哉。

楚寶 獨行論次

楚寶獨行論次

後漢書始立獨行傳其言曰或志剛金石而悍敵于
 強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于小諒亦有結朋協好幽
 明共心蹈義陵險死生等節雖事非圓通良其風軌
 有足懷者予觀楚士又何多偏至哉性不偏不獨事
 不彘不奇荆山痛哭車下狎狂昭王失國乃見屠羊
 鄉士五百市南足當以此掩映方來操行俱絕故爾
 龔生竟天天年陸子號泣而不返也述獨行第十五
 凡一卷

楚寶 獨行論次

- | | | |
|-----|----|-----|
| 卞和 | 接輿 | 屠羊說 |
| 熊宜僚 | 爾龔 | 陳平子 |
| 何順 | 石偉 | 廖立 |
| 羅友 | 魚弘 | 陸羽 |
| 段弘古 | 吳璘 | |

楚寶獨行論次終

楚寶卷二十七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

長沙郭金臺較訂

獨行

卞和

卞和荆人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

楚寶

卷二十七

為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文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文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

劉向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為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况進賢入乎賢

人與姦臣猶仇讐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與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安白玉之璞未獻耳

楚寶

卷二十七

者乃謂和負希世之珍不剖之以獻而以璞譬此何異癡人說夢

荆山考

按荆山在襄陽南漳縣西北八十里三百險絕惟西南一隅通人行其上有抱玉巖仙女洞荆州記曰縣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北即荆山首曰景山即卞和抱璞之處然又考漢地理志有二荆山其一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今鳳陽懷遠縣是也其一南條荆山在南隄臨沮縣東南臨沮

卽南漳地近于郢和氏泣玉固應在此若鳳陽在
 戰國時始屬楚安得有獻玉荆厲王之事廣輿諸
 記作懷王此又緣琴操之妄傳耳江淹望荆山詩
 云奉詔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南閣繞桐栢西途出
 魯陽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撓重林雲霞
 肅川漲歲晏君如何零淚沾衣裳玉柱空掩露金
 樽坐含霜一聞蒼寒奏再使豔歌傷

楚寶

卷二十七

三

楚寶 卷二十七

接輿

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見楚政無常乃佯
 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楚王間接輿賢遣使持金百
 錢車馬二駟往聘曰請先生治江南接輿笑而不應
 於是夫負釜餽妻戴維羅變名易姓遊諸名山嘗歌
 而過孔子曰風兮風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
 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
 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聖楷曰接輿不以隱名而以狂著蓋有心用世人

楚寶

卷二十七

四

也楚自莊共而後露餓平糶照患出禿忠憤之士
 無不怨心墮涕接輿獨何取潔身哉然此時非有
 大聖人不能爲之挽回而子西輩又不足與語故
 孔子適楚亦未必無勤勞文武之思而接輿直以
 爲不可也嗚呼胸中無一世目中尙有孔子伊何
 人哉風德遺輝竟音絕響

一四一

屠羊說

屠羊說楚之屠羊者也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與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

楚寶

卷二十七

五

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君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聖楷曰屠羊說不肩以絕人避世為高又不肩以三旌萬鍾為貴故反而屠肆臣之爵祿已復走而從王臣之功罪無關仕隱之外有此奇人

熊安僚

熊安僚楚人居于市之南白公勝將為亂謂其徒石乞曰王與三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安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譎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聖楷曰楚之昭惠宗社幾覆禍皆起于父子安僚為楚同姓不知幾許傷心而肯從白公之亂乎此

楚寶

卷二十七

六

不足異惟其身足當五百人而能令君相不知通國不知有一白公勝知之而又不為之動想其藏身之智埋名之勇千古無兩嗟乎楚有如此人而棄之市南猶幸不資敵國耳

兩龔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實，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勝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元父。龔舍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龔舍，嘗為駕徵賢者，空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耶？」勝曰：「唯。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議大夫，寔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深。」

楚寶

卷二十七

七

賦傲泰重。空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與廷臣會議。丞相王嘉事不和，博士夏侯勝起至勝前，謂曰：「安如奏所言，勝以手推勝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安復勝曰：『當如禮。』嘗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嘗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君欲小與眾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未幾，坐與嘗相非，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會哀帝崩，王莽秉政，勝遂適老於鄉里。初龔舍以龔勝為

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上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龔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罷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

楚寶

卷二十七

八

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罷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抱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

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
必先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
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
須秋涼適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
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
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
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否受
漢家厚恩必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豈豈以一身
事二姓下見故至哉勝因救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

楚寶

卷二十七

九

棺周以衣勿隨俗動香家種楸作祠堂語畢遂不復
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
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哀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
來吊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白燒膏以明白銷
龔生意天年非否徒也遂趨而山莫知其誰勝於
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聖楷按彭城古大彭氏國春秋為宋地戰國屬楚
秦置彭城縣項羽自稱西楚霸王都此漢曰徐州
隋唐宋及國朝因之城東南有龔勝墓

陳平子

陳平子長沙人少遊太學為諸生時山陽范式亦同
在學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
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
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
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死友乃營
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于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
書于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
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

楚寶

卷二十七

十

聖楷曰人知范巨卿為張元伯死友不知陳平子
又為范巨卿死友然巨卿之見信於元伯猶在生
前平子之見信於巨卿乃在身後嗟乎人愈踈而
愈密事愈難而愈奇巨卿固不可及乎平子亦豈易
得哉裂素為書當必有高於醞酒設饌者乎故表
著之使與烈士並傳

何顥

何顥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襄州今少遊學洛陽顥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顥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顥往侯之偉高泣而訴顥感其義為復讎以頭醜其墓及陳蕃李膺之敗顥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亾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索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逐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罹其難顥嘗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厄者為求援

楚寶 卷二十七

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免者甚眾及黨錮解顥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顥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顥以為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聽顥以它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初顥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亾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穎川荀爽王佐之器及或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顥屍而葬之爽家傍

石偉

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大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乃陽狂偽言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楚寶 卷二十七

吳書曰永安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

廖立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年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二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後至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

楚寶

卷二十七

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常遠出，卿諸人好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入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哭耳。故前後數喪師，眾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則皆奉馬良兄弟，謂為聖人，今作長吏，未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

也。欲任此三人，為不然也。主連流俗，苟作捨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邵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賊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眾臣，人有言國家兵眾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况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罷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涕歎曰：『吾終為左衽矣。』後監軍姜

楚寶

卷二十七

維率偏軍經汶山，請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徙所，妻子還蜀。史懷曰：廖立指切蜀事，歷詆蜀用事之人，與失事之狀，皆中痛癢，不為無識。而語語犯忌，武侯稍抑之，未為不是。而表劾之語，似屬護短，甚矣聽言容物之不易也。立被廢後，自處不苟，躬率妻子耕植，自守不失。反已思過之義，武侯沒而垂泣，若以虛公誠恕推諸葛於身後者，寔是武侯知己。觀武侯處彭、董、廖、立、李平，皆未盡善而立為甚。

聖楷曰。廖立負名使氣。不能忍耐。目中流俗。遂至快快于乘。大言犯其所忌。臧否。遂于誹怨。非才之善藏者也。然當其遠徙汶山。耕殖自守。聞亮既卒。垂涕興思。矯然異夫。李嚴彭蒙之所為。是其能自行其胸臆者。豈亮之用法。果有以致之乎。吾故不取于習氏之言。

楚寶 卷二十七 十五

羅友

羅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肆不以為羞。桓溫嘗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肥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

楚寶 卷二十七 十六

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擲云。我只見汝送人作罷。何以不見人送汝作罷。民始怖。終慙。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說薨于益州。

世說新語曰。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室門。未開。至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作客。為人有記功。從。

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關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
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
亦與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
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關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
公云羅友詎城魏陽元後為廣州刺史當之鎮刺
史相諮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至人貧或
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
人察之至日乃往荆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
異勝達

榮實

卷二十七

七

聖楷曰羅友有治民之才而世不見知遇桓宣武
之至而不肯趨媚以干進安得不乞食人見其乞
食也而鄙之羞之鬼見其送人也而挪之掄之羅
友胸中豈無超然於鄙笑挪掄之外者哉昔蘇祥
山謂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至人哀哉哀哉饑
寒嘗在身前功名嘗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
所以窮也

魚弘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嘗為
軍鋒歷南譙肝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罷有四
畫水中魚驚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
畫丈夫生如輕塵栖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
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酬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
服玩車馬皆窮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感栢
四百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鍍金花壽福兩重為脚
為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

榮實

卷二十七

七

作菱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
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獮猴脯以為脯以供酒食比及
江陵資食復振達勅迎瑞像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
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為人所慕塗經夏首
李抗敬其為入抗舅元法僧聞之杖之三百後為新
興永寧太守卒官

酉陽雜俎曰金錢花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進來
中土梁時荆州椽屬陸賄金錢錢盡以金錢花
相足魚弘謂得花勝得錢

聖楷曰魚弘之爲人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然觀弘常爲軍鋒累典大罷卒保其身家以終又豈無識以處此者乎且自謂爲罷有四盡似諷似諸似滿眼傷懷似滿肚不平安知不是現羅刹身而爲說法也至于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與張季鷹同一慨慷而湖海之氣自別李抗學之誠過矣

楚寶

卷二十七

九

楚寶 卷二十七

陸羽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有仲宣孟陽之貌陋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爲人才辯篤信編操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爲腹及與人爲信雖冰雲千里虎狼當道而必行也上元初結廬于茗溪之濱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謙永日嘗扁舟往山寺隨身惟紗巾藤鞋短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遂暮至月

楚寶

卷二十七

二十

黑與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與也始其家悻露育手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自幼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爲孝乎自將援孔聖之文可乎公曰善哉子爲孝殊不知西方之道其名太矣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用矯憐無變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廁踐泥污墻具尾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南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爲字他日問字於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

一四九

其字但於牧所做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求於寺中令其剪榛莽以門入之然或默記文字惜焉若有所遺灰心木立過日不作至者以為憐情鞭之因歎歲月往矣恐不知其書嗚呼不自勝至者以為蓄怒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釋困倦所投捨至者而去卷衣詣伶當者謹談三氏以身為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降伏外道也以我門人衆多今從爾所

楚寶

卷二十七

欲可緝學工書天寶中野人補於滄浪道邑吏召子為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異提手拊背親愛集於是漢沔之俗亦異焉後負書于火門山鄒夫子墅屬禮部郎中崔公國輔出守竟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馬幫一頭文槐書函一枚云白驢幫爽陽太守李愷見遺文槐函故虛黃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已之所惜也空野人乘畜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秦人過江子亦過江與吳興釋皎然為緝素忘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諭見人為善若已有

之見人不善若已羞之苦言逆耳無所迴避由是俗人多之自祿山亂中原為四悲詩劉辰窺江淮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于褐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皇甫曾送陸鴻漸山人採茶廻詩千峯待逋客香茗復楚生採摘知深處煙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然燈夜相思磬一聲

楚寶

卷二十七

張又新水錄曰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其名有傾蓋之歡因之起程洎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于茶蓋天下聞名矣况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何可輕失乃命軍士謹信者挈瓶操舟深請南零陸利繩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使稱不敢給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又以杓揚之曰此南零者矣使驟然大駭伏罪曰某自南零齋至岸舟蕩覆半懼

其。抄。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鑿。神。鑿。也。李。大。驚。陸。又。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自。命。吏。占。而。次。第。之。聖。楷。曰。嘗。讀。周。愿。牧。守。竟。陵。三。感。說。其。畧。云。愿。頻。歲。與。太。子。文。學。陸。羽。同。佐。隴。西。李。公。之。幕。兒。事。之。又。云。羽。字。鴻。漸。竟。陵。人。百。氏。之。典。學。鋪。在。手。掌。天。下。賢。士。大。夫。半。與。之。遊。加。以。方。口。謬。謬。坐。能。諧。證。世。無。奈。何。文。行。如。軻。所。不。至。者。貴。位。而。已。按。此。則。羽。在。當。時。屢。就。徵。辟。大。有。文。譽。不。第。以。煎。茶。著。稱。也。且。羽。既。自。撰。陸。文。學。傳。則。他。書。之。傳。疑。者。皆。可。

楚寶 卷二十七

刪也。惜其著作不見于世。惟茶經三卷。猶存。玉元之陸羽。茶弄詩云。楚石封苔百尺深。試茶帶味少知音。惟餘半夜泉中月。留得先生一片心。非在景陵縣西北里許一名陸子泉。

段弘古

段弘古。安鄉人。讀縱橫書。剛峭少合。尤落不事。產人或交之。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祿。嘗以法家言。抵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士幹死。聞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干以兵。盡一見。喜甚。居月餘。視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隴西李景儉。東平呂溫。高氣節。尚道藝。聞其名。求見。大歡。皆門下。或一歲。或半歲。夜與言。不知日出。溫卒。景儉。逐前右拾遺張宿。與然諾。南見山中。劉禹錫。河東柳宗元。

楚寶 卷二十七

二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公。公時降治。采州知其信。賢。徵。共。去。又。南。抵。好。義。容。州。扶。風。賈。泰。途。過。桂。桂。守。舊。知。君。拒。不。為。禮。君。憤。怒。發。病。不。肯。治。曰。平。生。見。大。人。未。嘗。相。下。今。窮。於。此。年。加。老。接。接。無。所。容。入。也。益。困。於。俗。笑。吾。安。用。生。為。理。道。邊。耳。君。六。月。死。逆。旅。中。崔。公。為。出。涕。命。特。贈。賻。致。其。喪。來。永。州。哭。為。祭。之。與。喪。具。道。里。費。歸。葬。澧。州。安。鄉。縣。黃。山。南。麓。上。

聖楷按黃山在安鄉縣北六十里。上有宋謝晦廟。一名謝山。

吳瑛

吳瑛字德仁，蕪春人。以父龍圖閣直學士避路任，歷仕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官滿如京師。年四十六，即請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挽留不聽。相率賦詩飲餞于都門，遂歸。廬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至必飲，飲必醉。或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行酒，嘗有貴客過瑛，酒酣而歌，以樂罷。扣其頭為節，客亦不以爲忤。視財物如糞土，妹婿輒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償。瑛哀之曰：『是人有所得，無重憂召而焚其券。門生爲治田事，歷歲忽謝去。』曰：『聞有言某簿書爲欺者，諒不可得。』瑛命取前後文書示之，蓋未嘗發封也。盜入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惟所欲，夜至寒，幸舍吾被，其真率曠達類此。』哲宗朝屢召，皆不起。崇寧三年卒。

聖楷曰：吳瑛胸中故無俗物者，然有焚券一事，始覺種花釀酒非僞隱之資。宋史爲之立傳，亦具別眼耶。

楚寶真隱論次

古之所謂隱者，不盡放情江海，取逸丘樊已也。或時有所未際，姑繫鱗以養角，或道有所不屈，甘肥遁以幽栖。或性有所不可，寧孤光而絕俗。故朝端振金玉之音，而市肆多秀羸之士。其迹愈近，其心愈遠。其隱愈大，其道愈光。自夫後世慕終南蒿少之風，而處士虛聲羞側席矣。善乎孟少孤之言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執此而循名，雲壑採秀山阿，洞庭衡嶽之間，當必有隱君子焉。』述真隱第十六。

凡一卷

真隱一

- | | | |
|------|-------|------|
| 善卷 | 桃花源隱者 | 漢陰丈人 |
| 漢陰老父 | 龐公 | 伍朝 |
| 孟陋 | 郭翻 | 龔玄之 |
| 被苦野老 | 宗炳 | 宗彥之 |
| 劉凝之 | 龔祈 | 郭希林 |
| 劉蚪 | 庾易 | 宗測 |
| 洞庭老父 | 唐節 | 令狐揆 |

楚寶卷二十八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旂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黃岡馮雲路較訂

真隱

善卷

善卷者楚人舜以天下讓之卷曰子立宇宙之中冬
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
間而心意自得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莫知其所

楚寶

卷二十八

乙

終

劉禹錫善卷壇下作曰先生見堯心相與去九有
斯民既以治我得安林藪道為自然貴名是無窮
壽瑤臺在此山識者皆回首

善卷壇考

按常德武陵縣東南十五里杜山今名德山舊名
善德山隋刺史樊子蓋以堯時隱者善卷居此故
名即所謂善卷壇也又考楚志善卷墓在辰溪西南
二里龜山上

桃花源隱者

桃花源隱者秦時人也避亂隱武陵山中陶靖節記
曰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
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
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
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
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
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楚寶

卷二十八

二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
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
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
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
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
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
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罷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
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
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

者。蘇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
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
憇。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
稅。荒路賤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
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
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
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故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
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
契。

楚寶

卷二十八

三

蘇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
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
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鷄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
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
水皆壽至百餘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
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醢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
飲其水故壽近歲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桃
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為秦人
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不知其姓氏子貢南遊于楚過漢陰見一
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澆搨搨然
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一日浸百畦
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
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
其名為楛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
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
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

楚寶

卷二十八

四

也否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往矣無乏吾事
聖楷曰按漢陰在今漢中府漢陰縣境周為庸國
地春秋戰國屬楚其源出于西和州徽外徑階沔
與嘉陵水合又徑大安利果合與涪水合入于
江俗謂之西漢非岷冢之水由均襄郢而至漢陽
入江者也又按漢陽亦有二如龐參傳任崇為漢
陽郡人乃今鞏昌府所屬秦州其地漢置天水郡
治平襄東漢改漢陽郡治冀非今之漢陽府也今
漢陽府在兩漢時為安陸縣地屬江夏郡自晉及

隋雖沿鞏不一併無漢陽之名至唐大業初始改漢津為漢陽先輩廖鳴吾國之史臣也撰楚紀關幽乃以任崇為漢陽府人何南彝之甚按麗參傳參為漢陽太守魏人任崇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崇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至薄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崇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事甚奇特併附錄

楚寶 卷二十八 五

之

漢陰老父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桓帝延熹中幸章陵過漢陰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游無忌吾為子羞之何忍欲人觀之手溫大慙問其

楚寶 卷二十八 六

姓名不告而去

聖楷曰此漢陰却是沔漢之陰在均襄間者桓帝紀云庚申幸章陵祠舊宅遂有事于園廟幸雲夢臨漢水遷幸新野新野屬南陽亦先武避史之地也退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觀老父對張溫數語便知范史依斟流彘之論殆非已甚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
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
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
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
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
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
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
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
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
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楚寶

卷二十八

七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
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河上先入
墓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
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
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
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

名娶諸葛孔明姊為魏黃門吏部郎子渙晉太康
中為牂牁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
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
代老者擔云

水經注曰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其
一魚梁洲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
世故謂是地為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
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賽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桂
柁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

楚寶

卷二十八

八

鹿門山考

聖楷按鹿門山在襄陽縣東三十里舊名蘇嶺襄
陽耆舊傳曰習郁為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
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
封襄陽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百姓謂
之鹿門或呼蘇嶺山為鹿門山後遂相仍云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為零陵太守。至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為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蘊置以終身。故令敦養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心游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餘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羈，前漢有

楚寶

卷二十八

九

舊安聽光顯，以翼風尚。奏可。高朝不就。終于家。聖楷按楚志：武陵縣東北九十里，有學書池，乃晉高士伍朝別墅也。其池水色微黑，故名。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嘗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往。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勸謂之，然後從吉。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安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

楚寶

卷二十八

十

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補王之命，非敢為高也。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註論語行于世，卒以壽終。

劉義慶新語曰：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歸州魏祥來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為操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至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移還翻翻不受嘗以車獵去家有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為康亮所薦公車博

卷二十八

十一

士微不就咸康末乘小船鬻冠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為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為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沉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翻於是不能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

也卒于家

聖楷按翟湯字道淵尋陽人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來帶蹕履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不赴其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避湯之操不交人物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飾其甚

楚寶

卷二十八

十一

者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華門漱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縈，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龔國戴遠，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載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希承諷議，可並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旨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魏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弟子元嘉亦有德操，高尚。

楚寶

卷二十八

七

尚不仕，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不起，卒于家。

聖楷按：戴逵字安道，譙國人。總角時，以鷄卵汁澆白瓦屑作鄭玄像，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嘗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孝武帝時與龔玄之同徵，魏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

被苦野老

被苦野老，鄧人也。宋衡陽王義季代臨川王義慶都督荆湘八州事，嘗春月出獵于鄧，有老人被苦而耕，左右斥之，老人曰：般于遊畋，古人所戒，方今陽和布氣，播厥之始，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夫，非勸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辭曰：苟不奪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其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聖楷曰：漢陰老父，語傲而慈，其殆憤世而逃者歟。

楚寶

卷二十八

七

此老和統似是用世入然皆夷稜而近道避世而
轉名鴻飛弋慕故知非其倫匹也

宗炳

宗炳字少文其先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宣都太守遂家江陵父繇之湘鄉令母同秬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為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至簿舉秀才不就宋高祖領荊州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而止炳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藏為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

楚寶

卷二十八

十五

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召為太尉參軍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餽饋並受之高祖勅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資其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元嘉初又徵通直郎東宮建徵為太子中舍人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輒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讌命為咨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

南登衡嶽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向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當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以其聲遂絕唯炳傳焉太祖造樂師楊覲就炳受之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衡陽王義季與司徒江夏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始可嘉為之惻愴不能已已子朔南譙王義宣東騎參軍次綺江夏王義恭司空至簿次昭郢州治中次說正員

楚寶

卷二十八

十五

郎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不就微俸宗炳自為畫山水序曰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象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太塊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奉戀廬衡契濶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跼石門之流於是畫象布色構茲雲嶺夫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

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况乎身所盤桓。目所納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崑崙山之六。曠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覩。迥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濶。則其見彌小。今張綃索。以遠映。則崑閭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豈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蒿筆之秀。玄牝之霧。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

楚寶 卷二十八 七

心亦俱會。應會感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以加焉。又神本無端。栖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於是開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遠天勵之業。獨應無人之野。峯岫巖。巖雲林森。渺聖賢映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為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

楚寶 卷二十八

宗或之

宗或之字叔粲。炳從父弟也。蜜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炳。而真澹過之。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公私饋遺。一無所受。宋高祖受禪。徵著作佐郎。不至。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或。或每辭疾。不見也。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元嘉八年卒。

聖楷曰。衡陽王義季嘗欲屈宗炳以重祿。炳曰。祿

楚寶 卷二十八 六

如腐草盛衰。幾何。然而不禁子弟之從祿。豈其中。猶有未忘者歟。宋書謂或之文義。雖不及炳。而真澹過之。此便知門內之情。有徑庭之別矣。

一六一

劉凝之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禮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作蒲笨車出市貿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為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詢求輒與之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

楚寶 卷二十八 五

已敗今家中竟新者備君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之不肯復取元嘉初徵為秘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順與衡陽王義季亦稱僕荆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餓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為小屋居之采藥服食

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年五十九

庾仲雍荆州記曰劉盛公枝江人桓司空臨州與上佐遊于霽溪盛公詣市還着練帽布裙以杖荷展與桓司空語語畢負荷而去蘇東坡曰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屐即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為鄰人認所著屐士麟笑曰是卿屐耶即與之鄰人得所失屐送還士麟曰非卿屐即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當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

楚寶 卷二十八 二十

龔祈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從祖玄之，父黎人，並不應徵。祈年十四，鄉黨舉為州迎西曹，不行。謝晦臨州命為主簿，彭城王義康舉秀才，除奉朝請。臨川王義慶平西，參軍皆不就。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仙人也。」衡陽王義季臨荆州，發教以祈及劉凝之、師覺授，不應徵。召辟其三子，祈又徵。太子舍人不起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元嘉十七年卒，時年四十二。

龔

卷二十八

世

聖楷曰：獨往之人，皆負介姓高尚之士。多在暮年，若祈以垂髫而仰放情江海，取逸丘樊，即三世幽貞，未有過也。况賦詩不及時事，又何其善于處濁世哉！乃日月之車，遽爾折軸，豈碧湘清源亦復為造物所忌耶！

郭希林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州主簿，秀才，衛參軍，並不就。元嘉初，吏部尚書王敬弘舉王弘之為太子庶子，希林為著作佐郎。後又徵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十年卒，時年四十七。子蒙亦隱居，不仕。泰始中，鄂州刺史蔡興宗辟為主簿，不就。

王弘之傳曰：從兄王敬弘為吏部尚書，奏前員外散騎常侍琅琊王弘之，恬淡丘園，放心居逸，前衛

郭

卷二十八

世

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嗣徽前武並繫壤聖朝，未蒙表飾，空加旌聘，資于丘園。聖楷按：王弘之曾為琅琊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簿，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為烏程令，尋以病歸。後累徵不就。郭希林未受一命，而亦以前官稱，何也？此必有誤。

劉蚪

劉蚪字雲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蚪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嘗服鹿皮衿斷殺餌木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為荊州教蚪為別駕與同魏宗測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蚪等各修牋答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蚪及同魏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蚪答曰蚪四

楚寶

卷二十八

廿三

節臥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靈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機入玄無漆泗稷館之辭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楹下之節遠澤既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軼轍之義蚪精信釋氏衣籠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蚪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馨聲其日卒年五十八劉昭與蚪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竟陵王子良與南魏太守劉景猷書去冬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逐价辭趣翩翩足有才藻實子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仲復吝嗔彌用欽想此子舍真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寓歆林淑養忘南荆可與下齊爭價翰光枕服固同隨炤共明雖顏段之栖遲偃仰揚鄭之寂漠恬淡取之若人信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謚敦悅九部研味三乘在家苦薩行之而不難白衣居士即之而方易逝將炳昏靈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扇露

楚寶

卷二十八

廿三

嘯之器風鏡貞林之絕影僕栖尚阮同情契彌至而悠悠京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達邇冥交曉曙時得寫折深襟辨明幽旨迹生滅之中談究真俗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幾邑居問道之次具為敦請此蘭山桂水既足逍遙儒侶玄宗復多勿往非以一爵相加豈其旌蒲為分直開投誠素庶必能玄了脫悠爾來儀想特加資遣也梁裴子野劉蚪碑曰受川嶽之英靈有清明之淑性澹乎若深泉之靜臨乎若寒霜之潔千仞不足

議其高萬頃不足傳其量在其幼也孝敬淳深貫
手幽顯廬手墓所高舉默去之墟里賴焉樵蘇無
犯及其長也捧檄動容薄遊下邑甘露零於豐草
蒲密至於時雍有以見賢人之行動天地感鬼神
疾乎影響如斯之美者矣夫聲名藉甚羣公倒席
鑿室林泉而流傍隴咫尺荆衡表裏巫夢樹蔥滋
蘭蕪沒庭戶平疇翠微千里極目信物外之神區
幽居之勝境昔許子將謂太丘道廣廣則不周仲
舉性峻峻則少納峻而納廣而周君於二陳折其

楚寶

卷二十八

廿五

中矣其所修孔氏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
教則淨行傳之所著文集則辭人錄之銘曰福溪
江漢寶紀南國篤生居士高明柔克我我其道巍
巍其德曰仁曰義惟民惟則築室皇壤考繫郭郭
坐臥山樊嘯歌林薄親致甘旨躬餐上藥優哉游
哉且以行樂九丘八索百家羣史西河疑聖萃陰
成市悠哉荆夢逸矣江濱輜軒結轍羔馬成羣監
觀令範式如金玉君之徽猷誰其與屬時春故老
遵揚寶錄

庾易

庾易字幼簡其先新野人徙居江陵祖攻巴郡太守
父道驥安西將軍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
刺史豫章王辟為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州獨
重易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
伍終歲鮮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
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
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象欽其風通書致
遺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為

楚寶

卷二十八

廿六

司徒玉簿不就卒

聖楷按南史安西長史袁象贈易以鹿角書格蚌
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云白日清明青雲遠亮
昔聞集許今觀高尚故易報之如此蕭子顯高逸
傳不載似畧

宗測

宗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鯁但常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為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毋喪身負土植松栢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整春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

楚寶

卷二十八

七

老至而今鬢已白空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寶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養還為南樞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寬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

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任測不得已巾裾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爾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尚書令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笥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蚪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隋王子隆至鎮遣別駕宗哲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為司徒至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

楚寶

卷二十八

七

寺佛影室皆為妙作頗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遊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澤與劉蚪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辟贊府豫章王辟別駕並不就永明中與劉蚪同徵為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為諮議並不就壽終唐馮贇記事珠曰宗測春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係于帶上題而圖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人多效之

黃庭堅書小宗香曰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間
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配
古人孫茂深亦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游不得
乃使陸探微畫像掛壁觀之聞茂深閉閣焚香作
此香僧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
云

聖曆曰帝疑宗茂深待魚復侯爲已甚及閩武十
七五列傳魚復侯子響勇力絕人關弓四斛力數
在園池中帷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鎮荊州日

楚寶

卷二十八

元

所爲多不法卒以謀叛伏誅乃知高士非好爲絕
人之行交際嫌疑固不可以昧昧也

洞庭老父

洞庭老父不知何許人卓彥恭嘗遇洞庭月下有小
漁舟過其傍因呼問有魚否應曰無魚有詩迺喜曰
願聞一篇可乎老人鼓柁徐去高吟一絕云八十滄
浪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
月明收釣筒欲邀致之不可得矣

聖曆曰君山父老閑吟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接
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
此猶是遁世高蹈語若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

楚寶

卷二十八

元

明收釣筒便將出世用世人熱心冷眼一齊喚醒
然不讀黃老亦不知此語之妙洞庭之上君山之
阿伊何人哉

唐節

唐節零陵人嘗為瀧水令去官家於瀧下三十里自
號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
者元次山愛其水石為作宅銘曰瀧山未盡瀧水猶
峻忽見淵洞丹崖千仞礧礧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
船籬上釣車不知幾峯為其四塘竹幽石磴泉飛戶
中惟石臨淵礧礧石巔何得石巔翁獨醉眠吾欲與
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許世俗營事阻人心
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楚寶

卷二十八

世一

聖楷按丹崖翁宅在零陵縣南百里其崖石色如
丹唐永泰中元結刺道州路出崖下見節甚重之
因為作銘

楚寶列女論次

喬木瓠聲始于江漢蒼梧燼色半是瀟湘是以錯薪
刈楚游女鮮求意帶荷衣美人多怨翠竹何情九點
疑雲長是淚暮花欲落一川柳水不成流望鄧墟而
思配誰招荆武之魂念樊塚以求賢莫辨王孫之樹
乃有輕生豔質齒劍如髓薄命紅顏捐生靡顧或永
巷閉而吳兵頓却或漸壘圯而使者不來或赤身夾
日而踐附社之心或白壁及門而矢松楸之志或長
沙雨畔雙花萎雪或岳陽樓下五字流香豈非粹敵

楚寶

列女論次

乙

審天借箸難再臨危許死隔代相望手至若負戴相
隨于泉石縞綦不羨夫雲茶解毛遺粒之貞風却蘇
種橋之峻節何止栖隱借老實有明誓兼勸者矣又
若盛年悔不青樓晚烈偏高形管草迷青冢胡漢何
分烽起黑狼雌雄遂混揮金愧馬誓死殉秦憐才念
舊代有逸女斯亦蛾眉之奇績南國之香荃也君子
痛其遭遇不齊國史表其徽美則一故僻採綴焉惟
夫淫如夏姬妬若鄭袖是名妖蠱汗我佳麗姑存賤
注之末以為好色者戒云撰列女第十七凡一卷

列女一

鄧曼 息媯 樊姬

北郭先生婦 伯嘉 貞姜

越姬 季芊 老萊子妻

接輿妻 白貞姬 子癸母

女嬃 王昭君 李衡妻

尹虞二女 丁貴嬪 衛敬瑜妻

木蘭 瑞那 義媯

韓希孟 徐君寶妻 趙淮妾

楚寶

八列女目次

二

曾氏 趙孝婦

楚寶列女論次終

楚寶卷二十九

明 梁際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再沙莊天柱較訂

列女

鄧曼

鄧曼楚武王夫人也鄧國之女曼姓武王四十二年命屈瑕伐羅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王曰必濟師王辭焉入告夫人

楚寶

卷二十九

乙

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借乎夫國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王使賴人進之不及莫敖果大敗縶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五十一年三月武王荆尹授師了焉以伐隨將奔入告夫入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

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
帥○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溝○水○之○
下○令○尹○闕○祈○莫○教○屈○重○除○道○梁○溇○營○軍○臨○隨○隨○人○懼○
行○成○莫○教○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
濟○漢○而○後○發○喪○

左○貴○嬪○芬○贊○曰○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曼○心○
映○禍○機○觀○兆○歎○亾○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
鍾○伯○敬○史○懷○曰○鄧○曼○何○等○婦○人○也○天○人○理○數○出○其○
口○中○蕩○王○心○三○字○靈○光○刻○刻○說○出○鬼○神○體○物○之○理○

楚寶 卷二十九

又○曰○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此○社○稷○為○
重○君○為○輕○之○說○已○先○孟○子○看○出○卓○然○高○識○
聖○楷○曰○楚○武○王○熊○通○弒○蚡○舒○子○奪○其○位○又○劫○周○室○
以○求○尊○號○憑○凌○小○國○五○十○年○其○無○天○道○甚○矣○鄧○曼○
從○旁○代○為○悚○懼○若○惟○恐○不○終○厥○位○曰○告○諸○天○之○不○
假○易○曰○盈○而○蕩○天○之○道○也○惘○然○如○鬼○神○相○向○卒○之○
菴○谷○之○縊○構○木○之○薨○君○若○臣○一○如○所○料○此○豈○僅○僅○
才○智○婦○人○所○能○及○哉○且○軍○旅○大○事○也○武○王○傑○至○也○
每○事○輒○入○告○之○必○其○不○背○令○德○有○折○服○之○者○矣○

息媯

息媯者楚文王之夫人也初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
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
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
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十
年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
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
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
文王卒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

楚寶 卷二十九

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
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亾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
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忌藥讐我反忘之於是以車
六百乘伐鄭
史懷曰楚子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
言令尹子元欲盡之而泣情辭俱厲可謂有至性
有高識矣但欠息侯一死死之難也李陵之降虜
也楊雄之為莽大夫也息媯哉
聖楷曰楚文王在位十五年卒十年以息媯歸生

堵敖及成王而堵敖立三年卒成王立六年皆幼穉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此定是息媯無疑也蓋息媯入楚前後止得十四年色尚未衰故令尹盡之左傳又曰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鬪射師諫則執而梏之不知此時息夫人在何處大抵息媯之不言與泣同一機巧尤物惑人喪身亡國至死不悟此足戒也王維息夫人詩曰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註解唐詩者引列女傳其事近俚乃後人偽撰非劉向書

楚寶

卷二十九

五

也當從左氏為正又劉長卿桃花夫人廟詩曰寂寞應千載桃花想一枝路人看古木江月向空祠雲雨飛何處山川是舊時獨憐春草色猶似憶佳期按楚志桃花夫人即息夫人也廟在漢陽縣後暮山桃花洞前

樊姬

樊姬楚莊王夫人王好獵姬數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二年王感之而勤政事一日王罷朝晏姬問其故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待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

楚寶

卷二十九

五

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力焉

張九齡樊姬家詩序曰郢州西北有大冢數十觀其封域多是楚時諸王而年代久遠不復可識唯直西有樊姬冢因後人為植松柏故行路盡知之詩曰蘋藻生南澗蕙蘭秀中林嘉名有所在芳氣無幽深楚子初逞志樊姬嘗獻箴能令更擇士非直罷從會舊國皆湮滅先生亦莫尋唯傳賢媛隴猶結後人心空落山川意蕭疎松栢陰破壙時

直上荒徑或斜侵惠問終不絕風流獨至今千春
思兮宛黃鳥復哀音
張說登九里臺是樊姬墓詩曰楚國所以伯樊姬
有力焉不懷沈尹祿誰請叔敖賢萬化茫無在孤
墳獨歸然北分陽臺陌南識郢城阡漠漠渚宮楸
蒼蒼雲夢田登高形勝出訪古今名傳自我來符
守因君樹意茶詩書將變俗締續忽彌年志闡三
折後愁值二毛前佇立帝京路遙心寄此篇

楚寶

卷二十九

六

北郭先生婦

北郭先生婦者楚莊王使使資金百斤聘北郭先生
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
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
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免履無怵惕之憂者何
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
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
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聖楷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韋子佩天下

楚寶

卷二十九

七

無道我負子戴北郭先生與其婦蓋謀之久矣借
箕箒之言以却楚使不過糶點隱士家風列禦寇
之妻拊心辭粟亦是此意疑此皆文人之寓言也
然世間失行男子多半為室家不能安貧脚跟不
定遭所驅追故北門之歎猶是賢人東郭之乞狗
彘不如矣可勝歎哉

伯麻

伯麻者楚平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戰于柏莒，吳勝楚，遂入至郢。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麻，伯麻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男女不親，授受不同；席食不同，器殊。拋與巾櫛，所以防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為仁矣。夫可復以義義。」

楚寶

卷二十九

夫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內具焉。夫造亂內之端，諸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內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矣。閉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矣。有淫端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矣。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委者為樂也，近委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于君乎。吳王慙，遂退伯麻與其保，阿閉承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聖楷曰：春秋庚辰，吳入郢，穀梁傳曰：何以謂之吳。

楚寶 卷二九

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益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嗟乎伯麻者，楚太子建所聘之秦女也。當其失身楚平之日，與衛宣齊姜同一隱忍，乃獨能皎皎末路如此。楚國之復，豈待秦庭七日之哭哉。吳為不道，故終併入于楚耳。

楚寶

卷二十九

九

一七三

貞姜

貞姜楚昭王夫人也。王出遊，將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使者曰：『今水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乘約越義而生，不若得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號之曰貞姜。

西涯樂府曰：漸臺水深幾許，使者來誰遣汝不見。君王符空傳，君王語漸臺水行宮不可度。妾死猶守丘，君行在何處。平生委質身為君，此時重信輕妾身。君不還妾，當死臺高，高水瀾瀾。

漸臺考

聖楷按：三輔黃圖云：漢漸臺在未央宮太液池中，高十丈，漸浸也。言為池水所漸，又一說：漸臺星名，法星以為臺名。今觀江水大至，則臺崩，當是築臺于江上耳。從漸浸之義為長。

越姬

越姬者楚昭王妃也。王遊附社之臺，望雲夢而樂，語其二姬曰：「吾與子生同樂，死同歸矣。」蔡姬許諾。越姬不可曰：「昔先君莊王隱于樂三年，而改之以勤，卒霸天下。妾以君王將法諸而娶婢子，以死其可得死乎。且君王之取婢子也，未嘗約以死，妾不敢聞命。」楚子曰：「善。」而終娶蔡姬。久之，楚子病，陳病于師，越姬聞之，曰：「昔王娶妾以死，妾非難于死也。」懼符死，成君之過也。然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自負其心，遂自殺。

楚寶 卷二十九 王讓位于三弟而薨，三弟曰：「毋信者，子必仁，乃迎越姬之子章而立之，是為惠王。」

聖楷曰：文獻通考云：唐天寶七載，祠烈女一十四人，有楚莊樊姬、楚昭王女。按昭王女，書傳未載。當是越姬字，訛作女耳。又皆置祠，當水觀，當亦今承天府昭王徙都于郢，在今宣城縣，遠不相涉，不知何所據。大抵訛傳之事，出自朝廷者更多，蓋奉行虛文故耳。

季羊

季羊楚昭王妹也吳兵入郢楚子取其妹季羊以出涉唯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王復奔郢鍾建負季羊以從吳師退昭王復國將嫁季羊季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王乃以鍾建為樂尹妻之

聖楷曰權非女子所能用也况以之全節乎且權以死節易權以保身難若季羊者其志潔而不可汙其辭婉而不可奪真能處亂而行權矣五代時

楚寶

卷二十九

有王疑妻李氏其夫率于官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避東過關封止旅舍旅舍至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嘯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斷即知季羊之身不可再負矣

老萊子妻

老萊子妻者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先其門當萊子織舂而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萊子曰諾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為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舂萊而去萊子從之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解毛可續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聖楷曰老萊子著書接輿狂歌皆有心用世人也

楚寶

卷二十九

至事不可為時不可出亦浩然長往耳豈真聽命于婦人哉然非此二婦不足以成其高又列女傳云老萊子奉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若五采編爛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為兒啼或弄雛鳥於親側今以其年計之隱蒙山時二親已歿老萊夫婦近八九十歲矣猶唱隨依媚若此豈太史公所謂修道而養壽者然耶

接輿妻

接輿妻者楚狂接輿之妻也。接輿躬耕以為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以高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曰：曾許之手。接輿曰：富貴人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為食，親績

楚寶

卷二十九

十四

以為衣食，飽衣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遂變易姓名而去。莫知所之。

左貴嬪芬讚曰：接輿高潔懷道，行謚妻亦冰清同味。玄昭遺俗榮津，志遠神遊。周子聖楷亦贊之曰：接輿夫婦一狂一狷，其樂只且何貴何賤？楚國雖大禍重福輕，笑而不答，携手同行。

白貞姬

白貞姬者，楚白勝之妻也。白公早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使大夫操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因以輜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辭曰：白公無恙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箒，今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汗也。見利忘死者，貪也。貪汗之人，王何以為哉？吳王賢其守節而有義，號曰楚貞姬。

楚寶

卷二十九

十五

聖楷曰：太史遷云：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諱亦不可勝道。為其均復父讐也。若貞姬守義不嫁，而語氣凜然，殆有王孫礪劍之風乎。

子發母

子發母者楚將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于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併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黍黍梁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客有獻烹酒一罍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丑也一日有獻一糞糶糶者王又以賜軍士分之甘不踰噉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併分菽粒而

楚寶

卷二十九

七

食之子獨朝夕芻黍梁黍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得勝非所貴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請罪良久然後赦之納以入門聖楷曰子發母與趙括之母同一明哲然括母能料其敗而子發之母勝非所貴其慮尤遠戰國時如趙威后奔君王后皆具有過人膽識豈妾婦二字未易許儀秦輩也

女嬃

女嬃屈原姊也屈原作離騷述其言曰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鮫婞直以亾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汝何博謔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娉節資荼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袁崧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庭諭令自寬鄉人冀其見從因名其鄉曰姊媿其地有女嬃廟擣衣石猶存

聖楷曰屈原放逐本非得已女嬃戒之以鮫欲其

楚寶

卷二十九

七

保身事君自是骨肉至情豈有他意且原滿肚不平乍歌乍泣入耳皆成拂亂亦非真怨其姊之不察而詈予也說騷者謂女嬃罵原以不與衆合不承君意何異癡人說夢

王昭君

昭君字嫱南郡姊歸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
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
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
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
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于失
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
欲妻之昭君上書辭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為後
單于閼氏焉

前漢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
願偕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嫱字昭
君賜單于號寧胡閼氏生一男呼韓邪死後單于
復株紫復妻王昭君生二女至平帝時王莽秉政
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于前乃風單于遣王昭
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賞賜之甚厚

王昭君怨詩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
千苞桑養青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遊曲房
離宮絕曠身微摧藏志念抑沈不得頡頏雖得委

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鴛遠集
西羌高山峩峩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
呼哀哉憂心惻傷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嘗見乃使畫工
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
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嫱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
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
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閒雅帝悔之而名籍
已定帝重信于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

楚寶 卷二十九 九

工皆棄市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
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為狗馬
象勢人形不逮延壽下杜陽望樊育尤善布色同
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石崇王明君詞叙曰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
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
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
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爾也其造新曲多哀
怨之聲故叙之于紙云爾 按今畫昭君作自抱

琵琶者亦非。聖楷曰：昭君事前後漢書載之甚詳，琴操乃云：昭君有子曰世遠，立為單于，欲妻其母，昭君昭君不從，乃吞藥自殺，不知琴操從何得此悖妄之說。按漢書：昭君子名伊者，習牙師，為右日逐王，未嘗繼為單于，且胡俗妻異母耳，安有昭君本生之子復妻昭君之事。琴操原係偽書，固不足責，獨怪古今文士大部史書置之不信，而承謬小說，豈亦坐其腹中踈漏乎。

楚寶

卷二十九

昭君村考

杜甫詠懷古跡詩曰：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得青塚向黃昏。畫省識春風，高環珮空。隨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按一統志：昭君村在荊州府。歸州東北四十里。蘇試亦有昭君村詩云：昭君本楚人，艷色照江水。是也。張泌批樓記曰：明妃姊，隨人臨水而居，恒於溪中盥水，溪水多香，今名香溪。昭君墓考。

歸州圖經曰：昭君死，葬胡中地，多白草，惟昭君塚上獨青，故名青塚。按一統志：昭君墓在大同府古豐州西六十里，其地為黠虜侯牧之所，聖楷嘗有艷聲古意詞，其一：王昭君云：士求知己，女求容顏，影裴徊別漢宮，青草自留春，作塚紅顏未必盡，能工恨深，妾命從來薄，感到君恩異域同，但使單于長繫關，不煩公主更和戎，頗得詩人之意。

楚寶

卷二十九

李衡妻

李衡妻字英習襄陽人初衡為吳丹陽太守時孫休在糶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援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而見中國人手衡曰計無所出妻曰耶耶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于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

楚寶

卷二十九

世

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祭服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毋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資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為宅汝父恒稱大史公言江陵千楸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

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在

史懷曰李衡以卒家子孫才能為丹陽太守以法繩孫休妻習氏諫不聽休立衡欲奔魏妻勸衡自囚表列前失此藺相如所以教繆賢也識何減許允婦平衡果得免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若衡妻者亦可謂處亂世工於自全者矣

橘洲考

按李衡種甘橘處在龍陽縣西五十里其洲長二十里謂之汎洲亦謂之柑洲非長沙橘洲也長沙

楚寶

卷二十九

世

橘洲在長沙縣西四十里上多美橘或曰即今典馬洲也馬殷王長沙時改名

尹虞二女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戰敗二女為弢所獲金有國色弢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為賊婦有死而已弢金害之

聖楷曰杜弢初為長沙醴陵令因巴蜀流人之亂遂自稱湘州刺史攻破醴縣是時始興太守乃嚴佐也亦率眾攻弢為弢所敗故史稱尹虞前任始興起兵討弢者當是與長沙太守崔敷等同倡義被害耳然其事非二女之貞烈亦竟不傳矣嗟乎

楚寶

卷二十九

廿四

晉末閩帷罕林風簡蔚開爽操相趨成俗三月歌胡惟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每誦此語為之慚憤安得若蔡之王書此二女配食湘靈

丁貴嬪

丁貴嬪諱令光其初譙國人祖父從官襄陽因居沔北五女村寓于劉憲明廢下貴嬪生于樊城初生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為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並忠蚊蚋貴嬪弗之覺也鄉人魏益德將聘之未及成而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華統則貴嬪也又丁氏因人以相者言聞之于帝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療之不滅又體多

楚寶

卷二十九

廿五

疵子至是無何並失所在德后酷忌貴嬪輒遣使日春五斛春每中程若有助者被遇雖嚴益小心祇敬嘗于供奉經案側髮髻若見神人心獨異之天監元年有司奏為貴人君顯陽殿貴嬪性仁恕及居宮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侈器服饗珍麗未嘗為親戚私謁及武帝弘佛教貴嬪長進疏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義皆得其旨趨尤精淨名經普通七年薨謚曰穆年四十二簡文即位追崇曰穆太后

聖楷按南史貴嬪所事德后卽郝氏夫人也生有赤光炤室器物盡明家人怪之后幼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無不閑習武帝聘之生三女長玉姚次玉婉次玉環武帝爲雍州刺史殂于襄陽官舍年三十二性酷妬忌及終化爲龍入于後宮通夢于帝或見形光彩炤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于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嘗置銀輓盧金甌漉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今梁皇懺法傳所載不同然亦不可謂無所本也

文選樓考

襄河記稱襄陽城內刺史宅有高齋梁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選故襄陽有文選樓按丁貴嬪生三男長昭明太子統次太宗簡文帝綱次盧陵威王續昭明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梁書云武帝義師起昭明太子始誕育因晉貴嬪與昭明在州城京邑率乃還京師卽立爲太子何嘗出督襄陽今襄陽文選樓或本其所生之地以爲樓則可若文選乃東宮所編次於襄陽無關也

衛敬瑜妻

衛敬瑜妻王氏襄陽霸城王整之姊也年十六而敬瑜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手爲凸墻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作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類城何足奇所住戶有燕窩常雙飛來去一日雄燕爲鷲鳥所傷女感其雌偏栖乃以纒繫之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易歲燕果復來猶帶前纒女復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

魏重

魏重不忍復幾飛凡六七年王氏病卒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王氏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人見王氏與燕同遊漢水之濱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于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于臺聖楷曰女奇燕更奇始知一切與生從本以來展轉因緣常爲六親非虛語也由此推之蛇蝎豺狼亦是好人第無節烈如玉京以感動之耳玉小字玉京見燕女墳記但又作媚家女不知何據

木蘭

木蘭姓朱氏楚黃民家女也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為女子既歸人為賦詩云促織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耶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馬鞭且辭耶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娘聲喚女但聞黃河水聲濺濺且辭

楚寶

卷二十九

共

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耶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面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耶娘聞女來出郭扶相將阿妹聞娘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姐來磨刀霍霍向猪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窓理雲鬢挂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

女郎雄兔脚僕走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程泰之演繁露曰樂府有木蘭乃女子代父征戎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為作詩然不著何代人獨詩中有可汗大典兵語知其生世非隋即唐也女子能為許事其義且武在提繫上或者疑為寓言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惟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又杜牧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遂把酒拂雲唯

楚寶

卷二十九

共

上祝明妃既存廟貌又曾作女郎則誠有其人矣亦異哉
器青日札謂木蘭乃朱氏女子代父從征楚黃破入今黃州黃安縣即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在黃陂縣北七十里有將軍塚忠烈廟焉是以補樂府解題之缺也
聖楷按馮元成大恭有木蘭將軍贊又云蘭西漢時人從征十八年帝聞其事詔納宮中蘭不從乃白經苑帝驚憫贈將軍謚孝烈未知孰是

瑞卿

瑞卿者長沙歌伎也衡山歐陽彬好學工詞賦馮氏
之有湖南也彬見擯于樊知客因而落魄街市瑞卿
慕其才遂延于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款
于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樞外加武陵岳陽是九州
彬乃作九州歌以授瑞卿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既
而竟不問彬款曰天下分裂之際斯徒負養豈能自
奮我何資而至此耶彬無何聞西蜀圖綱將發彬遂
謀入蜀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若於汝家未嘗

楚寶

卷二十九

有倦色今以功名棄汝去矣瑞卿曰君子妾不可謂
無情一旦不以妾自滯朝愛而去妾誠異之家財雖
不豐願分其半以資路途彬因以瑞卿所贈盡賂網
吏求為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既至蜀遂獻獨鯉朝天
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領夔州時武穆已薨其子希
範繼立因致書于希範叙疇昔入蜀之由并報瑞卿
迎皆老焉

聖楷按歐陽彬字齊美博學能文嘗携所著詩馬
殷府求見掌客吏樊氏索賄彬恥之不與樊怒擲

名紙于地彬退而為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
生毛不為通因謀入蜀既至蜀至大悅擢居清要
彙以為嘉州刺史彬喜曰青山綠水中為二十石
作詩飲酒為風月至人豈不誠嘉仕至左丞卒彬
亦善小詞然不得瑞卿以憐其才則亦終湮沒焉
耳故附見焉是時長沙妓女如小東以能詩得幸
於馬氏後國入為樞窮于京師里而人絕不知言
及長沙宮中事必南望泣涕而後言又十國紀事
曰楚馬希範少愛倡妓徐降真及嗣立號兩堂夫

楚寶

卷二十九

人嗟乎天策府學士食祿擔爵非不貴豈一時若
以二女子視之無愧巾幗耶

義娼

義娼者長沙人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少游坐鈞黨南遷道長沙訪焉坐語間顧見几上文目曰秦學士詞因取閱皆已平日所作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若何自得其詞娼具道所以少游曰若嘗遇秦學士乎曰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使得見雖為之妾御死亦何恨少游察其語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即我是也以朝命貶黜來此娼大驚喜入謂娼曰有頃娼出設位坐少游于堂娼立階下北而拜

楚寶

卷二十九

世二

且張筵止少游宿酒一行輒歌少游詞一闕以侑之少游感其意留數日將別娼曰妾不肯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又不肯從行恐以為累唯誓潔身以報別數年少游竟死于藤州一日晝寢驚泣曰吾適夢與秦學士別學士其殆乎亟遣僕覘之果然娼聞報遂衰經以赴行數百里遇于旅館拊棺一慟而絕後人悲而弔之謚曰義娼

聖楷曰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倡事云常州教授鍾將之得其說于李結次山為作傳按秦將赴杭倅

時有妾邊朝華既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幾罹黨禍豈復春戀一倡女哉且如國史所書溫益知潭州嘗紹聖中逐臣在其廵內若范忠宣輩皆為所侵侮鄒公南遷過潭幕投宿村寺益即時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去幾於覆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款昵累曰此或文人好為傳奇而姑借是以發其牢騷耶然而義娼已不朽矣

楚寶

卷二十九

世三

韓希孟

韓氏女字希孟，岳州巴陵人。韓魏公琦五世孫也。嫁為襄陽賈尚書子璠妻。少明慧，知讀書，善文章。宋開慶初，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為卒所掠，將挾以獻。其主帥女，知必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於練裙帶，題五言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乘。開國百戰功，每陣惟雄整。及侍周幼主，臣心嘗炯炯。帝曰：卿北伐山戎，今有警，死狗莫擊尾。此行當繫頸，即日辭陛行，盡敵心，欲還陳橋，忽兵變，不得守箕穎。

楚寶

卷二十九

世四

禪讓法堯舜，民物頗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騁。未改祖宗法，天胡肆大毒。細思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喪中原，大似裂冠衽。君誠不獨活，臣實無魏丙。失人焉得人，垂戒嘗耿耿。江南饗謝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來，飛渡巴陵竟。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舴舺。本期固封疆，誰謂如畫餅。烈火燎崑岡，不辨金玉礦。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街署紫蘭省。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痼癩。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昞。鴛鴦會雙飛，比目原嘗金。豈其金石堅，化作桑榆景。

旄頭勢正然，蚩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遭劫虜，六族死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鸞吊空影。簪堅折白玉，瓶沉斷青纆。一死空冥冥，憂心長炳炳。妾堅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濁血。志節匪轉石，氣噎如吞鯁。不作燭火然，願為死灰冷。貪生念麴蛾，乞憐羞虎穿。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定作血而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此詩士大夫多稱道之。死後三十餘年，其英爽不昧，復能托夢。魏公孟頫為書其詩云：

楚寶

卷二十九

世五

兩山墨談曰：韓氏希孟嫁為賈尚書子璠婦。元兵破岳州，韓被虜，以衣帛書一詩，自投于江而死。長興州判官沈思安嘗托劉元履者巧題松雲為書。其詩元履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為我求書，庶因大人君子之筆，發摠幽憤。松雲聞而異之，乃為之寫一通，題於沈。聖楷按：韓客孫安撰賈烈婦祠碑云：烈婦死宋，距今已三百餘歲，卒無秩祀之者。憲皇帝時，岳州守李公某始請附祀孝烈靈妃廟，廟故並祀孝感。

侯孝感侯者霽妃弟也類役襄弗稱至嘉靖戊子
吉水蕭公其來守岳乃就洞庭之濱岳武穆廟右
建祠專祀并石其詩祠中

附霽妃廟考

按秦武陵令羅君用因督鐵運溺死洞庭其女孀
弟尋父尸不獲俱投水死邦人哀而祀之霽響浸
著宋元豐間封其女為孝烈霽妃弟為孝感侯廟
在巴陵縣南津港

楚寶

卷二十九

世六

徐君寶妻

徐君寶，壽州人。其妻某氏，同韓希孟為元兵所掠，來
杭居韓新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至者數欲
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至者弗忍殺之
也。一日，至者怒其將，即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
然後為君婦，未遲也。」君奚怒為？至者喜諾，乃焚香拜
然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闕于壁上，書畢投
大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
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鈞。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
萬。穠華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
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鏡徐
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繇。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
陽樓。」

楚寶

卷二十九

世七

聖楷曰：徐君寶妻與韓希孟同被元兵，詞章悽婉，
從容就死，其志調又同。今岳州有賈烈婦祠，而不
及于徐，故是闕典。嗟乎！蔡琰工詞，厥身淪虜，易安
博識，卒二所歸，以視君寶之妻，何如哉！此一瓣香
當為拈出。

趙淮妾

趙淮妾長沙人也。逸其姓名。宋德祐中，從淮戍銀嶽。填淮兵敗，俱執至瓜州。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淮佯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其尸江濱。妾俘一軍校帳中，乃解衣中金遺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其死，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輿之江岸。妾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楚寶

卷二十九

六

元全愚將正子山房隨筆曰：趙靜齋淮被執于漂陽，豐登莊至北府，辭家廟云：「祖公有功王室，德澤沾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忠義，皆存。急告先靈，速引庶幾不辱家門。」即登棹船，發至瓜洲，被刑，誓有政埋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啟僉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矣，妾元是他娘子，望相公以妾之故，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騭事。」焦許之，乃作

一棺焚之，又啓收骨撒之于水，亦從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邊，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逢被虜，擊死在瓜洲，無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其兄冰壺潛自京口，遷金陵北兵至，棄家而遁，南徙不返，墓海旁山上。」

楚寶

卷二十九

七

聖楷曰：趙淮妾初錄之元史，及讀蔣正子隨筆所記，又與史大異。然其妾之死，于兵刃倉卒之中，出全節殉身之智，俱有義夫志士所不能及者。潭之士女亦何多俠烈哉！

曹氏

于同祖妻曹氏茶陵人父德夫教授湖湘間同祖在諸生中因以女妻焉至正二十年茶陵陷曹氏聞婦女多被驅逐謂其夫及子曰是尚可全生乎我義不辱身以累汝也顧舅年老汝等善事之遂自剄死妾李氏驚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剄絕而後蘇曰得從小君地下足矣是夕死

聖楷曰元史稱元受命百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于朝者多矣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

楚寶

卷二十九

四

者若曹氏義不辱身死不累夫尤為皎皎者哉然妾李氏從小君於地下又何其微烈也嘗死生而易節豈膠木之所能仁抑亦琨玉秋霜有並質焉耳

趙孝婦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備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菘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繇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隣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捱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之者苦將奈何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

聖楷曰趙孝婦之能反風滅火者其精誠全在平

楚寶

卷二十九

四

昔備織奉姑鬻兒治棺絕無求善於婦之外有以格鬼神而動天地也如必為善護報責參一時古有忠孝呼天天若罔聞者矣悠悠之口其何能自信哉故曰孝者民之行也

楚寶方伎論次

藝之至者陰陽而已矣惟聖人與陰陽通故能造其至而不泥其教發其端而不竟其說蓋惡夫藝成而下犯陰陽之患而鮮精神之潔者歟今之卜筮醫巫天官音律相夢諸書後世所傳皆其淺淺者耳然一遇通人輒多玄妙况復弘道以濟時隱身以利物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由此觀之雖藝亦道也述方伎第十八凡一卷

方伎一

楚寶

方伎論次

乙

司馬季主

蔡倫

庾季才

庾質

浮屠泓

俞叟

沙門洪蘊

僧智緣

龐安時

張康

萬玉山

楚寶方伎論次終

楚寶卷三十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譚景尹較訂

方伎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上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

楚寶

卷三十

乙

人不居朝廷必在下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仰同與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閉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若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

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汗司馬季
至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
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
以卑汗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
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
故謂之汗。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
卜者多言。謬嚴以得人情。虛高命以說人志。擅
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
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汗也。司馬季曰。公

楚寶

卷三十

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燥。則
止。問之。曰。月疏。暇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
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
則退。其舉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
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
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汗。雖尊不下也。得不
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
謂賢者。皆可為兼矣。泉。疵。而。喻。越。趨。而。言。相。引。以。勢。
相。導。以。利。比。周。寶。正。以。求。尊。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

王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辟無異
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
執空文。以調至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
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
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
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
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
夷。猶。不。服。不。能。攝。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
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

楚寶

卷三十

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
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
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
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
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碁。然後言
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
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言
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
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

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剽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

楚寶

卷三十

四

之無委張。藏之不用。府庫徒之不用。輜重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窟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上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存乎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辨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備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

欲強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交。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害。以明天性。取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諛。忽而自失。於乎。無色。悵然。嚙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諛於

楚寶

卷三十

五

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矣。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諛為梁懷王傅。王隨馬。薨。諛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史懷曰。日者傳止述。司馬季主與賈諛。宋忠議論。

往復一段似史遷未着手之書然其論宦途危險及士大夫浮詐亦已刻骨汗顏矣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賢之中畢竟是高識人語又曰今吾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分明料此中之無人也一見季至之人聽其言業以聖賢待之矣所謂居之卑行之污借此發難耳弟二子之意猶以為至人身隱于下嘗游于下筮之外季至以為道在於下當求于下筮之中一聞未達特為點破非惟二子遇季至難季至遇二子亦

楚寶

卷三十

六

也。難季至於二子猶蘇門之於叔夜管輅之於何遜也。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為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畫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平九年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故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楮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

楚寶

卷三十

七

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父在宿衛封為龍亭侯邑三百戶

聖楷曰史稱技巧所以利菑用齊難者也蔡倫造紙天下後世始知有楮素之用功豈獨文苑哉故特收之方技使與奚仲墨翟並傳湖州記曰未陽縣北有蔡倫宅宅西有一石印云是倫奏紙印按東漢桂陽郡治耒陽縣今俱屬衡州

庾季才

庾季才字叔奕其先新野人八世祖滸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於南隄江陵縣祖詵梁處士與宗人易齊名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廬陵王績辟荊州主簿湘東王緯重其術藝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不無前例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曆因

楚寶

卷三十

八

共仰現往... 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荆陝整旗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感止失荆湘在於社稷可得無慮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懷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城竟如其言周太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每有征討恒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并奴婢牛羊什物等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絕卿南望之心空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答初郢

都之臨也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襄陽先收冀度晉平建業旋待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滅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為賤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切哀之故贖贖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命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大象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

楚寶

卷三十

九

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項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室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期頤而受且爽之美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沈吟自是漸疎不復請見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自臨檢有假托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滅唯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科斯徵曰庾季才至誠謹懇甚得人臣之禮因進封臨穎伯及隋高祖為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

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穎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絲五十匹編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為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閣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兩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用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

楚寶

卷三十

十

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關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選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季才且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九襲必有遷都且堯之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入願陛下協天之心

為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頴等曰是何神也遂舉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疋進爵為公謂季才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秘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預此事故使公父子共為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月出為均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季才以年老頻表去職每降優旨不許會張胄玄曆行及韋充言曰景長上以問季才季

楚寶

卷三十

十

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嘗使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宵遊常吉目良辰與琅琊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為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譚柳習之徒雖為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子質聖楷曰子長謂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况復變亂陰陽曲成君欲假託神怪熒惑人心者乎庾季

才○歷○事○三○姓○屢○占○興○滅○雖○不○同○于○妖○妄○之○倫○然○而○定○策○親○兆○灼○知○人○情○篡○逆○有○心○豈○無○中○慮○故○日○景○之○對○身○雖○倖○免○而○東○巡○之○諫○子○卒○捐○軀○或○亦○龜○策○能○言○美○好○不○祥○之○所○致○也○術○可○不○慎○哉

楚寶

卷三十

十一

庾質

庾質字行修，季才之子，少而明敏，夤有志尚。八歲誦梁世祖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年除奉朝請，歷鄆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每有祥異必指事而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實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耶？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為合水令。八年帝親

楚寶

卷三十

十一

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帝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羈，卿以為克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任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宐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任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

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尅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
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
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
當爲此耳未知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
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
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之分玄
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
將往東都質諫曰此歲伐遠民實勞敝陛下宜鎮撫
關內使百姓畢力蠲農三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

楚寶

卷三十

十五

然後巡省於事爲安陛下思之帝不悅質辭疾不從
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詔令下
獄竟苑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
義寧初爲太史令時有盧太翼耿詢並以是稱知名
翼楷按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本姓章仇氏七歲
詣學日誦數千言及長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算曆
之術隱於白鹿山又徙林慮山茶萸峒其後自言
以手摸書而知其字煬帝嘗從容言及天下氏族
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獄之宵與盧同源於是賜

姓爲盧耿詢字敦信丹楊人滑稽辯給伎巧絕
人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于闐
室使知玄象者外候天時合如符契又作馬上刻
漏世稱其妙後爲宇文化及所殺著身情占一卷
行于世

楚寶

卷三十

十五

浮屠泓

浮屠泓者黃州人與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
后在位嘗指所服示子冠宗曰莽朝服耳俄冠宗以
父應入三品請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
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
公第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嘗為燕國公張說
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也它日見說曰宅氣索然
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深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
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

地脈不連譬身瘡疔補它肉無益也說子後皆汚賤
死斥云

盧氏雜說曰李吉甫宅泓師謂其地形為玉杯牛
僧孺宅為金杯云玉杯一破無復全金杯或德重
可完僧孺宅在新昌里本天寶中將作大匠康習
宅嘗自辨圖阜以其地當出宰相每命相習必引
頸望之宅卒為僧孺所得吉甫宅至德孺貶其家
滅矣按僧一行系道茂俱有金盃玉盃之說與
此說又不同未知孰是

俞叟

俞叟者江陵市門監也江陵尹王潛有吏才所在致
理但薄于養在江陵日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
潛潛不為禮旬餘在逆旅未果還叟見呂生往來有
不足色召而問之呂曰我居渭北貧苦未達無以自
存親府帥王公重表丈也以親舊自遠而來雖入謁
未嘗一問命也叟曰我亦困者無以周吾子之急今
夕可泊于我舍少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入其居推
簷破牖置席于地坐語且久所食陶甌脫粟而已叟

日吾嘗學道于四明山有志未就自晦迹於此適聞
王公公籍意殊怏怏今夕為吾子設一小術以致避
洛裘糧之費不亦可乎因取一金合于地僅食頃舉
而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帶竟而拱焉俞叟
指曰此乃尚書王公之魂也因誡曰呂乃汝之表姪
家貧不能自給故遠來仰給汝而曾不以禮豈親親
之道也今不罪汝可厚遺之紫衣僕而揖若受教之
狀叟又曰呂僮僕馬可致一馬一僕綠二百疋以遺
之紫衣者又魂而揖於是以前在合地上有項視之

已無見矣。明且叟謂呂曰：子可疾去。王公且已召子矣。及歸，王果召之。見且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繁，竟未果。一日接言，深用為愧。是日始館之驛亭，與燕游。累日贈僕馬及二百緡。呂生益奇之，然不敢形言。及歸，渭北後數年，與友人會宿，語及霧，惟始以其事聞於人也。

聖楷按：王潛在荊州時，多異術。如張仕政善止痛，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

脛忽痛，復問張，張言：前為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遮覓也。果獲於莽，下令以湯洗貯于絮中，其痛即愈。王公子第與之，押常祈其戲術。張取馬草一物，再三接之，悉成燈蛾，飛又書一婦人於壁，酌酒滿杯，飲之，酒無遺滴，遂巡畫婦人，面赤半日，許可盡濕，起壞落其術，終不肯傳人。

楚寶

卷三十

九

沙門洪蘊

沙門洪蘊，本姓藍，潭州長沙人。母翁初以無子，專誦佛經，既而有娠，生洪蘊。年十三，詣罷之開福寺沙門智已，求出家。習方伎之書，後游京師，以鑿術知名。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利太師。太平興國中，詔購鑿方洪蘊錄古方數十以獻，真宗在蜀邸，洪蘊嘗以方藥調見，咸平初，補右街首座，累轉左街副僧錄。洪蘊尤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無不應。湯劑精至，貴戚大臣有疾者，多詔遣診療。景德元年卒，年六十八。

楚寶

卷三十

九

聖楷按：宋方伎傳云：舊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又有方技傳，今省二志入方伎，故僧始以鑿著然。生人殺人之術，壽世君子每慎言之。况圓頂方袍而診切，聞閻筭韻事乎？若智緣之經畧，邊場而為玉韶所嫉，其效亦可睹矣。

僧智緣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舍于相國寺
每察脈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脈而能道其子
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與王安石在翰
林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暨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
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脈則視父知子亦
何足怪哉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
僧結吳叱臘至部帳其衆請智緣與俱至邈神宗召
見賜白金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畧大師智緣有辨口

楚寶

卷三十

下

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而他族俞龍珂為藏訥
令支等皆因以書款韶頗忌惡之言其撓邊事召還
以爲右街首座卒

龐安時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
父世醫也授以脈訣安時曰是不足爲也獨取黃帝
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
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贖乃益讀靈樞
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
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
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
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

楚寶

卷三十

上

生若合符節且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
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
陽于脈手配覆溢于尺寸寓九候于浮沉分四溢于
傷寒此皆扁鵲畧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
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
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藏
之安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至
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
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

也。作本草補遺。為入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為闕邸舍。居之親視。飭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為者。必實告之。不復為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傍。舍邀安時往視之。纔見。即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為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為。吾

楚寶 卷三十一

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有問以華陀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為也。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視脈。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脈也。今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却藥。俾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東坡志林曰。龐安常為醫。不志於利。得善書。古畫。喜輒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子用藥。無以酬之。為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

楚寶 卷三〇

事不可廢也。黃山谷傷寒論後序曰。龐安常自少時。善醫。方為人治病。處其生死多驗。名傾江淮。諸鑿然為氣任。俠鬪雞。走狗。蹴鞠。擊毬。少年豪縱。事無所不為。博奕音技。一工所難。而兼能之。家富多後。房不出戶。而所欲得人之。以醫聘之也。皆多陳其所好。以順適其意。其來也。病家如市。其病已也。君脫然不受謝。而去之。中年乃屏絕戲弄。閉門讀書。自神農黃帝經。方扁鵲八十一難。靈樞甲乙。寫洪所綜。緝百

楚寶 卷三十一

家之言。無不貫穿。其簡策紛錯。黃素朽蠹。先師或失其讀。學術淺陋。私智穿鑿。曲士或窺其文。安常悉能辨論。發揮。毋用以視病。如是而生。如是而不治。幾乎十全矣。然人以病造。不擇貴賤。貧富使齋。曲房調護。以寒暑之安。珍饈美味。儻時節。其饑飽之度。愛其老而慈其幼。如痛在己也。未嘗輕用人之疾。嘗試其所不知之方。蓋其輕財如糞土。而樂義。惡事如慈母。而有常似秦漢間循吏。而不害人之。戰國四公子。而不爭利。所以能動而得意。起人之

二〇一

疾不可縷數他日過之未嘗有德色也其所論著傷寒論多得古人不言之意其所師用而得意於病家之陰陽虛實今世所謂良醫十不得其五也余始欲掇其大要論其精微使士大夫稍知之適有心腹之疾未能卒業然未嘗游其庭者雖得否說而不解誠加意讀書則過半矣故特著其行事以為後序云其前序海上道人諾為之故虛右以待

宛丘張氏跋曰張仲景傷寒論論病處方纖悉必

楚寶

卷三十

廿四

具又為之增損進退之法以告後人嗟夫仁人之心哉且非通神造妙不能為也安常又竊憂其有病證而無方者續著為論數卷用心為術追儷古人淮南謂安常能與傷寒說話豈不信哉

張康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潭州湘潭人祖安厚父世英康蚤孤力學旁通術數宋呂文德江萬里留夢炎皆推重之辟置幕下宋亡隱衡山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丞崔或祀南嶽就訪隱逸或兄湖南行省叅政崔斌言康隱衡山學通天文地理或還具以聞遣使召康與斌偕至京師十五年夏四月至上都見帝親試所學大驗授著作佐郎仍以内嬪松夫人妻之凡召對禮遇殊厚呼以明遠而不名嘗面諭凡有所問使極

楚寶

卷三十

廿五

言之十八年康上奏歲壬午太一理民宮至大將客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明年春京城常有盜兵事干將相十九年三月盜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帝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一推之康奏曰南國甫定民力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算舉兵不利從之嘗賜太史院錢分千貫以與康不受眾服其廉久之乞歸田里優詔不許遷奉直大夫秘書監丞年六十五卒子天祐

萬玉山

萬玉山者名福敦羅田人幼穎異攻舉子業已輒厭
棄童髮投塔山寺為僧法名道璣即冥解禪宗邑令
徐召與語大器之命畜髮訪道四方是號玉山期數
年後返東吳結方外友玉山自茲徧遊終南峩嶺武
夷天台懷玉玉屋五嶽之勝所至習憇遇縉流羽客
一語會心即師事之迨歸已克然有得矣玉山身短
精悍善踵息鉤鍊不致殊楚鹽酪深味丹經旁通風
角堪與奇門符水而尤聖于鑿繪竹蘭清逸有韻其

楚寶

卷三十

共

它譜琴擊劍蹴踘躡躑雜伎種種入能品語人禍福
多奇中人問以故曰太清無纖雲誠則明矣方外從
遊者輒先窘辱之以嘗其心而後受之不責一錢家
不殖產業僅買黃崖山數十弓營廬廬焉年六十始
娶妻生一子正德乙亥將遊霍山約其徒方大旺偕
行方以乏嗣對玉山曰女好留矣今年某月可結胎
明年某月日時當舉男良父曰雖得長成惜非長命
耳玉山獨荷一襖往明年方生子果悉如其言玉山
瑤霍山日忽心悸偏左刺痛占曰塋地當有竈者吾

弟福厚其殆虎矣即奔還其弟果以是日塋山之左
亾何玉山以青龍河有佳氣復往霍山去之明年庚
辰四月十日謂其主人江曰霧鶴夜且至備余假寐
幸亟呼出戶也是夜風聲如驟瓦甍盡鳴主人舉炬
視之則羣鶴集竹稍什壓墻屋呼玉山玉山不磨入
戶窺之方正襟跌坐呼之復不磨乃知即化矣年九
十二初玉山寓蕪水黃岡陶仲文從之授符水能白
晝招鶴謂之曰子第行之可致富貴嘉靖間仲文入
京師以其術獻之世宗皇帝官歷三孤封真人

楚寶

卷三十

共

上詢其師仲文以玉山對壬寅夏六月 誥贈清微
神霄演法真人遣官焚黃墓隧玉山子樸方以孫史
授牒吏部 上命仲文引入將授太常官懇以疾辭
省祭醴終其身不仕
聖楷曰仲文受法于玉山而依附邵元節以進其
道不足尊也玉山子獨能辭榮遠躡終身不仕或
玉山有以授之耶抑恥仲文之所為而然耶要其
志趣有足嘉矣

楚寶異人論次

世豈有異人哉知之則為國士不知則為眾人而已矣辟之麟鳳以時見則為瑞不以時見則為妖非麟鳳之好異所遇之不同也雖然物之異者其性必殊士之異者其心難測負人負千古同慨又安所得絕纓喻射之輩而用之哉述異人第十九凡一卷

異人一

屈 巫

絕纓之臣

伍子胥

范 蠡

陳 音

弱弓微繳之臣

楚寶

異人論次

乙

陸法和

張惟孝

楚寶異人論次終

楚寶卷三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鑿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李友蘭較訂

異人

屈 巫

屈巫一名巫臣字子靈楚公族也為申公楚莊王十七年伐蕭師人多寒巫臣曰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滅之莊王之討陳夏氏

楚寶

卷三十一

乙

也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寶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不獲其尸其子黑要蒸焉巫臣使道之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

其信知瑩之父成公之嬖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衰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其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安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

楚寶

卷三十一

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却至以臣于晉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共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否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初莊王圍宋而遣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以是怨巫臣子反亦以夏姬之故怨之於是共

緜族臣之族子闞子蕩及清尹弗忌與衰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闞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恡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疲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景公許之吳王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與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徐遂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

楚寶

卷三十一

取之景公十七年使屈巫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不聽明年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衰潰奔莒楚遂圍莒莒城亦潰楚遂入鄆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故也子狐庸留于吳吳王壽夢率使為相左氏曰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

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以一國兩卿矣可樂
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其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
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饗後而天鍾美於是將
必以是有大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黠黑而甚美光
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棄取之生伯封實有豕
心貪憚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
豨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亾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
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
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疆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

楚寶

卷三十一

四

生子容之母委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
堂問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
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宋文士及楚靈記曰夏姬內挾伎術老而復壯三
爲王后七爲夫人凡九爲寡婦春秋之初有魯楚
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聖楷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其妖淫固不足異也
獨笑巫臣智識絕人爲一老婦費七年心力得遂
桑中之喜竟忘宗國之覆大不可解且夏姬年踰

七十猶與巫臣生女後嫁叔向卒滅羊舌氏之族
豈天生此尤物禍人卽巫臣亦隨其術中而不悟
耶抑巫臣不遇絕纓之玉其怨毒之氣得禍水而
益熾耶人知吳之入郢讐自伍胥不知教吳戰陣
使之叛楚寔自巫臣爲夏姬始也女戎勝我謀臣
資敵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楚寶

卷三十一

五

絕纓之臣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惟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懼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

楚寶

卷三十一

六

死不疑如是对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除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強

聖楷曰鬻彘之俄夫岐下之野人皆可以得其死力然不若此絕纓者踪跡更奇也當酒酣滅燭坐近美人必在大夫近臣之列何以臨陣却敵莊王都不識其姓名此可疑也或者楚多異才而不安于下位者之所為歟楚莊之霸於此矣

伍子胥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初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既以秦女自媚于平王乃因讒太子建將欲為亂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亟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將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

楚寶

卷三十一

七

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

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向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
入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開子胥之門也曰楚
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
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
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
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
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自欲殺其從者
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
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

楚寶

卷三十一

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
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
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
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
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
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
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蓋兩
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
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

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
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
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
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于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
之子勝耕于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
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
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
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
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

楚寶

卷三十一

賁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
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
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闔廬弒
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閭廬立三年
乃與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楚拔舒遂會故吳反二將軍
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
吳伐楚取六與潛五年伐楚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
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賁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
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

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薳元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始伍胥與申包胥為交，貞之，亾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亾於山中，使人謂子

楚寶

卷三十一

十

胥曰：子之報讐，其以其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于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亾，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

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闔廬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于檣李，傷闔廬指，軍却。闔廬病，劍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大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于夫湫。越王勾踐乃

楚寶

卷三十一

十一

以餘兵五千人，棲于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久，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越益疏。子胥之諫，其後

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
辰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
賂其愛信越甚日夜為言于吳王吳王信用嚭之
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
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
越不恭則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
之所以興願主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
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
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

楚寶

卷三十一

三

乃屬其子于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
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思猜賊其怨望恐為
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
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令王又復
伐齊子胥專復讒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
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
不用因報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
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
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

今不見用常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老
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餼之劍曰子以此
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
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
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
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
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扶吾眼縣吳東
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
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鸚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

楚寶

卷三十一

三

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大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
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容俱死何異螻
蟻棄小義靈大恥名垂于後世悲夫方子胥築於
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耶和故隱忍就功名
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
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左氏傳曰吳闔廬三年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
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

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良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隸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隸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廬將欲伐楚，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乃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憂，乃薦孫武善為兵，法人莫能知。聖楷按此與薦專諸同一急著，史既失載，故人亦不知武為子胥

楚寶

卷三十一

古

所薦也

聖楷曰：伍胥奔自渡江，乞食以至，進專諸於公子。子光退耕于野，著著皆操勝算，故其父讐得報。既事夫差，恃其功，望屢諫伐齊，又復屬其子於齊之鮑氏，著著皆錯，故其身禍不免。豈非天道好還，君子言多取，復讐之事，寔以自况云爾。如左傳：吳子問于伍員一段，與諫伐齊存越皆子胥精神生動處，亦畧而不書，何也？至白公數語，尤非確論。

楚寶 卷三一

范蠡

范蠡本楚宛縣人，初濮上人，計然博學，無所不通，猶善計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得其術以事越王勾踐。勾踐父允嘗與吳王闔廬戰而深相怨，伐允嘗卒，勾踐立，闔廬乃與師伐越。勾踐擊敗師于檣，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語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天道盈而

楚寶

卷三十一

十五

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于人也。王弗聽。范蠡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滙泆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不聽。自吾已決之矣，遂伐吳。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越敗之。夫椒，勾踐以餘卒五千保于會稽，吳王合兵圍

一一一

之益急勾踐謂范蠡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乃令大夫種行市於吳曰請士女于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王不許乃復使大夫種往賂太宰嚭因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吳王乃許成撤兵歸勾踐既反國將使范蠡為政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乃令大夫種守國使范蠡與大夫拓稽為質於吳三年吳人遣之歸

楚贊

卷三十一

六

比至三益親蠡而委國以聽曰不殺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復言于王以民事委大夫種以軍事自任初勾踐求報於吳也召范蠡而問焉曰上天降禍于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殺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蠡問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強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不悉死必有奪于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將未可知也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

罪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違邪聖人不出忠臣解體皆由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讓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刑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

楚贊

卷三十一

七

道固然乎忘其欺不殺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聘戈獵無至舍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嘗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于亥月王復召范蠡而問曰諺有之曰餽飯不及壺餐今歲晚

丹黃參四庫全書第 4 反正句

矣。子將奈何時。吳王會諸侯於黃池。精兵悉從。行獨
老弱與太子留守。蠡乃對曰。可矣。微君王之言。臣固
將謁之。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
惟恐弗及。於是發習流二干。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
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大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
王。王反自會。厚禮請成。蠡以吳尚能與守也。乃復言
於王。許之。成而退。後四年。復伐之。大破吳師。因以兵
圍之。復棲吳王於會稽之山。吳王使王孫雒行成於
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

楚寶

卷三十一

六

不殺不殺。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諫曰。
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
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
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
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
之。范蠡諫曰。孰使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
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
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
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接抱。以應使者。

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
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
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無助天為虐。不忌其
虐者。不祥。今吳稱蠻。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
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
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龜鼈魚鼈之與處。而盡龜之與
同。睹今雖覩。然而人而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有譏
諛者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人
矣。子往反辭於王。范蠡曰。吾王已委制於執事。不

楚寶

卷三十一

九

祥。雒請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于子使者辭。反范蠡
不報于王。擊鼓與師。以隨使者。至于姑蘇之宮。不傷
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
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殺。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
曰。臣聞之。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
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
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然。身死。妻孥為戮。
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

湖王命工以良金寫其狀而朝禮之決日令大夫朝
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蠡地曰後世子孫敢有侵
蠡之地者使無終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至正之
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之三戶結童
之時一寐一醒時人盡以為狂然獨有聖賢之明
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文種入
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泚求之焉得蠡而悅蠡
乃謂種曰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
已霸王之氣見于地戶子胥以是挾弓矢以于賢

楚實

卷三十一

三

王遂要種入吳既而又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
戶之位非吳則越越王嘗與言盡入大夫石買請
之曰術女不貞術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
自致殆非貞賢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儉自術于晉
晉用之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志
之士不在遠逃取也其後勾踐失眾栖于會稽之
山更用種蠡之策得以存
聖楷曰今南陽古宛縣也有范蠡鄉即宛之三戶
地是時文種為宛令范蠡狎狂故曰范蠡吠於狗

實文種見而拜之又吳楚春秋謂楚平王時文種
為宛令狎狂不治事則二人皆狂矣豈當時楚人
皆狂而以不狂者為狂乎抑見楚風不競而托逃
之也嗟夫覆楚沼吳無非楚才而楚不能用以資
他國士生其際那得不狂
王弼州曰伍胥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范蠡謀客
之雄也重在全身貞勇勝智蠡智勝勇

楚實

卷三十一

三

陳音

陳音者楚人也。善射。范蠡進之於越王。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于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肉。』於是神農皇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

楚寶

卷三十一

世

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派父。派父者，生于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于羿。羿傳逢蒙，逢蒙傳于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著箭，施機設樞，加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是楚累世，蓋以挑弓棘矢而脩鄰國也。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

人受之于楚五世于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至內裏也。關為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至重負也。弦為軍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至教使也。金為實敵，往不止也。衡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縹為都尉，執左右也。敵為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

楚寶

卷三十一

世

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廣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蹠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况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妙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

盡于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于天事在
于入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
于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
王傷之葬于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
聖楷按陳音山在山陰縣西南四里寰宇記曰屬
上虞縣非

楚寶

卷三十一

廿

弱弓微繳之臣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騶馬之上者頃襄王聞召
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騶馬羅驚小矢之發也何
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
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
趙者騶馬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驚
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
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
得而獲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

楚寶

卷三十一

廿

之寶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
徑屬之于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肥壤矣還射
閩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弃而大
宋方與二颯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鄰國
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
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于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
發浪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一顧橫為午道則長城之
防也言射者選繞蓋覆使無飛走之比齊朝射東莒夕

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祗婚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榮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韓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郢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著新繳。涉郟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而稱王矣。故曰秦爲大身負海內而處東而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

楚寶 卷三十一 共

備傳楚解郟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翼方三千里則秦未可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自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項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聖楷曰。項襄王之父之讐好會和親甘爲秦役。其不

不足與有明矣。此何人哉。獨以射喻。蓋此人物中眼底有萬分不實實見得天下形勢在秦與楚實實見得懷王客死不可不報以不共戴天之恨。擁帶甲百萬之師左榮右拂何恥不雲而乃拱手事人至足痛也。故借弱弓微繳。揔所欲言。又復隱其姓名。羞與策士同稱。嗟乎。孰謂草野中無奇士哉。

楚寶 卷三十一 共

陸法和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君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汝陽魏高要縣之紫石山。經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為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樞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

楚實

卷三十一

行

廿

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空待熟時。不擦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固問之。乃曰。亦勉亦不勉。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請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泅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卿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待

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勢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于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于此洲水乾時。建一刺。語檀越等。此雖爲刺。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刺仰頭。裁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于王有緣。夾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樞守。

楚實

卷三十一

行

廿

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空即遂取。乃徑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軍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摠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鑿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感。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

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鱗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為採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為弟子山中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雷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亾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她頭來請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她因

楚寶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持以示之弟子乃見她頭辭袴褶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她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請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為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黍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鄧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稱臣其啟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

陸為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易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為弟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內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櫃蓋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櫃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嘗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為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

楚寶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主位但於空王佛所與王上有香火因緣見王上應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既被疑是定業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至其城門着麤白布衫布袴和中大繩束腰坐蓍席終日乃脫之及開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着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鏡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

日後四十許年佛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
及魏平荆州宮室焚燼摠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
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
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
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尉公西南大都
督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安湘罷公宋莅為郢州刺
史官爵如故莅弟邁為散騎嘗侍儀同三司湖州刺
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
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虛心相見傳三

楚寶 卷三十一 三

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
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至上虛心相待
何為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
引見給通帳油絡繹輩仗身百人請闕通名不稱官
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
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
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
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
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

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
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
歛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
和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
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
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為婁太后生三天子自
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至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郢
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嫁恒隨
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他

楚寶 卷三十一 三

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公安袁小修曰昔荆山居士陸法和初居江陵之
百里洲繼居邑之紫石山後乃卜築鹿苑嘗云吾
著脚名山多矣未有秀遠如鹿苑者蓋因峯為墻
因水為池因巖為室因隘為門戶不修飾而自極
煙雲之美法和擇而居之可為神眼後來開府郢
州似未嘗久居此也昔臺城之難為千古學佛者
口實然此大士一出而剪其羽翼侯景之首且暮
至江陵矣彼殺學佛者而即為學佛者所殺可云

佛法無霧險哉萬回孟渡之流圓珪七辛之輩其
跡或出野乘而大士呼風役鬼之奇正史揭而書
之以爲不可信則臺城之事亦不足信矣法和居
江夏大張兵艦欲襲襄陽入武關梁元止之法和
以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應有報至故來
抹解耳何以致疑夫以空王佛所同學之友沙劫
不忌拯其患難至于萬不可掇然後已尤大士中
之有俠骨者哉予欲于緇鐵峽上治一室以祠法
和而徐議佛宮聞夷陵雷太史亦有此志俟其歸

楚寶

卷三十一

世

相與嵩之毋使荆州出此一大神聖任其香火寂
寂也

張惟孝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長六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
射城中亂爭出關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
壯鉅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即
我能殺我者得此舟衆披靡遂以舟達郢州兵亂奔
沙洋別之傑爲帥盡隘諸湖不泄水惟孝令二人賈
服前行密窺隘兵曰易與耳乃與十騎衣黑袍假爲
敵兵曰後隊亟至守隘四五百人悉潛舟趨藕池開
慶元年卜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涉頃有義

楚寶

卷三十一

世

冠張益從者數十則宣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
乖岸者投水中惟孝睨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衆
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敢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
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否故人也具言惟孝平生
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
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道希得羅致之宴仲
宣樓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
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途
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

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希得大書請所統姪
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為君侯紓一時之
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豐五州危甚於是擊鼓耀
兵不數日宸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
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
知所終

聖楷曰姚平仲恥其功之不就遂乘青驃凶命一
晝夜馳七百五十里入華山以為淺又奔蜀入青
城山朝廷數物色求之不得其藏一身可謂勇矣

楚寶

卷三十一

世

若張惟孝布衣耳藏甲士五千人不在山不在市
呼之立至解之立散不得其姓氏不知其所往此
又豈平仲所可及乎天下多事往往由英傑輩不
為我用如張元昊吳昊之類皆是然若惟孝之更
異也吁觀其朝廷負人福難禍易之語安得不令
英傑輩灰心耶

楚寶官蹟論次

登高望遠舜陟還過衡陽涉澧渡江禹功半在荒服
是以塗山之會貢九州而稱荆太史陳詩歌二南以
首楚春秋多賢大夫然丹能誦祈招之什兩漢著循
良蹟隆中獨高梁父之吟又若牟祐之淚杜預之碑
武昌之柳南樓之月嶽麓梅花無端急雪西山杯酒
散作湘春每披往牒良懷儀軌倘執筆而隨長吏之
後其更有進于斯者乎述官蹟第二十凡三卷

宦蹟一

楚寶

宦蹟論次

乙

召公爽	方叔	然丹
伯州黎	吳起	馮援
宋均	衛颯	馮緄
度尚	楊璇	孫堅
宦蹟二		
諸葛亮	關羽	牟祐
社預	劉弘	陶侃
庾亮	劉道產	王僧虔
顧憲之	孫瑒	申徽

揚大眼

宦蹟三

李泌

呂誣

元結

韓思復

裴休

李允則

張詠

岳飛

李植

辛柰疾

楊時

劉瑛

張栻

朱熹

陸九淵

真德秀

楚寶

宦蹟論次

二

楚寶宦蹟論次終

楚寶卷三十二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石開雲較訂

宦蹟

召公奭

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初爲西伯之大夫巡行南國以布厥政有司請召民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君之志也乃徧歷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

楚寶

卷三十二

乙

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伯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小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朱子傳曰召伯巡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

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聖楷曰考文王時南國雖不盡屬楚然殷武之詩

曰惟汝荆楚居國南鄉則楚爲南國亦已久矣且

嚮熊子事文王先諸姬受封江漢汝墳尤爲聖教

首善地披服遠而勤勞大與邠土同一忠厚之遺

孰謂二南之風非即楚國之風也歟嗟乎楚人不忍忘君即懷王字宛猶思三戶况召伯哉故十五國相隨以盡而燕獨後亡秦甫二世告滅而楚裔之在滇嶠者猶稱王數世吾誦甘棠之詩於是乎有感又按孔子刪詩寫楚風于二南其意蓋將用楚以觀周召之美化善乎郝京山先生之言曰孔子生平所欲有為者莫如楚魯定公十二年罷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一年返在外十有四年而居陳蔡者強半陳蔡小國耳晉楚與交爭其君臣流

楚寶

卷三十二

二

離朝不及夕孔子奚取焉蓋二國者楚之屬也其往來頻數意嘗在楚也是時齊將絕晉且分諸姬惟衛而國小政亂皆不足以有為山東諸國惟楚地廣民衆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其故可知也及楚昭王使人聘陳蔡大夫沮之子貢適楚昭王以兵來迎欲封孔子書社地七百里子西不可而昭王遂卒向使昭王不死孔子其能舍楚乎世儒謂孔子夷楚真無稽之言也

方叔

方叔周宣王卿士也宣王北伐獫狁之後蠻荆背叛乃命方叔為將以征之方叔蓋嘗與北伐有功者蠻荆聞其名不戰而皆來畏服故詩人歌采芣以美南征焉

京山郝敬曰按世儒謂春秋夷楚據是詩之言蠻荆耳夫禹貢九州荆居第六則壤近中原江漢汝墳二南首善也焉得此諸荒服蠻夷荒服環畿甸四百二千三百里外皆得稱之何獨南土耳三代

楚寶

卷三十二

三

以前帝都居北故南土遠今楚正四字之中衡嶽五嶺以外南連百粵閩廣西南夷古皆屬荆故稱荆蠻非謂荆盡蠻也荆地半天下王者南面失楚如高墻江界險阻亂則先叛是以商周中興先服楚也若蠻夷也者先王荒之而已何以伐為商頌云維汝荆楚居國南鄉言近也是詩亦云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言玁狁遠而蠻與荆近不得不征也後儒解春秋尊齊晉為揆楚之說考之詩書按之地里本無稽何以稱之

又曰夷夏天地自然之恨也西周之亾也以戎故春秋謹之如戎伐周侵齊侵魯曹狄滅衛滅邢長狄赤白狄陸渾戎蠻子之類明書于策此正所謂夷狄也至于九州幅幘之內西有秦南有楚東有吳越其君皆神明之後其地皆天府神州而世儒一切摘為夷狄謂不可與同盟會然則北有燕盟會不與亦夷狄乎且禹貢九州之地皆諸夏也秦楚吳越居九州地之三倘畫窮為夷狄則天不足九野地不滿九州而禹貢為虞文春秋為殘局

楚寶

八卷三十二

四

矣仲尼何樂為此乎世儒既謂楚為夷謂據楚為霸又謂楚與齊晉并稱五霸是自背其說也謂楚僭王陵諸姬無所逃罪謂為夷狄則楚未服也楚為夷則江漢襄鄧淮汝徐沛間皆夷矣秦漢以來真人輩出大半楚產仲尼雖不得知豈其舉東南半壁盡割棄之乎甚無謂也

然丹

然丹字子革鄭大夫子然子也康王六年鄭子孔之亂子革奔楚楚以為右尹靈王十一年狩于州來次于賴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鬻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不乾谿以為之援而靈王冠皮冠衣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折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子太公王孫牟叔康燮父叔康禽父子周公金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器以為

楚寶

卷三十二

五

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筮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器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器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違我而與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音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

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
王命剗圭以為鉞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
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
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
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
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
遠焉其焉能知之主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

楚寶

卷三十二

六

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
力而無醉飽之心主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
能自克以及于難乾谿之難既逼子革曰請待于郊
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
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亾于諸侯以聽大國之
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不
王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拯
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
姦懲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

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
後用師子革之謀也

鍾惺曰楚子次于乾谿令尹子革與之語所謂摩
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者人以為在後引祈招詩
一段不知與君王哉畏君王哉數段令王之氣
柔而心開矣至云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
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語有分曉隱然見周之初
楚不得與四國爭非一味順從而已對驚至一味
順從不得然王見左史倚相趨過曰是良史也子

楚寶

卷三十二

七

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靈王暴侈猗
能重好學之臣亦非後世所及

乾谿考

聖楷按乾谿在城父即今亳州也與章蔡臺原非
一處東軒筆錄辨之甚詳又春秋繁露云乾谿有
物女木盡則見水滿則不見靈王樂之舉國以饗
三年不罷物女事甚奇無人拈出

伯州黎

伯州黎晉伯宗子伯宗之難伯州黎來奔共王以為
大宰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王登巢車以望晉軍令
尹子重使伯州黎侍于王後王曰聘而左右何也曰
召軍吏也皆震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
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驚且塵上矣曰將
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
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伯州黎以公卒告王時楚之臣苗賁皇在晉厲公

楚寶

卷三十二

八

之側亦以王卒告公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楚
康王十三年及秦人侵鄭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出
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于
伯州黎伯州黎曰請問于囚乃立囚伯州黎曰所爭
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
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
也誰護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
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十四年宋向戌欲弭兵合晉楚
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令尹子木衷甲伯州黎曰合

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
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

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信太
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
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
信亾何以及三子木果死郊教四年公子圍聘于鄭
且娶于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辰逆子產患之使子羽
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擗聽命圍使太
宰伯州黎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

楚寶

卷三十二

九

有而室爾布几筵告于社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
委君貶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靈
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茂以復
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
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
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
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
其有備也請垂藥而入入逆而出遂會于虢設服離
衛鄭人謂其似君也伯州黎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

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欲子誓之
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
及圍將行大事忌伯州犁而殺之于郊

聖楷曰晉伯宗朝以喜慰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
曰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
華而無實至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
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
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戴其上
久矣難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憇庇州犁焉得罪陽

楚實

卷三十二

十

及伯宗將遇害畢陽實送州犁于楚今觀州犁在
楚智非不及其父也而卒亦不免殺身之難春秋
之際禍福之機危矣哉然而明哲婦人如州犁母
者當其時抑又何多也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于曾子魏武侯封為西
河守其有聲名公叔為相尚魏公至而以謀去吳起
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
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掄不急之官廢公
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
從橫者於是南百平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
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
宗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

楚實

卷三十二

十

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
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苑
者七十餘家

茅坤曰吳起入楚多戰功太史公並為虛語以序
次之而不及其治兵合戰之器惜哉

聖楷曰史稱吳起嘗學于曾子觀其守西河時對
魏武侯曰在德不在險又云君若不修德舟中之
人盡為敵國也此數語便知學有原本處不可以
其猜忍好色而忽之

馬援

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初事光武封新息侯二十四年
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蠻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
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
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嬰繅哉是
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
二屯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
謂友人謂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營恐不
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

楚寶

卷三十二

十一

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請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春軍
至臨卿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
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隲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
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
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
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
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
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
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

舒與兄好時侯弁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
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奪今壺頭竟不得
進大軍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縣賊無故自致
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
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余得書奏之帝乃使
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
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
綬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
素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前雲陽令同隄朱勃詣

楚寶

卷三十二

十一

關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
求備于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
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
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
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
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問關
險難觸胥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
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密自知當要七羆之使微封侯
之福邦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圍計狐疑衆營未集援

建安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
秋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
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羗戎。謀如湧泉。勢如轉規。
遂收倒懸之急。存幾亾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
冀略平。而獨守空繩。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
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吐。土多瘴
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微側。克平一
州。問復兩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
疲。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

楚寶

卷三十二

古

人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
生。豈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漢南渡江。
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
知其過。農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妄之
讒。家屬杜門。尋不歸。墓怨隙。金與宗親。佈慄死者。不
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王醜于用賞。
約于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
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
能自免于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界

豹虎。豹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吳。此言
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
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
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
罪。空絕。空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嘗伏田里。
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骨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
。臆。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况。勃
衣方領。能規步。辭言嫻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
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

楚寶

卷三十二

五

帝從汝東學。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
城。率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
嘗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
能終焉。

宋均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較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抗不得前及馬援卒于師

楚寶

卷三十二

六

軍士多濕溼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師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辰造魁本魏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仕至尙書令以疾乞免卒于家

衛颯

衛颯字子產河內修武人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嘗傭以自給建武初遷桂陽太守颯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礼其俗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派滇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颯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徃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從省勞息茲吏

楚寶

卷三十二

七

杜絕流民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來陽縣山鐵石他種民庶嘗依因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颯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爲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勅以桂陽太守歸家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茨克代颯爲桂陽亦善其教民種殖桑柘麻苧之屬勅令養蠶織履民得利益焉

聖楷曰繼衛颯而治桂陽者又有許荆俱載後漢循吏傳荆字少張會稽人和帝時遷桂陽太守嘗行春至耒陽有將均者兄弟爭財互訟荆歎曰吾荷國重任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遂感化在任十二年父老稱歌徵拜諫議大夫桂陽人為立廟樹碑按荆治將均兄弟雖是以身率之其實以術馭之小民頑梗有不畏守令而畏朝廷者為治何可無術也

楚寶

卷三十二

九

馮緄

馮緄字鴻鄉巴郡宕渠人官廷尉太常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荆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竝奔避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郡將吏宛職之臣相逐奔竄會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受六師前代陳湯馮

楚寶

卷三十二

九

傅之徒以寡擊衆鄧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衛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赴之空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已命有司祖于國門詩不云乎進厥乎臣闕如虺虎敷敦淮濟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時天下饑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嘗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遺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上疏曰執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故樂羊聞文侯

示以謗書願請中嘗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
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軍至長沙賊
聞悉請營道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
降十萬餘人荆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
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為司隸校尉
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後拜屯騎校尉復為廷尉
卒于官

聖楷按應奉字世叔南頓人少聰警讀書五行俱
下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舉茂才詔拜武陵太守

楚寶

卷三十二

三

先是武陵蠻酋詹山等四千餘黨叛執縣令奉到
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
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蠻復亂馮緄以奉有恩威
請與俱拜從事中郎奉勤設方畧乃破賊故緄推
功于奉及黨綱起奉引疾自退追愍原著感騷
三十篇來子邵字仲遠弟子瑒金以文才稱中
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昭社試探之
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
顯

度尚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
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
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悉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
修募兵討之不能尅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
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罷縣寇益陽殺縣令
衆漸盛文遣謁者馬睦督荆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
睦度奔委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舉舉
尚自右校令擢為荆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

楚寶

卷三十二

廿

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
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
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
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
計緩之則不戰遁之必逃乃宜言卜陽潘鴻作賊
十年習于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羣所發
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
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
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

曰。上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龍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尚爲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

楚寶

卷三十二

三

沙太守抗徐等。發諸罷兵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尚俱爲名將。數有功。復以尚爲荊州刺史。卒于官。

史懷曰。奪其所不可舍。而嚼之以所未得。籠絡顛倒。用衆之法。甚奇甚快。使敵之惧者化而驕。我之驕者化而銳。其轉移之妙。全在先有以緩之。緩近于懈。而乃以爲奮。此兵之所以不可測也。聖楷按。陳球字伯真。淮浦人。爲零陵太守。值賊來

攻零陵。下濕編木爲城。不可守。備掾史白徙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乃悉老弱死守。弦木爲弓。羽茅爲矢。擊機發之。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水灌城。球輒于內因地勢夾水。反滄賊相拒。不下。會度尚救至。遂共破平之。抗徐字伯徐。丹陽人。初試守宣城。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髻。語之人。置于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屢破賊。封東鄉侯。遷太山都尉。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于官。今長沙志失載。

楚寶

卷三十二

三

楊璇

楊璇字璣平會稽烏傷人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
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獮賊相聚攻羆邑賊衆
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
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為兵車專發弓
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
以火燒布布煥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
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泉其渠帥
羆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安

楚寶

卷三十二

五

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
密無繇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執
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
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
政徵拜尚書僕射卒于家

史懷曰兵家用奇前無所因以敵為師當機而巧
生焉事過則已但可一試而不可屢行如田單火
牛是也楊璇制馬車用火牛之意而加減甚妙且
今車戰制虜此法安可不講

范曄論白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凌橫緣隙而
生剽人盜邑者不闕時月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
或托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
焉猶以壘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數將者竝宣力
勤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賞未甄庸受之言互及
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

楚寶

卷三十二

五

孫堅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少為縣吏，屢以破賊功拜別部司馬。邊章韓遂作亂，京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賜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不從，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眾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

楚寶

卷三十二

共

賞然開堅數卓三罪，勅溫斬之，誓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魏親率將士，設方畧，旬月之間，克破。星等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于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魏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魏金典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胤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北至南陽，眾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請堅酒酣，長沙至。

簿再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賊不時討，請收出按軍法從事，便率于軍門斬之。程中震懼，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表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于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于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金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劫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

楚寶

卷三十二

七

眾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嘗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軍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開燒著，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統數重，定近覺是極，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于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蔡雄等。是時或問堅于術，術懷疑，不運軍糧。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讐潤。」

之言還相嫌疑術踧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
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
刺史魏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
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
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卓尋徙都西入關
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訖
引軍還住魯陽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
遣黃祖逆于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
陽單馬夜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

楚寶

卷三十三

其

聖楷曰呂溫題陽人城詩云忠驅義感即風雷誰
道南方乏武才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
來張謂亦云董卓狼顧文臺以三湘之衆結著勤
王然使張溫始從破虜之言則誅卓一夫之力耳
何至動天下之兵而使漢祚終移也孫氏據有江
東數世豈非天意哉

楚寶卷三十三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鑿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謝 黃較訂

官蹟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亮蚤孤從父玄為袁術
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
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

楚寶

卷三十三

乙

倚寓襄陽之隆中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
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
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
徐庶見先主謂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
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
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
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
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至于今日志猶未已君
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

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
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
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
豫州逃遁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
與中國抗衡不如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東
甲北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
計事急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
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
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隨海

楚實

卷三十三

二

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豪思賢如渴若
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
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
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箠
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
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
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
勿復言羽飛乃止會劉表死操追先主至于夏口亮
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

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
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
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
豫州逃遁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
與中國抗衡不如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東
甲北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
計事急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
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
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隨海

楚實

卷三十三

三

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
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
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
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于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
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
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
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
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
之民附操者偪兵勢取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

將統軍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敗必比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操操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寔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泝江分定魏縣與先主共圖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

楚寶

卷三十三

四

左衛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嘗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先主即帝位亮以丞相錄尚書事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無巨細咸決于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明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軍資倍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

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

楚寶

卷三十三

五

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于草廬之中。臣以當世之事。繇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邦。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

先帝之靈。責攸之禱。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亮身率諸軍攻祁山。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平。二魏。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率大軍。繇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于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澗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

隆中即今襄陽伏龍山。在縣西南二十里。袁小修曰。伏龍隱隱若龜背。起山口。西向如一竇。其中含巖。羣峯流泉。界道古木蒼藤。封天蔽日。奇石巉巖。巖洞突兀。景有八。所謂三顧堂。六角井。古柏亭。躬耕田。梁甫岷。抱膝石。老龍洞。小虹橋。半月溪。野雲

隆中即今襄陽伏龍山。在縣西南二十里。袁小修曰。伏龍隱隱若龜背。起山口。西向如一竇。其中含巖。羣峯流泉。界道古木蒼藤。封天蔽日。奇石巉巖。巖洞突兀。景有八。所謂三顧堂。六角井。古柏亭。躬耕田。梁甫岷。抱膝石。老龍洞。小虹橋。半月溪。野雲

隆中即今襄陽伏龍山。在縣西南二十里。袁小修曰。伏龍隱隱若龜背。起山口。西向如一竇。其中含巖。羣峯流泉。界道古木蒼藤。封天蔽日。奇石巉巖。巖洞突兀。景有八。所謂三顧堂。六角井。古柏亭。躬耕田。梁甫岷。抱膝石。老龍洞。小虹橋。半月溪。野雲

隆中即今襄陽伏龍山。在縣西南二十里。袁小修曰。伏龍隱隱若龜背。起山口。西向如一竇。其中含巖。羣峯流泉。界道古木蒼藤。封天蔽日。奇石巉巖。巖洞突兀。景有八。所謂三顧堂。六角井。古柏亭。躬耕田。梁甫岷。抱膝石。老龍洞。小虹橋。半月溪。野雲

隆中即今襄陽伏龍山。在縣西南二十里。袁小修曰。伏龍隱隱若龜背。起山口。西向如一竇。其中含巖。羣峯流泉。界道古木蒼藤。封天蔽日。奇石巉巖。巖洞突兀。景有八。所謂三顧堂。六角井。古柏亭。躬耕田。梁甫岷。抱膝石。老龍洞。小虹橋。半月溪。野雲

見孔明于隆中其不應涉敵境而訪賢也又明矣
若夫殷芸小說謂孔明所居乃南陽之墟非南陽
也其說亦似而無據

聖楷又按水經注沔水中有魚梁洲龐德公所居
士元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懷
情自接泛舟襄裳率爾休暢襄陽記曰劉備訪世
事于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
務者在手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
諸葛孔明龐士元也據此則鹿門漢水白沙隆中

諸人擇勝而隱定不相遠何得孔明獨在二三百
里之外亦足徵俗說之訛也

楚寶

卷三十三

九

關羽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建安五年從先
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
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
斜趨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孫權遣兵佐先
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趨先主收江南諸將乃封拜
元勳以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走
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
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

楚寶

卷三十三

九

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彭之徒
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
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二十四年
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眾
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
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郡陸
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
議徒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將濟以為關羽得志
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

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追謚羽曰壯繆侯子與嗣

聖楷曰羽歿而其神王于當陽玉泉山昔子友袁

田祖嘗作玉泉山記甚辨子猶憶其一二段云公三晉名士春秋畧皆上口其言曰心在人中日在天。上本之管子公又似熟讀管子者公字雲長又字長生諦想長生二字似與稽叔夜養生論有同情。則公乃東漢文人今以健兒武夫待之誣矣又昭烈還公安遣羽爭長沙零桂三郡魯肅在益陽與羽相拒魯肅單刀赴會今云羽單刀皆誣也嗟乎世間盲說如此類甚多安得我友之筆一盡洗之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蔡邕外孫也司馬昭為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武帝代魏以佐命勳進中軍將軍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間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乃有十年之積詔

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營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而頗以收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祭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於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

之心亦與吳人交兵。越日方戰，不為掩襲。計將帥有欲進誦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祐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顛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祐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殮。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降。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編賞之。每會與江河遊獵，嘗止晉地。若會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

楚寶 卷三十三

夫人翁然就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祐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叔子豈欺人者？時論以為藥，元子反復見于今日。」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談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嘗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蘇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登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

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祐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寓車在殯，哀痛中，詔令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及侍坐，而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安，嘗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祐曰：「今至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懼，已甚，可不戰而越，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至弊竟，舜臣同釋，契為百代之成。養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為後患，手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臥獲諸將，祐曰：『取吳

楚寶 卷三十三

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封鉅平侯。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皆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襄陽百姓於峴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淚碑。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文帝嗣立密有滅吳之計朝議多違惟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假預節領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至鎮繕兵甲耀威武簡精銳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孫皓果召政還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預表陳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先認上

楚寶

卷三十三

高

流動保夏口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土而陛下過聽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天時人事不得如嘗臣恐其更難也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棋而預表遠至華雅拜歛手曰吳王荒淫驕雲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率兵向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累寇皆如預策又遣牙官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進逼江陵吳都督

孫欲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玉溝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因進攻江陵克之斬武延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罷皆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綬撫之時良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方春水生難以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疆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所過城邑莫不束手

楚寶

卷三十三

五

謝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封常陽縣侯封子耽為亭侯預以天下雖安忌戰必危勤于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又修召信臣遺跡激滂消諸水以侵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湘之會表裏山川寔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孫杜翁孰識

智名與勇功。預好爲後世名。嘗言高岸爲谷。淵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於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五年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郢縣而卒。

揚水考

聖楷按水經。有夏水。無揚水。十三州記曰。江別入。沔爲夏水源。夫夏之爲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然則郢注揚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東北流。逕郢城南。又東北與三湖會。春夏水盛。則南通。

楚寶

卷三十三

六

大江否則南。迄江堤云者。止以夏水揚溢爲名。如詩。註揚之水云。揚。悠揚也。亦緩流貌。非別有所謂揚水也。今華容河。卽杜預所開揚口之水。入洞庭者。在華容縣北。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大安中。張昌作亂。轉持節南蠻校尉。荆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等討昌。有功。遷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參軍蒯恒爲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進據襄陽。初。范陽王旭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荆州弘。奕不受代。舉兵拒弘。弘討奕。斬之。張昌竄于下雋山。弘又討昌。斬之。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叙功。銓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弘表皮初。

楚寶

卷三十三

七

爲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而望淺。更以弘督夏。侯陟爲襄陽太守。弘下教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爲心。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羈。安得十女婿。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弘于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補。弘愍之。乃謫罰。至者。遂給衣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禁民捕魚。弘下令。弛之。益州刺史羅尚爲李特所敗。遣。

別駕李興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荆州自空乏
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向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
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又遣
治中何松領兵屯巴東為尚後繼于時流民在荆州
者十餘萬戶穡旅貧乏多為盜賊弘乃給其田種擢
其賢才隨資叙用流民遂安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
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
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
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

楚寶 卷三十三 六

于十部從事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弘以縱橫之事弘
怒斬之光熙元年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
史臣曰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縮之契居方牧之
地振吳起之風自由徂荆亟歛豺狼之迹舉賢登
善窮撥孔翠之毛由是吏民果力華夷順命一州
清宴恬波于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禱于稽天之
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曰貞固足以幹事于
征南見之矣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侃舉孝廉至洛陽數詣張翥與
語異之除郎尚書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黃慶
進侃于廣曰此子終當達到慶後為吏部令史補侃
武岡令會劉弘為荆州刺史辟侃為南蠻長史遣討
張昌破之以軍功封東鄉侯陳敏亂以侃為江夏太
守加鷹揚將軍敏遣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
龍內史扈環問侃于弘曰侃與敏有鄉里舊脫有異
志則荆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吾知之侃遣子洪

楚寶 卷三十三 九

及兄子臻請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加侃督護使與
諸君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擊恢所向必破
侃我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頃之遷
龍驤將軍領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
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
西陽王羨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整陣
于釣臺為後繼羨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
陸肅清流亾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時周顛為
荆州刺史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

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否空還城盡
夜三日行可至武昌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
擊大破之加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荆州刺史領西陽
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
賊殺之賊王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
曾為前鋒進軍斬冲悉降其衆杜曾復叛敗朱伺于
沔口侃欲退入滇中部將張奕將貳千侃侃惑之賊
至鈞侃所乘艦侃走入小船朱伺力戰獲免杜殺將
王貢出武陵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

楚寶 卷三十三 三

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趨已陵潛師掩其不備
大破之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殺疑張奕殺之辰
情益懼降者滋多於是進討長沙太興初進平南將
軍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諸州軍事領南蠻校尉
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楚鄧士女莫不相慶侃終日
飲勝危坐關外多事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
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嘗語人曰
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于小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
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時造船木

肩竹頭悉令不棄後正會積雲始晴廳事前餘雲猶
濕于是以肩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
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殺侃子
瞻平南將軍温嶠要侃同赴侃妻龔氏固勸自行於
是我服登舟與温嶠庾亮等俱會石頭侃既斬峻庾
亮懼侃致討乃用温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
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咲
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侃旋江陵尋以為侍
中大尉收封長沙龍公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

楚寶 卷三十三 廿

討五谿夷平之又移鎮武昌遣子斌與中郎將桓宣
西伐樊城秃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
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
趨贊拜不名侃固辭不受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
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咸和七年六
月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
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
刺史印傳檄戰軍資罷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
倉庫侃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愨期加督護

統領文武甲寅與車出臨津就船將赴長沙顧謂愆
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乙卯薨于樊谿侃在軍四
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
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薨尚書梅陶與親人曹
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
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
外意

聖曆曰陶士行居賤而迎醫小君衆服其義既貴
而酒有定限不忘其親即小可以觀大蓋全乎忠

楚寶

卷三十三

世

孝人也故萬嗣過廬江見而異之命其子結友而
去劉和季知其忠能可托與之分陝而治豈有都
督八州宏總上流建存非望之圖哉胡身之謂晉
史所記决指之事折翼之夢蓋庾亮之黨傳致之
信乎不具千百年眼不可與論古人也

庾亮

庾亮字元規晉明穆后之兄也亮美容善談論性
好老莊風格峻整與司徒王導受遺輔政陶侃卒遷
亮都督六州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征西將軍移鎮
武昌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州授
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
邾城又以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
入沔中亮弟翼爲南蠻校尉南羆太守鎮江陵以武
昌太守陳豎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漢中又遣偏

楚寶

卷三十三

世

軍伐蜀至江陽執僞荊州刺史李閔巴羆太守黃植
送于京都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
乃上疏曰蜀吳二寇凶害滋甚內相誅鋤叛親離
蜀其弱而胡尙強竝田竝守修進取之備襄陽北接
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安移鎮襄陽
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
乘釁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宸知存亡開反善之
路宥逼務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逆雲大恥實聖
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淮泗壽陽所安進

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於議以定經畧帝下其議
會寇陷林城毛寶赴水死亮乃憂慨發疾亮將葬
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于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
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
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任老子於
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
行已多此類也

聖楷曰庾元規故自鬼義不得以椒掖避塵遂尸
吠影毋論下拜長沙虛轉之袁可挹坐阻石城中

楚寶

卷三十三

廿四

朝之氣堪悲卽爾南樓清夜留諸君少任至今如
對畫秋

劉道產

劉道產彭城人初爲無錫令宋元嘉三年累遷寧蠻
較尉加都督雍州刺史善于爲政民安其業小大豐
贍歸是民間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山蠻前後不
可制者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及卒諸蠻服衰
經號哭追送至沔口謚曰襄侯

聖楷曰史稱道產卒未幾而羣蠻大動豈誠秦開
漢閉易于反側哉抑後之人不善羈縻而容養之
也嗟乎治民如御奔馬况蠻蠻乎前召後杜之歌

楚寶

卷三十三

廿五

可以思矣

王僧虔

王僧虔琅邪臨沂人也弱冠弘厚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罷雅過之老初出為武陵太守兄子儉于中途得病僧虔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寔懷其心誠未異古公兄之胤不空忽諸若此兒不救便得回舟謝職無復遊宦之興矣屢遷侍中仍轉輔國將軍湘州刺史所在以寬惠著稱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

建寶

卷三十三

廿七

陽羅湘西三縣緣江民立湘陰縣從之元徽中遷吏部尚書其年冬遷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世祖即位將授以台司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人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寔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客問僧虔固讓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樂位已過所懸庸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

顧憲之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人宋湘州刺史凱之之孫也仕齊為衡陽內史先是罷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舉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教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曉喻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繇風俗遂改時刺史王真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

建寶

卷三十三

廿七

憲之因言民間利病數事武帝並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知屢遷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祖凱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

聖楷按史又稱憲之累經宰罷資無億石及歸壘塔蕭然所著有衡陽罷記繇此觀之世未有真文士而不善居官者亦未有真廉吏而不善愛民者嘉樹之陰良足憇何必甘棠

一
子
系
不
也
居
合
言
多
1
片
月
夕

孫瑒

孫瑒字德璉，吳郡人。初仕梁為安都太守。陳武帝立，授湘州刺史。太建四年，都督荊州刺史出鎮公安，為鄰境所憚。居職六年，以公事免。始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遇良辰，賓客並集。汎江置酒，又于山齋召致玄儒，冬夏資奉。及卒，江總銘之後，至撰詞曰：秋風驚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露多。功臣未勅，此意如何。

楚寶

卷三十三

廿九

聖楷按史稱孫瑒有文武幹畧，見知時主。及行軍用兵，師司馬之法。至于戰勝攻取，屢著勳庸。加以好施接物，士咸向慕。然性不循恒，頗以罪免。嗟乎再咏後主之詞，置其然乎。迺洞高風，猶勝委狗之烹也。

申徽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故事無稽，滯吏不得為奸。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揚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民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于民，慨然愧因賦詩題于清水亭柱。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迺相謂曰：此是申公手迹，並寫誦之。歷小司空，少保，復出為荊州刺史。卒。太和六年，上疏乞歸卒。

楚寶

卷三十三

廿九

聖楷曰：清白吏之風，人人知慕，但能于飲鳩夕陽賦詩，清水不作異觀。方許善學古人。

楊大眼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驍捷跳走如飛大和初起家奉朝請時孝文將南伐令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伎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垂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冲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今日所謂龍蛇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從車駕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

楚寶

卷三十三

三

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出為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為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大眼臨陣遊獵之際潘亦戎裝或齊鑣戰場或金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軍僚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大眼善撫巡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痍為之流涕自為將帥嘗身先兵士衝突堅陣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焉前後江南所遣督將皆攝其威時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

即止王肅弟康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于人大眼曰旗鼓相望頭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勇以為關張弗之過也又以本將軍為荊州刺史嘗縛縶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詔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正如此相殺也又北清羆嘗有虎害人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于棖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嘗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在州二年卒大眼雖不

楚寶

卷三十三

世

學嘗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甌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咸有父風聖楷曰有如此武弁作方鎮何得不亟錄之以為宛豈者倡潘氏雄豔亦不讓李昌夔夫人獨孤氏也

楚寶卷三十四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黃 鈔較訂

宦蹟

李泌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七歲知為文。玄宗開元十六年，召至禁中，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

楚寶

卷三十四

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賜束帛，勅其家善視養之。泌九齡，尤所獎愛。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衡山，嵩華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蚤慧，召講老子。侍翰林，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訥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春，罷尋復隱居衡嶽。遇異人，懶殘授以秘術，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也。肅

宗即位，露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方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入，則對榻出，同輿輦。衆指曰：衣黃者，聖人。衣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為朕師，今下佐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為吳泰伯乎？帝曰：廣平為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為儲副，得耶？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

楚寶

卷三十四

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塚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于賊。帝不悅，曰：往事卿急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陛下錄故怨將，內慚不悻，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上皇還京，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與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築室于山中。泌嘗取松

穆枝以陰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作書院于蓬萊殿書閣側上時遇之欲以為相國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疆認食肉為娶朔方故留後李暉甥婚日勅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秘書少監充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為常衮所忌出為楚州刺史辭不行留之會澧州關袞盛言南方荆榛請輟泌治之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

散騎常侍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僦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四年春

月月備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常有憂者否以宰相兼學士當之昔燕國公張說繇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三月果薨時中使林遠於函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三朝之舊慘然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死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先生自言當歷佐四聖而後脫屣也斯言驗矣泌出入中禁事

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帝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進議能寤移人主柳玭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子魯連范蠡云子繁大理少卿兼弘文館學士知隨州有善政為舒元與構害著家傳十篇

聖楷曰鄴侯泌異人也其匡主救時全身遠害惟張子房差可並語善乎西涯公之言曰泌之術高矣肅宗欲使倭為元帥泌懼其逼也諫而歸之倭及欲以倭為太子則勸其待上皇之至而又使倭自辭之張良婦之將立也又勸止之倭有惡於良

婦則又勸其監建寧之禍及其迎復上皇也知其不來則又請作羣臣表而上皇始至肅宗襲位之後上皇還京之前嫌隙未至太露者皆泌之功也

蓋泌有過人之術故其委曲深到足以深中入主之機而奪其情彼固能料肅宗用已于艱難而極言之也及良婦輔國搆結已成建寧既死而肅宗強勉承順者將有不終之漸既不欲與其名又恐不免其身故雖以先朝故舊不皇之至一旦欲去之無疑也夫以宗德之猜忌元載之凶嫉出

而周旋其間進退不以介意而卒老於相位其定
太子保功臣論宰相乃其所持以為正而談神仙
稱禍福乃其所挾以為奇噫此數語可為鄰侯寫
炤唐史疑神疑鬼固不足以盡之也

呂諲

呂諲河中河東人乾元二年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元初以事罷為太子賓客拜荊州長史禮朗峽忠
等五州節度使諲始建議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
受號江陵府以諲為尹置承平軍萬人過吳蜀之衝
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
初荊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為司馬督
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卒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
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遂金兵屬

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
陵入謁諲伏甲擊殺之誅其黨數十人積尸府門內
外震服妖人申泰芝用左道事李輔國擢諫議大夫
置軍邵道二州間以泰芝總之納羣蠻金賞以緋紫
出楮中詔書賜示之羣蠻休于賞而財不足變為
剽掠吏不敢制潭州刺史龐承鼎疾其姦因泰芝過
潭縛付吏劾賊鉅萬得左道讖記并奏之輔國矯追
泰芝還京既召見反譖承鼎陷不辜詔諲按罪諲使
判官嚴郢具獄暴泰芝之惡帝不省賜承鼎死流郢

建州後恭芝終以賊徒死追原承鼎譴為治不急糾
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為
尹奏取才者數十人總牙兵故威惠兩行年五十一
卒贈吏部尚書譴為荊州號令明賊斂均治尚威信
故軍士用命閩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
方面數十人譴最有名荆人生構祠及歿吏哀錢十
萬徙祠府西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謚曰忠肅

聖楷曰呂譴擊殺叛酋陳希昂與按治妖人申泰
芝二事皆稱快絕乃近聞廣輿記及楚中諸志猶

傳恭芝為白日冲舉然則俗子之訛傳妄附又何
止此辱我山川甚矣

楚寶

卷三十四

七

元結

元結後魏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從太宗征
遼東以功襲封常山公祖亨蚤卒父延祖三歲而孤
建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姬彊勅之再請春陵丞輒棄
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安復有所須每濯哇
掇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安祿山反召結
戒曰而遭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魁樹名節無近
羞辱云卒年七十六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舉
進士肅宗幸河東召結詣京師上時議三篇帝悅擢

楚寶

卷三十四

八

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為山南西道節度參
謀議官募義士于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塗露嵩于
泌南名曰哀兵以討史思明功遷監察御史乘行荆
南節度使呂譴請益兵拒賊帝進結水部員外郎佐
譴府又參山南東道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
居人數萬去遺戶裁數千諸使請發符牒二百函結
以人困不忍加賦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
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減租庸外所率安以時增
減詔可結為民營舍給田免流亡歸者萬餘進

授邕管經畧使身論蠻豪綏定八州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

春陵行曰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軍國多所需切責在有司有司

楚寶

卷三十四

九

臨澗縣刑法競欲施供給豈不憂微歛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資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靡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委遲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撲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

楚寶 卷三四

詔令蒙責固其空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又賊退示官吏曰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破澗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與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歛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昔年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澗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

楚寶

卷三十四

十

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征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媿老江湖邊
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序曰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日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此與體制微婉頓

二五七

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也。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沈絲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聖良後生觀乎春陵作歎見後哲情復覽賦選篇結也實國楨賈諒昔流勸匡衡嘗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借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樸憶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為丹青訟獄永衰息豈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京

楚寶

卷三十四

十一

應振南嶽之子寵若驚色沮金印大典含滄溟清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極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欵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韓思復

韓思復字紹宗京兆長安人初為襄州刺史入拜給事中累遷御史大夫性恬淡不喜為繩察徙太子賓客進爵伯累遷吏部侍郎復為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代還仍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故吏盧僎邑人孟浩然立石峴山子朝宗初歷左拾遺累遷荊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

楚寶

卷三十四

十二

行人雖賜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必慈人更號韓公井

聖楷曰韓長山以襄陽治行名天下而修史者不傳其事或因孟浩然立石峴山而重之耶其子朝宗即李太白所謂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者其喜拔識後進如嚴武崔宗之輩固自可人太白之推譽豈慕君侯富貴者哉

裴休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家墅盡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械債敗吏，乘為姦，冒沒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分遣官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濟，褒能者，謫怠者。

楚寶

卷三十四

七

由江抵渭，舊歲率履緡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勅巡院不得輒侵，率著新法十條，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爲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無留壅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他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冶，悉歸鹽鐵。乘政凡五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子。久之，繇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翔、荆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不爲。嚴察行所治吏，下與信，能文章，書楷道，始有體法爲人醞藉。

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頌以爲樂。」與紀千泉素善，至爲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聖楷曰：裴休相國，歷四節度使，而荆南之遺事，載于傳記者獨多。蓋是時荆湖以南，諸大禪侶提唱宗風，寶地珠林，雲郵相望，故休亦樂得優游其間也。然休雖嗜浮屠法，而于民生國計，軫念尤深。如清漕運去橫斂，茶法鹽鐵豈非鑿鑿者哉。修唐史

楚寶

卷三十四

七

者凡涉玄虛之事，一槩抹殺，總繇佛二字中，其帝旨耳，豈通識哉。

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濟州團練使謙溥子也少以材畧聞
陰補衙內指揮使改左班殿直累遷供備庫副使知
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舉士安嘗道卿家世
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欽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漕
美定湖南計屋輪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
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
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
半為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情

楚實 卷三十四 十五

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墾
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
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薦饑復欲先賑轉運
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費為質乃得發廩賤糶因
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
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攬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
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
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對三日帝
曰舉士安不謬知人者累遷至康州防禦使天聖六

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
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百訊立斷善撫士
卒皆得其用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貲財在河北
二十餘年事功最多
聖楷曰蠲除賑貸乃救荒第一急著李公允則先
賑後奏乃救時第一奇人若朱晦翁所謂感召儲
蓄兩說此乃行之平日則可耳當事者豈得藉口
哉

楚實 卷三十四 十六

楚實 卷三十四 十六

張詠

張詠字復之，郢城人。少負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游未嘗下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乙科，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拔茶植桑，民庇其利。遷著作佐郎，會蘇易簡、李湜、寇準薦其才，以為湖北路轉運使。奏罷歸。峽二州水通，夫太宗聞其強幹，召還，擢為樞密直學士。出知益州，真宗即位，累仕至左丞。進禮部尚書，卒。嘗謂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性躁果，下急，自以為乖，則違眾，崖不利物，因號乖崖。崖有乖崖集十卷。

楚寶

卷三十四

十七

補筆談曰：忠定張尚書，曾令鄂州崇陽多曠土，民不務耕，唯以植茶為業。忠定令民伐去茶園，誘之使種桑麻。自此茶園漸少，而桑麻特盛于鄂岳之間。至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于茶租，獨崇陽無茶租。民監他邑，思公之惠，立廟以報之。民有入市買菜者，公召諭之曰：邑居之民，無地種植，且有他業買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種而費菜筭而遺之？自後人皆置圃，至今謂蘆服為張知。

縣云

鶴林玉露曰：張乖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為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聖楷按史稱

楚寶

卷三十四

十八

詠少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羈為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為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遇于傳舍，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為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墳典，以自律，不爾則為何人耶？觀此舉，動故是習氣難除。今崇陽縣有張乖崖祠，云即詠自建美美亭遺址。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以戰功累陞神武副軍都
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繇江西歷湖湘據道
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
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
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
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畧加
勦除蠶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
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

捷實

卷三十四

九

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
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翼日來追飛命士蔡食潛趨
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
掩擊賊大潰成悉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
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
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蓮頭嶺飛部十八
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
散去追而殺之則脇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
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至上保民之

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
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悉宣撫司降時以盛
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焉者嶺表平召
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忠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
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
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
飛平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
誅首惡而赦脇從不許請至再四帝乃曲赦人感其
德繪像祠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

捷實

卷三十四

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
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泉
皆隸焉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
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
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
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
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患李
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
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

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抵郢州城下偽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
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趨襄
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
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
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鼻曰
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
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
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

楚寶

卷三十四

廿二

女金帛志已驕恃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
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
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
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義自是興矣
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董列若拒飛飛遣王貴
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董僅以身免賊黨高仲
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
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
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

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岳鄂軍爲上流要害乞命飛
屯岳鄂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復安妥乃
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
開國子元本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
兵趨廬偽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宇旗與精
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魏人戶
關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
亡爲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

楚寶

卷三十四

廿三

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
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
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
帝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
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
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
推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
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
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恭政席益

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
深機胡可易言益憐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倫掄其
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
王夔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
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
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
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
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小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
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

楚寶

卷三十四

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
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
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
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曉悍既降
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
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
降何求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
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
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

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擗水淺處造善罵者挑
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
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
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鼻擒斬之
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營慰撫
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
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
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
冠詔兼斬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

楚寶

卷三十四

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
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
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
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
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
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
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
飛移軍京西攻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
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輿還

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

宋史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備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為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于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嘆曰自壞汝萬

楚寶 卷三十四 廿五

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聖楷曰飛之人品功烈古今論著詳矣予茲特錄其戰功在湖南北者亦召虎方叔而後一人而已噫有臣如此而冤死奸檜之手豈復有天道哉

李植

李植字元直泗州臨淮人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廸功郎使督四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壁豈特軍餉而已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高

楚寶 卷三十四 廿六

宗既即位為東南發運司幹辦公事尋以奉議郎知源州湘陰縣經楊么蕩析植被荆棘立縣治發倉廩振困乏專以撫摩為急丞相張浚督師江上知植才薦為朝奉郎鄂州通判大盜馬友孔彥舟未平植請修戰艦習水戰分軍馬為左右翼大破彥舟伏兵誅馬友二盜平浚以破賊功上于朝轉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秩滿除尚書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師府舊僚率皆屏黜浚亦去國植即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檜死子諲以戶部尚

書居邇列語及龍飛舊事識植姓名以戶部郎中召
植始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每辭
願便養除知桂陽軍丁母憂歸喪哀毀廬墓有白鷺
朱草之祥劉鎮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後
累仕至太府卿以中奉大夫實文閣學士致仕還湖
時胡安國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講
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為恨年七十
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胡銓為之序
謚忠襄

楚寶 卷三十四 廿七

聖。稽。曰。李。元。直。以。一。布。衣。督。百。萬。運。艘。出。羣。盜。猶。
云。才。力。有。可。藉。也。若。湖。陰。小。縣。蕩。析。兵。火。而。獨。能。
發。倉。廩。振。困。乏。為。無。米。之。炊。豈。非。能。吏。哉。忠。孝。人。
許。大。經。濟。不。啻。麟。鳳。之。在。桑。梓。矣。停。雲。之。慕。其。何。
能。已。

辛棄疾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慷慨有大略，乾道六年，孝宗
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相，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
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十持論勁直，不為迎合，合作九
議并美芹十論獻于朝，以方講和，不行久之，加秘閣
修撰，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使，召為大理少卿，復出
為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
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
比年李、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嘯聚殺掠，

楚寶 卷三十四 廿八

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剪滅，良繇田野之民，聽以
張斂害之縣，以科斂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
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為盜去，將安之？夫民
為國本，而貪吏迫使為盜，今年剿除，明年刻盪，譬之
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伏願陛下深思致盜之繇，
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傍州縣，以惠養
元元為意，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又以湖南控帶
一廣，與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頑悍，抑
武備空虛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弊，統率不一，則

軍入利干優閑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故教閱廢
馳逃凶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奸民無所忌憚
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
决傷威損重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別
初一軍以湖南飛虎為名專聽帥臣節制度使夷獠
知威望風懾服詔委以規畫廼訪馬殷營壘故基起
蓋若柵招補軍伍時樞府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
不能奪經度廢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
以張欽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止其役棄疾受而藏之

楚寶

卷三十四

二九

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遠坐軍制如期落
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時秋霖幾月所司
言造瓦不易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勿憂令
府官自官舍神祠外居民家取溝厫瓦不二日皆具
僚屬歎服軍成雄鎮一方為江上諸軍之冠加右文
殿修撰累仕至龍圖閣待制卒

聖楷按辛幼安公帥長沙時士人或想考試官濫
取第十七名春秋卷公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
易之啓名則趙鼎也公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

胡為又一趙鼎擲之地大閱禮記卷曰觀其議論
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其藻鑿之
精如此公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肖其為人按公
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始求仕夫以
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公得離遂决意南歸值耿
京聚兵公為掌書記即勸京降于宋如追斬僧義
端入金營擒張安國事皆奇偉載宋史

楚寶

卷三十四

卅

楊時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第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為瀏陽縣令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荆州教授時安于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靖康元年為國子祭酒未幾致仕張栻瀏陽楊龜山像記畧曰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風俗敦厚民不識干戈有儒生出於江南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假此以濟非缺之術舉世

楚寶

卷三十四

世一

風動雖鉅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奸其說行而天下始紛紛多事反理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匿相乘兆喬夷之禍考其所致有自來矣靖康初龜山楊公任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始推本論泰其學術之謬詩追奪王爵罷去配享雖當時餘黨尤夥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議論一正于今學者知荆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其功豈不大哉是空列之學官使韋布之士知所尊向而况公舊所臨流風善政之所及紀事其可缺乎瀏陽實潭之屬邑紹

聖初公嘗辱為之宰歲饑發廩以賑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公之澤及邑民也深矣後六十餘年建安張才邵為政慨然念風烈吞故老葺公舊所為飛鴻閣繪像于其上以示後學以慰邑人之思念而不忘也又六年始貽書俾試記之云應城謝上蔡祠記畧曰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初頗以該博自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記至武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而熱汗下乃盡棄其所學而學

楚寶

卷三十四

世二

焉建中靖國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徙州縣沉淪卑冗以沒其身中間嘗宰是邑南陽湖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紹介詩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闕肆善起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寇盜尤劇莽為丘墟其條教設施固無復有傳者縣令劉君炳來訪其遺趾

僅得題詠留刻數十字而已為之慨然永歎以為
 遺烈不逮於此邦後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於是
 既新其學乃就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
 朱熹黃陂程明道伊川祠記畧曰齊安在江淮間
 冢為窟僻而國朝以來名卿大夫多辱居之如王
 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河南兩
 程夫子則亦生於是邦而未有能道之者蓋王公
 之文章韓公之勳業皆以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
 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世俗之耳目又莫若蕪

公之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溷鬱既不足以表
 於當時文詞平淡又不足以誇於後世獨其道學
 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
 遺迹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然也蓋天
 聖中太中大夫程珣仕為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
 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顯字伯淳又明
 年癸酉生子曰順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珣攝貳
 南安乃得春陵周公惇願而與之遊於是二子因
 受學焉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

劉琪

劉琪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輩學
 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
 謫其父召禮官會問琪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
 累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湖南旱郴州宜章縣李金
 為亂朝廷憂之以琪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
 發罷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宣出師曰
 擅興之罪否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琪知
 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

過望軍士感奮琪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
 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
 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黃琪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
 尚眾琪諭欽等却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
 田里第上諸將功狀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
 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
 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
 歷可觀宜益勉副朕意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汪應

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
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為多願亟召用上可其
奏未幾以母憂去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
闕入見極論時事言甚切至上再三加勞進資政殿
大學士以行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
州騷然栻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
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于遠夷之
野獸豈仁聖之所為哉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驅吏
以告栻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

楚寶

卷三十四

三

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令屬州縣具
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其存者無幾栻乃遣兵戒曰來
毋亟戰去毋窮追不去者擊之耳盜意益緩於是一
戰敗之盡擒以歸誅首惡數十餘隸軍籍淳熙二年
移知建康府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卒
聖楷曰劉共夫禦盜方畧即古名將不能過也宋
知潭州如辛棄疾向士璧皆異才向獨被譏以死
惜哉然德祐時詔立廟長沙故府志有向士璧廟
而名宦祠無劉栻豈非缺典哉

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孝宗時栻治行詔知靜江
尋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
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
釋以病其良民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
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罷頗
邊屯至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歡
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
奮並淮奸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公奴亦

楚寶

卷三十四

三六

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
曲在我命斬之以徇于境而縛其公奴歸之北人歎
曰南朝有人未幾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
山中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
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
聖楷按朱文公撰栻墓銘云淳熙七年己亥春卒
于江陵府葬于衡陽縣樞林之鄉龍塘之里今長
沙志載于寧鄉此妄傳當以文公為確且葬衡山
亦魏公之遺命也

朱熹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為泉州同安丞。罷黜，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屢召。屢辭。仕至秘閣修撰。紹熙四年，以荆湖南路轉運使知潭州。制曰：長沙據湖湘上游，賜履甚廣，視邦選使尤難。其人爾學術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為人師。仁心仁聞，威惠孚洽，可以為時帥。楚俗雖安，尚有凋瘵，爾其為朕撫之。熹上疏再辭，不允。會猗獠侵屬，罷遂拜命。至潭，諭以禍福，降之。更建嶽麓書院于興壇之

楚寶

卷三十四

世七

地別置額員，增其廩給。繇是學者雲集。秦飛虎軍本州，節制從之。熹申教令嚴武備，以飛虎軍為百姓害，罷不能禁，故有是請。又考正太常所下釋奠禮儀錄，前後死節五人為之立廟，以厲凡百。五年八月，召入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屢疏言事，韓侂胄惡之，旋除官。觀慶元元年，復以為煥章閣待制。熹力辭。熹時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趙汝愚之冤，繼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質禍。熹不聽。門人蔡元定請著龜決之，遇避之。同人熹

默然取奏，薰焚之。因更號遜翁。以疾乞致仕，卒。

聖楷曰：史稱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諸生自遠方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于人，以給用。今按熹知潭州，以年譜考之，紹熙四年十二月除湖南安撫使，辭五年正月再辭，二月詔疾之任，會猗獠侵擾屬，罷恐其滋熾，遂拜命。四月啓行，五月至鎮，八月即召入。經筵是在潭甫兩月耳。政蹟之可觀者已若此。賢豈無益于人國者哉？又先生未官潭時，聞張敬

楚寶

卷三十四

世六

夫得衡山胡氏學，因以乾道三年八月，如長沙訪之。論中庸之義，三晝夜不能合。至十一月，偕敬夫登衡嶽，遂道南山，以歸。故至今以嶽麓為朱張講學之地也。先生有嶽麓道中尋梅不獲，遇雲一絕云：三日山行風繞林，天寒歲暮客愁深。心期已悞梅花發，急雪無端更滿襟。亦可想見其胸懷之灑落矣。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初仕崇安縣令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于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筭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而多所

楚寶

卷三十四

廿九

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受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其所某人為暴翼自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罷以為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荆門為次逸而無城九淵以為罷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路

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裔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膂腹心之虞繇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脇繇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于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

楚寶

卷三十四

四十

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靶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早禱即雨罷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謂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慶遇沐浴更衣端坐而卒

真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建之蒲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慶元五年進士第嘉定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惇願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權酌除斛而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舉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

楚寶

卷三十四

四

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欲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及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成討平之理宗即位召入中書累遷翰林學士二年拜參知政事逾旬而卒

聖楷按真西山知潭州日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為民去其十害皆痛切時艱有補在位救時之急著也特錄于後何為四事曰律已以廉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為

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它美莫能自贖故

此以為四事之首撫民以仁為政者當體天地

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

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存心以公傳

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得理不

可得也泣事以勤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

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晏不食坐以待旦况其

餘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

酒游宴則謂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

楚寶

卷三十四

四

所以受害也何謂十害曰斷獄不公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少有私曲聽訟不審訟有實有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矣其可苟哉淹延囚繫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固固之苦度日如歲其可淹久乎慘酷用刑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即已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汎濫追呼一夫被追舉室皇擾有持

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于破家。其可汎濫乎。招引告訐。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賈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為也。重疊催稅。稅出于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稅而不輸。此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以輸。是誰之罪乎。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給。或鈔雖給而籍不消。再追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者有鈔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

卷三十四

三

四

鬻妻賣子。往往繇之。有人心者。豈忍為此。科罰取財。民間自二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道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斂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縱吏下鄉。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土兵。尤當禁戢。自非捕盜。皆不可差出。低價買物。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司敷買。視市直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至白著。民戶何以堪此。

鶴林玉露曰。真西山師長沙。魏人為立生祠。一多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遐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卷三十四

四

四

楚寶遷寓論次
 今夫百齡蓬廬萬物逆旅皆適然耳乃有懷鄉念重
 去國情深一遭遷斥輒怨流離甚則山水名勝之區
 無故下鬼門之淚日星炤臨之地不悛作囚山之賦
 者矣樂天知命安有是哉楚地山川悠遠舟車相錯
 雲泥鴻爪那堪再舉惟夫學士臨臯之宅乃育奸素
 仙人黃鶴之樓亦生欽若又若董千乘之天女安陸
 翰縑岳武穆之二子黃梅改姓吊古之士往往不勝
 其感歎焉豈得與馬融絳帳鮑炤荒阡同付之斷煙

楚寶

遷寓論次

乙

衰草中也述遷寓第二十一凡二卷

遷寓一

荀卿	質諒	禰衡
王粲	褚遂良	張說
張九齡	王昌齡	賈至
李白	甄濟	陽城
韓愈	元稹	劉禹錫
柳宗元	段文昌	

遷寓二

楚寶 遷寓論次

梁震	孫光憲	寇準
歐陽修	王禹偁	蘇軾
黃庭堅	陳慥	范純仁
鄒浩	胡安國	張浚
蔡元定	魏了翁	謝枋得
王守仁		

楚寶

遷寓論次

二

楚寶遷寓論次終

二七五

楚實卷三十五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華容嚴首昇較訂

遷寓

荀卿

荀卿趙人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辨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

楚實

卷三十五

離龍夷炙殺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秩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師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禱祥鄰儒小拘如莊周等又得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聖楷按班志云蘭陵縣屬東海魏正義云今沂州

楚實

卷三十五

承縣有蘭陵山按承縣即今兗州嶧縣地有蘭陵城是時楚已滅魯而取其地故蘭陵為楚縣丹鉛錄曰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于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為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錄云吳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于曾子曾子中鹽鐵論曰李斯與苞丘子同事荀卿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原

賈誼

賈生名誼，雒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至門下，甚幸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于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悅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

楚寶

卷三十五

三

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于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

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聞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鉞刀為銛。干嗟嚶嚶兮，生之無故。幹蕪周鼎兮，而寶康軼。騰駕罷牛兮，驂騶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若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埋鬱兮。其諱言，屢溼溼其言，憂兮。夫

楚寶

卷三十五

四

固自宿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藏以自珍。彌融煖以隱處兮，夫豈從螻與蟻螻所貴。聖人之神德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瞞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擢增翮逝而去之。彼諱嘗之汗漬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鱮兮，固將制于螻蟻。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鴟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鴟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

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辭
曰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于舍止
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
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
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苗淹數之度兮語于其
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
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
化變而嬗勿穉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
禍所伏憂喜張門兮吉凶同域彼吳疆大兮夫差呂

楚寶

卷三十五

五

敗越棲會稽兮勾踐溺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傳
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縲命不
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
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謬相紛大專繫物兮塊
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
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
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
極忽然而為人兮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
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狗

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怵迫之徒兮
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摶如
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
真人恬莫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
忽竟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
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
萍汎兮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
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懲前兮何足以疑後歲餘
賈生微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棄而

楚寶

卷三十五

六

問見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
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李西涯公撰長沙祠記畧云漢屈彘蒙蒙傑並起
高祖所不能致者商山四皓魯國兩生天下無遺
賢矣文帝時可當大臣者惟賈大傳一人觀其論
天下之所置則先仁義後刑法論天下之勢則先
夏後夷先要而後腰論吏治則先風俗論大臣則
先廉耻論世之所以治久長則先太子此其言皆
治亂大體戰國而下無能言者當時乃以為少年

紛更後之議者亦以為太驟必有能辨之者使太
傳竟作相必能刮去秦習成漢家制非蕭會而下
可擬也遷史以其吊湘之賦與屈原同傳哀之甚
矣今其宅為卒伍所居其井固宛然存世所傳賈
傳非著也成化元年我長沙守錢侯募罷人以財
贖其宅地為祠塑像其中請著祀典予為之記云

補衡

補衡字正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辨而氣尚剛傲好
矯時慢物與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
穎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于刺字漫滅是
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
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
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而吊喪稚長可使
監厨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嘗稱曰大兒
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其足數也融亦深愛

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
又數稱述于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輕疾自稱狂病
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
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
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卒卑單絞之服次至衡
衡方為漢陽參摠蹠跣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
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
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次釋餘服
裸身而立時取卒卑單絞而着之畢徐參摠而步顏

色不作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踈巾手持三尺棧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于營門言語悖逆請收索罪操怒謂融曰爾衡豎子孤殺之猶鼠雀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農人為之祖道先供設于城南乃更相戒曰爾衡勃雷無禮

楚寶

卷三十五

九

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眾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農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塚臥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竇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竝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問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撫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慢侮于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

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于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危于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乃怒令五百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

楚寶

卷三十五

十

之祖至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亾云章懷太子曰文士傳云衡擊鼓作漁陽參槌蹋地來前蹠鼓足脚容態不啻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槌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槌自衡始也按槌及槌金擊鼓杖也參槌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又自音參為七紺反是以參為曲奏之名則槌字連于下句全不成文近世多祖用之非是

王粲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嘗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徒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

楚寶

卷三十五

七

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眾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州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僑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兵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備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典送制度粲恒與之初粲與人共行

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閣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夫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之碁者不信以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筭作筭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嘗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王粲井考

聖楷曰王仲宣在荊州時卜居萬山山枕襄水飛流注射隔岸白沙如雲綠樹封天其中有井即王

楚寶

卷三十五

七

粲井也非有石欄唐初移置于襄州刺史官舍而為文以識之故王粲石井欄記有二一于頓撰胡證書一甄濟撰彭朝議書于頓豪雄且通禪理而甄濟即狂瘖不仕祿山者也夫仲宣之在當時羈旅流落不為劉荆州所重其登樓作賦直若怨若訴若無以自容于天地之間者及至異世無論片甲一毛世所共珍雖區區一無用之非欄比之于敦彘鐘鼎相與尊而奉之而為文章以侈大其事則甚矣才士之貴也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太宗時，屢仕至中書令。高宗即位，封河南縣公，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日不可司空。」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祀先帝，先帝疾。」

史實

卷三十五

十五

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巧趨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帳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卒。

湘潭志曰：唐褚公遂良，因爭立武氏，左遷潭州都督。嘗登陶公山，過石塔寺，顧瞻長安，愀然不憐。命易石塔為唐興，想其時中宗在房州，公名寺之意可吊也。中宗未還，而公流愛州死矣。悲哉。聖楷按志所云云，大謬。考高宗永徽六年乙卯，遂良貶潭州都督，顯慶二年丁巳，再貶桂州，尋貶愛州刺史。三年戊午卒于貶所。弘道元年癸未，高宗崩，嗣聖元年甲申，中宗始立，武后即廢之為廬陵王。二年乙酉，遷於房州。是時去遂良貶潭州之日已三

史實

卷三十五

十五

十一年矣。何得遂良時而云帝在房州耶？此志修自吾邑李宗伯湘翁之手，不應輕率若此。或付託之非其人耳。噫，著述豈易事哉！

張說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洛陽人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停實封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璵為相因作五君詠獻題其一紀瓌也侯瓌忌日致之題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睿有勳不宜棄外遂遷荊州長史儀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修國史勅齋蒞即軍中論議說為文屬思精壯長于碑誌世

楚寶

卷三十五

十五

所不違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聖楷曰沈傳師為翰林學士兼史職出為湖南觀察使時方與修憲宗實錄未成監修杜元穎因建言張說全狐暉在外官論次國書今彙史殘課請付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傳師於是長沙修史時論榮之嗟乎唐以後不復有此風矣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累仕至中書令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為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責任效有德望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嘗作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

楚寶

卷三十五

十六

制也遂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繇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肯因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况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

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接讖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瀛州死于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成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

聖楷曰九齡貶荊州帝終愛重之每宰相薦士必問曰風度得如張九齡否今觀其貶所請作高問

楚寶

卷三十五

十七

冲澹絕無憂生失路之感其風度故可挹也且又得孟浩然王維輩與之唱酬豈復知有他鄉哉張燕公在岳州江山雖勝却無此二良友

王昌齡

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秘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為刺史間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

聖楷曰龍標在今沅州西南五十里沅水有龍標山故名梁於此置縣隋屬辰州唐曰龍標為叙州治昌齡左遷縣尉即此又沅州東北有廢廬陽縣

楚寶

卷三十五

十八

乃宋析唐叙州潭陽地置此縣為沅州治我朝併入沅州廣輿記乃以貴州黎平府龍里司為龍標者誤

賈至

賈至字幼鄰，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當讓冊，既進，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嗚咽流涕。歷中書舍人，至德中，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大曆初，累遷京兆尹。

賈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詩云：江上相逢皆舊遊，湘山永望不堪愁。明月秋風洞庭水，孤鴻落葉一扁舟。又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楚寶

卷三十五

十九

李白詩云：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吊湘君。又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長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

李白

李白字太白，蜀犍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閒，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後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陝江，至巫山，以赦得釋。越岳陽江夏久之。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畧云：白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

楚寶

卷三十五

廿

謗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親筋肉尚在。白雲泣持刃躬申洗劑，畏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與攜持，無輟身手。

遂巧貨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勿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視。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忌機不屈之跡也。又前此魏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駉驟閃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

楚寶

卷三十五

廿二

白野人也。頗工于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裴敬撰白墓碑曰。會昌三年二月中。敬自泝水草堂南遊江左。過公墓下。四過青山。發塗口徘徊不忍去。與前濮州鄆城縣尉李邵同。以公服拜其墓。問其墓左人。畢元宥。寔脩酒掃。緝帛具酒饌。祭公。知公無孫。有孫女二人。一嫁劉勸。一嫁陳雲。皆農夫也。二女且曰。妾不拜墓已五六年矣。因告邑宰李君都。傑請免畢元宥力役。俾專酒掃。事嗜享名甚高。後事何薄。謝公舊井。新墓角落。青山白雲。

共為蕭索。巨竹拱墓。如公卓犖。天長地久。其名不朽。此為祭文。寫授元宥。又為碑曰。貴盡皆然。名存則難。故予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已。

李白讀書臺考

聖楷按安陸縣西三十里白兆山麓。有桃花巖。卽李太白讀書臺。太白薨。花岳寄劉侍御。縮詩云。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冥絕。鸞鶴心悠然。歸來覓花窟。得憩雲窓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逸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橫

楚寶

卷三十五

廿三

西天樹。雜日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搖春煙。入遠排石室。選幽開山田。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來旋。今巖下有長庚書院。元時建有記。

甄濟

甄濟字孟成定州人祿山反疆之仕脅之以兵不從
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汗賊官羅拜以悅其心更拜
太子舍人來瑱辟為陝西襄陽叅謀拜禮部員外郎
宣城楚昭王廟墀地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瑒苑屏
居七年大曆初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為著作郎兼
侍御史卒濟子逢幼而孤及長耕宣城野自力讀書
不謁州縣歲饑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于鄉
黨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逢嘗

楚寶

卷三十五

廿三

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請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
濟節行與權臬同科空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少監
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曰濟棄去
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汗其名
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其操于利仁之世而猶選
懦者之所不為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至
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
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
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

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
與。今。蓋。百。一。焉。愈。荅。曰。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
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追。爵。其。父
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繇。是。父。子
俱。顯。名。

楚寶

卷三十五

廿四

陽城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德宗時為諫議大夫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諫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救良久得免救宰相論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

楚寶

卷三十五

廿五

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手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大學諸生何蕃等三百人守闕下請留城數日不得上既行皆泣帝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家空罰罰之空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

米二斛魚一大鶩蛋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于刺史者拾不法事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時不時觀察使數請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于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什門

楚寶

卷三十五

廿六

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塋

聖楷曰觀察府復遣官來此官義不欲行乃載妻子逃去亦一奇士也惜史不載其姓氏

韓愈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七世祖茂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旣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改江陵法曹叅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遷刑部侍郎時迎佛骨入禁中三日愈上表極論帝大怒貶潮州刺史聖楷按年譜永貞元年乙酉春公遇赦離陽山

楚寶

卷三十五

廿七

命于郴者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乃自郴至衡登合江亭謁岳廟至潭陪杜侍御游湘西寺自此泛洞庭歷岳陽赴江陵二年丙戌改元元和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贈張十一寒食出游夜題諸詩六月始召拜國子博士選朝由此觀之蘇子瞻謂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皆謫陽山時事若潮州之貶路雖復出江湖皆便道取疾不暇登覽且不一一年即量移袁州而由江州趨安陸之襄陽至京師矣

元稹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性明銳遇事輒舉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凡十餘不法事悉論奏會召稹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而宰相以稹年少輕擢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會參軍而李絳崔羣白居易皆論其枉久乃徙通州司馬改虢州長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于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誦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

楚寶

卷三十五

廿八

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百篇奉御帝大悅問稹今安在曰南宮散郎即擢用累遷翰林學士未幾輔政然其進非公議爲士類訾薄云微之貶江陵途中寄樂天詩云想到江陵無一事酒盃書卷綴新文紫芽嫩筍和枝採朱橘香苞數瓣分暇日上山狂逐鹿凌晨過寺飽看雲笄緝草詔終須解不敢將心遠羨君聖楷曰玩此詩亦可卜稹之晚節不終矣

劉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為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營書記入為監察御史素善章執諫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議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為藉其勢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請夷風俗爾其家喜五鬼每祠歌竹枝鼓

楚寶

卷三十五

二九

吹裴回其聲徐律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二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復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澤濯用之會程異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又叙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

有瘴厲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岐心失恕陰責最夫雖他美莫贖耶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久之召還累遷至禮部尚書卒

蘇東坡曰劉禹錫既敗為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不可以為當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敗後漢宦者傳論云孫

楚寶

卷三十五

卅

程定立順之功曾騰參建桓之策騰與梁冀比捨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亾也與廣陵王監國事豈可同日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為比如小人為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請禹錫傳有所感書此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傲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曰僕擢者進當統統

楚寶

卷三十五

世

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張為仇怨造作紛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漸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嘗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

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為罪吾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耗重臆意以為嘗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慄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鵠舌啞譟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間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與自料居此

楚寶

卷三十五

世

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慕也南以為勸物一釋廢綱移數縣之

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為
耕。昨朝夕謂謹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
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人矣又
詒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
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神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
惟以忠正信義為志興堯舜孔子道利安元元為務
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艱艱
事既壅隔狼忤貴近狂疎謬戾蹈不測之辜今其黨
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

楚賢

卷三十五

三

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
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
求取又何怪也宗元于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
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日
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
冢嗣今抱非帶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
填委溝壑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熒熒
孤立未有子息鄉陌中少士人女無與為婚世亦不
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

響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慄慄然歛歛惕惕恐此
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閱惜也
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至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
息存亡不一至鄉閭至守固以益忘晝夜哀憤懼便
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
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
道路士女徧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
哇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
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

楚賢

卷三十五

四

已荒穢恐便斬代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十卷尚在
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
重營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
家破為世大僂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
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
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
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妻孤女云搗婦翁者
然賴當時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為
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寔為

而有話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
僕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
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末縛于晉終以無死鍾儀南
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
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
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兒寬擯
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
此皆瓌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惟怯澁忍
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

楚寶

卷三十五

世

淵矣賢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貴于後古之著書者皆
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乘筆
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
以不至無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
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
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
用之地垂德于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為念有
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
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

楚寶 卷三五

有可付託即真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然宸異
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元和十年徙柳州刺
史卒年四十七

聖楷按何燕泉謂柳宗元撓節叔文竄斥永州貶
書所善蕭俛又貶京兆許孟容書累千餘言所以
望之者甚至而二人皆漠然無應夫蕭俛吾弗論
若許孟容自為給事中時已與侍郎權德輿樂挽
轂士號權許此其人于宗元之才當無所忌而亦
不見其有所用力豈誠寡不勝衆或亦有所懲刈

楚寶

卷三十五

世

而然耶噫名士高才一敗不可復救若此可不慎
哉

二九三

段文昌

段文昌字異卿一字景初世客荊州疏爽任義節不為醜觀小行節度使裴胄禮之胄採古今禮要為書數從文昌質判所疑後依劔南節度韋臯臯表為校書郎宰相李吉甫才之擢登封尉集賢校理屢仕至劔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太和四年檢校左僕射徙帥荊南州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遊必霽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尉讓即日解而去復

楚寶

卷三十五

卅七

節度西川九年卒贈太尉文昌先墓在荊州歲時享祠必薦以音樂歌舞習禮者譏其非少翳藝所向少諧及居將相享用奢侈士議尤替子成式字柯古推為校書郎博學強記多奇篇秘籍侍父于蜀以政獵自放文昌遣吏白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兔徧遺幕府人為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複用者宸大驚擢累尚書郎為荊州刺史終太嘗少卿著酉陽書數十篇子安節乾寧中為國子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云錄異記曰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江陵街

側有大宅門枕流渠文昌醉於渠上脫屣濯足自言我作江陵節度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

唐語林曰段郎中成式博學文章著書甚多連典江南數罷皆有名山九江匡廬縉雲爛柯廬陵麻姑前進士許棠寄詩云十年三領罷領罷管仙山廬陵時為人妄訴逾年方辯乃退居于襄陽温博士庭筠亦謫隋縣尉節度使徐太師留在幕府與成式尤相善嘗送墨一挺與庭筠往復致謝搜故

楚寶

卷三十五

卅八

事者凡幾函成式子安節娶庭筠女安節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傳善音律著樂府新錄傳於世聖楷曰別傳段柯古寓襄陽木香村撰楊柳宮詞按村在今宜城縣西六十里酉陽雜俎等作皆應成於此或為荊州刺史時也有謂居辰州作者為酉陽山在辰州故耳此可笑夫酉陽取藏書之義豈必居辰州始命篇耶

楚寶卷三十六

明 梁谿高世恭彙編又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邵陽車以遊較訂

遷寓

梁震

梁震蜀人唐進士也天祐四年唐亡梁以高季昌為
荆南節度使震歸蜀過江陵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
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

楚寶

卷三十六

乙

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恭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
季昌許之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
重之以為謀至呼曰先輩後唐天成三年季昌卒其
子從諫立清泰元年十月震退居土洲時楚王希範
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諫曰楚王可謂大丈夫
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差等彼乳臭子驕侈
恃法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安足慕乎從諫
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
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歛境內以

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
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築
室於土洲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

司馬溫公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諫聞善而
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
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讀史日記曰梁震舉進士尚未膺爵祿而義不臣
梁但以白衣侍樽俎委曲以行其志士君子不幸
而遭變若震者亦可以法矣前進士三字千古有

楚寶

卷三十六

二

餘榮

聖楷曰荆臺隱士尚不如前進士三字有關係然
亦足見梁震始終一節矣土洲室在荊州監利縣
址猶存

孫光憲

孫光憲字孟文陵州貴平人世業農畝惟光憲少好學游荆渚高從誨見而重之署為從事歷保融及繼冲三世皆在幕府累官至檢校秘書監兼御史大夫賜金紫慕容延釗等救朗州之亂假道荆南繼冲開門納延釗光憲乃勸繼冲獻三州之地太祖聞之甚悅授光憲黃州刺史賜賚加等在罷亦有治聲乾德六年卒時宰相有薦光憲為學士者未及召會卒光憲博通經史尤勤學張書數千卷或自抄寫孜孜讐

楚寶

卷三十六

三

校老而不廢好著撰自號葆光子所著荆臺集三十卷鞏湖編玩三卷筆備集三卷橋齋集二卷北夢瑣言三十卷蠶書二卷

晁氏讀書記曰孫光憲蜀人王衍既降光憲避地荆南嘗從楊玘元證遊多聞唐世賢哲言行因纂輯北夢瑣言二十卷且附以五代十國事取傳田于江南之夢自以為高氏從事在荆南之北故命篇云

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召試學士院直史館真宗景德元年恭知政事定澶淵之議為王欽若所嫉三年出知鄭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知陝詠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為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

楚寶

卷三十六

四

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寇準莫論其意趨取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天禧三年再入相丁謂又嫉之出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準既至晨具朝服如嘗時對賓客言笑自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罷相三黜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人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及帝崩再貶雷州司戶叅軍中使賈勅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為準方與罷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于庭

升階復宴至暮乃罷準行因閱圖經見州東南至澧
岸十里歎曰吾平時有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
重入生得喪豈偶然耶未幾卒歸葬西京道出荊州
公安縣人皆設祭于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除月
枯竹盡生筍農因爲立廟號竹林寇公祠
東都事畧曰寇準爲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準折
韋應物一言爲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
識者知其必大用也
言行錄曰寇忠愍公準知巴東縣手植雙栢于縣

楚寶 卷三十六 五

庭民以此甘棠謂之棠公栢 聖楷按澠水燕談
云後巴東大火栢與公祠俱焚明年蒲陽鄭賴來
爲合惜公手植乃種凌霄花于栢栢之下使附餘
而上以慰邦人之思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
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
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
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洪泐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
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
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
焉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
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

楚寶 卷三十六 六

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爲歌
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蓋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
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納獨以爲當
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納上
其書坐貶夷陵令後累仕至太子少師致仕卒
宋張芸叟曰初游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
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
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
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于潤

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歷學
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
陳年公案反復觀之見其枉屈乖錯不可勝數以
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
且以夷陵荒遠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
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

聖措曰東軒野錄載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
解以落官韻不收天聖以後文章多尚四六是時
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文忠論之條列左氏之誣

楚寶

卷三十六

七

甚悉內有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外蛇蘭而內蛇傷
新見大而故鬼小雖被黜落而奇傑之句大傳于
時今集中無此論頃見連庠誦之耳按公行狀亦
不載試隨州事僅見野錄可補未備

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累官至翰林學士移知
揚州真宗即位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祖實
錄直書其事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恊意禹偁議論
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
屈于身而不屈于道今雖百謫而何虧三年濶州盜
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疏
略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

楚寶

卷三十六

八

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
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
領州大罷給二十人小罷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
吏實同旅人名為罷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
罷縣為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
州值發兵挽漕闕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至開閉
城池頽地鐵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為重鎮乃與滁州
無異嘗出鐵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教弩張弓十損
四五蓋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黃州

城雉羸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為災盜賊竊發雖
思禦備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
僭偽觀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
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
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商屯一也兵仗不完
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漢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
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畝寡城池大小金置守
提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集城壁繕
完甲冑則羸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疏

楚寶 卷三十六 九

奏上嘉納之四年州境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羣
鷄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
戒且自劾上遣內侍乘驛勞問醮禳之詢日官云守
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
謝有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
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耄耄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曰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
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陋雖間巷
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玉元之韓魏

公嘗屏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
沒于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
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
為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
有而黃人獨私以為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
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
也元之為罷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
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
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

楚寶 卷三十六 十

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貴公素黃
人也而容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
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雪堂
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募公之詩而刻
之石以為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
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國祿
副使蘇軾記 聖楷按韓魏公在黃事各所考故
附見之如二程二宋皆同此例

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初直史館，新法行，軾極論其不可。王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徐州，又徙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于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媒孽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蘇軾

卷三十六

十一

聖楷曰：東坡人品文章，人所共知，茲不復錄。惟據年譜，畧刪潤其居黃事實，使觀者有所考見焉。年譜云：先生以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先是，子由聞先生下獄，上書乞以見任官職贖先生罪。責筠州三年。庚申正月，先生赴黃道出陳州，子由自南都來陳，相見三日，而別至岐亭，訪故人陳慥，季嘗為郡五日賦詩一首而去。乃以二月一日至黃州，寓居定惠院。有初到黃州詩。是年五月，子由復來齊安，先生曉至。

巴河以詩迎之，乃與子由同遊武昌西山，寒溪寺定惠顯師為先生竹下開嘯軒，作詩記其事。又按東坡圖云：先生寓居定惠未久，以是春遷居臨臯亭。乃舊日之回車院也。有遷居臨臯亭詩。又就臨臯亭立南堂，作詩五絕，其一云：掃地焚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又答秦太虛書：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

蘇軾

卷三十六

三

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買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鷄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醲，柑橘柳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麋鹿如土，魚蟹不論。

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錢州曾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又上文潞公書云到黃州無所用心單思易論語若有所得以此知先生到黃定居之後即作易傳九卷論語五卷皆始于是歲矣

四年辛酉先生年四十六在黃州寓居臨臯亭正月往岐亭訪陳季嘗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是歲先生始有東坡東坡八首叙云

楚寶

卷三十六

十三

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馮正卿哀予之食爲于菘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爲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懇闕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慰其勤庶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

五年壬戌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臯亭就東坡築雲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黃州門南至雲堂四百三十步雲堂間云蘇子得廢圃于東坡之勝號其正曰雲堂以大壘中爲之因

續雲于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于此先生自書東坡雲堂四字以榜之雲堂之前則有細柳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則有大冶長老桃花茶葉元修菜何氏穀橋種杭稌蒔棗栗有松期爲可斷種麥以爲奇事作陂塘植黃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而爲雲堂之勝景云耳是年三月先生買田至蘄水有春夜行蘄水過酒家飲酒乘月至一橋上曲肱少休作西江月詞又同龐安嘗游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

楚寶

卷三十六

十四

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作詞曰山下蘭芽短澗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鸝是日劇飲歸七月游赤壁十月再游作後赤壁賦云十月既望蘇子步自雲堂將歸于臨臯由此觀之自臨臯遷雲堂尚在壬戌十月之後而先生以甲子六月過汝則居雲堂止得年餘六年癸亥先生年四十八在黃州記承天寺夜游云十月十二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

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七年甲子先生年四十九在黃州二月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雲堂至乾明寺有師中菴題名又有記定惠寺海棠說四月乃有量移汝州之命按先生長短句滿庭芳序云四月一日余將自黃移汝留別雲堂鄰里二三君子李仲覽來書以遺之又按東坡圖云隄人潘邠老及弟大觀俱以詩知名

蘇轍

卷三十六

十五

多從先生游先生去以雲堂付之邠老因以居焉四月六日又作安國寺記有別黃州詩有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詩黃州送先生者皆至于慈湖陳季嘗獨至九江

黃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治平中兩首鄉薦登進士第元祐元年除修神宗實錄院檢討官第賢校理逾年除秘書省著作佐郎紹聖初議者言神宗實錄多誣失實召至陳留問狀三問皆以實對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徽宗即位召為吏部員外郎辭疾不拜上章乞罷得知太平州到官九日而罷寓居江夏初自涪歸道出江陵作承天院塔記其畧云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產實生民穀帛之靈

蘇轍

卷三十六

十六

雖余亦謂之然然自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文成府帥馬城飯諸部使者于塔下環觀先生書碑尾但書作記者黃某立石者馬某而已時聞人陳舉自臺出涪先生未嘗與交也舉與李植林虞相顧前請曰某等願托名不朽先生不答舉繇此憾之知先生與趙挺之有怨挺之執政遂以墨本上之誣以幸災謗國其文初無幸謗之意遂除名羈管空

州携家南貶泊于零陵獨赴貶所其氏館之太
守聖執政風抵之罪有浮屠其氏館之又抵之罪有
逆旅其氏館之又抵之罪遂館于戊樓曰小南門者
蓋園而欲饑寒之也居三年上兩旁風人不堪其憂
先生終日讀書賦詩舉酒浩歌自言家本農桑使不
從進士則田中盧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者乎聞者
敬歎崇寧四年九月三十日忽以疾不起子第無一
人在側初謫安州與零陵蔣濬相友善士大夫畏禍
不敢往還獨濬日陪杖履疾革濬往見之大喜握手

楚寶

卷三十六

十七

日身後事委君矣及卒濬為棺送歸葬雙井祖榮之
西紹興間贈龍圖閣學士加大師謚文節

聖楷曰山谷初謫黔再謫安路皆出于江湘今據
年譜合豫章集畧附見之按年譜紹聖二年乙亥
三月先生赴貶所四月二十三日黔州是時伯
兄元明同行先生書萍鄉縣廳壁云初元明自陳
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沔略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
盤涉四十八渡送子安置于摩圍山下淹留數
月不忍別

元符三年庚辰先生在黔戎凡六載是年五月復
宣義郎鹽鄂州鹽稅會江漲不能下峽至十二月
始發戎州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四月至荆南除吏部員外郎
先生再具辭免乞太平州差遣遂畱家荆州待命
以至歲暮
崇寧元年壬午正月二十三日先生發荆州二十
六日至巴陵有手書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二詩
跋云至巴陵數日陰雨不可出二月朔旦獨上岳

楚寶

卷三十六

十八

陽樓太守楊罷之監罷黃彥并來率同游君山行
二十里螺蚌中乃至見住持僧年八十跋曳而出
登其絕頂環望積水數百里實壯觀也有野馬二
十餘羣游平澤中猿猴輩出上下松梢間景氣甚
野二月初六日至通城李彤云先生自巴陵取道
通城入黃龍山為清禪師徧閱南昌集即此時六
月初九日領太平州事九日而罷有武昌松風閣
君子泉寓黃州觀音院鍾樓諸詩皆經途所作也
崇寧二年癸未先生畱鄂州記夢中詩云正月已

五夢東坡先生于寒溪西山之間予誦寄元明觴
字韻詩數篇東坡笑曰公詩更進于曩時因和予
一篇語意清奇予聲節賞歎東坡亦自喜于九曲
嶺道中連誦數過得之十一月末空州謫命下十
二月十九日夜中發鄂渚曉泊漢陽親舊携酒追
送二十一日過洞庭青草湖過土山寨有晚泊長
沙示秦處度范元實諸子詩
崇寧三年甲申先生自潭州趨貶所正月晦日過
衡山三月已卯泊浯溪十四日到永州四月發全

楚寶

卷三十六

十九

州是夏至空州元明得別詩云枕椰笋白映玉箸
柳子酒清空具觴市井衣裘半夷夏陰晴朝暮變
炎涼莫推月色共千里不寄江南書一行無賴笳
聲上雲漢曉來偏繞九回腸

陳慥

陳慥字季嘗蜀人避地黃岡號龍丘子博學能詩與
軾相倡和軾為作方山子傳
方山子傳曰方山子先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
郭解為人間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
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于先黃間曰岐亭
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
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
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

楚寶

卷三十六

廿

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嘗也何為
而在此方山子亦瞿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
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
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
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
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
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
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
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于眉間而豈山中之人

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于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疋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若溪漁隱曰東坡云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為異人後十年築室黃岡之北靜菴居士作臨江仙贈之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

楚寶

卷三十六

廿二

為家誰知巴峽路卻見落城花回旋落英飛玉蕊人開春日初斜十年不見紫雲車龍丘新洞府鉛鼎養丹砂龍丘子即陳季常也秦太虛寄之以詩亦云侍童雙擢玉鬢髮光可照駿馬錦障泥相隨窮海嶠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鸚鵡放阿焚幅巾對沉燎故東坡作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侍女以遠遊及暮年甘于枯寂蓋有所制而然亦可憫笑也哉

范純仁

范純仁字堯天仕至尙書右僕射哲宗既召章惇為相純仁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穎昌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永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而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勅以勿為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

楚寶

卷三十六

廿三

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微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嘗診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為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

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不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既至永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即日

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又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

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何如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因乞魁許養疾尋卒

聖楷曰范純仁自謂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今觀其論永三年一段苦衷至今猶令泣下昔人亦云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更改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人故何可不忠恕也

鄒浩

鄒浩字志完嘗州晉陵人第進士哲宗親擢為右正言時章惇獨相用事威震赫浩所言每觸惇怒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遵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違嫌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

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為國家不幸至于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夫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為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后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

故也。又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迺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

楚寶 卷三十六 廿五

日章悖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安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浩所與游，田畫、王回、曾誼，皆良士也。田畫字承君，陽翟人，以任為校書郎，調磁州錄事

參軍，知西河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慷慨，有前輩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為諫官，畫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浩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于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畫然之，既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畫迎諸塗，沽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

楚寶 卷三十六 廿六

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建中靖國初，人為大宗正丞，曾布數羅致之，不為。屈欲與提舉嘗平官，亦辭。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扶靈問，病者藥之，遇疾卒。淮陽人祀以為土神云。王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河俗用人祭鬼，回補治甚嚴，其風遂革。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臨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

遷人莫敢顧回。飲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毋遷者。以聞。逮請詔獄。寔為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徽宗立。召還。舊官。權監御史。數日卒。

建寶 卷三十六 七

道鄉臺考

聖楷曰。鄉志完別。號道鄉。南遷時。投宿岳麓寺。故今岳麓有道鄉臺。按宋史。溫益傳云。紹聖中。知潭州。鄭浩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而去。據此。是浩解岳麓而溫亦不容必驅迫之使去。非適驅迫而後渡宿岳麓也。今長沙志岳麓志俱誤。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徙居湖南之潭州。紹聖四年。登進士。哲宗親讀其策。稱善。親擢為第三。初授大學博士。提舉湖南學士。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為學者。雲陵簿稱二人乃范純仁客。而流入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鞠。卒無驗。安國竟除名。讀書于衡山紫蓋峰下。著春秋傳後。屢召俱以疾辭。高宗時。除給事中。兼侍讀。會朱勝非相。安國遂歸。後再起。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謚曰文定。安國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未震被召。問出處之安。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至于行已。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于心。浮世利名。如蟻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安國所與遊者。游酢。謝

建寶 卷三十六 廿八

游酢。謝

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為府
教授良佐為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
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二子宏寧侄寅
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
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
師事之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泰檜當國貽
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寅作書止
叙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政恐其召
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

楚寶

卷三十六

七

于衡山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
樞要制治之著龜也
胡寧字和仲以蔭仕至祠部郎官安國之傳春秋
纂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
胡寅字明仲宣和中登進士第靖康初遷司門員
外郎金人陷京師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建炎三
年擢起居郎上疏言事不報蔡命知永州後累遷
禮部侍郎兼侍直學士時泰檜當國乞致仕遂歸
衡州所著有讀史管見論語詳說

聖楷曰胡文定公墓在湘潭縣隱山實衡嶽之與
區也李宗伯撰湘潭志考之甚詳今承天當陽縣
亦有文定之墓此不知何所據乃得立祠表道歲
時享奠而湘潭之封樹竟付之冷燼零露未嘗有
過而問焉緬想遺風可勝永歎真文忠守潭州日
有祭文定致堂邪堂五峰四公墓文定其墓皆在
羈境而餘不見于紀載今姑錄其文以俟考故武
夷先生文定胡公之墓云自熙寧以還新學孔熾
春秋一王之法闢而弗章公聞道伊洛慨然以尊

楚寶

卷三十六

三

君計賊自任著為訓傳大義炳然使涖泗之道復
明而荆舒之禍以熄其有功世教可謂盛矣其自
少讀公書考觀行事高山景行仰慕何窮九原不
作竊用典歎茲叨上命來鎮三湘惟公生于武夷
而老于衡嶽既鄉閭之先哲又道德之宗師有墳
其丘寔在寓里屬拘印籤謁拜無從爰遣祠官敬
陳非薦乃禁止其樵牧且訪問其後人興起士風
庶其在是英靈未泯尚鑒其心祭致堂諸公文亦
有顧瞻丘塋適在羈境之語文多不錄

張浚

張浚字德遠綿州人建炎四年受命江上視師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都督諸路軍馬時巨寇揚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為東南都會洞庭據上流恐滋蔓為害請因盛夏率師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俾詔諭諸砦因躡呼而往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紹興七年丁巳為秦檜所憾罷都督府以秘書少監安置永州十五年乙丑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許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

楚寶

卷三十六

世一

能堪許氏見其形瘠問之浚具言所以許氏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極論當今事勢如養大疽于頭自心腹之閒不決不止時秦檜謂已太平諱言兵事見之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連貶連州二十年庚午復徙于永州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罷丞汪召錫共伺察之二十五年乙亥檜死召復其官時浚有母喪將歸葬會星變詔求直言浚念天下事為和議所移趨備蕩弛自以太臣義同休戚

不敢以居喪為嫌乃上言金人數年間勢必南侵而吾方溺于宴安莫為之脩沈該萬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萬俟卨湯思退大怒復安置永州三十一年辛巳陳浚卿上疏極言浚忠盡帝悟乃復召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雲而行時金兵充斥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煙焰漲天慎舟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惟知前求乘輿所在而已乃乘小舟徑進十二月帝如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

楚寶

卷三十六

世二

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孝宗隆興二年又罷都督府判福州浚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棊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雲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卒贈太師追封魏公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折益精登西山絕嶺忍饑啖菘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熹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嘗少卿尤表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

楚寶

卷三十六

世三

山將為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身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與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哀謂空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可逃乎杖

履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而至

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咲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空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賜諡文節學者稱之曰西山先生子淵沉皆

楚寶

卷三十六

世四

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嘗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寶慶元年，以集賢殿修撰知嘗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嘗送劾了翁欺世盜名，勿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

楚寶

卷三十六

世

了翁自記畧曰：了翁嘉禧間嘗仕王朝，會國有大

事議不合，輔罷去。築室于先廬之北，曰鶴山書院。張書求友朝肄，慕習將以質其，亦未信聘。命三至，辭不敢進。其後刺罷守藩，粗更民事，先帝察之，可用。即正歲大朝，馳驛而召之。居數年，又以罪免。徙湖北之靖，幽囚頓繫，不通於中。州益得以靜慮，疑神夙念，曩愆寓館之東，曰純福。坡五老峯在其在，飛山屬其右，而侍耶山，疑立其前。岡巒錯峙，風氣融結，乃屏別菑翳，為室而居之。安土樂天，忘已之遠也。遂即故鄉之名榜，以鶴山書院云。

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戈陽人也。為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怠。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擿似道政事為問，自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黨於似道，坐居卿不法，起兵時，曾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與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

楚寶

卷三十六

世

信州宋公遂居閩中，至正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尚書將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佖、程嬰、杵臼、所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敵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贖，終則二

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至正二十六年四月。餓死於燕京。

聖楷曰。考楚志。興國州東有謝靈山祠。國朝嘉靖中。知州吳希賢始建。春秋祀之。豈前此未有專祀耶。按靈山。謫居興國三年。不為不久。今搜覽其遺跡。抑又何寥寥也。嗚呼。精忠勁節。文山揭于前。靈山繼于後。其所行如出一轍。死之遲速。復何問哉。天蓋生此二人。以扶中國之士氣。而不知者。

楚寶

卷三十六

卅七

以為趙宋之孤臣也。噫。難言哉。

楚寶山水論次

山水不生於天地而生於文士之筆。山水之性情。位置不生於文士之筆而生於文士之心。今夫奇巒異瀑。或遠在鱗介。或近在戶牖。衆人弗知好也。即好之弗能名也。若使文士遇之。鴻辭鏘彩。雋氣搖嵐。而山水乃另開一生面也。天地之積洩。何與焉。又若岑巒一仞。競秀巫廬。波無一勺。瀾翻海碣。悲喜化為霽陰。升降化為煙樹。此皆文士之心之所結。彼山水又何知。楚固山川形勝地也。衡嶽命鎮。沿湘千里。洞庭江

楚寶

山水論次

乙

漢汪洋無涘。九疑荒奠。武常玄峙。其他大山巨壑。孕育雨雲。以千百計。巖泉溪洞。星羅電詭。仙子迷而不出。古帝望而知止。向使靈均不放。江潭李白不流。夜郎元結不守。營道宗元不謫。泉陵而青青。而澗澗。其終渾沌乎。非此之謂也。嘗坐祝融之雲矣。寶露壇青岫。嶺宇赤非不足快也。乃一誦大白詩曰。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輒骨蛻而凌虛。嘗汎君山之月矣。秦皇煇冷湘靈瑟。怨非不足感也。乃一誦九歌之三章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輒魂銷

而欲悟由此觀之大湖以南一水一石得遇次山子厚諸人正復不易且岸谷之氣候屢遷爾我之典會各別與其執山中已往之迹恨翠色之無多不若迎紙上相續之心悅嵐光之乍吐予故取諸遊記之佳者存之或記有不備則間補以詩又以衡嶽領湖南湖北諸山水以玄嶽領荆南荆西武漢諸山水使夫舟之興之者歷州若縣如身入鏡中雲路與飛鳥爭明一杖偕孤峯以往斯亦具勝情者之最快矣其散見于遺勝諸攷者茲不再出述山水第二十二凡三

楚寶

山水論次

卷

山水一

南嶽衡山	石鼓山	九嶷山
陽華巖	寒亭	右溪
震樽	七泉	五如石
石魚湖	洛溪	塔臺
唐亭	東巖	朝陽巖
黃溪	愚溪	西山
鉅鋤潭	鉅鋤潭西小丘	

小丘西小石潭

石渠

石澗

袁家湯

小石城山

山水二

澹山巖

宅仙洞

堯率巖

秀巖

嶽麓山

岳陽樓

桃源

玄石山

二酉山

湘江

耒水

澧水

洞庭湖

澧湖

沅水

資水

山水三

大嶽武當

習家池

黃鶴樓

南樓

退谷

杯湖

鸚鵡洲

大別山

郎官湖

秋興亭

東坡

三峽

仲宣樓

竹樓

漢江

三遊洞

青谿

玉女泉

杯樽

異泉

楚寶山水論次終

楚寶卷三十七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旂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桃源關士琦較訂

山水

南嶽衡山

宋張栻

試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嶽之勝。亦嘗寄跡其間。獨未登絕頂為歎也。軋道丁亥。新安朱熹元晦來訪。子於湘水之上。迺始偕為此游。而三山林用中擇之。

楚寶

卷三十七

乙

亦與焉。越十有一月庚午。自潭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嶽頂。忽大雲紛集。須臾深尺許。子三人者。偃道傍。草舍人酌一巨盃。上馬行三十里。餘投宿草衣巖。一時山川林壑之觀。已覺勝絕。乙亥。抵後嶽。丙子。小憩。甚雨。暮未已。從者皆有倦色。子獨與元晦。夾策。明當冒風雲。亟登而夜半。雨止。明星爛然。比曉日升。腸谷矣。三人聯騎渡。興樂江宿。霧盡捲。諸峯玉立。心目頓快。遂飯。黃心易竹。輿由馬跡橋。登山始皆荒嶺。彌望已乃入大林壑。溪流觸石。曲折有聲。琅琅目暮。抵

方廣氣象深窈。八峯環立。所謂蓮花峯也。登閣四望。雲月皎皎。寺皆板屋。問老僧云。用瓦輒為冰。雲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也。戊寅。明發。穿小徑入高臺。寺萬竹森然。間為風。雲所折。清爽可愛。任山僧了信。有詩聲云。夜月明。牕牖間。有律。嘯清甚。出寺。即行古木寒藤中。陰崖積雪。厚數尺。望石廩如素錦。屏日下。炤林間。水階鏘然。有聲。雲陰聚起。飛霞交。慕項之乃止。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嚴。望南臺。歷馬祖。菴由寺。背以登路。亦不甚狹。遇險。輒有磴可步。踰數十里。過大

楚寶

卷三十七

二

明寺。有飛雲數點。自東來。望見上封寺。復縈紆數里。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門外寒松。皆拳曲。擁腫。膠枝。下垂。水雲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板障。否則雲氣噓吸。其間時不辨人物。有穹林閣。侍郎胡公題。勝二丈。始息肩。望祝融。絕頂。窳裳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十人。時煙靄未盡。澄微然。羣峯錯立。遠近異態。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海。環之真奇觀也。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洞庭。在焉。晚居閣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炤雲

屋寒光射人泉聲隔牕冷然通夕恍不知此身踞千
峯之上也。已卯游仙人橋路並石側足以入前崖。挺
出下臨萬仞之壑。稟不敢久駐。再上絕頂。風勁甚。
望見遠岫次第呈露。比昨觀殊快。寒威薄入。呼酒舉
數酌。猶不勝擁毳坐。乃可支須臾。雲氣出巖。復騰湧
如饋饒。過南嶺為風所飄。空濛杳靄。頃刻不復見。是
夜風大作。庚辰未曉。雲擊牕有聲。驚覺將下山。寺僧
亦謂石磴冰結。即不可步。遂亟由前嶺以下。路已滑
甚。有跌者。下視白雲滄渤。瀾漫吞吐。林谷真有疊胸

楚寶

卷三十七

三

之勢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行三
十里許。抵嶽市。宿勝業寺。勁節堂。蓋自甲戌至庚辰
凡七日。經行上下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叙。間已
發于吟咏。更迭唱酬。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
以見耳目所歷。與寄所託。異日或有考焉。

晉桓玄遊衡山詩序曰。歲次降婁。夾鍾之初。理機
將遊于衡嶺。涉湘千里。林阜相屬。清川窟澄。映之
流涯。淡無纖埃之穢。修途逾邁。未見其極。窮日所
經。莫非奇趣。姑洗之句。始暨于衡嶽。於是假足輕

輿宵言載馳。軒塗三百山。徑微通。或垂柯跨谷。挾
嶽交蔭。或曲溪如塞。已絕復開。或乘長嶺。逸眺遙
曠。或憇輿素石。映濯水潛。所以欣然奔悅。求路忘
疲者。觸事而至也。仰瞻翠標。邈爾天際。身凌太清。
獨交霞景。周覽既畢。頓策崑崙。阿管絃並奏。清徵再
響。思古永逝。神氣未言。

楚寶

卷三十七

四

之後。其餘若水經注。湘中記。置語雖不多。皆非後
人所及。

石鼓山 宋范成大

十四日泊衡州謁石鼓書院實州學也始諸耨未命
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嶽麓石鼓石鼓山名
也州北行岡壠將盡忽山石一峯起如大石磯浸江
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湘自零陵來繞其右而
皆會於合江亭之前併為一水以東去石鼓雄踞要
會大畧如春秋霸至令諸侯勤王蒸湘如兄弟國奔
命來會稟命載書乃同軌以朝宗蓋其形勝如此合
江亭見韓文公詩今名綠淨閣亦取文公詩中綠淨

楚寶

卷三十七

五

不可唾之句退之貶湖陽時蓋自此橫絕取路以入
廣東故衡陽之南皆無詩焉西廓外石磯綠山謂之
西溪有窟窠及唐李吉甫齊映諸人題刻書院之前
有諸葛武侯新廟家兄至先為常平使者時所建十
五日拾舟遵陸登回雁峯觀南一小山也世傳陽鳥
不過衡山至此而回然聞桂林尚有鴈聲又謂此峯
預南嶽七十二峯之數然相去已遠矣

九疑山 唐元結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
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望九峯疑禹而悲從臣
有九悲之歌因謂之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
也彼如嵩華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
然如布碁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鱉林無
鳥獸時聞聲如蟬龜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
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椽栝並之青莎白沙洞穴丹
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迴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

楚寶

卷三十七

六

水出於山中四水南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為洞
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
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則幾焉或曰若然者茲山
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嶽
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
際西行幾萬里未盡逸陲當今以九疑為南嶽以崑
崙為西嶽衡華之叢聽逸者占為山居封君表作苑
囿耳但苦當世議者拘限常情率引古制不能有所
政矧也如何故圖書九峯畧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

異之如山中往跡峯洞之名稱爲人所傳說者並
隨方題記庶幾觀者易知時永泰丙午年也
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
山焉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
水經注曰九疑山盤蒼梧之野峯秀數絕之間
羅巖九舉各導一谿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
焉故曰九疑山大舜窆其陽商均葬其陰山南有
舜廟自廟仰山極高直上可百餘里古老相傳言
未有登其峯者

楚寶

卷三十七

聖楷按九疑山在永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九峯各
負一水一曰朱明瀟水二曰石城泡水三曰
石樓巢水四曰娥皇沍水五曰舜源亦曰華
蓋最高瀑水源六曰女英砵水七曰簫韶濟水
源八曰桂林湫水源九曰杞林洞水源大抵山峯
半以舜葬得名史記云舜崩蒼梧之野葬於江南
九疑是謂零陵即零陵亦以舜得名也元次山謂
四州各近一隅即今桂林梧州永州道州也桂林
唐名桂州

陽華巖 元結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有
巖巖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十年
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名稱之
縣大夫留令問藝兼築籬俾依石經刻之巖下銘曰
九疑萬峯不如陽華陽華巖其下可家洞開爲巖
巖當陽端巖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岑顛如關
漣騰松竹輝映水石尤空逸民亦空退士吾欲投節
窮老于此懼人譏我以官矯時名跡彰顯醜如此爲

楚寶

卷三十七

於戲陽華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脚躡徘徊

寒亭 元結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南水石相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入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於石上及亭成也所以堦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檻雲端上齊絕巔若旦暮景氣煙靄異色蒼蒼石壙含映水木欲各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于亭上為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將寒炎蒸之地而清涼可身不合命之曰寒亭歟乃為寒亭作記刻之亭黃

楚寶

卷三十七

九

聖楷按次山在春陵有菊圃在武昌有然亭有廣宴亭皆為作記皆有超然澹遠之致如陶淵明詩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此繇胸中無俗累耳細讀柳子厚諸記便知

右溪 元結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水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休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空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為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焉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宸樽

楚寶

卷三十七

十

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顛有宸石可以為樽乃為宸樽上刻銘為志銘曰片石何狀如獸之踈其背頗窳可以為樽空而臨之長岑深壑廣亭之內如見山岳滿而臨之曲浦回淵長深之下江湖在焉彼成全器誰為之力天地間鑿日月技拭寒暑琢磨風雨潤色此器大樸尤安直純勒銘亭下以告後人

七泉

道州東郭有泉七穴或吐于淵竇或鑿于嵌臼皆澄

流清漪旋於相奏又有藁石欲缺為之鳥與殊怪相
異不可名狀此邦豈世無好事者耶而令自古荒之
乃修其水木為休暇之處每至泉上便思老焉於戲
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終不惑也故命五
泉曰漣漣漣汙流欲來者飲漱其流而有所感發者
矣譬一泉命曰漫泉蓋欲自旌漫浪不厭歡醉者也
一泉出山東故命之曰東泉引來垂流更復殊異各
刻銘以記之於戲漣泉清不可濁惠及于物何時竭
酒將引官吏盥而飲之清惠不已泉乎吾規

楚寶

卷三十七

七

古之君子方以全道吾命汙泉方以終老欲令國者
飲吾汙泉知國非君子能學方惡國
曲而為玉直蒙戮辱靈戮不王直而不曲我頌斯曲
以命流泉將戒來世無忘直焉
不為人臣老死山谷臣于人者不就污辱我命漣泉
勸人事君來漱泉流願為忠臣
云云漣泉流清源深堪勸人子奉親之心時世相薄
而日忘聖教欲將斯泉俾助純孝
誰愛漫泉自成小湖能浮酒舫不沒石魚漫也叟稱

名泉何意旌叟於此漫飲漫醉
泉在山東以東為名愛其懸流溶溶在庭作銘者何
吾意未盡將告來世無忘映引

五如石

漣泉之陽得怪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如是
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湧泉泉詭異于七
泉故命為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為洞井井與泉
通一目命為洞樽樽可貯酒石尾有穴且如礮者又
如龍者泉可亭澄匝石而流入于礮中出而為龍於

楚寶

卷三十七

七

戲彼能異如此安可不稱顯之銘曰五如之石何以
為名請悉狀之誰為我聽左如旋龍低首回顧右如
驚鴻張翅未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後如怒龜出洞
登山若坐于顛石則如乘彼靈槎在漢之間洞井如
鑿淵然泉湧澄瀾涵石波起如動不旌尤異焉用為
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石魚湖

漣泉南上有獨石在水中狀如遊魚魚凹處修之可
以賭酒水涯四匝多欹石相連石上堪人坐水能浮
小舫載酒又能繞石魚潭流乃命湖曰石魚湖鑄銘
于石上顯示來者又作詩以歌之又湖上醉歌序云
漫叟以公田米釀酒因休暇則載酒于湖上時取一
醉歡醉中據湖岸引臂向魚取酒使舫載之徧飲坐
者意疑倚巴丘酌于君山之上諸子環洞庭而坐酒
舫泛泛然觸波濤而往來者乃作歌以長之石魚湖

楚寶

卷三十七

三

似洞庭夏水欲滿君山青山為樽酒為招酒徒歷歷
坐洲島長風連日作大派不能廢人運酒舫我持長
瓢坐巴丘酌飲四坐以散愁

聖楷按元結又有夜宴石魚湖詩云醉人疑舫影
呼指逝相驚何故有雙魚隨否酒舫行醉昏能誕
語勸醉能忘情坐無拘忌人勿恨醉與醒皆妙理
快事曲盡飲中之趣

涪溪 元結

涪溪在湘水之南北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
世無名稱者余自愛之故命曰涪溪銘曰湘水一曲
淵洞旁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巖雙石
臨淵斷巖隔溪絕壁山既殊惟石又尤異吾欲求退
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藝歿已久命曰涪溪旌吾獨有
人誰遊之銘在溪口

塔臺

涪溪東北二十餘丈得惟石焉周行三百餘步從未

楚寶

卷三十七

十四

申至丑寅巖壁陡絕前有磴道高入九十尺下當洞
潭其勢礪礪半出水底蒼然泛泛若在波上石巖勝
異之處悉為亭堂小峯嵌竇其間松竹掩映軒戶果
皆幽奇於戲古人蓄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
高臺以瞻眺則必山巔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
取茲石將為塔臺蓋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湘淵清
深塔臺附峻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厭朝士羈牽局
促借君此臺以縱心目陽巖礪琢如璫如珉作銘刻
之彰示後人

啓亭

洛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回四十餘步而在江口東望塔臺北臨大淵南枕洛溪啓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疎竹旁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自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木聲松吹霜朝厭者零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啓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啓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旁石上篆刻此銘

楚寶

卷三十七

十五

東巖

啓臺西南支危高迴在啓亭爲東巖下可行坐人充人其爲形勝與石門石屏亦猶宮羽之相資也銘曰塔臺蒼蒼西巖雲端亭午巖下清陰更寒可容枕席何事不安

黃庭堅洛溪題壁曰余與陶介石逸洛溪尋元次山遺跡如中興頌塔臺銘石堂銘皆衆所共知也與介石徘徊其下實深千載尚友之心最後于啓亭東巖披翦榛穢得次山銘刻數百字皆江華令

瞿令問玉筋篆筆畫深穩優于塔臺銘也故書與長老新公俾刻之巖壁以遺後人

又書磨崖碑後云春風吹船著洛溪扶藜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沙石刻鬢成絲明皇不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繇祿兒九廟不守乘與西萬官已作鳥擇栖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踟躕還京師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願指揮南內妻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

楚寶

卷三十七

十六

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瑤詞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東雨爲洗前朝悲聖楷按磨崖碑在洛溪石壁乃顏真卿書元結大唐中興頌也故附見之

朝陽巖

元結

永泰丙午中自春陵詣都使計至零陵愛其郭中有
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於岸巖洞此邦之形
勝也自古荒之亦無名稱以其東嚮遂以命之焉前
攝刺史獨孤恂為吾翦關榛莽後攝刺史實必為吾
創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為勝絕之名已而刻銘
巖下將示來世銘曰於戲朝陽恂異難狀蒼蒼半山
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巖下洞古洞中泉垂
彼高巖絕崖深洞縱身縱僻在幽遠猶空往焉况觀

楚寶

卷三十七

七

城甘邑巖洞相對無人修賞竟使蕪穢刻銘巖下問
我何為欲零陵水石世有人知

唐茂功題名云朝陽巖近在郊邑無車馬之喧而
有泉石之勝建炎疆圉協洽六月有五日唐茂功
宋景晉同為避暑之遊是日也雨餘風快烟盡霞
鮮爽氣盈衿歛潏遁去閉揮五絃時寄一杯神清
骨寒若與浮丘赤松接于瀛州方丈欣勝踐之同
適喚塵纒之自縛飛觴舉白頽然就醉暮色四合
乘槎而歸

黃溪

唐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
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
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
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
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墻立
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
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
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

楚寶

卷三十七

六

黛蓄膏淳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尾方來會石
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
領斷齧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身赤首身翼大
如鶴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
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
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
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
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王黃
與王聲相適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

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苑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
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
既歸為記以啟後之好遊者

零陵朱亥曰柳子遊山以黃溪為盡天下之勝夫
溪勝信然矣而辭獨缺于山山水水之本也苟山弗
勝能勝于溪乎余嘗坐高山招提望城東黃岡諸
峯如開卷盡縹緲天際東曦未白白雲如衣乍疏
乍密雲去日出秀色粲爛畧如芙蓉盡開或及初
霽望之其勢演迤東奔復如江濤赴海之壯蓋其

楚寶

卷三十七

十九

勝弗能窮也而畧會于溪右所謂三潭奇麗之狀
空岡有之而溪神之靈將有以乎夫溪以黃名亦
岡之為黃岡也溪岡皆曰黃水石多黃也溪能神
者勝使之然也祭法云能興雲雨見恠物皆曰神
又曰在其地則祭之若溪之靈早而禱雨者無弗
得焉其為神也固以此柳子曰神莽之後也吁王
黃異文矣恐未然

愚溪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
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
之染溪予以愚觸臯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
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
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
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
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
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

楚寶

卷三十七

二十

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
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
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于愚何哉蓋
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
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居不能興雲雨以利物而適
類于予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竊武子邦無道則愚
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辱而為愚者也
昔不得為真愚今予適有道而違于理悖于事故凡
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專

而名焉。溪雖莫利于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微。辨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予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記于溪石上。

宋王楙記曰。王建道遙溪亭詩曰。道遙公在此。徘徊帝改谿。名起石臺車。馬到春嘗借。問子孫。因選暫。魁來稀。疎野樹。人移拆。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

楚寶

卷三十七

世

青山何所直。賣供官稅不如灰。劉禹錫傷愚溪詩。序曰。柳子厚歿三年。有僧來告曰。愚溪無復曩時矣。悲不自勝。遂為七言。以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寞出樵車。子觀二詩。深有感焉。道遙公隆盛之日。大官載酒奉。嘗抱樂鑿與翟律。增資泉石。見誇于諸公者。不一章。公去此纔數世耳。向者道遙之地。至于賣供官稅。不如灰。當子厚無恙之日。所遊愚溪。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陽寂寞。出

楚寶 卷三十七

樵車。是何隋廢一。至于此。觀此二事。重使人惻然。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持。雖欲委曲為計。有不可得。李衛公平泉山居戒子孫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諱戒非不切。至然平泉怪石名品。幾為洛陽大族有力者。取去。已嗚呼。茲豈告戒所及哉。聖楷按。溪當州城西。黃葉渡上。十步許。附入瀟水。迤沓上。幾千餘步。為鈿銀潭。愚丘等七勝。附麗潭旁。

楚寶

卷三十七

世

鈞鋸潭

鈞鋸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蓄其湮故旁廣而中... 也且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羨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貨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淚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予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執使予樂居

楚寶

卷三十七

三

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鈞鋸潭西小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鋸潭西二十五步嘗湍而浚者為漁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類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熊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六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者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罷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

楚寶

卷三十七

四

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敖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禮鎬則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適手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適也

石渠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臨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席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達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

楚寶

卷三十七

七

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獨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

石渠之事既窮上繇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為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進席若限閭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嚮若操琴揚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繇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繇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

楚寶

卷三十七

七

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柳子厚南澗中題曰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遠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空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聖楷按柳集注云澗與澗同即記中所謂石澗也此詩久為東坡辰翁諸公所賞故并存之

西山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
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
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
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
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
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
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
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

楚寶

卷三十七

壘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堙若穴
尺寸千里攢感累積莫得遊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
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與培塿為類悠悠
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
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
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
化冥合然後知吾鄉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
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聖措按山在城西旁出冉溪之上特為一勝

小石城山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
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上斷而川
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
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
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望甚遠無土壤而生
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
其不為之于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

楚寶

卷三十七

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宐如是則其累無乎
或曰以慰夫賢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
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
信之

楚寶卷三十八

明 梁谿高世泰彙游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華容孫 毅較訂

山水

澹山巖 宋初應辰

零陵多勝絕之境澹山巖為甲觀東南二門而入廣
袤可容千人竇穴嵌空物象奇恠有不可得而狀者
中貯御書歲度僧一人僧徒惟利居處之便而不顧

楚寶

卷三十八

乙

蔽映障遏之弊連甍接榭重基疊架流費延蔓殆將
充滿甚者糞穢積聚燠燠蒸道墜陰黑非乘炬不
能入太守丁公僑處事剛嚴始至大不懌悉撤羣僧
之舍俾居巖外惟書閣殿像得存餘一椽一木無敢
署者他日公率應辰大理寺丞楊傑河陽節度推官
楊巨卿同至遊覽層構一空宸狀在目開築塞為通
豁破昏暗為光明實人情之共快若石田藥臼之處
皆情景所及客有言物理顯晦固亦繫乎時耳竊思
次山子厚雅愛山水在永最為多年獨于茲巖無一

言及是必當年晦塞未為人知惟大中十四年張頤
有石室記畧載其事是歲懿宗改元咸通迨今二百
一十七年矣後之遊瀟湘者以不到澹山巖為恨
黃山谷題澹山巖詩曰去城二十五里近天與隔
盡俗子塵春蛙秋蠅不到耳夏涼冬煖總宜人巖
中清磬僧定起洞口綠樹仙家春惜哉次山世未
顯不得雄文鏡翠珉其二淡山淡姓人安在徵君
避秦亦不歸石門竹徑幾時有瓊臺瑤室至今疑
回中明潔坐十客亦可呼樂醉舞衣關州城南果

楚寶

卷三十八

二

何似永州淡巖天下稀

宅仙洞 宋董君說

零陵縣西二里為羣玉山巨竹蕭森古木樛曲怪石萬狀地勢清勝一觀之奇觀也予謫寓永嘗杜門不出適秋晚氣清約領衛鍾子正偕館賓陳叔安丘積夫同訪宅仙洞洞之下舊有羣玉山漫莫省其處山中道士云僻在山之陰崖苔蘚中猶有字刻可辨荒蔽為其人跡罕到予亟與同來二三客隨其所之極其所止而休焉徘徊四顧怪石林立峭拔透邃入眼成畫去東南十許步有隙如扉款通平山之顛而叢

楚寶

卷三十八

三

筮蔓棘藜錯相拒不可着足未免俯僂攀援而升山路四轉巖實果露爭奇獻巧應接不暇出而舉手相賀凡一山高下妙處了然在吾人胞次矣繼而約副將趙聲遠循前日之所經歷命斤誅穢隨勢取蹊後月餘又得翻經臺之故基盡取當時造化融結之功貫而為一自是無入而不得或謂此山距龍城甚邇豈暨前輩題品而湮沒經歲若無聞焉何也予曰天下事久則廢廢則興如環無端不可終詰者不獨此山也予今日幸而與之相遇苟棄之而不顧則此去

興廢又未可量竄立遊亭以昌厥後越旬日而成因賦詩于其上復此一段奇觀然人之好惡不同物之隱見有數更數十年之後又安能保其興廢何如哉煙霞痼疾不能自已度不滿識者一笑
聖楷按零陵志宅仙洞一名火星巖在羣玉山下宋盧臧永州三巖記所謂火星巖巖亂石怪聳于傍曲紫斜通後瞰山腹是也

楚寶

卷三十八

三

堯率巖 宋謝巖

曹成既陷安仁，柳桂雲擾，予從嚴君命，徙家于贊興。暇日，接士人黃世工，始知寓舍不遠，有堯率巖者，神工鬼迹，莫之與金。乃拉三弟為世外遊，但江天久陰，阻于寒冽，日望霽雲，以定行李，信宿間，款延慶寺，因割松膏，敷百鬻為炬，火用蓋間巖中，晝晦故也。是晚重霄開爽，氣侯可人，遂戒僕史暨鷄聲，欲窮林邑，將瑩各携九節，吸粥而行，自市尾呼小舟，絕漾輕波，已遠平地，凡十五里，至鐵坑，遙望巖穴，不隔尋丈，由山

楚寶 卷三十八 五

脚百步抵僧德明所居庵舍，雖小，具舍法界背巖林莽，而列溪澗幽禽，巧轉入聲，夏絕迤，登山磴道盤折，雲根島徑，陟降之間，勢若霄壤，初得一洞，容數十人為窠穴，甚細，過是幾半里，巖為恍然，天降地湧，驚異，茲至挺身入巖，已覺溫鬱，眾議禡去，層綿衣袂，然炬以進，地勢漸下，西行一食頃，回視金剛力士形，若錐刻，夾路祥雲作陣，不容履，鳥薄而視之，咸乳石也。又西得老君像一軀，巖東層累之上，有崒堵坡，直抵巖頂，望不可極，西道觀帳，幢高百丈，如猛風所吹，張

成巖，其中一疊，叩之清鳴，非鼓可比，傍則玉池，瑩徹甘冷，倍嘗路盡始出，間道尋之，數柱矗立，端正可愛，地廣石平，過于甃砌，云法蓮四開，無有福隘，回而北，趨嶙峋細碎，若荔枝者，若楊梅者，若菌蕈者，若餅餌者，若搭架衣服者，若飛簷冰雲者，凡此類物，象千品，心目俱疑，自北而東，樓臺參錯，人鬼髣髴，惟中之菩薩，雲際之如來，金壁爛熳，龍蛇蜿蜒，瓔珞盆盂，百千萬億，奇花異木，所至森然，凡五易其處，從東際復欲東遊，同遊告以峭險，須露頂裸袒，乃可深入，時筋

楚寶 卷三十八 六

力已乏，乃益明燭幽之具，匍匐偃偻，至于扶携出，俟日昏已轉午矣，大抵自巖口以至深遠，羣石縱橫，曲折四維，上下皆鍾乳滴瀝，凝結而成，不啻織隙玲瓏，穿虛左右，逢源洞口，輝映入之，迷入或乘空下垂，或從地突起，飛走生植，屋宇雲霧，羸世之所有，無一闕者，色多黃白，罕有青碧，比倣人工，加以奇麗，乳新體潤，則畫臺堆蠟，含光散射，則火山微鑽，珠幡舍利，種種莊嚴，與觀堯率綿界等，無有一巖，覽夫載籍石之特出者，古今記錄，往往過實，已見者竭于咨嗟，奈

見者發于夢想彼一端之善尙爾是巖兼善而有餘
空如之九華爲天地間尤物豈惟浪得名耶說者顧
未見資興之巖耳予兄弟歸索懷袖得小石之佳者
以千百計置諸几席以追配事怪石供之萬一云
聖楷按資興今郴州所屬與寧縣是也其地有瑤
岡石因諸勝熱水溫泉諸異僻在荒隅顧遊屐鮮
有至者堯率巖在縣西二十五里

楚寶

卷三十八

七

秀巖

宋王准記

臨武縣南十有五里有巖焉在官道之右石巖嶄然
峭拔巖居其高之半崖下左右兩穴水出于左穴爲
溪廣十尋經巖前流二百步有奇復入于右穴巖之
高八九仞廣亦如之其中若大廈然中高而平豁然
明曠可坐數百人其與則轉而右遠邃而黑燭之以
入字卑而稍下屬于湍流揭水以往不可窮也巖之
東北隅攀援而上漸高漸黑已而大明有穴通于天
其餘嵌空如便房側室者甚衆巖之石溫潤如璞其

楚寶

卷三十八

八

形如鐘磬如鳥之企獸之蹲其流石如芙蓉之倒垂
雲氣之屯聚下屬于地者如柱如几如格奇怪變態
殆不可狀夫黃山谷謂澹巖天下希茲巖之奇怪無
以異也而爽境過之至于大溪出于穴而復入于穴
非特澹巖無之天下之所無也澹巖在昔無聞卽元
道州柳司馬皆弗知自李西臺周濂溪爲倅遊焉而
始知名至山谷以詩形容之乃傳播于天下武溪雖
僻陋而通路于嶺南韓昌黎劉連州來往經其前而
不一至何耶豈非勝境之彰顯自有時也予爲幸因

勸農至此地然予名微言輕不足為斯巖重且名是巖者出于鄙夫之俚語不雅馴觀者難言之予家有米南宮所書秀巖二大字乃摹而鏡諸石以為之名庶藉名書得顯名云爾

聖楷按韓愈謫令陽山時御史張署亦謫令臨武韓北還會宿于此宋紹興間僉判范寅為掛韓張亭故記中云云

楚寶

卷三十八

九

未水

水經注

未水出桂陽郴縣東烏龍白騎山西北流逕其縣北西流三十里中有十四瀨各數百步潄流奔急竹節相次亦為行旅涉涉之艱難也又北過其縣之西縣有綠水出縣東侯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未謂之程鄉溪罷置酒官醞于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鄧也未水又西黃水注之水出縣西黃岑山山則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黃水東北流按盛弘之云衆山水出注于大溪號曰橫流溪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

楚寶

卷三十八

十

謂之貪泉飲者輒肯於財賄同于廣州石門貪流矣廉介為三千石則不飲之昔吳隱之挹而不辭貪豈謂能汗其真乎蓋亦惡其名也又側千秋水注之水出西南萬歲山山有石室室中有鍾乳山上悉生露毒木溪下即千秋水也水側民居號萬歲村其水下合黃水黃水又東北逕其縣東右合其泉水水出懸南湘陂村村有圃水廣闊可二百步一邊暖一邊冷冷處極清綠淺則見石深則見底暖處水白且濁玄素既殊涼暖亦異厥名除泉其猶江乘之半湯泉也

黃水又北流注于耒水謂之榔口耒水又西逕華山之陰亦曰華石山孤峯特聳枕帶雙流東則黃溪耒水之交會兩岸連山石泉懸溜行者輒徘徊留念情不極已又西北逕蔡洲洲西即蔡倫故宅傍有蔡子池倫漢黃門郎順帝之世搆故魚網為紙用代簡素自其始也又北過鄴縣東縣有鄴湖湖中有洲上民居彼人資以給釀酒甚醇美謂之鄴酒歲嘗貢之湖邊尚有鄴縣故治耒水西北至臨承縣而右注湘水謂之耒口也

楚寶

卷三十八

十一

聖楷按耒水又西黃水注之至耒水又逕華石山之陰皆榔江水秦少游所謂榔江只是逸榔山為誰流下瀟湘去也華石山當作話石山湘中記云嘗聞山間如人共語聲故名

湘江

湘水經注

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即陽朔山也湘中記曰湘水之出于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又東北過泉陵縣西與營水會營水即瀟水出營陽冷道縣南醫山西流逕九疑山下湘水又東北過鄴縣西蒸水從東南來注之又北逕衡山縣東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有飛泉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湘

楚寶

卷三十八

十一

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歷湘西縣南今俱屬又東北過陰山縣西縣今攸沫水從東南來注之又北過醴陵縣西澧水從東注之又北逕建寧縣西縣今湘縣北有空船峽驚浪雷奔漉同三峽又北逕昭山山下有旋泉深不可測故言昭源無底也亦謂湘州潭湘水又北逕南津城西西對橋洲北會瓦官水口湘浦也又北過臨湘縣西沙今長瀏水從縣東北流注之又北瀉水從西南來注之又北逕銅官山西臨湘水山土紫色內含雲母亦謂之雲母山又北過羅縣西

謂之黃陵廟也。大舜陟方，二妃從征，溺于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瀟者，水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炤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雲赤岸若朝霞。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水東出豫章艾縣桓山，西逕羅縣北，謂之羅水。汨水又西為屈潭，即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沉于此，故淵潭以屈為名。屈潭之左有玉笥山，道士遺言此福地也。湘水又北逕壘石山東入于洞庭，至巴丘會于江。

楚寶

卷三十八

十三

張九齡自湘水南行，曰：落日催行舫，遙邁洲渚間。雖云有物役，乘此更休閒。暝色生前浦，暉發近山中。流澹容與唯，愛鳥飛還。又初入湘中有喜，征鞍窮郢路，歸棹入湘流。望身惟貪疾，聞猿亦罷愁。雨邊楓作岸，數處橋為洲。却記從來意，翻疑夢裏遊。孟浩然夜渡湘水曰：客舟貪利涉，聞裏渡湘川。露氣聞芳杜，歌聲識采蓮。榜人投岸火，漁子宿潭煙。行旅時相問，潯陽河處邊。

李白春滯沅湘有懷山中曰：沅湘春色還，風暖煙草綠。古之傷心人，於此膠斷續。余非懷沙客，但美采菱曲。所願歸東山，寸心于此足。杜甫祠南夕望曰：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與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楚寶

卷三十八

十四

嶽麓

嶽麓山在長沙西岸，蓋衡山之足，又名霧麓，峯為七十二峯之一也。湘西古渡登岸，夾徑喬松，泉澗盤繞，洞壑幽深。自晉迄唐，麓山道林二寺，踞山之勝。唐李邕碑詞所謂幽谷左豁，崇山右峙，瞰郭萬家，帶江千里。玉水布飛，石林雲起，雷激庭際，月窺窓裏，猶可追尋其遺咏矣。至宋咸平中始以嶽麓書院稱于天下。其山椒有大禹治水碑，亦宋人模刻。

楚寶

卷三十八

十五

杜甫嶽麓山道林二寺行曰：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鑪地，露步步雲山。草僧寶入人，滄海珠塔剗，官牆壯飛殿，香厨松道清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榜雙，迴三足鳥。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旁，此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州田土仍膏腴。源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時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

焉足圖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顛免典派。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老夫。

沈傅師道林嶽麓二寺詩曰：道林嶽麓仲與昆，卓舉請從先後論。松根踏雲二千步，始見大屋開三門。泉清或戲蛟龍窟，殿豁數畫高帆楸。卽今異鳥聲不斷，聞道看花春更繁。從容一衲分若有，蕭瑟兩鬢吾能髮。逢迎侯伯轉覺貴，膜拜佛像心加尊。稍揖英皇頰，濃淚試與屈賈招。清魂蕩唐大樹悉。

楚寶

卷三十八

十六

楠桂細碎，枯草多。蘭蓀沙彌去學五印字，靜女來懸千尺幡。至人念我塵眼昏，半夜號令期至。暇遲迴，雖得上白舫，羈紲不敢言。綠樽兩祠物，色採拾盡。壁間杜甫原少恩，晚來光彩更騰射。筆筆正健，如可吞。

禹碑考

張世南遊宦紀聞曰：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遊南嶽，至祝融峯下，按嶽山圖，禹碑在岫嶼山。詢樵者謂採樵其上，見石壁有數十字，何意其必

禹碑傳之導前過隱真屏復渡一二小澗攀蘿捫
葛至碑所為苔藓封剝讀之得古篆五十餘字俱
難識韓昌黎所謂科蚪拳身蕪葉披鬱飄風泊擊
蛟螭而其形模果為奇特字高潤約五寸許取隨
行市買曆碎而模之字每模二雖墨濃淡不勻體
畫却不甚蒙糊歸旅舍方湊成本何過長沙以一
獻曾十連彥約并柳子厚所作及書般舟和尚第
二碑以一揭座右自為寶玩曾甚喜牒衡山令搜
訪令報云柳碑在上封寺僧法圓申以去冬雲多

雜寶

卷三十八

七

東裂禹碑自荷人罕見之反疑何取之他處以誰
曾何遂刻之嶽麓書院後巨石但令解柳碑來而
之概庠而已

資水

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謂之大谿水東北逕邵陵
龍武岡縣南縣分都梁之所置也縣左右二岡對峙
重岨齊秀間可二里舊傳後漢伐五谿蠻蠻保此岡
故曰武岡都梁縣西有小山山上有淳水既清且淺
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俗謂
蘭為都梁故縣受名焉東北過夫夷縣又過邵陵縣
之北謂之邵陵水又東得高平水口水出武陵龍沅
陵縣首望山又東會雲泉水水出零陵永昌縣雲泉

雜寶

卷三十八

十八

山西北流逕邵陵南謂之邵陵水口自下東北出益
陽縣其間逕流山峽名之為茱萸江蓋水變名也茱
萸江又東逕益陽縣北謂之資水應劭曰縣在益水
之陽今無益水亦或資水之殊目矣然此縣之左右
處處有深潭澗者咸輕舟委浪謔詠相和羅君章所
謂其聲綿邈者也

桃源

桃源山在縣南二十里西北乃沅水曲流而南有障
山東帶鈔羅溪周回三十有二里所謂桃花源也

王維桃源行日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
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谿不見人山口潛行

始隄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
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

居人共往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
權靜日出雲中鷄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

楚寶

卷三十八

九

家問都邑不明閣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
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
事世中遙望空雲山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
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遊行自謂
經過舊不迷安知峯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
青谿幾曲到雲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
處尋

二酉山

二酉山者大酉小酉也以酉水得名在辰州沅陵縣
西北兩山相去十里上蓄龍湫中多巖洞玉華玉田
大酉獨著小酉洞中舊有藏書千卷相傳秦人避地
留此梁湘東王賦所謂訪酉陽之逸典也

譚元春玉華洞詩日黑雲埋地底煙霧不得結
與炬同入以此為日月陰濕沁空冥初火炤難徹

偃樓尋石隙容光隨曲折石筍亂棕櫚拂音皆清
越目縣高下乳彬彬相錯列疊成八極紋龜影窮

楚寶

卷三十八

十

古雲萬象不可窮閣坐石上閱玉田洞日數日穿
壁屋潛行元氣開輕舟愛新水返洞生餘寒一泉
鳴深黑終古音可觀以石為起止與沙相更焉微
明露崖末過此亦知寬

沅水 水經注

沅南縣西有夷望山孤疎中流浮險四絕昔有蠻民避寇居之故謂夷望也南有夷望溪水南出重山遠注沅沅水又東歷臨沅縣西為明月池白壁灣灣狀半月清潭鏡澈上則風籟空傳下則泉響不斷行者莫不擁楫嬉遊徘徊愛玩沅水又東歷三石澗鼎足均峙秀若削成其側茂竹便娟致可玩也又東帶綠蘿山山類巖臨水懸蘿釣渚漁詠幽谷浮響若鐘沅水又東逕平山西南臨沅水寒松上蔭清泉下注栖

楚寶

卷三十八

廿二

託者不能自絕於其側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山西帶循溪一百餘里茂竹便娟被溪映渚長川逕引遠注于沅

聖楷按沅南臨沅俱屬桃源縣地唐乾德中始置桃源縣以其地有桃花源故以名之夷望山即今所謂穿石山也在桃源縣西一百五十里

澧水 水經注

澧水出武陵充縣即今澧州慈利縣地澧水又東茹水注之水出龍茹山水色清徹瀉石分沙莊辛說楚襄王所謂飲茹溪之流者也澧水東與溫泉水會水發北山石穴中長三十丈冬夏沸湧常若湯焉在今石門縣澧水又東九渡水注之又東會婁水滌水又左合黃水東逕澧陽縣天門龍治也武陵龍有嵩梁山高峯孤竦素壁千尋望之洞朋玄朗如門高三百丈廣二百丈孫休以為嘉祥分武陵置天門龍即今

楚寶

卷三十八

廿二

澧州也嵩梁山今名天門山在慈利縣澧水又東過作唐縣左合涪水又東澧水注之謂之澧口王仲宣贈孫文始詩曰悠悠澧澧即此澧水又東與赤沙湖水會入于洞庭

李白望天門山詩曰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迴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洞庭湖 水經注

湖水又北逕壘石山西北對青草湖亦或謂之為青草山也湖水又北得九口並湘浦也湖水又東北為青草湖口右會苟逕北口與勞口合又北得同拌口皆湘浦右逕者也湘水左會小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湘水左逕鹿角山東右逕謹亭戌西又北合查浦又北得萬浦咸湘浦也湘浦北有萬石戌湘水左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對微湖世或謂之麋湖口也水又北逕金浦戌北帶金浦水湖澁也湘水

楚寶

卷三十八

世

左則澧水注之世或謂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也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沅澧之風交湘之浦出入多飄風暴雨湖中有君山編山君山有石冗潛通吳之包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是也山湘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矣昔秦始皇遣風於此而問其故博士曰湘君出入則多風秦王乃赭其山漢武帝亦登之射蛟于是山東北對編山山多

麓竹兩山相次去數十里迴視相望孤影若浮湖之右岸有山世謂之笛島頭石石北右會翁湖口水上承翁湖左合洞浦所謂三苗之國左洞庭者也

聖楷曰洞庭詩如宋之問地盡天水合朝及洞庭湖初日當中湧莫辨東西隅晶耀目何在滢熒心欲無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又如杜少陵之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皆自然佳句後人無復措手矣

楚寶

卷三十八

世

澧湖

澧湖在巴陵縣東南五里一名翁湖左傳吳人敗楚于雍澧卽此爾雅曰水返入爲澧唐張說集曰澧湖者沅湘澧汨之餘波夏潦奔注則溢爲此湖冬霜既零則涸爲平野

張說和尹懋秋夜遊澧湖曰澧湖佳可遊旣近復能幽林裏棲精舍山間轉去舟鴈飛江月冷猿嘯野風秋不是迷鄉客尋奇處處留王珣遊澧湖上寺曰春山臨遠壑水木自幽清風

楚寶

卷三十八

廿五

昔懷微尙茲焉一放情雲間聽弄鳥煙上摘初英地僻方無悶逾知道思精李白與賈至舍人于龍興寺剪落梧桐枝望澧湖曰剪落青梧枝澧湖坐可窺雨洗秋山淨林光澹碧茲水閑明鏡轉雲繞畫屏移千古風流事名賢共此時

岳陽樓

宋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子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脚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洶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

楚寶

卷三十八

廿六

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謔與譏滿目滿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子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邪其必曰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聖楷按慶曆中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爲天下第一政成增修岳陽樓屬范文正公爲記蘇子美書石邵餘篆額亦皆一時精筆世謂之四絕云又按岳陽樓旣成寶僚請大合樂落之子京曰有何落成直須凭欄大哭一番乃快嗟乎夫定州之役子京增謀籍兵慰死犒生邊垂以安而文法吏以耗國議其後朝廷用人如此誠不能無慨于心

楚寶

卷三十八

廿七

第以東髮登朝入爲名諫議出爲名將帥已稍稍展布其才而又有范公爲知己不久報政夫矣有何可哭而卒卒以死耶范公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之語或亦有爲而發歟可爲永歎

玄石山

唐李華

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倚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中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湏末派如淳漿烹茶浙蒸灌園澍濯皆用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去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階道路燦燦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癘病疥搔之疾華深樂之穎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爲諫官公性與道合忽于權利方挂冠投簪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

楚寶

卷三十八

廿八

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司功恩復左補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詔書不至華沂江而西次于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相見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下敢違朝命以拘私欲秋風露寒洞庭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涕下况支離多病年齒始衰願藥餌扶壽以究養生之學事乖志負火蕪子心寄懷此篇亦以書予之志也晨登寒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高秋天地清山門開古寺石竇含純精洞徹淨金界黃綠流玉英

澤滋藥畦茂氣染茶甌馨飲液盡眉壽冷和皆體平
瓊漿駐容髮甘露瑩心靈岱谷謝巧妙匡山徒有名
願言構蓬華荷插引泠泠訪道出入世招賢依福庭
此心不能已寤寐見吾兄會結穎陽契窮年無所成
東西同放逐蛇豕尚縱橫江漢阻携手天涯萬里情
恩光起憔悴西上謁承明秋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
猿啼巴丘戌月上武陵城共恨川路永無繇會友生
雲泉不可忘何日遂躬耕

張說詩曰石門暴山二山相連有禪堂道觀天下

楚寶

卷三十八

九

絕境齒輪江上山近在奉容縣嘗涉巴丘首天晴
遙可見佳遊屢前諾芳月愆幽眷及此符守移權
言臨道便既携賞心客復有送行椽竹徑入陰窅
松崖上空荷草共林一色雲與峰萬變探窺石門
斷緣越沙澗轉兩山勢爭雄峯巘相顧盼藥妙靈
仙寶境華巖壑選清都西淵絕金地東敞宴池果
接園畦風煙邇臺殿高尋去石頂曠覽天宇徧千
山紛滿目百川豁對面騎來雲氣迎人去鳥聲戀
長揖桃源士舉世同企羨

楚寶卷三十九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旂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公安毛壽登較訂

山水

太嶽武當

水經注

武當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崇上又曰仙室荆州圖副
記曰山形特秀異於衆嶽峯首狀博山香鑪亭亭遠
出藥食延年者萃焉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棄羅邑宰

楚寶

卷三十九

乙

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曾水發源山麓逕越山陰
東北流注于河

名山記曰武當山區城周迴四五百里中央有一
峯名曰崇嶺高二十餘里望之秀絕出于雲表清
朗之日然後見峯一月之間不見四五輕霄蓋其
上白雲帶其前且必西行夕而東返俗謂之朝山
蓋以衆山朝揖之所生也

聖楷按永樂十六年十二月初修武當山宮觀成
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 御製碑文紀其事甚詳

於戲山之露跡顯晦如此古人題詠既不可見而近日作遊記者又輒多庸淺豈文士筆墨亦為金銀官闕之氣所奪耶東橋伯玉元美三先生記文雖不甚佳然而眺聽老成欣慨交至瞻懷宣室猶有足感者特錄元美一歌于後云黑帝不臥玄冥宮再佐真人燕薊中乾坤道盡出壬午日月重朗開屯蒙入開大小七十戰一勝業已冠神功久從北極受尊號却向西方稱寓公武嘗萬古鬱未吐得吐居然歷華嵩是時豈獨疲荆襄豫梁益皆

楚寶

卷三十九

為怙少府如流下白撰蜀江截雲排豫章太和絕頂化城似玉虛彷彿秦阿房南巖宏奇紫霞懸什泉九成差可常十年二百萬人力一一捨置空山傍嗚呼英雄御世故多術十鬼探符皆恍惚不聞成祖帝王鬚曾借玄天師相髮漢武空懸王母過高宗不顯宋宣和功名雖盛母乃晚混沌時來常奈何

習家池

水經注

襄陽疾習郁魚池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長六十步廣四十步池中起釣臺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於池側污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伏逗引大池水於宅北作小魚池池長七十步廣二十步西枕大道東北二邊限以高隄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游宴之名處也山季倫之鎮襄陽每臨北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言此是我高陽池故時人為之歌曰山公出何去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趨酩酊無所知

楚寶

卷三十九

聖楷按晉永嘉三年山簡出為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趨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夫以簡之任重憂大如此而酣飲廢時坐待傾覆事雖韻吾所不取

漢江

漢水源出隴西嶓冢山由漢中流經鄖縣均州光化至襄陽城北又東南經宜城縣抵安陸州至大別山入江

宋之間漢江宴別曰漢廣不分天舟移杳若仙秋虹映晚日江鶴弄晴煙積水浮冠蓋遙風逐管絃嬉遊不可極留恨此山川

王維漢江臨汎曰楚塞三湘接荆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絕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

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

聖楷曰留恨留醉俱妙覺鹿門峴山諸人去人不遠

楚寶

卷三十九

四

三峽

水經注

江水又東逕廣谿峽斯乃三峽之首也其間三十里顏巖倚木厥勢殆交北岸山上有神淵淵北有白鹽崖高可千餘丈俯臨神淵土人見其高白故因名之天早燃木岸上推其灰燼下穢淵中尋則降雨此峽多猿不生北岸蓋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又東逕巫峽此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郭仲產云按地里志巫山在縣西南而今縣東有巫山將秭縣居治無

楚寶

卷三十九

五

恒故也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此山漢和帝永元十三年崩晉太元二年又崩當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湧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策或方似屋若此者甚衆皆崩崖所隕致怒瀉流故謂之新崩灘其類巖所餘比之諸嶺尚為殊禁其下十餘里有太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峰岷峨偕嶺衡疑其翼附羣山金縷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神血涂所處山海經曰夏后啟之臣血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訟于血涂之所其衣有血者執之又帝女居焉天帝之季女

名曰瑤姬未行而凶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實為靈芝宋玉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為名也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開處重巖曼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水襄陵公派阻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淙潭迴清倒影絕巖多生檉栢懸泉瀑布飛漱

楚寶

卷三十九

六

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嘗有高猿長嘯屢引凄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江水又東逕石門灘又東過姊歸縣之南又東過夷陵縣南江水自建平至東界峽盛弘之謂空冷峽峽其高峻即安都建平二縣界也其間遠望交嶺表有五六峯參差互出上有奇石如二人像接袂相對俗傳兩龍督郵爭界于此安都督郵厥勢小東傾議者以為不如也江水歷峽東逕安昌縣之捕龍下絕岸壁

立數百丈有一火爐插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父老傳言昔洪水之時人薄舟崖側以餘燼插之至今猶存故先後相承謂之捕龍也又東流頭灘其水並湍激奔暴魚鼈所不能遊行者嘗苦之其歌曰灘頭白勃堅相持候忽淪沒別無期又東逕狼尾灘而歷入灘袁崧曰二灘相去二里入灘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沒冬出其石嶽崑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鬚髮皆具因名曰人灘也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巖外

楚寶

卷三十九

七

高崖間有邑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江湍紆迴雖途遙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言水路行深迴望如一矣又東逕西陵峽安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於木高茂畧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冷冷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崧言嘗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

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意既至欣然始信之耳聞不如親見矣其墨嶠秀峰奇構異形固難以辭叙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

聖楷曰世稱瞿唐峽巫峽魁峽為三峽者誤也水經注明以廣谿峽為三峽之首以西陵峽為三峽之一則三峽當從廣谿巫峽西陵為確人又皆以

楚寶 卷三十九

三峽為蜀地之險不知此乃入蜀之險非蜀地也其地皆在楚境歸州巴東縣原屬巫縣地今巴東縣西九十里即巫山縣界故巫峽半在巴東惟廣谿峽與瞿唐相連然在春秋時亦屬楚也

三遊洞 自樂天序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祇命之罷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叅會於夷陵翼日微之返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翼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疊如削其惟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刈翳梯危絕滑休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睇俯察絕無

楚寶 卷三十九

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未訖戍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瑩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既而通夕不寐迨旦將去憐奇惜別且歎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繇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曰借此喻彼可為長太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請各賦古調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仍命子序而紀之又以吾三

人始遊故因為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峯下

兩崖相厥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歐陽修三遊洞詩曰滌穢泝晴川捨舟緣翠嶺探
奇骨層嶮因以窮人境弄舟終日愛春山徒見青
蒼杳藹間誰知一室煙霞裏乳竇雲腴疑石髓蒼
崖一徑橫查渡翠壁千尋當戶起昔人心賞為誰
留人云山阿跡更幽青蘿綠桂何岑寂山鳥嚶嚶
不驚容松鳴澗底自生風日出林間來照席仙境
難尋復易迷山回路轉幾人知惟應洞口春花落

楚寶

卷三十九

流出巖前百丈谿

青谿

水經注

沮水南逕臨沮縣西青谿水注之水出縣西青山山
之東有濫泉即青谿之源也口徑數丈其深不測其
泉甚靈潔至于炎陽有亢陰雨無時以穢物投之輒
能暴雨其水導源東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谿為名
尋源浮谿奇為深峭盛弘之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
危樓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停響于青林之下巖援流
聲于白雲之上遊者嘗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是以
林徒棲託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士精廬焉

楚寶

卷三十九

聖楷按臨沮縣即今南漳縣是也青谿在縣西南
五十里其山高峻東有泉今地志作清谿山

玉女泉

玉女泉在應城縣西南六十里一名溫泉流分三池李白安州應城玉女湯作日神女歿幽境湯池沉大川陰陽結炎炭造化開靈泉地底燦朱火沙傍鼓素煙沸珠躍明月皎鏡涵空天氣浮蘭芳滿色漲桃花然精覽萬殊入潛行七澤連愈疾功莫尚變盈道乃全濯濯氣清泚晞髮弄潏潏散下楚王國分澆宋玉田可以奉巡幸奈何隔窟偏獨隨朝宗水赴海輪微涸

楚寶

卷三十九

十二

聖楷曰凡溫泉所在其下必有硫黃或丹砂白礬為之根乃蒸為暖流按漁隱叢話云惟新安黃山是硃砂泉春時水即微紅色可煮茗長安驪山是碧石泉不甚作氣今太白詩云氣浮蘭芳滿色漲桃花然則玉女湯定是丹砂耳又按天寶六載更驪山溫泉為華清宮故有遠隔窟偏之歎

仲宣樓

仲宣樓在荊州城東南隅舊名望江樓宋陳亮咨始易今名以王仲宣嘗佞劉表于荊州作登樓賦故也或云在襄陽又云在當陽王粲登樓賦曰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臯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道紛濁而遷逝兮

楚寶

卷三十九

十三

漫險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越兮孰憂思而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峰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東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過與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鳥顯而越吟人情同而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異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踴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接遲以待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

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今鳥相鳴而舉翼原野。
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今意
切。但而惜。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
參半而不寐。今悵盤桓以反側。

楚寶

卷三十九

十四

楚寶 卷三九

黃鶴樓 唐周伯理

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祿登仙嘗駕黃
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迹存述異之
志。觀其聳構巍峩。高標龍從。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
簷翼舒。四闔霞敞。坐窺井邑。俯拍雲煙。亦荆吳形勝
之最也。何必賴鄉九柱。東陽八詠。乃可賞觀。時物會
集。霧仙者哉。刺史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荆岳沔等
州都團練使河南穆公名寧。下車而亂繩皆理。發號
而庶政其凝。或逶迤退公。或登車送遠。遊必於是。宴

楚寶

卷三十九

十五

必於是。極長沙之浩浩。見衆山之纍纍。王室載懷。思
仲宣之能賦。仙蹤可揖。嘉叔偉之芳塵。迺喟然歎曰。
黃鶴來時。歌城郭之並是。浮雲一去。惜人世之俱非。
有命抽毫。紀茲貞石。時皇唐永泰元年。歲次大荒落
月。孟夏日庚寅。記。
聖楷按黃鶴山一名黃鶴山。自南朝已著樓。故因
山得名矣。記語嘉叔偉之芳塵。引用梁任昉記所
謂駕鶴之賓。乃荀叔祿。非文祿也。費祿字文祿。

三五

南樓 宋陸游

罷集於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日黃鶴山制度
開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為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
會山谷所謂江東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
也下闕南湖荷葉隔望中為橋曰廣平其上皆列肆
兩傍有水閣極佳往山谷云凭欄十里芰荷香謂南
湖也是日蚤微雨晚晴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
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址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
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

楚寶 卷三十九 十六

唐沔州治漢陽縣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詩
序云白遷于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
州牧杜公漢陽令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其後沔州
廢漢陽以縣隸鄂州周世宗平淮南得其地復以為
軍太白詩云誰謂此水廣狹如一疋練江夏黃鶴樓
青山漢陽縣人語猶可聞故人面可見形容最妙漢
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
別謂之二別云黃鶴樓舊傳費祿飛升於此後忽乘
黃鶴來趨故名樓號為天下絕景以崔灑詩最傳而

太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
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猶有可
想見其地樓傍李監篆石刻獨存李白登此樓送孟
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
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復與冠之出
漢陽門游仙洞止是石壁數尺皆直裂無洞穴之狀
舊傳有仙人隱其中嘗啓洞出游老兵遇之得黃金
數餅後化為石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初不云所遇
何人且太白固已云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

楚寶 卷三十九 七

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呂公洞蓋流俗附
會也有道人澶州人結廬洞側設呂公像其中洞少
南即石鏡山麓廬頑石也色黃赤皴駁了不能鑑物
可謂浪得名者

鸚鵡洲

鸚鵡洲在江夏城西大江中。禰衡嘗為太守黃祖作鸚鵡賦，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乘其罷後，祖殺之，葬于此洲。故名。或云即殺于洲上。

李白望鸚鵡洲懷禰衡曰：魏帝營八極，蟻視一禰衡。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羣英。鏘鏘振金玉，句句欲飛鳴。鸚鵡啄孤鳳，千春傷我情。五嶽起方寸，隱然詎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識宵天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

楚寶

卷三十九

大別山

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半里許，乃江漢合流處。山若巨鰲浮水上，晴川閣踞其首，方亭踞其背，登眺之美，各極其致。禹貢內方至大別，左傳吳伐郢，楚子濟漢而陣，自小別至大別，即此處也。相傳山上舊有城，乃三國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漢口市即古却月城也。蘇東坡大別方丈銘曰：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

楚寶

卷三十九

九

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堂，蹈宵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為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曄如長虹。問何為然，咲而不答，寄之言聲，但見麗然秀眉，月面純濟，點瞳我作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郎官湖 唐李白

白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
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
月如練清光可掇張公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
曰此湖古來賢豪游者非一而枉踐佳景寂寥無聞
夫子可為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醉水號
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
翼岑靜以為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
別山共相磨滅焉詩曰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

楚寶

卷三十九

二十

時秋月好不裁武昌都四坐醉清光為歎古來無郎
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減名與此山俱

秋興亭 唐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嘗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恭
情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親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
護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洽慘則悴
慄則止恭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
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
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朞月而政和
於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却負大
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浸閱吳蜀樓船之殷鑒荆衛藪

楚寶

卷三十九

廿一

澤之大亦有古哉性得情適耳虞目開且處動則倦
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窳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今沔州露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親其前
戶後牖順開闢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備儉
也簡起于智儉近于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况乎當
發生之晨則攢秀木于高砌見翳其鳴矣處臺榭之
月則納清風于洞戶見暑之徂矣在搖落之時則俯
顯氣于軒檻見火之流矣匪嚴凝之節則栖同雲于
肩闔見雲之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

嘗在嘗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予自巴丘徵
赴宣室歇鞍崇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俛仰美
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志之

聖楷按秋興亭在鳳栖山巔其東有雙松亭又有
清光亭在郎官湖有楚波亭在吳王磯大禹廟側
又有湧月亭有煙波亭皆登臨勝地今遊人止知
有晴川樓亦陋矣哉

楚寶

卷三十九

廿二

東坡 宋 蘇游記

自州門而東崗壑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豁東
起一壟頗高有屋三間一龜頭曰居士亭亭正而南
一堂頗雄四壁皆畫雲堂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橫
按筇杖是為雲堂東大柳傳以為公手植正南有
橋榜曰小橋以莫忘小橋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無
渠澗遇雨則有涓流耳舊止片石布其上近輒增廣
為木橋覆以一屋頗敗人意東一井曰暗井取蘇公
詩中走報暗井出之句泉寒熨齒但不甚甘又有四

楚寶

卷三十九

廿三

望亭正與雲堂相直在高阜上覽觀江山為一觀之
最亭名見蘇公及張文潛集中坡西竹林古氏故物
號南坡今已殘伐無幾地亦不在古氏矣出城五里
至安國寺蘇公所嘗寓兵火之餘無復遺跡惟遠寺
茂林啼鳥似猶有當時氣象也罷集于樓霞樓蘇公
樂府云小舟橫截春江去臥看翠壁紅樓起正謂此
也下臨大江煙樹微茫遠山數點亦佳處也樓頗華
潔先是罷有慶瑞堂謂亦故相所生之地後毀以新
此樓酒味殊惡然文潛乃極稱黃州酒以為自京師

杯樽

郎亭西乳有飛石石臨水浸叟構石顛以為亭石
有家顛者因修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為杯樽乃為
士源作杯樽銘銘曰窳顛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羸
實有殊狀如寶而底似傾幾歛非曲非方不準不規
孟公高賢命曰杯樽漫叟作銘當欲何言時俗僥狡
日益偽薄誰能杯飲共守淳樸

杯湖

杯湖東抵杯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匯郎亭有菱

楚寶

卷三十九

其

有荷有藻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自杯亭遊
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杯樽之下遂命曰杯湖銘曰
誰遊江海能厭其大誰泛杯湖能厭其小故曰人不
厭者君子之道於戲君子人不厭之死雖千歲其行
可師可厭之類不獨為害死難萬死獨堪污穢或問
作銘意盡此歟否欲為人厭者勿泛杯湖

退谷

杯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為寶為淵滿
谷生壽木又多壽藤紫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時士

源

源以漫叟退修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元子作
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
意漫叟知焉公與漫叟心進跡退公懼漫叟辭小受
大於戲退谷獨為吾規干進之容不能遊之何人作
銘銘之谷口荒浪者歟退谷漫叟

聖楷

聖楷按元次山又有招孟武昌詩云漫叟作退谷
銘指曰干進之容不能遊之作杯湖銘指曰為人

厭者

厭者勿泛杯湖孟士源嘗黜官無情干進在武昌
不為人厭可遊退谷可泛杯湖故作詩招之風霜

楚寶

卷三十九

其

枯萬物退谷如春時窟冬涸江海杯湖澄滄漪湖
盡到谷口單船遊塔壘湖中更何好坐見大江水
歌石為水涯半山在湖裏谷口更何好絕壑流寒
泉松桂蔭茅舍白雲生坐邊武昌不干進武昌人
不厭退谷正可遊杯湖任來汎湖上有水鳥見人
不飛鳴谷口有山獸往往隨人行莫將車馬來令
我鳥獸驚

異泉 元結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有迴山山顛是秋崩拆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仞浮江中可望於戲陰陽早雨時異以至柔破至堅事異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命斯泉曰異泉銘于泉上其意豈獨旌異而已乎銘曰何故作銘銘于異泉為其當不可闕拆石出焉何用作銘銘于異泉為其當不可下窮高流焉君子之德顯與晦殊為此銘者忘道也歟

楚寶

卷三十九

共

聖楷按西塞山在武昌大冶縣東九十里舊志云高百六十尺周三十七里江夏風俗記云延連江側東望偏高謂之西塞西塞精西為回山上有飛雲三洞上洞出雲中洞出水下洞出風一名琦玕洞元結避難于此稱琦玕子云陶峴西塞山下迴舟詩云匡廬舊業是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捨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

楚寶名祀論次

狄仁傑為江南巡撫使吳楚淫祠千七百所皆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子微其意于楚山川之神存其六于古帝王存其四于古大臣忠于社稷者存其五于仁傑所得者止夏禹一人仁傑所未及而子獨存之者申包胥一人蓋亦存乎時與地爾述名祀第二十三凡一卷

名祀一

南嶽衡山神 大嶽武當山神

楚寶

名祀論次

乙

- | | | |
|-------|------|------|
| 太昊帝伏羲 | 炎帝神農 | 虞帝舜 |
| 黃陵湘妃 | 大禹 | 黃牛神 |
| 楚申大夫 | 三閭大夫 | 洞庭神 |
| 諸葛武侯 | 關帝 | 岳武穆王 |
| 青溪龍女 | | |

楚寶名祀論次終

明 梁谿高世泰撰 游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夏 楷較訂

名祀

南嶽衡山神

南嶽衡山者五嶽之一也其來尚矣至於軒轅乃以
潛霍之山為其副焉故爾雅云霍山為南嶽至漢武
南巡又以衡山為遠道隔江漢於是徙南嶽之祭於

楚寶

卷四十

廬江灣山此亦承軒轅副義也湘中記云上承冥宿
銓德均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故號南嶽
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威神堂堂蔭映我我是以
宅藪神靈室宇仙羅而南方之山衡獨為宗也

洪武三年

太祖高皇帝命祀南嶽文曰衡之為嶽磅礴中國之
南參穹靈秀形勢巍然古帝王若天時察地利以
安生民故祀之於嶽則誠於禮則安自唐始加封
號歷代相因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

余起布衣承

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降祐削平暴亂正位稱尊奉
天地京鬼神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
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
神與穹壤同始靈鎮南方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
以靈人莫能測必受命于
上天后土為人君者何敢預焉余懼不敢加號特以
南嶽衡山名其名依時祀神惟神鑒之
杜甫望嶽詩曰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歛吸領

楚寶

卷四十

地靈瀕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
何寂寥有虞今則亾泊吾隘世綱行邁越瀟湘
日絕壁出漾舟清光傍祝融五峯尊峯峰次低昂
紫蓋獨不朝爭長紫相望恭聞魏夫人羣仙夾翊
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牽迫恨修途未暇杖
崇岡歸來觀命駕沐浴休玉堂三歎問麻玉曷以
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共思降祥
韓愈諺衡嶽廟遠嶽寺曰五嶽祭秩皆三公四
方環鎮當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

雄噴雲泄霧藏半庭雖有絕頂誰能窺我來正逢
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
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
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森然魄動下
馬拜松栢一逕趨靈宮粉牆丹桂動光彩鬼物圖
畫瑣青紅升階偃儂薦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廟
令老人識神意睢盱偵伺能鞠躬手持杯琖導我
柳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
甘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爲功夜投
佛寺上高閣星月掄映雲腫臃猿鳴鼓動不知曙
杲杲寒日生于東

楚寶

卷四十一

三

太嶽武當山神

太嶽武當山者在均州南一百二十里山初不以岳
名永樂十六年十二月勅修武當山宮觀成始特賜
名曰太岳太和之山又卽夫柱峰頂冶銅爲殿飭以
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洒掃給田二
百七十七頃併耕戶以贍之每宮設提點一人秩正
六品

永樂十六年

成祖文皇帝御製太岳太和山碑文曰蓋開大而無

楚寶

卷四十一

四

迹之謂聖妙不可測之謂神是故行乎天地統乎
陰陽出有入無恍惚翕張驟目馭月鼓風駕霆倏
而爲雨忽而爲雲禦災捍患驅沴致祥調運四時
橐籥萬彙陶鑄羣品以成化工者若北極之神是
已神本天一之化生而神靈聰以知遠明以察微
潛心會道志契太虛茲山舊名太和謂非玄武不
足以當之故名曰武當蟠踞八百餘里列七十二
峯三十六巖之奇峭二十四澗之幽邃峯之最髙
曰天柱境之最勝曰紫霄南巖上出遊氛下臨絕

壑。跨。洞。天。之。清。虛。陸。福。地。之。深。窅。紫。霄。南。巖。皆。有。宮。又。自。南。巖。北。下。三。十。里。有。五。龍。宮。又。四。十。里。抵。山。趾。有。真。慶。宮。元。末。悉。燬。于。兵。燹。荆。榛。瓦。礫。廢。而。不。舉。天。啟。我。國。家。

皇考太祖高皇帝以一旅定天下神陰翊顯佑靈明赫奕肆朕起義兵靖內難神輔相左右風行霆擊其蹟甚著暨即位之初茂錫景貺益加炫耀嘉生駢臻灼有異徵朕夙夜祇念罔以報神之休肅命臣工卽五龍之東數十里建玉虛宮天柱之嶺治

楚寶

卷四十一

五

銅爲殿飾以金泥範神之像享祀無極上以殷薦皇考妣在天之靈下以爲海內臣庶遷休祉也已公安袁小修遊太和記曰遊侶問玄帝所自出余曰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氏君弱水之鄉陶七河之津是爲玄帝也役御百神召至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諸有洞壑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銅爲寶鼎以獻于神峰大約與黃帝鑄鼎首山事同陶貞白與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共說而紀之尚有可信若夫

淨樂國王之說但其無足存者自古山澤之靈冲舉者多惟帝王絕少而黃帝祖孫皆鼎成乘雲騷乎碧落似別有家學脉絡彼秦皇漢武不得其術而以腐骨望神山以淫胎飲浩露空乎昧天親地究疑玄壤也今黃帝之跡相望而玄帝隱于盲說悠悠無知者余故脩爲拈出

楚寶

卷四十一

六

太昊帝伏羲

伏羲廟在景陵縣東北七十里五華山上晉習鑿齒云昔伏羲葬于南嵇此固其冠劍佩鳥之鄉也志云縣本古風國其後裔封此因而祀之者非

胡寅伏羲廟記曰古祭法之義有報而無祈非仁與知孰能與於此哉德莫盛于五帝而庖羲為首蓋三千餘歲于茲矣景陵祀未詳肇始考聖德之所建萬世衣被則有民者亦何可不祀耶昔司馬遷作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五人焉其言曰孔

楚實

卷四十一

七

子所告率子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帝德繫姓章矣書缺有間乃時時見于他說善乎人之論曰判古者之昏當折衷于仲尼繫易歷叙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義農黃帝堯舜氏蓋以為五帝也而顓辛無間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烏得與義農比哉豈遷有見于尚書之斷自唐堯而無見于易之首稱庖羲歟故凡人論道議事一折衷于仲尼則無失者置仲尼而取史籍所載及他說為據未有能臻其當也然則論義為

帝首蓋祖諸仲尼耳謹按庖羲風姓生于成紀母曰華胥推木德繼天而王號曰太昊都于宛丘河中龍馬負圖帝乃則之畫八卦分三才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著開物成務之道龜為卜著為筮時當洪荒人民睢于禽獸同居未知倫理養生帝始推擇聖賢可共代天工者得金提鳥明視默紀通仲起陽侯以為輔佐始有書契代結繩之政建官分職以龍紀昭布天下統民治事始教民稼穡用儼皮為禮始教民作網罟佃漁養馬牛羊豕

楚實

卷四十一

八

狗鷄充庖薦神祇在位百有十年禁生和洽各安其性民到于今蒙賴日用之實非虛語也可謂盛德矣哉是空載之祀典昭其報于岡極矣嗚呼漢唐而後道術不明異端並作學士大夫昧于鬼神之情狀凡狀敗倫理耗教斯人下俚淫祠巫祝所託以竊衣食者則相與推尊祇奉徽冀福利至于古先聖帝明王有功有德仁人義士扶世道民不可忘也則湮沒而莫之承或文具而莫致其享梟邑長吏政教不善咸傷和氣一有水旱蟲火之

災。願。汲。汲。然。旅。緇。旅。資。擊。踞。拜。跪。謁。諸。僑。僚。適。會。
災。變。自。止。因。卽。以。爲。土。木。之。賜。禳。禱。之。效。日。滋。日。
迷。正。理。大。壞。復。州。焦。侯。惟。正。秉。心。純。摠。民。惠。在。繩。
三。歲。人。和。年。豐。會。紹。興。十。二。年。合。宮。赦。令。詔。長。史。
修。繕。境。內。祠。廟。侯。曰。莫。先。于。庀。義。氏。矣。鳩。工。闢。事。
肅。給。告。成。有。尊。報。之。誠。心。無。希。望。之。誦。意。庶。幾。於。
知。古。道。憫。俗。失。良。二。千。石。也。乃。推。明。帝。德。之。本。列。
號。之。正。經。史。之。是。非。使。刻。之。堅。珉。以。示。來。者。

炎帝神農

炎帝陵在衡州鄧縣康樂鄉宋乾德中建廟以祝融
配享置守陵戶 國朝洪武四年洪熙元年俱遣官
奠祀修陵荆州記又稱神農生于隨州厲鄉今隨州
亦有炎帝廟

曾鶴齡神農陵記曰神農氏始教民稼穡交易蜡
祭醫藥開萬世衣食相生相養之原凡後世有天
下者皆祀之而新卽位者則告焉示不忘本也今
上卽位遣臣齎香幣祝詞求其陵行祝告之禮而

陵在衡州之鄧縣鄧縣故深僻若獠洞然自衡舍
舟陸行越峻坂涉深壑五宿始至又三宿始將事
事皆如儀奠獻有虔用稱 上所以親遣之意既
畢事始若釋重負然猶不敢慢忽遂躡步山麓見
有石壁高三尋許廣半之正而直立咸指爲塚
門又上少許有古杉二株一葉一枯其大數十圍
高不可計根節如鐵石或以爲異人所種莫敢剪
伐杉下有壇壇下有蟬蓋舊有之後漸更置或能
言更置之繇而未詳也至問陵之所始訖莫能對

退就館取縣志觀之亦落莫不載以問鄗諸生有
進而前者對曰聞諸長老言宋太祖求帝王之應
祀者獨神農氏陵不可得一夕夢神人載一笠持
兩火訴不血食覺而問羣臣皆曰茲非炎帝乎火
位南方空往南求焉遂遣使者至長沙衡山之境
求不獲將歸遇二老人引而指示之曰是炎帝塚
也忽不見使者還報即遣祀之遂成故典噫斯亦
近于誣也雖然殷高宗夢得傳說遂舉為良弼孔
子夢見周公卒明其道以教萬世繇是以觀則宋

楚寶

卷四十一

七

太祖之事亦精神所感有然也不可以弗信矧炎
帝之德澤萬世亦被其神在天無所求而不獲今
苟循其故典務盡誠以享焉有不洋洋昭格者乎
余故存其說以告後之來祀者第空盡誠焉爾陵
之是否置弗辨可也

虞帝舜

帝舜陵在道州寧遠縣九疑山秦皇漢武皆望祀焉
宋時禁樵採置守陵五戶國朝重建廟于簫韶峰
下

蔡邕九疑山碑文曰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磨
合與播建雲時風嘉雨浸潤于民岱岱南土實賴
厥助逮于虞舜聖德光明克諧頑傲以孝蒸蒸師
錫帝世堯而授微受終文祖璇璣是承太階以平
人以有終遂堊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神

楚寶

卷四十一

七

仙

唐呂溫論瀟舜廟狀曰右臣謹按地圖舜陵在九
疑之山舜廟在太陽之溪舜陵古老已失太陽溪
今不知處秦漢以來置廟山下年代寢遠祠宇不
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祭奠酌荒野恭命而已豈
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沒投荒裔陵廟皆無臣謹
遵舊制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特望天恩許蠲免
近廟三五家令歲時掃灑以為恒式豈獨表聖德
及于萬代寔欲彰陛下玄澤被于無窮謹錄奏聞

黃陵湘妃

黃陵廟在長沙湘陰縣北四十里古昔所創以祀虞舜二妃國朝因之每歲六月十四日致祭墓在君山

史記曰秦始皇二十八年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觀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楸其山上自南觀武關

楚寶

卷四十一

七

韓愈黃陵廟碑曰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刻缺毀圖記言漢荆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

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攷之璞與主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空降曰夫人也故九誥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

楚寶

卷四十一

七

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空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空嘗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湖州刺史其地于漢寶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

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楠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又祭湘君湘夫人文曰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以清酌之

楚寶

卷四十一

五

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為災以隕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啟帝之心去潮即袁今又獲位于朝復其章綬退思往昔寶發夢寐凡三年於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庇庇伏以祠宇毀頽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圭不稱鑿明外無四垣堂陞頹落半拿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修而作之舊碑斷折

楚寶

卷四十一

十六

其半什他文字缺殘幾不可讀謹修而赫之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
聖楷曰湘君湘夫人始見于屈原九歌再見于秦博士之對其神可謂昭明不爽者矣韓退之身蒙其福為之詳辨稱謂亦似有據然蒼梧淚竹之蹟傳之沅湘甚久既有其神不可謂無其事也諸家載記自不必泥

大禹

大禹廟在漢陽大別山麓宋紹興中司農少卿張體仁以江漢朝宗皆禹功建廟祀之以益稷配元大德八年重建林元有記

杜甫禹廟詩曰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

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

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楚志曰漢陽縣北柏泉寺有大禹時植柏故名又

云大別寺元虞伯生有詩則元時柏尚存也

楚寶

卷四十一

七

聖楷按禹貢云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又又云道嶧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又如所云滄浪三澨東陵皆楚地據此則大禹疏鑿之功舟車橋樑之迹半在于楚明矣乃無識者猶謂玄夷蒼水之使為不足徵响嶼山尖之神為無從索是何異痴人說夢也廟食于楚固空百世然古昔登高作賦未有興言及此者惟杜少陵蜀中禹廟一詩可誦故附見之

黃牛神

黃陵廟一名黃牛廟在夷陵州西九十里黃牛峽相傳神佐禹治水廟食于此

諸葛亮黃陵廟記曰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

顧草廬勢不可却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

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觀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

濤拍岸欽巨石于江中崔嵬噴沓列作三峯平治

澤水順道其道非神扶助于禹人力奚能致此耶

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太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

楚寶

卷四十一

六

熟視于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鬚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墓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功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楚申大夫

申大夫包胥廟。宣建于江陵。考楚志，惟承天京山縣有之。近亦廢。按唐夫寶中詔祀申包胥于富水。即今承天府而京山又富水縣地，所省入其廟祀亦非無自矣。

唐劉蛻論江陵者老書曰：太原王生嘗移蒼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空怨也。而江陵反為之廟，世享其饗，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否以為不然。楚人之性慄悍，世

楚寶

卷四十一

十九

能復其讐，仇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况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令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祝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商荒禱疾，病而得死，凶者乎？如厚其饗而虛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祠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強，有其饗而彘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兄，則胥自為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讐乎？否以為其廟申包胥之

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寢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為享人之食而江陵何為事讐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楚寶

卷四十一

手

三閭大夫

三閭大夫屈原廟在湘陰縣北六十里汨羅江上唐封昭靈侯宋封忠潔侯國朝復號楚三閭大夫屈平氏之神命有司以五月五日祭

王子年拾遺記曰楚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越屈不以忠見斥隱于玩湘披蓠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栢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于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為之立祠漢末猶在袁小修

楚寶

卷四十一

廿二

曰當時銷金鑠骨之夫化為輕塵為冷風甚且為排山之怪蟒而屈子佗僚一時沒而賓于帝所嬉遊湘浦作羽化仙則忠臣之利亦大矣今當于君山之上追兩漢故事祠屈子而題曰水仙歲取髻中之田為之蒸嘗用宋玉景差等配享以獎忠魂而奉千古詞人之祖亦楚中一大典也當事者何不以聞之且屈子傲骨冷才遠性逸情具見騷中當必饒煙雲山水之趣者非此千頃雲濤及九疑諸山秀色不堪為之供養不然神不歆也王子年

之言足為忠魂吐氣政不當幻視之矣

宋顏延年祭屈原文曰惟有宋五年月日相州刺史吳昶張邵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掄佩之浦彌節羅潭艤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續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晨之缺温風息時飛霜急節羸芊遵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篋椒蘭身絕郢闕跡徧湘干北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林芳實穎實發望泪心歎

楚寶

卷四十一

廿三

贈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洞庭神

洞庭廟一名中廟在洞庭湖中浮浪際天有沙聚起十餘丈名曰龍堆其神不詳所自累封昭祐靈濟順利忠惠王或云卽郴州柳秀才毅今郴州三十里魚峰山有柳毅祠其靈應每歲一歸輒大風雨州人以其期侯之不爽事詳唐人龍女傳

杜甫過洞庭湖詩曰鮫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回橋畏日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楚寶

卷四十一

世

聖楷曰江漢沮漳楚之望而皆匯于洞庭雖東漢遷大別與江合而實洞庭之奔注也故楚之水神安流順濟其有功于人者多必以洞庭為宗亦蘇諸山之首南嶽矣

諸葛武侯

諸葛武侯廟在襄陽縣西南二十里伏龍山與隆中草廬相望一方咸禋祀焉然蜀漢間往往有祠杜少陵所謂久游巴子國屢入武侯祠也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于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其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

楚寶

卷四十一

世

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與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于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安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聖楷按沔陽在今漢中府沔縣

關帝

關帝祠廟遍天下皆然惟楚當陽縣西北五里古漳鄉公墓在焉宋開寶中建祠奠祭置守冢三戶國朝景泰四年復建廟塚前成化三年知縣黃恕奏請歲時祀享著為令典

吳魏王世貞曰公自黔首起應募掃黃巾若敗紫誠良臬德若承蠅縛禁若係鼠覆七軍若淹燈其跳盪摧拉之雄武夫人而能狀之間關萬死跡故至於一錐莫立之地抗漢賊扶漢燼于一綫未盡

楚寶

之息其孤忠亮飾夫人而能言之公之沒威靈著于遠邇卹大災捍大患與祀典膾合夫人而能頌之仰之獨公之神所以久且大者弗盡知也今夫吳相胥城陽景王至俠烈也吳興憤王至伉猛也伏臘割醜之所趣現巫之所揚揚世史之所載記何班班赫赫也然不數百年而漸以銷淪無遺響者激生于一念之發而氣用于一時之不盡也非精誠為之也傳不云乎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傳厚而高明以麥城之役公

穆然而就冥若無聞者垂五百年而始為開皇一

顯于玉泉之刹而向我其也又垂五百年而為崇寧再顯于蚩尤之戰而後著自是而又垂五百年公若以一身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為一心而趣公其卹捍之靈與供養之虔畧相當蓋上而后王君公下而紅女嬰孺近而都掖遠而雕結侏離之鄉亾能不心儀公者公之所以久而大則誠也亾論其雄武即所謂孤忠亮節皆誠為之也誠可以貫金石後三光終始萬物而又何疑

楚寶

焉又曰世稱公有曰義勇武安王者元所封也

有曰西臺朗陵誠靡上將者道家符籙所傳也今定之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曰將軍侯者何昭烈所命也我高皇帝所著令甲也係之漢何公志也聖楷按萬曆四十二年神廟特旨封公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自內使捧袂冕至廟中事甚顯赫以未經禮曹故不可詳至天啓四年七月始奏定今號

詔海內遵行於是塑像皆易冕旒而公既儼然而帝儼然而天矣王司寇又五百年而卹捍益靈供奉益虔之說不有徵乎黃梅瞿九思幽贊錄云公在前朝無特祀至我朝洪武二十七年方始建廟又云公乃火帝降生故宜顯于昭代嗟乎此書著在萬曆初年何相贈合若此信乎公之靈威不可測也題曰關帝者亦以遵神皇帝之令甲非敢為佞云

楚寶

卷四十一

七

岳武穆王

岳武穆廟在江夏縣東五里楚志云宋岳飛保護上游有功乾道中建廟于鄂賜廟額忠烈嘉定中又追封鄂王今承天岳州諸郡皆有廟祀王自中岳武穆王廟記曰予浮九江逾大別循漢水而上父老往往能道岳公事至有垂涕者曰微岳公吾屬久為虜矣當是時偽齊方張安陸以北盡為齊守公引兵而來也實始破郢虜兵破郢馮壘自豪公一麾之衆皆累肩而升殺虜卒七千九

楚寶

卷四十一

廿八

百積其尸與大王樓相高還故民之離散余過郢鄧父老又指余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以問太守張侯侯于郢日夜條理葺弊營新不翅如治生業顧獨無岳公祠何耶侯曰鳩木矣余至鄴未更月侯以書來告祠成且以記屬余岳公事世所稱說者多不悉而余所詳知其目有八一日忠臨敵誓衆言及國家之事仰天橫泗士皆歛而聽命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日虛心食客所至座嘗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遺作三

日○整○兵○所○經○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
晨○起○去○草○葦○無○亂○者○四○曰○兼○一○錢○不○入○私○藏○五○曰○
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
曰○定○卒○遇○敵○不○為○搖○動○敵○以○為○撼○山○易○撼○岳○家○軍○
難○七○曰○選○能○背○寬○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功○
率○推○與○人○不○自○有○是○八○者○人○鮮○一○有○而○公○兼○之○舉○
入○郢○之○師○以○臨○襄○沔○定○南○陽○無○敢○磨○其○鋒○者○其○後○
一○出○而○平○虢○畧○下○商○遂○再○出○取○許○昌○以○瞰○陳○留○夷○
人○畏○避○北○道○中○原○百○姓○牛○酒○日○至○謂○旦○夕○天○下○可○

楚寶

卷四十一

九

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變○聖○上○嗣○服○首○旌○其○功○
立○廟○賜○謚○錄○用○其○後○昆○之○賢○者○賜○廟○號○曰○精○忠○而○
江○湖○之○民○至○私○繪○其○像○家○奉○祀○之○今○張○侯○又○能○率○
民○之○志○使○奠○食○于○郢○則○忠○勞○之○報○豈○不○厚○哉○余○故○
歷○叙○其○所○以○為○將○者○八○俾○來○者○有○則○是○亦○侯○之○心○
也○

青溪龍女
龍女祠在遠安縣西七十里宋賜額靈貺封贈通惠
順濟夫人

朱震崇封記曰政和四年荆門夏旱穉苗不立者
三之一祀守汶上李公遍禱羣祠不應乃遣僚屬
請雨于昭靈龍女祠下迎像汲水設壇望祝于崇
泉之上雨隨像至屬縣沾足公狀其事詔易廟號
曰靈貺是歲冬迄于明年三月不雨公再命當陽
請雨于靈貺如初禮祝以早告雲霧勃興像及邑

楚寶

卷四十一

三十

城暴雨如注公復請加神秩是秋又旱公再命禱
于靈貺如三月而雨聲不絕者二日公兼舉前奏
至于再三部使從之有詔封通惠順濟夫人公謂
震曰清溪龍女祠舊矣曩倅峽州行縣至遠安屢
謁其祠見田旱者予默禱之輒應因遣吏迎水膏
澤沛然乃欲抗章請封是時神像服絳袍高冠劍
佩如王者一日僧清暉自言兩夢女子靚裝飛服
跪于丈室前既覺猶記其目光如日清暉持戒嚴
不妄語予遂以龍女請焉比昭靈廟之初褒也詔

既下寺以綵為詔樓且饒鼓奉引寓棲于州之東
山寺僧元皎復夢女子徘徊于樓下俄而風雷至
有物飛去鱗鬣可指數於是州人以清暉之夢為
誠然而盡易舊像矣于其為辭以記之震拱手起
唯踰月而未及書他日公又謂震曰荆門自是或
雨賜愆期禱祠莫聽彼神龍之宅不可以不祠于
所以供獻盛制幣者蓋將起來者祈禱之聽也
震始廓然而悟曰李侯愛民之心至矣故翹矚而
祝折躬而請雖得于傳聞身來之際有可以從民

楚寶 卷四十一 世

之欲者無不為也無不至也是以事和而民悅氣
和而雨降可不書之使吾侯之心昭然白于後世
乎
聖楷按內典天及龍皆能降雨與爾細龍雨應龍
兩隨意所念故又言一切大海水皆從龍王心願
所起今之祈甘澤者不之龍王而之他神牲璧雖
虔是為乞鄰之請其可必乎龍神祠凡邑皆有
于特舉靈貺之顯應以勸夫高冠而劍佩者毋然
悴斯民也

楚寶列傳論次

司馬儂作老子傳首述老子之言既曰其入與骨皆
已朽矣又曰老子二百餘歲修道而養壽又曰孔子
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周太史儋即老子也既曰著書
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又曰其子若孫累世顯仕
因家於齊何其語支離而意洗洋也蓋子長親見秦
漢以來方士神僊之言俱祖老子而不能自決於衷
故其封禪志雖譏武帝而蓬萊宮闕之幻神君室帷
之秘每一描畫不勝褰裳濡足之思焉若夫班固劉

楚寶 列傳論次 乙

欽叙道家為諸子又列神僊於方伎其意皆不能無
溺且其叙房中即西鄰素女之術也叙經方即玉液
雲英之法也由此而張道陵上驅鬼之章陶弘景懋
松風之夢寇謙之遇玉女於雲中杜光庭接飛僊於
海上又孰得而端倪之哉大抵崑崙瑤臺多為假設
之境藥物火候豈有彼我之云秦漢之君不登凡骨
喬松之壽未免遺形是在就虛味道者神而明之則
庶幾耳撰列仙第二十四凡
列仙一

王 子	蘇 耽	成武丁
王妙想	魯妙典	范 儕
鄧 郁	瞿 童	軒轅彌明
緱仙姑	田良逸	羅公遠
何仙姑	率子廉	

楚寶

列仙目次

二

楚寶列仙論次終

楚寶卷四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吳 林較訂

列仙

王子

王子者姓章名震南邈人也少好學周幽王徵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命盡氣絕則死位爲王侯

楚寶

卷四十一

金玉如山何益形爲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桑子具受衆術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草芥瓦石爲六畜熊虎立成能分形爲數百千人能步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久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弟子行合九泥爲馬與之令閉目須臾成大馬乘之日得千里又能吐氣

五色起數百丈見飛鳥過指之即降臨淵投符召魚
驚即皆上岸又能使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能
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
有赤光輝輝起一二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內者飲之
在外者浴之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尸解而去

東溪日錄曰道經之初立老子道德五千言而已
安有齋醮科儀符籙召神服氣辟穀調食玉屑燒
煉金丹之術哉其法起于漢張道陵魏寇謙之及
陶弘景葛稚川杜光庭宋徽宗王欽若又撰為諸

楚寶 卷四十一 家經咒以偈之也

蘇耽

蘇耽桂陽耆人少孤事母以孝聞日與羣兒牧牛耽
所牧者徘徊馴擾不驅而歸農因號為牛師嘗乘一
白鹿涉險如馳人莫能測侍母食母忽思得魚鮮耽
即去有頃持鮮歸母問所從來曰適自便縣市至便
縣去家一百二十里母疑其誑數日後舅氏入耆乃
云前在邑見甥市鮮母始駭異一日涕泗跪白母曰
耽已成道被命將昇不得終養母歎欵久之曰吾老
何以卒歲耽乃指一櫃絨綸甚固曰凡有缺扣櫃呼

楚寶 卷四十一 之可立得然慎勿發也又云耆人當大疫可取庭前
非水橋葉食之即愈庶幾所資亦助甘旨語畢有幢
節森列羣鶴隨之遂昇雲漢而去明年耆果大疫母
如言所活無算衆疑櫃綸請啟視母初不肯固請發
之乃有鶴自櫃飛去後扣無復應矣母年百餘歲終
鄉人共葬之其日人望牛脾山若有白馬繫林間遙
聞哭聲知是耽來耆守張遜乃率僚屬往吊因求見
耽頃之出半面光彩耀人又垂一大手綠毛長尺餘
謂守曰山谷幽遠日暮難歸乃手擲杖成橋令衆閉

目而渡少焉即抵城有羆僚失盼人馬俱隨但見赤龍亘空覓路經日乃還三歲哭聲漸止白馬亦不見後有鶴降羆東樓少年競彈之鶴以爪櫻樓板若漆書云其辭曰鄉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記陵谷遷移白骨蔽野青山舊時翹足高屋下見羣兒我是蘇仙彈我何為羆人立祠祀之名集靈觀宋元符三年詔封冲素真人

水經注曰郴縣黃溪東有馬嶺山高六百餘丈廣圓四十許里漢末有羆民蘇耽栖遊此山桂陽列

楚寶

卷四十一

四

仙傳云耽郴縣人少孤養母至孝言語虛無時人謂之癡嘗與眾兒共牧牛更直為帥錄牛無散每至耽為帥牛輒徘徊左右不逐自還眾兒曰汝直牛何道不逐耶耽曰非汝曹所知即而辭毋云受性應仙嘗違供養涕泗又曰年將大疫死者畧半穿二井飲水可得無恙果如所言母年百餘歲終鄉人共葬之時聞山上有哭聲甚哀服除乃止後見耽乘白馬還此山中百姓為立壇祠民安歲登因名為馬嶺山

聖楷曰蘇耽少以至孝著稱即其仙去猶周詳子舍之事似不欲仙者故其綰裳白馬號哭來奔風木之恨比人世更傷懷矣予嘗謂忠孝之外別無仙佛豈非然哉按稚川仙傳又載蘇仙名林字子立周武王時人家山東濮陽曲水所稱牧牛取鮮及化鶴事皆同然山東羆邑古今無地名便縣者此皆饜識羽流託名妄撰不足為據便縣即今郴州永興縣地古桂陽郡治今郴州故耽為郴人

楚寶

卷四十一

五

成武丁

成武丁桂陽臨武縣人。生有異姿，長身玉立。年十三，不授于師，自知經學。少年大度，不附人。後漢時為縣小吏，嘗被使京，還過長沙，觀投郵舍，不及遂宿于野樹下。忽聞樹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丁異之，遂往市見二人，罩白傘相從而行。丁呼之，因為設食，食訖便去。曾不顧謝。又隨之行數里，二人顧見，語曰：子有何求而相隨不止？丁曰：僕少出陋賤，聞君有濟生之術，是以待從耳。二人相向而笑，遂

楚寶

卷四十一

六

出玉函書閱之，果有武丁姓名。于是與蔡二九令吞服之。曰：君當得地仙還家。未幾聞獸聲，鳥鳴悉能通解。縣使送餉，府君周昕有知人之鑒，見武丁異之，乃得在左右。久之，署為文學主簿，嘗與眾共坐，聞羣雀鳴而笑之。眾問其故，答曰：帝東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遺視之信然也。時魏中寮吏豪族皆怪，不應引寒素之人以亂職位。府君曰：此非卿輩所知也。經旬日，乃與丁居閣直。至年初元會，日客三百餘人。丁至行酒，酒巡徧訖，忽以盃酒嚙向東南，眾客愕然。

丁曰：臨武縣火，以此救之。眾客皆笑。數日後，縣令張濟上書稱：元日慶集飲酒，脯時火忽延燒廳事。從西北起時，天氣清澄，南風極烈，見陣雲自西北直聳而上，徑止縣大兩火，即滅。雨中皆有酒氣，宸始服丁蓋非凡人也。後府君為丁于魏城西立宅，居止二年卒。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有人自臨武來于武昌岡上逢丁，乘白驪西行，問曰：日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往迷溪，斯須却返。我來時，忘大刀在戶側，履在鷄栖上，可過語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聞哭聲大驚，因具述

楚寶

卷四十一

七

其語家人云：刀履金入棺中，那應在外，即以此事往啟府君。府君遂令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唯一青竹杖，長七尺許，方知丁託形僊去。何燕泉曰：左傳載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博物志稱：稽叔夜以為無此乃先儒妄說，則是茂先亦不信也。列子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聲音，而訓之言血氣不相殊也。此言足與茂先辨矣。史記秦仲知

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謝承後漢書魏尚字文備高皇帝時爲大史曉鳥語遼史太宗時宗室人名神速姑者能知蛇語書記所載凡若此類不一而足豈皆妄語耶成武丁吾邠人神仙傳載其在長沙異人授之一書遂通天下鳥語獸音然則古人於此蓋必自有理以知之不然如管如張輩假之占候亦自有可推者高緯貽略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一卷是事也蓋有著之書者矣不當全不信也

聖帝按翰府名談云白龜年得李太白遺書一卷日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又不止此如伯益陽翁偉楊宣管輅李商張子信孫守榮皆通鳥語又論語疏載弓冶長辨鳥雀語云啁啾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聚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據此則鳥類中大有能爲韻語者茂先輩不其弄舌嘲人耶

王妙想

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住黃庭觀傍朝謁精誠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嘗有光景雲物之異重嶂幽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嘗言之于人如是歲餘忽有音樂遙在半空虛徐不下稍久散去又歲餘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之音震動林壑光燭壇殿如十月並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煇燦亂眼不可相視須臾千乘萬騎懸空而下皆乘騏驎九鳳龍鶴天馬人物儀衛數千人皆長丈餘持戈戟兵杖旌

楚寶

卷四十一

九

旒幢蓋良久乃鶴蓋風車導九龍之輦下降壇前有一人羽衣寶冠佩劍曳履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羣仙擁從亦數百人妙想卽往視謁大仙評妙想曰吾乃帝舜地司奏汝住此山三十餘歲始終如一守道不邪存念貞神遵稟玄戒汝天骨宿稟復何疑乎吾以歷數既往歸理此山嘗以久視誓爲之道分命仙官下教于人夫諸天上聖高真大仙慈劫歷不嘗代運流轉陰陽倚伏生死推遷俄爾之間人及陽九百六之會孜孜下教以救于人愈切于世人之求

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繫念存心。百萬中無一人。勤久者。天真懶俗。嘗在人間隱。景化形隨。方開悟。而千萬人中。無一人可教者。古有言曰。修道如初。得道有餘。多是初勤。中隋。前功併棄耳。道豈負于人哉。汝布宣我意。廣令開曉也。于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駢景靈丸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于黃庭觀。十年後。妙想白日昇天。茲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營道縣。

楚寶

卷四十一

十

魯妙典

魯妙典者。九嶷山女官也。生即敏慧。高潔不食葷飲。酒十餘歲。即謂其母曰。旦夕聞食物臭濁。往往鼻腦疼痛。願求不食。舉家憐之。復知服氣餌藥之法。居十年。嘗悒悒不樂。因謂母曰。人之上壽。不過百二十年。哀樂日以相害。况女子之身。豈可復埋沒貞性。混于凡俗乎。有麓床道士過之。授以大洞黃庭經。謂曰。黃庭經扶桑大帝君宮中金書。誦味萬遍者。得為神仙。但在勞心不倦耳。居山獨處。咏之一遍。如與十人為

楚寶

卷四十一

十一

侶。輒無怖畏。何者。此經召集身中諸神。澄正神氣。神氣正則外邪不能干。諸神集則怖畏不能及。若形全神集。氣正心清。則徹見千里之外。纖毫無隱矣。所患人不能知。知之而不能修。修之而不能精。精之而不能久。中道而喪。自棄前功。不惟有玄科之責。亦將流蕩。生死苦報。無窮也。妙典奉戒受經。入九嶷山巖棲靜。默累有魔試。而貞介不撓。積十餘年。有神人語之曰。此山大舜所理。天地之總司。九州之宗主也。古有高道之士。作三處麓床。可以棲庇。風雨宅形。念貞歲

月既久旋皆朽敗今爲制之可以遂性宴息也又十年真仙下降授以靈藥白日昇天初妙典居山峯上無水神人化一石盆大三尺長四尺盆中嘗自然有水用之不盡又有太鐵臼亦神人所送不知何用今盆在上仙壇石上宛然有仙人履迹又古鏡一面大三尺鐘一口形如偃月盆妙典昇天所留之物今在無爲觀

聖楷按雲笈七籤云妙典鉄臼重二百五十斤延唐令王翺嘗令人驗取藥臼行未及縣翺舉家皆

楚寶

八 卷四十一

五

病藥曰今在潭州麓山寺中寺中有犯者輒病極有靈驗

范儋

范儋道士自言巴東人少遊荆土多盤桓枝江縣界惡衣籠食蕭散自得言來事多驗而辭不可詳人心欲見歛然而對貌言尋求終弗遇也雖逕跨諸洲而舟人未嘗見其濟涉後東遊廣陵卒于彼土初儋在枝江縣東南三十里富城洲上無定止處宿憇一小菴而已弟子慕之於其昔遊共立精舍以存其人洞仙傳曰儋住百里洲臨日噓漱頂有五色光起冬夏惟單布衣恒温時頭已斑白至宋元嘉中入

楚寶

八 卷四十一

五

見之如舊宋文帝嘗召見儋答詔稱我或稱吾元克初爲太子儋從東宮過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身奈何養賊不知文帝惡之勅儋自盡埋于新亭赤岸岡既而發視惟空棺越明年弟子陳忠夜起忽見光用扣扉負之儋入門就榻坐又一老翁後至儋起迎之忠問是誰儋笑曰吾已俱出門顧語忠曰此復還東卿善護我宅即百里洲也按傳儋作對今從水經注又七籤云劉凝之爲對作傳錄置道書部不傳于世

鄧郁

南嶽鄧先生名郁，荆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祭武帝敬信。殊篤，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金著絳紫羅繡，襪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艷桃李，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

樂寶

卷四十一

五

如鶴大鼓，翼鳴舞移，尋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舍為鄧玄傳，具序其事。

聖楷按衡山嶽志，與長沙府志又載鄧郁之與徐靈期為友，云即鄧郁子。梁武帝詔郁之子岳麓山，置上中下三觀為修煉所。此蓋羽流訛傳，而修志者又無學力以訂正之耳。豈有父名郁而子名郁之者，其道書可笑如此類甚多。

瞿童

瞿童字伯庭，年十四，太和未散嗜慾，不入傲然懷厭世之志。大曆四年庚寅歲，自辰溪來，稽首桃花觀黃洞元仙師，字下願，蔭道域，厠役隸賤，末位仙師許之。雜處童孺，給侍甚謹，在醜不弄，率性恭默，每旦慕仙師焚修，朝拜如臨。君父如是者，積二三歲，不衰或往，往獨行入谿洞中，根究深處，信宿方返。仙師讓之，輒云：偶造佳地，遭遇神聖，觀雲氣草木屋宇飲食使人澹然忘情，不樂故處，因求願偕往。仙師曰：靈仙之府

樂寶

卷四十一

五

必在左右，然尚幼小，謂所至之地不即爾也。無何有丹砂之役，後領至襄陽市，闔闔之下，齊人浩擾，則瞑目不視，神氣醉泥，迨至逆旅，通宵而後醒，問其故，捧手對曰：太樸散壞者久矣，今之人圓冠方屨，以詐相尚，以利相市，余所不堪。方大駭其說，不敢以嘗僕役之。其後數以前事詣仙師，亦有意暗逝，屬暑雨，填道不得果去。八年癸丑夏五月甲辰晦，正衣服拜訣于戶外，自言靈期逼近，難可留止，請自是往。至日月合于鶉首，復近于茲地焉。庭際有大栗樹，遠人不過數

勿遂背行冉冉從樹旁滅沒化去有聲遂然如風飄
雷震云貞元元年八月符載乃為作記
聖楷曰按瞿伯庭自幼慧異故稱瞿童大曆間奉
母避寇入武陵師事黃洞源得其術或云幼時因
戲跳入井中後自大酉華妙洞中出依善卷壇修
真功成遷桃川宮久之世傳仙去刺史溫造刻石
紀其事與符載所記又不同大抵黃洞元之有瞿
童繇陶貞白之有桓先生也神仙信不可測如此
哉

楚寶

卷四十一

六

軒轅彌明

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來往九十餘年
善捕逐鬼物能囚拘蛟虯虎豹人莫知其壽進士劉
師服嘗于湘南遇之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將
自衡山遊太白過京師與師服相值師服招其止宿
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詩名擁爐夜坐與劉說詩彌明
在其側貌極醜白鬢黑面長頸而高結喉又作楚語
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掀衣張眉指墟中石鼎謂喜
曰子云能詩與我賦此乎師服以衡湘舊識見其老

楚寶

卷四十一

七

頗貌敬之不知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而題
其首兩句曰巧匠琢山骨剗中事煎烹次傳與喜踊
躍而綴其下曰外苞乾薛文中有暗浪驚題說吟之
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
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吾書之因高吟曰
龍頭縮首豢豕腹脹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譏於
喜二子相顧慙然欲以多窮之即賦兩句以授喜
曰大若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喜又成兩句曰在冷足
自安遭焚意彌貞彌明又令師服書曰秋瓜未落蒂

凍芋疆抽萌師服又吟曰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
訖又授喜思亦苦務欲歷彌明每營度欲出口吻吟
聲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亦竟不能奇曰旁有雙
耳穿上為孤髻捧吟竟彌明曰時於蚯蚓窠微作蒼
蠅聲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奇語皆侵二子夜將闌
二子起謝曰尊師非嘗人也某等伏矣願為弟子不
敢更論詩彌明奮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成也謂劉
曰把筆把筆吾與汝就之耶又連唱曰何當出灰地
無計離餅罌謬居壽壘間長使水大爭形樓婦女笑

楚寶

卷四十一

六

度量兒童輕徒爾堅貞性不過升合盛靈依暖熱繁
不與寒涼并忽罹瘴愆實責任使誠陋質荷斟酌
狹囊愧提擎豈能羨仙藥但未汗余羨區區徒自效
瑣瑣安足呈難逢俎豆用不為手所授願君勿嘲誚
此物方施行師服書訖即使讀之果謂二子曰子皆
不足與語此靈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且非吾之
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問也豈
獨文乎哉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床下拜曰不
敢他有問也願一言而已先生稱不解人間書敢問

解何書也請問此而已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
就坐彌明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但恐失色不敢
喘息斯須曙鼓擊擊二子亦因遂坐睡及覺驚顧已
失彌明所在問童子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便
旋然久不返覓之已不見矣二子驚惋自責因携詩
詣昌黎韓愈問此何人也愈曰余聞有隱君子彌明
豈其人耶遂為石鼎聯句序行于世焉
通考曰淳熙四年靜江守臣張棫謂臣所領州有
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為一

楚寶

卷四十一

十九

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嶽道士彌明詩
刻即知其來舊矣
桂林風土記曰堯山在府東北隔大江與舜祠相
望山有廟絕靈四時公私饗奠不絕相傳為秦時
建有唐軒轅彌明謁堯帝廟詩
聖楷曰仙傳拾遺有彌明傳全用韓退之語今姑
存之侯喜雖見絕于彌明然攷其人猶有可取退
之與陸祠部書云有侯喜者家在開元中衣冠而
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

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作文以干于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由此觀之喜雖新有詩名固非浮薄自處純盜虛聲也猶不免不腹彭亨蒼蠅微聲之訥所謂侯白侯赤又何如哉真可付之一慨廣西堯山刻軒轅彌明謁堯帝廟詩其句淺俚當是後人偽作故不錄

緹仙姑

緹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子魏夫人儂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孑然無侶壇側多虎遊者須結隊執兵而入姑隱其間曾無怖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為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緹乃姑之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宜勉于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先言其姓字又曰河南緹氏乃

王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為怖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魏夫人儂壇乃一大石方可丈餘其下空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震是夕羣僧持火挺刃將害儂姑入其室姑在床上而僧不見僧既出門即摧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僧相率奔走及明有遠村至者云十僧中九僧為虎所食其一不其推故免歲餘青鳥語姑遷居他所因徙居湖南身亦隨之而他人未嘗會其語鄭

改自承青學士左遷梧州師事于姑姑謂改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隱九嶷矣一旦遂去聖楷曰南嶽魏夫人任城人名華存字賢安晉司徒魏舒之女也幼而好道常欲別居閉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方適太保椽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日還幼彥後為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霧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屋宇齊于別寢將逾三月忽感太極諸仙真下降授以丹經其後幼彥物故天下荒亂夫人攜二子渡江仕宦凡在世

楚寶

卷四十一

廿三

八十三年始託劍化形去入陽條山昇天授夫位為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比秩仙公據此則夫人未嘗修道于衡山所謂仙聖者或因夫人治南嶽而特表示其靈異耳今靈在黃庭觀前亦無他異

田良逸 附蔣含弘

南嶽道士田良逸唐元和中與蔣含弘皆道業絕高遠近欽敬時號田蔣田以虛無為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飾而天格清峻人見者褊恡盡去侍郎呂渭楊堯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雨不獲或請邀致楊曰田先生豈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首弊服欣然就車到罷亦終無言即日雨降所居岳觀建黃籙壇場法具已陳列而天陰晦弟子請祈晴田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及行齋左右代整

楚寶

卷四十一

廿三

冠履扶升壇天印開霧嘗有村姥持碧納襦以奉對眾便服之坐者竊笑不以介意楊嘗迎至潭州田方跣足使至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于衙門即坐階砌著襪傍若無人楊再拜亦不止之時喜飲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侯田遺銀器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還曰報汝阿郎勿深憂也未幾量移杭州長史未嘗干人人至亦不迎性不多記人官位姓名與呂渭分最深後郎中呂溫刺衡州因來謁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

及温入下床拊其背曰你是呂涓兒子耶温泣然降
階田亦不止其貞朴如此母爲喜王寺尼尼衆皆呼
先生小師嘗曰負薪兩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卽弟
子代送之或傳寺尼早起見一虎在田媪門外走因
以告媪曰止應是小師使送柴來不足畏也蔣君混
元之器雖不及田而修持趣尙亦相類兄事于田號
爲莫逆蔣始善符術自晦其道人莫之知後居九真
觀會命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于山
口見一巨獸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滯蔣曰我在此

楚寶

卷四十一

廿

庇伊已多時何敢如是卽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
踏符下蔣聞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來豈知不
能自脫旣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本焚之自此絕不
復留意

羅公遠

羅公遠本鄂州人善隱形散景之術玄宗欲從而學
焉對曰陛下玉書金格已簡于九清矣真人降化保
國安人誠宜習唐虞之無爲繼文景之儉約却寶劍
而不御棄名馬而不乘豈可以萬乘之尊四海之貴
宗廟之重社稷之大而輕狗小術爲戲翫之事乎若
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困于魚服矣玄宗強之終不
肯盡其術試自隱嘗餘衣帶及公遠共試則驗厚賜
金帛然卒不得帝怒暴以幘壓殺之數日有中使者

楚寶

卷四十一

廿

自蜀還逢公遠駕而西笑曰上爲戲何害也仍以蜀
當贈爲寄天寶末玄宗幸蜀還京始悟其意云
聖楷曰仙傳載公遠與玄宗遊月宮傳霓裳羽衣
之曲乃妄說耳按唐書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
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速唯霓裳羽衣曲將
畢引聲益緩此非從月宮中來也故不錄且唐書
方伎傳公遠作思遠雲笈七籤又以公遠方遠爲
二人相傳錯繆若此神仙果足信乎

何仙姑

何仙姑零陵市人女也年十四五夢神人教食雲母粉可得輕身不死後遇呂純陽以一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饑頗能談休咎老而解化

東軒筆錄曰永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無漏自是能逆知人禍福鄉人神之為措樓以居世謂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謂之以問休咎王達為湖北運使巡至永州召于舟中留數日是時魏絳知潭州與達不叶因奏達在永

楚寶

卷四十一

廿七

州取無夫婦人阿何於舟中止宿

又曰潭州人士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專記之到潭日首于興化寺取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

聖楷按仙傳云呂崑字洞賓世為河中府人舉進士不第初遇火龍真人後遇鍾離雲房六十四歲始得道及宋時化迹始著多遊鄂岳湖湘間其度何仙姑事傳說亦多不一王元美云攷之野史謂

仙姑晚而枯瘦其言休咎亦不甚驗又趙道一仙鑑則謂純陽所度者趙姑名何者也有仙姑何姓者開元中羽化去合在純陽前未知孰是今姑從首善時傳楷聞國朝嘉隆間潯州觀國山有女真苟瑞仙者修道山之赤霞洞初田間婦耳遇一媪啖以異草遂絕火食其後冰心朗徹洞明教典發言奇中不可枚舉嘉靖末遣使者下尺一敦請之不至微示以攀髯之兆次年龍馭上賓卒如其言後年近百歲尸解而去此亦仙姑之類也不可

楚寶

卷四十一

廿七

謂世遂無其人

率子廉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農謂之率。牛晚隸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居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嘗。得輒徑醉。官人怒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

楚寶

卷四十一

廿九

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農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聞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農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農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也。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

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

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輒出也。況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鞏使求之家。集而補之。或刻石置紫虛閣上云。

楚寶

卷四十一

廿九

張三丰

張三丰一名玄玄始不知何許人洪武初入武當山
修煉丰姿魁偉美髯如戟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
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為張邈邈有問
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衮衮
皆本道德忠孝每事來輒先知之所談斗升輒盡或
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臥雲中麪
廩如常時既入武當往來天柱五龍南巖紫霄諸名
勝洪武十四年辛酉道士丘玄清從為弟子三丰使

楚寶

卷四十一

三

居五龍自結草菴於展旗峯北洪武二十三年庚午
忽拂袖長往不知所在上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
了不可覓乃召丘玄清至與語悅之拜監察御史賜
之室辭不受超擢太常卿

陳建按雙槐歲抄記云瑤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
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爐霞
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載回天上
去擬從博望借霧槎此詩三丰遜老詠揚州瓊花
以自况也永樂初文廟復使致書求之書函云

皇帝敬奉書真仙張先生足下全文亦見雙槐歲抄

仍命給事中胡濙徧往物色之不能得粵濱逸史
曰語云神仙有無何杳茫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
耳今觀國初周顛仙及張三丰之事則又歷歷皆
實有不可盡以為誣者要之天地間自有一種仙
風道骨但仙凡路隔不可力致而強為也
聖楷按今武當山有遇真宮為三丰道人名也其
東廡有道人像道人初築淨室于茲地曰是不久
當顯俄而棄去至 又皇帝時遣使奉書招之凡

楚寶

卷四十一

世

十餘年不得乃為之像又贈以真人誥今所奉書
及誥猶存宮中

冷謙

冷謙字啓敬，武陵人。號龍陽子。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沙門海雲游博學，精于易，尤深邵學及百家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為相，謙乃棄釋，從儒居。嘗川交趙孟頫，嘗於四明故相史彌遠家觀李思訓畫，因契之。遂善繪，後隸淮揚，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傳張氏契真旨。迨至正間，年百餘歲，貌渥如童。避亂金陵，坐肆市藥。國初，仕為太常博士，考定樂律。會京邸主人貧，數求賑于謙。謙一日即邸壁畫為門一鶴，守之。語

楚寶

卷四十一

廿二

館人曰：第入可得富，然毋多取，毋有所遺。館人叩門入，見金寶珍貝充牣如山，恣意揀取，因而遺謙所。引文旬日，內帑守者告失物，持引為證。上命逮館人及謙，謙就逮。語逮者曰：我能避，能飛，能揚，能格，不能制，我須以大寶貯我，乃得赴。上前逮者如其言，取一寶置庭中，謙以脚插入，良久，身盡入，甕端坐。其間明日視之，甕空矣。逮者懼甚，從甕口呼謙，謙輒應。比昇甕至，上前白其事。上親呼謙，謙應。上曰：朕赦汝，汝空出見，固不出。上怒，命左右碎甕，凡

百餘片，片片而呼之，而無不應也。竟逸，不復可得。

聖楷曰：謙初與三丰道人相厚，嘗于至元六年六月六日作仙奕圖，以遺三丰。邈老其圖作奇巒，異沼、林木、室宇、種種軒特，屋內為仙奕，沼中荷花正豔，發羣仙妹游採，其傍迨永樂二年四月三丰手題此圖，題于太師淇國丘公，中有云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又云方將訪君于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按畫鶴事，三丰以為誣，豈內帑守者因謙多異蹟而

楚寶

卷四十一

廿三

因挾其館人以為奇貨耶。謙真得道人，不應有妄取御帑之事，高識自能辨之。

楚寶出世間品叙

五濁閻浮三塗禰處。本是苦集衆生造業受報之地。每日醉夢之餘。幾人為君父著念。幾人向心性回頭。癡者求田問舍。數米秤鹽。豪者鮮衣怒馬。呼盧博塞。曠者談碁。燕翰雅歌。投壺困者。尋行數墨。字櫛句比。韻者嘲風弄月。綺語淫辭。黠者設策舞文。占星說劍。甚至朝思暮營。皆成禍事。揚眉舉步。悉是殺機。滿世界內。無非業海。以故貧賤。殊凶酬之。而不盡水火。疫厲收之。而不盡饑饉。刀兵交之。而不盡。雖然江河日

楚寶

下所不徧。化為異物。不頓壞諸劫。灰者則賴有菩提種子。隱現出沒。於塵氛垢穢之間。故佛法興揚之時。人薰習而性多善。佛法衰微之際。人迷溺而性多頑。蓋孔氏生于東土。而知西方有聖人焉。其出現之時。同也。孔氏沒而大道無傳。于是儒教所不盡攝者。而別懸佛教。以廣攝之。又梵語所不能通者。而復借文字。以旁通之。分身顯化。事同一家。謂以孔翼釋也。可謂以釋翼孔也。亦可究竟儒之教。寬其入人也。淺佛之教。嚴其入人也。深學儒者。假天爵以要人。爵學佛

者舍人爵而修天爵。其功行固自殊矣。儒者尊堯舜伊周為人之至。而不審堯舜伊周何所自來。是猶乘炬炬而昧太陽。食稻粱而忘稼穡。鳥得為通儒乎。子友伯孔楚書一集。既括世間之寶。而更搜出世間之寶。分為名釋祖燈二部。上以闡揚正法。下以引導羣生。厥功不小。予見而首肯之。竊意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予素號開提。得此味深。恨其晚故。敢正告夫聰明之士。文章勳業之雄。若不從這裏過。棄自家珍數他人寶。貪一粒米。失萬年糧。與醉夢中人何異。語

楚寶

云讀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篇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孝。予謂見是編而置之高閣。不能把玩流連者。其人之菩提種子。埋沒深厚。吾甚危之。吾甚危之。西峯道人黃裳吉謹識

楚寶出世間品論次

蓋自七佛授偈而迦文獨以其教傳於中國故爾紫
金瑞像殿陞飛行白馬精藍山雲割秀蓮花貝葉之
藏旁行半滿之字頓踞六經而上也然而終漢之代
皆賴天竺沙門薰修器鉢中國之人尙未有披削者
洎乎魏晉始依佛戒剃髮為僧而龍象蹴踏遍區宇
矣太和中常山釋道安以梵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
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悉正其乖舛於是分遣
弟子各詣諸方宣佛微妙而安獨與慧遠等四百餘

楚寶

一 出世間品

乙

人之襄陽檀溪寺住焉嗣是東方聖徒南國表傳思
大振錫於衡嶺忍祖授鉢於黃梅楚之宗風在唐宋
時為最著也予向者欲擇觀音石頭二大師法嗣為
南嶽燈今則稍異規裁專繫之楚凡生於楚而出世
於楚者若干人生於楚而出世於他方者若干人生
於他方而出世於楚者若干人其或遊方於楚得法
於楚雖附於篇姑存梗畧原夫置身雲漢坐斷三界
混迹市廛心超萬有非同土著之民可循吟而得也
述出世間品第二十五首叙教律二門與應化聖賢

為名釋次叙直指一宗為祖燈凡四卷

名釋一

釋道安	釋法遇	釋慧安
南嶽思	天台智	釋法聰
釋淨業	千歲寶掌	懶 殘
彌陀達	東林怡	中院操
大明聞	雲峯證	湘潭儼
般舟悟	龍安海	無姓和尚
龍興顯	衡嶽雲	湖南二居士

楚寶

一 出世間品

二

祖燈一

四祖信	五祖忍	玉泉秀
嵩嶽安	五臺方	荷澤會
南嶽讓	石頭遷	大梅崇
湖南會	西園藏	華林覺
龍山和尚	龐居士	長沙岑
祖燈二		
馮山祐	藥山儼	長鬚曠
慧 朗	天皇悟	雲巖晟

道吾智	高沙彌	龍潭信
石室道	德山鑒	石霜諸
清平遠	夾山會	巖頭燾
祖燈三		
洛浦安	晉王通	寶開勁
藏嶼化	石門蘊	神鼎誣
楚圓明	芭蕉泉	雲峯悅
龍牙遁	欽山遠	南臺安
雲蓋清	太陽玄	玉泉皓
楚寶	出世間品	三
蔣山慧	雲蓋智	白雲端
五祖演	上封心	文殊道
九峯學		

楚寶出世間品終

楚寶出世間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西岑仁齋黃裳吉恭訂

名釋

道安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入形雖不逮而聰雋罕儔年
至十三出家日誦萬言不差一字師敬異之為受具戒
恣其遊學至鄴乃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

楚寶

卷四十三

乙

異與語終日因事澄為師澄講安覆疑難鋒起安挫
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鄰安後避
地南投襄陽與弟子釋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江夜行
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入一家見門內有二馬
柳中間懸一馬苑可容一斛安呼林伯升至人驚出
果姓林名伯升謂是神人厚相奉接既而弟子問何
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為林苑容百升也既至襄陽
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眾不甚恭重安曰像形
相致佳但髻形未稱令弟子鑪冶其髻既而光焰煥

病羅滿一堂詳視警中見一舍利衆咸愧服安曰像
既霧異不煩復治乃止安嘗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
山○所說不甚達理願見瑞相遂夢見胡道人白頭
長齋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任
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
乃知和上所夢寶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處成則
安既德爲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
條爲三例一日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日嘗日
六時行道飲食唱誦去三日布薩差使候過等法天

楚寶

卷四十二

二

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
立○誓○願○生○兜○率○後○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處
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牕○隙○出○入○遽○以○白
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爲○而○來○安○曰○自○惟
罪○深○詎○可○度○脫○彼○答○云○其○可○度○耳○然○須○更○浴○因○具○示
浴○法○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
北○卽○見○雲○開○備○觀○兜○率○妙○勝○之○報○爾○夕○大○衆○數○十○人
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
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

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塋城內五級
寺中年七十二安未終之前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
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安既
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左臂
有一皮廣寸許著臂將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
人謂之寶印手菩薩
續高僧傳曰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靈康中釋道
安所造也及成就已乃行至萬山明迎返寺其夕
又出至寺門初在萬山蹋石現一足相周武滅法

楚寶

卷四十二

三

鎮副長孫哲志性兇殘先欲除毀令百人以索繫
頸挽之不動哲大怒乃至加五百人方倒震地哲
喜落馬尋卒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
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
丈八金像此像更三周甲子百八十年當滅計勘
年月與廢悉符合焉
聖楷按遠法師鴈門樓煩人年十二遊學許洛年
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
以爲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

之費誦盛淹遠高悟冥廣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廬山年八十三而終王弇州題遺社圖云按中土釋教自永平而後雖日以滋盛而識限因果妨闕性心圖澄神異志存弘護道林卓犖乃闢老莊遠公獨能思紹先緒取證羅什刪繁紕邪以淨信念佛為宗誠開士之要軌也第劉遺民雷仲倫宗少文張萊民張秀碩周道祖諸公雖復神情朗潔而塵跡猶存發願之後往來室家恐亦未穩至乃汰霧運挽靖節固

楚寶 卷四十二 四

徵裁鑿之精嚴第必置甌酒以待徵君似亦小為名使非如來本戒又西來本土以法性言之尚不為實而况雁門乃寄生之鄉何足多戀至頌諸弟子別創西林以倣新豐毋乃贅乎

僧稱釋考

按高僧傳曰出家從師命氏晉道安受業佛圖澄澄姓帛氏安以師莫過佛遂以釋為姓僧之稱釋自道安始也聖楷又按法苑珠林云舊日僧悉稱俗姓秦代沙門釋道安獨拔當時居然超悟乃云

既存剃染紹繼釋迦子雖異父而姓無殊今者出家安悉稱釋及翻四舍果云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衆咸歎服四姓者一刹帝利此是王種二婆羅門是高行人三名毗舍如此土民四名首陀最為卑下如此土息隸

楚寶 卷四十二 五

法遇

釋法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實其事道安為師解悟非嘗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誦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有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但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也未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椎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果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令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

楚寶

卷四十二

六

因之學徒勵業甚衆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衆和尚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

聖楷曰安師首徇僧尼軌範故立法不得不嚴遇捧荆杖涕淚受責亦賢矣哉其後百丈再立清規而風末凌夷奉行無幾遐想古德為法為人一片苦心何止浩歎

慧安

釋慧安未詳何許人年十八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為沙彌衆僧列坐輒使行水安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嘗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露迹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結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別頃之便見天人妓樂香華布滿空中濟惟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慎勿妄說說必有

楚寶

卷四十二

七

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為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至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罷木氣絕之後即施蟲身商人依其言出臥岸側夜見火燄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往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吧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遙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

南嶽惠思

南嶽惠思大師武津人姓李氏頂有肉髻牛行象視少以慈恕聞於閭里嘗夢梵僧勸出俗乃辭親入道及稟具嘗習坐日唯一食誦法華等經滿千遍又閱妙勝定經歎禪那功德往受法於惠文禪師晝夜攝心坐夏經七日獲宿智通倍加勇猛尋病四肢緩弱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夏滿無所得深懷慚愧放身倚壁未至間豁爾悟法華

楚寶 卷四十二

三昧最上乘門由此名行遠聞學侶日至乃以大小乘定慧等法隨根引喻俾習慈忍行奉菩薩三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以艾北齊天保中領徒南遊值梁孝元之亂權止大蘇山陳光大元年六月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嶽至一處林泉勝異曰此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猶存又指巖下曰吾此坐禪賊斬吾首尋得枯骸一張乃建塔今號三生塔師又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已後必事遠遊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卽不

得得亦不真得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露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嘗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此况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嘗又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入不會師住衡山絕頂化道彌盛陳王屢致慰勞供養目爲思大禪師誌公嘗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

楚寶 卷四十二

何處更有衆生可化時有慧集禪師聞法悟解每謂入我思大師彌勒應身耳師恐惑衆輒呵之將欲順世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若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於見證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卽遠去矣時衆以苦行事難無有答者師乃屏衆泯然而逝有小師雲辨號叫師開目曰吾將行矣何驚動妨亂吾耶衆人出去言訖長往異香滿室顏色如常卽陳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壽六十有四師凡著述文字皆口授無所刪改撰四十

二字門兩卷無許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
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黃山谷禮思大禪師題名曰修水黃庭堅弟仲堪
子粉梓椿相悅成都范溫道人文煥同來禮思大
師閱三生藏閱貝多梵字經二錫杖象刻佛供僧
俗書經夾有織靡如蟻映光不可讀者及佛牙舍
利蚌中觀音相寶玩溢目為書觀寶軒三大字坐
獨松軒觀老松突兀於衆杉間本無起羣之意崇
寧三年正月甲辰按山谷南行錄福嚴在南嶽

楚寶

卷四十二

十

依巖架空為之蓋思公道場有三生塔

聖楷按思大師初在大蘇以法付智顛後嘗代講
般若至一心具萬行忽有所疑師曰如汝之疑乃
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
一念頓證諸法現前吾既身證不必有疑顛問師
所證是十地耶曰否一生望入銅輪以領徒太蚤
損已益他但居鐵輪耳師所居處露瑞重香不可
勝紀又如岳神石鼓九仙觀道士鐵券事此俱不
錄

天台智顛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顛字德安荊州華容
陳氏子眼有重瞳俊朗通悟初謁思大師於大蘇山
思一見乃謂曰昔露鸞同聽法華經今復來矣即示
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師入觀從所悟處定慧圓
融宿通潛發唯自明了舉以問思思曰非汝弗證非
予莫識此乃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縱令
文字之師千萬不能窮汝之辯汝可傳燈莫作最後
斷佛種人師既承印可隨侍南嶽二載陳大建元年

楚寶

卷四十二

十一

始禮辭往金陵瓦官寺創弘禪法時禹穴慈榮任莊
嚴寺道粵吳會世稱義虎辨號懸流開師講法特來
設問輕誕自矜揚眉舞扇扇忽墮地師應對事理渙
然清顯乃譴榮曰禪定之力不可難也沙門法歲因
拊榮背曰從來義虎今成伏鹿扇既墮地何以遮羞
師由此為羣賢所宗尋感異夢任天台佛隴峯號天
台智者師說法三十餘年嘗披一襲衲初居臨海民
以滬魚為業晉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滬溪梁六十餘
所即以福緣所得金帛買斯海曲為放生之池又表

開陳宣勅禁採捕時還佛隴如嘗習定忽有黃雀滿空翔翔相慶嗚呼山寺三日乃散師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隋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語宸曰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春秋六十有七

聖楷按天台智大師撰法華玄義止觀等部凡百餘卷門人灌頂日記萬言而編結之總目為天台教別其教大畧即身心而指定慧即言說而詮解脫大中一實相之宗趣無證真得之妙自發心至于成道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

楚齊

卷四十二

十三

同之煥然冰釋示佛知見較之空有諸宗可坐而行也故昔人以為救世明道之書

又按師在南嶽既解法華六義清淨義沉吟久之有西域僧謂曰唯首楞嚴經著明六根功德足與相證師於是渴慕每昕夕望西遙拜如是者積十有六歲南嶽天台寺左畔有拜經臺遺址云師入滅後楞嚴始至東土猶然師所感也

法聰

釋法聰南陽新野人卓然神正性潔如玉因至襄陽繖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為棲心之宅梁晉安王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無故却退王慙而返後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觀一谷猛火洞然良久佇望忽變為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虎

楚齊

卷四十二

十三

災請聰救援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齋戒勅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亦至便與飲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霧泉有五色鯉魚亦就手食云此是雌龍王與羣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聰任山慈救為先見屠者驅猪百餘頭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乞然不動乃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

漁人牽網如前三告引網不得亦復歸心後卒於江陵天宮寺即梁太一年也其寺現有碑記

聖楷按襄陽繖蓋山今名白馬山在襄陽縣東南十里上有白馬泉南雍州記每年刺史三月三日禊飲於此

又按中峯謂西天外道皆具有作思惟變化神力佛燈初傳將昭明世間非具神通者不能攝彼外道故多化佛化菩薩應身為祖以傳命燈如中土間亦有之皆是聖賢偶出助揚宗教以警動愚頑

悲賢

卷四十二

西

不可執為奇特自失正因也

淨業

釋淨業漢東隋人也精研律部博綜異聞隋仁壽二年被舉送舍利於安州之景藏寺初欲於十方寺置之行至景藏寺忽感異香滿院衆共嗟怪因而樹立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於人物寺重閣上開衆人行聲及往掩捕局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為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羣魚游躍首皆南向似受歸相範即乘船入水為魚授戒魚皆迴頭遠船如有聽受都無有懼業慶其遇乃以舍利置於佛堂先

楚寶

卷四十二

五

有素菩薩一軀不可移動至明乃見迴首面向舍利狀類天然一無損處業以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卒於本寺

聖楷曰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恐蓋凡夫死人之骨故存梵本之名佛舍利有三種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三是肉舍利其色赤菩薩羅漢等亦有三種若是佛舍利推打不碎若弟子舍利推擊便破矣其諸靈異備載菩薩處胎經阿育王經流傳東土則自漢明帝始至隋文

帝而盛。按王劭舍利感應記曰：皇帝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殿，親以七寶箱捧舍利三十，自內而出，置於御座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琉璃瓶各三十，以琉璃瓶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熏陸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送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各感靈瑞。傳載記中，今姑述其在楚者：衡州衡嶽寺立塔四，遇逆風，四乞願，水峯上白雲濶二丈，直至基所，三

楚寶

卷四十二

六

市而去。襄州大興國寺立塔，初天陰，將下日，朗入函雲，合隨州智門寺立塔，掘基得神龜，甘露降，黑蜂遠龜有符文，又隨州官人王威送流入九十道，逢舍利善心共發，放之爲期，其囚被放，千里一期，無一逃者。隨州入於濱水作魚獄，三百古來傳業，旣見舍利，悉決放之，永斷茲惡。餘州亦効矣。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三州，建立露塔，令總管刺史已下縣尉以上，廢營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錢，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

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應有四十州。潭州舍利至江神島，千迎荆州雲蓋塔，上雨花，不下安州也。感香一夕放光，雲蓋兼集，此中土建舍利塔之始也。

楚寶

卷四十二

七

寶掌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
神受臂左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
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嘗不食日誦般若等
經千餘卷一日謂眾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
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徙居祝融之華
巖黃梅之雙峯廬山之東林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
師就扣其旨開悟武帝高其道臘延入內度未幾如
吳有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夏

楚寶

卷四十二

六

畫佳山水後居浦江之寶巖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
造白犬馳往朗亦以青猿為使令師所經處皆成寶
坊唐顯慶二年示寂蓋已一千七十二年偈曰本
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任心他生復來此
聖楷曰黃梅縣五祖山有老寺即寶掌所住之巖
峯也予嘗有詩云寶掌初茲山山亦如其掌人來
指縫間安作蓮花想不知此山阿已是百峯長下
有萬仞流一泓從此往失足隨層雲始驚飛瀑響

懶瓚

南嶽懶瓚和尚一名懶殘唐至德間隱居衡山石窟
中踪跡語言人多不測嘗作歌曰直心無散亂他事
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
有人喚向外覓功夫總是癡頑漢要去即去要住即
住身披一破衲脚著娘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
誤若欲度眾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真佛真佛不可
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薰鍊心是無事心而是娘生
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

楚寶

卷四十二

九

字削除人我本冥合箇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
睡將功用功展轉冥蒙取即不得不自通吾有一
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
與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
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夜月為
鈎臥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
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嘗只空萬法皆爾本自無
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李泌隱衡山時見師驚
曰非凡人也聽其終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

辨休戚謂師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隋之人時
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焉師命坐發火出芋以嚼之
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

甘澤謔曰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
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
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
一日刺史將祭嶽祠方修磴道中夜風雷一峯墮
下巨石當磴橫臥修磴者以十牛力挽又以數百
人助推之石屹不動師見笑曰無煩多力遂自履

楚寶

卷四十二

二

石石盤旋而動聲若震雷疾下路輒開人始奇之
寺門外虎豹忽成羣師謂眾僧曰授我箠為爾等
盡驅之眾競以箠投師纔出寺門一虎遽叩師去
虎豹自此亦絕踪跡蓋師欲去故示此異
林間錄曰唐高僧號懶贊隱居衡山之頂石窟中
嘗作歌其畧曰世事悠悠不如山丘臥藤蘿下塊
石枕頭其言宏妙皆發佛祖之奧德宗聞其名遣
使馳詔召之使者即其窟宣言天子有詔尊者幸
起謝恩贊方撥牛糞火尋煨芋食之寒涕垂膺未

嘗答使者笑之且勸贊拭涕贊曰我豈有工夫為
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而去德宗欽歎之予嘗見
其像垂願瞑目氣韻超然若不可犯干者為題其
上曰糞火但知黃獨美銀鈞那識紫泥新尚無心
緒收寒涕豈有功夫問俗人

楚寶

卷四十二

廿一

一頁下... 6 反E

彌陀承遠

南嶽彌陀寺承遠大師漢州綿竹謝氏子初事蜀魏唐公學於資州詵公詵公得法于東山忍公師乃委質僮役服勤星歲開元二十三年至荊州玉泉寺依蘭若真公畫領玄旨真公始南指衡山俾分法派師既抵衡息於天柱之陽聞京師有慈敏三藏出在廣州乃往謁之敏公曰如來付受吾徒用弘拯救超然獨善豈曰能仁俾係無量受經而修念佛三昧樹功德劫以濟羣生由是頓息諸緣學歸一念天寶初還

楚寶

卷四十二

廿三

于舊山山之西南別立精舍號彌陀臺雜草編茅僅蔽經像居無童侍室無斗儲一食不遇則茹草而過徹納莫完而歲寒自若奉持贊歎苦劇精至永泰中有高僧法照居廬山結西方道場入觀積旬見彌陀座下有老比丘焉啓問何人答曰南嶽承遠願生吾土勝緣既結真影來現照公退而驚慕竟陟衡峯禮師宛如定中所見悲喜流涕遂執侍左右大曆末照公辭謁五臺承詔入覲既為國師領袖京邑乃奏陳師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名其居曰般

舟道場以寵異之泊于貞元申詔褒立始建彌陀寺額度生二七會供千人中貴巡香守臣視饌瑤圖花捧寶字爐開寵降九天暉映三界法門之榮觀備極于一時矣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顧命弟子申明教戒掃室趺坐恬然化滅報齡九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五塔于寺之南岡呂溫柳宗元各撰碑記時稱蓮社三祖云

洪覺範南嶽彌陀和尚贊曰與之食則食與之衣則衣無衣衣木葉無食食土泥為人汲樵牧僅存

楚寶

卷四十二

廿三

骨與皮其道不可致天子南向師出家有如子我亦著伽梨

東林熙怡

廬山東林寺熙怡大師姓曹氏桂陽人也體識深靜風度端敏受具戒于南嶽修律儀于東林臨壇持法垂五十年初隸東林居耶舍塔院嘗苦背痛鍼石不及中夜累歎忽有神人撫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茲窮討經論切磋心要加以律儀嚴靜受持勤至感通之應固難盡書至于山鹿歸仁林禽效社大師之室不足異也大曆五年躋五老峯望彭蠡臨瀑布乃構凌雲精室為經行之地旁引泉竇近躡松壑丹崖

楚寶

卷四十二

廿四

雲岫勢若屏囁然趨風望景攀危麓重翼如而至者難以數計積十餘年乃止大林精廬杖屨衣巾屏居一室與故太師魯國顏公真卿丞相天水趙公憬節度使范陽盧公恭吏部侍郎弘農楊公於陵為恭禪之侶幽鍵洞發玄言兩得貞元中建東林戒壇院十二年丙子七月二十七日召門弟子曰吾隨化還須更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塔于香谷原

中院希操

衡山中院希操大律師晉氏子去儒為釋者三十一祀掌律度眾者二十六會沒年五十七既沒二十七年其大弟子誠盈奉師之遺事願銘塔石柳宗元曰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興衡嶽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不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親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廩公贊公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兆滅迹之際則隕星黑祲告其期斯為

楚寶

卷四十二

廿五

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之眾他莫能備也凡所受教若華嚴昭公蘭若真公荊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愛道鄧霧幹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聖楷按誠盈與韓退之為方外交退之別盈上人詩云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下一迴首即是此生我別離觀此詩退之胸中似非諫佛骨表時伎倆也

大明慧聞

衡山大明寺慧聞律師。潭州歐陽氏子。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先是廣德二年始立大明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師。凡至戒事二十三年。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匳奉杖屨為侍者數百。剪毛髮披教戒為學者數萬。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泉、裴公胄、侍郎令狐公暉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師始為

楚寶

卷四十二

共

童時夢大人縮冠素鳥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眾咸見聞。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始乞柳宗元為碑銘。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

聖楷按。柳子厚大明和尚碑云。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于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于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惟大明師。又曰。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

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整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至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無染。章氏女。世顯貴。今至衡山戒法。

又按漢明帝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此中國為尼之始。受戒初本僧尼同壇。至宋太祖始不許尼往僧壇。乃別立尼受戒壇于本寺。若尼至戒法亦始自師子園。尼鐵索羅等。惟至大禪師碑事。則自

楚寶

卷四十二

廿七

無染而外未有聞也。

雲峯法證

南嶽雲峯法證大師郭氏子執行峻特器宇宏大。有來受律者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有來求道者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無不隨機引接師居山之北峯凡蒞事五十餘年度學者五萬人為弟子者三千人。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師好作有為功德。每歲披山伐木崇構法宇捐衣去食廣闡羣經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貞元十七年九月

楚寶

卷四十二

廿九

十七日卒。十月二十七日入塔。巖石峻整植木蒼茂。凡衡山無與為比者。

聖楷按雲峯寺在雲密峯下其遺址石竈石井欄尚存。

唐興知儼

湘潭唐興寺知儼大師曹氏子為潭之右姓兆形在孕母不嗜葷生九年自樂為僧父不能奪其志乃抱經筍入响嘯山。凡進品受具聞經傳印皆當時大長老曹王臯鎮湖南請為入師自是登壇蒞事三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人。人持寶衣解瓔珞為禮師色受之謂門徒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有為應之。凡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極其功力應物故也。元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即寂壽八十二臘六十二塔。

楚寶

卷四十二

廿九

于寺東北隅劉禹錫銘之曰祝融靈山禹所治非夫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士以律視儼猶孫子登壇人師四十紀南方學徒宗奧幼無童心至觀齒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逾五里陶侃故居石頭寺門前一帶湘江木呀墜律席之名兮與湘流而不已。

聖楷按劉禹錫碑云南嶽律門以律公為上首律之後雲峯證公承之證公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月麗天珠璣同貫由其門者為正法焉蓋是時禪

學方盛于衡山而其徒或不能如南嶽石頭之解
脫故子厚夢得諸公多重律而輕禪亦其積漸之
故使然也中峯亦云自百丈建叢林以來廣田大
宅指顧如意其奈正因日墜謬妄日滋紀綱日繁
禮義日削數百載前提唱之師如臨濟德山雲門
真淨氣憤憤地怒罵諸方如淫女兵奴視之蓋責
其不體道本惟務言通互相欺誑者也嗟乎佛法
自宋元至于今日衰云極矣禪不禪律不律生死
苦海業識茫茫誰可與明大事者子故於茲錄以

楚寶

卷四十二

二十

淨土毗尼與教外別傳分部各列俾知如法證修
譬將蹈海舟楫帆檣具而後指南有所用之矣
西岑齋曰覆按禪律二家一重在見地一重在修
持各有一門深入然至脚跟穩實處行解相應無
不明心性之淨戒亦無毀犯儀律之宗乘也末法
流弊互相攻訐持律者駁禪而病在執慕禪者破
律而病在狂皆由因地不真倚借門戶欺世惑人
以致律不成禪不成深為法門之患凡大心
男子欲求出世正果不可徒聽岐說妄起是非須

於各門身自體試先審願力淺深次觀根器大小
隨俟因緣會遇上根猛志者即參究以勵修持業
重心粗者藉毗尼以銷染習蓋論究竟一著律固
不可較禪而為進道之階禪亦不可廢律其餘淨
土諸門但以廣攝中下機教任投不必多費揀別
矣

楚寶

卷四十二

二十一

般舟日悟

南嶽般舟日悟大師。零陵蔣氏子。師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為之室。宇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蒞事。度比丘眾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恩以為去。凡入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濶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邊。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

楚寶

卷四十二

世二

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捧居首。師乃即崇嶺作精室。闢林莽。剝巖巒。殿舍宏。大廊廡。修直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顯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

聖楷按山谷南行錄。勝業寺在南嶽廟東。有柳子厚般舟和尚第二碑。所謂第二者。因前有般舟道場之承遠。此復有般舟臺之日悟也。非指一人。

龍安如海

長沙龍安如海禪師。周氏子。師始為釋。其父強之仕。至成都。至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嶼山。其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南北相訾。反戾。闢其道。遂隱鳴乎。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恩。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成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

楚寶

卷四十二

世三

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嘗。晚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於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鑿密石。以益其居。又為龍安寺。元和三年二月九日。沒。凡年八十一。僧臘五十三。塔于寺之原。其弟子浩。初等狀師之行。謁柳子厚。為撰碑銘。

無姓和尚

岳州聖安寺法劍和尚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宵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塘慧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眾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

楚寶

卷四十二

世四

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至物流動趣向混亂惟極樂正師為得其髓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閭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蓋岳州自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嶽戒法歲來

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

榜宗元碑陰記無姓和尚既居是山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安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問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請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魏李萼辨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其以其隱地為道場秦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

楚寶

卷四十二

世五

西岑齋按子厚之於佛法未聞實切奉行即入理深談猶較子瞻百步而一時名衲碑紀多出其手豈乞文者惟尊時譽不重作家乎蓋當日宗風寥落學士中未有如宋之楊李張黃輩為禪流所欽附者雖昌黎之達始亦指墨者之道以誣佛而嘗量失空獨子厚云佛法陰翊王化切當之言惟其深信不疑故願以文章作護法而誘迓諸人可謂宸醉中之獨醒矣噫才如子厚亦復津津向往若此後之黔淺不及子厚者可妄議哉

龍興法顯

新州龍興寺法顯禪師。陽宣氏子。初母在孕。不喜
董辛及誕之後。每以沙土戲為佛塔。志學之歲。遠方
訪道。年十九。始就剝落。住福田寺。其後更隸龍興寺。
一日。捧盃上堂。逢一神僧。顏赤如醉。語師曰。汝可名
法顯。因忽不見。年滿受具。遂以此名。年二十五。次因
寺事。差往鄆陽。所憇之家。皆同舊識。或云。宿昔夢師
之來。儀服宛如所見。設供養者。闔門盡里。爾時鄆陽
大旱。師為授戒二千餘人。事畢。天晶無雲。其夜雨。雲

焚寶

卷四十二

廿六

盈尺。隨緣利物。殊類齊感。如此不可具述。永淳歲有
三婆羅門。寄金銀珠寶於師。復置鉢筭而歸。西域其
後有賊。劫房。惟此諸寶獨在。出入三載。至乃東來。各
以還之。封緘如故。母氏遣師預修。已募寺前南嶺地
為吉祥。掘得巨石。不可開動。已經數日。師意彌專。忽
有一人來。詣掘所作禮。既畢。出一編書。與師。遂云。為
師穿墓。觀其用狀。殆非人功。信宿掘成。不知所在。開
其智書。乃菩提達磨之論也。及築墳。傳土。每夕有猛
獸。蹋跡如杵。經一十八年。母始卒。師廬於墳所。三載

形體臞瘠。僅能識者。每有人潛獻牛乳。其味凝厚。眾
疑有異。後加驗問。莫知所從。嘗置碗佛前。乃成舍利。
旬日之後。碗中有聲。沃而滌之。金光浮出。連珠成貫。
色有似楮者。其後漸多。至百餘粒。他州造塔者。皆來
請之。分與而去。夫其異應。不可思議。乃菩提之示現
者矣。師以開元八年六月初。於本寺精舍。結跏趺坐。
積十三日。不更飲食。無復煩惱。而入無餘。春秋七十
有八。一定已來。全軀不壞。髮長膚軟。紅爪丹唇。經二
十年。竟不敢遷。閉。近日薄加香漆。四衆供養如生。

焚寶

卷四十二

廿七

聖楷按李適之撰師碑。不著師授法何人。與入道
機緣。但云。即雙峯忍禪師門人也。則是師與盧能
神秀為同參。何以不傳心印。屢示異跡。雖師之慈
善根力。有以感之。然而佛祖未免呵置。在不入傳
燈安哉。
西岑齋曰。覆按傳燈一集。乃佛祖心印。遞代相傳。
唯親承付。屬者始稱嫡派。其或見地已到。而未經
宗匠印許。不得入傳。即後人推揚道德。而叙為某
代法嗣。亦屬旁出。不為正宗。猶世間之絕學高才。

未登榜錄祇號逸士也。霧山會上百萬唯迦葉傳。衣少室九年待緣。獨神光付法。諸祖為法求人。只有一箇半箇珍重匪輕。所以龍天推送神力護持。非同小可。蓋此微妙法門不在語言上不在文字上。并不在行。事上必其候到功深徹骨見髓。常機覲而輒芥投鍼。一時師資千古密印。豈若吾儒之孔孟程朱。但憑學問語言。先後揆合已哉。愚初未明此事。每閱古德機緣。輒心訝之。既得入頭始悟。孔顏相視而咲。莫逆于心。正是這箇曾思而下尚。

楚寶 卷四十二 世九

未夢見况其他乎。但大乘正法祇在本分承當。着些子伎倆不得。任他百千三昧無量神通。積劫勤修。河沙妙德。到此實際理地。都如烈焰銷冰。故雖以應真顯蹟之聖。種種奇特。而與大道無闕者。不登祖位。我世尊在日。豈知末季重神通。不重正法。深囑護持。必令斷絕。亘古窮今。賴此懸絲。續佛慧命。禪宗之所以最尊最貴。而不可以思惟測度也。歟。

衡嶽楚雲

衡嶽楚雲上。人生唐末有至行。嘗刺血寫妙法蓮花經。一部長七寸廣四寸而厚半之。作旃檀匣藏於福嚴三生藏。又刻八字於其上。曰若開此經誓同慈氏。皇祐間有貴人遊山。見之疑其妄。使人以鉗發之。有血如綫出焉。須臾風雷震山谷。煙雲入屋。相捉不相見。彌日不止。貴人大驚。投誠懺悔。嗟乎願力所持。乃爾異也。政和四年春。覺範禪師還自海外。過衡嶽。往頂戴之。細看血綫依然。貫休有詩贈之曰。剔皮刺血

楚寶 卷四十二 世九

誠何苦為寫。霧山九會文十指。濕乾終七軸。後來求法更無君。

溫庭筠贈楚雲上人詩曰。松根滿苔石盡日。閉禪關有伴。年年月。無家處處山。煙波五湖遠。瓶屨一身閑。嶽寺蕙蘭晚。幾時幽鳥還。

湖南二居士

居士槐庭蔡公諱承植長沙之攸邑人也負性孤迥澹于聲利弱冠登鄉薦年二十四成進士遂發願長齋乘戒篤修行頭陀行誓念三千佛名不能成誦乃日記一名閱三載而卒業信口無脫誤其專勤類若此作書最拙不欲求工對人寡言笑衣冠懸置座隅鼠蝕塵封逢人便著食必取其粗糲嘉賓至止爐中黃一莖菜以手撮菜葉共啖之每夜危坐匡床遠離女事者三十年歷任嘉興太守大作佛事絕有楞嚴

李

卷四十二

四

古刹勢家侵削公力為修建莊嚴有加今作刻印藏經之場流通佛法定公之功官晉太常卿乞休林下知交欲薦公出為巡撫公掩袖笑曰若見一巡撫太尊貴生我法超出三界金輪王尚不屑意况區區耶或勸公當教兒公曰生死事大吾自救不暇遑恤我後諸子有美厥輪奐者公不能禁以弱障而過之晚年專修淨土晝夜持名結庵為念佛會與諸菜傭唱導平等接人邑士某病入冥府見樓閣翼然上供牌位云此念佛往生蔡公也公有偈謝客云安養思歸

客湘江一腐儒不愁明日事但覓往生符斗室隨緣任稀養信口胸中絕愛憎一任馬牛呼休把閑言語頻頻告老夫年來性暴惡開口便糊塗業重期心懺人親以病疎張三與李四好醜不關吾苦海百般俱是夢戲場何事苦關心三十年前如此說隔靴搔癢到如今浮生易度迎風燭業習難除黏石鍼不把蓮華栽淨域三塗難保不相侵將逝之年自號不久人及病革呼人昇至庵請僧祝髮易形歸而易簣果見銀臺接引口稱觀世音不輟刻有因果書及淨土

楚寶

卷四十二

四

詩勸世攸邑化之迄今多善信云衡陽金簡曾公諱鳳儀蔡之同榜進士也官儀部郎中以拜禮白足不知者嫌其傷體因被物議遂欣然挂冠歸請受具戒殫精教典叅透祖機著有楞嚴楞伽金剛諸經宗通皆引公案法語貫穿經意水乳和合義學益鮮窺焉捐貲利農建造湖東叢林集賢書院各設僧田千百畝結狀若緣行檀度事舍身護法蓋真乘願力而來者也衡耄老龐而後再見此公西岑齋按蔡公以淨簪律其行過人曾公以教合

下缺

楚寶出世間品二

明 梁谿高世恭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西岑仁齋黃裳吉恭訂

祖變

四祖道信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于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紹祖風攝心無寐廢不至席者近六十年隋大業十

楚寶

卷四十三

三載領徒晨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眾惶怖祖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眾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祖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嘗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卽有不是處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姓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默然識其法器卽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拳種有生

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

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

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

默然忍曰莫是和尙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

後貞觀癸卯歲太宗擢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

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

不起卽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

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慕就賜珍繪以遂其

志迨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誠門人曰

楚寶

卷四十三

二

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

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

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證

大騁禪師慈雲之塔

聖楷按祖年十四時禮三祖僧璨大師曰願和尙

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大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

曰何更求解脫乎祖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師屢

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

四祖旁出法嗣第一世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

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若曉達真空。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授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之石室。有百身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望氣。躬自尋訪。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栖。何所。祖曰。貧道不夫。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

楚寶

卷四十三

三

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冀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而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遠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個在。祖曰。這個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親之。竦然。祖曰。猶有這個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

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于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

楚寶

卷四十三

四

起真心。任偏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菩提。任法身。無有變異。吾受察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任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祖付法訖。遂送雙峯。

五祖弘忍

五祖弘忍大師者，新州黃梅人也。先為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于四祖曰：「法道可得開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迺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媿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備紡里中，夕止於農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為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

楚寶

卷四十三

五

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為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若惜願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房，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眾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觀。吾言持為已任，汝等各自隨意。」遂一偈若語，意察符

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

外，眾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曠敢當之神秀。」竊聆宸譽，不復思惟。乃于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綉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

楚寶

卷四十三

六

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為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荅，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傷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眾聞祖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自也未虛，曰：「自也未虛。」祖於碓以杖三擊之。盧即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故。隨機大

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類漸等旨以為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於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跪受衣法啟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

楚寶

卷四十三

七

如懸絲也。虛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遊。大眾莫知。五祖自後。不復上堂。大眾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祖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潛知彼得。卽共奔逐。五祖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于黃梅之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聖楷按張商英東禪寺記云五祖演化于黃梅之

東禪院蓋其便于將母也。龍朔元年以衣法付六祖卽散衆入東山。山在縣東北三十里。東禪寺在縣西一里。旁有佛母塔卽周氏之墓。寺內有傳衣閣。夔杖楓有墜腰石。鐫龍朔元年盧居士志。

楚寶

卷四十三

八

玉泉神秀

五祖旁出法嗣

荆州玉泉大通神秀者開封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以坐禪為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誓心苦節。以糞汲自役。而求其道。祖默識之。深加器重。祖既示滅。秀遂任江陵當陽山。唐武后開之。召至都下。於內道塲。供養特加。欽禮命于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即位。尤禮重之。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禮。師有偈示衆曰。一切佛

楚寶

卷四十三

九

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禿。神龍二年于東都天宮寺入滅。謚大通禪師。聖楷按玉泉在當陽縣西三十里。溪山勝絕。初為智者道塲。唐儀鳳中。秀復居此。詔置度門寺。傳燈錄載秀葬龍門。其寶寂于龍門。葬于當陽。張燕公說所撰碑文。可考。今塔址僅存瓦礫。元禧宿度門寺。詩其警句云。門臨溪一帶。橋映竹千里。諸巖分院。字雙嶺。抱垣甯。猶可想度門之勝。

慧安

五祖旁出法嗣

嵩嶽慧安國師。荆州枝江人也。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師曰。本無名。遂遁于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衆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太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嶽。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不奉詔。於是徧歷名迹。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輳有坦。然懷讓二僧

楚寶

卷四十三

十

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曰。目開合示之。然于言下。知歸讓。乃即謁曹溪。武后徵至。釐下待以師禮。與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為現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開藉。願信受。神龍三年。辭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

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
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
秋一百二十八門人遵旨昇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闌
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紫留于宮中至先天二
年門人建浮圖焉

楚寶

卷四十三

十一

五臺巨方

神秀法嗣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於明福
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問曰白
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
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室侍對應機無爽尋至
上黨寒嶺居焉數歲之間衆盈千數後于五臺山闡
化二十餘年示寂塔于本山

聖楷按舊唐書云神秀禪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
王重之而未嘗聚徒開堂傳法至弟子普寂始于

楚寶

卷四十三

十一

都城傳教二十年人皆仰之然則巨方者亦衆角
之一麟而北宗之翹楚矣可易得哉

神會 六祖身出法嗣第一世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為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六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至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至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

楚寶 卷四十三 五

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年中却歸曹溪祖滅後二十年間曹溪頓肯沈廢于荆吳嵩嶽漸門盛行于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乃著顯宗記盛行于世上元元年奄然而化塔于龍門法眼云古人擇亂人終不錯如今立知解為宗即荷澤也

懷讓 六祖正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於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于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占見奏聞高宗皇帝帝乃問是何祥瑞太史對曰國之法繩不崇世榮帝勅金州太守韓階親往存慰其家家有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恩讓父乃安名懷讓年十歲唯樂佛書時有三藏云靜過舍見而奇之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垂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

楚寶 卷四十三 五

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毘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邁勸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啟發之乃直指請曹溪禮六祖祖問其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汚染即不得祖曰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由一馬駒踏殺天下人

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始任衡嶽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衡嶽山嘗習坐禪師知是法苑律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日圖作佛師乃取一甌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日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日磨甌豈得成鏡耶師曰磨甌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日如何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非坐臥若學坐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

楚寶

卷四十三

五

執坐相非達其理一問示誨如飲醜醜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師曰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日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合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慈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忽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莽其一一人得吾肩善威儀

辭一人得吾眼善顧盼一人得吾舌善譚說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所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空慎辭哉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在曰祇如像成後為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設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闍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為衆說法否衆曰已為衆說法師曰摠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

楚寶

卷四十三

六

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會少鹽醬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回寂于衡嶽蓋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聖楷按馬祖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也生而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密受讓禪師心印之後任江西闍化四方學者雲集廬下示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

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眾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

楚寶

卷四十三

七

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僧問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祖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祖曰。非心非佛。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阮月次。祖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海。唯有。曾願。獨超。物外。祖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說者。謂。讓之一。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于。二。師。劉。軻。云。江。南。至。大。寂。湖。南。至。石。頭。往。往。憧。憧。不。見。二。大。士。為。經。

知矣。洪覺範題讓和尚傳曰。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蓋語言者。心之緣道之標幟也。標幟審則。心契。故學者。每以語言為學道淺深之候。余觀南嶽讓禪師。初見六祖。祖曰。什麼物。與麼來。對曰。說似一物。即不中。曰。還假修證也。無對曰。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可。祖歎曰。即此不染。污是諸佛之護念。大哉言乎。如走盤之珠。不碍影迹也。然讓公。猶侍六祖。十有五年。乃去。菴於三生石之上。時。

楚寶

卷四十三

六

天下向以律居。未成叢席。有僧忘其名。為總衆事。二十年。為縣官。勘其出納。先是寺未嘗籍其資。僧方囚。自念久已忘之。仰祝讓公。求助。于是一夕。通悟。盡能追憶。二十年間。物件不遺毫髮。乃得釋。故以讓公為觀音大士之應身。而讓居菴中。未嘗知之。予遊福嚴。與僧讀其事。僧疑以問予。此何理哉。予曰。涅槃經云。外道如世尊。入其國。驅五百醉象。來奔。世尊垂手示之。而象見五指輪中。皆出。師子。于是怖伏。遺糞而去。世尊曰。爾時。我指實無師子。

而是護財狂象自然見也。皆我慈善根力。故夫世尊慈善根力。要不可以有思議心測之。而可以無隱藏事證。如月在天。光徧谿谷。初不擇谿谷之清濁。而水之澄澈。必有月影。水之澄澈。則月現影。而善惡之必有所感。乃不見慈善根力哉。則讓公坐令其僧獲聰明之辨。要不足怪也。聖楷按唐張正甫觀音大師碑銘云。師自曹谿授法。乃陟武當窮棲十霜。鳩來衡嶽。終焉是託。惟般若聖樂。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因為號據。此則讓之稱觀音。

楚寶

卷四十三

十九

夫師又以其道場得名

石頭希遷

青原法嗣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初懷師。輒不葷茹。師幼而徇齊。既冠。然諾自許。鄉民多殺牛祀鬼神。師數毀祠。奪牛。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得度。未具戒。屬祖示寂。稟遺命往謁青原。青原問汝什麼處來。師曰曹溪。原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個麼。師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原曰子莫曾到西天否。師曰若到。即有也。原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原曰不辭。向汝道。恐已

楚寶

卷四十三

二十

後無人。承當師乃問云。和尚出嶺多少時。原曰我却不。知汝蚤晚離曹溪。師曰希遷不從曹溪來。原曰我亦。知汝去處也。師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原後令師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鈿斧。子與汝住山。師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嶽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師曰靈可。永劫沉淪。不慕諸聖。解脫嶽便休。師回原問子去未。久書還達否。師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原曰作麼。生師舉前話了。却曰發足時。象和尚許斧子。便請取原

垂一足師禮拜於唐天寶初至衡嶽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菴其上時號石頭和尚焉師因看壁論至會萬物為已者其惟聖人乎師乃拈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炤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忽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

楚寶 卷四十三 廿二

派暗流注執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怪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同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任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燒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多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親明暗各有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及用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

隔山河因謹白崇玄人光陰莫虛度上堂答之沙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眾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體離斷嘗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偶一日見負米登山師問知為送供者愍之明日即移庵下于梁端廣闢玄化貞元六年順寂塔于東嶺德宗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楚寶 卷四十三 廿三

聖楷曰按青原思禪師傳六祖將示滅沙彌希遷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亦于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為遷曰我稟遺誠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任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參禮乃得悟可見古人授法因緣各有所在因緣不值即佛亦不能強况師弟子哉如丹霞之于馬祖臨濟之于黃檗惠明之于黃梅皆然也

法嘗 馬祖法嗣

明州大梅山法嘗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于荊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卽心是佛。師卽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菴。燕處。唐真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師曰。祇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躡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師答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

楚寶

卷四十三

三

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大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卽心卽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罷居士聞之。欲驗師實。特云。相訪。纔見士。便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

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士無語。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語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卽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卽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客問。聞鼯鼠聲。乃曰。卽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

楚寶

卷四十三

高

承明壽禪師讚曰。師初得道。卽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沒。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初謁徑山後參大寂學徒既衆僧堂床榻爲之陷折時稱折床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嘗患門徒以卽心卽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任而曰卽心心如畫師而云卽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爲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旣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

楚寶

卷四十三

廿五

之公見鳥雀于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公曰爲甚麼向佛頭上放糞師曰是伊爲甚麼不向鷄子頭上放長慶癸卯歲寤寂謚傳明大師

聖楷按長沙古有東寺西寺兩刹今皆失其故址志亦不載孫放西寺銘曰長沙西寺層構傾頹謀欲建立其日有帝子持紙花插地故寺東西相去十餘丈於是建刹正當花處此亦可想其靈異也東寺僅見此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受心卽于大寂後謁石頭瑩然明徹出任西園禪侶日盛師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師養一犬嘗夜經行時其犬銜師衣師卽趨方丈又嘗于門側伏守忽一夜頻吠不已詰旦東厨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焰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荷無絲冤親一撥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羣盜至犬亦銜

楚寶

卷四十三

廿六

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聖楷曰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每誦此語如甘露之灌頂也何冤親世不可與遊

善覺 馬祖法嗣

潭州。萃林善覺禪師。嘗持錫杖。夜出林麓。聞七步一
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
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即從。汝騎不
出頭。騎甚麼。山無對。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
者否。師曰。有一兩箇。抵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
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觀之。驚悸。
師語三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曰。師作何
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

楚寶 卷四十三 七

嘗念觀世音

聖楷按萃林山在長沙善化縣南六十里。上有萃
林寺。今基址猶存。

龍山 古岳下二世

潭州龍山和尚者。洞山與密師伯經繇。見溪流菜葉
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
議。溪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
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閣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
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
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
住。師曰。不知。洞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
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

楚寶 卷四十三 六

闌入海。直至於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
如何。是至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至
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至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
波。曰。賓至相見。有何言說。師曰。青風拂白月。洞山辭
退。師乃述。傷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開。
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因茲燒庵入深
山。不見後人。號為隱山和尚。

聖楷按龍山俗名龍王山。在湘潭縣西南百十里。
頂有龍湫。後人因茅庵和尚隱此。故名隱山。

龐蘊 馬祖法開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為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未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

楚寶 卷四十三 九

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汝向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辨迅捷諸方嚮之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雲曰好雲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闍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瘡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虛

至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至無對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觀至曰祇如居士意作麼生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摠是假名陳至聞得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酬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炤嘗鬻竹漉籬以供朝夕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真智

楚寶 卷四十三 三

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士坐次問靈炤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炤曰老人大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炤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因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炤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炤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將入滅謂靈炤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炤速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炤即登父座合掌坐士笑

曰我女機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
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任世
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緇
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即昆耶淨明矣有詩仍三百
餘篇傳于世

聖楷曰居士本襄陽人因父任衡州遂家焉今城
南能仁寺即其故居妻龐婆亦解禪居士一日菴
中獨坐幕地云難難十石油蘇樹上攤龐婆接聲
云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露昭云也不難也不易

楚寶

卷四十三

世

饑來喫飯困來睡又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
疏意回向婆拈梳子插向髮後曰回向予也便出
去

長沙景岑

法泉洪詞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初任鹿苑為第一世其後
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謂之長沙和尚
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崇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
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
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
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
嘗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光
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

楚寶

卷四十三

世

佛無底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師遊山窟首座
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
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
秋露滴芙蓉師遣僧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
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
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
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
界是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期
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竺尚書

某謂師師召尚書某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
可離却卽今抵對別有第二至人師曰喚尚書作至
尊得麼曰恁麼摠不抵對時莫是弟子至人否師曰
非但抵對與不抵對時無始劫來是箇坐死根本有
得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
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師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
人盡有這箇祇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
作麼生用師劈臂與一踏山曰因直下似箇大蟲自
此諸方稱爲岑大蟲僧問如何是文殊師曰墻壁瓦

楚寶

卷四十三

三

磔是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聲語言是曰如何是普
賢師曰衆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衆生色身是曰
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逐
源名文殊耳根逐源名觀音從心逐源名普賢文殊
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
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
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問色卽是空空卽是色
此理如何師曰聽老僧偈礙處非墻壁通處沒處空
吾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師久依南泉有投機偈曰

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
父回頭慙愧好兒孫泉答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
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洪覺範長沙岑大蟲真贊余游長沙至鹿苑見岑
禪師書像想見其爲人昔如來世尊語阿難曰汝
元不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
幻妄稱相其性真爲妙覺明體龍樹菩薩曰諸法
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以
佛祖之辯談法之妙其清淨顯露如掌中見物無

楚寶

卷四十三

四

可疑者而未世衆生卒不明了者蓋其迷妄之極
非其所聞之習故也禪師憫之故以所習之境譬
之曰若心是生則夢幻空花亦應是生若身是生
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亦應是生大哉言乎與首
楞嚴中觀論相終始也禪師大寂之孫南泉之子
趙州之兄開法于長沙之鹿苑當時衲子備強如
仰山者猶下之而呼爲岑大蟲爲之贊曰長沙大
蟲聲威甚重獨眠空林百獸震恐寂子兒戲見不
知畏引手捋鬚幾缺其耳大空小空是虎是像如

備與覺可撩其尾嗟今衲子服如裴曼但見其彪
安識虎真我拜公像非存非沒百尺竿頭行塵勃
勃

聖楷曰楊升菴集云有僧問蚯蚓截為兩段首尾
皆動佛性在首在尾古未有答也伯清舉似余余
曰薪盡火傳灰燼猶熱梓停鼓歌音響猶轟按此
義在岑師錄中皓月供奉問蚯蚓截為兩段兩段
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段岑云動與不動是何境
界月云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祇如和尚言動與

楚寶

卷四十三

世五

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岑云大德豈不見首樗
巖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
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他日
僧又舉此為問岑云矣想作麼僧云其如動何岑
云汝豈不知火風未散今據升菴所解雖有暗合
總是心機意識拈弄得來且升菴號博雅而傳燈
錄亦未經目彼坐食嘉穀消費白日者又何知

楚寶出世問品

明 梁駱高世恭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西岑仁齋黃裳吉恭訂

祖燈

鴻山露祐

百丈法嗣

潭州鴻山露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五出家
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丈一見許之入
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

楚寶

卷四十四

乙

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
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藥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
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
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
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
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
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
曰將得來丈曰在甚處師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
百丈丈曰如蟲禦木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

在湖南尋得小山名大瀉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
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
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千丈曰
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爲
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誓款一
聲行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爲典座陀一
見乃曰此正是瀉山至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
吾化緣在此瀉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
學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丈

楚寶

卷四十四

二

曰若能對底下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卽指淨瓶問
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林曰不可喚作木椽
也丈乃問師師踴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輪
却山子也師遂往焉是山峭絕無人煙猿猴爲伍
橡栗充食經於七載絕無來者師自念言我本住持
爲利益於人既絕往還自善何濟卽捨菴而欲他往
行至山口見地虎狼豹交橫在路師曰汝等諸獸不
用攔吾行路吾果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如無
緣卽任汝等所爲言訖皆散去師乃曰菴未及一載

楚寶 卷四四

賴安上座同數僧從百丈來輔佐於師安曰某與和
尚作典座待僧及五百人不論時節卽不造粥便放
某甲下自後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衆共營梵宇連
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繇是
天下禪學輻輳焉上堂夫道入之心質直無偽無背
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
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卽得從上諸聖祇說濁邊過
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淨
清淨無爲漉汙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

楚寶

卷四十四

三

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
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
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
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
聞入理問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
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
言之則實際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
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卽如
師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

四三三

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曰已後無人奈子何仰曰慧
寂即一期之奉行履在甚麼處師曰祇貴子眼正不
說子行履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壁仰曰和
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為我原看
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巖亦來問訊師曰我
適來得一夢寂子為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巖乃點
一椀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鶩子師敷揚宗教凡
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
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謚大

楚寶

卷四十四

四

圓禪師塔曰清淨

聖楷按福州長慶大安禪師號懶安初參百丈問
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師曰大似騎牛覓牛安
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安曰未審始
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
苗稼安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參禪師剃居瀉
山安躬耕助道三十餘年及祐通靈巖請接踵在
持瀉山嘗問安汝十二時中當何所務安曰牧牛
山曰汝作麼生牧安曰一回入草去暮鼻拽將回

山曰子真牧牛也

仰山慧寂禪師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瀉山遂
升堂與前後執侍十五載嘗臥次夢入彌勒內院
衆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位遂就座有一尊
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仰起白槌曰摩訶衍
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
瀉瀉曰子已入聖位仰便禮拜又一日有梵僧從
空而至仰曰近離甚處曰西天仰曰幾時離彼曰
今當仰曰何太遲生日遊山玩水仰曰神通遊戲

楚寶

卷四十四

五

則不無閣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
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仰作禮乘
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後住東平稱瀉仰宗
香巖和尚在百丈會裏性識聰敏恭禪不得百丈
遷化後到瀉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
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露利意解識想生死
根本父母未生時試為我道一句看香巖被瀉山
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
尋一句可將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

充饑屢上堂頭乞瀉山說破山云我若說似汝汝
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香嚴遂
將平昔所集文字以火焚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
且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瀉山直過
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憩止卓菴一日芟除草木
因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
瀉山贊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
何有今日之事乃有一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
修持動客揚古路不隨怕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

楚寶 卷四十四 六

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瀉山問得曰此
子澈也仰山侍立次云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
待慧寂親自勘過仰山後見香嚴曰和尚贊歎師
云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嚴乃舉前頌仰山此是夙
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發明別更說看嚴又成頌
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
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仰云如來禪許師兄會祖
師禪未夢見在嚴復有一頌云我有一機瞬目視
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山乃報瀉山云且喜香

楚寶 卷四四

嚴師兄會祖師禪也
聖楷曰語云事怕有心人香嚴在瀉山恭禪不得
遂焚棄所集文字泣辭而去是何等慚憤何等勇
猛故一聞擊竹聲而悟道豈偶然哉如高峯拈一
生做個癡漢定要見這一着子明白又如古德
云三昧不成假令筋斷骨枯終不休歇又云道不
過雲寶不復登此山皆是香嚴一路人我輩若能
辦此一副心何事不就乃爾悠悠自口甘為俗子
可羞亦可痛也念之殊然

楚寶 卷四十四 七

四三五

惟儼 石頭法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朝陽西
山慧炬禪師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博通經論
嚴持戒律一日自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
屑事細行於布巾耶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
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
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
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
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

楚寶

卷四十四

仍申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舂時目有時不教伊
揚舂時目有時揚舂時目者是有時揚舂時目者不
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
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
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侍奉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
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膺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曰子
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而如是將三條
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
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

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
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
作麼曰一物不為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
為也頭曰汝道不為不為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
以得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
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名後石頭垂語曰言語
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
乘鍼劉不入師曰我這乘如石上栽華頭然之後君
澧州藥山海峽雲會道吾雲巖侍立次師指按上枯

楚寶

卷四十四

九

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
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
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
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
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師久不陞堂院至
白曰大眾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著衆纔集師便
下座應方丈院至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為大眾說法
為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
老僧師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為甚麼

却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日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
師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
見月大嘯一聲應灃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
明晨逃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
嘯朔州刺史李翺贈詩云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
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太和
八年十一月六日臨順世叫曰法堂倒法堂倒衆皆
持柱撐之師舉手曰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塔于院東
隅唐文宗證以道大師塔曰化城

楚寶

卷四十四

十

聖楷按藥山在灃州南九十里山特殊秀以其上
多芍藥故名李翺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
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褊
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
責耳賤目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
下曰會麼李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忻
愜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
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又問
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李莫

楚寶 卷四四

測玄旨山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
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又
按儼師初住藥山時披榛結菴僅庇跌座鄉人知
者因齋攜飲饌奔禿而往師曰吾無德于人吾何
以勞人哉並辭不受鄉人因跪請日費之具曰米
一升足矣自是嘗以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
轉法華華嚴涅槃經晝夜若一如是者殆三十年
嗟乎今人美食安居束經不誦自命高禪何不知
慚愧也

楚寶

卷四十四

十一

四三七

長髭曠 石頭法嗣

潭州攸縣長髭曠禪師。初往曹谿禮祖塔。迴參石頭。石頭問什麼處來。曰嶺南來。石頭曰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石頭乃趨一足。師禮拜石頭曰汝見什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洪城上一點雲。

楚寶

卷四十四

十二

慧朗 石頭法嗣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始與曲江人也。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谿心要。汝速歸彼。不安。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為甚麼却無頭曰為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

楚寶

卷四十四

十三

聖楷按時長沙興國寺有振朗禪師。謂之小朗。皆同時出石頭座下。

天皇道悟

右頭法師

荆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二十五詣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為勇猛。或風雨。尋夜宴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參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裡無奴婢。離個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擬得。虛空麼。曰。恁

楚寶

卷四十四

十四

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蜜腹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蜜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賊污於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磬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後卜荆州當陽紫陵山。學徒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於連帥。迎入城。觀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至僧露鑿。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為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時江陵尹右僕

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至。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皈向。由是石頭法道盛矣。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眾問疾。師

驀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拈。枕子。拋于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觀東。聖楷按唐丘玄素撰。天王道悟禪師碑云。道悟。涪宮人。姓崔氏。初依長沙寺。曇翼律師出家。後參馬祖。得悟。祖囑曰。汝若任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返荆門。去郭不遠。結草為廬。後為節度使。某所怒。

楚寶

卷四十四

十五

擒師。拋置水中。旌旗纒歸。徧衝火發。內外烘。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度使乃重伸懺悔。燼。頓息。宛然如初。遂迎師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嘗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呼若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至。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至。無對。便入滅。

雲巖曇晟 藥山法嗣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少出家于石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嘗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待立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

楚寶

八卷四十四

十六

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眾立定以拄杖一時趨散復召大眾眾回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蚤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一日山曰問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馮山馮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

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住後上堂示眾曰有個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裡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後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眼師曰如入夜間背手摸梳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會昌元年辛酉十月二十六日示寂茶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于石塔謚無住大

楚寶

八卷四十四

七

師 聖楷按洞山初參馮山舉南陽忠國師無情說法話不契馮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為子之所重洞曰未審此人如何馮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裡洞遂辭馮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洞曰和尚問否巖曰我若離

汝即不問否。說法也。洞曰：某甲為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洞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况無情說法乎？洞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洞於此有省。乃述偈曰：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洞辭雲：巖曰：甚麼處去？洞曰：雖離和尚未下所止。曰：莫湖南去。洞曰：無日莫歸鄉去。洞曰：無日蚤晚却回。洞曰：待和尚有任處即來。自此一別難得相見。洞

楚寶

卷四十四

六

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認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洞沈吟巖曰：你箇黎承當個大事，須審細。洞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他日因供養雲巖。真次僧問：先師道祇這是，莫便是否？洞曰：是日意旨如何？洞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洞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

肯恁麼道。唐大中末，洞於新豐山接誘後學。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又得曹山深明的旨，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于天下，諸方宗匠咸共尊之。曰：曹洞。聖楷曰：按曹洞五位之說，有正位、有正中、偏有正中、來有兼中，至有兼中到偏正。上下回互而不得犯中中，即正位也。得其旨趣者，謂之挾妙，亦謂之未後句。此等虛玄提唱，真是毒水禍人不小。得大慧一番呵斥，甚快人心。

楚寶

卷四十四

十九

道吾宗智 藥山法嗣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依樂和
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有施至施
秘山提起示衆曰法身還具四大也無有人道得與
他一腰褌師曰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
亦然山曰與汝一腰褌馮山問師甚麼處去來師曰
看病來馮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馮曰
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
速道速道馮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唐太和九年九

楚寶 卷四十四 二十

月示疾有苦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予知之
乎衆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遊理無東
移言訖告寂關維得露骨數片建塔道吾後雷遷于
石霜山

聖楷按道吾山在長沙瀏陽縣北十五里山列七
十二峯東連寶蓋西接洞庭又名蓮花峯崖澗高
百餘仞徑路四十四曲內有龍湫元歐陽玄詩道
吾山頭白龍臥疊障層岡深紫邏龍人夜望北斗
魁上有笑兀青蓮座

高沙彌 藥山法嗣

潭州高沙彌初崇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
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
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
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屠齒
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箇跛脚沙
彌却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
晚山上堂召曰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衆立山問
我聞長安甚闊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山曰汝從

楚寶 卷四十四 廿二

看經得詩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
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
不得祇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師一
日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在衆有妨且往
路邊卓個草菴接待往來茶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
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
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師係菴
後一日趨來值雨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
師曰不打這鼓箇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

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聖指曰。香嚴擊竹悟道。為仰為之助。喜妙。喜拈曰。馮山晚年好則劇。教得這一棚肉傀儡。真是可愛。且作麼生。是可愛處。而面相看手脚。動爭知話。在他人。今觀高沙彌。在藥山。不避風雨。翻出一會。鼓笛便成。千年絕調。不知馮山肉傀儡。亦傳得此。請否。試請定中迦禁。登場演看。

龍潭崇信

天皇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為齋。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嘗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嘗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逐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恭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汝擎茶來。吾為

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柘止。僧問。馨中珠。誰人得。師曰。不實。玩者得。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即道。來有尼問。如何得。為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為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甚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翽刺史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李曰。幸遇和

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聖措按龍潭寺在澧州城北一里前有焚經臺卽周金剛焚青龍疏抄處寺面大溪水道甚遠章公安曰昔德山參訪龍潭一滅燭而大事了畢後來一棒蓋天蓋地皆從此中流出觀古人授受之際妙處如石女兒如石羊駒豈得草草匆匆有露骨者不妨見鞭影而行其或未然請場一生之力忘食忘寢微細研求或可通其一線久參者未可直指爲格外消息恬然不復問也

楚意

卷四十四

廿

石室善道

長髯法師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嗣攸縣長髯曠禪師作沙彌時長髯遣令受戒謂之曰汝起日須到石頭禮拜師受戒後迴參石頭一日隨石頭遊山次石頭曰汝與我祈卻面前頭樹子礙我師曰不將刀來石頭乃抽刀倒與師師云不過那頭來石頭曰你用那頭作什麼師卽大悟便歸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見僧便豎起杖子云三世諸佛盡由這個對者少得契契長沙問之乃云我若見卽令放下杖子別通個道

楚意

卷四十四

廿五

息三聖將此語到石室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齊山問三聖失機又親到石室師見齊山僧衆相隨潛往碓米香山曰行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無心梳手盛將來無縫合盤托取去說什麼難消齊山便休憐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兩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之事若與他作對卽是心境兩法能解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

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云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
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
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
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
行為最多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
贊歎嬰兒何况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錯會師一
夕與仰山翫月仰山問曰這個月尖時圓相什麼處
去圓時尖相又什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
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吾云尖時

楚寶

卷四十四

共

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聖楷按瀉山語洞山此去醴陵攸縣石室相連有
雲巖道人今其地俱無所考

德山宣鑒

龍潭法嗣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年歲出家依年受
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音趣嘗講金剛般若
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
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開南方禪
學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
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我常樓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
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

楚寶

卷四十四

共

點心婆指擔曰這個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
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
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
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
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
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
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
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蠟度與師師擬接潭復
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個甚麼師曰從

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個漢牙如劍楸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竊諸玄辨若一毫置于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馮山挾襖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

楚寶 卷四十四 廿九

馮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矣師任潑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河東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迎師居之相國裴公休書額名古德禪院師自茲大闢宗風上堂若也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安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暫爾情生萬劫鎖聖

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龍牙問學人仗鎮鄒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近前曰因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山曰德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放得有甚麼用處雪峯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

楚寶 卷四十四 廿九

無一法與人峯因此有省巖頭問之曰德山老人一條春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往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哪阿哪師復告衆曰捫空

追響勞汝心神夢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
即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謚見性禪師

明州德山塔銘曰沼萍之根泡電之存虛空之捫
岸水之痕木人可言吾道可論去鷲之蹤太極邊
中香入其風電入其空幻化之功吾道可宗非作
之作龜毛兔角天邊月落池中水涸青猿不捉吾
道之學登陸之檣乘舟之圓瞑目之規晴天之雨
石牛之乳吾道之祖陸地之蓮水底青天鏤水出
煙掘火出泉虛無之邊吾道可傳鑿山之峽層煙

楚寶

卷四十四

三十

之塔水石賦禮法雲四閣萬古千秋松風蕭颯
按此塔銘乃唐大順元年沙門元會撰

石霜山慶諸 道吾法附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洪井西
山紹鑾禪師落髮詣洛下學毗尼教雖知聽制終為
漸宗回抵馮山為耒頭一日節米次馮曰施玉物莫
拋散師曰不拋撒馮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
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馮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
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
粒從甚麼處生馮呵呵大笑隨方丈馮至晚上堂曰
大眾米裡有蟲諸人好看後恭道吾問如何是觸目

楚寶

卷四十四

世

善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
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
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為患誰能為我
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師後
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
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
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
寸草處去良久曰秬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
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

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因茲囊
錫始露果熟香飄衆命住持後裴相公來師拈起裴
笏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官人手中爲笏在老僧手
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矜下笏師居石霜山
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臥吃若株枕天下謂之枯
木衆也唐僖宗聞師道譽賜紫衣師堅辭不受光啓
四年示疾告寂葬于院之西北隅謚普會大師

聖楷按石霜山在潭州瀏陽縣西北八十里又名
霜華山南接醴陵北抵洞陽山峻水激觸石噴霜

故名嗟乎法道勝時石霜道否俱爲選佛之場曹
溪一滴雲郵相望乃今則荒榛風卷五葉飄零誰
復有問西躋者哉

清平令遵 翠微無學法嗣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姓王氏少依本州
北菩提寺唐咸通六年落髮後詣滑州開元寺受具
攻律學一旦謂同流曰夫沙門應決徹生死玄通佛
理若乃孜孜卷軸役役拘文悉數海沙徒勞片心遂
罷所業遠參禪會至江陵白馬寺堂中遇一老宿名
曰慧勤師親近詢請勤曰吾久侍丹霞今既垂老倦
於提誘汝可往謁翠微彼即吾同參也師禮辭而去
造于翠微之堂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翠微曰待無

人卽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師說翠微下禪牀
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指竹曰
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
徹其玄旨文德元年抵上蔡會州將重法創大通禪
苑請闢宗要師自舉初見翠微語句謂衆曰先師入
泥入水爲我自是我不知好惡師自此化導將十稔
至光化中領徒百餘遊鄂州從節度使杜洪請居清
平山安樂院上堂曰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
得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

楚

卷四十四

世

楚

卷四十四

世

聰慧多辯。張徒一千二百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只成個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夫。體取佛意。好時有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麻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麩作三個。餅問。如何是禪師。曰。胡孫上樹尾。連頭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篾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問。靚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自餘。退機。方便。廉徇。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六年正月二十五。

楚寶 卷四十四 卅四

日午時。寢寂。壽七十有五。周顯德六年。勅謚法喜禪師。塔曰善應。

聖楷按。清平山。在江夏縣東南五里。楚志云。其山清秀平坦。故名。

夾山善會 船子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幼歲出家。依年受戒。聽習經論。該練三學。出任潤州鶴林。因道吞勸發。往見船子。由是師資道契。微朕不啻。恭稟遺命。近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虛室星布。晚夕參依。咸通庚寅。海眾卜於夾山。遂成院宇。上堂頌云。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為甚麼。言無師。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曰。既是無饑人。某甲為甚麼。不悟。師曰。祇為悟。

楚寶 卷四十四 卅五

迷却關。黎復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偽亦無真。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樓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堂。舉了。乃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師再闢玄樞。迨于一紀。唐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眾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塔于本山。謚傳明。

大師

聖楷按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邁度量不羣自印心于藥山與道吾雲巖為同道交泊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子率性踈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霧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離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携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道吾後到京口遇

楚寶

卷四十四

七

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答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為說破答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答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錫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來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

師曰不似似個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釣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撓打落水中山纜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深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

楚寶

卷四十四

七

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任城隍張落但向深山裏鑽頭邊覓取一個半個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頭師遂喚開黎山乃回首師豎起棹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董太史其昌曰澄鑒寺在中泖唐船子和尚載月釣魚處也近仲醉修葺之為題其門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其幽勝可知矣

巖頭全齋

德山法嗣

鄂州巖頭全齋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諡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游禪苑與雲峯鉢山為友自杭州大慈山遷迤造于臨濟屬濟題寂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碁堂山曰這個阿師稍似個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閣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

楚寶

卷四十四

六

處學得這巖頭來師曰全齋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貧老僧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齋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雲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舉匙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遞方丈峯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間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

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示三年後一日師與雲峯同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髮辭和尚下山去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示子曰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受智與師齊戒師半德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師住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師後卷于洞庭臥龍山徒侶臻

楚寶

卷四十四

九

萃師與羅山下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麼山舉手指曰這裡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坎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麼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洞德山又不肯德山麼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即不問祇如洞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禮拜過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嗟聲師嘗謂眾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眾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

以無供饋遂俸刀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謚清嚴禪師

聖楷按雲峯初與巖頭至澧州麓山鎮阻雲頭每日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遠個漢行脚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頭喝曰噯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裡土地他時後口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峯自點胸曰我這裡未穩

楚晉 卷四十四 四十

在不敢自設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播揚大教猶作這個語話峯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刻却峯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個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峯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

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人者不是家珍峯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峯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麓山成道峯住後法席之盛嘗不減千五衆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雲峯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楚問意甚不解乃問何

楚晉 卷四十四 四一

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捨不佳皆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

楚寶出世間品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西岑仁齋黃裳吉恭訂

祖燈

洛浦元安

大山法嗣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初為臨濟侍者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侍立次有座至恭濟濟問有一人於

楚寶

八卷四十五

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至曰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師曰這裡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頤師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至回問師汝豈不是喝老僧者師曰是濟便打師後辭濟濟問其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箇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陸坐曰臨濟門下有個赤稍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鑿窰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山山乃修



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鷄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關黎此問無老僧師使喝山曰任任且莫草草匆匆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閣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師曰不然山曰何

楚寶

八卷四十五

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如是即吾宗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洛陽尋之澧陽洛浦山卜築冥處後遷止朗州蘇溪四方玄侶憧憧奔奏師兩山開法語播諸方光化元年十二月師乃告寂聖楷按洛浦山在澧州石門縣東三十里今有洛浦寺其地與夾山相望亦猶石霜之于道吾也當時法席之盛如此蘇溪在常德桃源縣北四十里

育王弘通

曹山法嗣

衡州嘗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混沌曰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示衆曰釋迦如來出世四十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某甲不避羞恥與諸尊者共譚良久云莫道錯珍重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曰便請師醫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即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鑪燄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忘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蟆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

楚書

卷四十五

三

師曰老僧毛髮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文錢曰大德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
聖楷按衡州嘗寧縣有塔山山腰有白石七級相傳昔阿育王嬰石造塔處後人建寺于此謂之育王山

般舟惟勁

聖峯法嗣

南嶽般舟道場寶開大師惟勁福州人也素持苦行不衣繪繡惟壞衲以度寒暑時推頭陀行焉初參靈峯深入淵奧復問法玄沙之席心即符會一日謂鑿上座曰聞汝註楞嚴經鑿曰不敢師曰二文殊汝作麼生註曰請師鑿師乃揚袂而去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生亦號三藏中有鏡燈一座即華嚴第三祖賢普大師之所製也師觀之頓喻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美之曰此先哲之奇功

楚書

卷四十五

四

苟非真不思議善權之智何以創焉乃著五字頌五章覽之者悟理車相融後終于南嶽師于梁開平中撰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禪門繼踵之源流也
聖七言覺地頌廣明諸教緣起別著南嶽高僧傳皆流傳于世

報慈匡化

龍牙法嗣

源州報慈藏與匡化大師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
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
麼即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
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
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柳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
秋來黃葉落春到便華開師嘗著真贊曰日出連山
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一日師在帳內坐僧

楚寶

卷四十五

五

問承師有言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乃撥
開帳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問如何是龍
牙山師曰益陽那邊曰如何即是師曰不擬曰如何
是不擬去師曰怎麼即不是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
良久却喚某甲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師垂語曰
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問如何
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缺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
低聲低聲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石門獻繡

青林法嗣

襄州石門獻繡禪師京兆人也初問青林如何用心
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林曰去
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一
日趨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師曰種菜來林
曰徧界是佛身子可甚麼種師曰金銀不動地靈苗
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繡開黎師應喏林曰剩
栽無影樹畧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耶
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會見他枝葉麼師曰不會見林

楚寶

卷四十五

六

曰既不會見爭知不受栽師曰祇為不曾見所以不
受栽林曰如是如是林將順寂召師師應諾林曰日
轉西山後不須取次安師曰雲滿金檉樹靈枝萬古
春林曰或有人問你金針線囊事子道甚麼師曰若
是毛羽相似者某甲終不敢造次初住南嶽蘭若未
幾遷夾山道由潭州時楚王馬氏延入天冊府供養
數日師後復避亂離夾山至襄州創石門寺再振玄
風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聖楷按石門寺在襄陽南漳縣北四十里

神鼎洪誣 首山法嗣

潭州神鼎洪誣禪師，襄水扈氏子，自遊方一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縱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筋夾菜，置口中含糊而語。」曰：「何謂相入？」耶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恭須。」

楚寶 卷四十五 七

實恭恪，須實恪，開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反長沙，隱于衡嶽，三生藏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即師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掛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師俱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即以已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席，一朽床為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又以德臘俱高，諸方尊之，如古趙州。上堂舉洞山曰：「貪嗔癡大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挺，分付心王仔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古人與麼道神。」

鼎則不然，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一任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為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灰頭土面。」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爭怪得老僧。」
聖楷按：神鼎山在湘陰縣東六十里，上有古井，乃晉陶淡煉藥處，故名。又云：山頂有石似鼎。

楚寶 卷四十五 八

石霜慈明

汾陽法嗣

潭州石霜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為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開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默罷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為話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嘗情服役七

楚寶

卷四十五

九

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問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自是師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為友久之辭還師後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叢于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福恭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為恨故師依止三年乃遊仰山楊大年以書抵空春太守黃宗且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不赴旋特謁

牛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為讓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任三年棄去遷南嶽福嚴嘗謁神鼎禪師鼎首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任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敝衣楚音通謁稱法侄一辰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願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悉鼎回顧相饜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

楚寶

卷四十五

十

不如問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耶師後又赴道吾之請遂住石霜會都尉李公將捐館請師至京話別師問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佛處作佛公于是泊然而逝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師于後年亦示寂壽五十四塔于石霜

洪覺範慈明真贊序曰鍾山僧遠菴居五十年而

二十年掬澗而飲長安窺基三車隨行而一車酒
哉。迺遙羅什口析妙義而畜靡媪之倩曰吾有欲
障。清涼澄觀已任大教而畏五色糞且以十願律
身。是四比丘者舉人類精奇風流相映何其制行
乃爾。相戾耶蓋知其所同者道所不同者迹故其
所履正權異救時存道皆非苟然使其無權時之
智則教之延遠要未可必也。傳曰神而明之存乎
人非特為教者為然則傳大士其悲智所施亦然
也。故吾慈明禪師汾陽昭之嗣黃龍南之師南之

楚寶

卷四十五

十一

玉立有清涼之風昭之精嚴挺鍾山之操而公獨
平等逆順嬉戲垢汙其于基什而其道能支臨濟
與日月爭光真不經凡聖超然不測人也。自公化
去六十年而余始至其廬拜其塔瞻其像稽首為
之贊曰緣任諸法名體絕如空字身水魚迹是無
相門緣寂宗一切智智差別海公於是中如法航
汎然出沒無所畏使諸遊者心大定種種驚怖成
虛空平生神共雙不借玄機不動萬象驚而公宴
坐不言中諸有求心如古井鈍根阿師終聽法

味迷醉如惺惺瞿然奮迅為一戲句裏明人揆出
揆紫金鎖骨眠空山吁嗟音容不可覩當知其身
如雷霆稽首慈明嘗出現
聖楷按黃龍南公夜聞悅師之言往詣慈明室曰
惠南望道未見比聞夜叅如迷行得指南之車然
唯大慈更施法施使盡餘疑師笑曰公已領衆遊
方名聞叢林借有疑不以衰陋鄙棄坐而商畧呼
侍者進榻使坐公固辭哀懇愈切師曰公學雲門
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頓棒洞山於時應打

楚寶

卷四十五

十一

不應打公曰應打師色莊曰聞三頓棒聲便是喫
棒則汝自且至暮聞鴉鳴鵲噪鐘魚鼓板之聲亦
應喫棒喫棒何時已哉公瞳而却師曰吾始疑不
堪汝師今可矣即使拜公拜起師曰則如趙州嘗
言靈山婆子被我勸破試指其可勸處公無語便
趨出明日復詣室中師詰罵公曰正以未解求夫
耳罵豈慈悲法施之式師笑曰是罵耶公於言下
契悟其旨歎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看破沒
來繇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讐師以手

點沒字顧公。公即易有字心服。其妙密留月餘辭。去公後開法嗣師羅湖野錄曰。石霜清素侍者。晚近湘西鹿苑。以閑淡自牧。堯率悅公。時未出世。與之隣室。有客惠生。蒞杖悅命。素曰。此乃老人鄉果。可同餉也。素慨然曰。自先師去世。不見此矣。悅從而問之。師為誰耶。對以慈明。悅乃乘閑致密款其緒。餘素因問子曾見何人。悅以真淨文和尚告之。素曰。文又見誰耶。悅曰。南禪師。素曰。南禪頭在石霜不久。其道盛如此。悅益駭異。尋袖香咨扣。素曰。

楚寶

卷四十五

三

否福鮮綠寡。豈可為人師。但子之見解。試吐露。悅即具陳。素云。只可入佛。不可入魔。須知古德。謂末後一句。始到半關。悅擬對。又遽問。以誓為如何。說悅又擬對。而素忽高笑。悅恍然有得。故嘗以語。無盡居士張公云。由此觀之。寂音所謂道支臨濟。與日月爭光。豈虛語哉。

芭蕉谷泉

汾陽法嗣

南嶽芭蕉庵。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受法汾陽。昭禪師。放蕩湖湘。聞同參慈明。任道否。因往省之。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日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撼。師接任。推明。置禪床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貧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初登南嶽。任懶。殘巖未久。移居芭蕉庵。

楚寶

卷四十五

高

林間錄曰。潭州道否山。有湫毒龍。所蟄。隋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慈明與泉。大道同遊。泉牽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掀播。慈明蹲草中。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笑呼曰。因又嘗夜坐。祝融峯頂。有大蟒繞。盤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黎明策杖。徧山尋之。帶纏枯松之上。蓋松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羅漢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至今。號飛來羅漢。後遭橫民。具報。役柳城。牢城。

盛暑負土壅城經道衝弛担而坐觀者如堵說傷
日今朝六月六谷泉受罪足不是上天堂便是入
地獄言訖微笑而寂異香郁然柳人至今供事之
泉親見汾州無德禪師南山清涼道人謂予曰我
十餘年作老黃龍侍者聞其說見慈明事甚詳嘗
喟然歎曰我平生不得谷泉文悅又爭識得慈明

續修

卷四十五

五

雲峯文悅

大愚法嗣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聞示良
日大家相展喫堇壘若喚作一壘糞入地獄如箭射
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
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趁色力健何不為
展乞食我忍饑不暇何暇為汝說禪手師不敢違未
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
未到爛却雲寒空為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
方丈巖曰堂司闕人今再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

續修

卷四十五

六

去心地坐後架桶縮忽散自架落師忽然開悟頓
見巖用處走搭伽梨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
事了畢師再拜不吐一辭復服勤八年後遊南昌西
山會黃龍南公南公先受三角澄禪師印可師夜與
語曰澄公雖雲門之後然法道異耳南公問所以異
師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徒可
玩入鍛即流去南公怒以枕投之師復曰雲門氣宇
如玉甘苑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
活人哉即背去南公挽師曰審如是誰可汝意者師

曰。福嚴。楚。圓。手。段。出。諸。方。子。欲。見。之。不。宜。後。也。南。公。即。日。往。請。師。初。出。世。南。昌。翠。巖。次。遷。衡。嶽。嶼。巒。峰。之。法。輪。未。久。又。遷。至。雲。峯。寺。嘉。祐。七。年。七。月。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任。世。六。十。六。年。爲。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指。歸。鼻。孔。大。頭。向。下。歸。方。丈。跌。坐。而。化。塔。于。禹。溪。之。北。

黃山谷悅禪師語錄序曰。悅禪師者。青山白雲。開。遮。自。在。碧。潭。明。日。撈。漉。方。知。鐵。石。崩。崖。霜。弓。劈。箭。不。受。然。燈。記。翁。自。提。三。印。正。宗。假。令。古。佛。出。頭。也。

下一推定當前。則激惠南老子出泐潭死水而印。慈明後則勸祖心禪師撥大愚寒灰而見黃蘗看。儂兩着須天下基客受先破此一塵與四海禪宗。點眼有懷疑者是不肯山谷老人擬欲全提且救。取無爲居士。

楚寶

卷四十五

七

龍牙居遁

洞山法嗣

潭州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撫州人。初參翠微。問。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住。後。有。僧。問。和。尙。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師。曰。明。卽。明。也。要。且。無。祖。師。意。師。至。洞。山。復。舉。德。山。頭。落。底。語。因。自。省。過。遂。止。于。洞。山。隨。衆。恭。請。一。日。問。

楚寶

卷四十五

六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卽向汝道。師始悟。厭。肯。服。勤。入。稔。湖。南。馬。氏。請。住。龍。牙。上。堂。夫。參。玄。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尙。道。祖。佛。言。教。似。生。冤。家。始。有。恭。學。分。若。透。不。得。卽。被。祖。佛。謾。去。師。將。順。寂。有。大。星。隕。于。方。丈。前。聖。楷。按。龍。牙。山。在。益。陽。縣。今。志。不。載。

欽山文遠 洞山法嗣

澧州欽山文遠禪師福州人少依杭州大慈山窠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峰在衆觀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大士各承德山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後于洞山言下發解乃爲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崇洞山時語山問甚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色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大蜜不盡師意師與巖頭雪峰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

卷四十五 九

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峰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個老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裡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齋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峯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者多師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師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粗生師曰第一義何在士無語

聖楷按欽山在澧州西二十里

南臺守安 桂琛法嗣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初住江州悟空院有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卽今在什麼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什麼意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是什麼身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寂底聾師因示頌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消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卷四十五 十

雲蓋用清

廬山法嗣

潭州雲蓋山海會寺用清禪師河州人也姓趙氏本
州出家酷志求法遠慕長安潛契宗旨先任韶州東
平山淳化二年知潭州張茂宗請居雲蓋第六僧問
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日
恁麼即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
無語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童行作子師有頌示衆曰雲蓋鎖口訣
擬議皆腦裂拍手趁玄空雲露西山月

楚寶

卷四十五

廿

聖楷按雲蓋山在長沙善化縣西三十里峯巒秀
飛望之如蓋上有虎溪蛇井白雲關諸勝雲蓋寺
猶存遺址

大陽警玄

梁山法嗣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江夏張氏子依智通禪師出
家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
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塲山指觀音曰這個是
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個是有相底那個
是無相底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
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
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
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指出秦時鏡照見父

楚寶

卷四十五

廿

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鷄帶雲飛山謂
洞上之宗可倚一時聲價籍籍山歿辭塔至大陽謁
堅禪師堅讓席使至之師嘗釋曹山三種障曰此三
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類障師曰是沙
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即有所滯直是
要伊一念無私即有出身之路二不受食是尊貴障
師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若不虛此位即坐
在尊貴三不斷聲色是隨障師曰已不明聲色故隨
處障須向聲色裡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

句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
掌也師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稚中日祇一食自以
先德付授之重足不越限脇不至席年八十歎無可
以繼者乃作偈并皮履布直裰寄浮山遠禪師使為
求法罷偈曰楊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煇異苗翻茂處
深密固靈根偈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
拜而受之遂贊師像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
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師天聖五年七月十九日陞
座辭宸塔于本山

楚寶 卷四十五 廿三

聖帝按舒州授子義青禪師初遊宗席時遠禪師
居會聖巖一夕夢蓄青色鷹爲舌微扇且師來遠
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
經三載了然開悟復經三載遠出洞上宗肯示之
悉皆妙契乃付以大陽頂相皮履布直裰囑曰代
吾續其宗風無久滯此遂書偈送之令候圓通秀
禪師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
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
曰未可待與按過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床

呵曰我這裡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尙
教某何爲通曰何不參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
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
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
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藉甚初
住白雲次遷授子示寂書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
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息闍維獲五色舍
利與諸靈異云

楚寶 卷四十五 廿四

此處為空欄，無文字。

玉泉承皓 上北塔法嗣

玉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眉州丹陵人早參北塔發明
心要得大自在三昧元豐間首衆于襄陽谷隱望聳
諸方無盡居士張公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問曰師
得法何人皓曰復州北塔廣和尚公曰與伊相契可
得聞乎皓曰只爲伊不肯與人說破公善其言致開
法于郢州大陽是時谷隱主者私爲之喜謂我首座
出世盛集緇素以爲欣艷皓登座曰承皓在谷隱十
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

楚寶

卷四十五

五

大陽爲汝說破携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迂玉泉皓
爲人超放未易以凡聖議嘗製犢鼻屨書歷代祖師
名而服之乃曰唯有文殊善賢較些子且書于帶上
故叢林目爲皓布衲有侍僧效之皓見而詰曰汝具
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僧尋于鹿門如
所言而逝

釋曉瑩曰世所同者道所異者迹而已浩之唱道
開豁正見至于示跡殊嘗則爲不測入求于往昔
殆鄧隱峯晉化之流亞歟

蔣山佛慧 雲居法嗣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上堂快人一
言快馬一鞭若更眼晴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是
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晚
奉詔任大相國智海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
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
皮得髓設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
書畢坐逝

楚寶

卷四十五

五

羅湖野錄曰蔣山佛慧泉禪師叢林謂之泉萬卷

紹聖元年東坡居士有嶺外之行舟次金陵阻風
江許既迎其至從容語道東坡遂問曰如何是智
海之燈泉遽對以偈曰指出明明是甚麼舉頭鷄
子穿雲過從來這盤最希奇解問燈人能幾個東
坡于是欣然以詩記其事曰今日江頭天色惡砲
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鐘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
鶴寶公骨冷喚不應却有老泉來喚人電眸虎齒
霹靂舌爲子吹散千峯雲南來萬里亦何事一酌
曹谿知水味他年若盡蔣山圖仍作泉公喚居士

泉復說得送行曰脚下曹谿去路通豈堂無復問
藩風好將鍾阜臨岐句說似當年踏確翁噫東坡
平生夷險一致非與憂患爭者不然正當放浪巖
海之時豈能問智海燈耶泉杳霹靂舌為吹散千
峯之雲在東坡不為無得也

楚寶

卷四十五

廿七

雲蓋守智

黃龍法嗣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劍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靈
時法昌遇禪師輯藏西山師聞其飽參造焉昌使謁
翠巖真禪師久之無省及謁黃龍于積翠始盡所疑
後首衆石霜遂開法道吾徒雲蓋居院之東堂政和
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已夕矣侍
僧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
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紹是
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即當胞毆一拳死心曰却是真

楚寶

卷四十五

六

個遂作禮賓至相得款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政和
甲午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計音即陞座曰法門不幸
法幢摧五嶺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
此入輪回

聖楷按智嗣黃龍慧南禪師所謂黃龍三闖是也
死心嗣黃龍祖心禪師一號晦堂與智同嗣慧南
故死心云師叔也後侍僧編次法語易入為出智
見而大詬之是時智年九十宗門大老之風今絕
響矣

白雲守端

楊岐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從茶陵郁禪師披
剃往參楊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郁
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邊懶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
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闕鎖今朝塵盡光
生炤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
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難者麼曰見
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
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遊廬阜圓通請

楚寶

卷四十五

光

禪師舉任承天師後屢居名利緇服雲集嘗有頌云
他人任處我不任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為人難其
張大都緇素要分明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聖楷按茶陵郁山至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
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
進步燈云噫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
墮忽然大悟乃作偈云云白雲端有贊曰百尺竿
頭會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出茶州上吟
嘯無非囉哩囉

五祖法演

白雲法嗣

新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
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
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
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為證無能對者外
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法師至彼救
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
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
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

楚寶

卷四十五

字

扣傳佛心宗者師即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
咨决所疑終不破次謁浮山遠禪師久之遠語師曰
吾老矣恐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
未識而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
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
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
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白質為憐松竹引
清風雲特印可令崇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
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師有來由舉

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見白雲雲為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千載清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任四面遷白雲晚居。東山三佛侍師于一亭上夜話及燈已滅師于膝。

楚寶

卷四十五

廿一

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地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崇禎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墮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關維舍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聖楷按演公三佛其一為太平慧勤佛鑑一為龍。門清遠佛眼一為圓悟克勤佛果佛果初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劍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漚溪一。

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從步出蜀首。謁玉泉浩次依金鑾信大瀉詰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為法嗣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宗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着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因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釋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今即參堂便入。侍者察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

楚寶

卷四十五

廿二

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仔細師適離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攀師忽有省處出見鷄飛上欄。杆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緯笙歌叢裏醉扶。髓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

一第... 冊... 第 10 版正內

大事非小根劣。所能造詣。吾所汝。吾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恭得禪也。繇此所至。推爲上首。後還里省親。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臚舟謁之。劇譚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而市之波。公于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

楚寶

卷四十五

世

祖師西來。意是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愠。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翼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事理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

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越出婬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前禮。得居碧巖。久之。遷至潭州。嶽麓道林。佛眼遠禪師。初至海會。依演和尚。以已事咨决者。屢矣。演只語之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遠莫涯其意。久而復扣曰。今會中誰可親近。演曰。有元禮首座。來時只向伊道。衲僧須具緇素眼。始得及聞我上堂道。同時出入宿世冤家之語。遂有省子。若乞教于禮。必須獲益。及請

楚寶

卷四十五

世

問禮。乃以手引遠之耳。繞團爐數匝。且行且語。你自會得好。遠曰。有冀開發。却爾相戲。豈法施之式哉。禮曰。汝他日悟去。方知今日曲折已而。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探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問几上傳燈錄。遂當破窻。隨因緣洞符。所證同悟。因詰其寮。寮青林。撒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遠。曰。有甚麼難出。因悟曰。只如佗道。鐵輪天子。寮中肯。又作麼。空出遠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因悟而語。夕齋曰。喜遠見

便有活人句也其後遠之詞子烏巨行公有頌發
揮海會之語曰我不會兮不如你達磨當門缺兩
齒滿堂無限白獺風明明不自秋江起又曰我不
會兮不如你堪笑千花生確鬚善財謾說百城遊
何曾踏著自家底

楚寶

卷四十五

世

上封佛心

黃龍法嗣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初依海印隆禪
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
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
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
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訊掃次印適夜叢至則遇結
座柳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
豁然有省及出闔造豫章黃龍與死心機不契乃叢
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

楚寶

卷四十五

六

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為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
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視鄰案僧讀曹洞廣錄
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
腰下刀曰鳴剝剝是個甚麼山拔刀作砍勢師忽欣
然擱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
乾枯虎空逆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洩
後分于真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利

聖楷曰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每謂人曰今之學者
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

罪為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後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者，鉗錘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今觀上封才禪師之徹悟，固由揮淚中來，抑靈源有以涵養之也。如馮山之干香，嚴慈明之干楊岐，俱用此法。

文殊心道

太平法嗣

朗州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請成都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擬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問佛鑑禪師，夜叅，舉趙州栢樹子話，覺鐵背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叙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設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擗破窓紙，鑑即開門，搗住曰：「道道師。」

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呈偈曰：「趙州有個栢樹，話禪客相逢，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與而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殊，建炎三年春，示眾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曰：「正法眼藏，暗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處，何避為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

汝心賊即舉黎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弭席覆之而去
聖楷按道禪師法嗣其一為思業禪師嘗德府人
世為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為比
丘述偈曰昨夜又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又
不隔一條線往見道禪師道曰你正殺猪時見個
甚麼便乃剃頭行脚業遂作鼓刀勢道喝曰這屠
兒參堂去業便下參堂後嗣任文殊日上堂舉趙
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
我不得其一為楚安慧方禪師潭州許氏子初參

蔡

卷之十五

九

道禪師于大別未幾改寺為神霄宮附舟過湘
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肯即
說偈曰汚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
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觀此二公悟境迥
出尋常昔苑心自譽曰天下人抱是參得底禪某
是悟得底參之與悟相去幾何但信自心立地成
佛非虛語耳

九峰無念

九峰無念勝學禪師隨州應山陳氏子九歲投本觀
寶林寺無極緣公為師初不識字執苦經年自覺大
事不了往參荊州無聞和尚問舉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話頭開示師頻發大疑日夕參究復歸寶林二十
二歲詣宣州登壇受具後入嵩山任靜影履不出嘗
穿一衲脇不沾席精勤逼拶一夕見月有省偈云數
載東山昏霧深凭欄終日待晴空夜來忽睹霜天月
萬象全彰一鏡中是時緣公奉詔住開元寺師遂出

德

卷之十五

九

山往見緣公復東抵姑蘇參萬峯蔚和尚峰見師入
門便喝豎拳云擊碎虛空只一拳血星迸出遍三千
回頭轉腦知端的放去收來揔一般師隨聲答云一
拳擊破虛空迸出一輪明月堂堂獨露真嘗到此本
無言說峰又拈起古鏡云速道師答云威音那畔時
鐫出非銅鐵一點其分明大千俱煥微峰肯之辭歸
寶林峯親書法語贈之以偈併布製二十五條法衣
一領師由此至洪山道風昭著縉俗景慕洪武十六
年萬壽寺西結菴為方丈因名西菴師一日東去四

十里許九峯山。有老翁引師直至師子巖。下翁忽不見。是時山徑未開。諸虎裸處。師跌坐數日。近山居民見師端坐。驚喜稱歎。於是楚昭王聞之。遂爲開山建寺。二十七年。以通靈侯奏。欽奉。太祖高皇帝遣中官召師至京。迎見便殿。命坐賜茶。對談般若機語。相契命。送至天禧寺。次日復召。賜齋。師謝恩就辭。上遣中官賚果饌。伴送兼賜宮中所製襟絲衲衣二件。金鉢瓶匙。各一。并御製居山圖序詩文一軸。題曰。論僧誓念。二十八年冬。復遣中官賜織金紵絲袈裟一領。并銀瓶。罽毘。茶。件。松實。松花。二器。特賜松實詩。并序。永樂三年乙酉十一月二十九日。師將示寂。請楚王殿下到寺。說偈曰。世尊七十九。無念八十。邊打破。華藏海。依舊水。連天。師復囑曰。殿下珍重。保守護持佛法。語畢。坐逝。壽七十八。臘五十七。全身入塔。塔在師子巖下。謚清福廣慧無念學公禪師。



廣州人物傳序

廣州人物傳序

傳者史事之一而載筆立言者恆病其難予嘗其故有
四失焉去取之不公也其事誣編次之失倫也其志隱譏
評之無當也其義舛採摭之弗精也其詞穢甚矣傳之未
易言也遷固之書史學之所宗也穰苴虞卿之述劇孟郭
解之論君子猶或非之下此而失其衷難以言信矣余執
此以觀天下之史與夫一州一郡之所志殆未有遂於作
者然則鄭惟忠之所問亦豈特在唐世然哉廣之先賢傳
自吳陸亂始近世以來紀錄幾於熄矣夫廣嶺表名都也
靈秀所鍾發為雋異衣冠之族聚焉藝文之籍興焉如是
而使之日淪以泯豈有志者所忍恣邪太史黃子才伯懼

廣州人物傳序

文字徵錄室

先正之久而湮也乃為傳以表之凡二十有四卷余得而
閱之知黃子之精於史也綜之羣典以輯其逸參之故實
以定其訛監前史之得失以辨其微遵名家之義例以肆
其指主儒先之緒論以要其歸事核以審矣志詳以章矣
義嚴以斷矣詞贍以達矣積之十餘年而篇牘始就其用
意不已勤乎取一州之所記以覽千百載之事若身寓當
時見諸先正相與揖讓其問而鏘髮無少爽者是故風節
可仰而思也德業可考而法也論議可誦而服也先正之
遺烈固賴是以顯而後賢繼興將亦藉聲光以自壯矣表
南海者其在於茲錄乎余與黃子皆史官天下所當為者
未盡於此也而黃子先成此者志厚鄉也蓋嘗論之一谿

一壑之水疏而障之其波瀾湍瀨觀非不奇也然而所觀者小也迨乎瀉澗潏然後為江導積石然後為河薄扶桑納蓬島然後為海此天下之至奇也夫史亦猶是也黃子之志豈以一州之史為賢哉示我以全且大宜必有藏之名山石室者而是錄之作亦河海之濫觴焉耳嘉靖五年陽月朔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國史修撰儒林郎明山姚涑序

廣州人物傳序

二 文字 歐陽

廣州人物傳序

太史希齋黃子志古聖賢之道博學而精擇閒以餘力輯廣州人物傳蓋吾邦自秦漢以來幾二千載其文獻之錄載在外史者有廣州先賢傳交廣春秋等書皆缺有闕矣散見於類書者存十一於千百廣州湟川等志荒脫而不覈正史諸傳叛渙而無統黃子蒐遺言繹墜緒泝流而導其歸翦秕而茹其實勒成一家言且論次鄉先生之行事發明其用心以警偷俗激頹風予得而讀之蓋深有味其言也嗚呼士君子砥行立名孰不欲施於後世然而不盡然者可不深求其故哉古之賢聖人不見信從於天下其得謗無以異於庸眾人後世庸眾人夸毗以相高標致以

廣州人物傳序

三 文字 歐陽

相報其得譽乃過古賢聖人然而卒有定論若涇渭異形天淵異位此其故何也蘇子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為嘻盡之矣天者理之主宰也其在人曰心曰性曰道蘊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賢者循理聖者樂天是故道與天同運性與天同體心與天同神其為名也自與天同久故非天之能植其名也其所自立者然也蹈道而不力謂之天之遊民色取仁而行違謂之天之棄民夫奚恃而久存故非天之能滅其名也其所自立者然也嗚呼吾邦自秦漢以來二千載登名是編者僅若此可不謂天乎前乎此者其天定矣可以俟後之君子矣嗣是而有聞者上達為賢聖人未可知下流為庸眾人亦未可知蓋嘗自揆諸天

而已矣後之繼黃子而修是書者吾知其多也繼鄉先生而修其德行道藝以成黃子之志者可無致辨於心術之微哉翰林國史修撰後學倫以訓謹序

廣州人物傳序

四

文字歡娛室

廣州人物傳凡例

- 一先哲凡德業文章有聞者無論隱顯皆為立傳語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 一編纂之法以史志為主并旁採諸書語意貫續處稍加筆削傳後必註曰用某書修用某書某書參修者明有據也若闕文疑字則不敢妄自增易
- 一自漢至元皆繫世代者所以別國朝也卷首諸目皆稱公者尊先哲也傳中不書公而直書名者法史體也
- 一子孫有世濟其美者皆聯書不別為目如馬持國子晞驥李用子春叟之類

廣州人物傳凡例

五

文字歡娛室

- 一行事相類者得附書如李玉珪附何昌期之類同邑里而行事無大顯者得附書如邵安石吳藹附黃損之類行事背戾而美惡相形者亦附書如龔澄樞輩附邵廷瑁之類
- 一吳陸亂所誤廣州先賢傳多蒼梧交趾人殊不可曉今皆附書
- 一德業隆盛者得詳書如崔清獻公者是已張文獻公本韶產嘗寓吾郡故列諸流寓而不詳書
- 一編作於正德初故近世諸名公有不及收者况所錄止據諸書見聞所限不無挂一漏萬之失尚俟後日續成之云爾非敢妄有所擇也

一先哲文字有錄其全篇者有錄其大畧者有篇刪其句者有句刪其字者有取其意而易其詞者要之求詞旨簡明而已此亦史家舊例也

一諸書語涉不經暨文之不雅馴者皆芟易之如前定錄中載黃損事雖在所錄然文則非其舊矣此類是也

一史遷歐陽氏作傳或不主故常今倣之如 傳是其法也

一傳後有贊有不贊者法五代史例也

一舊志多缺畧今皆補之如廣州志不錄董正簡克己之類

廣州人物傳凡例

六

文字款類室

一舊志乖紊殊甚今皆釐訂之如羅威唐頌本漢人也誤列諸宋末黃舒晉人也誤列諸五代夫先賢傳作於吳而羅唐已收南越志作於南朝而參里山已錄則其乖紊章明矣姑舉此以例其餘

一廖冲古成之皆名賢舊志誤寘仙釋中今爲辨正

一忠義以下諸傳專錄一節之士

一方伎止錄星厯醫卜藝術之士仙佛則附見之所以黜神怪也

一列女獨立外傳者以閨闈懿行最易泯沒是以詳書之

一宦者止錄其最賢者三人餘皆削之所以示勸也

一流寓皆收聞人不計賢否蓋朝廷用舍於是乎在所
以著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也
一作史之法同傳同卷皆有微意存焉今倣其例讀者
宜詳之

廣州人物傳凡例

七

文字款類室

廣州人物傳總目

第一卷

漢徵士董公正

漢太尉諸曹掾鄧公盛

漢督郵徐公徵

漢尚書郎踈公源

漢徵士羅公威

漢孝廉布山令唐公頌

第二卷

晉廣州大中正王公範

南宋太守鄧公魯

廣州人物傳總目

南梁刺史覃公元先

南梁王國常侍廖公冲

南梁刺史馮公融

第三卷

唐刺史鄧公文進

唐寧國伯何公昌期

唐鄉先生區公册

唐同平章事劉公瞻

唐國學生邵公謁

唐校書郎楊公環

唐經畧使何公鼎

唐進士張公鴻

第四卷

南漢尚書僕射黃公損

後唐太常少卿何公澤

南唐水部郎中孟公賓于

南漢尚書右丞鍾公允章

湖廣副史石公文德

湖南巡官鄧公恂美

第五卷

宋刑部尚書李公廷珙

宋節度副使周公潛

廣州人物傳總目

宋知縣古公成之

宋諫議大夫邵公晁

宋戶部侍郎馮章靖公元

宋大理評事唐公靜

第六卷

宋國學生霍公暉

宋知州丁公璉

宋鄉進士黃公洞

宋歸正先生梁公觀國

宋知州馬公持國

宋知州黃公勳

宋提點刑獄廖公顯

宋防禦使吳公英

第七卷

宋鄉先生簡公克己

宋知州孔公元勳

宋通判吳公羣

宋鄉先生譚公凱

宋知州陳公康延

宋知漢陽軍曾公槐

宋隨如先生劉公鎮

宋州判錢公益

廣州人物傳總目

宋知錄蔡公齊基

第八卷

宋觀文殿大學士崔清獻公與之

第九卷

宋祕書郎温公若春

宋吏部侍郎李忠簡公鼎英

宋知縣楊公汪中

宋推官陳公應辰

宋右正言郭公聞

宋竹隱先生李公用

宋太社司令李公肖龍

十

文字數檢室

宋鄉進士陳公庚

第十卷

宋經畧安撫使張公鎮孫

宋知全州陳公大震

宋兵部尙書王公道夫

元登洲先生區公適

元教授羅公蒙正

元象山先生張公搆

第十一卷

東莞伯何公真

都轉運使劉公德

廣州人物傳總目

知縣簡公祖英

吏部尙書張公度

試工部尙書麥公志德

戶部侍郎黎公光

叅政彭公通

第十二卷

前翰林典籍孫公贊

給事中王公佐

前翰林待制黃公哲

教諭李公德

贈監察御史趙公介

十一

文字數檢室

第十三卷

梳坡先生黎公貞

教授廖公謹

吏部主事鄧公林

樂澹先生唐公豫

學圃先生黃公勤

刑部郎中黃公裳

教諭黎公秉

第十四卷

禮部侍郎陳公瑾

按察使周公新

知府翟公溥

副都御使羅公亨

知縣蕭公嘉

府同知陳公壽

御史王公子

第十五卷

副都御史彭公誼

僉都御史盧公祥

按察副使陳公政

戶部侍郎李公嗣

叅政何公淡

廣州人物傳總目

士

文字敬錄

副都御史魯公能

按察副使鄭公敬

第十六卷

翰林院檢討陳公獻

監察御史余公統

布政使祁公順

府同知吳公澹

知府張公瑣

僉事何公濬

都察院都事袁公仕

第十七卷

忠義

宋摧鋒軍將黃公俊

宋贈州判伍公隆

宋義士熊公飛

贈兵馬指揮關公敏

義士張公仲

禮部郎中陳公敬

第十八卷

孝友

晉孝子黃公舒

宋孝子韓公經

廣州人物傳總目

士

文字敬錄

宋孝子張公 道真

宋孝子阮公 與子

元孝子陳公 韶孫

元孝子單公 仲升

孝子梁公 孟祥

義士梁公 惠生

義士譚公 漢

第十九卷

卓行

漢郡主簿尹公 牙

吳日南太守黃公 蓋

廣州人物傳總目

南宋伏波將軍周公 靈甫

宋主簿林公 修

宋試將作主簿劉公 富

宋贈太尉廖公 金鳳

宋侍郎馬公 南寶

元訓導周公 修

叅政彭公 森

伴讀湯公 有容

刑部主事金公 誠

第二十卷

列女

古

文字數娛室

第二十一卷

方技

南齋隱士盧公 度

唐道士軒轅公 集

宋太子洗馬周公 克明

宋光祿寺丞陳公 昭遇

錦衣衛鎮撫林公 良

第二十二卷

宦者

南漢招討使邵公 廷瑁

宋景福殿使藍公 繼宗

廣州人物傳總目

太監陳公 準

第二十三卷

流寓上

漢司徒許公 靖

吳功曹虞公 翻

晉散騎常侍葛公 洪

南宋臨川內史謝公 靈運

南梁太守伏公 曼容

南陳中庶子蕭公 引

南陳太市令章公 華

隋上開府江公 總

古

文字數娛室

唐中書侍郎崔公仁師

唐荊州長史張文獻公九齡

唐侍御史劉公軻

第二十四卷

流寓下

宋連州文學姚公鉉

宋翰林學士蘇公軾

宋叅知政事陳公與義

宋南軒先生張公栻

宋丞相文公天祥

宋丞相陸公秀夫

廣州人物傳總目

宋太傅張公世傑

宋尙書徐公宗仁

宋節度使蘇公劉義

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

前翰林庶吉士鄒公智

廣州人物傳總目畢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香山黃佐

漢徵士董公正

漢太尉諸曹掾鄧公盛

漢督郵徐公徵

漢尙書郎疎公源

漢徵士羅公威

漢孝廉布山令唐公頌

董正字伯和番禺人也少有令姿就意術籍年十五通毛

詩三禮春秋遂以學行知名公府以其有用世才常詣

其廬疇咨理道數被辟命皆不就熹平末張角袁術起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難天下大亂正每仰觀天象知漢歷之不長輒掩涕太

息或勸使出仕嘆曰潛龍以不見爲德君子以藏寶自

完吾惟埃時何迺相迫邪賦性高潔貧寒不戚志在規

俗躬耕以足衣食暇卽講詩書陳禮法遠近多從之游

鄉間或少爲不善必相戒曰吾伯和得無入於耳否有

不平者多詣正直之隱士南陽車遂聞正令名不遠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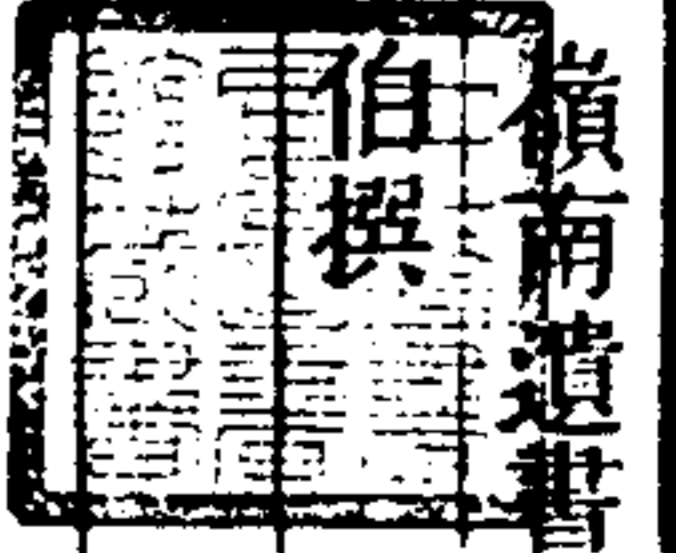
里徑來投正正與同志思如兄弟數年中遂得病正爲

傾家救卹病篤正呼遂字曰德陽君更有以見屬否遂

瞪視曰以死累君言訖而絕正爲停柩於堂殯斂之禮

一視兄弟之喪躬送喪於南陽而返粵產素多奇瑰之

貨番禺爲都會商賈集貿遷易以致富加以夷獠叢



雜習尙輕悍鬪爭射利未嘗知學感正清白偷俗自爾日變建安中正卒葬番禺之東眾爲刻碑表曰有漢徵士董君之墓過者必式晉隆和中南海太守袁宏追想其風采乃訪求世族條列行誼聞于朝有詔旌表門閭墓禁樵牧

用南越志南海志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淵穎文集一統志參修

贊曰君子守道非以自善也蓋將以爲天下用也然必用舍之極定于中乃可以用於天下而無憾故時當可用彈冠而往非通也苟非其時雖鑿坏以遁非固也東漢之季社君昏極紀綱陵遲從以鴟張鯨突之盜競排其鼎可謂大厦將騫風雨萃之黨錮諸賢禍烈焚如而尙可以仕乎儉德辟難茲其時也董正養真衡字泥視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文字數限室

軒冕嘉遯之貞百世所師嗚呼遐裔而有斯人殆豪傑特起者哉

邵盛字伯直州人也不知其所以進仕爲秭歸令聞母病解印綬決去旣歸母果亡居喪盡孝太尉馬日磾嘉其所履服竟卽辟之初入府爲主簿尋爲太尉諸曹掾時彭城相左尙以賊獲罪三府掾屬考驗踰年不竟更選盛覆拷盛至獄洗沐尙解械賜席乃謂尙曰君受國重恩而所坐事理如此今遇君子不可以小人道相待尙感盛至意對曰今使君相待如此尙獨何心不以死相歸乎卽引筆具對時人語曰淑問得竟臬陶邵盛公卿皆禮重之後徙居蒼梧

用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修

徐徵字君求州人也家本荔浦少有方直之行持節不撓

周覽書傳尤明律令延熹五年由中郎爲督郵時中常侍唐衡豪貴京師號爲唐獨語言無所與校也遣賓客至蒼梧頗不循法度徵便收客郡市髡笞已乃白太守太守大怒收徵付獄主簿守閤懇白曰此人無故恃強賣買既侵百姓又汗婦女徵上念明政據刑申恥今不使治郡無復爪牙之吏後督郵當徒跣膝行奉諸貴戚賓客耳太守不得已釋之徵爲人短小而果敢世以爲智過其軀初明帝時嶺表張重仲篤者爲日南計吏至京師帝訝其么麼問之曰何郡小吏重抗聲對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陛下欲得其才邪抑將稱骨度肉也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文字數限室

帝嘉其善對後至通顯徵居嘗以重自儆云

用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東觀漢記參修

疎源字元流南海人出給郡役爲戶曹佐源性廉潔家貧餉晏不至同第人餉先至呼之共食源未嘗聽由是知名後爲尙書郎習練故事爲九卿所重故人有識源欲通苞苴者源絕口不答臨別便與訣曰子以言汗我從此與君絕矣從司徒上書言事忤權貴得罪廢于家而卒與源同時以宦業著者有申朔黃豪朔字元游爲九真都尉性廉慎常著布襦布袴不事綺紈鄉邑歎慕之後擊狂賊有功入爲河中相豪字子徵爲外黃令均已節儉粗衣蔬食所得俸秩悉賜貧民凡聽訟一縣稱平

當時鄰縣蝗蟲爲災而獨外黃無有歲皆豐熟民先流
移者悉歸附之闔境大治朔本蒼梧人而豪交阯人也
吳郡陸胤爲刺史著廣州先賢傳各紀其事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參修

羅威字德仁番禺人天性純慤鬢髻卽知禮讓少喪父哀
毀如成人奉母能盡色養之道遇寒常以身先温被席
母乃寢夏月必撤帳而臥曰吾留蚊蚋恐去齧吾母制
行雅飭口不挂俚褻之言足不及貴富者之門待妻孥
如嚴賓然先世遺以負郭之田力耕以自給非其力不
食也鄰家牛數犯其穡威刈芻潛納其門而去牛家知
之感其長者自是收檢莫敢犯出遇老稚負戴於塗率
爲代其任邑人化之孝慈成俗令異其行過人辟以爲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四

文字數幾室

吏不就強之頗力遂偕母遁於增城母後卒威泣血骨
立日進溢米食蔬醢者三年旣葬結廬于墓朝夕盡哀
白鹿止其墓側馴擾如家所畜者世以爲孝感所致威
與同邑唐頌齊名王僧孺之爲南海太守也下教求士
有曰此境三閩錯壤百粵舊都漢開吳別分星畫部風
序決澆衣簪斯盛其川岳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
羽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燮
自是高尙獨往相望於嶼巖懷仁抱義繼蹤於前史蓋
以廣之多賢由數公者倡也陳元者蒼梧封川人治左
氏春秋父欽官至厭難將軍元以父任爲郎光武朝嘗

請立左氏學又請勿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其子堅燮
亦以文學知名士燮者蒼梧廣信人也亦明左氏傳建
安中仕至交阯太守達於爲政其弟壹領合浦太守武
南海太守皆以文業震一時時謂三陳四士然躬行視
威或少愧焉南海民以威頌皆先賢嘗尸祝之其祠今
不存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南海志廣州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五

文字數幾室

日難其人也若羅威者賢乎哉其倫理篤其行誼孚其
感召神其令名昭晰而無窮所謂匹夫而化鄉人者也
烏虜賢矣哉世之言威者昧於論其世而以爲宋之南
渡產也而不知吾廣賴以變澆漓之俗者其倡也區區
以宦業顯者每夸豔而縷指之名德如威莫或加齒焉
烏虜其於風教何如也
唐頌字德雅番禺人奉養以孝聞連遭父母喪摧毀幾至
滅性逮葬躬負土爲墳於墳左爲小廬覆以苫茨寢處
其中扶服哭踊朝夕捧盥進膳事之如生者凡六年有
甘露降於塚樹馨郁霏霏彌月不已人或訪頌見白鹿
拾食廬次如豢畜咸異之稱爲唐大孝頌自是終身衣

不結采非祭不近酒肉忌日必齋肅以祭見父母所遺物或經父母所歷輒捧手而泣人始以為矯及察之恆皆然而後知其篤行之純蓋天性也有司察孝廉仕為布山令布山在鬱林境中雜以民夷號難治頌鋪以大和不事威警挫彊拊柔惠及婢妾民感其仁無梗化者後頌卒民報祀之南齊永明中范雲為廣州刺史至任首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威唐頌蒼梧頓琦丁密等墓思以厲薄俗也琦字孝異居母喪獨身立墳歷年乃成手種松柏成行哀毀踰制感物通靈有飛鳧白鳩栖息廬側見人輒去見琦而畱密字靖公性清介非家織布不衣非已耕種菜菓不食毫釐之餽不受於人遭父喪廬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六

文字敬撰室

于墓側有雙鳧游密廬旁小池見人馴伏後遭母喪復廬墓三年歸至舊廬一宿故雙鳧復至游戲池中又有交趾丁茂字仲慮者母終負土治冢手足皸裂列樹松柏白鹿遊乎左右之三人者並載廣州先賢傳故得附書而梧州人訛呼密為丁蘭云

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南史南海志廣州

贊曰廬墓孝乎曰孝其亦有所本乎曰有然吾聞之也張南軒之言曰古不墓祭非畧也知鬼神之情狀不可以墓祭也胡致堂之言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知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墓祭猶無當於義而况廬墓乎哉曰古者之為禮也

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奠墓而入是顏淵氏之教也然則非歟孔子葬泗上子貢廬於塚魯世世以時祀孔子塚烏庠事師且然况親也哉詩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敬親所植也體魄所藏當何如哉義起而祭因心而廬孝之道也禮也二公蓋有為而言爾乃若孝格于皇天化行於蠻貊唐頌近之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七

文字敬撰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

嶺南遺書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晉廣州大中正王公範

南宋太守鄧公魯

南梁刺史覃公元先

南梁王國常侍廖公冲

南梁刺史馮公融

王範南海人也好讀書有鑒識州閭推重之吳孫皓時閉戶不出或問其繇對曰見彈繳而弗避非靈禽也處亂世而求聞達非知士也人以爲名言郭馬亂廣州逐刺史徐旗範從旗避難朝夕不離側者五年既歸以琴書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

文字數樓室

自娛未嘗妄交有司賢其行薦辟之皆辭晉平吳後遵行九品官人之法每州置大小中正俱以本土人爲之刺史熊睦薦州人德充才盛無踰範者乃以範爲廣州大中正選舉人才第其高下皆愜輿論時祕書丞河內司馬彪號博學嘗著九州春秋盛行于時範閱之見其畧於嶺服紀錄弗稱乃蒐羅百粵典故爲書名曰交廣二州春秋太康八年表上之訂述該覈衆見之稱服自是名動京師範爲人卓犖不周未嘗事流俗事篤學至老不廢交廣素缺修載自範始創爲之其後有黃恭字義仲者復著交廣記吳興沈懷遠則述南越志顧微裴淵各撰廣州記大率不外範所錄他若范瑗之交州先

賢傳陸亂之廣州先賢傳楊孚之南交異物志嵇含之南方草木狀乃有補其所未備者然皆承範權輿者也

用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三國志玉海南海集參修

贊曰吾廣故荒落文獻或不足于徵幼學時思式于古我聞人求諸簡藁莫之或睹也或睹焉特近世焉耳矣乃博觀類書見所謂傳志爲吾廣作者蓋羣如也蓋但有其目焉耳矣求諸簡藁而卒莫之或睹也豈兵燹之後散爲煙霧不可得邪抑纂述之儒世乏其儔無以紹邪不爾何寥寥也若乃王範交廣春秋事贍詞工昔稱之而今不傳嗚呼識時之通事上之忠秉心之公亦足以芳耀於亡窮矣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

文字數樓室

鄧魯字約子世家桂陽之韶陂里母張氏孕魯時感異徵幼爽闇有至性父思露當戍邊呼魯小字曰阿魯吾今登途矣歸期未可知也魯應聲而泣拜伏訣別如成人時甫四歲世以孝童稱之又歲餘病死一夕甦夢人謂曰上帝憐汝早孤特宥汝魯既愈日籲天願以身代父死未幾訃果至殯思露時哭踊切至聞者皆爲盡傷宋元徽中舉秀才爲郡小吏適館閣文帙遭火詔郡國悉上民間所藏郡遣魯進圖至京師宋帝以其有功墜典賜錢幣繒綵會本郡太守缺詔卽以魯代之嘗遇異人與語自是精識敏悟預知未來事及領職還郡剖決無滯有惠澤于民創造州城池濠橋梁里道無虛日然經

畫有方民不告擾齊永明中卒贈司徒民思其德立廟

祀之用涇川志修 桂陽今連州

覃元先者南海人也初名無名勇力善騎射齊末反者四

起元先召募民兵為鄉邦衛據有番禺梁高祖興王日

慶州刺史李堅遣人說下之使歸梁任孝恭代堅為書

曰昔陸賈皇華定交知於南越長卿披繡通夷險於夜

郎故傳美於往書流芳於篆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

門籍譽既深流芳已舊但道曠風雲論平生而莫即江

山間阻銜杯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勞夢寐僕世稟威

儀門勒鐘鼎提干海岳推轂數千建我不才資兼文武

鴻私弗替應茲闕外麾蓋所臨實宣慈造足下刺舉一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

三

文字敬慎室

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實侯高算得書即詣闕降高祖

召見謂曰公當立勲業書彝常奈何無名乎元先遂改

名拜東寧州刺史在任累著戰伐功加雲麾將軍侯景

反元先與賓化侯蕭雲討之擒斬賊將所向無前會元

先卒于師雲遂遁歸南海用藝文類聚 南海志參修

廖冲字清虛桂陽人博學能文辭於經史無所不通飭身

修行鄉間稱之以儒術知名仕梁為主簿西曹祭酒時

武帝好儒學招徠天下名士冲與焉嘗命賦詩稱上意

嘉賞之湘東王之就國也聞冲有詞藻請以為王國常

侍上許之王為人性猜忍而外浮華喜談老子而莫知

其要冲嘗坐講進無欲自靜之說以諷之凡王所為多

所規諫遂日見疎薄是時帝既老荒諸子又皆昏汰不

法冲私謂所親曰根本撥矣天下必不能久治吾當去

且不去王將以赭衣衣我即浩然掛冠歸結廬靜福山

居焉時大同三年也託迹黃老以鍊丹服氣為名幽棲

自適不復知有塵俗事人往訪之見其吟眺水石閒猛

虎修蛇馴狎其側休休如也遂真以為得道矣陳光大

二年卒壽九十有七世之好事者相傳冲白日上昇號

其地為仙翁壇其謬如此唐刺史蔣防經所居為作碑

銘有捫蘿撥雲瞻仰不足之嘆且謂冲策名金簡晉身

玉堂辭詞林學府之職以紅霞丹景為家鶴骨松貌泉

渟谷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蓋扶桑公陶隱居之流也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

四

文字敬慎室

刻石山下後人即其地為清虛觀不復知冲為儒者矣

用涇川志唐 文粹參修

馮融新會人北燕偽昭成帝宏之裔也宏為魏所敗竄于

高麗使其子業將三百人浮海奔晉因畱居番禺融業

之孫也世為羅州刺史至融能以禮義威信鎮其俗汲

引文華士相與為詩歌蠻中化之蕉荔之墟弦誦日聞

每行部所至蠻酋焚香具樂望雙旌而拜迎者相望輒

戒其下曰馮都老來矣毋為不善以嬰罪戮都老俚言

官長稱也自是溪崗之間樂樵蘇而不罹鋒鏑者數十

年初融之蒞政也雖三世為守牧然他鄉羈旅號令不

行乃為其子高涼太守寶婚於郡大姓冼氏俚人始相

率受約束融所以結人心者婚洗氏之力也融既卒
人思其德祀之隋初平陳嶺南共推洗氏爲主保境拒
守尋遣其孫魂以所部八州降隋後交州刺史李遷仕
及番禺王仲宣之亂洗氏皆討平之累封至譙國夫人
諡誠敬而贈寶爲譙國公寶子僕以功拜平越中郎將
先洗氏卒僕子盎隋末有定亂功統有嶺南諸州或勸
自王盎曰吾居越五世矣常恐忝先業尙敢自王哉武
德中歸唐授高州總管封越國公二子知戴知式皆爲
刺史奕葉通顯鄉邦賴以爲保障至盎功業尤烈自融
而上墳墓皆在新會寶以後乃居高之良德焉用南中
一統志

新會志
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

五

文字敬慎室

贊曰鄧魯之孝覃元先之勇馮融之政教可謂難矣廖
冲之見幾而作可謂明且哲矣故皆著于錄竊嘗惟夫
江東分王垂五百年吾廣未有以德業著者豈惟結箕
踞之風未變輕悍之習尙存故不足於用歟然秦關旣
開華風日盛才秀頎然挺生惜所謂先賢傳者不盡傳
耳曾謂十室之邑果無忠信者歟觀諸晉書南史其能
自表見者大都競浮虛而鮮實用躋顯庸以貽僂辱固
亡足爲吾人歉也矧嶺表去天萬里或者奮昂汲引之
無其階乎史稱揚粵之俗重土樂鄉而不能自激以有
爲豈其然歟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語
曰燕昭好馬駿馬來庭葉公好龍真龍入室信有自哉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

六

文字敬慎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嶺南遺書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唐刺史鄧忠襄公 文進

唐寧國伯何公 昌期

唐鄉先生區公 冊

唐同平章事劉公 瞻

唐國學生邵公 謁

唐校書郎楊公 環

唐經畧使何公 鼎

唐進士張公 鴻

鄧文進南海人家素雄于財至文進獨折節讀書以故士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文字數檢室

之流徙者競趨其門文進皆館穀之賓客至于餘人因
擇其勇畧者使扞鄉井俚尙夷獠聞風悚服役屬唯謹
隋末宇文化及弑煬帝于江都盜賊布滿天下五嶺亦
擾文進散財集兵以赴難旬月之間眾數萬掠地至始
興時賊帥林士宏據虔饒兵不克進與戰輒敗於是保
有廣韶二州歸之者如市豪會楊世畧據循潮馮盎據
高羅甯長真據欽廉桂林諸郡文進皆通書使以生民
為念定盟同歸于好百粵之境得免於兵革者文進之
力也無何士宏稱帝遣使至番禺授諸帥以偽官文進
獨不受唐高祖武德五年諸帥次第納款是年四月戊
寅文進遂統所部降高祖賜勅獎勞之即拜韶州刺史

既仕益盡心民事移郡治于水西梁王蕭銑發兵攻樂
昌文進堅守累立戰功卒贈鷹揚衛上將軍初理郡時
嚴重有威為吏民所畏每戰必身先士卒或奮臂一嘯
風雲變色軍中謠曰鄧守嘯百夫避途言其勇也沒後
多著靈響郡人為之立廟祀于樂昌近復配享張文獻
公祠景泰中追諡忠襄子孫畱韶遂為始興人又有廣
州大姓馮子猷者家有部曲復雄于財高元朝每五管
征討恃以為援云 用唐書一
統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文字數檢室

何昌期陽山人少有膂力能制奔牛羣兒畏之及長能挽
二石弓以是知名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叛朝廷詔下郡
邑求武士昌期與同閤李玉珪應募郡守試之蹋張超
距加人一等乃送隸元戎帳下時賊帥高秀崑大侵河
北震動昌期時為裨將與眾謀曰秀崑故哥舒翰將也
勇悍有謀若布陣既成難與求勝不如乘其未陣擊之
乃先士卒登大噓陷陣賊眾披靡遂敗之秀崑退走方
承平日久士氣靡餒迨祿山叛望風奔北者十軍而九
及昌期以果敢倡諸將皆相謂曰南人素孱劣猶爾可
居其下乎爭先踴躍求自効祿山之破自秀崑之敗始
也有司上其功上甚嘉之累遷千牛衛上將軍封寧國
伯昌期於兵書不甚讀然能仗忠義奮威武氣蓋三軍
軍中目為何十萬言其材勇足十萬人敵也玉珪少以
氣義雄勇為鄉間所欽憚身長八尺五寸雙手過膝吐

昔洪亮如鐘後爲郭子儀部將子儀每愛其膽力常置左右平安史復兩京與有力焉摧鋒陷陣所向無前人服其勇隸元戎幕府卒歸葬陽山漢下鄉人廟祀之至于今不替用涇川志廣州志參修

區册南海人也系出區冶子之後著於長沙以南爲名族册爲人喜讀書循理謹持雅飭惟恐戾于典則人樂從之遊家徒四壁縹緲盈其間挾卷呻吟無少倦時下筆爲詞章千百言哀哀不休自郡守以下皆重其文采貞元十九年監察御史韓愈以言官市極論天下根本爲幸臣所讒貶陽山令愈大儒也以道自任世方之孟軻册以道喪學絕無所依歸遂冒險往陽山師愈愈亟稱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三

文字歡娛室

許之及册歸送之以序曰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穴江荒茅篳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章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登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禮義之說欣然而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

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其見重於愈者如此二十一年愈徵爲江陵法曹累官吏部侍郎文章爲一代鉅工册出其門因是知名時又有區宏者亦遊愈門愈有送宏南歸詩張籍亦有詩送宏蓋與愈周旋頗久愈遷法曹時宏隨至荆門及愈入爲博士宏亦隨之丹陽洪興祖謂宏卽册然其始末不類或其族人也夫顏淵得孔子而名益著樂正子獲教于孟軻而造詣乎善信之域孟軻之沒道幾磨滅其有明之者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唐得一人焉曰韓愈雖或未醇亦可謂千一之儒矣愈來涪南册從之遊特立興起知所嚮慕賢矣哉名垂不朽宜也使李實皇甫鏞之徒皆以册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四

文字歡娛室

之心爲心愈之道或者其不扼矣乎嗟乎此犁鉏臧倉之所以接迹於世也用南海志昌黎文集參修劉瞻字幾之連州人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祖升父景卿坊從事瞻奇偉有文學才思慧敏大中元年登進士第尋中博學宏詞科除商辟署鹽鐵府累遷太常博士劉瑑執政素重瞻之爲人薦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同昌公主卒懿宗捕大醫韓宗紹等送獄詔逮繫宗族三百餘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卽自上疏固爭曰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醫者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械繫老幼物議沸

騰柰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帝不說瞻又與京兆尹溫璋等力諫帝大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為荆南節度使韋保衡與路巖共譖之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俄斥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御史中丞孫瑄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善皆貶嶺南巖等殊未慊按圖視驩州去長安萬里即貶驩州司戶叅軍事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特為讒擠舉以為冤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不敢害僖宗即位徙康統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復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五

文字數錄室

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將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顧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居相位三月薨人以爲韋路之黨劉鄴者鳩之也瞻爲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終始完潔弟助字元德性仁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飲取最下者及長能文辭喜黃老言年二十卒子三曰混曰陟曰延賞渭南尉右拾遺按廣州志一統志瞻子贊政院學士與史不同當考用天祐二年進士仕梁至崇唐書本傳通鑑涇川志參考贊曰瞻之貶也天下以爲戚及其見用市人猶驩非德業在人耳目曷臻茲乎意其贊元經體必有大過人者何則律身苦節有所不爲斯其驗也傳曰人有所不爲

也而後可以有爲瞻之謂歟惜史牒所傳特直言一事而止耳通鑑載瞻見斥時鄴有力焉及再相鄴置酒延之歸而卒胡寅以謂飲仇人之酒推誠之過也雖然禍福之來天也天不可移智者有所不通奚瞻尤耶

邵謁者唐之詩人也世本清遠人後徙曲江最後徙翁源家焉詩道大昌於唐而中原荆蜀多名家者五嶺以南當開元盛時以詩文鳴者曲江公張九齡一人而已柳宗元以謂九齡兼攻詩文但不能究其極顧於南士獨稱詩人廖有方者焉其言曰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厚重孝悌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六

文字數錄室

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恆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恆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宗元之貴有方者其言如此而又於世之貴有方者加厚望焉必其詩之果當乎其心也其爲人之果足貴於世也然有方之詩與其爲人之詳不可得而傳也後世所錄唐詩以傳者獨謁與曲江公歸然並存然則嶺南詩人如有方而不傳者不知凡幾而可謂粵無人哉謁以晚唐一介士獲永其名至與諸名家並行其詩當不下人矣使宗元見之當何如其貴之也世傳謁顛末可異焉始謁之家食也貧

且賤屈爲縣吏令有客至日使檣牀者三謁不應又頤指之者三謁不應令乃怒慢罵之謁瞪視曰咄吏豈供汝檣牀者耶且讀書干祿亦易與耳大丈夫當仰居人上安能俯爲人役令益怒大言曰死狗胥敢爾盍牽來於是左右提曳之謁不爲動掉臂而出握刀截其髻着縣門矢之曰學苟不成有如髮發憤讀書罔閒晷夕築書堂隱起水心距縣十里許平居雙鬢蓬然如里中兒親友多笑之謁不自沮也久之博通經子百家束髮苦吟尤工古調學既成爲有司所舉抵京師隸國子聲華燁燁薦紳聞嗟乎謁之成名也由胷中耿耿者激之也天道莫不有陽明而陰濁勝之人莫不有勁氣而物欲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七

文字數娛室

柔之故其事君必矣梯潔楹以求容也其處官必孤躄雙屈以求媚也其臨難必甘辱以求免也其制事必枉道以求合也得志則求滿失意則求哀也言則僞而堅也貌則恭而詐也苟可攫富取貴無不爲者無他失其羞惡之本心也苟能充其本心而擴之其氣可以禱天地其誠可以入金石孚豚魚天下事無難處者而獨工爲詩乎哉今有會稽之竹箭揉而笱之鏃以鋼金附以南鵬之勁翮引滿而發貫犀兕七屬之甲不難也使寸寸而屈之會不足以爲槌易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直方而大利孰加哉謁居京師最久所與善皆名士然剛躁與時戾以是竟不第甲科作詩多刺時事

其論政一篇曰賢哉三握髮爲有天下憂孫宏不開閣丙吉寧問牛內政由股肱外政由諸侯股肱政若行諸侯政自修一物不得所蟻穴滿山邱莫言萬木死不因一葉秋朱雲若不直漢帝終自由子嬰一失國渭水東悠悠是時藩鎮強戾宰相多非其人故謁詩及焉温庭筠以其數奇而不遇也乃榜其所作三十餘篇以振公道後甫釋褐而卒卒後降巫賦詩自稱邵先輩世共神之迹謁之爲人大抵剛而無養躁而無制躁而無制故其言凌突而觸人剛而無養故其動猖披而自放使或聞道而集義以充其氣固宗元之所謂鍾於陽德者其所樹立曷止是哉志鬱不施沒有餘靈可哀也已謁有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八

文字數娛室

詩集南漢史官胡賓王者序之以傳其後吾廣詩人有何澤孟賓于之屬然皆不逮邵謁用邵謁詩集類說參修楊環南海人力學工詩隱居羅浮咸通末登進士第初赴省時夢登高臺耘草得玉麟及除宏文館校書郎人賀曰子居是職所謂麟臺芸閣也始悟所夢拜官後時事日非卽拂衣歸隱至德令周繇與環友善極稱許之又有韋隱居黃隱居者家于廣州之朝臺與環莫逆日以琴樽自娛時人稱曰南濱三隱用南海集續前定錄參修何鼎番禺人少聰悟日記萬言大中初進士筮仕著作郎遷瀧州司馬以能名節度使李迢禮重之累遷容管經畧使時承亂後民生憔悴鼎加意招徠賴以安堵峒賊

梁宗煽叛鼎單車往說之賊徒露刃林立鼎從容諭以禍福且曰汝曹何不兵我宗與其徒皆拜泣曰竊聞何使君高誼之日久矣開示逆順大有造于吾人是吾儕再生之秋也其敢違命以干天刑即率其眾歸耕終鼎之任無佞倭者廉辨二州歲大稔賑濟不足以俸周之會鼎小疾民有燃指禮佛為之禱者鼎善星歷時朱全忠強逆不臣鼎誠諸子曰汝慎毋事全忠全忠兇德類祿山必有慶緒之禍以勢觀之全忠必將改王以星象言之唐家當復興晉分野有王氣其在河東乎鼎沒後友珪弒全忠莊宗滅友貞一如所言諸子守其訓皆事莊宗用南海志南海集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九

文字數疑室

張鴻連州桂陽人唐天祐末進士知運祚將易遂隱遯不出天下聞而高之為詩清絕世所傳誦有集一卷今

用涇川志連州新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南漢尚書僕射黃公損

後唐太常少卿何公澤

南唐水部郎中孟公賓于

南漢尚書右丞鍾公允章

湖南副使石公文德

湖南巡官鄧公恂美

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慷慨有大志築室于靜福山扁之曰天衢讀書吟嘯其中罕與浮俗接以積學績文聞于時尤善為詩每遇山水會意處操筆畱題殆遍自謂所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一

文字數疑室

學未廣乃扁舟遨遊洞庭匡廬諸名勝納交天下士都官員外郎宜春鄭谷為湖海騷人所宗一見亟稱揚之舉其詩數聯謂曰君殆奪真宰所有也嘗相與定近體詩格世多傳之又嘗著書三篇類陰符鬼谷論修治之術具有宏識議者每期以公輔器為有司所薦登梁龍德二年進士第歸自京師適廣州與梁絕乃仕南漢主龔夔納損謀國事多所咨詢稍親任之累遷至尚書左僕射取湖南數州皆其策也會龔建南薰殿彫沉香為龍柱務極工巧少不如意輒誅匠者前後十餘人損進諫曰陛下之國東抵閩越西盡荆楚北阻彭蠡之波南負滄溟之險蓋舉五嶺而有之犀玉珠貝果布之富甲

於天下所謂金城湯池用武之地也今民庶窮落而工役繁興天灾人怨兵家所忌苟或不虞其何所恃以爲戰且汴洛未平荆吳獷狡正宜務農息民以宏聖基庶遏強敵乃縱耳目之好盡生民之膏興土木之工傷樸素之化供一已逸欲而失天下心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龔不說會宰相缺羣下多推損者龔謂左右曰我殊不喜此老狂久之病卒所撰述有桂香集行于世損爲人該博多能性輕利重義嘗捐貲築高良之邪陂灌田疇多所收鄉邦賴之其在匡廬也與桑維翰宋齊邱相友善每執手論天下事二人自以爲不及損亦自負嘗遊五老峯憩小盤石有叟長嘯而至謂維翰曰子異日當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文字數據室

位宰相然而狡狡則不得其死謂齊邱曰亦至宰相然而忍忍則不得其死獨異損曰此子乃有道氣當善終然才大位晦不過一州從事耳損猥曰有才何患無位下僚曾足稽黃損邪叟笑曰非所知也其後維翰相晉齊邱相南唐皆見殺損雖位僕射實州從事祿也世以爲前定云同郡有吳藹邵安石者亦知名藹字廷俊唐光化三年進士黃巢之亂爲寇兵所獲朱全忠深器之置之幕府官至大記安石亦唐乾符三年進士後仕全忠全忠督兵河上對壘晉人遣使匣金幣通好僞云永和重寶也須人主莊肅發之安石請以重囚啟鑰機發矢貫胷臆全忠嘉歎擢右諫議大夫皆先損時然學行

不及損也嗚呼五季之世天意晦盲賢人退隱其得位者大都推埋攻剽之徒耳損之學雖曰未純使有所施未必無可觀者惜也鬼神實司之賁志以沒罔攸用

川志一統志前定錄參修

何澤者鼎之子也少好學長於歌詩舉進士爲洛陽令唐莊宗好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閒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柰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拜倉部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不便大臣屢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文字數據室

言不聽澤伏閣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爲蠲紙澤上書言其弊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民便之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數求爲給諫鳳不許乃以爲太常少卿勅未出而澤先知之卽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矣晉高祖入立召爲太常少卿以疾卒于家嗚呼亂世信難爲臣哉澤之仕明宗也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雷以笏叩額北面而呼曰明主明主史臣以爲澤

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明宗暮年澤慮國本未建即遣
婢宜子詣匭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為皇太子史又以為
秦王素驕多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愚謂明宗於五
代號小康日以明主未為太過矧亦臣子尊稱之常也
五代諸君篡弒相踵未有建儲者使秦王苟立或免弄
兵之禍國有長君從珂未必能遽取也可多罪澤哉雖
然晉高祖之命澤不拜可也使澤居唐盛際誰謂非直
臣哉嗚呼亂世信難為臣哉用五代史本傳修

孟賓于字國儀連州人少聰穎游鄉校力學不怠父以家
貧且賓于無他兄弟力止之賓于進曰眾星不如孤月
明牛羊滿山畏獨虎父奇其志晉天福九年登進士第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四

文字數疑室

仕湖南江南應縣令水部員外郎終郎中賓于能詩有
盛唐風致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日賓于以詩數
百篇號金鰲集獻之大為稱賞因採集中尤異者數聯
馳書朝廷聲譽譎然李昉者同年進士也與之友善後
昉仕宋官翰林而賓于猶為南唐郎官寄賓于詩曰初
攜寶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名喧洛下只
今詩句滿江南蓋惜其不顯融也後歸老于鄉號羣玉
峯叟年八十卒賓于以詩鳴為世所重性好獎拔後進
新塗令李有中者詩有乾坤一夕雨草木萬方春之句
賓于稱為方干賈島之徒有中由是知名宋陳堯佐序
其金鰲集有云如百丈懸流轟轟灑落蒼翠閒清雄奔

放望之豎人毛骨自五代詩人以來未有過賓于者也
今其集不存愚嘗於類書中得賓于所為公子行焉其
詩曰錦衣紅奪彩霞明侵曉春遊向野庭不識農夫辛
苦力驕驄馳處麥青青亦佳句也用澧川志氏族大全文獻通考文翰大成

修參

鍾允章番禺人博學能文辭南漢劉龔之據廣也設科取
士允章以進士及第累遷至中書舍人尤見知於晟晟
喜其文思敏捷營建離宮碑記暨誥勅多命允章為之
運筆斯須華藻眩目由是名聞于諸國晟遊羅浮山應
制為詩文多稱旨每曰允章倚馬才也拜工部郎中知
制誥乾和六年使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五

文字數疑室

曰馬公復能經畧南土乎是時馬希廣新立希萼起兵
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攻之狀晟遣巨象指揮
使吳珣等伐之克賀桂連宜嚴梧蒙七州晟以允章與
其功賞賚不可勝紀有司奏允章名儒宜為儲君輔導
晟命教長子衛王繼興晟卒繼興即位更名銀以藩府
舊僚稍敬重之擢尚書左丞參政事時銀淫戲無度委
政宦侍陳延壽龔澄樞等女巫樊胡子宮婢盧瓊仙朋
妖亂政宮禁為之污褻允章深嫉之抗疏請誅亂法者
數人以正綱紀銀不能從羣小皆仄目大寶二年銀祀
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
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

馳走告允章反鋌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丕治之
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
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
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仇耶復入白鋌并捕二子繫
獄遂族誅之是日天色慘黯道路以允章素忠鯁皆為
之掩涕彥真誅後始收葬焉允章弟有章亦有文學累
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先允章卒嗚呼危行言孫處亂
世之大律也允章一犯其禁囚于厥家雖然脂韋浮沉
萬世猶有腥焉當鋌時蓋有自官以求進者其於允章
賢不肖何如也用五代史南
海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六 文字數誤室

其瑕豐數百條為辨駁先達見之曰公羊墨守不能過
也素不善草隸詩律得晉帖數紙於破箱中及閱殷璠
詩選模倣久之遂出儔輩上遊遊湘漢間無所知名僦
屋長沙遇天策府學士桂陽劉昭禹與語大見稱許會
端午共飲文德賦艾虎長句演迤奇拔昭禹驚曰子文
苑之雄也言諸楚王馬希範得隸詞學秦夫人卒王命
中外有文學者為挽歌文德詩有云月沉湘浦冷花謝
漢宮秋王大異之曰石文德乃有此作評以為同列第
一未幾授水部員外郎改其鄉為儒林鄉甚親重之會
宴常春堂希範出玉杯為賦詩者皆具李皐詩先成得之
文德繼進乃更盡美王復賚以玉壺酒滴由是諸學士多

嫉其能者尋出為融州副使蓋入譖者之言也希範性
汰侈營建征討無虛日稅諸州榷木皮鎧動至數千文
德上書切諫曰殿下承父兄之業撫有南土儲給國用
愛郵黔黎惟日不足近聞土木日興兵戈日尋非所以
保國交鄰之道也夫農為民本食乃民天今廣取皮革
牛園戶空耕氓逃竄轉為寇盜臣不謂可一也外帑之
儲費於淫巧養兵之食耗於工匠或有變虞將何所賴
臣不謂可二也諸侯五廟古今所同七廟並營恐非歆
典臣不謂可三也巨木售于異邦使者恣為奸利陸轉
水運顧募尤難一木之費至踰百萬道路嗷嗷恐藏不
測臣不謂可四也武穆王之世四鄰不聳九府流通猶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七 文字數誤室

且節用服食以贍軍國今沉檀以雕柱棟文繡以衣垣
宇倉廩無復紅腐間闔盡夫赤仄廣孝繼先似不如是
臣不謂可五也虜祁官成諸侯叛之桓官刻楹春秋刺
焉今荆粵闖我籬藩吳會偵我西北費用疲民何以禦
敵臣不謂可六也臣受殿下厚渥出華門而登廣厦脫
布褐而遶青紫捐軀報德自料無繇味死盡言惟大王
思至計以惠社稷希範得書憑怒昭禹營拔之乃免譴
會文德亦卒文德性剛介不苟合或尤之曰君剛愎方
確真與姓同文德廣曰寧方為我不圓為卿且子不見
石上可補天次足攻玉邪世以為善謔所著有唐朝新
纂三卷行于世用滄川志九國
志類說參修

鄧恂美連州人有敏才工詩賦時湖南朱昂博學號朱萬
 卷士類無當意者獨推遜恂美天祐中與孟賓于並為
 李若虛薦入洛陽擢進士登第後還家為湖南節度使
 周行逢所留辟為館驛巡官置幕下恂美背偃時謂之
 鄧馱子性頗迂僻如其形衆多不悅之者行逢因此禮
 待日薄故雖處府僚而食不暇給同年王溥為相聞恂
 美不得志乃寄詩曰綵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窘故
 虛自是行逢稍優給之未幾翰林學士李昉至亦恂美
 同年也召至傳舍相見話舊不覺號慟因倡和欵談竟
 日行逢疑其泄已陰事呵責之黜為易俗場官須臾又
 使人詐為山賊突入官署殺之聞者無不慟惜行逢猜
 忌鷲酷羣下多以譖死其妻嚴氏遷於郊以避害至是
 又殺恂美士流益不附後李昉再銜命祠南嶽知恂美
 墳在近徒步百里為詩哭之古人布衣交未有若昉者
 也嗚呼余讀五代史嘆夫朝為宰相暮膏斧斨者往往
 而是悲當時之人何不幸也及錄鄧恂美事益悲是時
 無妄而嬰戮者不特將相大臣也禍遍章逢逮及毗黎
 可知矣此所以為亂世也歟且恂美特一迂僻士耳行
 逢殺之猶失士心然則得一士而可王豈虛語哉五代
 時湖湘號多詩人譚用之廖光圖為之冠連郡名士又
 不特恂美有黃匪躬者先恂美時陳用拙胡君昉者後
 恂美時匪躬連山人也負詩名有志大惟憂國恩深豈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八

文字敬撰室

顧身之句登唐光啟三年進士先在江西鍾傳幕掌奏
 記楚王馬殷傾慕之值匪躬使事至殷大喜盡蠲其門
 戶租稅用拙天祐元年進士君昉隱居嘗遇羽客得吐
 納長年術二人皆有集傳于時而君昉集號葉川其句
 有曰水邊閒詠處雲島日斜明人以為得詩家三昧云
 用澶川志三
 楚新錄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廣州人物傳卷第四

九

文字敬撰室

此處為空白欄位，可能為原書留白或待續修內容。

1 5 2 3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宋刑部尚書李公廷珙

宋節度副使周公渭

宋知縣古公成之

宋諫議大夫邵公暉

宋戶部侍郎馮章靖公元

宋大理評事唐公靜

李廷珙者連州人也其祖佐唐有功父處顏善屬文明宗天成間佐征淮甸累功為武軍節度幕府掌文翰廷珙猶在襁褓而處顏沒遂寄食母家幼岐嶷不羣其舅器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文字數誤室

之曰此千里駒也其齒若長當追風矣以勳闕初調番禺簿時羣雄割據劉氏擅廣左馬氏流離聚集柳連廷珙懼禍出仕南漢為土軍都知兵馬使時劉鋹為不道屠戮忠良且戕其骨肉殆盡橫征暴斂民不聊生廷珙知其必亡以乾德四年四月款塞效順太祖嘉其忠義詔授郴州沿邊招收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持節春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廷珙感激激明年獻策平南漢開寶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為桂州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廷珙嚮導伐之出師下賀州復下韶桂將東攻連山南漢將盧枝戍騎田嶺嶺號咽喉地王師力攻敗績廷珙引大兵出春陵屯平陽去枝

屯百餘里聞枝堅壘以拒潘美憂形於色廷珙進曰枝眾皆廷珙故部曲願輸忠久矣若招之必下乃單騎揚旗揮之果謹讓而降枝燒壘遁去鋹聞枝遁內外震恐所遣將皆敗還宋諸軍連克捷明年二月南漢平皆廷珙嚮導之力也詔為廣西總管招討使取五管餘逆望風歸附詔廷珙入覲勞賜有加改其所居鄉為奉化官至刑部尚書用廣州志

周渭字得臣連州人幼孤養於諸父力學工為詩時州隸長沙馬氏與南漢相持渭為廣人俘獲委質南漢妻子流離昭州遂為恭城人劉鋹時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率鄉人六百踰嶺將避地零陵未至賊起斷道絕糧復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文字數誤室

還恭城則廬舍煨燼遂奔道州為盜所襲渭脫身北上建隆初至京師為薛居正所禮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出身解褐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專恣朝廷選常參官強幹者蒞其屬邑以渭知永濟縣彥卿郊迎渭揖於馬上就館始與相見略不降屈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并暴虐匿者按誅之不以送府乾德中通判興州州領置口砦多戍兵監軍傲狠縱其下為暴居人苦之渭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眾皆懾服詔書嘉獎命兼本砦鈐轄開寶元年鳳州奏房治主吏盜隱官銀擇渭往代周歲羨課數倍賜緋魚又遷知棣州殿直傳廷翰為

監軍謀作亂走契丹為部下所告涓擒之以聞命械至闕下鞫得實斬於西市涓在郡以簡肅稱及還吏民遮道泣雷俄詔賜錢百萬太平興國二年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涓之入中原妻子雷恭城開寶三年平廣南詔昭州訪求賜錢米存卹之及是涓始還故里鄉人以為榮涓奏去劉鋹時稅算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遷殿中丞屬有事交趾主將逗撓無功有二敗卒擐甲先至邕州市奪民錢涓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訖無敢犯移書交趾諭朝廷威信將刻日再舉黎桓懼即遣使入貢就加監察御史在嶺南凡六年徙知揚州進殿中侍御史改兩浙東西路轉運使入為鹽鐵判官遷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文字數據室

侍御史歷判戶部度支二勾院出知亳州賜金紫俄授宋州加職方員外郎為益州轉運使坐從子違詔市馬黜為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真宗聞其清節召還將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上閔其貧不克葬賻錢十萬召以其子建中為乘氏主簿涓妻莫荃賢婦人也涓北走時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涓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於是親蠶績確春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娶凡二十六年復相見時人異之朱昂著莫節婦傳紀其事用宋史本傳 涓川志參修成之字亞夷本惠州河源人五季末避地貫增城性簡靜寡嗜慾嘗結廬羅浮山力學不怠淹貫羣籍時或吟

詠以自適出語皆驚人文譽殷殷動四方宋初干戈甫息嶺嶠文風未振每取士合一路以一人薦眾推成之雍熙改元充秋賦督府勸駕詩云寰中有道逢千載嶺外觀光只一人蓋紀實也明年上春官有司奏以梁顥第一成之第二預傳聞焉有張賀劉師道者嫉廣南人居其上乃召成之夜飲密置啞藥於食中比黎明臚唱成之喑不能應是科上初唱名賜第怒其不恭命扶出之然惜其才因宣諭曰卿宜勉學以圖後舉朕將虛席待卿既報罷或勸訟以自明成之殊不色憾曰司命者遲速有定非人所與也聞者服其量端拱初成之再舉登第名在十九時以貢舉權歸春官不復臨軒分甲於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文字數據室

是禮部放榜取程宿者二十八人時謂上應二十八舍蓋慎濫取也都下競傳賀師道事上聞欲置於法成之申救謝無有召見太宗嗟賞之宋興廣州舉進士者自成之始初調真定府元氏尉以能著改知青州益都縣為政以惠愛為本不事刑朴而眾務集淳化三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校書郎張詠與語深器之李順之亂蜀也詠出知益州辟成之知綿州魏城縣先是宦者王繼恩討賊至縣居民避兵者多溺死積醜如疊子遺者皆瘡痍老幼流徙為墟成之既至勞來而煦育之運米以濟饑發藥以療疾疫經畫有法活者無慮數千人事稍暇即立學校課農桑逆亂之俗為之一變成平五年蜀

又有警復以詠知益州詠以成之長於撫恤再辟知漢州縣竹縣其政如宰魏城時常歎曰吾竊祿欲榮親今親已沒吾何以仕為哉慨然有歸歟之興有思羅浮詩未幾卒於官人皆以其抱經世才惜其不至大用也成之以文章為南越首倡尤工於詩有鳳鸞霞舉脫略塵土之態置諸唐律中殆不可辨又雅意林壑每訪名景攀躋猿鳥之宅竟日忘歸久官於蜀未嘗攜妻子居常裕如也人見其閒澹類此遂誣以為僂云按舊志載成之初赴南省也道由潭州遇異人韓泳以長生術邀之使勿行成之答曰家寒親老期得祿養長生非所願也泳笑曰子志誠可尙但恐轉汨塵土爾是歲省試報罷再至京師復遇泳於閭闔外握手謂曰公此行成名矣既而果然又載成之將終前數日漢州有衙吏自青州致書來覽之乃泳筆也即酣飲累日不臨政索誥大書一詩於後書已擲筆而逝縣方申州而成之先至漢州謁太守矣人皆謂其尸解又傳其於武夷上昇無稽之言大率難信如此增城人稱為紫虛先生繪肖其形而祠之宋末復祠於廣州學官所著有刪易注疏若干卷人士傳習之并詩集行於世子孫甚繁散處梅循間四世孫革居梅州擢紹聖元年進士官至五品用惠陽志南海

集五仙觀碑文參修

贊曰觀成之峻拒韓泳之言趨向正矣世猶以方外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五

文字數煥室

之何哉郡志置諸神仙之列且謂所書誥元時猶存蓋或有之垂絕之時肆志高曠遂以來後人之誣耳東坡貶謫日久都下傳其白日仙去石曼卿死後世謂其得仙為芙蓉城主可盡然之哉槩成之平生之賢有四曰靜曰寬曰惠曰孝仕以為親親沒思止非孝乎西土之平不有善政以解其疲吾見其轉於溝壑也撫字之勞非惠乎進而尼於人無所尤非寬乎山棲而學有得非靜乎靜以為體寬其量也惠其推也孝其守之經也合而言之庶幾乎仁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六

文字數煥室

邵晔字日華其先京兆人唐末喪亂曾祖岳挈族之荆南謁高季興不見禮遂之湖南彭玕刺全州辟為判官會賊魯仁恭寇連州即署岳國子司業知州事遂家桂陽祖崇德道州錄事參軍父簡連山令晔幼嗜學恥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為劫盜悉寘於死獄已具晔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既而捕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為民晔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下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晔光祿寺丞使廣南採訪刑獄俄通判荆南賜緋魚遷著作佐郎知忠州歷太常丞江南轉運副使改監察御史

以母老乞就養得知朗州入判三司磨勘司遷工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阯安撫國信使會黎桓死其子龍鉞嗣立兄龍全率兵劫庫財而去其弟龍廷殺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砦兵攻戰睦駐嶺表以事上聞改命為緣海安撫使許以便宜設方略睦貽書安南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護等即時聽命奉龍廷主軍事初詔睦俟其事定即以黎桓禮物改賜新帥睦上言懷撫外夷當示誠信不若俟龍廷貢奉別加封爵而寵賜之真宗甚嘉納使還改兵部員外郎賜金紫初受使假官錢八十萬市私覲物及為安撫已償其半餘皆詔除之嘗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宜州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七

文字數候室

山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三勾院坐所舉李隨犯贓睦當削二官上以其遠使之勤止令停任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表請東封優詔答之及遣王欽若趙安仁經度封禪仍判州事就命睦為京東轉運使封禪禮畢超拜刑部郎中復判三勾院出為淮南江淞荆湖制署發運使四年改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風睦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俄邁疾卒年六十三用宋史本傳修馮元字道宗南海人高祖禧唐末自始平來官廣州以術數仕劉氏傳三世至父邴皆食其祿廣南平邴入朝為保章正元幼嗜學從孫奭授五經大義又友崔頤正逮

冠彊立博覽為詞章沉鬱有思出入服袞衣習矩步如大賓祭鄉人化其謹至以俚語諺之不妄交游惟樂安孫質吳陸參譙夏侯圭相友善羣居講學或達旦不寢號四友大中祥符元年第進士授江陰尉秩滿會有詔流內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時諫議大夫謝泌領銓事笑曰古治一經或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耶對曰達者一以貫之可矣謝奇其對因問疑義辨析無滯即日聞上授國子監直講由是名震京師久之遷大理評事擢崇文院檢討兼國子監直講王旦聞其名嘗令說論語老子羣子弟侍聽以其淹粹亮格深加禮重因薦之八年真宗試進士殿中召元講易元進說曰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八

文字數候室

地天為泰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天地財成萬化要之一誠之感而已帝悅賜五品服稍親近之禁中建龍圖閣度藏祕冊置學士待制等員妙選舉望時用兵部郎中李虛已兵部員外郎李行簡待制以元入仕資淺乃遷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詔預內朝直龍圖閣預內朝自此始數召入與查道暨虛已行簡講易於宣和門北閣盡上下經帝稱元誦說通而不泥言外自有餘趣非專門一經士也俄改三品服天禧元年以諫議大夫假節使契丹還遷太常丞兼判禮院吏部南曹皇子為壽春郡王將講經資善堂帝欲得者碩使之勸學王旦又薦元帝以年差

少不用更用崔遵度四年遵度卒卽擢左正言兼太子右論德代其任他職如故數獻歌頌兩宮褒禮賜予甚渥仁宗卽位改戶部員外郎爲直學士兼侍講與孫奭以經術並進講論自是仁宗益嚮學師生同升人兩榮之俄兼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天聖元年判登聞檢院明年同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多宿儒典領後頗用公卿子弟任均管庫及夷元並命士議悅服三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同知貢舉進龍圖閣學士預修三朝正史十一月燎祭南郊爲鹵簿使七年爲翰林學士凡三禁職皆天下選而元兼有士林休之又判尙書都省三班院改吏部郎中八年以國書成進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九年判吏部流內銓兼羣牧使明道元年十月享宗廟又爲鹵簿使遷給事中明年耕籍田使任如廟禮前此宸妃李氏之當葬也命元監護其事帝親政追册宸妃爲莊懿皇后改葬永定陵旣發壙而流泉沮洳言者以監護不職十月解翰林學士及侍講出知河陽辭謝見上但頓首引咎而已會太學官屬叩丞相府上書乞畱元固願行到部以清靜稱不作條教王曾爲上言元東朝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上悟卽日馳詔景祐二年二月至自河陽改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復判太常禮院國子監獻金華五箴上納其戒賜書褒答四月類修樂書俄復爲南郊鹵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九

文字獻疑室

簿使管祥源觀事明年七月書成賜名景祐廣樂記特遷戶部侍郎賞勞也四年春足疾氣悒屬其友李淑宋祁爲銘誌四月卒年六十三賜賻錢三十萬絹百匹贈本部尙書諡章靖元性簡厚不治聲名非慶弔未嘗過謁二府終日無戲言情色嘗受詔八主戎客於都亭館由慎恪以得之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按禮變服不爲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坐誦說孝經而已晝治官事夜還讀書誓御亦簡其面故能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有所咨訪咸能記之尤精易初七歲方讀易母夜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元且老率三日一誦易初善音者取上黨黍縱累爲尺因裁十二律以獻遂改大樂鐘石以合其私後有建言其非者上遣中人就舍問之元卽搥班固律歷志唐令兩說付中人因對古者橫黍度寸今以縱亂橫其法非是明日召見邇英閣上謂曰向考正大樂患其寢高而急今也下而緩二者不得其中失在律卿言是矣因出橫黍新尺示羣臣比縱尺差二寸一分而弱以較衡斗皆不讎微元言莫能正其謬也嘗預注真宗集同修鹵簿記校後漢志孟子及律義疏又明揚雄方部學欲爲諸首作章句并分撰國朝會要皆未成書家人攜其遺文得數百篇詩百餘章宋祁稱其清緻平粹類其爲人今不傳無子以兄之子諱爲後蔭授衛尉寺丞孫二人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十

文字獻疑室

將作監主簿用南海志東都事略宋文鑑宋史本傳參按一統志元雷家開封當葬其地而廣州何村當考

贊曰古者教太子之方邪慝不接於耳目非禮不近乎動履所誦必法言所親必正人夫然後德器成而宗社有所賴也真宗雖未得為賢君然其教太子也幾於古矣宋以仁厚立國至仁宗培而豐之四十餘年隆平之治卓邁今古抑孰知其自資善堂而肇邪夫養成君德以運諸事業馮元之功於是為大何者元雲釀雨驅雷電而潤羣物雖曰大造之仁然謂非雲雷之功不可也宋祁以賈誼董仲舒擬之愚謂元之所得為視二子者益多矣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十一

文字敬慎室

唐靜連州人父元雍熙初進士歷官知渝韶峽光化四州終尚書屯田員外郎靜生而穎異十歲能為文章隨父宦蜀遭母喪哀毀踰禮開關川陸扶護歸葬人稱其孝大中祥符八年再舉登進士科初調澧州獄掾試秘書省校書郎歷韶州判官試大理評事當官執法不撓為張士遜陳堯咨晏殊所推重范仲淹龐籍皆兄事之靜子炎景祐元年進士官至太子贊善大夫三世甲科隄川前此所未有也同靜時有吳世範者工詩文登咸平三年進士大中祥符間為漳浦令有善政遷殿中丞又有歐陽經者家世業儒至經尤卓穎徐鐸榜進士登第後乞歸建致一堂日劬書其中初任杭州幕官以詩文

見稱時蘇軾帥杭州表薦之云材猷夙壯忠孝兼全學古入官敏於從政官至朝散大夫知封州用隄川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廣州人物傳卷第五

十二

文字敬慎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嶺南遺書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宋國學生霍公暉

宋知州丁公璉

宋鄉進士黃公洞

宋歸正先生梁公觀國

宋知州馬公持國

宋知州黃公勳

宋提點刑獄廖公顯

宋防禦使吳公英

霍暉字明甫南海人篤志嚮學故與馬子才遊子才者鎮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文字歌賦室

南節度推官鄱陽馬存也暉之為文也淵雋奇古不與俗合或勸易其習乃質諸存存以序送之蓋推許之也其略曰予讀書至盤庚三篇周公之誥如在宗廟武庫之中觀古器茫然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劍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歎息也如夷狄蠻貊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音累十譯僅乃通當時之人號曰告令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也當時之學士大夫借曰知之可也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切意三代之民家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說典誥之語一聞見而盡識之非上之人好為聱牙倔强以驚拂之也蓋其所習者素曉也南

海霍公好古文日夜習誦其下筆極有力語梗而氣勁

讀之有不能成句者以是連不得志於有司同進之士

時或疑怪頗自悔欲為新麗軟熟之習以易業而見謀

於予予曰子必勉之三代之文章民之所知也後之學

者有所不知也當時以為常言相告語後世之註釋者

不能竟也是後世之學者不如三代之民也非子之恥

學者之恥也子必勉之初皇祐間新會龍山之水色變

而為紫者旬日人皆以為瑞暉獨持論以謂清者水之

真體也變而為紫非正色也其必水之怪乎水陰物也

陰之類為小人為夷狄為盜賊姦宄今水失其常性吾

恐其關於國家者大也因記其事其特立獨見此類也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文字歌賦室

後蔡京童貫輩當國有金人之變江南盜賊蠭起皆如言元祐初入太學時詔舉八行人以暉之修已教於家者無間言遂以應命官終海豐縣尉時東莞王知亦有學行同預是科廣之士以八行著者暉暨知二人而已鄉評咸謂無愧色云知未及仕而卒用南海志修丁璉字玉甫番禺人也少有才名杜門讀書如坐山谷講明經學遠近從之受業者羅屨於外元豐二年登時彥榜進士始授融州司戶歲稔民挺聚為盜立法賑濟邑境獲安監司以功列薦於朝遷宣教郎尋拜大府丞兼知稭庫改朝議郎賜銀魚元祐六年靈州為夏人所侵廷紳合議討之璉言於朝以為天下之患當先其大者

苟知所豫防則纖芥之患可不勞而除契丹猖獗積有年所朝廷未有以制警之此元昊餘孽之所以敢肆而不加憚也請休士氣養精銳儲財粟專意北邊以為豫備之計則西賊之膽落矣然後以餘力討之未晚也當國者惡其言出為桂州學教授訓迪有方人材多所造就紹聖初以知己薦授左朝散郎知連州郡多水害璉相地勢築隄防民甚便之陽山境有銀穴流民多匿其中夜每劫掠為盜設計捕獲闔郡以寧元符三年轉朝散大夫賜緋魚致仕卒年七十三璉性廉潔與物無忤而政號剛明博學多識退藏若愚鄉鄰稱其長者知廣州蔣之奇以才自負每輕廣南士大夫嘗泛舟與璉同遊九曜石劇談至三鼓驚曰君問學精博中州士不如也又為詆語道廣州事曰景有沉珠浦人有丁玉甫吾來嶺外甚無聊所愛者特此而已用南海志丁氏家乘修

黃洞南海人性度元曠而博於學自經史百家以至浮屠老子之書罔不究心焉善屬文尤工於詩舉進士於鄉數奇竟不得雋南省元祐初蔣之奇知廣州初下車即聞洞名遂與之相往還談今古罄底裏終日由由然不相舍也時或出筆札互倡酬之奇自以為不及洞好談神僊變幻之術嘗言陳仁嬌之事於之奇曰郡人陳玘女仁嬌者女仙也嘗夢為逍遙遊餐丹霞飲玉液及寤不瞑每思舊遊不可得忽中秋丙夜有仙數百從空招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三

文字數幾室

之仁嬌超然隨眾謁於帝君遂掌蓬萊紫虛洞天僑侶五人曰瓊嬌玉潤伯山蟾姬伯瑰元祐元年降於洞家者再此蓋麻姑之匹亞也公盍傳諸之奇即為作傳以顏魯公自擬而以蔡經謔之其為之奇所親重如此時妖人構亂洞為之奇畫計先事平之之奇最其才能紹聖改元蘇軾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時往來南海洞又與軾遊焉嘗同軾登鑿空閣軾賦詩有曰黃子寒無衣對月句愈警者即謂洞也洞為詩瑰奇時出新意為人所傳頌然志大才疏竟不及顯庸而卒有集數卷號南金用南海志廣州志參修

梁觀國字賓卿州人也志行淳懿未嘗踰矩矱嘗再薦於鄉不第退取經書熟誦之歎曰聖賢垂教乃使人嘩於口吻誕於紙筆小而干澤大而迷國此荆舒用以盲聵天下者可守而不變哉乃取所作科舉文畀諸火以自治身心為工夫一言一動必求與古人合病聖道不由異端害之乃力排佛老窮其指歸日以讀書談道為樂尤疾儉邪而重忠義每朝廷貶謫正人至廣必求見焉紹興中漳浦高登忤秦檜謫容州觀國與之善登以觀國所著文達於待制胡寅寅評其文謂豪勁該辨卒不苟作乃曰人生不繫方所但稟受不與邪氣值則靈襟安定自拔倫數因與觀國交好與之論古今人物皆出寅意表寅輒稱而揚之曰豈意嶺海間有奇士如梁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四

文字數幾室

觀國者乎時寅亦謫新州故也後觀國卒寅志其墓且銘之曰卓哉梁生生在遐域無師可親採諸方策得匪朋來聞而知與又曰大布之衣藜藿餽饌其中沛然孰爲卿相觀國有特操不爲世俗所移蘇軾父子以文名天下學者家傳人誦獨觀國不與也謂其雜以禪學飾以縱橫非有道者之言遊其門者稱爲歸正先生其遺文有歸正集二十卷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編喪禮五卷革用道釋者壺教十五卷付其女弟爲師訓閭巷童女以守禮法凡師事觀國者喪葬不用緇黃一時風俗賴之一變其所爲書真德秀王應麟輩皆稱之

用南海志因學紀聞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五

文字獻疑室

贊曰佛氏之爲中國禍也惜矣有識者至比之美色淫聲然蓋其幽談廣論雖高明之資猶溺也有一焉溺乎其學則天下從而靡矣何者君子固天下之所視以爲趨向者也有宋佛氏之盛子朱子以爲倡諸蘇氏又嘗論其文字多用佛老所以鬧熱蓋確論也觀國之見固子朱子之見也是時蘇學盛行人方歆其高曠而忘其駁觀國乃能持正而攻之可謂卓識矧以匹夫而化鄉人信賢矣哉故嘗謂人心無古人苟有所得則與聖賢一惟其與聖賢一也後乎開闢而未嘗今前乎開闢而未嘗古

馬持國字鯁臣南渡入嶺遂居新會紹興癸酉請廣州文

解凡三到省不售乃踰嶺以策干督府張浚寅之幕下不合求去兵部侍郎胡銓措置海道檄持國稟議銓見之喜曰馬鯁臣議論操履表裏渾如也廬州安撫使張師顏聞持國爲銓所知檄委招集流民准帥吳總王希呂錄其功聞於朝淳熙二年借補上州文學攝武鋒軍都統司准備差遣舊時寨屋覆以蘆葦持國力讚主帥請易以瓦旣而得請凡科降錢糧措辦木石皆身任之召赴都臺執政王淮李彥穎龔茂良稱其論事有補列薦得旨補嘉州文學依舊前件差遣免銓改迪功郎淳熙十年果州團練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棣奏於孝宗謂持國在職六年事事辦集今任將滿若改常調恐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六

文字獻疑室

未足以究其用也有旨令再任又四年棣復薦持國宣力精敏持論公正乞賜旌擢得旨召對持國奏三劄皆時務之可行者上嘉賞之特改授宣教郎仍與近闕屬官差遣持國以國家之恥未雪講解之謀爲非榮進非其志也乃著十論標曰中興自治萬全策略據所蘊又哀集平生江湖淮漢間裨贊成畫稟議朝堂前後事宜帙成曰愚忠錄繳進之上頗嘉納執政周必大楊萬里見之相謂曰持國之文淵宏偉傑深中時病有用才也深器重之持國以和議旣不可破乞調廣東鹽幕許之及視事新會舊有白皮鹽場爲民戶擾力請罷之蛋戶丁錢爲州縣迫促亦請蠲之紹熙中通判欽州不貿交

貨遠近爲之退嚮欽人爲立祠知容州政務寬厚遠民
懷之又相與祠持國於五賢堂持國力學有大志每語
及恢復輒泣下志不及竟奉祠而歸壽八十餘卒子晞
驥最知名晞驥持國長子也弱冠入太學嘗讀書齋中
帝臨學晞驥誦書自若上異之曰卿何勤也出謝恩與
平奏擢淳熙七年進士第初調安豐六安勾稽決牛訟
人稱神明臺府每有事必送之辯士民咸以清強官目
之改秩知衡山縣將行持國問曰汝作縣當有何法晞
驥曰催科政拙撫字心勞此第一義也持國喜曰如此
可矣至縣行所言寬催科之期定差役之例懲預借之
弊一以不擾爲務境內有山產茶漫野民得採摘以爲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七

文字敬撰室

利無專之者居無何爲勢家所占民聞之上司送縣俾
定奪有主之者欲晞驥曲筆晞驥力爭不可復歸之民
其公廉皆此類也官滿民惜其去耄稚攜持窮日追餞
及判肇慶府畱心佐貳有潛以奇硯獻者晞驥謝之曰
此非暮夜金但吾職貳郡當飲水自勵何敢以長物汚
家聲耶其人慚而退由是名節益著尋知雷州時持國
亦握州麾鄉人以爲榮壽五十四卒官至朝議大夫澤
延子宜祖官至朝奉大夫知英德府三世太守亦一門
盛事也用新會志廣州志參修
黃勳字有功南海人也幼有至性事父母得其歡心母沒
家貧無以爲葬或議火之而窆其骨勳哭曰吾母何罪

而罹焚烙之酷乎乃爲人傭書得錢以葬鄉黨異之咸
嘖嘖曰黃氏有子如此必不久食貧矣紹興二年登進
士第郡守李陵素重勳爲之新其第宅名所居巷曰擢
甲始授永福丞適縣令久病廢事勳爲辨決獄囚滌滯
除弊民貧不能具稅賦者勳爲代還積逋八千三百餘
緡民歡呼稱爲再生父以監司薦銓授修職郎尋進秩
右朝奉郎知新昌縣有富民子訟析貲不平召其族長
諭使直之而訟以息人以爲得體郭外五里許昏夜有
殺人者遺所刺刃驗之則皆豕膏也值旱徧禱於境內
神祇多使人售豕集屠者使宰牲其中一人刃獨新一
鞫卽伏人以爲神久之進朝散郎知新州視事首禁火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八

文字敬撰室

葬違命者以殺逆論媮俗爲改又課民耕犢使上其數
於官自是一郡無敢私殺牛者學田不足缺膳羞乃以
俸貲增置之政暇卽與諸生講解士子樂從之而青衿
日盛當時號循吏云終朝散大夫致仕卒勳爲人博洽
而有深沈之思最明經義凡聖賢格言皆躬自鈔寫字
如蠅頭少時讀書患無以爲燈費乃廣取烏柏子或柚
子仁榨爲油人多效之借人書每於楮斷蟬缺處畱意
補緝故家士流樂假之觀以此積學著名於時嘗曰好
義當如求官除欲當如除病世以爲名言時又有同邑
李康臣者好學嗜古名聞州里紹興十四年領鄉薦明
年登進士第嘗知昌化軍官至朝散郎番禺蒙甄嘉定

十年進士倅欽州守廉州以精禮記聞家於城東今之蒙姓蕃衍多其族甄蓋後康臣時香山陳天覺紹興八年試博學宏詞科議論切直爲時貴所黜乃不復仕時香山尙爲鎮紹興二十二年天覺與東莞令姚孝資請立爲縣詔從之天覺亦以文學知名然三人者其行事之詳不可得而聞也

用南海志廣州志參修

廖顛字季邛連州人父玖徐州教授歷循潯新三州守俱有政聲顛聰慧博學九歲能屬文登紹興五年進士第歷戶錄縣令改秩授封州教官時父新州秩滿辭歸顛迎養之及父卒歸葬哀吽感動行路世稱其孝服闋知化州郴寇李金嘯聚萬人圍州城月餘滴水徭乘時爲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九

文字敬城室

亂大帥陳輝以顛領總管職事統諸將討之金見部分嚴整多疑兵遂懼引其衆宵遁復傳檄召徭酋開諭順逆而徭人降不施一刃不發一矢竟能保全一城之命輝上其功詔褒賞之及守英州招集流民盡剗宿弊號能吏後又守循州有詔措置鐵甲顛經畫有法一毫不科擾而事集民稱其便形諸歌頌乾道八年陞提舉廣南東路茶鹽事淳熙三年改廣南西路提點刑獄事而卒又嚴武者弱冠中甲科累官朝散大夫知南恩州時稱循良論者謂武之大父爲獄吏時能辯孝婦冤武之顯揚陰德之報也又陳宗諤字昌言仕瀧水丞攝端溪令都督張浚才之二人者政事並過人而莫攷其詳皆

連州人也

用連州志修

吳英南海人生而資幹魁梧有謀略嘉泰四年海寇竊發有司募人捕之英往應命乃設伏要害處出其不意擒獲無算特授承信郎開禧二年有邊警調發守把漢川防扼江面虜陡至英請於主將自往偵之英服漁人衣操小舟往來洲渚間虜不疑也游騎覺之手刃一人而還因得其虛實由是益知名嘉定十年除平江府駐劄御前都副統制十三年轉武翼郎陞御前諸軍都統制十五年轉武經郎十六年轉武節郎又明年轉武德郎淮上卻敵多建奇績寶慶改元上賜御筆獎之有曰昨因兩淮屢警爾吳英能統率舟師措置捍禦功冠行列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十

文字敬城室

特轉兩官賜金帶以榮爾躬爾尙益懋乃績予則汝嘉於是轉武議大夫拜團練使英捧詔感奮淮口之役躬冒矢石爲衆隊先乘風急縱火焚虜舟五百餘艘虜大奔斬首千餘級尋戰於北神鎮又縱火燒斷橫江鐵鎖虜引去及虜圍鹽城親率舟師登岸死戰連獲大捷累功轉左武大夫防禦使卒於家年八十四特封南海縣開國男贈官至節度使英爲人智勇然在人前默默如無能者愛養士卒不吝犒賞或官無所給卽以己貲代之故能得其死力所向有功平居有馳騁伊吾之志每聞和議成輒眠食不安者累日其忠憤可尙也子三人長宗道知賓州官至武功大夫次宗達武功大夫知循

州次宗遇累官脩武郎

用廣州志南海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廣州人物傳卷第六

十一

文字數換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宋鄉先生簡公

克己

宋知州孔公

元勳

宋通判吳公

羣

宋鄉先生譚公

凱

宋知州陳公

康延

宋知漢陽軍曾公

槐

宋隨如先生劉公

鎮

宋州判錢公

益

宋知錄蔡公

齊基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一

文字數換室

簡克己者州人也少習舉業已而厭之歎曰言行未寡尤
悔遽投牒事干祿豈古人意哉遠遊湖湘師事南軒張
栻者數年講性理之學以真知實踐為事功胷中羣疑
渙如也栻亦稱其精確有守既得其傳退歸杜門不妄
與人交所知詢之則曰吾方治吾身心藥未暇也而敢
驚外乎哉書南軒之言為座右銘曰人之性仁義禮知
四德具焉其愛之體則仁也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
所由生者也故仁為四德之長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
性之理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愛之理無所
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蓋顧
名思義之意也鄉邑以其耆宿且有德也皆敬禮焉崔

與之自倅邕泊被召往來謁見皆執弟子禮北面再拜克己受之廖德明帥廣日往見之時延至郡齋講論舊學每諦聽必拱立其爲名流所重如此性喜啓迪後進或時燕坐門塾里巷子弟肄業過其門者必呼之前歷問所業舉語孟要語爲之講解有通習者撫而勸獎之不通者輒加警誨其勤過於父師士無長少咸呼簡先生云卒壽八十餘又廣中一學者陳去華嘗游象山陸九淵之門九淵問吾與點也一段去華屢以爲理會未得使之據所見去華乃曰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著到曾點卻在這裏著到九淵喜之去華自是益有省悟別後謂人曰去華方是一學者在待歸後率南方之士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二

文字數據室

師北方之學蓋廣中蒙敬夫之教故以象山爲北方敬夫謂南軒也九淵後又謂嚴松曰廣中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去華蓋蚤死云用南海志南軒語錄象山語錄參修孔元勳者番禺之慕德里人爲人醇厚居鄉謹言行雖牧童芻叟未嘗慢易紹興初領鄉薦中進士乙科授迪功郎連州教授正身善誘克稱其職凡四任皆學官也又三歷倅車乃握麾知封州嘗上機切預防七事多見施行值廣寇嘯聚薄城邦人大恐元勳親率僚屬嬰城自守每事以身先之人爲盡力及募善射之士連斃二酋餘黨奔潰朝廷以異恩褒賞之轉朝散大夫知新州撫字益有聲未及大用而卒人以爲缺所望焉元勳能文

章工詩清勁沉蔚類其爲人有集藏於家其父粹熙寧間知封州亦以善政聞改知雷州兼官直學士賜緋魚袋亦至朝散大夫元勳登朝粹即致仕居礮溪老焉仲弟元凱亦有行一日江西有牛商數人者苦渴汲其居傍之井而飲之因釋裝憩樹下遺白金百餘兩而去適元凱見之持歸置祖龕中復往伺焉有頃復至四顧躑躅長號欲赴井元凱呼而止之詢其實引歸舉囊還之商感泣願酬以半元凱曰汝數千里來販將以求利利未得而先去其半吾受子之半孰若盡取辭讓久之商乃領謝而去且曰吾必有以報子居粹喪時商復至爲之擇地窆焉指蘇坑三里許曰此昌後之穴也故老因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三

文字數據室

稱爲陰隲墓至今子孫蕃盛果如所言世以其父子兄弟皆賢故名其鄉曰慕德里吳羣字無黨番禺人幼而穎悟有致遠器少捧鄉書登紹興壬戌進士三歷令掾所至有聲以員外郎通判瓊州時海盜竊發羣出貲俸立城堡以禦之峒黎爲亂羣單騎詣其營壘開諭利害遂戢兵歸耕初同邑李諤者建炎中甲科進士爲瓊州安撫時州惟有子城因編氓許益不欲經略遂作亂諤築外羅城州人賴之羣至是加完整弭盜卹民政聲與諤埒瓊人歌之曰前有李君今見吳瓊管保障皆番禺民之父母邦之樞邑人士採之聞於當道羣尤廉慎未嘗一介取於民終朝奉郎卒子

純臣有父風居官口不言錢四握州麾告歸於家人稱其急流勇退在連州時盡心民瘼嘉定乙亥春夏不雨純臣露行酷日中詣龍津之靈濟廟禱焉頃聞神物蜿蜒出水上雨大澍歲獲收郡民目擊其事者率錢刻碑頌德菊坡崔與之素聞其賢入覲時上問南中人才因以純臣對有旨除提點廣西刑獄剖析無滯民有醉入仇家適仇之母死遂誣之獄成矣純臣察其情釋之一境以為神明時廣右帥臣鄒應龍以大魁典鎮有重名最慎許可獨才純臣嘗書清通仁厚四字贈之謂其平反明允不事鉤距也考最進朝議大夫賜金帶又進通奉大夫卒年六十二純臣長子雍兩請漕薦官至太守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四

文字數較室

亦以能稱終左朝奉大夫沿邊安撫使雍子莘以蔭官

將仕郎史館檢閱

用南海志廣州志湟川志文溪集峽庵集參修

譚凱者州人也性恬靜不妄言讀書務自得為紛華所動年二十餘即不赴科舉崔與之與交稱其賢帥淮東日馳書薦於廣州守帥楊長孺長孺得書喜曰敬老尊賢以風勵世俗吾心也亟往見之以為學老日南至長孺詣學謁先師畢守帥以下聚拜明倫堂長孺忽退立西偏命兩吏掖凱以進拜之既而貳車以下帥郡官旅拜其為時所重如此壽八十六乃卒後有南海林橐者以靜修聞廣帥方大琮初行鄉飲禮請以為大賓橐時年九十四矣威儀可則終席無倦容大琮稱為衛武公

之流大琮又建濂泉書院既落成謀於文溪李昂英求元老以首席昂英答曰是邦老成人無如田知白者大琮躬詣之知白以病辭再往叩之則遁矣知白時年踰八十猶能燈下細書貧甚得錢即貰酒飲之自號醉鄉遺老制行甚潔皆一時耆舊也用南海志錢庵集文溪集參修陳康延字元舉番禺人力學自奮紹興庚辰登進士第初調鐔津勾警再調龍川錄事三任學官兩歷邑令淳熙間適康延改秩入京朝廷議催二廣鹽丞相梁克家與康延厚召赴都堂俾之分司蒼梧以任是責事成處以監司康延力辭曰二廣民力竭矣催之則民重困寧居卑官決不敢以害民之事而圖厚祿克家以其志不可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五

文字數較室

奪愈器重之議亦寢遂有知梅州之除到郡訪民利病謂境內常有顛商之擾於是嚴保伍之法不得與顛商私販復於江廣往來之衝立寨募土兵與戎兵雜居置隅總為之鄉導俟有緩急併力夾攻又立山寨以邀其歸賊不敢犯民賴以安家居不務華飾龔茂良帥廣日造其廬怪所居湫隘勸康延新之笑曰吾耐此耳處之裕如也僅有田五十畝以卒歲其清白如此官至朝散大夫澤延長子洪彥端溪令孫械領鄉薦為府學正用南海志曾槐字仲卿番禺人大父自清江調五羊稅官因家焉幼能屬文經史皆手編成帙從遊平園周必大誠齋楊萬

里之門弟機亦力學修行執經者踵門其督絃誦程行
業如學規適大比兄弟聯薦其門充貢者八聳動州里
戊戌庚戌科伯仲先後登第槐初調高要尉以賞改秩
知歸善縣郡有豐湖可潤數里爲一州利隄岸圯潰幾
涸郡委公修築不擾而辦郡聞於上旨令中書籍記姓
名與陞擢差遣以親老辭得本路憲幹時廣帥張釜合
諸司列薦有曰文學行義斗南一人得旨與在內差遣
未幾必大萬里俱力推輓於朝除監進奏院嘉泰壬戌
校文春官繼除司農寺簿兼署大府丞秋有事於明堂
攝監察御史時侍郎林采尙書費士寅薦槐可大用將
超擢之會與陳自強議論不合力求補外出知桂陽軍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六
文字數候室

槐以郡無城奏請營牒爲費久不報乃樽費積贏以給
用民不見其擾郡計舊敷旗望錢於酒家歲得錢三百
三十萬民甚苦之槐捐以便民略無靳色又郡有總所
積逋錢四千餘貫槐爲之補解及寄招效用五百名所
費出於此項安世奏聞得旨轉朝奉大夫居無何劾一
縣令簞簋不飭與部使者有嫌求易地遂調漢陽軍槐
力乞歸誠齋以書勉之曰有自祝融湘江來者皆能談
仁聲義實至於毋憚大吏發撻巨貪解印夜遁徙本朝
懸檄尉曹將吏卒窮迫之於部縛之以歸坐之嘉石聞
之公車此尤卓詭絕特之舉近世之所未見而絕無尤
老夫之所卻立而不敢者也遂以石刻之於郡齋槐稟

資剛介不與時俛仰故仕止郡守官止正郎自號省齋
有省齋文集及桂水續集行於世仲子嘿以承奉郎致
仕嘿之子肅翁登寶祐丙辰進士第爲連州推官川用

南海志

劉鎮字叔安南海人兄弟三人俱有文名事親宗黨稱其
孝嘉泰二年登進士第性恬淡不事干矯鄉士大夫皆
賢之自號隨如學者稱爲隨如先生仲弟銘字叔冶尤
工於書慶元五年登進士第嘗知欽州官至朝奉大夫
季弟鐸字叔文紹熙四年登進士第初兄弟自爲師友
及相繼而顯邦人榮之贈以詩曰三子皆黃甲一門無
白丁有司名其所居坊曰叢桂里曰賢巷以旌之鎮尤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七
文字數候室

長於詩明白清潤爲時所推賞與崔與之交遊及與之
薨搢紳多弔以詩鎮有曰始終無玷缺出處最光明人
指以爲實錄其造語典實此類也有文集行於世時又
有梁文奎者東莞人博學強記爲文尙理致開禧元年
廷對幾中首選己而寅乙科第一歷左藏十餘年不調
處之自如又有梁該者亦東莞人長於記問人呼之曰
書笥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倅車皆一時文學之冠也南

海志

錢益者東莞人也刻苦讀書登淳祐元年進士第性剛介
不可干以私每言及貪吏則奮髯怒罵執親之喪三年
居廬足迹不入寢室既禫當免解赴省或謂之曰至試

期則服除矣益曰舍喪次而行不能步也乃遲三年赴
省試中第次子夢驥生於除服次年竟能世科人以爲
孝之報應廉州鹽官在任五年所得常費不歸之私皆
以補綱運之力經畫鹽局事宜不擾而辦自著嵯局微
勞一帙鹽司聞其政績於朝再調靜江府簽判適己未
幹復之變府閉城門官多遁益徑往赴任謁靜江府帥
李曾伯曰吾儕食君之祿宜勉力共守可先去爲民望
乎李甚義之秩滿授知贛州興國縣時峒寇頻年剽掠
邑境益至卽申郡請兵親帥鄉兵併力剿捕掃其巢穴
民賴以安興國縣廳有碑記紀其功益盡心獄訟甚有
德政民呼曰錢佛子終靜江府通判用廣州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八

文字數候室

蔡齊基字夢傳連州人篤學業文年十九領鄉薦嘗著周
易述解九卷大意由象數而理於義以爲三古四聖尊
君卑臣進陽退陰無非爲天下安危治亂計嘉定八年
爲瓊州戶錄瓊莞安撫趙善譚東萊呂祖謙門人也見
其書大喜謄寫進於朝參政樓鑰報善譚書曰涇川有
此文人瓊莞有此僚屬王孫典遠藩而能取此書奏聞
使行於世皆所罕見也齊基詩尤高嘗自謂少從竹林
先生徐張學詩得四大法門律詩學老杜長篇學東坡
絕句學荆公古詩學魯直訓迪後學每以此教之其詞
翰踔厲自成一家有集傳於時今不存時又有雷庠者
字長善陽山人也少力學強記嘗登岳陽樓翫古碑一

閱卽能記憶三預鄉薦後舉制科調衛西安令用廣州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九

文字數候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嶺南遺書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宋觀文殿大學士崔清獻公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母夫人羅氏露坐有星墜懷而生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潯州司法叅軍常平倉久弗葺慮兩壞米撤居廨瓦覆之郡守欲移兌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文字數限室

忍使一家轉徙乎况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為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羅合下與之獨以時賈羅令民自槩漕使趙希樸令諸邑視以為法通判邕州未赴特旨留內差遣力辭之任論者高之邕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閱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以寧擢發遣賓州軍州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往返勞瘁髮為斑所至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浮海巡朱崖吏請決

諸神與之曰海外諸州官吏不法久矣我欲為民除害豈問神邪已而風作柁折惟陰禱於天須臾風浪帖息朱崖地產苦荬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為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為榜免其他利害罷行甚眾瓊之人次其事為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迺疏為十事申論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有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與之請授廣東循梅諸邑減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頗殘殘守瓊遂行之召為金部員外郎時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文字數限室

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為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慄金南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為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日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為易以甃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乃分等教閱弩手以材力高強而善射者為上挽踏施放合格者為中餘為下槍手以身材及等仗而有膂力者為上雖不及等仗而

少壯善擊刺者為中餘為下騎兵則以人騎輕捷武技精熟為高下先布陣勢五日一演習之月終比較加賞罰久之上等出則中等為上下等為中戰則上等居前鋒中等佐之守則上等當衝要中等助之下等供戰守雜役分疆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始勅簽牌分為八卦如探得乾字即令旗頭率乾卦旗出北門將卒視所向以往遇岡坡溝澗逕前不令迂繞取道使人馬相得遇險不懼緩急可恃為用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為之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興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三

文字數據室

者與之給旗帖招之眾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擒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眾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瑄承密劄取泗州兵度淮而後牒報瑄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鄣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亟遣疆勇軍馬給以鎧仗及諸色馬彩旗幟使之巡淮隨處換易往來莫測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漣水已為我有

山東歸順之徒已為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為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於是益修禦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荆閫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為祕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首奏臣自外來但知外患未息之為可憂致身內地始知內治未立之為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四

文字數據室

可慮蓋內外之情不通最為今日大患人才之進退言路之通塞國勢之安危係焉願於用人聽言之際一從公論詔大臣首清中書之務力為外禦之圖合謀而叅訂之務求至當又言立國之道在謹邊備以為藩籬安人心以為根本根本固則藩籬壯矣沿邊被寇之民宜加寬恤春夏稅役請行減免且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陞祕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贖貨為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為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陞辭奏曰天下之事須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

蓋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屬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疴癢皆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孚臣孤立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屬大小情不相孚以致獲戾何足深計而事體關係非輕且聞軍興以來帑庾告竭設若有警縛手無策而後請於朝恐無及矣廣科撥以寬民力厚儲積以壯邊聲陛下當爲蜀計上嘉納之是時二虜交攻往來寇蜀加以變故人情惶駭至卽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五

文字數娛室

屢岷昌祖不救遂棄早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與之亟致書言金人不顧死亡南窺淮漢宜保障以待蜀連年被兵士氣未振豈宜輕舉蕞爾西夏不足以爲恃也丙不從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與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斂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

有言初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棧等扣洋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與元尋復鏤榜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帥於與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六

文字數娛室

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西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爲言沔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它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損史彌遠黨也既受代乾沒無能金人謀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初關外四州和尚原仙人散二關與之謂爲必守之地恆備之損棄

以與敵上流失勢國遂不支其後余玠經復竟無成功世皆咎損而恨與之不久任也召爲禮部尙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卽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遷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端平初帝旣親政召爲吏部尙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每戰所向皆捷而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七

文字數候室

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焚惠州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肇慶以自固至是與之間之亟拜卽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叅知政事踰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入之道無

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八

文字數候室

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災變層出賊盜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

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資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謝事還里所得祠祿衣賜悉辭不受客有問者答曰仕而食祿猶懼素餐今既佚我以老而貪君之賜可乎聞者歎服凡俸餘皆以均親黨門無雜賓連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嘉熙已亥十一月薨時年八十有二遺表言事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九

文字敬娛室

有萬變而隱乎微人唯一心而攻者衆出而大小忠良之臣箴規之日少入而左右佞倖之徒承順之時多倘戒謹之志稍衰則清明之躬易怠蓋天下以身而爲本惟聖人以禮而自防毋不敬則內敬常存思無邪則外邪難入大書特書用以自警安行勉行久而有功事天則求其對越無愧之心報親則思其付託不輕之意登延碩彥以輔成王德惠養黎元以培固邦基經筵不徒親考歷代興衰之故而爲之監戒言路不徒廣求庶政闕失之因而急於變更責己可以弭天災正家可以厚風俗握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而辨之在早審中國外夷盛衰之勢而防於未然宗廟齊莊之時洋乎如鬼神之

在其上宮庭燕款之際肅然如師傅之在其旁故凡與居食息之間無非恐懼修省之地此則檢身之要者在乎恪意以行之上以綿萬年基業之傳下以均四海蒼生之福遺戒不許作佛事子姪俱不得求官階至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累封南海郡開國公贈少師謚清獻薨前數月書曰東南民力竭矣諸賢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蓋絕筆也又嘗刪處士劉臯語爲座右銘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故自中年喪偶不再娶官至貴顯不蓄聲妓未嘗增置園池產業惟買宅一區左右圖書無玩好涉筆嘗至夜分書室所篆白雞一雙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十

文字敬娛室

而已官蜀時歲賦苗頭十五萬石舊及十萬卽折輸以實私橐與之惟儲以充國用奇玉美錦一無所視去之日四路饋贖俗謂大送悉卻之子叔以納婦有奩田六百石責令歸之其恬淡無欲蓋天性也家法清嚴親故倚勢妄作必見斥絕宰臣恩例不妄予人其姊嘗爲史甥求官曰官之賢否係民休戚非私贈之物也竟靳不予邑子吳仁孫初第之官求先容正色曰入仕之始當以職業自見不患人不已知後聞其清謹密薦之嘗經連州官民士子迎謁將行書數語曰有才者固難得苟無德以將之反爲累爾窮達自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人以爲名言每言官職易得名節難全躋仕四

十七年未嘗一玷彈墨愛君憂國之誠老而不息真純臣也愛韓琦寒花晚節之句築菊坡以自適復以名其居後李昂英侍講經筵理宗思其風烈嘉歎久之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有文集若干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酉書其端以為白麻不起千載一人蓋古未有辭相位者故云然淳祐開廣帥方大琮肖像與張九齡祠於學謂之二獻咸淳間經畧劉應龍祠之於高桂坊今南海縣學是也郡人復祠之於故第又祠之於蒲澗之菊湖後皆燬元至順三年縣尹左祥祠之於增城縣學洪武初其五世孫子璉等即其居桂華堡祠之天順改元巡撫都御史葉盛合祠於郡學名曰仰高即二獻祠舊地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十一

文字數錄室

也其在故第鳳凰山陽者宏治中巡撫都御史秦紱命有司重建其在南海縣學者近提學副使章拯命其九世孫復重建其子姓至今蕃衍多有文行者子璉嘗以賢良徵使觀政將授以官固辭而歸論者高之家藏御札七通所有言行錄一卷梓行於世

錄參

用宋史本傳李昂英所誤行狀言行

贊曰史臣稱與之屹然大臣之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誠吾廣百世師表也二獻之祀百世猶興惜無能燭其微者蓋盛德大業顯可言也君子之心或出或處其微不可言也近世莆陽宋端儀乃著論曰寧宗末韃韃日彊金虜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時宋人立國錢唐僅免

亡滅使當時繼統正傳授明縱彼腥羶之氣逼人崛起之勢可畏而我之民瘼物則固自若也奈何黠后權臣相倚為奸利子竝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竝於死地三綱淪人紀壞國之所仗以為精神氣脈者至是蓋已斲喪無遺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大賢君子則有的知其不可而歎息痛恨焉者南海崔公與之自蜀帥罷歸累召不起值廣城亂登陴撫諭朝廷聞之即家除帥平賊後遂謝闕寄徒以不忍鄉郡荼毒龜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公帑已而除參降麻前後辭免至二十疏雖祿衣賜亦不受此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魯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公弟叔肸非焉終其身不食兄祿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公之心其叔肸之心乎按史理宗初立有鄧若水者欲上書請帝誅權臣讓國於趙屬之賢者向使其策得行公豈不為衛武之九十八相文彥博之九十辨章以副當宁思賢之心以援四海將溺之民而樹功名於晚歲邪惟其意有所主故其出處之際確乎有定力而不可移焉世之評公者或謂其清風高節或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微要之皆淺乎哉其知公也予故揣公心事之微以自附於推見至隱之君子嗚呼其微蓋盡之矣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十三

文字數錄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嶺南遺書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宋祕書郎温公

若春

宋吏部右侍郎李忠簡公

昂英

宋知縣楊公

汪中

宋推官陳公

應辰

宋右正言郭公

闕

宋竹隱先生李公

用

宋太社司令李公

肖龍

宋鄉進士陳公

庚

温若春番禺人少力學能文事親以孝聞淳熙十三年領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文字獻疑室

鄉薦累計偕不第凡三十五年而志益堅嘉定十三年
廷對特奏名第一人賜同進士出身兩調潼川英德學
官及爲府學正作成人士悉有模範寶慶間除樞密院
架閣紹定二年春除太學正文譽熒熒動薦紳間夏召
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秋除校書郎蚤與崔與之遊與
之素重其學行思所薦達之奏對間一日上問曰卿鄉
里有何人才與之奏曰吳純臣有監司之才温若春宜
清要之任於是奉玉音除祕書郎紹定三年冬也若春
博洽古今同列推服以稱職聞無何與之帥維揚握手
道生平曰人之功名全晚節爲難若春喟然感之遂力
請掛冠得旨朝奉郎致仕家居節儉手種香芸以遺子

孫壽八十餘卒淳祐甲辰廣訪方大琮旣成二獻祠復

立四先生祠祠古成之李昂英郭聞賢若春也祭之日

常於春秋釋奠後焉今列於仰高祠

用南海志鐵菴集清獻言行錄參修

贊曰友之有裨於人豈不諒哉温若春清修吉士也年

近懸車猶糜祿秩一聞崔清獻公言卽浩然而歸言者

之能責善聽言者之能從善皆可法也吁後世饕餮輩

陸沈富貴中得一官若沾肝鬲不可脫視此能無愧邪

李昂英字俊明番禺人曾祖仙之承奉大夫自保昌來遷

祖擗安撫助教父天棊龍圖待制皆能世其家母夫人

黎氏將誕時夢大星降於庭因名少雋穎書史一覽成

誦博學多識文思絕人弱冠以春秋首計偕崔與之深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文字獻疑室

器重焉寶慶乙酉再薦於鄉明年試春官知貢舉鄒應
龍欲置第一時方諒陰或曰上始卽位宜崇帝王之學
遂擢王會龍書義第一昂英第三初調汀州推官郡守
陳孝嚴鷲悍不恤其下江閩寇相挺郡無壁壘力請增
陣浚湟以備不虞會守虐殺兵校十數人又欲造州楮
強戍兵充口券昂英爭不聽吏持州楮請署押厲色呵
之徑棄官歸亟出郡郊俸貳偕士民數百邀而留之曰
環境皆盜公忍棄吾民乎泊回悍兵王寶已闕然閉關
將殺守吏士民擁之入恆以身翼蔽守開諭諸賊曰若
欲得守盍先害我守以是獲免旣而朱積寶合礫寇攻
城設備待之調左翼軍合民兵討賊面授方畧躬督戰

相持五日戰二十餘合賊敗北功聞於朝特遷太學正
丁母艱服闋除武學博士端平乙未摧鋒戍卒叛繇惠
州趨番禺承平久人不知兵郡大恐帥守曾治鳳航海
潛去轉運使石孝淳避水之南獨庾使黃成請於崔與
之爲守禦計與之登城撫諭賊羅拜城下昂英與楊汪
中偕出論賊甫絕城羣兇露刃森立毅然不爲動從容
論禍福賊退事聞除大理司直主管經撫司機宜文字
後與之平賊以昂英有贊畫功召除太學博士賜對上
奏劄畧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善規國
者惟觀諸此今兩血告妖戎馬踐淮襄峴失而江陵孤
三川潰而夔門危祖宗區宇將半陸沉億萬生靈重罹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三

文字數據室

塗炭陛下自視今爲何時反觀行事果與治同道否邪
夫勢之安危反掌易置理之當否亘古不移酣嗜峻雕
未或不亡此謹身之戒也陛下嘗因明禋之天變而撤
樂嘗以誕節之震電而輟燕蓋深自警省矣然縵立望
幸之衆易至移人天錫飲量之洪寧免過度作無益則
玩物喪志營不急則宴安易懷錫賚之數無涯官庭之
費不會此冠布衣帛而臥薪嘗膽之時也媿脫簪之諫
周室所以中興聖覆觴之志晉元所以再造此豈甚高
難行之事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此用人之戒也陛下
選拔言官多采沽世聲或俾再入閒由外擢其寄耳目也
重矣然切於救國者疑其矯激忠於報上者謂其好名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四

文字數據室

絕江而歸無復論留之虛文與郡以出似非優待之美
意儻念國所以存僅此一脈必使臺諫得以盡其言儻
思強本折衝在乎衆正必使壯士得以伸其氣衛多君
子國未可量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豈無益於人之國哉
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守法之戒也陛下非不遵先朝
之成憲而干請爲撓非不欲臣下之奉命而威令漸輕
給舍繳建節之濫而終莫回大臣進除擬之日而不盡
用近習乘閒而官府非一體旁蹊捷出而政事或多門
賞罰無章功罪奚別法制不立軍伍參驕朝廷之政本
未清軍國之威權幾襲自昔陵夷鮮不由此無紀綱而
周之祚微有憑藉而唐之命永可不監哉四維不張國
乃滅亡此厲俗之戒也陛下欲洗濯士心而意向未明
欲旌崇節義而風厲未至權臣孽息褒榮加渥羣儉雖
斥簡記不忘上之好惡或偏下之趨向必異平居習爲
頑鈍無恥之風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國何利焉尙
名節而東都之祚延賤名檢而典午之禍作可不懼哉
閱興亡之大無出於四者審安危之幾當決於一心陛
下幸跡其所以致治監其所以召亂者赫然發憤日課
其事月計其功常若勅敵在前禍至無口則恢復之規
模立矣上賜金酬其直且有膽畧之褒尋召試館職除
校書郎兼沂王府教授遷著作郎兼屯田郎官首言天
變狎至所以仁愛人君也人言交進所以忠愛人君也

天惟不言故告戒寓於災異臣當盡言故論諫出於憂
危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先朝者
今災沴頻仍言路壅遏當開心聽言以弭天變上意嚮
納會除崔與之右相辭不拜上以昂英嘗從遊俾奉御
札趣召除直祕閣知贛州與之力辭不行昂英亦不拜
贛州之命遷大宗丞擢權兵部郎中以親老丐外便養
除直祕閣福建提舉登車志澄清貪吏望風解印去歲
大荒捐俸賑貸活饑人甚眾會崔與之薨請歸持心喪
不許尋丁父艱哀毀終喪既葬築室墓下聚宗族子弟
講學若將終身焉累召不起淳祐初杜範入相首薦爲
監司以吏部郎官召丐祠不允丙午赴闕奏言陛下斥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五

文字歡娛室

逐負國之權奸而阿匱取容者猶尸素充位以兩吏挾
扶之耄狀而協贊萬幾蓋論時相范鍾也時丞相杜範
侍御劉漢弼祭酒徐元杰相繼暴卒人皆疑史嵩之報
仇廷臣莫敢言昂英獨斥言不避請正嵩之罪以伸三
賢之冤又言陛下於定國本猶未決去權奸猶未勇官
媪閹寺猶未斥絕是皆爲更化之累上喜其直書御屏
記姓名十月擢右正言上謂宰相曰李昂英南人無黨
中外頗畏憚之除兼侍講益感知遇知無不言首抗疏
乞早正儲貳言極懇切會史嵩之服闋謀復任昂英復
奏嵩之罪浮四凶當遠竄荒裔不報又率同列抗疏亦
不報於是自再疏曰臣疏列嵩之奸狀踰旬不報陛下

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何敢不將順然事
有害大禍深與國家不兩立者嵩之包藏禍心乃誤國
巨姦賊民巨蠹疏三上語益切上爲動容卽與嵩之官
觀時執政狠愎自用尹京者恃皇族日橫力詆之上問
爲誰以陳韓趙與憲對上却其疏昂英引上裾跪奏上
怒拂衣入留疏御榻再拜而退有旨與在外差遣三學
諸生以詩餞諸闕門外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
一番寒之句聞者壯之歸之日父老爭持彩幟郊迎焉
除知贛州再除福建憲又改漳州俱辭不赴時趙汝騰
有三老八士之薦三老李韶陳愷徐清叟也八士昂英
其一所謂國之干將莫邪者也咸謂有唐子方劉器之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六

文字歡娛室

之風家食數載杜門却掃會權帥邱廸嘉淫刑以逞戮
及無辜移書請審之不從而暴愈甚昂英遂繳告敕留
郡庫乞辯平民之冤於是全活者數百人然亦以此爲
姦儉所中褫閣職淳祐壬子徐清叟參大政力薦之上
思其賢起家除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贛州慨然以
洗冤澤物爲己任劾贓貪決冤滯一道肅然置平糶倉
以惠饑民罷官酷聽民自釀而薄其征民至今以爲便
郡人崇像祠之諸峒負險盤據撫御乖方則相挺爲亂
昂英申嚴保伍之法使相糾察且諭峒酋各率子弟詣
臺訓治掇魯論首篇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一章解義
以訓飭之酋豪各錄本以歸私相告諭自是革心向化

無復為梗徐清叟奏其事詔以其本頒示天下使為矜式課治最陞直寶文閣寶祐甲寅正月被召除大宗正卿赴闕兼國史編修實錄院檢討上殿一疏慨論時事畧曰人主之心必有大警悟則天下之勢不患其岌岌然此心雖微而萬世基業四海生靈關係甚大今災諄頻仍民情浸睽國用日竭犬羊益張陛下固勤勞於時艱而有可娛之具陳於前則有時而縱固焦勞於外懼而無可駭之言接於聽則有時而忘所以為累者必有由矣孟軻謂國之危由交征利臧孫達謂官之敗由寵賂章如聞北司竊弄勢權掖庭憑寵干請修內司之獻助取兩浙之上腴文昌八座處恩澤之庸瑣郡國靡節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七

文字數候室

多戚屬之膏梁世當承平猶不宜有今何如時哉歐陽修曰枉費財物利悉歸眾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朱熹曰有私用而後有私人而後有私財二臣之言似為今日發願陛下潛消外患無以樂玩憂時賈似道執政問妃丁大全表裏用事故也既奏左右皆側目上有西太一之幸又抗疏諫曰方四郊多壘正臥薪嘗膽時湖山在目似涉游觀道路頗遙駕還必暮意料之外事非一端上嘉納除兼侍講時皇子忠王禋行冠禮進太常卿為之贊禮成除右史遷左史兼權吏部右侍郎尋擢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加中大夫封番禺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屬董盧二巨閹竊弄威福御史洪天錫累

疏攻之不行昂英乃直前敷奏疏入不報又再疏曰邇來北司專恣日甚一日它人不敢言而天錫獨言之俄解言職以去中外莫不駭愕始天錫登朝臣實薦之如不行其言乞與俱貶留疏拜辭遂與御史俱出國門時人咸惜其去時軍國多務有詔除端明殿學士僉樞密院事辭不赴上屢有大用意竟為儉壁尼焉自乙卯歸澹然無復仕進意家文溪之上因以自號上嘗賜前所居扁曰久遠日文溪曰嚮陽堂丁巳秋忽一夕大星隕舍東闔城駭觀後數日昂英卒年五十有七諡忠簡昂英天性勁直議論高邁其文簡而有法婉而成章一時同館名流如江萬里文天祥皆推服之平居溫然接物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八

文字數候室

寬而有容至於臨大節處大難毅不可奪雖鼎鑊在前不懾也景定三年轉運使洪天錫因邦人之請祠於海珠山咸淳九年士人又請於郡與菊坡合祠俱毀今附郡庠之仰高祠云近巡按御史陳言復祠之於海珠所著有文溪存稿二十卷行於世用廣州志一統志文溪存稿參修贊曰孔子稱叔向日古之遺直於子產曰古之遺愛也李昂英信兼有之觀其攻擊賈史輩揭綱常於宇宙間而奸諛為之寒膽惠先鄉閭宰褫職而不顧粒饑民肉白骨在在歌舞之非胸中仁涵義茹其何以有是白沙陳獻章曰嘗觀文溪存稿初涉其流渺瀰汪洋若江河之奔駛而又好為生語險怪百出讀者往往驚絕至或

不能以句以謂文溪直文耳徐攷其實則見其重內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蓋亦庶幾乎浩然而自得者矣斯言也殆知言也乎

楊汪中字季子番禺人幼孤篤志好學弱冠月評推重廣帥楊長孺見其文敬之於郡博士請爲州學錄嘉定已卯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調靜江民曹時憲使政尙束濕適暫攝郡牧以刑賞忠厚之至命題試士憲使服其敢言薦之桂帥以瓊筦機宜辟之及過海旣平王君佐之叛又弭陳用成之變風裁凜然端平乙未改肇慶府推官家居需次摧鋒戍卒干紀畫薄城下居民大恐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九

文字獻城室

汪中有縋城諭賊功及崔與之判鄉郡因攝帥幕密贊平叛之謀改佐廣右經幕市馬橫山措置得宜邕蠻帖服居無何銓部最之遂知廬陵縣爲政多所建白其勸糴以應邊餉區處有方邑民無怨旣而改知歸善縣事業不竟人多惜之官至奉議郎後有吳文震者字欲發同邑後進也紹定壬辰進士初試鬱林民曹權宰有政聲次任南恩糾曹尤加意獄事囚繫者感之授新昌僉幕知歸善縣行鄉飲崇禮教絃歌藹然大興文治尋倅欽州攝守全州又攝守春陵皆有惠愛

用廣州志修

陳應辰東莞人領嘉定己卯鄉薦爲人謙和舉動不妄少時從師獨處一室夜半讀書忽有隣女越垣潛至應辰

呼蒼頭明燈兀坐女慚而退黎明卽遷於他室居邑之紹興橋與翟旦爲比隣有以屋前之田來售者將立券應辰曰此田跨吾二家之門吾全售則不便於翟遂與翟分售之且割田之當翟門者與翟而自取其兩傍之磽瘠者其厚德多此類也兩請嘉定貢舉就恩出仕初任南恩司法將之任適廣帥方大琮舉行鄉飲請充大賓次年再行鄉飲議請大賓以一時齒德無踰應辰者復傳檄自南恩來行禮再任龍川丞滿歸邑宰揭師原亦久俟大賓請應辰行鄉飲於學後改連州推官兼署僉判時綱運積歲額欠官吏每預索於民民甚苦之應辰在職五年以已俸補宿逋綱運得如故而民不擾連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十

文字獻城室

守陳中孚嘉其績申聞於朝改遷通直郎致仕家居作清溝亭延師訓子孫年八十餘卒郡人多以詩哭之遽覺陳大震有日海濱推老大粹行比珩璜邑尉黃猶有日遷屋避嫌明暗漏買田分券便比隣皆紀其實也

州志修

郭閻字開先番禺人治書三預計偕衰然爲舉首柳南盧方春柄文衡得其文驚異以爲乾淳而後復見此作登淳祐甲辰進士第調真陽尉再調鬱林學官擢知高要縣有政聲秩滿授梅州僉判改秩宰平江尋擢監察御史知無不言糾正奸邪不避權要其所彈擊公論莫不快焉初廣州置買銀場本與商舟爲市後從而征之歲

久弊滋吏緣為奸征及民戶租米民甚苦之又提舉鹽司以鹽科配民戶價多而鹽少深山窮谷罹其害者不少二事皆害民之尤者聞條奏上聞得旨俱罷民以為快作感恩齋以報之汀贛壯丁往來潮惠循梅境以販鬻為事紹定開浚征權激閩合江閩兵乃克靖亂朝旨免權四川鹽職此之由繼又權之悍民遂相挺為盜閩又奏罷之又奏選廉恕以宣德意斥貪繆以幸天下凡所奏請無非為國根本慮遷右正言首陳聽言容言之道以廣上心又言士大夫奔競成習狂躁成性營求薦引直欲一蹴而造班行至於寬縱盜賊殘暴善良忍使盜賊感恩而民負怨是忍於負國負民而不忍負盜賊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士

文字數城室

又言今天下之患莫甚於上下不相應易帥闔拔偏裨旌死節誠方今急務而應令者率文具緩急恐難倚仗乞選朝臣出使審核虛實庶幾募兵督餉不敢為欺時禁廷臣莫得預知邊事聞乃言臣居言責天下事皆當預聞况邊廷之大者哉於是兵糧實數皆關白諫院聞自官臺諫悉心憂國形神日耗循至病革所言皆軍國大事不及其私卒年六十六間素清潔家無餘財屬續之日幾無以斂上嗟悼之贈恤特厚廣人德之以問與菊坡文溪合祠久廢今列於仰高祠用南海志廣州志參修贊曰士一旦弛其負擔而振纓立天子之廷輔君澤物惟職之宜顧軒然以射利肥家為得策謂括囊首鼠為

圓機自顛冥富貴之地無所益於君又覆奪人所有鄉井嗷嗷且有浚我以生之歎矧能波及於遠也哉平生所學謂何乃如遺跡焉而棄之噫可恥也已郭閻昌言讜論有聞於時而且悉心憂帝室以至沒齒可不謂能輔君矣乎崔李二君解賊圍出鄉人於塗炭間又奏罷諸橫權匪惟大有造於吾邦而異縣亦得以承其澤也可不謂能澤物矣乎輔君曰義澤物曰仁既備有之可不謂能成其身矣乎以今之所謂士者較之詩人之所謂有覲者也愚嘗聞吾邦舊未始祠鄉賢祠之自崔郭始嗟乎揭虔於俎豆間者可少知愧矣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士

文字數城室

側未嘗去巾韞德器凝重造次必以規矩鄙慢之氣不形也初業科舉及讀周程諸書即棄之杜門潛心理學非親友婚祭不出如是者將三十年而踐履日益熟士之從學者館無虛日自號竹隱人因稱曰竹隱先生李昂英聞其賢就見之與語終日用未嘗有懈容昂英出語人曰吾今乃見有道君子嘗著論語解究明伊洛奧旨以迦洙泗之源訓詰明白便於講誦學者傳習之昂英進其書於朝詔授校書郎用曰著書豈為干祿計哉不受而歸又遷承務郎以旌其高安貧樂道無所求於世其誨生徒貌肅色和疊疊有序人樂從之遊以故多所造就卒年八十一所著論語解梓行天下廣東提刑

周梅叟後奏於理宗特賜御書竹隱精舍扁咸淳中廣東提刑錙叔子命祠於邑學用明經講學爲時名儒有子三人各通一經能世其業長春叟最知名次得朋官至法曹季松叟有文聲早卒

春叟字子先蚤穎悟邑宰許巨川見而異之勉其遠遊從師遂謁桂陽林思齊陳翊陸鵬升授春秋又以諸經參訂於公巖壽盧方春周梅叟諸公如趙順孫陳存盧鉞呂直之皆其友也寶祐丙辰省試中選以誤寫謹對黜已未試入選奏號之夕宰相上言西廣有邊擾宜優省試一名以收人心春叟厄於數竟爲易置廷紳深惜其才交薦入仕乃授惠州司戶有賢能聲景定閒廣東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三

文字數疑室

提刑楊允恭狀奏曰臣念嶺海之東素號多賢自清獻公崔與之力辭相任高風逸韻聞者興起比年恬退清修之士蓋多有之臣得於所聞之真者有迪功郎李春叟刻苦窮經清嚴自守已兩試南省俱中前列厄於勢要竟就特奏之選春叟處之怡然無愠閒嘗攝職則確守公廉及其退居則安貧授徒未嘗汲汲於祿仕可謂經明行修者也乞賜獎拔以厲浮競之俗世道幸甚得旨除肇慶府司理嘗辯冤獄當路不從卽投告身於庫請歸事竟得白郡守劉叔子歎服尋除德慶教授秩滿而歸絕意仕進乃上書察院郭開條陳銀場鹽局之不便於民者語在聞傳暇日著論語書以補先志所未及

大抵多撮晦菴之要語爲之又摘其元微者爲詩使學者詠諷自得號曰詠歸集家居以經學訓後生嶺海名士多出其門文風益盛朝廷敬其名除軍器大監辭不就賜號梅外處士宋末邑人熊飛勤王潰歸駐兵於邑時邑之士民多逃竄遠鄉者飛揭榜限三日回家否則發兵戮之春叟號哭諫飛飛乃止時羣雄四起乘時剽掠以春叟故多不忍犯邑邑人賴以免患至元丁丑元兵至廣欲遣兵勦東莞春叟扁舟往謁其帥以死爭一邑事遂已邑人德之繪像祀於竹隱祠號二先生祠元初分司李僉事延春叟邑學禮以賓師公暇卽造問政隱居養高年八十卒諸子多文藝可觀曰同文者嘗著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十四

文字數疑室

易說爲邑令掾初春叟之衛鄉里也邑人同時有功者有趙必瓊翟龕張元吉登辰之屬趙必瓊者咸淳元年進士父崇誦同科時稱喬梓聯輝廣士未始有也必瓊初任高要簿尉郡檄署四會縣事有異政民爲之立生祠再任高康丞惠州守文壁辟爲郡從事丞相天祥壁之兄也集兵勤王必瓊往謁相與論時事必瓊慨泣下天祥重之後察壁無堅守意卽歸適熊飛駐兵於邑欲盡括稅戶財穀以充軍需人情恟恟必瓊恐爲變請於飛願以已貲錢三千緡米五百石以贍供餉使減稅戶需擾飛從之卽委必瓊董其事必瓊隨其家各寬征之人感其義

翟龕以文章知名景定二年以書經領鄉薦咸淳二年再舉都魁宋季為邑主簿時值亂離與邑尉張元吉協力安輯邑賴以完世靖後建樓貯書以延文學士名曰聚秀書院學者稱遜菴先生其先世有翟卷石者任瀧水簿亦以行誼稱於時云

張元吉者系出張九臯之後曾祖淑有篤行家遍城市然足跡未嘗造公府夜出聞窮簷歎息聲即委金戶下而去不使之知父光濟漕貢進士元吉當宋末為邑尉元既降德祐帝使招討使黃世雄梁雄飛入廣邑丞呂立遣元吉以全邑戶計入廣歸附世雄委元吉攝尉既而宋制置使趙潛舉義元吉即從之潛使之同熊飛捍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五

文字敬撰室

禦南雄飛戰死於韶元吉歸仍攝尉後元張宏範率兵自惠將至邑人驚遁元吉使其弟登辰罄家貲賂之元兵由是不犯邑境登辰善屬文有器識舉咸淳癸酉鄉貢試南省歸慨然語人曰權臣酣豢湖山昏蔽主聽襄樊受兵六年乞援不報方且歌舞太平粉飾文治時事可知已說邑宰為保障計及張宏範兵至哨騎往來邑民奔竄登辰毅然請行齎白金千兩晝伏夜行抵惠州行營請紆邑難宏範喜遂戒兵無得犯東莞邑人德之後登辰攝縣丞時帥府欲增東莞稅額登辰力爭得免入元邑稅得仍舊規登辰之力也登辰子惟寅亦力學有才譽元初因南漢媚川都之舊役民採珠不勝其害

惟寅上採珠不便狀竟得罷採邑民至今德之元吉登辰死時邑民大作緇黃以報德李春叟為詩慟哭之云

用廣州志與川文集參修

贊曰宋世理學大明元祐間梁觀國以崇正嫉邪為吾廣倡蓋聞周程之風而興起者也南渡後簡克已聞南軒之道於湖湘中至其末也李用復以道學鳴而廣之人士賴以啟迪儒風大張而不墜其數君子之功歟春叟克承先志理窟與有明焉拯邑子難趙張諸人應和如響謂非春叟有以首之不可也易之蠱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其李用也夫春秋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春叟其免矣夫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六

文字敬撰室

李肖龍字叔膺增城人天資幼悟未弱冠為經義文辭迴出儔輩同舍者皆遜之父光發嘗歎曰吾白首場屋晚科入仕非吾志也汝其勉之以光吾門益淬礪力學遂登辛未進士第初調贛州司戶舊入稅糧多私其贏餘肖龍一無所受郡守敬其清白尋改循州興寧簿攝長樂縣事邑多大戶凌小民以取富肖龍至首重其罰立團保之法使鄉隅各自為兵人皆相識無敢為盜者又禁邪巫正婚娶勸學校課農桑一境安之後除太社司令累遷朝請大夫至元中為增江提學時經兵燹後學宮鞠為榛莽增城民鄭聰老家富而好施肖龍以義說之聰老竟讓其宅為學初聰老家居宏麗肖龍刻聖賢木

主列祀於其家聰老因別徙而讓焉人兩賢之後又捐
貲立鄉賢祠祠古成之而下饗舍以次而舉茲誦藹然
矣暇日編輯崔清獻公言行錄以傳其言曰公以嶺海
間氣爲聖代偉人出仕也得尹之任應物也得惠之和
避世也得夷之清仕速各當其可其庶幾於聖之時乎
論者不以爲過性剛急嘗製漆牌繫於肘爲銘以自戒
曰怒如炎火焚燎自傷觸來勿競事過清涼蓋有得於
古人韋弦之義云

用廣州志修

陳庚字南金東莞人父益新博通羣書尤邃性理之學補
貢不就遂隱居東湖之上邑人尊之曰東湖先生庚其
長子也以書經擢咸淳甲子鄉貢進士南省罷歸無復

廣州人物傳卷九

七

文字敬慎室

求仕志日肆力古文詩律中明暢沉蔚有歐曾風經畧
劉寶奇庚才辟置之幕府無何以世亂歸廣隱居東湖
家塾研心道德性命之學學者多師之邑人亦尊之曰
月橋先生邑宰嘗延以爲儒師造門問政嘗修寶安志
人咸稱其有史才年七十九卒郭應木表其墓曰生爲
一邑之儒宗沒爲一鄉之善士可謂有德君子矣弟紀
字景元以周禮領咸淳九年鄉薦宋季與庚皆退隱於
家以賦詠自娛尤工小詞有周伯成康伯可風韻有越
吟斐稿傳於時號淡軒先生

用廣州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香山黃佐才伯

宋經畧安撫使張公

鎮孫

宋知州陳公

大震

宋兵部尙書王公

道夫

元登洲先生區公

適

元南恩州教授羅公

蒙正

元象山先生張公

搢

張鎮孫字鼎卿南海人少攻苦讀書以博學強記聞治易
直郡庠有司試其文異之咸淳辛未舉進士廷對爲天
下第一先是童謠曰河南人見面廣州狀元見河南謂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一

文字敬慎室

州前大江所面鄉落也有司因構見面亭以竢之文溪
李昂英未達時讀書海珠以大魁自期嘗與同志數人
結龍頭會有夢彎長弓射江江爲竭者昂英占之曰應
是讖者其張氏子乎鎮孫時方弱齡謂同舍生曰安知
非僕聞者姍笑之至是果爲狀元其年大江忽竭往來
相通企望能辨眉目人始悟所謂見面之說其所對制
策曰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自積一念之仁始帝王
之仁天下自積一念之敬始仁之爲道大矣非敬無以
行之惟無一念而非仁則有以充其用之大惟無一念
而不敬則有以極其體之全故必混融乎方寸之微而
後充周乎民物之衆持守於隱微之地而後顯行於運

用之天究諸其端亦在乎積之而已嘗觀之天以一元運行無間容息元而亨亨此元也亨而利利此元也利而正正此元也正下起元而生理又續之於無窮萬物之固於其間其生亦無窮也使天之生理有一息之間斷則非所謂盛德萬物之生意有一毫之壅闕則非所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惟積故能日新富有之謂大業惟積故能富有顯仁藏用夫豈一日二日之故哉其所積者漸也故仁者造化生物之心帝王得之以爲心上天生物之仁猶以積而成帝王愛民之仁豈有不積而成乎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天積此健所以爲天帝王積此不息所以爲帝王惟帝王之敬與天同運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二

文字敬撰室

茲帝王之仁所以與天同流也歟臣恭惟皇帝陛下自天生德體元長人臨政願治八年于茲固宜薄海內外無一之不被吾仁矣然猶慮夫澤不下流治未見效策臣等于廷詢實惠以及民蓋欲充此仁以極其用之大也臣愚以爲充其大用非難而極其全體爲難謹據聖問中治生乎積一語紬繹以對惟陛下幸垂聽焉蓋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之不敬也惻隱仁之端積一念之惻隱則仁不可勝用博愛仁之事積一念之博愛則仁不可終窮仁不止於公也積之無不公則仁在是矣仁不止於恕也積

之無不恕則仁莫近焉由一念之仁積之皆可極其用之大夫仁之全體非積其一念之敬未易全也何者仁者心德之渾全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累於人欲而敬者所以克去人欲而全其天理也堯舜性之固無待於積而危微精一猶致謹焉此堯之欽舜之恭所以爲盛帝也湯武身之則有待於積矣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敬以勝怠義以勝欲必致戒焉此湯之敬躋武之敬用所以爲令王也故必有堯舜性之之仁而後有時雍不犯之仁必有湯武身之之仁而後有子惠安民之仁孰謂積一念之仁不自積一念之敬始乎洪惟國朝以仁立國蓋自藝祖皇帝陳橋驛一誓紫雲樓一語對越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三

文字敬撰室

天地遠輩帝王社稷靈長終將賴之此仁之積可謂厚矣陛下緝熙有暇嘗諭臣鄰曰藝祖勳業垂統皆自不嗜殺人一念慕之大哉王言真足以知立國之本矣抑亦知藝祖立心之本乎乘快指麾終日不樂且有爲天子易邪之語戰戰兢兢如對日星如警雷霆積此敬心以立其體故能積此仁心以達諸用凡其不嗜殺人一念皆敬心積而大之也至我仁宗撫熙洽之運此仁之積愈深愈厚范祖禹所謂愛人卹物之心上極于天下達于地內則諸夏外則夷狄山川鬼神草木無不及者蓋至論也而仁宗所以積是仁者則有由矣毓德儲宮不妄言笑此一敬也臨朝端莊具有聖度此一敬也朝

夕奉先未嘗敢怠此一敬也至忱所感以致天應亦此一敬也四十二年之間始終積此敬故四十二年之間始終積此仁體全而用大非有所積曷由登茲越我理考儷美仁宗臣觀御製仁厚論有以見先帝積仁之大用又嘗拜觀思無邪母不敬二銘有以見先帝積仁之全體四十一年之積功深力到恩厚澤溥博無窮施罔極本一毋不敬之心充積之耳陛下紹休聖緒親得心傳迺月正元日慮仁心仁聞隔而不通則拳拳乎戒貪虹流瑞旦暴殄庖廚實所不忍則拳拳乎戒殺卽此一念已足以追配三聖之仁矣夫賢才所以輔吾仁也召而未至求而未獲仁幾於壅吏治所以宣吾仁也訓而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四
文字數娛室

未孚戒而未革仁幾於閒牧守非不選也而厚生之仁未溥貢獻非不卻也而益下之仁未周發義廩蠲田租而吏或得以梗吾仁豁積負損賦額而下未得以沾吾仁豈仁之用未能積而大之邪母亦仁之體未能積而全之也夫仁之用不難積也積之一日則有一日之仁積之一歲則有一歲之仁日復日歲復歲積水以成淵積土以成山愈浚則愈深愈培則愈高何患其用之不

勿參以三否乎亦嘗在官如在廟使民如承祭否乎孔子告子張以爲仁必先以恭告樊遲以爲仁必以恭敬至於告顏淵以天下歸仁之目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主敬之謂也是雖聖賢講學之要而帝王行仁之體實不外此臣願陛下以先帝母不敬之心爲心嘗有以積其敬復以先帝仁厚之心爲心益有以積其仁而仁之全體大用上足以續藝祖仁宗一脈相傳之仁聖問所及特仁之餘用耳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厥初顛穹實生兆民孰總其羣乃作之君孰牖其迷乃作之師君之治之師之教之禮樂刑政之所由生與有天下國家者壹是以元元爲命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五
文字數娛室

脈凡議論所講明政事所設施罔匪爲邦本計夷攷載籍率與天並言之明威視聽皆自我民其不可輕者固如此歟臣有以仰見陛下念天爲民而立君體天以子民欲其仁之如天也臣聞乾坤天地之初屯蒙人物之初民之初生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不能不資之養也必需之飲食自其資於養也爪剛者搏力強者奪小者以訟大者以師紛然而莫之統一有聰明聖知者生乎其閒則天必命之爲億兆之君師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此天下所以比而歸於一人而禮樂刑政所由生也禮以明其分樂以宣其情刑以防其奸政以齊其俗皆所以仁之也故天下國家以

民爲命脈聖人以仁而壽斯民之命脈一都俞吁咈之間講明此仁也一紀綱法度之立設施此仁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苟不能推廣一念之仁使斯世斯民咸困並生之中寧不有負於君師之初意哉古昔聖人所以惕然加敬畏之心而以下民爲微賤而忽之敬天命也粵稽載籍言明畏必曰自民言視聽必曰自民言天畏棐忱必曰民情可見言來紹上帝必曰畏于民暑良以民心之所歸卽天命之所佑民祇之可畏卽天顯之可惠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惠民所以奉天也惟天生民惟聰明時又聰明時又乃所以奉天也故堯不畏洪水而畏昏墊之未安舜不畏烈風雷雨而畏烝民之未粒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六

文字數據室

早非湯之畏而慄慄之忱惟恐塗炭之未拯大風非成王之畏而祇勤之心惟恐蠢動之弗寧惟其敬心無日而不存所以仁心無往而不周而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而無或懈弛則能積一念之仁而無不洽浹矣臣伏讀聖策曰三聖傳心之要不越乎執中數語斯蓋萬世君師之大綱領究其指歸則曰非后何戴非衆罔守然則一中之妙用固所以爲維持固結之道歟道之出有原道之傳有統前聖後聖同一揆歟臣有以見陛下慕三聖之傳心本一道之無閒欲其仁之如古也臣聞道之本原出于天聖人之心卽天也堯之命舜自執中之外無他說舜之命禹益以三言而且拳拳曰衆非元后

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其憂之益深其言之益切矣蓋中卽仁之體而惟精惟一所以全是仁也先儒胡宏曰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惟仁者惟能盡性豈有二道哉堯得是道故凡釐百工熙庶績光四表和萬邦無非此仁舜得是道故凡徵五典穆四門命九官咨十二牧無非此仁禹得是道故凡六府孔修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其功無非此仁聖人所以維持固結斯民之心豈它有操制之術哉仁之感民者無窮而民之戴其仁者亦無窮書之所謂守邦卽易之所謂守位也道統之傳本無絕續世變所趨自有淳漓統一聖真武帝非有志於道之君乎外施之政終莫揜其多欲遠輩堯舜太宗非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七

文字數據室

悅慕於道之主乎勸行之功卒稅駕於末年此無它敬心不存故人慾足以害天理而已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使道心不汨於人心則能積一念之仁而與堯舜同符矣臣伏讀聖策曰我國家誕受天命以奄有九有列聖代光紹明大保人斯無疆肆我先皇帝迪畏天顯懷保小民四十一年躋敬履仁用能延洪基緒式克至于今日蓋其精神心術之妙融會於六經之奧要語一書口傳面命其示軌範者在是朕祇適猷訓行其所知臣有以仰見陛下得先帝之心傳欲天下之仁遂也臣切謂三代以來未有如我宋之仁藝祖仁之元也仁宗仁之亨也我理宗仁之利而正也青陽開動品物發生其

元之時乎汎掃五季衰陋之宇宙撫摩五季瘡痍之蒸
黎時則有以開天運之元朱明假大萬有茂長其亨之
時乎培植豐芑之深根滋衍蓼蕭之厚澤時則有以暢
天運之亨至于萬寶告成庶物就實是利而正之時也
人知先帝所以博仁之用者一利澤之心孰知先帝所
以充仁之體者一正固之心乎先帝之心惟純乎敬也
故尚賢則始終尚賢不以不肖參之布治則始終布治
不以貪黷累之生欲其厚則常存愛人之心下欲其益
則常持節用之心荒政當行田租當減則此心無少怠
宿逋當貸課額當省則此心常如初凡其所以持敬者
不特一思無邪毋不敬之銘而已四十八箴之首揭以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八

文字藏書室

敬天命又撫六經之言天者編而圖之曰敬天圖易之
跋曰人君動靜語默政化云爲無非一乾先帝之心即
乾也書之跋曰人君深知天命之靡常如能疾敬厥德
則可以祈天永命先帝之心即天也上帝臨汝毋二爾
心見於詩之跋則此心無時不在帝左右忱之不可揜
忱之毋自欺見於記之跋則此心無時不閑邪存忱至
於周官之法則則不徒事文物典章之飾春秋之災異
則不徒諉列國證應之言敬之所積如此其至以其躋
敬之心而爲履仁之心以其迪畏天顯之心而爲懷保
小民之心仁固自敬中來也精神心術之妙上紹五三
之傳密探六經之奧而要語一書所以口傳面命於陛

下者真堯舜禹之相授受也陛下忱能端居而念澡心
以思玩味以紬繹則知書之堯典曰欽易之乾曰忱詩
之蔽曰思無邪記之首曰毋不敬周禮之列名度數非
繁文春秋之筆削褒貶非紀事其要旨所在蓋與敬天
圖跋同一關鍵臣願陛下於此而行其所知則敬非虛
文而仁皆實惠矣臣伏讀聖策曰召故老求實才以尙
賢也然召未能至求未盡獲何以致信順之助臣有以
見陛下慮仁之不能徧愛而急親賢之爲務也臣聞烏
鳶之巢不毀而後鳳凰至鳴犢之賢不見用則仲尼臨
河而返賢者之去就蓋有所覘也陛下自踐祚以來弓
旌四出葑菲不遺臺萊皆在位之賢薰蕕無共器之害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九

文字藏書室

氣類可謂翕合矣王春之始都俞慶會當泰道之既長
思實才之是求渙頒一札趣召二老真情實意懇惻至
到而考樂在澗生鶴空谷猶未肯幡然而起者何耶意
者進而在列者弗獲以容其用故退而在野者寧甘於
藏其用邪切怪紫囊獻替或禁闈之莫畱白簡繩愆或
車輪之難止沾激者敢於好名則雖不沾激者豈敢不
卷舌才高者敢於任氣則雖不任氣者豈敢不韜光夫
人才之在天下當涵養以冀其成不當摧沮以速其敗
當取其長而棄其短不當責其備而求其全先帝詔曰
朕以禮義遇士大夫以仁厚培養人才畦積器使區區
惟恐弗逮其急於親賢如此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篤

信君子勿有一毫厭薄之心聖意人才每爲先時培養之計則養賢及民仁之所施者博矣易之所謂信順尚賢而獲天人之佑助者不在茲乎臣伏讀聖策曰訓守牧戒貪殘以布治也然訓未必孚戒未必革何以新治象之觀臣有以見陛下慮仁不能以自達必飭吏以興治也臣聞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捨大惡而謫小過張綱爲之埋輪不行吏習之媿惡蓋必有所做也陛下申飭守令加惠元元字民牧民有訓有銘固宜令百里者皆撫字其人守千里者皆養育其人往者王春之始渙頒奎畫猶慮貪殘之相尙而責監司郡守不先撫實求士將以芘隱之罪罪之夫監司者一路之綱郡守者一郡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十

文字敬撰室

之綱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有褻帷糾惡之風則受財之吏自去有懸魚在庭之清則獻餽之丞自慙今任按察之寄者或乏直清之譽居方伯之任者鮮聞廉介之稱源則濁矣何以責流之清甚而薦剡則立定直辟剡則責厚報嫉廉者之不附已則劾而去之喜貪者之能奉己則舉而進之求其不芘隱不可得也始於小大之相尙成於上下之相蒙小吏之貪以錙銖大吏之貪以鈞石小吏之貪特穿窬之智大吏之貪乃囊橐之藏陛下雖有仁心仁聞誰與達哉先帝戒貪之詔曰監司郡守固望其奉法循理正已帥下今若此復何賴焉其嚴於飭吏如此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勸獎大吏以爲小吏

之倡禁戢大吏以爲小吏之懲則吏稱民安仁之所及者遠矣禮之所謂布治于邦國都鄙而親萬民之觀聽者不在茲乎臣伏讀聖策曰求牧與芻當謹也旣不用嫺戚每選用賢良宜有厚生之政而未見田里之無愁歎臣有以仰見陛下謹選循吏欲以厚生之政仁斯民也臣謂欲厚民生當先戢吏先王爲民設官有官則有吏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奉行文書奔走力役而已後世始有所謂輕點吏有所謂豪惡吏有所謂深刻吏尹賞王溫舒之徒猶能掄制而用之未有若今日官弱吏強也蓋居官者遞遷而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惜於法而爲吏者舞文法謬者仰吏懦者畏吏貪者資吏酷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十

文字敬撰室

者任吏吏曰可則可吏曰否則否據案占位書紙惟謹此官所以反聽命於吏也是以政以賄成獄惟貨宥雖有循良之吏果能以身任芻牧之寄乎陛下用諫臣之言汰去冗吏爲蠹國慮也蓋亦爲蠹民慮乎先帝御筆戒飭守臣毋縱吏奸爲平民害正慮此也陛下體書之正德厚生而以敬心行之則循良用而姦黠屏田里無愁嘆之聲而仁聲洋溢矣臣伏讀聖策曰竭澤而漁不忍也旣力御貢奉且禁獻羨餘宜有益下之說而尙聞郡國之有征斂臣有以仰見陛下嚴止征斂欲以益下之說仁斯民也臣謂欲知益下莫先損上國家取民之法纖悉不遺昔以暴賦橫斂爲非猶知賦斂之名今直

取之而已昔以收大半之賦爲非尙有其半也今直盡之而已府庫金帛皆生民膏血郡邑官吏鞭撻丁壯繫累老稚銖銖寸寸以誅求之以輸于帑庾陛下不可得而見也南畝之民黥面塗足終歲勤動而不厭糠覈陛下不可得而見也徒吏坐門叫囂隳突吾民伐桑棗鬻妻子以飽之愁歎之聲載道陛下不可得而聞也思復損上以益下得乎陛下自初卽位止貢奉卻羨餘天下咸知陛下之仁無土木營繕之侈無匪頒賜與之需天下咸知陛下之儉日積月累固宜邦計裕而民力寬臣來自遠方側聞奉宸之儲餅罄大農之積子虛是果何爲而然耶卮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韓琦論減省浮費自宮掖始宋祁論三冗三費終之曰人不率則不從衣服醪膳無益舊規請自乘輿始珠玉錦繡不得浮費請自後宮始先帝因經筵講易豐卦有曰豐亨盛大之時人主之侈心易生不可不戒慮此也陛下體易之損上益下而以敬心行之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郡國無征斂之政而仁政行矣臣伏讀聖策曰義廩之發將以賑饑而侵牟或不免田租之蠲本以寬賦而苛取或如故至若豁諸州之積負損版曹之故額俾紓急絕之擾深寓省費之實而民未有愜志勢若中隔不下流厯思之迄未得其說臣有以仰見陛下軫憂民莫欲無一事之不本於仁無一夫之不被其澤也臣切以爲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三

文字敬慎室

義廩之發田租之蠲欲公其利則臣前所言欲厚民生莫先戢吏其說粗可得行積負之豁故額之損欲去其害則臣前所言欲知益下莫先損上其說粗可用請終言之自去歲旱澇相仍民已告歉今春常寒爲咎陰雨彌旬穀再種而不入麥雖秀而不堅糠覈旣盡惟草根木葉是食民不聊生甚矣朝廷蠲租發廩正欲民拜一飽之賜然常平之積平時侵牟移易以虛相付受至是則乘時消豁者有之矣幸而有積則借補欠之說而官吏瓜分其錢者有之矣甚而坐視流殍不肯發廩並緣支撥掙其實蠹吏則肥矣如民何田賦之納郡邑預借或二三年至是則文具應詔者有之矣幸而富州大邑未至預借則以畸零富放而欺誑小民者有之矣甚而包放重催虛破補解盜竊府庫欺弄簿書吏則豐矣如民何此臣所謂莫先戢吏是也諸州積負當豁則豁仁也上供之數或不足以供調度之需能保版曹之不剗刷乎冗費未節而先積負之豁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版曹故額當損則損仁也破分未除或足以貽異時之害能保州縣之不橫取乎浮費未省而先賦額之損是不節其流而窒其源也此臣所謂莫先損上是也先帝御筆令諸州建平糴倉必命監司嚴督守臣使小民無艱食之患至蠲放水旱田租必戒守令奉行以實常賦取贏於額外做租或見於重催必一一申做之陛下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三

文字敬慎室

倘能以敬行之則約已裕人戢貪惠下仁意充塞乎宇宙矣臣伏讀聖策曰意奉憲者導之未明歟豈吏罕廉平治道衰歟將治生乎積非可速成歟抑習錮於玩未易遽革歟朕寅念先帝貽謀常恐羞之重爲之惕然也臣有以仰見陛下歎仁道之難盡思所以光紹先烈也臣於陛下治生乎積非可速成一語願益加聖心焉蓋積之說有二有積習之積有積累之積人心久玩吏治久鬱令之而不從懲之而不改此積習之積仁之蠹也力行不息持敬不怠有悠久無間斷有緝熙無作輟此積累之積仁之基也陛下忱能體之於心行之於身不以未治而自止不以小康而自務不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不以小過爲無傷而弗改不以災異爲適然而有忽心不以祥瑞爲美觀而有德色一敬之積愈積而愈厚則先帝貽謀數世之仁又自陛下益迓績於萬世矣彼奉憲者未明訓導爲吏者未底廉平特積習所致爾一整飭間氣象改觀日變月化人心之積習豈不自聖心積累之功有以感之歟臣竊觀聖心或者未能積其敬也夫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思慮未萌知覺不昧則靜而有以養此心事物既接品節不差則動而有以養此敬今也恐懼於旱澇常寒之警固知敬矣悅懌於瑞芝之觀何所積之未純邪齊莊於圭璧薦享之時固知敬矣轉移於霞光迎導之際何所積之有閒邪先帝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古

文字敬慎室

毋不做之心恐不如是也臣願陛下加積累之勤以充此仁之體而極其全博此仁之用而極其大則治雖未可以速成亦未有積而不成者也陛下謙虛逮下所以策臣者亦以勤矣區區愚忠亦已歷陳熟數於前矣至終復策之曰子大夫博古通今夙抱經濟之蘊其據經以對毋有所隱朕將親覽焉臣益見陛下好問之忱有加無已必期臣子之盡言也臣束髮讀書粗知有犯無隱之義幸逢明盛之朝陛下詔之以毋隱臣而有隱是負其所學矣輒於聖問之終所謂習錮於玩者條其玩之說蓋去人心之玩自去君心之玩始一曰人言不可玩蘇軾對策曰天下無事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多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圭

文字敬慎室

事公卿之言重於泰山夫天下豈無可言之事而亦有可言之階視之爲重雖輕亦重視之爲輕雖重亦輕重則敬心生輕則玩心生矣當安平無事之時猶不可以玩心視之今何如時哉水旱盜賊之奏日陳于前無逸酒誥之書日誦于左露囊霜簡言言藥石月課風聞事事箴規非無敢言之人也陛下虛心訪問和顏容納必精思諦聽而審其可否則言之善者用矣二曰天變不可玩范祖禹奏疏曰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無一日而不佑聖人所謂無一日而不事天以其敬心而事之也天亦無一日而不佑聖人者以其無玩心而佑之也事天之敬有時而閒斷則天必出災異以警其玩心也

必矣人君知其然故夙夜自儆以畏天之威左右如在以敬天之怒猶懼獲咎而况敢逸豫乎哉今日食于春王三朝水災于江浙兩淮玉燭未調而乖氣致異天心之仁愛端可識也陛下側身修行戰兢自持以我之天會乎天之天則災異之來可弭矣三曰虜情不可玩夫夷狄之不仁也猶豺狼而其惡鳴梟不若也張耒有言曰鳴梟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斯亦過矣今之夷狄何如哉和好之使雖來而驕黠之情叵測境土之界日蹙而溪壑之欲難盈此正鳴噬迫人之秋也陛下思祖宗之天下尺寸不可以與人鑿女真之世仇覆轍不可以再蹈兢兢業業如大敵在前兵甲相接而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六

文字敬慎室

罔或忘焉臣見廊廟之籌策爲謀旣臧樽俎之折衝其勇自倍不然日愒歲玩遺患將深雖有孫吳無所用之此尤國家之遠慮古今之通患也陛下於此尤加之意而去其積玩之心則恢復之期有日矣夫積習之積不可有積累之積不可無仁心之不能積而大之者何也以其積敬之功未至也敬心之不能積而全之者又何也以其積玩之心未除也忱能去其積玩之心而爲積敬之心勉積敬之心而爲積仁之心天下尙安有不被吾仁者哉臣一介草茅不識忌諱罄竭忱悃冒進狂瞽惟陛下裁赦臣謹對時度宗畱意機祥所言觀瑞芝迎霞光實事也皆人所難言臚唱日天陰晦大雨如注

識者以爲非文明之兆舊制狀元宣拜後中官催索謝恩詩宮女倚機以俟詩成卽織諸錦以進鎮孫素不工詩是日蓮毫如飛人謂名成才湧丞相賈似道欲市恩乃曰子乃似道啓上所擢也省試當作元惜相遇晚耳鎮孫不謝例使判局取殮錢又寡取之人服其不阿除祕書監正字遷校書郎尋通判婺州迎養其父母德祐元年元兵至于時國事日非百官奔散鎮孫遂棄城奉二親歸廣臺章劾其聞兵逃遁詔罷鎮孫職二年宰執吳堅賈餘慶家鉉翁等以皇太后命舉國以降舉立益王昞是爲端宗皇帝航海幸閩廣閒廣州海上潰軍奉鎮孫爲帥鎮孫與都統凌震結集行伍分東西二路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七

文字敬慎室

圖恢復景炎元年十二月帝舟次于惠州之甲子門詔以鎮孫爲龍圖閣待制廣東制置使兼經畧安撫使委以軍士將校盧震擁衆暴橫鎮孫數其罪戮之以示衆由是將士用命兵威稍振元酋帥呂師夔張榮實已入廣州聞鎮孫至以軍餉不繼退走使其將梁雄飛守之二年四月帝舟次於廣之官富場鎮孫復廣州逐元梁雄飛雄飛等走韶州有詔褒賞親知多以啓賀鎮孫有憂色皆不裁答十一月元酋右丞塔出會師夔復入合攻廣州鎮孫欲爲守禦計而力不支城陷明年二月師夔退師以鎮孫歸于燕鎮孫遂道死于大庾嶺人皆謂其死之不早決也文天祥作詩悼之時陳仲微者紀海

上事書鎮孫死節又董師謙亦云鎮孫死雖惜無有表
白之者天順中翰林學士黃諫乃曰賈餘慶家鉉翁輩
奉璽納降卒於燕京史既特書之至有書不食死者文
山至燕越三載始成其志使鎮孫不死又未如其所處
何如也史特書塔出圍廣州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而
不書道死梅嶺事夫既降矣必獲偷生既北去矣必冀
見用而死梅嶺必其憂憤之不已或絕食成疾不可知
云

用廣州志張氏世譜參修

陳大震字希聲番禺人寶祐癸丑進士釋褐為博羅主簿
陞循州長樂令以文辭敏捷政事寬厚稱轉蘄州廣濟
令以平盜功改奉議郎叅靜江帥府咸淳七年權知雷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六

文字敬慎室

州慮西湖久或湮廢乃大築堤岸建平湖書院以祀寇
準二蘇造石井欄以護井之當道者泉得不竭民德之
有婦人與夫殺養母以賊訴者大震怪其詞色密遣察
之果非盜一問具服州人以爲神在郡二年判語數百
人刻之號蓬翁山判轉朝奉大夫以倅陞守全州元兵
至誓與城存亡而力不支遂歸番禺自劾罷宋帝入廣
召爲尙書吏部侍郎不就至元辛巳有詔甄錄舊臣宣
授司農卿廣東儒學提舉避貫請閑居從之居嘗深衣
廣袖自號蓬覺先生立靈位以待死日與常所往來者
飲酒賦詩曰吾可以下見穆陵矣卒年八十大震性剛
正平生未嘗戲言御子孫嚴而有禮不冠不見性樂山

林附郭有亭榭數所皆樸陋僅庇風雨天色晴美則盤
輿徧賞好事者多從之遊雖老讀書不釋卷爲文章典
雅有法度郡有大著述必以屬之文集數十卷今不存

用陳氏家集雷州志參修

王道夫番禺人少從陳大震游苦志力學登陳文龍榜進
士咸淳中仕連山尉有保民歐寇功度宗寵以御札兼
有金注碗盤之賜由是以才畧知名張鎮孫敗後凌震
得脫收集散亡得數千人倚文天祥諸軍爲聲援時大
震暨道夫皆家居端宗召大震爲尙書吏部侍郎道夫
權兵部侍郎兼轉運州官大震固辭不就道夫拜命與
凌震各將兵相爲犄角景炎二年三月文天祥復惠州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九

文字敬慎室

道夫與震謀曰公文既克復疆土吾等乘此聲勢可大
舉成功事幾不可失也震從之時呂師夔退兵與道夫
帥師擣其虛遂復廣州城詔褒諭之有敬於事上忠於
謀國緬惟純誠深用咨歎之獎以震爲廣東制置使道
夫真拜兵部侍郎廣東轉運使是年四月端宗崩衛王
卽位改元祥興加道夫學士兼兵部尙書十月元將李
恆襲廣州力戰不利閏十一月庚戌道夫遁壬戌震遁
癸亥元人復陷廣州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
百人以去於是二人會兵圖再舉十二月壬午道夫引
兵先往取廣州與李恆兵戰大敗爲元人所執凌震繼
至亦敗退戰于城東菱塘又敗明年二月李恆與張宏

範合攻厓山震解甲降宋亡之後道夫不知所終

州志

區適字正叔南海人幼爽邁能文辭於經史皆通大義及

長重厚寡言笑以博學多聞稱里人慕之多造門求講

解從之遊者數百人所居地舊名鮑洲而適號登洲鄉

間稱爲登洲先生因更其地爲登洲鄉適父璵字良玉

仕宋爲德慶參軍居官廉介有聲從父翊龍官至朝散

郎世食宋祿適以宦家子抱道不仕或勸之覓官適曰

吾南人操南音安能與達魯花赤相俯仰耶時元制漢

人南人不得爲正印官所謂達魯花赤者則其蒙古種

類也語言不通至有因之成隙者故適及之家素饒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二十

文字歌樓室

于財嘗遇歲大饑出粟四千餘石爲粥以飼貧民鄉里

皆感其德優游里閭嘉遁終身元末兵革擾羣盜過

其墓相戒曰勿犯此吾施粥主人也有詩文若干卷京

口劉與子序之曰翁德人也予始以文士目之不亦淺

歟又曰扶胥之南越臺之下寧復有斯人哉故老相傳

今訓蒙三字經適所撰也文殊馴雅童子多習誦之與

周興嗣千文並行云同邑有何子達者尙志讀書宋末

隱遁山林開號柏堂元初以明經舉藹然不出年百有

一歲又增城有葉野舟者亦宋元間隱君子也有所著

四書缺疑藏于家嗚呼元之據有華夏也嘗廁吾儒於

倡丐間矣有志之士其肯仕之哉仕於其時皆當已而

不已者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吾於區適子有感焉

州志順德

羅蒙正字希呂其先廬陵人父稽叔游學新會遂家焉蒙

正資稟秀技勤學強記諸史百家無不成誦甫弱冠聞

肇慶羅斗明工詩往拜之斗明嘉其誠又同族譜悉以

詩法授之一載而歸大有詩名縣尹沈壽創古岡書院

禮蒙正於師席一時學者聞風雲集未幾領湖廣省檄

爲高州文學秩滿歸仍授徒于書院至正丁亥赴省試

遇開武功銓人或勸其借註巡檢不屑就以詩答之云

儒冠不是將軍具只作當年措大看既不快心志落落

遭元季亂避地郡城館於憲吏趙式家式薦于司授南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三

文字歌樓室

恩州教授時州判吳元良亦文士也素慕蒙正名一見

歡如平生元良有志併合羣醜據有一方欲用蒙正爲

幕賓以贊厥猷蒙正識其志力辭不就後因病以詩謝

云願賜一廛閑養病簡編燈火伴青衿未幾卒元良禮

葬之有詩集數卷傳于鄉

張搗字彥謙新會人蒙正門弟子也幼嗜學性敏強記年

十八賦崖門懷古詩蒙正器之惜其相從之晚也洪武

初以足疾不能行益畱心經籍知縣謝景暘爲構書堂

于象山之麓俾邑人往從受業扁其軒曰養拙晚年自

號病叟人咸以象山先生稱之其學以明理爲要詩文

以典雅爲本不事巧琢其弟子不拘學之淺深皆能識

其大要不問可知其為先生徒也用廣州志新會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三

文字徵異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東莞伯何公真

都轉運使劉公德

知縣簡公祖英

吏部尚書張公度

試工部尚書麥公志德

戶部侍郎黎公光

參政彭公通

何真字邦佐東莞之員岡人少英偉好書劍元至正中仕為河源務副使淡水鹽場管勾時中原兵起嶺海騷動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一

文字徵異室

棄官歸鄉里慨然以生民為念邑民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於行省舉義兵除之無何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黃常據惠貪暴肆欲民不堪命眾慕真義迎以守惠遂解惠州之困遂常戮仲剛併有惠循二州行省論功授惠州府判尋遷惠陽路同知廣東都元帥歲癸卯南海三山民邵宗愚陷廣州守將何深死之大肆焚掠真聞之率眾復其城號令明肅廣人大悅擢廣東分省參政進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治廣弟迪以從征功擢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兼僉樞密院事遂推恩二代祖發藻贈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廬江郡公父叔賢贈資善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廬江郡公祖妣鄒氏母葉氏皆廬江郡夫人未幾合江西福建爲一省改拜資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乙巳九月宗愚挾廉訪副使廣寧等叛圍廣真禦之踰十月部將與賊通絕糧道真出避城陷丁未五月真帥惠州部曲至廣民響應復克之宗愚退走誘右丞鐵里迷失以歸明年制授真榮祿大夫自左丞遷右丞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太祖命廖永忠爲征南將軍率舟師取廣東時永忠在福州卽先遣人以書諭真略曰元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時而起或假元之號令或自擅其兵威暴征橫斂蠶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二

文字散錄室

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旣已底定闕越又皆帖服中原之地相繼以平惟兩廣僻在遐荒未沾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悟輒先遣一介之使相告惟足下留意焉遂航海趨廣東三月壬辰師至潮州真遣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其印章已亥復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奉表降永忠遣人送其使及表詣京師太祖賜詔褒之曰自元綱解組羣雄並爭天下瓜分未見定於一者朕舉兵濠梁創基金陵除殘去暴十有四年邇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撫有七閩肅清齊魯廣西之師相繼奏捷大將軍提兵北伐中原指日可定朕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

竇融李勣擁兵據險角立於羣雄之間非真主不屈此漢唐名臣於今未見正此興歎爾真連數郡之衆乃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竇李奚讓焉今特驛召來廷錫爾名爵以旌有德於歲天厭紛紜人思平治爾之所舉實惟知時堅乃初誠以懋乃績四月永忠至東莞真率官屬出見永忠慰諭之仍以榜招降諸寨誅邵宗愚等餘孽悉平詔至真乘傳入朝太祖授真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論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卽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三

文字散錄室

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太祖曰夫能不賈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用特授爾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興也卿令名已著尙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真蒞官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霆斷人莫敢犯而一主於寬厚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虛時三年移山東行省尋定官制改四川布政使所至有聲越七年以老致其政二十年八月封

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本身免二死子免一死祿及世世二十一年三月真慶年七十御賜葬祭子榮襲封東莞伯榮字耀先後以罹罪褫爵次貴字奉先有學行為士大夫所推重次宏字彥先官至尚寶司

用廣州志皇明文衛承開國功臣錄參修

劉德其先真定人祖宦遊嶺表家於四會元末避兵新會依主簿徐文可共保縣治後黃斌以逆兵來攻邑城失守聞北到甲林文秀獨能固守德與眾就之鄰境避亂者咸往依焉時元太常卿余觀國招撫江南惟北到一甲尚為國守咨嗟太息因命其鄉曰崇節以示褒重焉德稟性剛直復勇健善戰至洪武初年天兵至德往見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四

文字敬啟室

征南將軍廖永忠遂薦之於朝授陝西鞏昌府通判陞臨洮府同知湖廣襄陽府知府福建都轉運使洪武十三年引年卒於家又區禹民者南海之龍津人也性剛直為鄉人信服元季土豪相聚為亂禹民偕其族子忠吉體原率眾立砦保障鄉人賴之洪武初廖永忠師下廣州禹民等首請歸附永忠令保障如初副將軍參政朱亮祖陷於山南賊忠走告永忠調軍令忠等為向導破之亮祖圍解事平禹民等入朝詔以禹民知汀州府以資高辭更授仁風鎮巡檢吉授彰德衛百戶忠與體原不仕而還

用廣州志新會志順德志參修

簡祖英字世英東莞人學問該博且有才畧事元為江西

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護鄉邑贊畫平邵宗愚之功居多廖永忠克服廣東乃徵祖英赴闕錫燕勞之資以纁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辭歸其陳情表略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逮長知訓冀或用世以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為何左丞參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五人而老母陳氏為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即死其有愧於石苞之殉國也多矣茲遇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鐵鎖臣母得以生還雖臣祖英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抵烏情私者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復肉銘感聖德徹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五

文字敬啟室

於肝肺雖九死其能報耶陛下又復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俛顧自慙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聖朝以孝道治天下祿秩不容及不孝之徒以仁心懷遠人而匹夫無不獲之願況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尤宜惻怛而欽恤者也伏望聖慈收回成命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為賜也多矣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鶴髮垂堂西山之日已薄棄親赴任不孝之罪益深苟違親而事主陛下安所用之果盡奉歡之期然後復求仕進以盡忠罄節非惟遂人子之私亦聖朝孝理之道也上俯從之

人榮祖英之能養焉時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元朝
飯降之臣始雖榮遇終必擯辱名士如危素張以寧輩
皆所不免蓋亦漢祖戮丁公之意云爾祖英之見卓哉
又有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何真部曲也仕元至萬戶
佩金虎符入國朝乃走江湖爲巨賈徵爲武職固辭久
之把筆學爲詩有奇語孫賈稱之晚年日坐一小樓讀
易不知其身之老也號蟾溪云用廣州志西
陸集參修
張度字景儀增城人風儀偉特未冠時有相者見之曰山
角淵庭柱石材也才學聞元季舉茂才爲高要縣學
教諭遭亂棄官歸杜門讀書而業益進洪武壬子登科
第擢監察御史陞常州府知府吏部左右侍郎進吏部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六 文字歡娛室

尙書譽望爲時所推仰其爲御史也彈駁不避權要高
皇帝重之命偵蘇州守魏觀所爲不法度稱日者入吳
縣學官廉得其實還奏稱旨嘗建議立張巡許遠廟於
歸德州以勸忠上亟命有司舉行焉時諸勛臣連姻帝
室多怙勢者度每事檢舉風采凜然朝署爲之屏迹其
出守常郡也治政公勤人不敢干以私雖公務倥傯不
廢文業勸勉郡人俾知向學禮教藹然大興前郡守何
用修公廨建庠序祠宇未畢以罪去度力終其事而民
不以爲病治行爲畿輔第一朝廷聞其能召之遂大拜
其爲侍郎也嘗條舉選法之不當者數十事上之皆見
用居法從六年從例贈其父復禮承事郎吏部侍郎母

林氏德人其爲尙書也藻鑑人品銓選得體持廉秉公
朝野欽之後以小誤當獲微譴閉戶一晌憤惋卒人皆
傷之度爲人清謹持大體鄉人尊之以爲有崔清獻流
風云始度本番禺人番禺有鄉曰黃岐角皆張姓環居
之室廬櫛比燈火連接而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
諱堯者始遷於禮園社堯生飛一通周易能會萃諸家
之說而折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爲宗師號曰黃岐張氏
易二子彬甫鄰甫皆善傳父經彬甫生復禮於易學尤
精發爲大義頃刻千餘言出入程朱二氏無乖鑿者漢
儒拘泥不通或流於術數痛麾斥之學成不求仕念居
村疇諸子見聞孤陋乃築室城都中俾就名儒游見其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七 文字歡娛室

能立輒喜動顏色度以是成名復禮沒度葬之增城之
西之章山因遷家焉度之弟峻熙輩亦以學業聞子姓
至今不絕用廣州志一統志涇川
志宋學士文集參修
贊曰余少時則聞增江張冢宰之賢父老爲余言國初
馭下多從重典藩臬守令稍有賊罪懷印未煖卽逮之
去非遠戍則門誅其有異政者不決旬已位朱紫矣以
故居職惴惴惟恐不能奉法郵民以忝榮祿由中迄外
百職釐舉張度守常時朝廷方遣使逮京甸諸郡守使
者道經常常人相傳以爲捕度也度方燕食聞之笑曰
張度盡心民事必不見逮萬一有之吾官爲大夫有死
而已必不受獄吏辱已而果非捕度未幾入召矣其後

竟死於職其賈生所謂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縊而加者歟噫亦可謂大臣矣在朝建白最多惜其家無傳焉

麥志德連州連山人少勤學有才幹洪武初以孝弟力田舉上奇其謀略拜五府斷事累遷右參軍洪武十七年正月擢工部侍郎試本部尚書明年坐戶部侍郎郭桓所累志德與閩部皆置於法或勸其詣上自明志德不敢也用連山志修

黎光字仲輝東莞人博學能文倜儻有奇氣洪武壬子膺鄉薦釋褐拜監察御史正色立朝卓有風裁常巡歷蘇州民罹水災缺食具實以聞得蒙賑濟存活者甚眾及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八

巡歷鳳陽所上封事皆切時弊遂受知於上其在朝也執法不阿為御史大夫陳寧所忌陞刑部侍郎纔三閱月陳以他事中之竟卒於謫所人皆惜之其父伯原元季由連山教諭歷德慶惠陽二郡庠教授所至學者尊之文風以振有漁唱藁傳於時然則光之學行才識實異於人者蓋得家庭之學云用東莞志修

彭通字萬里南海人蚤失怙恃勵志讀書工為詩隱居教授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洪武四年由儒士舉銓部以召入見上親閱之拜給事中參劾封駁嚴公有威同列皆以為勝己時上方嚮文學多擢近侍寘左右俾應制焉通詩思敏給上稱之嘗賜贊善大夫宋濂以醉學士歌

通預廣和之列九年三月與方微等十六人偕轉監察御史嘗奉命巡京郡薦達賢能攻擊貪暴有能聲用事者遣人齎金帛賂之通辭不可其人強之受通欲以上聞乃已久之陞山西布政司參政通單車赴任能以公恕滌積弊河東運司官匿羨餘不以實聞廉得其情遂寘於法朝廷賜寶鏹旌之有吳印者官至陝西方面本五臺寺僧也以材辯受上知嘗譖殺按察僉事張丁其家人橫肆諸藩臬事之唯謹偶以事干通通直其罪且斥辱之條其事以聞上不之罪也尋引年致仕卒於家通為人恭謹外柔而中實剛直為政若不事徼察者然所舉刺動無遺失故能以功名終同通時為監察御史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九

者有南海鄭毅亦名士也毅字德宏洪武庚戌進士嘗按八閩以清直稱才思敏瞻世言能詩者必曰鄭御史云用南海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二

嶺南遺書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前翰林典籍孫公黃

給事中王公佐

前翰林待制黃公哲

教諭李公德

贈監察御史趙公介

孫黃字仲衍南海之平步人也性敏邁資表秀偉於書無所不讀為詩文多不屬藁開卷伸紙立筆而就初若不甚經意而氣象雄渾與喻深致駸駸乎魏晉之風自少負節槩不妄交耕夫販婦望而目之曰孫先生元季避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二

文字數疑室

亂山澤間東莞何真保有南海洪武改元戊申征南將軍平章廖永忠至真求黃作書請歸附曲盡誠款永忠不戮一人而南海帖然者黃之力也永忠尋徵黃典郡教三年庚戌始詔天下設科取士黃以詩經中高選會試中書入對大廷皆在前列賜進士出身授工部織染局使尋出主虹縣簿時經兵燹十室九空加意勞來民還其業甫一載被選入為翰林典籍學士宋濂樂詔鳳承旨詹同亟稱許之日侍上左右奏對敏便而容觀飄逸濂輩皆自以為莫及八年預脩洪武正韻九年以奉常之節監祀於西川居翰林三載力求補外為平原簿無何以事逮繫有旨輸左校板築蕭牆望都門謳吟為

粵聲督工者以聞召至上前陳所作詩皆忠愛語特命釋之十一年罷歸田里放迹雲林中益肆力於問學所見益深有輕死生齊物我之意嘗和陶潛歸去來辭以寫其情其一曰懷靈荃志不忘君也十五年被召拜蘇州府經歷蘇為東吳劇郡素號難治黃贊畫有方政用大和二十二年以事謫戍遼東怡然就道酌酒賦詩無異平日時都帥梅思祖節鎮三韓素聞黃名迎置家塾是年竟以黨禍見殺人皆勸其以疏自明黃不答歌一詩長嘯以就刑天下冤之年五十有六門人黎貞時亦在戍奉柩葬於安山之陽黃平生誤述甚富有通鑑前編綱目七卷孝經集善一卷理學訓蒙一卷西庵集八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二

文字數疑室

卷和陶集一卷集古句律詩一卷傳於學者孝經集善則宋濂為之序焉黃既沒諸書多零落弗存其詩文今行世者為黎貞所編番禺趙絢作黃傳稱其究天人性命之理濂洛關閩之學為嶺表儒宗官雖不甚顯而所至有聲出處窮達夷險一致云用西庵集順德志參修王佐字彥舉家世本河東元末侍父官南雄經亂不能返因奉母寓廣州改物後占籍南海時孫贊與佐結詩社於南園開抗風軒以延一時名士佐才思雄渾體裁甚工贊深重之構辭敏捷王不如孫句意沉著孫不如王會何真開署求士與贊首被禮聘真敬二人者使掌書記軍旅事多見咨詢李質者德慶豪帥也據有肇慶佐

恐其有異志與賁往說之得其歡心質遂與真通好然質尤號好文義衣冠之士多往依之其尤知名者則有江右伯顏子中茶陵劉三吾建安張智歸言於真使招致之由此士皆館穀凡以一藝名者真不棄也洪武六年部使者薦於朝謂佐有才學當備顧問徵至京師拜給事中論思補闕恆稱上意學士宋濂嘗拜賜黃馬上為歌命諸詞臣和之佐斯須而就清新富贍如宿構者有臣騎黃馬當赤心之句上覽之而喜賜鈔一錠上遊幸或遇會心處多命之賦詩三吾嘗同詠署中桂驚其才高語妙以為名世之作其為名流所重如此佐性不樂樞要居官二載即乞骸骨上憐其誠特命所請陞辭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二

三

文字數疑室

日賜鈔五十千以為道路費士林羨之時天威嚴重臣僚自陳者多被譴斥蓋十人而九佐以恭慎得歸故當時以為難云佐天性孝悌父沒時有廖元正者為料理喪事殯諸南雄之五里山終身事元正如父既貴後元正之子犯法言於有司以已貨贖其罪哀慕終身形於著述有聽雨軒集瀛洲集多散逸郡人彭森刻於建安者僅詩一卷評者比之高適岑參用揚詩夫趙絢所撰集序參修黃哲字庸之番禺人世為荔灣著姓哲弱冠而孤刻苦讀書通五經嘗借人文選手鈔之沉玩究竟遂能作詩造晉唐奧域性好山水結廬蒲澗栖息其中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自以為未足乃辭家度庾嶺過吳楚遊

燕齊間一時湖海英豪皆與遊焉當風雪時泊舟秦淮遇朱文昭涂穎輩相與握手吟咏沽酒大噱二人嗜曰君才如白雪吾雖知音如寡和何自是益有名龍鳳中太祖為吳王駐師金陵招徠名儒哲為丞相李善長參政張昶汪廣洋所知交薦之乙巳建吳國拜哲翰林待制入書閣侍太子讀書尋兼翰林典籤輔導盡職太子愛重之鈔幣之賜無虛日丙午六月左丞相徐達北伐捷聞上命賦詩稱旨未幾歲旱上祈雨鍾山獲應御製七言詩志喜命哲磨之其見重如此洪武初奉使青徐論諸反側尋出知山東東阿縣蒞任勤於為政吏胥初以儒士易之哲剖決如流案牘無停者且不事繳繞苛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二

四

文字數疑室

察民樂其寬一縣帖服值早麥苗盡彫乃齋戒徒跣烈日中詣洪範池之龍祠禱焉詞旨哀惻甘澍應時優渥民驩呼曰此黃公雨也狼溪有怪物善為幻能竊人啗之哲為文禱於天須臾風雷大作一青蛟斃水上邑人訝以為通神時經毛貴亂後民多流徙他邦聞哲善政復其業者亡慮數千人戶口日滋辛亥四月陞東平府通判東阿士民遮道涕泣攀留父老扛輿而至有百餘歲者抵府境乃返是歲黃河決梁山中書省發民疏浚哲董東平之役經畫有方民不告勞聞有司欲復堰黃陵岡哲建議謂此乃胡元之覆轍可以為戒不可以為法事遂寢尋上疏陳時務數十事皆人所難言上怒其

狂斐會山東分省奏哲捐俸修先聖祠築積水湖堤有
成績上乃釋不問哲亦乞歸得允既南還有司請哲領
郡校事橫經授徒四方至者多名士歲凡數百人乙卯
四月朝廷取回山東治在郡註誤竟置於法郡邑人爭
賻之且家爲奠祭哲始北上時倚蓬聽雪常自詫曰天
下奇音妙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歸構一軒名聽雪蓬
學者稱曰雪蓬先生子德與輯其詩文十餘卷號雪蓬
集行於世嘗經梁昭明太子慕作詩弔之評者謂置選
詩中殆不可甲乙其精工如此用琴軒集雪蓬集參修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博覽羣籍工文詞尤邃於經學明毛
詩尚書洪武庚戌以明尚書薦至京師上親策問賜徐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二

五

文字歌樓室

大全等出身有差德預焉授洛陽縣典史繼遷濟南西
安二郡幕非其好也政暇遍覽帝王遺墟登高作賦發
其胸中磊落之氣人爭傳誦嘗著論謂西安南陽皆天
下大形勝所在建不拔之基者當擇而都之江東非其
匹也士林韙其識歷職郡邑十餘年年薄暮矣乃自陳
不能吏願就教官得爲湖廣漢陽教諭當兵革初靜覺
舍翳蓬菴中生徒僅十數輩皆野獷不可與語德盡心
訓迪之言諸有司羅致民間子弟之俊穎者館穀焉自
是絃誦誦誦人知向學矣秩滿改任廣西義寧縣學其
俗尤陋德立法凡遇家有吉凶事當告假者隨貧富以
楮幣賜之孜孜勤諭使約束鄉鄙不得爲惡習俗日美

科貢漸盛當道方薦達之而德以倦遊南歸卒於家德
爲詩多效長吉太白孫贊笑之曰子真混元皇帝遠孫
也德乃力追古作有易庵集行於時序者以爲跨晉唐
而躐宋元云少嘗自號采真子著論如子書晚更潛心
伊洛故世稱有理學者必曰李長史子孚字底信亦能
詩用廣州志文翰類選大成易庵集參修

趙介字伯貞番禺人博通六籍雖星官醫卜之說浮屠老
子之書靡所不究氣宇豪邁與物無芥蒂輿到卽揮毫
賦詩人莫測其涯也父璟元臨江路治中與母連喪介
孤憤閉戶讀書遂無復仕進意植二松於所居扁其軒
曰臨清蓋以淵明自擬昭其志云時有李讎者南海文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二

六

文字歌樓室

士也以薦起介力止之不可臨別介泣謂曰堯天雖長
劉日質短子獨不爲高堂念乎讎竟去後倅南康坐累
乃歎曰趙伯貞真高士也介行嘗以一囊自隨遇景卽
投詩其中絕不爲人畱題縉紳恆病其狷性復不喜接
達官貴人日往還西樵泉石間獨與八十翁劉樂善者
相倡和以自娛屢爲有司所薦皆苦辭免洪武己巳以
家累有旨逮赴京師道南昌卒於舟中年四十六介顏
如渥丹丰度類神仙中人尤善教子四子絜絢繹純皆
善詩文工篆隸時稱四懷絢亦隱居有父風所謂趙懷
絜者也後純貴贈介爲監察御史有臨清集行於世方
孫贊王佐結詩社南園時一時名士如李德黃哲暨別

駕黃楚金徵士蔡養晦黃希貢長史黃希文架閣蒲子
文進士黃原善趙安中安中之弟通判澄徵士訥皆與
焉豪吟劇飲更唱迭和文士宗之而介自成一家言世
以黃佐德哲並之稱五先生云李韓字或華與介齊名
有夷白集而今不傳用五先生集趙氏家譜陳璣所撰碑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二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二

七

文字數疑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稭坡先生黎公貞

教授廖公謹

吏部主事鄧公林

樂濟先生唐公豫

學圃先生黃公勤

刑部郎中黃公裳

教諭黎公秉繩

黎貞字彥晦新會人性坦蕩不羈樂以酒自放故號陶陶
生晚更號稭坡學者稱之曰稭坡先生貞自少岐嶷異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文字數疑室

羣兒七八歲時與弟浴於塘弟溺塘井中雙指猶漾漾
未沒貞亟沒水以手提其足登淺處鄉間異之五羊孫
黃狂者才美絕人為文章操筆立就死生榮辱得失一
不以介意貞從之游故學所成就非一時流輩所及發
而為詩文滔滔自胸中寫出無斧鑿痕議論古今治亂
興廢與世道得失人物賢否類出於己意而多得之洪
武初補郡庠生部使者以其有學行署為新會縣學訓
導志不樂仕乃退築釣魚臺於所居宅前自擬嚴光後
以事為訟者所誣發戍遼東者十八年艱危困阨之中
學愈博而識趣愈高氣愈充而議論愈出比脫伍歸聲
聞益著學者從之遠近畢至貞諄諄善誘每俯而就之

隨其淺深有所造就焉嘗自贊其像曰江湖勝覽渤海浪遊飄飄一葉浩蕩沉浮惟酒是務陶陶忘憂譬彼力穡乃亦有秋不知老之將至樂夫天命死即休年五十九卒所著有稊坡集古今一覽家禮舉要行於世初貞在遼時孫贇以事死貞抱持其尸以衣裹之殯殮如禮奉柩葬於安山之陽典衣營其事爲文祭之讀者莫不墮淚其篤於友義如此比其自遼歸也適已薄暮明月滿空呼舟中餘酒登所築釣魚臺吟嘯久之乃扣門還家焉其胸次脫落此類也

用新會志廣州志西庵集參修

廖謹字慎初南海之葛岸人恬靜力學凡經史百家之書靡不淹貫不妄交游以澹交名其齋永樂中學士解縉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二

文字數觀室

出爲交趾參議嘗遇謹與之上下其論若繭絲炙穀出出不窮縉不能有加也亟以名儒稱之爲謹題西樵讀書處有曰反身循理懲忿窒欲敬之敬之如金如玉稷契臯陶何書可讀蓋以聖賢事業期之也當是時讀書山中名聞公府識與不識皆曰廖五經廖五經云以明經舉爲四會訓導後轉通山教諭以教績著聞性樸實不能諛上官人或以俚語笑之爲古必謂泥古不通也乃作古必解以自嘲其文曰有孤魯先生與結吉先生同遊於廣漠之野衣大博之衣冠章甫之冠昂昂然飄飄然若遠去世俗而人莫知之者有方外之客適邂逅焉始而睨之中而隨之終則逼而近之曰先生之遊何

樂乎結吉先生呀然歎曰子豈能知我邪子之遊自樂子之樂耳復又何求客乃揖而前曰夫知進而不知退者非禮也知方而不知圓者非智也知易而不知險者非識機者也知有已而不知有人者非識時者也今先生博極經史而莫適其逢出入仁義而莫收其功周情孔思千態萬狀而莫變其通獨不見今之人乎不以其文而惟其人不以其仁而惟其親不以其直而惟其順若先生也久典泮芹寂寂其身名不爲顯行其孰聞德不見施孰知爾真乃不知此徒大言於斯文曷亦自反遂以更新不古則必乃以我爲嗔邪孤魯先生乃驟爾答曰君子之於所知也則當有言其所不知則當闕而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三

文字數觀室

不宜汝談何易曷知其然夫君子進退義爲周旋方圓易險中而不偏萬變曲折正以行權若乃肆口騰舌翻雲覆雨隨圓不方趨趨芻牛此乃狂狎小人之行豈君子正大之矩也邪故寧不合而不詭隨寧不用而不以諂爲動循禮則惟古人是師不世不俗惟古人是期昔在元聖其仕其止惟義是宜惟久惟速惟禮是依其非不智也而或致喪家之譏其非無禮也而或致詔君之非人之莫知也而於聖德容又何虧故能垂教萬世與日月而同輝若子也少頗讀書長遊鄉校友二明師亦以明道髮燥吹風卽此是好由西而南忝爲人教學不如人功亦克造智則不足而禮不踰因機與時亦頗不

愚若乃隨時俯仰低昂以趨行而趨起口而嚙嚙則又與古人殊也假因諂以致浮與質魚目以混明珠吾則山石可攻而心難移是宜乎人之不我與歟然此心亦古人之心則其人亦古人之徒也茲願愛古必之劣而不願詭隨阿曲以諛使有識者吾將質而問諸彼大方者其將以予言爲何如客既就去先生亦返乎所居之庭除久之陞南安府學教授致仕卒其教人以執禮爲先羣從兄弟嘗受學者終身莫敢與雁行立從子恂宣德癸丑進士至通顯事謹猶執服役人以是高之所著有澹交集藏於家用澹交集廣州志參修

鄧林字士齊新會人能爲古文章洪武丙子以明經中鄉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四

文字數錄室

選歷貴縣南昌教職遷吏部驗封稽勳二司主事林嘗自謂其學詩於陶韋李杜學文於史漢韓柳學書於晉唐諸名家初無所知名作懷春賦以寄意曰方春陽之和煦兮萬物育而熙熙何使予之不樂兮獨惆悵而歎歎思抑鬱其若緘兮言可結而詒詒閔深閨而悒悒兮焉知予之所懷女生而願有家兮及嫵婉於良時時與願而兩睽兮豈子德之有虧以保傅之愛助兮幸無非而無儀辨貞慎以爲聲兮節禮義以爲綦陳女圖以爲鏡兮鑑在彼之妍媸不外炫其姣服兮矧自揚其娥眉吾有此嬌節兮諒君子之攸宜申子好以元纁兮亦既差穀而結納指初昏以爲期兮胡申旦而改違德無虧

而見擇兮俛顧懷而靜思豈導言之不固兮致兩美之參差將其志有緯繆兮非蹇修所能媒感標梅之在筐兮欲自往而謂之念伐柯之匪斧兮懇相鼠之貽譏不由禮而汲汲兮固非予之所知時忽忽其不淹兮亦恐繁華之不滋心昧昧而莫喻兮假筵筵以決疑靈氛告予以吉兮日貞固之可持雖佳期之非真兮孰求美而釋茲節余情而不傷兮聊撫景而娛娛步逍遙而容與兮玩衆芳於晚畦崇蘭汎乎光風兮竟芳菲而襲衣顧申椒與若蕙兮謂結車與江蘿荃好修而有取兮終必充夫佩韋曼余日於遠道兮望軒車之載馳冀芳菲之未歇兮及公子以同歸辭曰有美一人清揚姱兮絕絳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五

文字數錄室

嬋娟惟靈修之故兮芳春永懷無使歎夫遲暮兮後官於朝大學士楊士奇祭酒李時勉閱其詩文曰嶺南一代文人也其他詩詞序記銘贊之屬皆隳括有法自號退庵所著有退庵集行於世同邑有梁臨仲敬者羅蒙正高第弟子也英華秀發工詩文而長於舉業蒙正稱之洪武庚戌薦於鄉辛亥登進士第賜燕中書堂賦詩有鼓腹愧蒙天澤溥願推餘滴遺烝民之句一時翕然稱之歷永城縣丞禮部主事卒又有番禺何子海百川者臨同年也本宋進士起隆之後博學能詩嘗擬秋風三疊清婉沉蔚評者以爲過居實遠甚歷丞睢寧永康二縣而官不顯二人者皆先鄧林時又有番禺二黃則

名在林之後伯曰匡字宗志永樂甲午鄉薦金谿訓道
仲曰匡字宗輔丁酉鄉薦萬載教諭陞貴州道監察御
史俱能詩而匡尤善草書隸篆其父珣字伯琪洪武甲
子鄉薦吉水教諭亦能詩世謂二董爲克肖子有二董
集及自見集藏於家云

用廣州志新會
志退庵集參修

唐豫字用之南海之平步人父奎字景文洪武初鄉貢授
增城縣學教諭博洽羣書鄉人號爲唐書櫃有龜峯集
傳於時豫生而穎悟少從翰林典籍孫蕢遊作詩文有
古人風度性剛介無諂曲交友克盡義尤篤於孝作蓼
莪亭以寓孝思主事劉履爲之記以古孝子不能過稱
之自號樂澹學者稱爲樂澹先生時有平步六逸謂東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六

文字數候室

臯周祖生南軒周祖念節庵劉子羽芸庵何淮素庵劉
子高及豫也皆德行尊嚴衣冠嚴肅爲世所欽嘗相與
定鄉約鄉人信守行之其所爲約曰嘗讀藍田呂氏鄉
約千載而下藹然仁厚之風尙使人興起余等幸爲太
平之民可無一言以爲鄉間規範乎因立爲約與鄉人
守之庶存古人風致之萬一也其一曰供納稅糧民之
職也收成後即便輸納庶使役人無違期之愆而鄉里
有守法之譽諺不云乎若要寬先了官其二曰補解軍
役必審其少壯當行之人不得受私瞞官恐招罪咎戒
之戒之其三曰冠禮當依文公所制行之庶見習俗之
美其謝賓束帛不必如古人之數飲燕之物不必過於

華盛財有餘者自當如儀其四曰婚禮舊俗先一夕燕
其子子必據尊席而坐以爲漸老之宴殊非禮也今後
止許設筵聚親子不當據尊席而坐爲父當依醮禮命
之庶不違古人之意其五曰禮曰父在子雖老猶立今
後爲子者不許坐違者叱以辱之其六曰父母之喪不
得飲宴遠方親朋來弔亦待以蔬素朔望止設饌一桌
奠畢親朋止茶湯而退其七日四時祭祀稱家有無須
及時爲之忌日之祭當以喪禮處之讀祝後孝子哭盡
哀是日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傳所謂君子有終身之
喪是也其請親賓散昨必待祭畢而後令人相邀庶不
分其祭祀之誠意親朋一請必至無待再三也其八曰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七

文字數候室

禮重往來古之道也而冠婚喪葬又事之大者鄰里親
朋互相輔助不可有失如此則鄉里和氣自藹然矣其
九曰子弟當以讀書學問爲務孝於父母悌於兄長和
於親族鄉黨其衣冠必須嚴雅不得過於華麗若有賭
博破家花酒無度者爲父兄當禁之勿使其至於大惡
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念之其十曰居處相接當以
十家爲甲其出入務相周知或有出入不明衆必體察
之倘爲不善卽呈於官庶免其累已上所言余等當先
力行之不可徒責人而忘自責也苟或如此則余等爲
徒言矣蓋因鄉間所易曉者而裁制之使簡易可循也
行之一年爭訟蔑息久之頽俗漸革一時公卿間皆尊

重豫布政參議陳贊懿其文行待以賓禮且贈以詩有百鳥羣中孤鳳凰之喻及贊改太常少卿去執手泣別不能舍謂曰卿吾三益也其忍一日違卿邪子璧亦有文行酷類其父築主一齋遠近尊師之每訓誘子弟必使端立正坐出人規矩然後授以句讀或尤其迂濶曰文藝末事耳苟不收其放心其何以爲受教之地邪正統己巳之亂避寇佛山爲其鄉人畫策賊不能入皆有集藏於家用廣州志順德志參修

黃勛字敏功東莞人博極羣書爲文奔騰雄放出入經史有古作者意元季避地邑之白涼雖在擾攘中持志益堅無書披閱則假事文類聚與兄默手自抄錄風寒暑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八

文字敬慎室

兩不倦其勵志如此洪武中以薦授邑庠訓導後改梧州二庠士子後多顯融者世稱其善教致仕卒於家學者因其別號稱之曰學圃先生子受益字虛已世其文學善於詞賦尤長於古文開門授徒擔簦負笈者戶外常滿都御史盧祥副使鄭敬輩皆出其門雅志不喜仕永樂庚子有司強之入試果以春秋中選遂隱居不出年五十五卒有文集十二卷諸子皆業儒次子結最知名結字資友領鄉薦就天河教諭居僻陋益肆力於書史陞泉郡教授兩主鄉試有樞要家以白金五百兩爲其子關節且許保薦爲御史結斥絕之泉人久廢於學結嚴立科條士皆激發科第自是驟盛復擇生徒之類

敏者數人授以春秋後皆得雋泉中始有春秋之學矣九載赴銓曹考爲天下教官學行第一陞遼府右長史多所規諫王稍疏之久乃知其賢後丁內艱起復轉岷府而卒所著有雲崑集用廣州志雲崑集參修

黃裳字迪吉番禺人少從李韓游明經學善文詞洪武癸酉鄉貢進士卒業太學授福建政和知縣永樂初縣病荒歉裳勸富民發私粟以借饑民而官置簿書條其人名以印鈐之授諸富民約至秋成令息石以二斗而歸之且禁粟毋得出境獲全者衆民甚德之而他縣多芋餓云政爲一省之最罹母憂去服闋部使者以文學政事薦陞禮部主事歷刑部郎中卒裳有學識多所著述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九

文字敬慎室

其論社所以主石之義曰社祭土主陰氣也夫陽氣積而成天故其精爲星陰氣積而成地故其精爲石石擊則星出陰動生陽也星隕則化石陽變爲陰也土爲陰氣之積而石乃其精故社以石爲主也時稱其善論他詩文亦多可採者有黃郎中集十卷用廣州志政和志黃郎中集參修黎秉繩字宗冕番禺人中鄉舉爲柳州訓導性質直能自守教授林幹嗜酒數諫止之竟以醉死秉繩具棺斂得幹遺金書囊中候其子至而付之子願酬以半堅辭不受丁外艱執喪盡禮服闋陞惠安伯教諭惠安迺太皇太后之兄秉繩以師道自尊而惠安亦克盡弟子禮惠安卒秉繩爲治喪斂祭一遵家禮屏去浮屠以疏請上

允之時公侯之家多尙侈靡咸歎以爲古禮之復見於今日也工詩文有集傳於家時承南園詩社之後廣人多工詩秉繩與族叔本寧瑾輩暨周斷事溥敬會知縣惟忠儒士潘翥胡悌梁棗涂俊楊肇初皆有名於時繼之者則趙不易何濬輩也東莞時有鳳岡詩社則陳靖吉何潛淵羅泰爲之宗皆力欲追唐而力不逮其流甚靡後江門詩法旣傳始翕然從之而學之不至者大率傲睨乾坤霸柄雪月往往高虛而累性情於此見詩之難也

用廣州志文翰類選大成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三

十

文字敬慎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禮部左侍郎陳公

璉

按察使周公

新

知府翟公

溥福

副都御史羅公

亨信

知縣蕭公

嘉祐

府同知陳公

諱

監察御史王公

子倫

陳璉字廷器東莞人自幼聰敏喜學從黃勣受書經領洪武庚午鄉薦入太學選爲桂林府學教授嚴條約以身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一

文字敬慎室

先之時有詔武臣子弟皆受學璉日進諸生講聖賢之道所謂忠孝仁義之說必使身體而力行之諸生雖文武不同莫不皆有所得都督韓觀總兵鎮守廣西猛悍不下士聞璉之教心悅誠服每以儒師加禮焉秩滿陞國子助教永樂初近臣言璉有治才不宜置之散地召試在優等擢知許州始至人以儒者易之少有警發衆爲悚懼乃更以寬厚寧民俗多淫祀戒諭之民遂更俗未幾代還改滁州均徭役時征斂禁奸戢暴民用大和太宗皇帝巡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問民隱治有異效者加陞擢焉衆皆言璉績最滁人恐失之詣闕乞留遂陞揚州知府掌滁州事賜綺衣一襲鈔五百貫

禮部宴餞給驛還在滁州又九年陞四川按察使四川去京遠民不畏法豪吏黠胥奸弊百出璉至一治以法不少貸軍中暴橫有號虎彪太歲者人莫敢犯犯輒受奇禍廉得其實為設方畧密遣人捕之皆寘之重典而人以寧乃建言修武備慎刑罰明禮制復義倉正風俗等九事上嘉納之召還改南京通政使出納命罔不明允上喜其盡職賜之誥命以示褒而大父父皆贈如其官妣與妻皆淑人俾專掌國子監事師道尊嚴善於訓迪士類悅之丁內艱正統初起復調南京禮部左侍郎於稽古禮文之事尤惓惓不少懈又五年以年踰七十乞致仕上許焉璉德行淳懿文詞典重人愛之若拱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二

文字敬慎室

璧其所進於上有巡狩頌平胡頌鏡歌鼓吹天下傳誦之縉紳士大夫求碑銘序記詩賦諸作以發德述懷娛情寫物者足相躡於門應之如響故所作最多今傳者有琴軒集歸田稿若干卷尤好著書凡所臨郡邑必采其山川人事風俗物產所以供賦稅之正而適上下之宜者為書以傳若穎川永陽羅浮成都等志皆具存其識鑑精明取舍不妄賓興之歲必在主司之列而收得人之譽及致仕而歸郡縣守令暨鄉之學者考德問業無虛日黃蕭養作亂其所以制禦綏靖卒保無恙者璉之策為多卒年八十五初去滁時滁人侑之於醉翁亭與歐陽修王禹偁為三賢祠後東莞縣知縣吳中祠之

與李用李春叟並亦曰三賢郡學則列於仰高祠用王撰墓誌銘廣州志一統志參修

贊曰一統志稱璉孝友和厚博通經史以文學知名于時及得其集而閱之斤乎其明渾乎其肅括平平乎如響神駿馳輕輶於康莊之塗也信有德者之言哉晉江林誌有聲翰林嘗同事會試場屋與之論經史無挂漏者遂師事之語人每日當今司馬君實又曰人中麟鳳也其感人如此其所操存可知矣家有萬卷堂所儲多祕府所無者四方學士求觀必館穀焉後皆為官府奪去其同考會試者二皆在為知州時國初之制蓋如此周志新字日新受知於太宗文皇帝嘗呼之為周新因改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三

文字敬慎室

焉而以志新為字世為南海人居南郭外之高第里已卯鄉貢進士筮仕大理寺評事以剛直著讞獄平允莫有稱屈在列咸推遜焉每有疑獄必決之新新一言而白永樂甲申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要敢直言雖屢犯天威言愈懇切不少變貴戚皆畏之目為冷面寒鐵人因稱新曰冷面寒鐵公京師中或怖小兒輒曰冷面寒鐵公來皆匿摧雲南按察使未赴有旨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也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自是異政日著一日視篆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僧寺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人

屍歎服加刑人稱爲神明一巨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爲人所圖潛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求之無有也往訴之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覈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樓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有訴爭兩傘者甲曰我傘也乙曰我傘也彼奪之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遣人尾其後甲曰我始欲助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也乙答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於是甲就縛正其罪其爛奸類此境中有虎害爲文告城隍須與得虎格殺之初往浙道上蠅蚋迎馬而聚尾之見一暴尸惟一鎗及小木私記在收之及至任令人市布比印誌不同者輒發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四

文字敬錄室

還無何得相同者鞠之乃劫布商賊也悉以其贓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死於賊也它如辦豆獲盜人皆服之其除暴類此嘗巡屬縣微服觸縣官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往迓乃自獄出縣官恐懼伏謝竟以罪去由是諸郡邑吏聞風股栗莫敢恣肆錢唐知縣葉宗行號廉能嘗偵之入其居無長物惟笠澤魚腊一束其家所寄者也袖少許以出明日召飲出示葉葉益砥礪號錢唐一葉清後卒於任爲文躬祭之哭甚哀其旌別淑慝類此察案一日饋以鵝炙命懸之後有遺者指示之無復有以毫髮干者其察案或受人必問冷面寒鐵公知否新未顯時配夫人治禱以給

及在浙清苦如平時同官私屬內燕荆釵布裙以往大類田野婦各相慚惡更爲澹素其廉介類此故當是時周憲使之名震天下其所剖斷人視以爲法然爲政尙大體以愛民爲本澤及無告民自不寃雖三尺童子皆頌其美至於犴圜皆空浙民至今猶能道其事縷縷初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往浙緝事多作威福受吏賂新時齋文冊如京師遇諸涿州捕繫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乃更誣奏新專擅生殺上怒令馳馬逮新承綱意者榜掠之無完膚既至伏丹陛前猶抗聲陳其罪不已且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詔也臣奉詔以擒奸惡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上愈怒命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五

文字敬錄室

之臨刑時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上尋悟其寃顧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廣東上歎曰廣東有此好人稱枉者再後紀綱以罪誅事益白仁廟尤悼惜之新爲人姿幹魁梧好學能文章在子行氣宇凜若成人鯁直稜厲人無犯者有小挫者必奮奮不平必直之乃已在郡校同列有過輒面責無所容人以爲太甚每正色曰責善朋友道苟阿諛胡取友爲有過者卽改恆恐新知之蓋其養可知已既不祿夫人獨挈遺衣及書數卷歸廣貧居如洗然都御史楊信民巡撫時存問其家每月周之以俸嘗語人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未及也新無子景泰初夫人卒於家浙人在廣東藩臬者皆

會葬云用彭森所撰傳水東日記廣州志松江志參修

贊曰嗚呼新之死於紀綱也可哀也哉律身之廉臨政之明洗冤澤物之仁與夫持風裁臨患難之直而不撓可謂剛且大者語曰直木先伐又曰物忌芳潔其新之謂歟同里彭森傳其行曰公發姦搃伏有廣漢風而宋有鐵面御史公似過之擬人於其倫矣又曰被刑之夕司天奏文星墜上以是悔自後見一人衣紅立日中呵之間為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為城隍為陛下治奸臣貪吏言已不見天顏憮然嗚呼豈其然乎豈亦鄭伯有魏元徽之比乎近世劉球毛吉為奸盜所殺嘗附魂於人傳者亦著其說夫何疑於新乎要之新之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六

文字載原室

清風勁節固不待於此而自可傳於不泯也

翟溥福字本德東莞人永樂甲申進士筮仕知青陽縣青陽地僻民稀因其土俗為政一以恩禮為本民甚戴之縣治近九華山麓多虎為民患齋沐為文檄告山神曰民罹虎患令之過也禍於吾民寧禍於令身三日即殲巨虎一境救寧邑人勒碑頌之移知新淦田里廣而政繁俗喜訟能推誠布公教民禮讓德政尤著秩滿監司以最聞陞刑部主事用法平恕進本部員外郎平反多愜公論尚書魏源薦其有牧民材出為南康府知府至則訪民情揀疾苦省刑罰禁橫征先是郡值歲歉民有擅取富室穀粟及收漂流官木者百餘人前守論以強

盜悉寘重典溥福盡杖而遣之闔郡服其明封壤瀕海舟楫苦風濤無棲泊所遂捐俸築石隄延袤百餘丈舟人稱便後共立廟祀於隄頭政暇遊廬山見白鹿洞書院遺址經元兵火蕩為瓦礫喟然興歎以為政本在是乃捐俸率郡邑之尚義者重鼎建之創大成殿明倫堂東西二齋貫道門三賢祠文會堂并號房十數所皆輪奐燦然延致仕何博士為師簡民間俊秀子弟受業其中會朔望親臨為生徒講解老穉觀聽者動以百計自是郡民皆知慕學白鹿洞志稱其興復之功為當代冠冕云考績赴部以老疾辭侍郎趙新嘗巡撫江右知其為人甚詳厲聲曰翟溥福江西第一郡守也豈宜遽退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七

文字載原室

懇乞累日始得謝事別郡之日父老以其清貧爭持白金餞送溥福力辭不受皆挽舟涕泣不忍舍因留帶立廟於郡奉祀焉又配饗於白鹿書院之三賢祠三賢者唐李渤宋濂溪晦庵也後分祀賢守號六老堂年六十六即投老歸杜門却掃惟觀書教子孫講誦而已足跡不到公府口不言有司政令居官三十餘年俸祿盡捐以營公務故家居田宅絕無所增平生廉謹剛介始終一節庭庭蕭然清貧自甘年七十一卒於家鄉人祀之邑學崇賢祠自號慎庵有慎庵集藏於家子慎謙俱任教諭用東莞志廣州志參修贊曰儒生擅文墨而忽公務俗吏事簿書而急操切迂

且驚之過也驚則瑣瑣條貫於風化罔所裨迂則惕玩
覬望而下緣爲奸夫條貫之稽而風化之遺弊端莫究
而奸利緣起此守令所以難其人而民受菑也秉公廉
則不熱任禮教則不迂若翟溥福者得之矣入國朝東
莞號多賢而鄉評謂溥福爲最驗諸厥施信哉

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自幼穎敏好學年十二喪其母即
能刻苦立志攻舉子業永樂癸未舉於鄉明年登進士
第改翰林庶吉士其年授工科給事中往浙江視水災
奏蠲嘉興海鹽崇德三縣稅糧凡五十餘萬石民賴以
甦丁繼母憂起復調吏科尋陞右給事中適小臣註誤
連坐謫交趾胥吏九載素位而行不以荒遠有無聊之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八

文字數疑室

歎因自號安素洪熙改元用太子洗馬張瑛薦起拜監
察御史嘗往通州察倉庫之弊誅民之尤無良者數人
道路肅然巡按真定等府清軍山西所至有聲宣德中
楮幣壅不行授敕權京師商賈漸以通用再丁繼母憂
命馳驛奔喪即起復大臣有言亨信堪任方面者詔復
舊任食按察司僉事俸仍治鈔法宣德乙卯陞右僉都
御史命往平涼等處練兵以備邊塞殫心力夙夜不懈
上念邊境苦寒覆書慰諭且賜幣以爲衣益感奮正統
丙辰與都督趙安率洮岷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
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逗撓不行亨信至其營斥之曰
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且汝特畏

死耳死三尺法孰若死敵貴等色變以糧芻不繼爲解
卽上章劾貴等老師玩寇敬怯懦不忠侵尅軍餉上命
兵部尙書王驥往詢皆如言蔣貴輩取伏誅狀斬敬徇
於師自是將士股栗用命統兵四出獲虜酋俘斬無筭
迤西以寧奏捷陞俸一級賚以文綺白金先是聞父喪
請歸守制上以邊務方殷奪情視事至是始命馳驛歸
葬往返皆賜楮幣千緡奉敕巡撫大同宣撫總督屯種
給贍軍餉興利除害爲久安計每歲初秋回京議事條
奏汰冗官省虛費積邊儲禁私役又言殘虜入貢迎送
稠疊當節之以紓民力又言各衛土城宜修築以絕北
虜窺覘朝廷皆行之又言虜酋也先專俟覺端圖爲入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九

文字數疑室

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
者以軍伍不敷獨寢不行卒有土木之難人以爲知微
云時參將石亨暨大同推官上言欲以大同四州七縣
之民三丁取一爲兵又有敕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
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瘠薄若如
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
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從之戊辰
冬進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給誥命祖考皆贈恩己巳
秋轉左副都御史賚文綺白金有加會也先入寇獨石
馬營龍門雲州懷來永寧諸城堡降所至州縣文武官
皆遁英廟方北狩人心洶洶亨信時在宣府孤城危甚

當國者建議趣召宣府總戎官率兵入衛京師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亨信乃毅然仗劍坐當門拒之且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遂定城中老穉歡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虜不敢南人莫不多其功歲庚午以年逾七十章致仕會報宦官喜寧偕虜詣城下議和密遣驍將楊俊伏兵擒之虜患乃息上賜璽書有爲國除患之褒復有文綺白金之賜不侔所請是秋同京陛見辭益力因免冠叩首上察之見其著兜鍪處顛髮皆盡乃許焉致仕八年卒年八十有一所著有覺非集子泰能詩官承事郎用黃結所撰行狀袁衷所撰墓誌瓊臺吟稿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十一 文字敬撰室

深入天下未可知也世謂亨信有安社稷功朝廷當從厚典而僅循常例有遺憾焉雖然人臣事君內思盡志盡志謂之忠外思盡職盡職謂之功亨信亦惟盡其爲臣者耳而奚靳於報也哉

蕭嘉祐者新會人也將赴舉於禮部疏坡黎貞作構室說以贈之其略曰善營室者必先蓄材擇匠羣材蓄則百工足用而所需協其情匠氏良則規矩一定而無更張之擾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焉不輕用其才積之有素如泉之有本蓋其發之也遲故其資之也深守之也確故其得之也豐猶作室者具百材之用得匠氏之良而收美觀之效也今吾子以穎悟卓越之才弱冠擢危

科人孰不爭先快觀而致譽於吾子而吾斷斷乎以未足爲說者何也知其人所以責備其人也嘉祐再拜受教自是益力學養銳堅忍其志以縱橫自用爲終身戒後嘉祐任廣西恭城縣知縣處事公平待人以信大得民心雖山谷犴獍以片紙招之聞風而至無敢後期者政暇與諸生講學士風大振後卒於官民作祠以祀之世稱貞爲知人而賢嘉祐之能奉以周旋也又同邑茹連者初爲齊府奉祠副改四川江安縣丞超陞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再遷湖廣長沙知府連身長大帶圍六尺一飯米數升豕首一枚然皆仰給於公廩之人不苟取於民嚴於律令不受私託有爲縣令客京邸與連同鄉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十二 文字敬撰室

里連往訪之爲設酒饌在坐相談謔誇其器用之美連艷然怒曰君非盜於民何以得此拂衣起袖金杯而去云吾將聞於上衆恐怖失色莫知所爲一日因奏對上憫其老令致仕連不肯去對曰臣日食米肉若干臣去官無以自飽連同鄉一時仕者幾人連獨有廉聲至於今猶未絕於人之口又云連守長沙時命抄某王府私取其金龜藏之連平生所得惟此而已然則連以廉見稱於其鄉豈一時無人耶考之舊志如馬晞驥却端溪之一硯曰吾當飲水自勵何敢以長物汚家聲連猶有慚德云川新會志一 統志參修

陳諤字克忠番禺人永樂戊子領鄉薦卒業太學庚寅五

月卽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權要嘗奏事
聲響甚大聽者悚然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
天生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上赫怒命
爲坎奉天門外瘞之露其首七日不死遂釋還職尋陞
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忤旨上令落職罰使
修葺象房同事者先畢功降職去諤貧不能倩人乃躬
自爲之值駕至觀象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陳其故
上念諤慙直且憫其貧尋命復官由是擊搏愈甚朝廷
震肅上自此深見付託矣辛卯九月奉使雲南癸巳三
月還朝卽命署通政使司事逾年署應天府未幾又署
刑部事所至凡百張弛悉中肯綮丙申夏又轉鴻臚寺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十一

文字敬撰室

亦署事也明年冬又改署工部事聲績視前有加署事
凡四年陞授順天府府尹政尙嚴明有漢張趙風嘗出
行轉城隅誤衝皇太子駕太子以聞上曰陳府尹是我
父母官竟不問其見重如此己亥四月癸巳有烏乳於
庭樹諤表獻之上喜賜金帛廷臣稱賀時有白鳥之頌
頃之出爲湖廣按察使時以爲烏臺外補之兆非但國
之禎也歷官三載無冤獄前官累督營造未成諤規畫
之民不勞而事集將代吏部侍郎師達有事湖廣留之
督軍令於衆曰擾民者斬民賴以安奏績改任山西以
事忤親王貶知浙江海鹽縣洪熙改元正月封建親藩
選輔導之職廷臣推諤重厚老成才德兼備可用會上

一日問左右曰大聲官人何在此人宜爲輔導使人得
易聞過至是起爲荆府長史匡楛多所裨益能副上付
託之重蒙賜忠良鯁直四大字以寵異之宣德戊申丁
母憂歸郡人素服其公直有屈者多訟之諤諤語諸當
道皆伸之暇閱復爲長史與王不協遂除鎮江府同知
時戶部侍郎周忱督漕於淮檄之修陂塘圩岸相方設
宜隨事就緒及郡之山川社稷壇壝學校齋堂殿廡咸
大而新之皆有成績未滿考以老乞歸不許欲徑掛冠
鎮民遮留不得行及章屢上乃允有旨命兵部撥夫隸
送還家居兩期爲正統甲子以疾卒年六十有八諤爲
人剛介然賦性恢譎當被瘞時歎息謂其人曰吾今夕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十二

文字敬撰室

乃爲大斃所苦請其故則罵之曰叱嗟汝不知耶朝廷
瘞人當以襄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中
貴人阮巨隊奉命來廣索虎豹從阮飲乞虎皮以歸明
日草奏具言阮多用鮮肥者以待賓從貢瘠虎使斃於
道路復勞百姓阮見之大恐置酒爲謝諤既酣乃從容
謂曰聞子非閩者近娶妾果然否阮請閱諸室諤遍視
羣罐知其金珠也問爲何物曰酒卽使人扛去笑曰吾
故來索美醞爾阮所哀得留其半廣人至今傳以爲談
諤用陳氏家傳名臣苑
瑋錄廣州志參修
王子倫名綱以字行南海人也有文名宣德初監察御史
何善薦授長沙之攸縣丞惠政及民民愛之時草寇蕭

彥真剽掠子倫與百戶張本捕之抵衡山遇寇與戰失利中有引弓向子倫者眾呼曰王父母君子人勿傷遂得免既而通政使陳璉復以有守有為薦知江陰縣廉名益著僅初考都御史陳智聞其有學識且操守廉介復疏奏舉之有旨來徵邑民黃惇素等千餘人遮道願留不可乃脫其靴懸於譙門以示不忘至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熈然以直聲著歷官始終不攜妻子正統間巡按雲南遂以疾卒吏部尚書魏驥志其墓稱為廉能吏賢法司云二子載貫載能文章隱居不仕貫有詩名由鄉貢任南平知縣載子觀光亦舉人能詩而子倫所著有彙齋集余按永樂宣德間吾廣仕宦有聲者不獨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十四

文字敬慎室

子倫有李晟易善翼遂程勉湯性方鍾順胡濟羅密李晟字孟昭鄉貢進士任都給事中以廉能擢知南寧府專尚德教夷俚悉供賦稅陞河南布政司參政所至有惠政致仕家居尤篤孝友易善亦鄉貢進士任給事中陞岳州府知府政尚寬厚決訟明察凡案牘一目洞然吏不敢欺稱為神明陞湖廣布政使景泰中引年卒於家湖廣人仕廣者至今存問之翼遂永樂辛丑進士任監察御史知柳州府性廉潔致仕日攜數十簞歸賊迫劫之啟鑰則皆書籍也鍾順字必華由鄉舉知沔陽州江西凶人周禮洪能起大獄為州人害順杖殺之一郡肅然鄰郡監利縣民越境而訟者凡百有七十人受而

聽之咸得其情監利民大悅為立生祠終於廣西太平知府程勉任江西理問廉介勤慎決獄無私擢監察御史後丁內艱哀毀而卒湯性方歷刑部主事郎中陝西按察副使以剛毅果決知名皆發身鄉貢者胡濟字孟時洪熙初元御史胡啓先以賢良舉授廣西布政司檢校正統中知理定縣調平南有築城功後從征大藤峽為民辯寃得活者二十餘人世稱其循良廉介羅密任武進主簿善撫字嘗遇歲歉賑濟有法民賴以全活督運糧餉如京師舟為風所漂沒罄已貲以償之卒於官民弔奠如市留葬不克乃留衣冠葬焉禮部尚書胡澹躬為之斂惋惜連日贊其像云自古至今有兩桐鄉蓋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十五

文字敬慎室

紀其實也自晟而下多南海人獨遂與密家番禺云廣州志順德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四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嶺南遺書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副都御史彭公

僉都御史盧公

按察副使陳公

戶部左侍郎李公

參政何公

副都御史魯公

按察副使鄭公

彭誼字景宜東莞人由邑庠生預宣德乙酉計偕為博士

弟子正統乙丑授工部司務吏有竊批上者事覺尚書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文字數疑室

石璞欲以墨黜之誼廉得其情非墨持不可璞卒從之

且賢誼已已邊事起有旨大臣舉風憲須老成人部以

誼應陞湖廣道監察御史時王文掌院事號嚴明御史

啓事不合輒瞑目不答獨禮重誼景泰庚午南直隸澇

民有殍誼往賑濟日走數邑不憚民賴活者甚眾壬申

河決張秋隄水東趨不由道奉敕修理先是尚書璞暨

都御史王暹洪英各言方略有欲以席裹石投之者有

欲內石籠中繫紼以沉者試輒敗誼乃督役夫從旁濬

之約先畢先息不限日既濬決水勢緩隨即塞之水復

故處漕輓通以功陞正六品俸甲戌陞大理寺丞乙亥

邊有警陞右僉都御史奉敕提督紫荆白羊倒馬等關

律將治兵恩威並著偏裨受成算每出必捷修築城堡

按古法造神臂弓守之無復敢犯復奉敕提督各關倉

糧保定等衛屯糧尋忤權貴得罪天順丁丑左遷紹興

知府民告饑卽發倉卹之或謂當上問否且得罪誼曰

待請而發則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

命明年有秋民爭委輸不逾月而倉復盈先是郡縣官

田稅重耕者不得食而流移焉賦多逋負責歸於官輒

不滿秩去誼請計畝起耗減重增輕民便之又因暇築

白馬閘鹵壓不入溉良田若干頃歲獲穀若干斛一郡

蒙其利九載陞山東左布政使去之日蕭山民有感德

者持海味二器為饋實金也峻卻之其人愧謝而去其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文字數疑室

始終清謹如此居山東一載陞工部左侍郎未幾改右

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前任者與太監總兵不相能

不以邊儲為意倉無再歲之支虜覘知之聲言先寇誼

既至獲諜者訊焉盛稱林駢騎阻糧少士饑以故無恐

命斬以徇眾哀求乃免於是反諜語之曰汝虜恃駢汝

不見中國匠列木器乎遣萬卒持之使人剗木木不崇

朝可盡也芻糧又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斯山積矣

汝虜何恃耶諜報虜未以為然秋發轉邊餉實鐵嶺三

萬諸衛相繼於道虜始有懼色既乃大閱命將調發建

大將旗鼓出廣寧度遼陽部次嚴整旌甲蔽野命都指

揮崔勝進兵擒斬無算奪其馬匹器械輜重虜奔潰乃

依勝求哀請臣服至於再三始班帥自是遠遁不敢南者十餘年成化辛卯三月捷聞降敕獎諭癸巳統師征小黑山虜寇斬獲六十二級燒燬建州麥州等巢穴搜獲馬匹牛羊無算全軍而還讓功於下皆獲陞賞朝廷復降敕獎諭之時總督太監橫徵諸屬衛誼乃令所屬凡移文不經本院議處者皆令覆請違者以軍法從事虐焰為之頓息邊人德之在遼凡十有一年屢有歸志章凡四上不允成化戊戌始得予告謝事歸凡二十有二年乃卒壽八十有八兩奉恩詔進階至資善大夫誼為人外柔內剛謙以接物未嘗為皦皦之行而人皆愛之官雖尊在鄉里惟騎一款段或步行以自適有後進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三

文字敬慎室

新得官者行輒辟人見每避之笑曰此騎行故態也優游桑梓扶節弄孫享期頤之福為士大夫所羨仰云用劉存業所撰行狀徐溥所撰墓表徐瓊所撰墓誌參修

盧祥字仲和東莞人幼多技能年三十始習舉子業往從其兄全州訓導寬遊正統戊午遂領廣西鄉薦壬戌登進士高等擢南京禮科給事中多所論建凡六年而丁外艱服闋補吏科論北虜也先僭號之害劾大臣王文項文曜等奸惡為人所畏憚未幾以言事謫山西蒲州判官慷慨就任以下僚自處或諗之則曰吾固素位而行也天順改元召為禮科都給事中章疏剴切多見聽納戊寅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尋以內艱歸甲申補順天

府丞其冬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至則嚴武備肅綱紀明賞罰屢平虜寇朝廷有白金文綺之賜議者欲進其秩宿與銓部有憾遂為所沮因以書抵其外甥祁順思求退休順答曰昔人謂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論者有猶豫留時之誚舅何為而不早決也丁亥冬得謝歸明年五月卒年六十六祥以氣節自高性寡合與同官林聰獨厚凡所獻納必協力成之故其名稱亦相頡頏云祥嘗學春秋於安福吳節教其子士廉從子皞鵬調俊皆預賓興由是邑子之學春秋者益盛所著奏疏詩文號行素集藏於家用東莞志吳陳政字宣之世家番禺之沙村生而秀穎六月能言三四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四

文字敬慎室

齡時客有以三人聚話命之對者應聲曰四皓同遊客大奇之七歲父思教之大學中庸過口即成誦十五能文詞有理致力學修省不少懈嘗作自訟文以警勵曰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夫子以君子稱之子生也晚然大馬之齒日加長矣靜而思之此心既往之非奚啻伯玉也邪夫子嘗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因鑿括成篇以見意固非敢以聖人所未嘗見者自居也雖然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之謂既日自訟矣奚庸於辭蓋自訟而藉心聲以發之庶或可以備規鑑存觀省以示不忘焉爾其辭曰民之初生日自天君者傳國有宋應乎人火遂以火德通於天下

粵若元默涖灘之歲招搖指乎析木時天君凝神乎虛
靈之宮遊息於三池之澳既而正中位闢九門宣玉音
降絲綸將以咨詢乎庶職慶讓乎百官乃命蒙檄職司
觀察別枉直於疑似辯是非於毫髮明命赫然其敢或
違眈私督色法有攸規乃命穰煇職司典樂遵放鄭之
舊章宗在齊之正學誘知化物類乃非經敢隳聰德厥
有常刑申命卿樓納言是職戒朶頤之貪饕絕讒邪之
罔極務鼎鑪之調和庶斯言之靡食申命伯鈺屏息在
公欵至德之馨香斷惡臭之靡容惟鮑魚之時遠爰芝
蘭之必從分命叔掬爲執金吾衛彼兇邪以固中都操
持恭止輕舉靡圖分命子躋爲大行人奔走王事踳踳
循循惟容斯重罔情其身六命既敷百官懍懍懲既往
之過愆省平居之得失僉謀既協衆允若一爾乃推卿
樓而進言於天君曰仄聞體元居正君之極也循理奉
公臣之翼也風行而草偃表端而影直未有上克盡而
下不職也今君衆欲交擊百慮紛紜羣疑變積諸妄因
循或荒於嬉則馳慕乎鴻鵠之將至或溺於酒則汨澆
乎水鑑之天真羣下效尤厥咎惟均故衮職之不修則
無異於下臣於是天君瞿然若失勃然改容爰省前爲
以圖厥終葆真毓和端一虛冲秉詩之塞淵戒易之慎
慎一真自如萬事由中於是乎正位凝命如初火德復
興百官從令提學僉事彭琉見之曰此治潛心孔孟者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五

文字數

也亟稱重之正統辛酉以詩經發解第一是年瓊山邱
濬銳意首選二場後請誦所作驚曰解元屬之子矣吾
輪子一籌耳遂不終場而去揭榜果然明年中春官乙
榜未就卒業太學祭酒李時勉試之曰異材也命與大
下文學之士商輅等四十八人讀書於尊經閣下自是
所造日深連遭內外艱閉戶藏修不樂仕進家居凡八
年以五經教授從之者先後幾千人多知名者有司屢
勸駕乃改治周易登景泰甲戌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
邱濬時爲同年亦在選每見所作必推服嘗與修寰宇
通志書成拜湖廣道監察御史繩愆糾謬務存大體嘗
疏敬天勤民十事人服其敢言尋奉璽書提督北直隸
學校立教條十五事設簿書以稽學者勤惰隨其資質
高下而成就之大都以德行爲本文藝爲末未嘗輕易
棄人故學者咸懷其德閱九載郡邑諸生交章奏保特
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如故蓋前此所未有也
先是積歲糧餉不敷庠序廩米折半支鈔奏言京師首
善之地當以培養人才爲先不宜吝惜小費詔復舊典
士益激昂久之京堂官缺吏部侍郎尹旻召飲指案閒
犀帶示意政對曰腰金恆愧非據敢溢涯分乎旻遽曰
君言是也遂不果用成化丁亥上疏請追崇孔子謂當
易大成之號以洗胡元之陋復元聖之稱以正宋人避
諱之失用示一代崇道盛典會議者加詆斥寢其疏不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六

文字數

行是歲改雲南按察司副使至則繩武弁之尤無良者
數人修舉憲度張弛有道民夷安之甲午獻績之京至
湖湘邁疾還番禺治療逾二載卒年五十有九政為人
資性淳雅學殖該博存心忠厚不言人過孝友信義之
聲洽於鄉黨廣之薦紳謂可以託妻寄子者政一人而
已御史古雄高宗本嘗曰政之所以異於人者非鼓以
智術術以奇巧挾以勢力也亦不過平其心易其氣宏
其德坦然行所無事而已至於人以文叩之則以文應
以道誼叩之則以道誼應以政事叩之則以政事應此
政之所以異於人也族人陳道亦稱其造詣深遠踐履
篤實風力所至足以摧奸回教法所施足以啓後進云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七

文字數據室

道徒家盱眙累官戶部尚書道子大章至太僕寺卿

井貞應集李嗣所撰
行狀陳氏家譜參修

贊曰成化末建議者請尊孔子為廣運帝盡去舊號朝
旨不行然不以為非夫孔子之聖固無待於追崇然所
謂洗胡元之陋正宋人避諱之失則正名意也詆斥之
逢豈其命歟先大父長樂府君稱陳憲副之賢不容口
且曰吾從之遊最久温乎其外粹乎其中表裏渾然猶
一日也長於自修而短於徼名故或毀方而瓦合噫紀
之甌夏之璜既積且瘞輝於斗極君子豈能自掩其善
哉記不云乎苟有其言必聞其聲苟有其車必見其式
李嗣字克承南海人性端謹質幹魁梧年十三有司羅為

邑庠生氣蓋時輩識者知其偉器中景泰甲戌進士授
南京戶部主事以清勤知名嘗催督南畿江西積欠輸
賦不勞而集乃奏增大臣一員專董其事遂為例晉署
郎中事時五城兵馬司妄奏房鈔都稅司侵尅公課蠹
政民民參提兩正其罪士民快之尙書張鳳推重之曰
公輔才也欲薦代已會鳳卒遂不果尋實授郎中階奉
政大夫再貤恩父母出知金華府下車之始供億豐腆
一無所受適行鄉飲酒禮有司設主席殺核視賓十倍
遽命撤之由是吏民知風指終嗣任不敢干以私郡俗
婚嫁論財生次女即淹殺之雖富家亦然嗣嚴其禁使
資送無得過制其俗漸革舉女者必字以李云慨教化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八

文字數據室

不明乃奏立正學書院祀先儒王何金許四賢重修呂
東萊張南軒朱考亭會講麗澤書院俾郡人知所向慕
治地僻遠民苦賦役奏請割三郡近地設湯谿縣隸本
府以便之儲賦浩繁邑里多逋竄者乃為手券貸諸富
室以紓其困民情安堵士風丕變治行為江浙諸郡之
冠壬辰入覲與黃州守並課優等誥命旌異授中憲大
夫即遷浙江右參政尋轉左修築長堤以禦紹興寧波
海漲二郡民永賴其利又上軍政數十事蒙允轉行諸
省晉福建右布政使一時寮案多鄉人居常和衷相與
臨事則凜不可犯閩士稱其公明播諸謠頌漳州有狂
生得幻術醉後能人役草木邑吏上變藩臬議舉兵嗣

曰討之是激其反爾單車往其家命縛以歸一省帖然
尋轉左布政使辛丑入覲如京師道經金華民爭逐之
攀轅涕泣不忍舍共丐御史淮南蔣誼爲文刻石路左
以昭功德癸卯遭內艱守制於家適蘇松多事奪情起
嗣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往巡撫焉首陳事宜降敕嘉
獎所至百廢具興居無何召還授戶部右侍郎丁未廷
試預讀卷會上太皇太后徽號賜恩階嘉議大夫贈祖
父父如已官祖妣妣暨妻皆淑人孝宗卽位力疏休致
優詔不許尋轉左侍郎會本部有言兩淮鹽法不舉虧
損邊儲者奉璽書督視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行悉
心羣務遂感疾卽上章乞歸得旨乘傳還第俟瘳起用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九

文字敬慎室

宏治甲寅卒年六十有九計聞賜葬祭嗣爲人孝友器
量宏重見義敢爲遇事有斷居官三十餘年田園無所
營增歿之日衣篋中惟白金十兩而已登第後祖業盡
與兄弟俸餘必以均宗黨有司請大其居力辭之遭內
艱自任抵家官司多致祭禮贖金動以千兩毫釐無所
取巡撫蘇松時約束家人無得外接富民賄請見其
子嗣聞之卽遣之還廣其廉介如此鄉評謂始終有守
者必曰李都憲何中美二人嗣別號介軒有子辰以蔭
爲國子生用何淡所撰墓誌銘修
贊曰嗟乎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余嘗悼夫世之徇財者
之衆而徇名者何少也前數十載吾廣士夫多以富爲

諱爭自洒濯以免公議及余接世務以來聞人仕衆必
問曰好衙門否問人退衆必問曰有收拾否且耀金珠
廣田宅以驕里閭者世不以爲過也夫勢大則用奢父
驕則子汰卒之顛覆而後知財爲禍梯亦已晚矣李嗣
之名乃今知之爲其廉也居官廉故蒞事公蒞事公故
民愛敬民愛敬故功業昭功業昭故修名立修名立然
後仁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信哉富貴之不審貧
賤之不安往往陷溺其本心雖謂之不仁可也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十

文字敬慎室

何淡字中美順德人天順丁丑進士除知山東濱州州古
渤海素難治蝗旱久且多無名之微淡至以勸相耕農
爲首務定糧役料物以貧富爲差書爲由帖預給之聽
以粟麥布絹通融折納其病民者一切罷之及期不待
督責而輸賦集暇取呂氏鄉約教民榜每鄉慎選老人
親爲演說大義使訓其閭里按季查考民以惡聞則召
其鄉老泣謂之曰吾不能化若與若不能化鄉其罪一
也然吾則罪首也民苟三犯吾當自劾求退於若何如
各慙謝而去訟爲之稀例得皂隸馬夫折薪錢悉移應
公務乃新學宮修禮器延聘師儒聚民之秀者日夕教
之初士習鄙悍解額荒甚自是科第煥赫甲於他州都
御史賈正巡撫至濱疏治績請書姓名於御屏遇兩京
堂上員缺量加擢以爲世勵有旨旌異給與誥命會丁
內艱去士庶爭哭而留之憐其清苦乃贖錢二十萬相

與謀曰我公素不受人賄踰境其受乎付鄉老余良賤
與至臨清致贖淡正色卻之良勝負還散於眾不匿一
錢蓋化於淡也後貌淡像祀諸龔遂祠至今事之服闋
陞工部虞衡員外郎把總匠通內府為奸利莫可誰何
嘗揭令禁之奄人請托不行自是工匠始免害陞湖廣
漢陽知府郡多魚利民爭許又為親藩所擾悉奏革之
致民力農為築陂堰使時灌溉節浮費以給民耕牛穀
種民始不惰江右布商羣來誘民取倍息因之興訟相
仇殺痛繩之民始有寧居尤重學校所教髦士多取科
甲前此未有也歷九年未嘗一介取於民子弟欲役輿
皂則呵之曰汝亦官邪終任雖里胥亦亡一犯贓者民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十一

歌之曰何太守築漢陂饑得食寒得衣陞貴州左參政
時生熟苗相攻郡縣騷然巡撫集議用兵淡請招之不
從用兵未晚會朝命下如淡言巡撫即檄淡往淡單騎
深入諭以威德遂釋甲返故土以萬計尋以親老累抗
疏乞歸得允時年才五十餘與從弟副都御史經內弟
參政李聰同時致仕人訝以為難淡居官三十年俸祿
恒以助公費家產無所增貧至不舉火自處晏如也暇
惟課僕種園蔬以自娛知縣吳廷舉稱為吳隱之流亞
分俸賜之東所張翹贈之以詩謂其清奪粵江水云卒
年七十五

川潘洪所撰行狀修

魯能字千之新會人其先自涇來隸千戶所尺籍景泰甲

戊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丁內艱服闋改北京戶部尋
擢員外郎進郎中歷任逾十年司無滯事尚書牟富楊
鼎咸重其才時部官至正郎者多拜布政及參政能年
深乃得陝西參議或以為惜笑曰人臣當務盡職豈暇
計資級哉成化戊戌進右參政庚子進右布政使辛丑
轉左八年之間四遷陝重地三面臨邊塞巡撫都御
史四人總戎大將四人其他監軍參將之類又十餘人
屯聚戎馬十數萬控制荒陲糧餉百需皆取給於藩司
又值邊陲多事內地水旱相仍能為佐貳時日事巡歷
凡西北山川阨塞屯堡要害儲峙多寡兵馬強弱將士
堅脆皆心憶而口數之既總司事不暇躬蒞慨然謂僚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十二

佐日陝西沿邊數千里屯重兵之所其大者寧夏榆林
甘肅其他若岷洮諸處營寨北禦鞬鞞西接羌戎外地
有生蕃內地有熟羌禦制之備雖在乎武將然軍儲馬
秣則出乎民也苟非豫為會計一旦臨事吾知其誰措
手也乃市近司地以易參議宅創為會計堂凡錢穀出
納條例簿籍咸度其中每歲夏秋當徵稅糧時會議於
此稽考一歲之所出入因登耗以加減量遠近以分派
而凡藩封祿米亦均節之自是邊儲有備而民力不困
戶部每歲所給糴米銀數十萬兩舊多乾沒於權要能
惟估直分糴升合無或虧者其弊遂革甲辰關內大饑
民至相食公私罄竭計無所出朝遣大臣賑濟行一切

權宜之政能隨事裨補凡古今救荒之策舉行殆盡由是多所存活雖間至死不怨而一方卒賴以無虞者能之力也癸卯述職至京考爲天下方伯之最明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璽書巡撫甘肅仍支二品俸時父已年近九十矣遣家屬南歸侍養獨攜一僕自隨甫下車卽嚴閱部伍補剔利弊爲合行事宜凡十日新號令曰謹練習曰修城堡曰明賞罰曰覈功實曰抑虛詐曰恤孤寡曰稽積儲曰行賑貸曰撫蕃落行下之日軍民驩呼載道咸曰數十年無此也自此朝廷可無西顧之憂矣閏三月而父訃至軍民相率赴闕乞留而不可得時制凡守邊大臣有故非得代不許擅離能以墨衰從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三

文字敬樓室

事摧毀勞劬形神瘠耗代者乘傳至而疾已大作歸至會府而卒年五十有八上深悼惜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塋域能爲人溫厚坦易慎交遊口不道人過失至論公事則執定見侃侃不回歷官久甘嗜淡素如布衣時用

臣宛琰錄
臺類稿參修

鄭敬字德聚東莞人少秀異明敏讀書雖易於記憶然每誦必百遍乃止夜誦非三鼓不休取正統壬戌進士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尋改道江西廉介自持曹無滯牒同官憚之六載陞江西按察司僉事改河南雲南滿考將之京土曾知其行李蕭索循故習贖以兼金異貨家人或勸之受則大怒叱之曰我司風紀二十年享有

常祿猶懼弗稱况敢暗昧改節以欺天平成化丙戌陞山東副使食少事煩方踰四裘而髮盡白卽自陳致仕歸卒於家年五十八其卒也幾無以爲斂人皆稱之東

莞志雲山
集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十四

十四

文字敬樓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翰林院檢討陳公獻章

布政使祁公順

府同知吳公滄

知府張公璜 陳公晟

監察御史余公統

按察僉事何公濬

都察院都事袁公仕鳳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所居村曰白沙世因稱為白沙先生弱冠遊邑庠工舉子業正統丁卯領鄉薦第九人戊

辰辛未兩赴禮闈下第聞臨川吳與弼名遂從之遊受

業歸暇日或與門徒習射於野未幾流言四起時學士

錢溥謫順德雅重之勸之北上遂復遊太學祭酒邢讓

使和此日不再得詩驚曰龜山不如也由是名振京師

歷事吏部日抱案牘與羣吏雜立廳事下不少休侍郎

尹旻聞而賢之成化己丑復下第既歸遂不復出矣四

方從學者日益眾天下日益聞其名江西布政使陳煒

修復白鹿洞書院走書幣聘為山長使為士子師報書

謝不往壬寅廣東布政使彭韶薦諸朝曰臣等自度才

德不及獻章萬猶且叨食厚祿願於獻章醇儒反未

及見用恐國家坐失為善之寶請以聘吳與弼故事起

之有旨命有司以禮勸駕獻章以母老且久病辭巡撫

都御史朱英懼其終不起也且題薦末云臣已趣獻章

就道矣因曰先生萬一遲遲其行則如予誑君何乃起

至京師朝廷用故事敕吏部考試會疾上疏略曰臣累

染虛弱自汗等疾又有老母朝夕侍養不能赴部聽選

成化十五年以來左布政使彭韶右都御史朱英前後

具本薦臣堪充任使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趣令起程

臣以舊疾未平母年加老未能輒行府縣官吏承行文

書日夕催迫不免強起就道而沿途病發隨地問醫扶

衰補羸僅不大憊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朝見乃

以久勞道路前疾復作日復一日病勢轉增耳鳴痰壅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二

而黃頭暈視昔所染無慮數倍眾目所覩不敢自誣又

於八月二十二日得男陳景暘書報臣母別臣以來憂

念成病寒熱迭作痰氣交攻待臣南歸以日為歲臣病

中得此神魂飛喪仰思君命俯念親情展轉鬱結終夜

不寐臣之愚迷實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自幼讀書雖不

甚解然於君臣之義知之久矣伏惟我國家教育生成

之恩陛下甄錄收採不遺卑賤之德至深至厚於此而

不速就以圖報稱於萬一非其情有甚不能已者孰敢

驚虛名飾虛讓趨起進御於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

哉臣所以一領鄉書三試禮部承部檄而就道聞君命

而驚心者正以此也緣臣父陳琮年二十七而棄養臣

母年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臣幼時無歲不病至於九齡以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於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子母之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愛臣之深者也臣於母恩無以爲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爲府縣所自已蒙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也願臣母以貧賤蚤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爲而力不逮雖欲效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惜哉臣所以日夜憂懃欲處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三

文字敬觀室

而未能者又以此也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全之士惟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內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則臣之微亦豈敢終有所避而不自盡哉伏望聖明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己之念乞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痊愈仍前赴部以聽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賜臣感恩益厚圖報益深雖死於道路無所復辭矣疏上明日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蓋異數也獻章以表謝而歸家居作詩談道自樂歲有薦辟皆援詔不行宏治庚申卒年七十有三提

學僉事宋端儀祀之於仰高祠獻章孝友和易以道學見知於時歸自臨川閉戶讀書徹夜不寐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與我能相涉乎遂築一臺名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閩外者數年久之又以爲苟欲靜則非靜矣於是隨動靜以施其功嘗有詩答張元禎曰古人棄糟粕精粕非真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近至遠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緘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四

文字敬觀室

失毫釐開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其訓學者則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又曰不離乎日用而見焉飛魚躍之妙蓋其所自得者在此一時縉紳爭先見之雖中官緇流蕃夷商賈接之盡得其歡心爲小廬山書屋以待學者御史熊逵爲之建嘉會樓凡致禮於其廬暨從之遊者日館穀之不計其囊之罄也器物極美者人有欲意卽畀之無吝色嘗受知於修撰羅倫御史袁道經歷張徽於其沒也皆服緦三月慕先哲崔清獻公之爲人懸畫像朝夕事之如師崖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也皆獻章創其議其仗義愛人往往如此故雖小人女子亦皆知其名爲詩清勁有法與江浦莊景齊

名世稱陳莊嘗東茅代筆人爭效之謂之茅筆字有集
二十卷行於世其弟子知名者遼東賀欽嘉魚李承箕
南海張詡增城湛雨東莞林光用名臣琬琰錄張詡所撰行狀修

邢順字致和東莞人天順庚辰進士大廷之對傳者謂當
舉首以其姓名近御諱於傳臚弗便也乃抑置第二甲
第二授兵部主事巡山海關有廉稱代歸轉戶部督餉
臨清陞員外郎中成化乙未建儲賜一品服使朝鮮
闕人故集土兵千餘土物萬計從而貿易乃悉屏斥惟
疋騎從自就館至旋施凡輿馬金繪聲伎之奉一切靡
卻三韓君臣相顧駭異為築卻金亭刻使東稿二冊以
獻未幾陞江西左參政三載以註誤左遷貴州石阡府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五

文字數據室

知府其地僻陋至則謹斥堠開屯田廣儲蓄流散日復
土人素不知學自開郡來無貢舉乃興集儒生親為講
授數歲而擢科者數人宏治癸丑陞山西右參政乙卯
陞福建右布政使尋轉江西左布政使撫按交章論薦
王恕在吏部亦疏引之內閣邱濬劉健順知已也皆欲
薦順順未嘗念動辭以書甚力其平生遂問學持大體
心無一私人亦不敢干以私用公帑如已物一毫不妄
費在江西積金數千將易簀聞人言可私為歸計者即
戒其妻子曰若私此金吾目必不瞑矣寧歸而餓死可
也乃悉歸於公而分毫不與焉卒年六十四所著有吳
川集四十五卷冷庵翠渠倡和集各一卷寶安雜詠一

卷使東稿十卷子敏宏治壬戌進士累官戶部郎中清
約有父風孜救鄉貢進士用東莞志吳川集參修

吳澹字源深增城之石灘人天順丁丑進士知弋陽縣清
正勤慎民感其惠巡按御史陳選按邑察其操守廉潔
政事平恕乃上章薦澹有曰律已以廉撫民以惠學校
興而農桑勸賦役均而詞訟簡賑饑革弊下民悅服剡
聞朝廷給敕褒封其父母澹為人端謹視篆斷獄未嘗
左右顧人或問弋陽婦髻何似澹不識也陞饒州府同
知清操愈厲未幾卒於官其去弋陽之日民懷其惠相
與塑像於學宮之奎星樓以報祀之其為政也清而不
矯惠而不費蓋有古循良之風焉性喜吟詠自號雙白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六

文字數據室

居士以梅雪言也集數卷藏於家用廣州志修
張瓚陳晟俱番禺人瓚字德潤威儀山立見者起敬天順
丁丑進士累官戶部主事郎中知撫漳潯三郡撫為江
南大都民繁物阜頗稱難治瓚在任能清詞狀輕引錢
抑豪右制奸吏不徇私謁有兄弟爭田者當路怙其重
名久不能斷瓚一言定之有寄籍治內者前官憚其勢
位莫敢差發瓚處之以公屬邑鄉豪殺人繫獄資緣貴
要請囑百端而不為之動卒正其罪他如詭立戶計苟
免科徵隱瞞丁口影脫軍匠與夫曹屬糧里交通富民
虐害良善吞併窮苦等弊革去幾盡而文學聿興士風
丕變故鄰境大旱連年饑殍盈道獨撫少豐成化三四

年間境內野蠶成繭士民以為德化所致形於歌頌撫人謂近守土者惟閩漳王昇和易足嘉祥符王宇清峻可尚瓚能兼有而文學過之成化十年守漳州是秋洪水百姓淹沒發舟奔拯活數百人給衣食周財物亡者設奠招魂以弔繼值旱災祈禱霽足增學館免負租修南橋闢港道皆有利於民至於士子專經延他經以博人材鄉飲苟簡考禮燕者碩以淳風化漳民得免魚鱉者為立功德碑最後守潯州不能徇時即罷歸晟字美宣少孤貧郡人鍾定者鞠之為子冒其姓舉天順壬午解首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將授官抗疏自言本陳則恭子定雖教育恩踰所生然天性之親不可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七

文字數疑室

遺也况五喪未舉已二十年苟授一官義當致身終無葬日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將焉用之陳請復姓歸葬詞甚哀惻上報可遂南歸事定孝敬備至未嘗敢言後定知之大詬晟衣冠請杖定杖至流血終不敢起定亦感悟相與如初後拜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俊名為朝宁推重出知雲南臨安府剖斷如流夷夔服省冗費至萬兩黔國公不說索歲饋晟執其使囚之懇請乃免自是無敢干以私者未幾卒於任百姓夷酋爭護其喪歸廣州比其遠也哭之哀如始喪時蓋感之深也晟為人最篤倫理其妻黃氏鍾之義女也登薦時猶未配富家欲妻之即謝絕其人比黃死哀慟有句云怪殺天桃

勝人世落花猶得再逢春聞者墮淚晟博學敏於文詞詩尤工論古今最有鑒識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云陳獻章稱重之謂為詩人之冠瓚亦詞翰如流筆札尤為精絕獻章謂與晟當並傳世又嘗曰人謂張傲張非傲者也瓚子詡甲辰進士戶部主事今養高於家晟後無聞者以故家集與行蹟多不傳焉瓚所著有兩山稿臣瓚琰錄匡山新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八

文字數疑室

余統字承之新會人成化丙戌進士為行人擢南京監察御史上疏乞均用才以勵官守折奔競以通選法糴陳糧以便軍餉併殘伍以省冗員禁宿弊以革奸吏修國學以崇文教前後奏疏數千言皆一時之急務也年五十餘卒於官卒時猶諄諄念國事云鄉人至今稱之會志何澗字源清東莞人成化壬辰進士授松江府推官明允清慎門無私謁知府王衡贈詩有曰關門共惜寒儒苦斷獄爭誇老吏明累經旌異陞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一終四川按察司僉事軫念民瘼巡歷僻阻遂卒於官澗平生好學務純實處事不苟非其義也一介無所取與所至以廉慎稱用東莞志松江志參修袁仕鳳字彥祥東莞人成化乙未進士初授江西廣昌知縣廉介風厲擿伏如神扶弱鋤強奸黨為之褫魄寧都人有侵漁者斂迹而去其見義勇為上司不能抗抑也

民歌之曰袁太宰真男子鋤擊豪強貧撫字吾今求古
人中惟有董宣能似此撫按以其才堪治劇保知萬安
縣民間風畏之及視事愛民如子惟恐或傷薄於自奉
而厚以恤民臨事必務平心易氣而後斷之故每一事
行下必帖然服其視廣昌政體微不同蓋寬猛之宜也
期年吏部行取至京當得科道以無內援乃陟都察院
都事尋卒於官喪經萬安民爭祭賻之舟至不能容今
去任數十年矣二縣人思之真如父母云

參修

用吉安志建昌志東莞志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九

文字勸授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七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忠義

宋推鋒軍將黃公俊

宋贈州判伍公隆起

宋義士熊公飛

贈兵馬指揮關公敏

義士張公仲賢

禮部郎中陳公敬

惟君用厥明以任人惟臣自獻厥身以事君悉心圖功
乃能善治適與變遇則忠義之臣出君亦不失乎令名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七

一

文字勸授室

非此道也天下其無邦矣是故君寄我以宗社宗社亡
則死之託我以孤孤存則存亡則死之任我以郡邑城
不守則死之責我以言以諫受罪則死之任我以軍旅
兵敗則死之如不見知猶思死難夫是之謂能獻身之
臣為宗社而任人則求能死宗社之士為托孤而任人
則求能死孤之士為郡邑而任人則求能死郡邑之士
為言責而任人則求能死諫之士為軍旅而任人則求
能死戰之士夫是之謂明於任人之君君慕於明臣慕
於忠天地之義也禮之經也吾廣郡志宋南渡後始有
成書然忠義之臣未之或聞也諦觀往牒於通志略得
洗勁者曰勁南海人死義於晉於通鑑長編得植延曉

者曰延曉為劉張大將與郭崇岳禦潘美崇岳無謀勇
唯日禱於鬼神延曉領前鋒力戰而死延曉死而張亡
嗚呼可不謂烈丈夫哉惜也得其姓名而不詳其事得
其事而不詳其邑里修郡志者之過也考諸姓氏書曰
覃曰關曰植曰洗皆南越望姓二人者必出吾廣然猶
不敢遽收錄焉何則疑以傳疑故也今入傳者六人非
編氓則商宦矣謂之死郡邑死戰則可而死宗社死孤
死諫諍之士則未之有也傳曰柱厲不知而死難狼睨
受黜以奔師又曰平時無犯顏之士則臨難無死義之
臣由前吾以為先哲頌出後以望於續斯傳者焉

黃俊南海人沉重有謀宋末為摧鋒軍將性剛毅不能隨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七

二

文字數據室

時俯仰見上司指畫兵事語纒連不少休每所主持堅
不肯回或沮之而卒如所言由是知名每自詫曰鐵骨
稜稜吾豈凡子邪會當為國家作罷虎臣耳德祐二年
元兵陷臨安廣東經略使徐直諒遣人赴隆興納款元
會阿里海牙呂師夔亦來徇廣州未幾益王即位直諒
乃遣權提刑郡人李性道領摧鋒軍及水軍往拒元所
遣將黃世雄等摧鋒軍俊與陳實為之將水軍則謝賢
為將兵號二萬後察實賢無忠憤心會晤間每日奇男
子當斬虜取侯王勿躡虜作兒女憐韓世忠岳武穆吾
等儕也至石門遙望虜騎擁山塞川性道大恐俊進曰
俊觀虜眾部伍未整分兵為兩翼登途遙其後擊之可

以得志性道不從艤舟岸澣不戰既而虜結陣成列鼓
躁而前俊奮身大呼率眾迎敵力戰實等退縮不為之
援遂敗績奔還直諒聞之宵遁元黃世雄等遂陷廣州
授性道實賢官俊拒不授實賢等共殺俊俊慢罵死之
東莞人熊飛先為世雄脇守潮惠二州聞制置使趙潛
集義勇討世雄等飛即應潛世雄度不可守乃出走飛
兵至廣州性道出迎諷飛執之後十日潛與轉運副使
趙淇至次日安撫方興至索陳實謝賢告俊斬之并戮
性道廣人萬口稱快憐俊忠共厚葬之

傳參

用崖山新志廣
州志彭森所撰

伍隆起新會人三世仕宋高祖珉高宗朝為嶺南第十三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七

三

文字數據室

將守南恩州卒於官子朝凱擇新會之文章里居焉生
子之才之才仕至陽春尉之才生天麟官龍井場提幹
天麟生隆起值宋季世帝昺舟次崖山隆起以祖父三
世受祿於宋非死不能報於是率鄉民為義兵捍衛且
貢米七十石先是元元帥張宏範已入廣州民咸附之
隆起力戰累日不沮潛為其下謝文子所殺以其首降
元丞相陸秀夫遣人收遺骸以木刻首續之葬於文逕
口山後秀夫生募得文子戮之祭隆起之墓故今人猶
名其墳為釘頭墳村為釘頭村云大忠祠成祀隆起於
東廡題曰宋義士贈州判伍隆起位蓋當時所贈官也

用崖山志新
會志參修

熊飛東莞人有武略善騎射宋末勤王聞右丞相文天祥師出江西率兵往隸麾下為元將黃世雄所扼絕欲脅之降飛陽為世雄守惠潮二州世雄疑之謀殺飛飛以舟師遁還東莞舉兵應趙潛世雄遣姚文虎追之至榴花村飛勒陣斬之盡殲其兵世雄懼拉梁雄飛等出走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與飛會入廣州執李性道數其罪而囚之遂復廣州飛以性道逆節甚明乃沒性道家焚其居是年景炎改元之六月也元呂師夔張榮實入梅嶺十月潛遣飛與逢龍禦之尋使將校劉自立守韶州逢龍戰死於南雄飛退師還韶師夔等至飛守城力戰自立叛以城降飛巷戰敗績赴水死

用廣州志崖山新志參修文字數據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七

四

文字數據室

關敏南海黃連里人至正末豪民各分據鄉土敏亦舉義獨奉約束不同於亂屯聚保境縣賴以安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駐兵於廣敏舉全城歸附民悉復業惟龍潭未平敏率鄉民為之嚮導擒獲蘇世祿等首從以百餘計永忠賞其功授署巡檢後為餘寇所憾攻陷其鄉敏死於賊一門被害者二十餘人有司憫其死事旌所居曰表忠里永忠更曰忠義鄉構忠義亭以表之優復徭役二年永忠以其事上朝廷錫以誥命褒贈之仍命有司立廟歲時致祭郡人孫贊記其事曰元季不造土酋割險角起為寇南海關敏氏以義勇戍土保民死於事洪武紀元春征南大將軍廖公行師納降討叛開

拓疆宇征南公以其忠義具實聞於朝奉救贈敦武校尉兵馬司副指揮立祠以每歲秋九月祀之命下郡守徐公親督其事再閱月而廟成報其忠也其有關於名教亦大矣贊既述其事復為詞以展侯之忠義云詞曰風英英兮龍堂海窈窕兮雲流芳蜀椒佩兮越紵裳中牢殺兮交桂漿新宮峩峩兮侯故鄉侯船來遲兮我心傷忠零連兮既展困羣氛兮未遠采青菱兮驚波延素月兮烟苑以身易名兮樹此孤蹇哀如飄風兮山宿之顯枇杷青兮金斗黃千秋萬夏兮侯食此邦雲旌旗兮兩干將祐正直兮誅姦狂臬歸乎來兮噫侯可忘

用廣志順德志西庵集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七

五

文字數據室

張仲賢南海人少剛果涉獵書史見義勇為洪武初同關敏破龍潭餘賊敏死仲賢力戰獲免洪武十四年東莞湛采賊曹真聚眾構逆朝廷遣南雄侯趙庸總兵往討命仲賢率民兵先為嚮導仲賢駕舟設機先進奪其港口摧賊前鋒由是官軍戰艦乘潮繼至賊眾大潰庸愛其勇壯復遣仲賢率眾援東莞舟經海口賊憚其驍勇悉眾攻之力戰暮死之賊為仲賢殺傷者亦數百人賊既平後庸嘉歎其忠不已泊藩閩皆遣祭以慰其死時賊帥蘇友興真部屬也勢亦猖獗番禺人蘇孟昭增城人湛懷德陳仲光捍禦之有功且保其鄉里使不陷於賊賊平皆得免於謫戍鄉人至今感其德其知勇足尚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八

香山黃佐

孝友

晉孝子黃公舒

宋孝子韓公經

宋孝子張公道真

宋孝子阮公與子

元孝子陳公韶孫

孝子單公仲升

孝子梁公孟祥

義士梁公惠生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八

義士譚公漢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二曰六行以孝友為先以鄉八刑糾萬民首之以不孝之刑而不睦不嫺不弟次焉夫親親天性也倫理大經也雖成周之治猶留意於勸懲人紀之修嗟哉難矣去古日遠習俗日漓苟以孝友聞者余不敢以責備作孝友傳

黃舒東莞人事親至孝家貧力業以供滫瀡當奉養時雖盛暑未嘗脫冠帶其所頤指雖千里之外往焉而不以為難人以其善養志以純孝稱之後父卒皇皇如欲無生躬自負土為墳以葬結屋廬其側藉苦以居深野無人豺狼左右號而舒安之每夜寒月號哭聲飄蕭出林

云又梁曾甫者南海之泮浦人也智勇絕人元至正間

舉江西行省授番禺沙灣巡檢尋遭寇起鄉人詣藩臬

舉曾甫有可倚之才曾甫得檄乃據形勝立排柵流連

四歸於是發所蓄以給之不足則以已田稱貸於同鄉

富室黎仲達輩取穀以繼之寇至則并力禦寇寇退則

各事生業鄉人賴以安賊使人說曾甫降曾甫怒斬之

賊率眾攻曾甫遂遇害鄉人立廟祀之謂之忠義祠用

州志 顯德

志 參修

陳敬者世家增城之石灘洪武十四年以賢良舉授禮部

主客司郎中遇事剛果敢為人多忌之以事左遷雲南

曲靖府幕官尋署劍川州事劍川鄰寇竊發來攻州城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七

六

文字 敬

敬不欲為偷生計親率壯士禦之眾寡不敵其下欲退

敬瞑目大罵賈勇前進遂力戰而死軍民咸聚哭賻焉

事聞命有司恤其喪用 與川集廣

州志 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七

薄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卻酒肉弗御日進淖糜一盂久之形容枯槁人勸其還哭而弗答母喪亦如之間巷謂舒生能致養歿能致哀皆日今之曾參也有司奏旌其門因目其居曰參里山宋沈懷遠南越志載舒事名亦以舒故遂稱曰參里山宋沈懷遠南越志載舒事謂不讓古人云

用廣州志南越志藝文類聚願後廣州志類說參修

韓經增城人家於韓唐村蚤喪父與弟緯力田養母孝友著聞母喪哀毀踰禮竭力治葬墓於葛峒山廬其側穴壙以入哭撫母柩夜則宿柩下日則出於廬舍自爨素食不進鹽酪凡三年然後歸室天感其孝一日風雨晝暝飛錢數萬入其宅以贍不足由是家裕世稱韓孝子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八

二

文字敬撰室

家用廣州志修

張道真連州人淳熙間割股療母疾疾愈郡守樓鑄上其事曰涅州爲郡僻在一隅介荆湘下流與峒夷雜處化理弛缺習俗澆訛或健訟以作孽或德色而詐語者有之或鬪狠以射利或相挺而爲亂者有之長牧之禁革雖勤而不令之風漸至於日殊性分之冥頑既固而教牖之道有難於恥格矧夫秉靈從善不戒以孚苟無所勸其能政乎伏見州東門外民人張道真稟性惇慤不習詩書至孝夙成有異恆品自幼喪父躬耕養母五六齡時母衣以采色卽泣謂日向遭父荼毒旣以素矣何爲服此及母遇疾日侍左右不暇沐櫛蟻蝨遍體血淚

盈肯禱於鬼神不效求藥以療之又无效或教以陳藏器本草人肉能已病者道真慨然引刀割股爲羹以進羹纔入口母病如失萬日睽睽歎以爲難病創藉臥流血露筋天使從天門來持籙文符使道真吞之甫寤創已合矣非誠孝格天其何以臻茲夫篤孝本乎因心明倫所以成俗州民感道真之事爲父母者莫不欲得之以爲子爲子者莫不欲師之以事其親而凡爲人者莫不欲道真之行在其身也其有關於風教甚大糾諸耆老鄰里同然一詞請旌之以爲激勸制曰可遂於其宅里建孝感坊

用涅州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八

三

文字敬撰室

阮與子香山人天性純篤頗讀書通大義事父母盡色養唯謹德祐二年丙子五月父元輔病劇與子旦夕稽顙北辰願以身代而病不愈迺願天懇禱開脇割肝取一瓣以療病病爲之瘥鄉人異之以其事達於有司經略使徐直諒賚以二帛號所居爲孝行坊將以上聞會師旅不果居五年父歿哀毀踰禮

用香山志修

陳詔孫番禺人父劉以罪流肇州詔孫年十歲不忍父遠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絕遂與俱往跋涉萬里不憚勞苦道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罰弗及嗣邊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詔孫曰旣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驚異以錢賞之大德六年父死詔孫哀慟見者爲之泣

下肇州萬戶府以聞命遣還鄉里仍旌異之用元史五倫書廣州

志參修

單仲升增城人父喪與兄同居養母至孝元至大戊申母

鄭氏卒葬於藍山之原蔬食水飲不事家業廬於墓所

三年服滿始還鄉里稱其孝缺

梁孟祥者南海之龍頭堡人也性至孝四歲時父以吏事

長流口北為百姓攜孟祥出墻屏之下語之曰吾遠行

恐無還期兒別我矣其父果不還孟祥自後歲時拜於

墻屏下拜則泣終身無不然歲久墻污壞人令毀之孟

祥不肯曰是猶彷彿見吾親也年甫壯喪妻不更娶終

其身用順德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八 四 文字敬撰室

梁惠生者東莞之碓船澳人洪武初其兄惠養得重罪當

解京就刑惠生留之曰兄承宗祀弟請代死遂從械繫

至京師刑於市義士莫不傷之為詩文以弔用東莞志修

譚漢順德人性訥直而篤孝父母伯叔俱早喪唯叔母蕭

在漢年踰四旬率婦與弟事之如所生歷三世餘子孫

克承其訓一門四十餘口同居共爨庭無間言用廣州志修

孝友外傳

李陶交趾人母終居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隣人助羣烏銜

塊助之成墳陶漢人也是時廣州未建屬交趾刺史或

有傳陶即南海人者余不敢劇信故附於此用藝文類聚太平御

覽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八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八

五 文字敬撰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嶺南遺書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卓行

漢郡主簿尹公牙

吳日南太守黃公蓋

南宋伏波將軍周公靈甫

宋縣主簿林公解

宋將作主簿劉公富

宋贈太尉廖公金鳳

宋權工部侍郎馬公南寶

元訓導周公脩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文字數錄室

參政彭公森

伴讀湯公有容

刑部主事金公誠

君子為學莫先於修行行之在人猶室之有楹棟也車之有輪也禾黍之有根也有則立否則墮有則安否則危有則生否則萎修之而賢全之而聖失之而小人禽犢同歸古人所以乾乾匪懈羈貫終乎皓首者修是而已詩曰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能進德之謂也是故立朝焉忠在家焉孝事長焉弟交友焉信睦姻收族焉義和萃乎中輝光乎外行足範也勳足書也言足傳也位不三旌而貴廩不及梯而富不文繡之衷軒懸

之設而人悅樂之其窮也猶其達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一或有虧其能見於世乎譬諸橈棟之室其能立乎脫輓之車其能安乎拔苗而涖其田其能有秋乎是故君子旦旦而修之寸寸而累之事事而謹之然後其行成也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也昔之言絕德者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歷選前哲惟空谷之登音而已記曰中庸不可能也其諸前哲也夫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其余之意也夫嗚呼律孝以舜天下無純子矣律功以禹天下無完臣矣律言以皐陶天下無嘉猷矣傳不云乎律已則以繩度人當用柶作卓行傳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二

文字數錄室

尹牙字猛德廣州人家寓合浦仕為郡主簿太守南陽終寵到官三年哀形於色未嘗啓笑牙造膝請曰伏見明府四節悲歎有慘戚之思者何也寵曰父為張大尉所害重仇未報是以長愧耳牙乃為傭僕服自貶為人役至宛陵與張校圍交通竭節於張伺其間隙出入三年乃先醉張左右近侍以夜解縱諸馬令之亂駭張果出問其故牙因手刃之持其首而還事聞天子義之而不罪君子曰周官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之讎視父未聞代人復讎如牙者也豈以太守視君歟此義苟行則荆毒之徒交踵矣用

平御覽廣州先賢傳東觀漢記參修

黃蓋南海人吳孫權時為日南太守日南連年反叛頑不可治蓋思所懲之下車以供設不豐呼主簿前數其罪搃殺之一郡大聞蓋即出避討之乃定自是稍知上下之分斂手遵法矣君子曰蓋之疾惡正矣其如疾之已甚何哉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莫如禮禮達而分定矣刑焉攸用嗚呼欲草之茂則勿獵欲水之清則勿涉欲民之善則勿殺用太平御覽三國志參修

周靈甫增城人有膂力善武藝頗忼慷知大義家素以財稱長雄有家兵部曲萬餘人魯國孔默之刺廣州時雅愛之其子熙先有雋才復善靈甫元嘉中熙先攜靈甫至建康薦之得官累遷伏波將軍後熙先謀立彭城王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三

義康以錢六十萬使靈甫於廣州合兵靈甫知諫不從乃長往不返熙先尋就擒靈甫聞知縱酒憤歎盡散所與錢以賙貧者而謂人曰負人之託不信敗人之事不忠失忠與信吾覩然人矣遂扼腕而死君子曰責善朋友道也知不可諫懼疏也雖然曷若不受合兵之賞之為當哉靈甫之死於是傷勇矣用藝文類聚南史范曄傳參修
林修南海人輕財好施造淨慧寺千佛塔者其人也元祐初調官京師授鳳翔府寶雞縣主簿時司馬溫公書儀及居家雜儀未刊行修手錄以歸守為家法修之孫曰師仲曰遜曰遠皆好學循禮山谷黃庭堅謫居涪州師仲往謁之山谷勉其教子讀書一帖曰質夫兒已十七

歲正是與擇師友時人家有賓客動輒費數千乃不能捐二百千奉其師友不可謂善計者也後其家慕山谷之言創義齋延賢師以教子弟及諸生隆興初有由此登第者質夫師仲字也遜遠居母喪一遵禮制侍郎胡銓作素冠說以貽之其說曰素冠之詩刺不能三年喪也首章言庶見素冠三章言素韠說詩者曰素冠練冠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此練冠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衣亦既練之衣上二章同思既練之人也素韠大祥祭服之韠卒章思大祥之人也按喪服斬衰裳經不言韠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緜緣腰經繩屨角填鹿裘亦不言有韠則喪服始終皆無韠惟大祥祭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四

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韠從裳色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制也朝服縞冠緇衣素韠士冠禮亦云朝服素韠謂素韠為大祥之祭服是矣謂素冠素衣為練服恐非也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註云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色曰素史言漢高祖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然則素冠止為喪服哀痛無飾爾不必十三月練服乃為素也作詩者以時人不能行斬齊之服故上二章思見素冠素衣哀素之服又以時人縱有哀素之服未必能終大祥之祭也故卒章思見祥祭之韠事之次也難者曰若如所說則初喪已無素冠是全不為服雖期亦不能行不得云不能三年夫不能三

年者謂三年將終少日月耳易曰古者喪期無數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於是始有三年之制春秋書十二月天王崩乙未楚子卒乙未距甲寅四十二日則閏月明矣而不書閏是三年之數雖閏不數故知不能三年者謂三年將終少日月耳豈可謂全無哀素之人哉余曰不然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是詩之作謂喪莫大於三年人猶不知餘可知矣非必謂當時之行喪者將終三年但少日月也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認小功之察不云期與大功而云小功總者舉至輕而明至重也詩人思見素冠不云不能總小功而云不能三年者舉至重而包至輕也明乎孟子之說可與言詩矣漳人陳君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五

文字敬慎室

為余言廣有林氏昆弟二人居母喪有志乎古懼其志之弗堅求余言以繼之余為說素冠之詩以前二章作其哀素之心卒章勉其終之而勿怠也林氏伯仲賢乎哉伯曰遜字復之仲曰遠字思之今林氏家藏教子帖及素冠說尚存君子曰林修守溫公法而其諸孫興於禮義弓冶之子學為箕裘信矣獨其捐財修塔與不用浮屠之說若相悖然語曰瑜不掩瑕修之謂歟用廣州志修劉富南海人仕試將作監主簿熙寧元年知廣州張田徙郡學於國慶寺之東未及營造田卒富納貲獻材戮力以自效殿堂廊序次第將完轉運使陳安道以為卑狹而止之繼田任者程師孟蔣之奇發官資庀成之富

復以負郭之田摠其直與費為錢五十萬資於學懷化將軍辛押陀羅者蕃酋也聞風興起亦捐資以完齋宇且售田以增之復置別舍以來蕃俗子弟之願學者費舍之成廩食之備富之功居多宋末校書郎東莞黎友龍者亦捐資修邑學近宏治間建厓山全節廟大忠祠新會義民趙思仁助錢二百千皆可謂見義勇為者矣君子曰浮屠老氏之宮金碧晶如門廡翼如見而膜拜望而俯趨少或頽毀爭捐施以求福田利益而吾夫子文廟蓋有鞠莽蔬穴狐兔者矣任政教者視辛懷化能無泚其額乎劉富之用財蓋賢於林修遠甚彼競錐刀以自私而事修拾剝膏脂以自肥而忽風化皆富之罪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六

文字敬慎室

人也用廣州志修廖金鳳增城人居鄉能賙窮恤匱宋端平間廣州軍變招集義兵守護縣治事平有司以聞朝廷將官之而金鳳已卒乃贈太尉太尉官最尊而金鳳得贈蓋傳疑之最不可曉者君子曰保障死綏有官守者之責也上惟鯨官故下有仗義者正統己巳劇賊圍廣州城三司登城相向涕泣而已李德彰守龍江唐壁為佛山民畫策而賊不敢近父老至今猶能道之其亦廖太尉之儔哉用廣州志修馬南寶香山人家饒於財而能好義宋幼主狩廣時南寶獻粟萬石召拜權工部侍郎景炎二年帝崩於礪洲卜

葬厓山寓梓宮於南寶家南寶募人爲疑塚於壽星塘者五處其實永福陵在厓山也宋亡悲憤不食者數日爲詩有目擊厓門天地改寸心難與夜潮消之句識其志者哀之君子曰元初世祖使楊髡發會稽諸陵而真龍蛻故在義士唐珏之力也馬南寶之志不下唐珏嗚呼賢矣哉

用廣州志黃經所撰馬南寶傳參修

周脩字望舒新會人謙恭循禮博通經史既冠邑令聞其賢辟爲邑庠訓導脩素剛直疾惡如讎值元季亂雖名門亦虧名節而陷於惡逆脩每移書誚讓詞語峭直賊帥黃斌見而大怒使人生致之時諸生之在門者咸相與圖畫營救脩不與曰死生命也安能屈辱於人以求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七

文字數據室

活邪及擁至賊前閉目不爲禮高聲以犬彘叱之遂遇害至死罵不絕口時太常卿余觀國持節招撫江南聞而賢之目爲義士云君子曰脩之死不得其是也苟挾已相佐而陷於賊營死可也脩度賊果能用己之言而改行乎遺書以責之自經於溝瀆而已矣脩能閉閣高臥不與相聞問何至自取死哉

用新會志修

彭森字伯森南海人少孤貧以俊材被選爲郡諸生所服襤衫破缺以紙紉而補之有司見而憫焉爲給燈油飲食使力學森以是得肆力於書援筆輒萬言皆中規矧永樂甲午鄉舉第一明年登進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陟福建參政始末第時聘同里女蓋卑賤人也及得解

其家以窶辭親戚復以女貌陋止之森不可竟成婚恩愛甚篤生子皆賢而有文有舉於鄉者君子曰婚姻之禮以嗣萬世也非以論財也男女之居室以正家也非以漁色也近世鄉俗粧奩奢僭王侯不如色衰愛弛脫輒召咎皆森之罪人也森有文藝獨居官無聞焉論其夫婦大倫則今之庭式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用友修集

湯有容名載行其字新會人少年能文章勇於爲義不擇利害爲趨舍時輩多推服之洪武丙子舉於鄉會試中乙榜任廣西恭城教諭又歷興安聞其兄死即日疏其情上聞棄官養母者七年母謂之曰君恩未報久而不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八

文字數據室

去恐有罪吾有諸孫可矣於是復官於容縣時舉縣大疫世謂疫能染人人莫敢出雖縣門無行者知縣彭清中其病熒然一身自分必死有容日令家人具湯粥而自節宣之晝夜不離其側清得不死時人以爲難皆曰有容今之庾袞也或曰庾袞處兄弟有容處朋友兄弟與朋友親疏固有間尤爲難焉終唐府伴讀君子曰死生亦大矣所欲有甚於生者乎所惡有甚於死者乎有容不利其生而利令之生非有爲而爲也而世或以私心窺之過矣

用新會志修

金誠字誠之番禺人尺籍繫廣州右衛讀書社學掌衛指揮曰麻張者最無賴人也遇諸塗繫之詎曰爾軍餘也

乃敢爾效儒生邪褻其衣使薙草烈日中少怠則撻之誠泣曰讀書以求顯揚今日虧體辱親甚矣張怒逮其父窘辱之父子相視不敢言予張數金乃得免永樂丁酉誠領解明年登進士授工部主事尋轉刑部會張行兇奪人財逮至京師有旨命誠鞠之張望見誠一步九頓首誠笑而迎之言於堂官釋其罪張造謝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歸以女妻誠子云誠性易直不事表暴嘗侍文皇帝北巡同行者視其舉動朝夕未嘗失尺寸蓋敦樸人也正統初以疾乞歸杜跡公門怡情山水所作詩文皆純雅有集行於時君子曰吾嘗怪夫人之好怨也染指笑眇動成干矛又嘗怪夫人之好報也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九

文字數樓室

忘而一飯以爲德雖然小怨忘之苟有大故絕之可也不然以直報之亦其常也張之辱誠及其親矣以德報怨無乃非直乎嗟乎其視世之淺丈夫何如也故吾於誠有取焉用廣州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列女

宋劉氏二女

宋陳烈婦

宋李昌期妻何氏

宋張一龍妻何氏

宋劉元妻周氏

元蕭積善妻何氏

元陳以安妻趙氏

王受祖妻萬氏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文字數樓室

邵守琪妻楊氏

梁明妻潘氏

蕭節婦

崔壽保妻胡氏

郭宗育妻周氏

陳才惠妻嚴氏

廖寧妻王氏

李伯謹妻謝氏

馬時寧妻湯氏

花節婦王氏

陳復亨妻李氏

黎醫叟妻陳氏

陳恆慶妻趙氏

李禮寬妻盧氏

祝勝妻霍氏

列女外傳

彭烈女

蘇本妻麥氏

程富妻鍾氏

貞女邵氏

余嘗怪夫世之丈夫當事變臨利害鼠竄草靡曾不如女子之貞潔者何哉女德於易為坤其道靜其性專其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二

文字數據室

道靜故動而有恆其性專故發而有執其視挾冊決科即欲潤屋肥已而無廉恥色者奚翅千萬諺云烈女勝丈夫信矣故今采錄皆其處變有大過人者若夫在室則順父母既嫁則宜家人有子則慈以教夫死則稱未亡人以終其身是其職之常也然猶取其表表者焉作列女傳

劉氏二女南海人家西城之折桂坊母病一女剝肝一女割股奉母母瘳鄉間感動經畧使龔茂良上其事且曰考之韓愈等入對雖未合禮然亦嶺海間所創見者官司藉此以導編民詔特旌表門閭故今西城有雙闕遺跡焉東所張詡為作雙闕行曰劉氏女髮初蟠母病不

可醫女眼血不乾五内生火欲焚死何惜一縷股與肝

一封肝一割股赤刀拔處星斗寒強母開口投肉液生

魂訴天天為泣母坐藜牀病如失烏乎壩上龍號人英

殺父尚欲爭杯羹用廣州志南海雜詠參修

陳烈婦者東莞士人李頤妻也事舅姑孝謹生子佳而孀

守志教子俾知向學宋季少帝自閩入廣駐蹕岡川陳

遣佳應勤王之詔臨別與之訣曰汝宜竭忠事主勿以

老身為念也佳既行陳亦趨廣至黃木灣赴水死而佳

不知及至厓山得潮郡教授還家拜母不見哀隕莫及

乃築望至堂于烏沙之陽以寓終天無涯之悲聞者兩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三

文字數據室

銜石填海死海枯石復爛此恨何時已天目山崩王氣消北風夜退錢唐湖厓山新稱行在所萬里兵塵漲九霄南海有烈婦能守陵母節淚血滿衣裾泣與兒訣別萬古綱常日月明爾當盡忠吾盡節黃木灣頭風雨來扶胥海口浪如雷此時孤憤同精衛一墮滄溟竟不回滄溟之深有時竭烈婦之名應不滅用廣州志琴軒集參修

李昌期妻何氏東莞人鄉貢士何漢臣女也幼孤十歲喪

母適李門事舅姑唯謹舅姑有疾封股煉糜以進疾尋

愈鄉邑嘉異之夫逝復能守節足不踰閭鄰嫗尙罕覩

其面宋咸淳十年邑令袁夢冊為立孝婦坊景炎二年

旌表門閭仍賜束帛元初重建孝節坊云昌期字時可

嘗舉于鄉梅外處士春叟子也永嘉梅時舉記其事有曰昌黎嘗辯郭人旌門為非禮嗚呼人不愛其身起親疾於垂死乃以不孝律之俾與好勇鬪很同科為善者懼矣仲尼曰有殺身以成仁親親仁也苟可報罔極之深恩緩終天之鉅痛雖生有所不愛於尺寸之膚何愛焉捐父母生我之身以還父母一念之烈雖通神明感天地可也如慮其因毀滅性則自古皆有死鮮聞以刲股死者不惟不死父母疾鮮不因以瘳者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旌之宜也抑又有說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一也父子之合以天自襁褓已知有父母至親也夫婦之合以人笄而嫁始知有舅姑由疎而親也事至親而不自愛其體膚非人情所難由疎而親雖體膚不敢愛此人情之至難也唐房元齡妻剔目五代李氏斷臂此各為夫爾史尚夸詡為奇節如何氏為舅姑刲股當進於房李一等不謂之孝可乎夫逝時世方瀕洞何守志堅厲嘗裝遺族女之孤者傾囊笥捐簪珥無靳色是不特有孝且知有節與義者也嗚呼賢哉祁順作孝節詩以處之亭亭華表莞溪上孝節名高照閭巷閨門至行動九重致有洪恩自天降人誰無舅姑反唇勃谿將何如人誰無夫婦失節移天紛莫數卓哉賢婦心不與常人同舅姑吾所主良人吾所從於此尚無情天地何處容高堂嬰疾吾悽惻刲股為糜充藥食股肉猶可生舅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四

文字獄樓室

不自愛其體膚非人情所難由疎而親雖體膚不敢愛此人情之至難也唐房元齡妻剔目五代李氏斷臂此各為夫爾史尚夸詡為奇節如何氏為舅姑刲股當進於房李一等不謂之孝可乎夫逝時世方瀕洞何守志堅厲嘗裝遺族女之孤者傾囊笥捐簪珥無靳色是不特有孝且知有節與義者也嗚呼賢哉祁順作孝節詩以處之亭亭華表莞溪上孝節名高照閭巷閨門至行動九重致有洪恩自天降人誰無舅姑反唇勃谿將何如人誰無夫婦失節移天紛莫數卓哉賢婦心不與常人同舅姑吾所主良人吾所從於此尚無情天地何處容高堂嬰疾吾悽惻刲股為糜充藥食股肉猶可生舅

姑難再得此身豈忍為親惜一朝疾平百憂釋良人早逝身無依悲號不是傷春啼寒燈伴機杼夜雨愁空閨寧死不作他人妻山石可轉心不移吁嗟孝節有如此扶植綱常厚倫理矧當末世風俗頹婦中却有真男子小人紛紛當愧死用廣州志異張一龍妻何氏者諱坤慶節孝何氏世父志大女也適漕貢進士張一龍生一子秉陽甫晬而一龍卒至元庚辰有黃同知者至邑利何氏貧挾勢欲娶之何氏衰服攜幼子行哭于市截髮務面誓死不辱罄其貲求免黃意遂止秉陽尋殤育子寶大為嗣家用弗墜邑人高之以其女弟復以孝節著因謂何氏多賢女云祁順有節婦詩曰孤鴻不再偶仁獸不亂羣破鏡難再圓枯木無回春妾為名家女長作儒門婦夫死身未亡含哀守貞素身單兒幼門戶衰兒吾教育家吾持金鈿繡帶委塵匣斷枕空帷生網絲豪家相凌弗相察務面悲號仍截髮罄貲求免心始安忍使汗塵點冰雪有淚哭夫夫不聞有思育兒兒不存妾心皎皎天邊月妾命悠悠風外雲命不可憑心可久少壯徒教成白首良人地下會同歸應信平生不相負用廣州志異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五

文字獄樓室

詩曰孤鴻不再偶仁獸不亂羣破鏡難再圓枯木無回春妾為名家女長作儒門婦夫死身未亡含哀守貞素身單兒幼門戶衰兒吾教育家吾持金鈿繡帶委塵匣斷枕空帷生網絲豪家相凌弗相察務面悲號仍截髮罄貲求免心始安忍使汗塵點冰雪有淚哭夫夫不聞有思育兒兒不存妾心皎皎天邊月妾命悠悠風外雲命不可憑心可久少壯徒教成白首良人地下會同歸應信平生不相負用廣州志異周氏南海平步人鄉貢進士劉元妻也宋季為強賊所逼周給之曰當盛服以從賊以為然即投蘭石海以死後七日屍浮倚于石衣裾整然子孫遂於其地建祠以祀

成化元年五代孫衡重飾之用廣州志順德志參修

何氏新會何村人贅同邑蕭積善為婿至正丁酉八月鄉

賊陳有得首亂殺積善意在何氏遺賊眾環其居必劫

致之何氏度不免乃白父母酌賊眾于堂給伴者曰吾

埋金釵一雙于井傍石下吾往取為飾伴者信之投井

以死父母出其尸與夫合葬時嫁積善僅一載耳時人

憐而傷之形于歌詠鄧彥良詩地老天荒亘古今桑田

滄海幾浮沉千年井水無風浪猶是斯人守義心鄧林

詩連岡宿草暗雙墳今古空餘節婦村惟有轆轤牀上

月夜深猶照井中魂用新會志修

趙氏者新會之海晏場趙氏女也適冲金村陳以安至正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六 文字敬擬室

壬辰寇亂夫婦俱逃于鄉之銅鼓村以避焉其夫為海

寇麥秀實所殺趙氏匿于山林羣寇搜獲之愛其少美

乃逼以歸趙氏遂以箭自刺而死用新會志修

萬氏南海人王受祖妻洪武初蘇友輕為亂萬氏為官軍

所獲獻于南海衛指揮盧諸諸愛其才美欲納之萬氏

號泣投衣於火諸怒以及擬之萬氏唾罵不輟就死于

南門外聞者為之流涕用一統志修

楊氏名妙貞連州民可盛之女年十九嫁為邵守琪妻守

琪年二十六而蚤死妙貞誓不再嫁孝養舅姑以壽終

撫其孤誠領永樂庚子鄉薦歷官建昌教授正統十四

年有司以事聞旌表其門用連州新志修

潘氏者順德逢簡鄉梁明妻也黃蕭養伏誅元戎并殺脅

從者明與妻隱草野閒軍逼其妻明捍之為所殺虜潘

去潘曰吾腰領中有金珠首飾解以相贈相從未晚也

即投江而死年二十四男女各一人其婢負以逃亦為

軍所虜賣於南海佛山民家潘之兄弟聞難以舟來逆

不及明之兄昭得其舟以濟賊平婢告於昭曰公之猶

子女尚在請贖焉昭竊使人遠賣之以已子方滿繼明

後明有田十餘頃園宅五十畝數年閒方滿賭博一空

而死世以為有天道焉用順德志修

蕭節婦者景泰己巳討叛之餘水軍籍一婦於香山小欖

村甚少艾將犯之不可撻以兵刃諷以利害皆不可舟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七 文字敬擬室

還次新會東亭驛前召人鬻之婦曰願一死軍怒舉刀

向之曰聽賣乎無緩我刀婦曰我豈令汝賣人亦豈能

買我人曰贖汝命送汝還家也不聽自跪引頸斂髮受

刀觀者莫不泣下邑人李彥英謝齊祖構錢買棺葬于

邑西象山成化辛丑知縣丁積訪遺事始知婦姓蕭氏

名烏頭娘故民蕭思敬女也命工修其墓且割廢廟田

六十餘畝命人歲守祭事陳獻章止遷蕭節婦墓賦曰

昔兵戈之攘寇盜兮孰俛俛而握之符號令紛其不一

兮汨珠玉於泥塗抹之亂之執兵之狗而慾兮胡寧知

恥而畏誅若美人兮宗廟之瑚母我即帶兮母我捫袂

母我執手兮手可斷而不可污奮犬豕之罵以冒刃兮

貌凜凜其若蘇死則快兮生安用諸嗟此烈婦兮彼丈夫弗如丁侯為縣兮德教用敷表貞塚兮營祭畚行路嗟嘆兮揭聲教於海隅茲弗畏兮託日者以為誣欲改封以自便兮動有識之長吁匪今侯之繼軌兮隳四尺其奚幸我將告外史兮筆之於書用新會志修

崔壽保妻胡氏順德人年二十三而壽保死黃蕭養作亂鄉人立鎮拒賊他人爭負財物而胡氏獨抱家廟神主而已家甚窮困和樂而無怨言鄉人敬之又甘溪堡某氏者生子月餘夫遠戍及子既壯而娶婦方三月謀於其婦曰吾今代吾父戍汝善自處之戍所且告父曰兒恐無還期令兒婦他適也及父歸以離書付婦婦曰兒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八

文字敬慎室

能代父歸婦獨不能養舅姑耶斷一指以為信用順德志修

周氏新會人年十九而歸同邑郭宗育生一子原聰及三歲而宗育死周守志不二事姑孝家甚貧資女工以為生宣德間周年已五十二有司以聞覆勘者七次未及旌表而卒人皆恨之意其死亦不瞑於地下矣予切以為不然大凡人之得其心者死生皆無憾也彼豈以是

區區者累其心哉若夫激勸之道蓋為政之先事也用廣州志新會志修

州志新會

嚴氏名貞彥連州民陳才惠之妻宣德九年才惠以疾卒時貞彥年纔二十父威憐其少欲再嫁之貞彥泣曰舅姑春秋高兒在襁褓未亡人背之不祥威終不能奪其

志年九十餘卒用連州新志修

王氏增城人適本縣廖寧三年而寧沒無子王年纔二十四誓死不再適孀居五十餘年事姑盡孝族人為其擇子以繼天順八年鄉耆舉其事於官有司具聞未奉旌

表用廣州志修

謝氏者新會李伯謹妻也年二十五而伯謹卒謝杜門不出能修婦道稱未亡人者六十餘年有司以聞詔旌表其門用新會志修

湯氏名卯娘新會人父曰應璧應璧者陝西乾州判官也卯娘年二十而嫁為鄉人馬時寧妻五越月而被虜賊徒將輿之以獻於渠魁卯娘且泣且罵賊怒殺之時正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九

文字敬慎室

統己巳也其後天順癸未冬又有麗婦李氏者聞流賊已臨門遂自縊而死宏治戊申九月聞之博羅何宇新曰八月賊臨增城博羅之界婦人被虜者十八人經二夕其家贖還竟無一死者若卯娘者其烈婦歟當卯娘死時其間舍垢而不死者不但千百婦人而已也若卯娘者真烈婦也用新會志修

花節婦者王氏夫為廣州衛舍人病死婦哀慟如不能生甫殯畢即盛服與姻戚鄰里婦媪訣家人以為狂其日投井死張詡作節婦詞以表章之其詞曰王氏婦傾城姝雄既死雌無以為生夫既失我無以為家千尺之井清冷冷青天白日精衛鳴岳家小女負銀瓶與爾貞魄

同芳馨人去天來今日定千秋名繫朱鳥影嗚呼犬羊

羞踐行春官海波不瀟臙脂井用南海雜詠修

陳復亨妻李氏南海人年二十八而寡洪武十八年奉詔

旌表其門

黎醫叟妻陳氏東莞人醫叟死時陳年二十二守志不嫁

鞠遺孤至于成立洪武十七年朝廷旌表蠲復其家

陳恆慶妻趙氏番禺人年二十六守寡遺腹孤矢無二

志年六十六於成化六年旌表先是同邑張以民妻党

氏年二十九而寡永樂元年旌表時年六十八

東莞李禮寬妻盧氏年二十六育孤守志洪武十八年旌

表復免其徭役已上並用廣州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十

文字敬撰室

順德民祝勝妻霍氏既婚三月而夫死誓不再適父母莫

奪其志遠近莫不稱之年六十餘卒李承箕修順德志

削霍氏事而曰江尾黃妙順妻李氏年二十一而守志

平步陳志亮母李氏年二十一夫死志亮妻羅氏年二

十三而志亮死皆守志黎氏者年十八而嫁為龍江民

蕭復昇妻明年復昇死黎氏守志不出年六十終大良

民李道妻何氏龍江人年二十一容奇民余昌妻新會

陳氏年二十四李良妻黎氏年二十三龍頭堡梁氏年

十有九桃村民吳有進妻嫁三月而有進死此數人者

子以其無他善著於人將刊之通守莆田顧叔龍語箕

曰時人多忽人之小善婦道之善豈出閩外哉易為者

忠臣難為者孝子節婦也風雨之朝星月之夕獨處空

闈至老而不易其心果易能哉箕以斯言為然用廣州志順德修

志修

列女外傳

德言容功女之四德也惟不污其身不易其節然後為

賢一失於此雖有他長奚取哉昔者唐武曌時南海進

女子七歲能詩其兄送至京師墜命賦別兄詩即曰別

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可謂

穎敏矣然果婦言乎南海盧眉娘自幼巧鍼指能於一

尺絹上繡法華經字如粟又能作飛仙蓋以絲一縷為

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日食胡麻三合唐順宗時以奇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七

文字敬撰室

女貢憲宗特賜金鳳環以束其腕後歸南海人以為女

仙或有見其乘紫雲遊於海上者然果婦工乎南漢劉

龔時官中蘇才人博通經史才貌兼美掖庭以大家呼

之劉鋹時辛蟾姬李如輩以妖曼寵皆出吾廣然果婦

容乎洪武中南海屈氏進為美人郡人葉碧山女選為

女官又有番禺王女官則以孀婦進然其行無聞焉故

皆不列于傳李承箕新會志有列女外傳今因之又念

夫中閨之行苟不有錄吾見其湮沒而已故雖近年有

行者亦收其所收者所謂不污其身不易其節者也非

取其容工言詞之美而已

新會志列女外傳凡六人其一曰陳氏邑之歸德里李宗

長之側室也宗長生男女四人而陳無所出宗長夫婦既死值元季亂陳乃收世系契券攜子女傭於鄉人飲食之陳以食其子於牧所至國初稍稍復舊業數千百租皆在所掌無少喪焉女求田於陳陳笑曰此非汝先人遺意妾豈可擅撥主人田也每有宴集使婦主客客辭以太貶曰吾豈有坐次於堂上也其子與人博陳屢痛哭臨之博徒爲之動告其子曰與汝共所事如汝母何子亦感悟病將死囑曰斂我布母以綺紉奠我庶下母于正寢瘞我於老孺人墓側母高我封於我足矣嗚呼謹名分辨上下春秋之法也小人之所以侵君子妾婦之所以乘其夫夷狄之所以陵中國者冠履倒置上下之分亡也陳氏豈知書者哉可以爲世勸也故錄之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三

文字數限室

其二曰華萼都鄧氏者馬奇生之妻奇生蚤死其姑哭泣曰吾早寡而恃兒與婦也兒死矣吾何以爲生而婦何以托也鄧曰婦既字敢言及他鄧侍姑孝謹姑甚賢之正統己巳賊作鄧奉姑投城姑卒鄧於倉皇之間極力備棺衾不肯少有苟且晝號夜泣悲動鄉鄰賊平歸葬一不違於禮聞者莫不壯其志而稱其爲賢婦也其三曰盧氏者不得已而投江死者也盧先與鄰合紗召工織之盧之夫有所往工以鄙言挑盧盧變色斥之他日工謂鄰婦曰汝能爲我達意盧深相謝織錢不復言也盧聞之至工家求一死不得屢請於夫爲白之夫素

怯又畏工之無賴而力不相敵也不與較盧懷抱怏怏若不容於世者遂投江盧華萼東村人年十六而嫁爲林宗婦慎出入里人鮮識之二十五而死廉恥道喪世之號爲士大夫者貪昧隱忍喪其本心者多矣此婦以一言之不可不較而卒死之朱文公謂屈原之忠忠之過者也予亦謂此婦之恥恥之過者也錄之以爲無恥之戒其四曰陳滿妻何氏有賢行年二十四而滿沒一子亦死何每一悲哀一絕斷如是者十餘年富民屢遣人議之姑憐其少而語之曰母以我爲新婦累何泣曰我所以不卽死者姑老無他子孫也此弗願聞朝夕勤麻桌爲飲食資日買魚乾以奉姑炙餘骨以自用而不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三

文字數限室

肯少受於人雖宗戚子弟有數十餘年而不得見其面者天雨牆壞家故貧不能募工何卽以裙包瓦礫砌之清操烈德乃如此識與不識皆曰陳節婦云吾嘗懼夫窮鄉下邑有不幸而不得聞於世者多矣故筆之於書焉其五曰宣化坊民垂白扶杖者數千輩來告予曰見人之善而不言與知人之不賢而詭言之皆穿窬之盜也如世之能言童子指之爲盜則瞠目反罵拒而不受於己若避惡臭然民老矣其肯冒此名哉切見同坊鄰黃婦蘇氏妙果者事姑有殊孝蘇歸黃舅已死姑已更適人矣姑又寡而來蘇曰此果吾姑歟言動避堂坐作避舍寢處避牀帷具甘旨問起居如吏民臨新官府然

隻錢寸帛皆歸之姑凡事稟命而行如是者十餘年姑以老病篤弗能動蘇侍側晝夜不倦日浣中裙廁踰者至八九未嘗見其少有蹙眉也如是者數月餘姑卒既葬蘇猶哀傷不已民老矣相與爲鄰者久矣亦未嘗聞蘇有片言穢惡之聲其淑順有如此者某等豈容沒人之善予曰有是哉可以書矣其六曰梁氏者始生而母死育於諸母年十九而嫁爲趙不疆妻二十有一而不疆死於非命諸父母謂之曰吾將擇富貴人別爲汝圖梁歸而哭於室舅姑怒曰服已從吉何以悲亂我也梁不能發聲而絕斷者半餉自是不過父之家者五六年梁自少律身甚謹如老成人一女隸已適人間其行不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齒

文字數樓室

修遂絕之不與見童僕稍涉輕佻者皆遣去之常戒其子曰爾須務學成好人他日爲爾父復讐不可浪浪落人後也知縣丁積聞之時給胙以致激勸云

彭烈女番禺人本良家子而貧鬻爲婢女資麗性修潔衣裳履綦皆瑩淨不垢其主欲私之不可稍強之卽投井以死嗚呼余嘗讀史至辟陽侯事歎夫后妃之尊迺或有愧焉以是知女之果賢也孰謂其賤也而可不書哉女父母聞其事于官知縣高瑤治其主以罪罰使治葬且樹華表柱二扁之曰彭烈女墓墓在城北二里而近

用彭烈女事狀修

蘇本妻麥氏者新會人隨夫任所年二十三而夫死慟哭

自投於水者二次有老嫗者拯得之得活歸卽杜門孀居三十餘年鄉老上其事知縣羅僑扁其門曰清閨白璧卒年六十四

用事狀修

程富妻鍾氏者南海鍾禧女年十七而富以指揮死於陣守志不出門者五十餘年矣日惟對富遺像事之如生陳白沙聞而作詩美之布政吳廷舉奏聞旌表禧有詞翰亦廣城名士也

用事狀修

貞女邵氏諱禘廉南海人也世家平溪村爲衣冠族曾大父夔寧府紀善父琛母梁氏年未笄憑媒黎嫗許嫁郡庠生潘濂旣委禽矣乃聞濂素病療父母欲悔親女執不可私謂所親曰吾聞墟場買物有定錢者尙不食言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五

文字數樓室

矧婚配邪事遂尼歲庚午濂以易領第四名文解赴春官中乙榜辭不就南歸病作卒于儀真訃至父母將分梳如潘宅分梳者定聘後男或死女家遣奠取木梳折而爲二以與死者決而別議婚女死亦如之俚俗所爲也女聞之毅然曰梳可作兩段身不可許兩姓苟若此有死而已哀瘁遽毀衆人爲好言慰之曰夏溪潘宅門閨素劣濂雖得一第然世有傳尸病幸其死安知非福邪女指日自誓以必死且聞濂父母俱老欲往事之終身家人斥其愚是日沐浴整粧自經于閨中驚採不及而死時年二十有二家人怒其死焚而瘞諸路聞者傷之濂字宗周聰穎善爲舉子業其鄉人云女未死時夢

少年儒衣冠者謂曰我死矣爾能不他適否覺猶彷彿見之未一月而濂訃至於乎臣之事君女之事夫一道也臣受君聘拜自獻其身矣而改事他人則不足以爲純臣宋進士吳澄是也雖爲大儒世猶非之然則女之死雖過謂之貞非邪風俗薄惡弁髦視其夫郵置視其家朝衰麻而暮燕婉者亦多矣方之貞女何如也女之一死其關於風化綱常甚大惜無有表章之者吾憫焉吾聞靖州王展女許嫁陶絃未行而絃死女聞之自經事聞表其閭墓諸暨孟蘊受蔣文勗聘未成婚而文勗死孟執喪三年養其舅姑盡孝宣德中旌表之嗚呼世固有幸不幸哉

用霍元英所錄行實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六

文字數據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一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揆

方技

南齊隱士盧公

度

唐道士軒轅公

集

宋太子洗馬周公

克明

宋光祿寺丞陳公

昭遇

錦衣鎮撫林公

良

嗚呼聖途削迹異說蠱作師心爲教而傳其學名家法墨乃道荆棘掉闔縱橫狙詐罔極緇黃者流變幻譎張謂生可延謂禍可禳羣愚耳目曷由章章天文律厯醫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一

一

文字數據室

藥卜筮日者繪師皆挾其藝苟無害於道是不可廢語曰作巫醫貴有恒雖小道必可觀作方技傳

盧度字孝章中宿人也後徙始興有材畧嘗隨張永北侵魏言於永曰魏人所恃者特淮水耳我以輕兵司游騎擒之以寒其心且多張旗幟以爲疑兵則彼必不敢渡因而擊之衆必披靡此上策也永不能用果爲魏所敗阻淮水不得過士卒傷亡過半度以此知名然自是亦厭世務嘗有官階棄之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食畢仍次第而去逆知死年月永明末忽置酒與親友別曰吾返其真矣至期果卒

度嘗預知未來事毫髮皆如目覩其阻於淮水也籲天而呼得兩楸流來接之遂得濟又行事多神異世稱其有道術焉在中宿時棲息金芝巖有枕石在邑人至今目爲盧公臥處

中宿今清遠南史廣州記參修

軒轅集者不知何許人武宗好談神仙集以山人進宣宗卽位誅趙歸真遂流集於嶺南因居增城之羅浮山人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垂地坐暗室則目有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巖谷毒龍猛獸隨之若有所衛護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人命飲者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漉漉而出麴蘖之香畧無減後宣宗思之大中十一年遣使迎至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一

文字數誤室

長安召入問長生可致乎對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所以致上壽者此道也况長生久視乎及退又以金盆覆白鵲試之時集方休于外謂中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人不諭其意上復召令速至集纔及玉陛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有笑之者則鬢髮朱唇年方二八須臾變爲老嫗雞皮鮐背鬢髮皓然皆涕泣不已上令謝之却復故京師素無葦菹荔枝花上因語及集於袖出之二花各數百朶枝葉方茂如新翦者又嘗柑子集曰臣山下所植味踰於此上嘆曰

朕無緣得矣集取御座前碧玉甌以寶盆覆之頃之徹盆得柑上食而甘之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卽取筆書四十年但十字上有一起上笑曰朕安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畱數月求還山命中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囊探錢以施貧者比至江陵數十萬取益不竭未及山忽失其所在中使惶恐不日南海奏集已歸羅浮矣觀世所傳集事大類東方朔左慈蓋好事者爲之非其真也

用通鑑綱目續大事記羅浮志參修

周克明字昭文南海人曾祖德扶唐司農卿祖傑開成中進士解褐獲嘉尉歷宏文館校書郎中和中僖宗在蜀傑上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三遷司農少卿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一

文字數誤室

傑精於歷筭嘗以大衍歷數有差因敷演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之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其弟鼎求爲封州錄事參軍傑天復中亦棄官攜家南適嶺表劉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災變傑自以年老嘗策名中朝恥以星歷事僭僞乃謝病不出龔襲位強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上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甚厚龔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耳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元亦世其學事龔至司天少監歸宋

授監丞而卒即克明之父也克明精於數術凡律歷天官五行讖緯及三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授司天六壬改臺主簿轉監丞五遷春官正克明頗修詞藻喜藏書景德初嘗獻所著文十篇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氏西眾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為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亟請對言臣按天文錄荆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是德星也臣在塗聞中外之人頗惑其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即從其請序太子洗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權判監事屬修兩朝國史其天文律歷事命克明參之大中祥符九年坐本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一

四

文字數檢室

監擇日差互例降為洗馬天禧元年夏火犯靈臺克明語所親曰去歲大白犯靈臺掌曆者悉被降譴上天垂象深可畏也今熒惑又犯之吾其不起乎八月疽發背卒年六十四克明久居司天之職頗勤慎凡奏對必據經盡言及卒上頗悼惜遣內侍諭其婿直龍圖閣馮元令主喪事賜賻甚厚初諸僭國皆有纂錄獨嶺南闕焉惟胡賓王胡元興二家纂述皆不之備克明訪耆舊采碑誌孳孳著撰裁十數卷書未成而卒用宋史本傳修陳昭遇者本南海人也世為名醫至昭遇尤著開寶初至京師為所知者薦授翰林醫官遂畱家開封初為醫官領溫水主簿後加光祿寺丞賜金紫初太宗在藩邸暇

日多畱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及即位詔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昭遇與王懷隱等參對編類每部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一百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初令鏤板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焉又嘗被召與醫官劉翰等詳定唐本草既成書新舊藥凡九百八十三種并目錄二十一卷上之昭遇於醫術無所不究故其所著述皆精博可傳往來公卿間眠病對証多奇驗性又謙慎自將以此被眷寵不衰用州志宋史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一

五

文字數檢室

林良字以善南海人少聰警以貲為藩司奏差能作翎毛有巧思人始未之奇也布政使陳金假人名畫良從旁疵摘商評金怒欲撻之良自陳其能金試使臨寫驚以為神自此騰譽播紳間矣時復繪花草曲盡其妙雖祖黃筌邊景昭然枯榮之態飛動之勢頗自心得遂成家始主事頗宗善山水知府何寅善人物皆鄉先生也良每毀之獨畏宗曰顏老天趣不可及也晚復為白描小景然終不及翎毛花草之工後拜工部營繕所丞黃緣巨璫得直仁智殿改錦衣衛鎮撫良善謔詠已而沾士夫膏馥為詩始頗有可觀者都御史何經號敏捷日與之劇飲唱和或頃刻成詩百篇因結為兄弟良由此名益顯云一時畫工之雄馬遠劉鑑以松鍾雪舫以春

草陳瑞以驢後有何浩者亦以松著終不及良名之盛
焉夫庖羲畫卦則象天地倉頡造字厥有象形有虞章
服登降上下大禹鑄鼎神姦莫逃迨商嚴之審象周室
之考工而畫益日廣畫也者形物以警心者也後世畫
家徒施諸斧藻以供耳目之好不惟無益而或有舊身
罄家者矣雖謂之尤物可也今良死已久畫益見重有
售之者至數十金吾懼焉計良之歿在景泰成化間是
時已徧傳海內矣副使陳騏亦善畫然不苟作嘗曰畫
雖詞人事却不可成名每見士人學畫者輒戒之蓋深
有見於此用鑿齋集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一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一

六

文字數樓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 才伯撰

宦者

南漢招討使邵公廷珩

宋景福殿使藍公繼宗

太監陳公準

嗚呼漢唐任用宦者之事可鑒矣其效至於墟宗社潰
天下而身亦蒞醢南漢劉氏以蕞爾國乃有甚焉者以
史攷之初襲雖寵任中官其數纔三百餘位不過掖庭
諸局令丞至晟時千餘人稍增內常侍諸謁者之稱至
銀漸至七千餘有為三師三公者其上加內字諸宮使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一

文字數樓室

字不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日百官為門外
人羣臣小過及進士狀頭或釋道有才畧可備問者皆
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
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徒大抵皆宦者也卒用龔澄樞
輩以亡其國銀之亡也取船舶千餘艘載金寶妃嬪欲
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帥衛兵千餘盜船舶走宋將潘
美既得銀乃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皆斬之當其
用事時作諸淫巧淫刑苛征主存則蟻附主亡則鳥散
嗚呼吾廣之民當時罹其荼毒者可勝言哉然猶有邵
廷珩之忠智藍繼宗之謹愿者焉千萬中而一見者也
我朝廷太監之員駕馭有方或取才于兩廣如順德陳

準者清介仁恕造諸士君子之班殆無愧色漢呂強不能過也雖然亦豈易得者哉程子曰人君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自化而德器可成宏治初學士楊守陳亦曰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心清理明聖德日隆矣三復斯言益有感於漢唐之世焉錄邵廷瑁藍繼宗陳準爲宦者傳

邵廷瑁者東莞人也宗族蕃衍其地曰邵村劉鋹時爲內常侍宋太祖受禪廷瑁言於鋹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將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文字數據室

自然之勢也聞宋主有一天下之志今益邊兵將欲闕我也宜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鋹憫然莫以爲慮惡廷瑁言直恨之累遷內侍監上柱國禹餘宮使大寶七年宋師南伐克郴州鋹所遣將暨彥贊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衆退保韶州鋹於是始思廷瑁言加廷瑁東面招討使命以舟師屯泚口以待宋師廷瑁素有智勇於是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會有投匿名書者譖廷瑁將圖不軌鋹信之遣使賜廷瑁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瑁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泚口祠之邑人祁順爲辭弔廷瑁曰世有竭忠以致怨兮吾不知其何因非夫子

之不幸兮蓋遭時之不辰嗚呼危哉大宋勃興兮天命歸矣南漢昏冥兮霸圖衰矣小不可以敵大兮人不可以逆天匪修備則通好兮乃人事之當然陳片辭之懇欵兮由忠誠之內宣彼佞俚其弗寤兮羌獨以爲狂言怒斥參苓兮諱藏痼病焚棄五穀兮烹羞堊藟宮庭之不處兮置身檻穽以酖毒爲良味兮謂坦塗爲嶮徑碧敷宮茵兮獸觸門牆井石彳亍兮悉以爲祥於物理猶弗察兮又何辯於奸良緊庸愚之壅蔽兮固賢哲之所怪寧盡心於所事兮忍坐視其顛敗握舟兵于要境兮修邊備而弗懈人方視以爲安兮忽羅讒而遭害讒何親而可愛兮忠何辜而見仇豈天運之使然亦人事之所羞身雖致而名存兮在夫子夫何尤覽芳祠之舊趾兮山水助其清幽系曰浮雲冥濛吁噎露兮霜露悽慘霰雪侵兮麟鳳就烹梟狼橫兮梁摧棟落大厦其傾兮比干之剖周克商兮吳殺子胥國以亡兮自古有之吾又何傷兮初鋹時芝菌生官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皆以符瑞諷羣臣入賀旣殺廷瑁益委任龔澄樞李托薛崇譽潘崇徹此數人者皆宦官也專持政柄威福赫奕言必從計必信豈若廷瑁之一言輒斥哉然廷瑁盡忠後世所稱羨而哀之者雖死猶不死也澄樞南海人幼事龔爲內供奉官累遷內給事晟襲位任閹人林延遇爲甘泉宮使預政事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文字數據室

三

病將死言於晟曰臣死惟冀澄樞可用即日擢知承宣院兼內侍省改德陵使兼龍德宮使銀嗣位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萬華宮使驃騎大將軍改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務皆決於澄樞與李托薛崇譽置酷法之具民甚苦之初晟改名冀有術者言不利名冀當敗國事遂改名冀後銀用澄樞以其姓卒亡其國澄樞亦被誅李托封州封川人也少習騎射以謹愿事冀爲內府局令晟襲位遷內侍省內侍充官闈諸衛押番兼秀華宮使銀立改玩華宮使內侍監兼列聖景陽二宮使托納二女於銀銀以其長爲貴妃次爲美人政事皆訪托而後行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四

文字數據室

使兼六軍觀軍容使行內中尉遷驃騎上將軍內太師宋太祖命帥伐銀既克韶州統軍使李承渥戰死節度副使辛延渥間道遣人勸銀降托堅沮其議及就擒至許田太祖遣使問托等昨已約降復率眾拒戰及軍敗又縱火焚府庫誰爲之謀者托俛首不能對銀諫議大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又自內起今天子遣使案問爾復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托乃引伏後至京斬之薛崇譽韶州曲江人善孫子五曹箕晟署爲內門使兼太倉使銀嗣位遷內中尉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簽書點檢司事以縱火焚倉廩罪擒至京與李托同戮潘崇徹南海人事冀爲內侍省局丞頗

讀兵書立戰功晟嘗遣大將吳懷恩伐桂州平之懷恩爲部下所殺命崇徹代之銀襲位加西北面都統歲餘銀頗疑崇徹遣薛崇譽使其軍以察之歸言崇徹以伶人百餘衣錦繡吹玉笛爲長夜之飲不恤軍事銀怒召歸奪其兵柄自是居常怏怏太祖命帥度嶺銀復命崇徹領兵五萬戍賀江不爲効命銀敗至京太祖知其事特赦之授汝州別駕未幾死嗚呼此三四輩者其爲銀災也何啻妖異而銀方寶之以爲瑞雖然無宋師吾知其亡不久也宋師之來也一戰而暨陸二人者死又戰而伍彥柔死又戰而李承渥植廷曉死門外人亦何負銀哉彼澄樞輩乃至汴而後死一何晚也使銀以其用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五

文字數據室

澄樞輩者而用廷瑁或者其有濟乎而長謀遠策鬱不及施忽嬰無妄之禍雖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而銀亦自速其亡矣嗚呼銀固童騃竊據之君也又何誅焉用九國志

南海志宋史
與川集參修

藍繼宗字承祖南海人事劉鋹爲宦者歸朝年十二遷爲中黃門從征太原傳詔營陳間多稱旨秦州並邊有大小洛門皆自唐末陷西羌雍熙中温仲舒諭酋豪使獻其地徙眾渭北言者以爲生事請罷仲舒太宗遣繼宗往按視還奏二砦據要害產良木不可棄帝悅復使繼宗勞賜仲舒累遷西京作坊副使勾當內東門元德太后章穆皇后葬爲按行園陵使車駕北征勾當雷司皇

城司車駕謁諸陵近陵舊乏水繼宗疏泉陵下百司從
官皆取以濟擢入內副都知為天書扶侍都監詔與李
神祐第東封扈從內臣之勞而入內供奉官范守遜等
訴其不公罷都知祀汾陰復為天書扶侍都監再遷東
染院使明年領會州刺史進崇儀使勾當皇城司修玉
清昭應宮與劉承珪典工作官成遷洛苑使高州團練
使充都監坐章穆皇后陵隧墊貶如京使典修景靈宮
進南作坊使復修會靈祥源觀車駕幸亳州管勾當司
大內公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修國史院
為趙德明加恩使德明與繼宗射繼宗每發必中德明
遺以所乘名馬為內侍省右班都知遷入內都知仁宗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六

文字數限至

即位遷左騏驎使忠州防禦使永定陵修奉鈐轄歷昭
宣宣政宣慶使累上章求致仕特免入朝拜舞及從行
幸頃之復固請罷都知以景福殿使邕州觀察使家居
養疾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諡僖靖繼宗事四朝謙謹自
持每領職未久輒請罷家有園池退朝即亟歸同列或
畱之繼宗曰我欲歸種花卉弄游魚為樂爾景福殿置
使自大中祥符間至繼宗授者纔三人又有高居簡者
番禺人以文思使領忠州刺史聞外廷議論必以入告
省中目為高直奏仁宗時嘗使南海遇廣州火救者不
力居簡督眾護軍資甲仗二庫賴以獲全事聞詔褒之
然謹愿不及繼宗遠矣

用宋史本傳修

陳準者順德之北水堡人也景泰間進為內侍給役內廷
不好用事曩年朝廷設一座於東華門外號曰厥命太
監守之至汪直尙銘則恃寵恣意紊亂紀綱羅致百僚
縉紳奪氣而銘黷貨尤甚成化甲辰銘敗去赦不誅以
準為太監代銘準下令軍校曰大逆若告我非此則有
司之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準為人平恕清儉時
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逡巡屢日整
衣冠閉門自殺李承箕曰於乎漢高帝起匹夫以智籠
天下而王之亦後世豪傑主也及國家既定志不帥氣
臥病則枕宦者而戒絕羣臣豈真豪傑歟豈色和貌厚
巧術深姦而致悅於人固非一端者皆內侍歟而豪傑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七

文字數限至

亦有所不能免焉者何歟膏粱子弟愛其童奴過於骨
肉繼世之主又何惜歟歐陽子曰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
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
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
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
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
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
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
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
親緩之則養禍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

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
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雖然胡文定嘗曰內侍豈無忠智之人善自為謀者士大夫苟能陳祖宗故事及近古之失就使之謀其同類豈不可也若陳準者豈非賢哉故作傳以為內侍之勸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二 八

文字數據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流寓上

漢司徒許公

靖

吳功曹虞公

翻

晉散騎常侍葛公

洪

南宋臨川內史謝公

靈運

南梁臨海太守伏公

曼容

南陳中庶子蕭公

引

南陳太市令章公

華

隋上開府江公

總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一

文字數據室

唐中書侍郎崔公

仁師

唐荊州長史張文獻公

九齡

唐侍御史劉公

軻

唐人有言王烈登山林泉動色嵇康在坐左右生光久矣哉名流碩士之為天下重也時其將有言也恆必孚之將有動也恆必步之心思志向之存聲容容觀之著冠服之製翰墨之工恆必羨而倣之其生也恆必榮之其歿也恆必傷之履綦所及駟結磨集嚮慕之下俗易風移實與服官政司教化者卒相埒其何以登茲蓋德業隆而文彩華也否則鸛翔爵逐惟恐其去之不遠肯使貽鄉邦辱邪吾廣古荒徼不通中國秦皇帝始并之

以謫徙民與粵雜處趙佗君其地嘗上書秦皇帝求女
 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
 人勝廣之亂不北走胡則南走粵兩漢以來謫徙日廣
 而華風日張今之受屬長孫子者非復椎結卉服之遺
 黎亦已舊矣蓋占版籍保墳墓者廣之人也游移僑處
 而遽去者則流寓者也余採流寓以成此篇自德業之
 隆而迨諸忠憤之流死節之魄隱淪之跡自文彩之華
 而迨諸詞苑之彥詩壇之望狎客之魁嫩惡兼收備勸
 沮焉耳若乃載籍不言其州里者豈其或廣之人乎抑
 流寓乎否也於戰國一人焉為楚王相而來五羊銜穀
 之祥曰高固於漢二人焉為粵郎得呂嘉以功封臨蔡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一

文字數幾室

侯傳爵及其子者奇功也曰孫都進南海香順帝說而
 賜官時稱香尉焉曰雍仲州里可知矣然不知其果流
 寓於此邦乎否也於南齊一人焉母漂流交州求為廣
 州綏寧府佐往訪而得之世欽其孝曰射聲校尉鄢陵
 庾道愍皆不列於篇者何也疑也方技之徒不循此例
 者何也彼所謂遊方之外者也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
 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摺靖不得齒敘
 以馬磨自給穎川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
 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為
 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

幽滯拜尚書韓馥等為牧守而遷靖御史中丞馥等到
 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愆曰諸君言當拔
 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
 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愆令出於外斬之靖
 懼誅出奔流宕豫揚吳會閒會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
 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疏親悉發乃從後去
 當時見者莫不嘆息既至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
 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
 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
 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
 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靖亦與曹操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三

文字數幾室

書曰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
 術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
 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艱茹草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
 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勅元戎西迎大
 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夫爵高者憂深祿厚
 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為
 賞罰意之所存便為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
 失道即四方散亂足下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
 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為官擇人苟得其
 人雖讐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
 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書竟

不達其術南海頗久後劉璋使使招之靖入蜀璋以爲
巴郡廣漢太守建安十六年轉任蜀郡聞操立諸皇子
爲王嘆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
孟德之謂乎十九年昭烈克蜀以靖爲左將軍長史昭
烈爲漢中王靖爲太傅及卽皇帝位策靖爲司徒雖年
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
爲之拜章武二年卒

用三國志修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
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
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
稱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絰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四

文字數限室

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覓勸朗避策朗不能用
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
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
以還矣翻既歸策復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
第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
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
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
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
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謀草創之計是以行
耳後漢召爲侍御史曹操爲司空辟皆不就翻與少府
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

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
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
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
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雕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爲
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
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
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後蒙舉軍西上
南郡太守麋芳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
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
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卽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
不行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佯醉不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五

文字數限室

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劔欲擊之侍坐者莫不
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
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
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尙殺孔文
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
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
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
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
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翻雖
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嘗數百人又爲老子論語國
語訓注皆傳於世翻旣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

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
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初山陰丁覽太末徐
陵或在縣吏之中或眾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交善終
成顯名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歸葬舊墓妻子得還翻
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
父卒還鄉里永安初從選曹郎孫綝廢立時欲入宮為
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汜對曰明公上安宗廟
下惠百姓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
羣下搖蕩眾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
不憚竟立休後為散騎中常侍為監軍使者討扶嚴以
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汜弟忠宜都太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六 文字數限室

守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昺廷尉尚書
濟陰太守翻有園在南海今光孝寺即其地也廣人嘗
祀之廟在城西北三里今廢用三國志南海志一統志參修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
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
棋局幾道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尤好神仙導養之
法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翁以其煉丹秘術
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
上黨鮑元元亦內學逆占將來深重洪以女妻之復傳
元業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檄洪為都尉討
破之遷伏波將軍洪見天下已亂乃參廣州刺史嵇含

軍事合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始還鄉里元帝為丞相辟
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
主簿選為散騎常侍領國史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
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砂乃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
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遂將子姪俱
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之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為
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在
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
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元霄騁足則能
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鶴鷄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
伍何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七 文字數限室

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
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哉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
安乎窮圯之域藜藿行八珍之甘蓬蓽有藻稅之樂也
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言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
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於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
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
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
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
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
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
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既富又精於析理後忽與嶽

疏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用晉書修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晉車騎將軍元之孫也少好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性豪侈衣物多改舊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累遷祕書丞爲劉裕從事中郎兩坐罪免官裕受晉禪降爵爲侯爲太子左衛率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惋非毀執政徐羨之等惡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遨遊動踰旬朔政事不復關懷歲一周卽稱疾去職以父祖並葬始寧縣有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八

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舊業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宏之孔淳之等放蕩爲娛靈運工爲詩與族兄瞻從弟琨相抗每有作手自寫之皆兼獨絕文帝稱爲二寶每有一首至都下士庶競相傳誦徐羨之誅徵爲祕書監使整祕閣書遺闕接見唯文談而已靈運意在得政彌不平多稱疾不朝游娛宴集以夜續晝爲有司奏免官時元嘉五年也既東歸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靈運席祖父之資奴僮既衆門生數百人鑿山浚湖工役無已每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所至伐木開徑驚動郡邑至會稽與王宏之諸人出

千秋亭飲酒裸身大呼太守孟顛極惡之又求湖爲田顛不許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帝知顛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有司糾之遣使收靈運於是興兵叛逸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當誅詔以謝元勳參徵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於廣州棄市臨刑作詩曰冀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世傳靈運鬚美死時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詰鬚寺人保惜初不虧損唐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鬪百草欲廣其物色合馳驛取之靈運子鳳坐徒嶺南卒鳳子超宗元嘉末得還爲殷淑儀誅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後仕齊爲黃門郎亦以輕傲見殺超宗子幾卿少慧時稱神童能文章性亦放誕不至通顯又有謝緯者靈運之族人也尙文帝女長城公主以罪徙廣州其子眺好學能文善草隸長五言詩卽所謂謝元暉者也官尙書吏部後亦以輕傲忤物下獄死用南史傳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九

九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邱人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講詔曼容執經帝以其美風采方之嵇

叔夜使人畫叔夜像賜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元理時論以為一臺二絕昇明末為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食泉銘齊建元中上書請封禪高帝以為其禮難備不從仕為太子率更令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施高坐於聽事講說經義生徒常千人又仕梁為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年八十二子暉國子博士孫挺齊末舉秀才策為當時第一官南臺侍書御史皆以儒業知名用南史修

蕭引字叔休南蘭陵人齊廣州刺史惠休族子也方正有器度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府主簿侯景之亂湘東王繹刺史荆州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文字數檢室

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為始興郡遺愛在人正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與宗親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頎為衡州刺史往依焉頎遷廣州卒統領其眾引疑紇異圖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紇反時都下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惶駭唯引怡然謂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何憂之有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引善書為陳宣帝所重嘗披奏書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性抗直不事權貴帝每欲遷用輒為

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轉引為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歷中書黃門吏部侍郎時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甲兵精練每年深入俚洞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因遣之審靖舉措諷令送質及至靖即悟旨遣兒弟為質後主即位為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宦者李善慶蔡脫兒等多所請屬一皆不許族子密為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

用南史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文字數檢室

章華字仲宗吳興人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游處頗通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游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頎為廣州刺史署為南海太守頎子紇敗乃還都後主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也乃辭以疾頑明初上書極諫其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闢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地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轡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斬之未幾隋軍至陳

遂亡

用陳書文苑
英華參修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幼聰敏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為尚書殿中郎武帝覽其詩嗟賞之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總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出走會稽其舅蕭勃先據廣州又往依焉及侯景平徵為始興內史會魏克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遷太子詹事總性浮靡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歷侍中左戶尚書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既當權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時張麗華及龔孔諸美人俱慧黠有寵以宮人有文學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主

文字數限室

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總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謂之狎客每遊宴則使諸美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豔者以為曲調選宮人千百合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後宮之容色也由是國政日頽君臣昏亂以至於滅禎明三年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有文集三十卷其自序云太建之時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識者陋其言跡之乖在南海時有別賓化侯蕭雲詩是時雲亦遁居吾廣云用南史南
海集參修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錄事參軍貞

觀初改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

累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為具食飲湯瀆以情訊之止坐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眾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四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嘗口陳移用費數千名太宗怪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遷給事中後密請立魏王泰為太子失帝旨左遷鴻臚少卿征遼東時以事除名起為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郎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主

文字數限室

郎幸翠微宮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中書令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閣請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簡州刺史卒用唐
書修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晉司空華之後四世祖守禮隋塗山丞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始居曲江祖子胄刺縣令父宏愈索盧丞嘗僑寓南海九齡之生也母夢九鶴盤天而下故以為名七歲知屬文十二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嘆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策高第為左拾遺時元宗即位未郊見九齡

建言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重郊祀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者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統休聖緒於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於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乖盤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古

文字敬慎室

久之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况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惟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為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毗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繇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

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為僥倖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吏猾徒緣姦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圭

文字敬慎室

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刻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繇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謂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做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考乃萬計京師米物為耗豈多士哉蓋目

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否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有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六

文字數極室

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載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尙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旣而果得諍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闕奏說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爲言說不聽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

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趣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臯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七

文字數極室

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尙書九齡執曰不可尙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選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爾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寶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爾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自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與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

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才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因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識書帝怒杖子諒於朝堂流瀘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大

文字敬慎室

卿皆播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能終始者及為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遠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

齡嘗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後帝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為伊闕令會祿山亂河洛陷焉而終不受偽官賊平擢太子右贊善大夫九齡弟九臯亦有名終嶺南節度使其曾孫仲方進士累官諫議大夫祕書監歷敬宗文宗朝以直道聞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成余按宋會要景德三年九齡九世孫元吉詣闕獻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九

文字敬慎室

明皇墨蹟并九齡遺像詔以為韶州文學天聖六年九世孫錫文以九齡告身并明皇批答來獻補試國子四門助教元祐中十世孫唐輔為蒼梧守皆其正裔也今其後昌衍譜象可據而劉禹錫者乃謗九齡無後何無忌憚歟蓋陰慝之私云耳九齡所著有曲江集二十卷行於世宋末廣帥方大琮建二獻祠與崔與之並祀今列於廣庠仰高祠用唐書本傳說郭文獻通考參修劉軻者沛人博學無所不通馬植見其文曰韓愈之流也嘗流離郴湘至韶家焉已而入廣聞壽春楊生寓羅浮講授春秋杖策從之遊者數年乃馳書於植曰楊生以傳書為道者也三代聖王死其道盡留於春秋春秋之

道軻以不下牀而求之其在生矣每一講問疑周公孔子左邱公穀迴環在座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元和初乃下羅浮踰嶺隱於匡廬山耕田自食其力所爲文精邃追逐古人閉戶著書有三傳指要十五卷漢書古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鑑一卷三禪五革一卷三傳指要則著於羅浮者也後以植薦起官至侍御史用韶州志唐文粹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文字數幾室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三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流寓下

宋連州文學姚公鉉

宋翰林學士蘇文忠公軾

宋參知政事陳公與義

宋南軒先生張宣公栻

宋丞相文公天祥

宋丞相陸公秀夫

宋太傅張公世傑

宋尚書徐公宗仁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文字數幾室

宋節度使蘇公劉義

宋禮部侍郎鄧公九薦

前翰林庶吉士鄒公智

姚鉉字寶臣廬州合肥人太平興國中進士甲科文辭敏麗善書札藏書至多淳化中直史館應制賦賞花釣魚詩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褒獎之歷右司諫兩浙轉運使課吏寫書采唐世文章分門編類初爲五十卷後復增廣之至一百卷以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雜著爲次第命之曰文粹鉉雋爽尙氣薛映知杭州與之不協摭其罪狀數條密以聞於是除名貶連州文學卒年五十二嘗寫所著文粹

好事者於縣建樓貯之官屬多遣吏寫錄吏以為苦以
鹽水噴之冀其速壞後以火焚其樓其論唐三百年文
章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邃古以二帝三王為根本
以六經四教為宗師憑陵輜轡首唱古文過橫流於昏
墊闢正道於夷坦蓋亦有見至於去取或不能無駁如
淮西碑取段文昌所為而黜韓愈之作此其最紕繆者
也卒後其子以其書上獻詔藏內府命以一官用唐文粹文獻

通考

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眉山人父洵以文章雄一世所謂

老泉者也軾與弟轍酷似之天下稱曰三蘇軾生十年
其母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比冠學通經史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二

文字獻疑室

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中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梅堯臣
與其事得其論刑賞以示修至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
多士疑門下士曾鞏所為乃置之第二後以書謝修見
之語客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又以直言薦之
答策入三等英宗在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
林宰相不可乃以為直史館通判杭州徙知密州皆以
能著又徙徐州治水有功去任徐人思之及知湖州以
表謝上言事者謫其語以為謗遣官逮赴御史臺初軾
當王安石紛更法度之際見其事不便於民則賦詩以
諷焉言者從而擠陷欲置之死神宗薄其過責置黃州
司馬光相哲宗起軾累擢中書舍人時光方議改免役

為差役差役之法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
破產神宗改為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
苦軾爭不可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
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
不許軾盡言耶光笑而止即乞補外光尋怒欲逐之會
光薨乃已其耿直忤物皆此類也尋除翰林學士承旨
紹聖中坐草責呂惠卿制直言其罪誣以誘訕安置惠
州聞命即行以少子過白隨瘴癘所侵蠻蠻所侮胸中
泊然無所帶芥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始舟至清遠縣
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即賦一詩至廣州登陟
題詠所在而有如鑒空閣蒲澗寺皆其履蹟所及也新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三

文字獻疑室

會人以其嘗至石螺岡構亭表之其為人向慕如此居
惠州三年嘗卜居白鶴峯下作新居上梁文有曰願隨
父老燕同社之雞豚已戒兒童惱比隣之鵝鴨又有為
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之句章惇聞之笑曰
子瞻尚爾快活耶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渡海時復
涉廣州界徧翔海濱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元符初北
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止
於常州建中靖國元年七月卒年六十五初好賈誼陸
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
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謫居於
黃杜門深居馳騁文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至其所

爲詩文論議率皆過人晚喜陶淵明詩和之幾徧爲人英辯奇偉於書無所不通所作文章翰墨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門下賓客如張耒秦觀陳師道晁無咎輩皆一時豪傑其盛宋世所未有也立朝知無不爲世稱其忠義嘗自比范滂孔融議者不以爲過然嘗與程頤議論不合各立黨相攻擊評者以此頗少之在黃州日自號東坡云所著詩文奏議內外制合百餘卷又有易書論語等解行世其學問大抵出入佛老縱橫要之得於莊周爲多也

用惠陽志

陳與義字去非洛陽人天資卓偉周覽部籍輒記不忘政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四

文字敬慎室

和三年以上舍甲科解褐爲教官益大肆於詩文務一洗舊常畦逕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出也徽宗見其所賦墨梅詩善之亟命召對有見晚之嗟遂拜中書舍人擢掌符璽會兵興搶攘避地湖嶠泛洞庭上九疑羅浮行路萬里雖流離困阨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故晚年賦詠尤工摺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遍號新體其在南海頗久嘗登海山樓賦詩惘然有杜陵登單父臺之意識者悲之高宗聞其句云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深眷想焉紹興初召還益以詩文被簡注累遷翰林學士徧掌內外制誥尋拜參知政事久之以疾卒其出處氣節文詞翰墨皆

卓然可稱有簡齋集二十卷論者以爲崇觀間尙王氏經學風雅幾廢絕而與義獨以詩名其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宋諸家之上中興後遂至顯用陳師道謂詩能達人與義殆其一也又有康與之伯可者工小詞紹興中附秦檜得進以詩章應制韋太后歸自虜庭高宗盡心孝養每燕賀必召與之爲小詞歌之賞賚頻疊嘗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宗御畫扇繪事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羹墻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殺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遊事已空尙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五

文字敬慎室

盡在蒼梧夕照中璫出見之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扣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後以檜黨流嶺南有舊宅在景泰山下扁曰順庵者則高宗御書也康之父倬詭誕不檢事見揮麈錄與之又甚焉嘗挾吳下妓趙芷以遁與蘇師德有隙遂與蘇泚之獄泚師德之子而常同之婿也與之授知於同一朝背之然王銍蘇庠輩皆愛其詞所謂文人無行者也又有顏博文者官著作郎紹興中亦流廣州詩文略可觀嘗貢諛於張邦昌有日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爲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其反復無恥如此方

大琮帥廣時刻南海志芟去博文所為海山樓諸詩而錄簡齋諸作入焉又斥去十賢堂滕修之祀以其事二姓也士論快之嗚呼使牧吾廣者取舍皆如大琮焉則勸沮明矣使流謫至吾廣者皆如康顏輩之邪惡則朝廷之刑賞公矣用事文類聚文獻通考參修

張栻字敬夫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臯嘗節度劍南一子留蜀栻其後也父浚高宗朝累官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有軍功封魏國公紹興乙丑因星變上疏極論時事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栻隨侍至連州浚為書院於嘉魚池之左栻亦開書堂以講學浚後徙永州復入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六

文字徵實室

為平章事兼樞密使栻皆從焉栻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仕為直祕閣浚開府治戎栻間以軍事入奏孝宗異其對擢左司員外郎兼侍講每召對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等事宰相近習皆憚之遷吏部侍郎知江陵府終右文殿修撰卒年四十八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帝嗟悼不已朱熹與黃幹書曰吾道益孤矣初栻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在湖

湘時廣州學者多從之遊語在簡克己傳栻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也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淳祐初封華陽伯從祀孔子廟庭浚嘗陰排岳飛相業將才無大可稱者世以栻為時大儒故多為之諱用宋通鑑一統志參修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州吉水人也豐貌修眉美皙如玉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祀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諡忠節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以法天不息為對不為藁一揮而言萬餘理宗親擢為第一開慶初元師圍鄂宦官董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七

文字徵實室

宋臣說上遷都天祥時為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之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權直學士院抗賈似道輒斥乃援錢若水例致仕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有眾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朝

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以
求好師孟益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
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儻鼓以作將士之氣
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
大之弊然國亦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
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
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闢於長沙以廣東
益江西而建闢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於番陽
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
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
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
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閒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
卻也書奏不報元兵破常州宰相陳宜中留夢炎議棄
平江趣天祥移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
降宜中等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
使使如元軍請和與元伯顏抗論阜亭山伯顏怒拘之
明日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
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樞密院事劉岳北至鎮江
天祥與其客杜澣十二人夜亡入真州守將苗再成出
迎共謀興復揚州制置李庭芝信諜言以爲天祥來說
降使再成殺之再成見其忠義不忍天祥乃東入海道
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八

文字數幾室

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澣及金
應而去虞侯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澣
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贖荷天祥至高郵
汎海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王卽位於福安
府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陳宜中
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
十月遣將分軍四出圖進多敗死者景炎二年正月元
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故將吳浚來說降天
祥誅之遂入梅州又出江西入會昌入興國縣七月遣
監軍趙時賞等復吉水諸縣臨洪等郡皆送欵州縣豪
傑多響應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元李恆以奇兵猝攻
興國與戰大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追
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也擒之去天祥
得脫諸將多死時賞亦遇害天祥收殘兵奔循州祥興
元年二月出惠州海豐縣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
澳端宗崩少帝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
加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
一子道生與母夫人曾氏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討
潮盜陳懿劉興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懿潛導元將
張宏範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元兵至倉皇出走千
戶黃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諸將被獲死者殆
盡至潮陽見宏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宏範以客禮見之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九

文字數幾室

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不從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宏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元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心乎宏範義之宏範又謂國亡矣卽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不書宏範爲改容遣使護送北行天祥目擊厓山痛苦酷罰無以勝堪日夕謀蹈海而防閑不可出且以厓山所獲宋禮部郎官鄧光薦與俱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世祖求多才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十

文字數疑室

積翁論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在燕凡三年世祖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葦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徹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開平疑丞相爲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

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辨人城門晝閉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尸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用崖山新志忠錄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十一

文字數疑室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徙家鎮江景定元年進士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置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士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問賓主交驩秀夫獨斂衽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己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返二王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皆至遂相與立端宗於福州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

人宜中皇恐亟召還時端宗播越海濱庶事疏畧楊太后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慟者屬端宗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安置之古人有以一成一旅致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定策率羣臣奉衛王卽位時陳宜中往占城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兼樞密使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急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祥興二年厓山破秀夫走帝舟而世傑劉義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文字數錄室

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先入海且諭其妻曰爾先去怕我不來隨啓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赴海死年四十四方秀夫海上時記二帝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光薦還廬陵其書存亡無從知或曰元人傳之而多改竄云

志

張世傑范陽人少從張柔成杞有罪遂奔宋隸淮兵中無所知名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之呂文德召爲小校累功至都統制與高達援鄂州有功轉十功厯知安東州咸淳四年往守鄂州力戰不得前元人招之不聽鄂破遂

提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累加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七月與元阿朮戰焦山大敗奔圖山十月進招討制置等使元兵至召文天祥入衛以世傑爲保康軍節度使知平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二年正月元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請和白太皇太后止之未幾和議亦沮兵至皋亭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世傑以爲彪來從己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文字數錄室

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益王爲皇帝拜檢校少保兩鎮節度使樞密副使兼福建廣南宣撫大使元人來侵乃奉帝入海而自將諸峒畚軍討蒲壽庚之叛攻之不克十月壽庚以唆都兵至衆遂解去旣而唆都遣人迎帝又遣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之元人襲淺灣世傑兵敗奉帝居井澳少帝卽位加世傑少傅時雷州失守世傑以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非善計厓山在大海中去新會縣八十里與奇石山對峙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可以藏舟六月己未發碇洲乙亥至厓山駐蹕遣人入山伐木造軍屋千間立行宮三十間正殿曰慈元殿太后居之兵尙二十餘萬資糧取辦於廣

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械民頗困竭
八月封越國公十月元蒙古漢軍數路並進祥興二年
正月元張宏範侵厓山李恆既陷廣州亦趨厓山或謂
世傑曰元人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
世傑恐久三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
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悉燬行朝草市結大舟千
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
如城牒奉帝居其間為死守計宏範以舟師作長蛇陣
來薄且出騎兵斷汲路帝舟堅不能動宏範載茅沃膏
乘風縱火焚之舟皆塗泥縛長木以拒大舟火不能蒸
時世傑有甥韓在宏範軍中使之招世傑凡三往不從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古

文字敬慎室

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時陳宜中逃之占
城宏範復使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
已為我所執汝復何為士民亦無有叛者但樵汲路絕
兵士茹乾飲鹹者十餘日多嘔泄世傑猶督殿帥蘇劉
義安撫方興等日大戰二月癸未有黑氣出山西是日
宏範命恆守厓山北面自將一軍令諸將曰聞吾樂作
乃戰違令者斬既而樂作宋師以為且懈不設備宏範
與恆夾攻之世傑南北受敵兵士又多疲乏自朝至於
日中辰未已俄一舟檣旗仆諸舟檣旗皆仆世傑知事
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宏範進逼中軍會薄暮
風雨暴作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世傑乃與劉義等斷維

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
結不能出乃負帝死之嬪御諸臣從死者十餘萬世傑
後還收兵厓山復欲奉楊太后求趙氏後立之太后知
帝凶問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
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將趨安南
七豪強之還廣五月四日舟抵南恩之平章港口颶風
大作舟人欲艤舟世傑曰無以為也為我取瓣香來至
則仰天祝曰吾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
又亡矣我未死者庶幾彼退別求趙氏立之以存宗祀
今若此天意果何如耶若天不欲吾復趙氏則大風覆
吾舟舟遂覆世傑溺焉諸將求得其尸焚之骸骨葬陽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古

文字敬慎室

江縣湖居里赤坎頭村用厓山志參修
徐宗仁信州永豐人淳祐中進士歷官國子監主簿開慶
初伏闕上書言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累遷
太府少卿兼侍講德祐初為吏部侍郎權禮部尚書衛
端宗走海上崖山兵敗死焉又有劉鼎孫者字伯鎮江
陵人第進士為翰林學士從幸厓山秀夫既赴海鼎孫
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榜掠無完膚一夕脫
卒蹈海同死者兵部侍郎京口茅湘吏部侍郎趙樵樞
密使汴梁高桂余謂今厓山大忠祠兩廡缺從祀者宗
仁諸人當列名其中庶為不遺用一統志厓山新志參修
蘇劉義荆湖人景定初從呂文德鄂州戰有功轉十官四

年復以守鄂功爲吉州刺史劉義雖出呂氏乃心在王室有推戴功景炎新造拜檢校少保某軍節度使殿前指揮司司馬兼諸路經制鎮撫大使廣東西策應大使劉義多智畧遇張世傑用事不知合變專守法劉義志不得展丁丑七月罷諸使免兼殿司帝在井澳元劉深來襲陳宜中如占城劉義不以爲是擢舟追之不及而返夜泊灣頭俄有天火飛集劉義舟延燒衆舟幾盡祥興嗣統進開府儀同三司殿前指揮使厓山兵敗後與張世傑同斷纜奔海洋世傑死劉義與其子俱得脫文天祥謂劉義剛躁不可近然能服義始終不失大節史稱劉義爲其下所殺嘗考其家乘載履歷頗詳曰劉義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六

文字數誤室

字執之家本南海之龍頭堡性豪華多才宋季慨然以宗社安危爲己事實祐六年由上舍出身授右迪功郎常熟主簿再遷靖江府靈川丞德祐改元詔天下勤王劉義起兵自靈川入衛其逃歸也變名爲由義云然其邑里資階與史不同姑存之厓山新志
鄧光薦字中甫廬陵人宋乙亥冬攜家避地於閩次年景炎間帥趙總卿以書幣辟幹官丁丑四月駕至除宣敎郎宗正寺簿元兵至自虜圍中度嶺入廣及廣陷避地香山縣之黃梅山與其友龔竹卿俱挈家寓焉是冬香山警遇土賊一妻四兒四女三妾十二口皆焚死光薦脫走明年六月改祥興隨駕至厓山除祕書丞兼權禮

部侍郎己卯正月除權直學士二月虜至厓山潰國亡投海者再爲北軍鈞致張元帥前令復衣冠爲揖客初自廣回得與文天祥同舟唱和有詩曰東海集天祥爲書并序之傳於世宋亡張宏範禮之館於趙冰壺家敎其次子累請爲緇黃不許後得放還廬陵大德初卒厓山新志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七

文字數誤室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幼聰異讀書龍泉菴中貧無繼畧之給則掃樹葉蓄之燃以代燭諷誦達旦如是者二年文藝日益警拔成化丙午舉鄉試第一計偕上春官道經三原見致仕司馬王恕曰智此行非但爲會試正欲上疏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耳明年丁未登進士簡爲庶吉士宏治戊申有星變之異上疏極論陰陽之理欲退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己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概御史湯鼐妄言朝政嫉智者并疏其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畧云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爲判案獲免己酉左遷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

親識饋遺堅卻不受視事甫兩閱月總督都御史秦紘檄遣董燧修書得居廣城士子重其爲人多從之遊者與白沙陳獻章爲忘年友時以詩文相命居無何以公委道順德同年進士吳廷舉時爲知縣因款留之邑民李煥於邑之東北曰古樓村者建謫仙亭以奉智遊息辛亥十月卒於順德年二十六布政使劉大夏暨廷舉資之還柩於蜀智雅負奇氣與人寡合處事慷慨無阿比之習孝宗卽位之初常朝用御史一人侍班糾儀湯鼐當輪侍智造其私第告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但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十四

文獻堂

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恕徵聘至京智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勿受官職先請見君以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人雖善其言而卒莫能用識者憾之其據經守義大率類此自號立齋又號秋田子有立齋遺文一卷吳廷舉刻之以傳用立齋遺

文金祺所撰草誌崔銑所撰傳順德志參修

北海三攷

六卷

郭復初題

丙寅冬月湖
南叢書處刊

北海三攷敘

在昔暴秦燔書滅學及漢惠帝除挾書律羣經迭出諸儒繼起爲之注解各相授受三代之典章法度孔門之微言大義得不就泯復存於世傳注之功不誠偉歟然毛韓齊魯分爲四詩魯史春秋學開五傳易有施孟京費之學書有今文古文之別禮有曲臺二戴之傳分門別戶家法是承學徒雖多兼通蓋寡北海鄭公生當漢季通人大儒咸從捧手學無常師囊括大典於易則先通京氏後傳費氏於書則傳杜林古文並習今文於詩則初習韓氏繼箋毛氏於儀禮則本習小戴今文兼採

北海三攷敘

淹中古文於周官則取二鄭及杜子春之說禮記則依盧馬之本春秋則有評論發公羊墨守鍼左氏膏肓起穀梁廢疾之書論語則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攷之齊古而爲之注其餘孝經孟子亦皆有述靡不綜括眾說博稽六藝證其異同抉其是非義取其長不拘家法可謂整百家之不齊集兩漢之大成者矣後之論者以爲使生孔門當列游夏千秋定論良不誣也元儀少承庭訓八歲就塾卽誦毛詩繼以三禮年踰弱冠方志於學從事鄭氏學習之有年但存鑽仰未克貫通誦經之餘涉獵史傳見鄭君逃何進之辟辭公車之徵歎其志

行高潔冠冕人倫及讀華陽國志見鄭君與先主周旋
治亂之道言之甚悉曾不語赦又讀晉書刑法志馬鄭
諸儒為律章句十有餘家魏時著令專用鄭君章句不
得雜用餘家垂為國憲歷有歲年於戲經濟于斯克堪
王臣而聞命罔從讓爵自高誠見漢詐將移不肖為曹
氏用耳經師易得人師難逢兼而有者鄭君而已范史
作傳不列儒林次于張純曹褒之後王西莊云此有深
意極盡尊崇純褒皆漢名臣手定典禮鄭君未嘗一日
登朝乃躋與並列此與子長進孔子于世家義同由是
言之范蔚崇之推鄭君至矣然北宋以前書多記鄭君

北海三攷 敘

二

逸事有足補范史之略者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
乎遂取范史本傳立以為綱網羅舊聞並存異說條附
於下俾有所考仿裴松之三國志注例成鄭君事蹟攷
二卷鄭君注述數十餘種范史所載才十之一加以散
亡存不及半近儒蒐輯各有成書斷簡零編略存梗概
亦有全佚莫可稽求幸見隋唐諸志或引見他書猶可
備錄其目略仿朱竹垞經義攷之例作鄭君注述攷二
卷竹垞之書末附師承授受源流學者當曉謹用其意
而以鄭君師承攷二卷終焉書成題曰北海三攷凡六
卷淺學寡聞流覽未悉世之為鄭學者或有取於斯篇

儻能董而理之元儀不才敢拜嘉貺光緒二年丙子五
月胡元儀序

北海三攷 敘

三

北海三攷卷一

湖南叢書

湘潭胡元儀撰

事蹟攷第一上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

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云北海國十八城高密侯國

青州刺史部

八世祖崇哀帝時尙書僕射

漢書鄭崇傳云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

嫁娶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律爲御史事貢公

名公直崇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弟立與高

北海三攷卷一

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爲大司馬薦崇哀帝擢

爲尙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

上笑曰我識鄭尙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

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

昏日中有黑氣而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

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尙有因緣今無故復欲封商

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

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

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

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或克壽故衰世之君天折蚤沒

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

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顛

制耶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后親自養育免

於襁褓教導以禮至於成人惠澤茂焉前追號皇太

太后父爲崇祖侯唯念德報未殊朕甚惡焉侍中光

祿大夫商皇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恩義最親

其封商爲汝昌侯爲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爲汝昌

哀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

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尙書令趙昌佞諂

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

北海三攷卷一

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鄭珍鄭學錄云康成先世唯此傳略見梗概故備錄

全文以見卽子游一世其公忠正直至死不撓已如

此信乎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也据宣帝本紀本始元

年募郡國吏民嘗百萬以上徙平陵則尙書之祖蓋

以是時徙高密徙不知復遷在尙書後何世無自攷

鄭君周禮注序云二鄭者同宗大儒賈公彥疏云二

鄭皆康成之先故言官不言名字杜子春非已宗故

指其名

鄭珍鄭學錄云鄭少贛鄭仲師史傳以為河南開封人而康成謂是同宗占人於同高祖者稱同族同始祖者稱同宗不同宗族者稱同姓然則康成於二鄭蓋同始祖者其分支遷徙當時譜牒自明以其於先世為兄弟故周禮注稱官以致敬賈氏謂二鄭皆康成之先匪誣也

按賈公彥儀禮鄭氏注下疏云鄭崇之後而周禮鄭氏注下疏云鄭冲之孫孫淵如云冲之名與事蹟均不見史傳蓋冲即崇之誤耳

玄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

北海三攷 卷一

三

袁宏後漢紀云玄為嗇夫隱恤孤苦閭里安之家貧雖得休假常詣校官誦經太守杜密異之為除吏錄後漢書杜密傳云杜密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為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云鄉置有秩三老游徼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

鄭珍鄭學錄云鄉佐嗇夫皆縣置鄉吏雖主同而其

秩有別劉昭百官志注引漢官雜陽員吏人數佐史鄉佐七十七人斗食令史嗇夫假五十人其序鄉佐在嗇夫之上嗇夫與令史皆稱斗食其引漢官雜陽市員吏亦云嗇夫十一人斗食斗食者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歲俸止四十三斛二斗據小顏百官表注所引一說佐史月俸八斛據小顏引漢官名秩簿則歲俸九十六斛視斗食不止增倍漢官以佐史鄉佐并為一等知其秩同也然則鄉佐高于嗇夫在密傳言為鄉佐可見初為嗇夫繼遷鄉佐逮密見之即署郡職史家以無與輕重故略之又按既署郡吏即宜供吏職而云遂遣就學者

北海三攷 卷一

四

嘗疑康成素貧而游學十餘年始歸何自辦此貲糧以密傳推之蓋署職門下使去就學即其吏俸以為之貲歟視王渙遣主簿仇覽詣太學以一月俸為貲厚矣杜周甫與李元禮齊名其成就一大儒固應迥出流輩

別傳云鄭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太平廣記二百十五鄭子尹云順帝紀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朔為甲戌則初五日得戊寅合之別傳云以太歲在丁卯生是康成生於永建二年世說新語文學年丁卯歲七月初五日也 玄少好學書數世說新語文學八九歲能下算乘除太平廣記二百十五隨母還家正臘宴會同列十餘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適玄

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

願也後漢書本傳注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藝文類聚五太平御覽三十三太平廣記二百十五惟

後漢書注太平廣記作年十二年十三誦五經好天文

占侯風角隱術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

嘉禾嘉瓜者異本同實縣欲表府文辭鄙略玄爲改

作又著頌二篇侯相高其才爲修冠禮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八又

八百三十九又九百七十八鄭子尹云此事御覽推禾部所引文詳頌部云著頌二篇原文也其人依

類隸事故於禾則去嘉瓜於瓜則去嘉禾各云著頌一篇然頌門亦不及嘉禾則由傳鈔誤脫今從鄭子

尹說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

宜祭燿禳廣設禁備時果火起而不爲害智者異之

北海三攷卷一

五

太平御覽八百六十八事類賦注八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

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

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

別傳云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麻數圖緯之言兼精

算術遂去吏師事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

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

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鄭珍鄭學錄云恭祖唐史承節撰鄭康成碑石刻作

欽祖此作恭祖未詳禮儀禮也記小戴記也非今稱

禮記是一書元先恭祖皆字也二人不專一經皆通儒也惜史傳別無可攷

按張恭祖後漢書及鄭君別傳皆作恭祖史承節

碑作欽祖者承節此碑金承安五年重立金人避

金顯宗允恭諱也阮氏山左金石志已言之子尹

乃曰未詳何也

又按第五元先實係字非名范書及別傳皆然惟

史承節碑作第五元顯係脫去先字而阮太傅山

左金石志反從其誤未免好新太過矣

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北海三攷卷一

六

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

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

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召見

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

生今去吾道東矣

別傳云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

異季長后戚媢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

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

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

吾與女俱弗如也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

養酒譜按母老歸養當作親老歸養鄭君戒子書云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後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此時鄭君父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存不得云母老也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世說云鄭玄在馬融門下融嘗不解割裂書七事而玄思其五別令盧子幹思其二融告子幹曰孔子謂子貢回也聞一知十吾與女弗如也今我與子可謂是矣太平廣記一百六十九

按太平廣記列所引書目世說在世說新語前是別有世說一書矣且太平廣記引世說不少與世說新語無涉鄭子尹疑此條是改易世說新語注

北海三攷 卷一

七

引別傳文妄題世說殊未深攷也

劉義慶世說新語云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融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有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眾咸駭服及玄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云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逐罷追玄竟以得免

裴啟語林曰馬融算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算便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

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欲勅追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三

劉敬叔異苑云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假寐見一老父以刀開其腹心謂曰子可以學矣於是寤即返遂洞精典籍融歎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六潛欲殺玄玄知而竊去融推式以算玄玄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

玄入一橋下俯伏柱上融踟躕橋側云土木之間此則當矣有水非也從此而歸玄用免焉太平廣記二百十五

北海三攷 卷一

八

按劉孝標世說新語注云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鳩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愚謂晉宋間競傳其事人人筆之於書則其事似非無稽之談然以鄭君在馬融門下七年考之說詳于後鄭君辭融東歸融已暮年何以猜忌至此小說記載多得自傳聞流言不實遂成丹青殆因融艸奏殺李固不厭人心是來醜詆耳居乎下流惡乃歸之古今類然矣

孔穎達毛詩正義正義云坊記引此詩注以為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答吳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

行不復改之

按此條鄭志南陔正義亦引盧君下有耳字記古書作既古書義又且然作義又當然阮太傅毛詩注疏校勘記引浦鏗云既誤記考南陔正義是也且當作宜故南陔正義引作當據鄭志所云鄭君小戴記注成于從事馬融之門時也所謂盧君即盧子幹先師蓋指張恭祖也三禮注唯禮記先成周官儀禮皆成于黨禁時鄭君自序所謂遭黨禁之事逃難注禮是也

玄自游學十餘年迺歸鄉里

北海三攷

卷一

九

鄭珍鄭學錄云傳云西人關又云在門下三年別傳云住左右自起精舍皆就融於家情事據融傳轉武都太守三遷為南郡太守以忤梁冀奏免髡徙朔方得赦還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今以融周官序見賈氏周禮廢典云至六十為武都太守惟之融之生在章帝建初四年其六十歲守武都在順帝永和三年時康成甫十二歲自後由武都三遷守南郡觀建和元年梁冀奏誣李固時融在坐為冀草奏見吳祐傳知罷守武都兩遷皆內職繼出守南郡奏免髡徙梁冀若在必不令還其得赦當在延熹二

年誅冀之後然則自守武都至冀死凡二十二年中

融之不得在關中從容講授使康成在門下三年必矣意融即誅冀不久得赦其年已八十重典東觀當未久即告歸扶風康成之入關師之據戒子書云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傳云從質諸疑問畢辭歸是辭融即還高密也而其時年已過四十由此逆推之如傳云高業傳授已在門下三年及召見樓上之後質疑必又經時日然後辭歸則康成入關當在延熹六年時融年八十五康成年三十七至九年年四十乃辭融歸而融年八十八即以其年卒康成辭融之後或

北海三攷

卷一

十

即出關或旋因融喪留視殯葬至明年永康元年始及歸里年已四十一矣又以十餘年乃歸推之知游學當自二十六歲其先乃為鄉佐嗇夫時也按商芸小說見太平廣記二百三卷云融在武都七年在南郡四年融本傳云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將敗上疏自劾據梁商傳商陽嘉三年為大將軍順帝紀陽嘉四年商傳異順帝紀是年十一月丙午武都塞上屯羌及外羌攻破屯官驅略人畜則融之除武都太守

在陽嘉三年矣融周官序云六十為武都太守融年六十乃永和三年至永和六年帝紀書武都太守趙冲討鞏唐羌則融已去武都矣由陽嘉三年至永和五年實七年所謂在武都七年也桓帝建和元年梁冀殺李固融為草奏吳祐傳不稱融官闕袁宏後漢紀云從事中郎馬融為冀作表章則自永和六年以來融皆在京師為從事中郎子尹謂罷武都兩遷皆內職非也蓋融傳所云三遷者由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一遷也由武都太守入為從事中郎二遷也由從事中郎除南郡太守三

北海二攷卷一

士

遷也融為南郡太守當在永興二年融傳云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得赦還据梁冀傳冀弟不疑為河南尹冀疾之轉為光祿勳諷眾人薦子胤為河南尹不疑自恥兄弟有隙歸第閉門自守冀不令與賓客交通使人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它事陷之胤之為河南尹在何年無明文楊秉傳云桓帝微行過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晝昏秉上書諫不納以疾乞退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桓帝紀永興二年黃

瓊為太尉以此推之梁胤之為河南尹在永興二年不疑之閉門自守亦在是年因不疑新退故融初除南郡乃過謁之然則融之除南郡太守在永興二年明矣永興二年至延熹二年冀伏誅其間六年所謂在南郡四年及髡徙朔方皆此六年中矣由永和六年融罷武都太守至永興二年除南郡太守此十三年中融皆在關中而子尹乃云自守武都至冀死二十二年中融不得在關中使康成在門下三年母乃大繆不然乎及冀誅大赦融乃得還當在延熹二年去融卒八年鄭君之出游

北海二攷卷一

主

在二十二歲之後鄭君建和二年二十二歲距融之除南郡六年別傳云在馬融門下七年必非此時其為延熹三年融赦還之時無疑矣子尹攷之未精審故不信別傳在門下七年之語舍明證而逞臆說不可為典要也

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萊州即墨縣下云大勞山小勞山在縣東南三十八里晏謨齊記曰大白自言高不如東海勞昔鄭康成領徒於此

及黨事起適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

修經業杜門不出

後漢書靈帝紀云建寧二年十月中常侍侯覽等諷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瑀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為鈞黨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徒邊諸附從者錮及五屬制詔州郡大舉鈞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為黨人熹平五年閏五月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官者皆免官禁錮

鄭珍鄭學錄云康成之被錮以杜密為北海相時故北海三攷卷一

吏也自熹平四年禁錮至中元元年禁解戒子書故曰坐黨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也孫嵩等四十餘人當並是密之門生故吏其姓名今皆無攷可知唯孫寶石見趙岐傳興平元年岐與劉表共上為青州刺史魏志注邢原別傳亦略見逸事又御覽卷八百二十七引漢名臣奏太尉屬應劭司徒屬孫嵩司空掾孔佃議云云知曾為司徒府曹史

鄭君自序云遭黨禁之事逃難注禮孝經大題下疏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唐會要七十七

孔穎達禮記檀弓正義引鄭志云張逸問禮注曰書

說書說何言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為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

劉昭續漢書百官志注云康成淵博自注中候裁及注禮

鄭珍鄭學錄云續漢志裁即纚字云注中候纚注禮劉昭時緯注完存於康成著書先後必有明據

別傳云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世說新語文學篇注袁宏後漢紀云會黨事起而玄教授不輟弟子數百人

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

北海三攷卷一

古

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別傳云何休字邵公作公羊解注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後乃發墨守鍼膏

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藝文類聚五十五太平御覽六百一十

王嘉拾遺記云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門徒有

問者則為記注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公羊墨守謂之三關言理幽微非知機臧往不可通

馬及鄭康成蜂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羸糧而至如淵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

鄭珍鄭學錄云何邵公少康成三歲光和五年在大赦黨人之前二年康成發鍼起三書蓋皆禁錮時以注禮餘力爲之也范氏撰邵公傳卽有牴牾陳蕃以建寧元年正月爲太傅其年九月中常侍曹節矯詔誅之今傳云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坐黨錮乃作公羊解詁覃思十有七年云云又云黨禁解辟司徒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北海三攷 卷一

五

如此則邵公是坐建寧元年鉤黨下至中平元年禁解正是覃思作詁十有七年然光和五年去大赦黨人尙前二年而邵公已於是年卒安得禁解之後猶幾經遷拜也攷桓靈時黨錮坐除原是二次桓帝紀延熹九年七月太尉陳蕃免十二月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爲黨人並坐下獄書名王府明年六月悉除黨錮則禁錮止及半年與靈帝黨禁十七年別邵公之坐黨當卽在李膺等二百餘人之內范氏作傳應緣相傳十七年不闕門之說正合靈帝黨禁年數遂亦誤瀾下筆不計與光和五年卒不合也

今若改太傅作太尉蕃敗作蕃免乃作刪乃字卽前後皆協矣以邵公通儒於稽康成發鍼起三書早晚有關故糾正之

後漢盧植傳云光和元年日食之異上封事陳八事二曰原禁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知赦恕申宥回枉五日修禮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

鄭珍鄭學錄云盧中郎同學大儒師門首冠當此禁網方嚴而封事數海內有道之人獨首舉康成則其服膺于高密者至矣

北海三攷 卷一

六

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按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事蹟俱詳後漢書列傳韓歆上疏請立左氏春秋博士范升阻其議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陳元父歆習左氏春秋與劉歆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建武初時議欲立左氏傳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乃詣闕上疏略云竊見

范升等所議奏春秋左氏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如得以褐衣召見理邱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退就重誅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李育習公羊春秋嘗讀左氏傳雖樂其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于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與諸儒論五經于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賈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逵傳父業建初元年詔逵入白虎

北海三攷 卷一

七

學謂左氏今學謂公羊乃史承節作鄭司農碑約此節爲偶句云陳元李育校論古今劉瓌范升憲章文議語意不明令人多惑矣按本傳云答何休疾發墨守三書也鄭子尹于鄭君注述中誠起發三書外別出答何休此與答瓌子然書並列一時忽畧考之未審附辨于此靈帝末黨禁解後漢書靈帝紀云中平元年三月壬子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徒者鄭君自序云黨錮事解注古文尙書毛詩論語孝經下疏引又見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唐會要七十七北海三攷 卷一 六 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列傳云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須眉秀美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司馬彪續漢書云大將軍何進辟鄭玄玄以進權威不敢違意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待之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藝文類聚六十九皇甫謐高士傳云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

已而詣進設几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皆不就

後漢書申屠蟠傳云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申以手筆經過二載而先生所向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于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疾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

鄭珍鄭學錄云時年六十則何進之辟康成在中平二年也進以元年三月為大將軍而黃忠書云幕府

北海三攷 卷一

九

初開特加殊禮經過二載所向益固知進辟蟠在元年為大將軍之初忠與蟠書在二年康成進見之後故云然但忠言康成北面受署此必非虛夸塗飾以歛掩申屠之語蓋進辟康成時必以其府屬曹掾加之與徵荀爽為其從事中郎相似康成雖不肯就而既入都見之即謂之受署可也其時縫掖幅巾不服所署朝服進固不能相強而以賓師相待在康成進退原可自如當彼禮數豈忘裨益別傳謂多所匡正不用而退得其實矣皇甫謐云一宿逃去緣視康成大高未免言之過情范氏據之失于不審

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

鄭君自序云趙商字子聲河內温人博學有秀才能講難而吃不能劇談太平御覽七百四十

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

袁宏後漢紀云靈帝中平五年詔曰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糅學道浸微處士荀爽陳紀鄭玄韓融李楷耽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貧隱約為眾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又云中平初悉解禁錮玄已六十餘矣始為王公所命一無所就者玄身長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顛沛非禮不動

北海三攷 卷一

三

後漢書中屠蟠傳云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
又荀爽傳論云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
鄭珍鄭學錄云中平五年蟠與康成並徵六年復徵即康成戒子書所云公車兩召也六年之復徵其仍為十四人徵以博士與五年同以荀爽傳論及康成

奏記朱雋結銜上稱博士證之可見蟠傳文承上年言故從省耳袁隗表康成爲侍中當卽在五年徵命下後下文公卿舉趙相亦卽在六年徵命下後范氏以兩年徵命詳於蟠傳故於康成傳只敘袁隗舉使人參互自見惟爽傳言卓禮召蟠玄不屈而蟠傳於六年之徵又言唯蟠不到立意高蟠不願事實未免先後矛盾當云唯蟠及玄不到是蔚宗之駁文也又云以父喪不行知康成之父在中平四年或五年卒也康成時年六十二則其父壽當亦八十餘矣戒子書止言羣弟知康成必是長子也

北海三攷

卷一

三

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曜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司馬彪續漢書云孔融遷北海相時年二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修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

士以彭珍爲方正邴原爲有道王修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名爲鄭公鄉三國志崔琰傳注後漢書孔融傳云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以忤卓旨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薦舉賢良鄭玄彭珍邴原等

邴原別傳云邴原北海朱虛人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爲計掾彭珍爲計吏原爲計佐三國志邴原傳注

司馬彪九州春秋云融在北海稽古之士謬爲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

北海三攷

卷一

三

孫禮三國志崔琰傳注

孔融教高密令曰高密侯國賤言鄭國增門之崇令容高車結駟之路出麥五斛以酬執事者之勞太平御覽

孔融與諸卿書云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之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太平御覽六百八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孔文學於康成推許甚至此必非文學之言殆魏晉後習王肅學者僞託耳晉荀

助中經簿始有四部之分安得稱四部書且鄭君注三禮初無麟皮冒鼓之說也不可執無稽之談以誣盛德

鄭珍鄭學錄云康成避黃巾之難前後是兩節前一節往不其在孔文舉未到郡之先本傳只載後之徐州一節遂令出處不具今補詳於左

後漢書靈帝紀云中平五年十月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

陳壽三國志崔琰傳云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羅縣之玄罷謝諸生

北海三攷 卷一

三

伏琛三齊略記云鄭司農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避道生徒崔琰王經諸賢于此揮淚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許堅紉異常時人名作康成書帶太平廣記四百八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七又九百九十四太平寰宇記卽墨縣不其山

又云不其城東有鬢山鄭玄刊注詩書棲遲鬢山今山有古井不竭猶生細草如薤葉長尺餘堅紉異常士人謂之康成書帶太平御覽四十二太平寰宇記淄川縣鬢山引文大同小異鄭子尹云王士正長白山錄云長白兩嶂之間曰大谷大谷越嶺而西曰鬢山亦名鬢堂嶺圖經云康成刊注詩書之所金元好問濟南行記云鄒平縣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又謂之鬢堂嶺齊乘

嘗辨元記之偽然謂鬢山在般陽北十里卽鬢堂嶺又云上下書堂在鬢堂嶺會仙峰下奉合爲一亦非蓋鬢山鬢堂嶺自是二山當以鬢山屬康成鬢堂嶺屬希文爲是珍案高密縣地卽今膠州高密縣不其故城在今膠州卽墨縣境康成倉皇避難近之不其史有明文長白山在今濟南府淄川長山鄒平界中于漢爲齊國地古無康成避難般陽之說據三齊略記云不其城東有鬢山則鬢山自在不其去今濟南數百里與長白無涉當緣長白亦名鬢山樂史太平寰宇記始以與在卽墨者相混而于思容齊乘沿之之皆失其實矣

北海三攷 卷一

三

鄭珍鄭學錄云崔琰傳言徐州黃巾卽靈帝紀之青徐黃巾以其時攻破北海是徐州賊故主徐州言耳北海最爲賊衝宜先受禍則其破當在興平五年冬康成是年與申屠蟠荀爽被徵袁隗旋表爲侍中以遭父喪不行賊難蜂起避之不其當亦卽在其時未必能緩至明年也迨明年九月董卓廢立孔融來爲相承郡殘破之後收合士民引謀州郡于康成素所深敬後在徐州猶敦請懇惻使者繼踵况近在不其能令其久於外乎則康成於中平六年雖未卽歸文舉到郡其迎之還里必矣故有屣履及門執子孫禮及選爲計掾等事若去之不其都無一還萍浮數載遂到徐州是其出也文舉未到其歸之年文舉自春徂夏在圍城中及城陷奔山東旋徵將作大匠如此則康成與文舉或未相見而有傳說等事乎必不然

矣

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立為趙相道斷不至

章懷太子注云趙王虔之相也

鄭珍鄭學錄云遷都長安始舉趙相是康成於前年與荀爽等被徵至是初平元年為公卿表舉也攷趙孝王良傳其嗣王無名虔者惠王乾雖字音相同而立四十八年其薨已在桓帝延熹六年惠王後傳子豫孫赦曾孫珪傳不著立年多少則末由知此當時何王也章懷注誤

張璠漢記云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鄭泰詭辭

北海三攷 卷一

美

對曰東州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集北海邴根矩清高直諒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籍之強弱燕趙齊梁非不盛而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眾而不敢踰滎陽況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徵不義者必不相然讚其凶謀三國志鄭 渾傳注 按范蔚宗後漢書鄭泰傳亦載此對 鄭珍鄭學錄云康成明德當世倚為輕重董卓廢立之後徵舉不來而山東州郡討者羣起知其視康成隱若長城恐其為謀主寢不安枕久矣公業故探其憂懼巧為詞以悅之

會黃巾寇青部迺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

後漢書陶謙傳云陶謙字恭祖丹陽人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會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閒行奉貢西京詔遷為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歸之

又朱雋傳云雋拜河南尹及卓入關雋留守洛陽雋

與山東諸將通謀為內應東屯中牟及卓被誅雋汜

北海三攷 卷一

美

作亂陶謙以雋名臣可委以大事與諸豪傑共推雋為大帥因移檄牧伯同討雋等奉迎天子乃奏記于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瑯琊相陰德東海相劉楨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云云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會李傕徵雋入朝雋辭謙議而就雋徵

鄭珍鄭學錄云雋汜亂關中在初平三年六月康成與陶謙等奏記于雋當在秋間其結銜稱博士以中

平五年公車以博士徵雖未至京已受詔命非若侍
中趙相公卿薦舉而朝命未下也康成既與陶謙等
聯名奏記知初平三年已在徐州也康成兩次出避
黃巾前次往不其其歸當在孔融到郡前後不出中
平六年及初平元年此次出避當因張饒等從冀州
還攻北海遂再出避難也

後漢書蔡邕傳云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言之
而歎有動於色允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遂死獄中北
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鄭珍鄭學錄云誅卓在初平三年四月康成之聞邕

北海二攷

卷一

三

死當在客徐州時也

常璩華陽國志云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
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
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季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
益於治

別傳云玄薦孫乾於州

三國志孫乾傳注

按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此條稱鄭玄傳云松之注
例必引書名從無引某人傳者惟別傳則有之此
實鄭君別傳也傳上脫別字耳洪頤宣輯鄭君別

傳未輯此條蓋偶未深攷又按三國志孫乾傳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鄭君
別傳所云玄薦孫乾於州當在鄭君避地徐州先
主代陶謙領徐州牧時也

鄭珍鄭學錄云興平元年陶謙死先主代領徐州牧
自後二年康成始歸據武侯述先主之言啟告治亂
無所不悉知先主在徐州亦如陶謙接康成以師友
之禮也卒以雄才大略續炎劉已墜之緒有以夫孫
公祐或即同鄉弟子偕康成避難在徐劉表與袁尙
書以與先生並稱有以知其賢矣

北海二攷

卷一

三

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云後漢書曰鄭玄漢末遭
黃巾之亂客于徐州今者有孝經注相承云鄭氏所
作原作今孝經注鄭氏所作此從劉肅大唐新語所引注今皆誤作序其序云僕避難
于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
志而注孝經蓋康成所傳也今西上可二里所
有石室焉周迴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經處也太平御覽
四十二太平實字記二十三

鄭珍鄭學錄云劉肅大唐新語云梁載言十道志解
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玄避黃巾之難至屑孫所作
也證知御覽此條出梁載言其首原有十道志曰四

字太平寰宇記又係鈔太平御覽而誤又改末句作俗云是康成肩孫注孝經處殊失其原今御覽引脫首四字朱竹垞經義攷直以爲後漢書而謂范書無此文未知爲袁山松華嶠之書抑薛瑩之書脫誤之本惑人如此

又云南城屬兗部康成避地于徐先則陶恭祖以師友禮待後則先主敬與周旋不知何以又棲遲此山豈恭祖興平元年死後陳宮輩未迎先主乃暫入山中著述邪抑去高密先寓此山青州黃巾入兗部即初平三年四月此山于是時且不可避乃始到徐州

北海三攷卷一

无

邪無從攷定矣

北海三攷卷第一終

北海三攷卷二

湖南叢書

湘潭胡元儀撰

事蹟攷第一下

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別傳云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

人見玄皆再拜

太平御覽五百四十二北堂書鈔八十五

袁宏後漢紀云黃巾賊數萬人經玄廬皆爲之拜高密一縣不被抄掠

殷芸小說云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

北海三攷卷二

一

反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倘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

太平廣記一百六十四

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

按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別傳此書作爲父母羣弟所容無不字史承節撰鄭司農碑亦無不字阮太傅山左金石志云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

徒學不能為吏以益生產為父母羣弟所舍容始
得去厥役之吏遊學周秦故傳曰少為畜夫得休
歸嘗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夫父怒之而已
云為所容此儒者言也阮說是矣史承節此碑全
本范書今范書有不字係後之淺人所加可據史
碑之文以正之也

去厥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觀
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
博稽六藝相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
歸供養

北海二攷 卷二

二

按鄭君出遊在二十二歲之後建和二年二十二
歲遊學周秦往來幽并兗豫未能一一攷之別傳
云在馬融門下七年則在延熹三年融赦還之後
延熹九年鄭君年四十是年馬融年八十八卒鄭
君辭融融有吾道東之歎必在未卒之前別融更
有所遊歷故年過四十乃歸也

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闕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
而蒙赦令

鄭珍鄭學錄云假田卽傳云客耕東萊也時於勞山
不其之間蓋有親故在彼故奉親以往令羣弟治耕

而已閉門教授歟後避黃巾到不其想亦有田廬可
因之故

舉賢良方正有道

鄭珍鄭學錄云此舉敘在辟大將軍前則為中平元
二年之間

辟大將軍三司府

鄭珍鄭學錄云大將軍卽何進大尉司徒司空為三
司中平二年至五年袁隗崔烈鄧盛張延楊賜許相
張溫丁宮曹嵩馬日磾劉宏等互為三司辟者蓋非
一人高士傳所謂公府十餘辟並不就者也

北海二攷 卷二

三

公車再召

鄭珍鄭學錄云申屠蟠傳中平五年與爽玄韓融陳
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明年董卓廢立及爽融紀等
復公車徵是再召也

比牒併名早為宰相

鄭珍鄭學錄云章懷注言連牒齊名被召者並為宰
相非也荀爽傳爽自被徵命及登臺司九十日此云
早為宰相獨指爽為大司空耳韓融陳紀皆連名者
官止太僕

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

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
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
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

鄭珍鄭學錄云衰落謂精力失誤謂著述言宿昔精
力至今衰敗而向來述先聖整百家者仍不能無疵
故須傳家歸事使閒居安性以養其衰落覃思終業
以改其失誤也

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
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
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
北海三攷卷二

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助求君子之道研
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
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
耶吾雖無絨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
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壠未成所
好羣書卒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
暮其可圖乎

鄭珍鄭學錄云研鑽本作研鑽劉攽云當作鑽史承
節碑正作鑽所見本末誤今從之末義當如左傳不
爲末減之末訓薄也言不爲後人羞薄也史碑作凡

某所憤憤者當緣不得句解疑末爲某字之誤更加
凡字配之珍謂若作某則元文必是名父戒子而自
稱名不合又玩下文徒以云云則憤憤者止此二事
加凡字亦不合辭意

按子尹所駁史碑之誤良是但以庶不遺後人之
羞末爲句解末爲薄於文義仍覺未安竊謂末字
屬下句末所憤憤之末當如武王末受命之末末

老也見經典釋文末晚暮也漢書外戚傳顏注猶云晚暮所憤

憤也文義顯然矣元玉案子尹以親隴未成羣書

意似仍不合據日西方暮其可圖乎二語則鄭意
乃明已生平之願尙有二事須于傳家後圖之非

北海三攷卷二

五

恐不能再圖費志以沒而不勝憤憤也末所憤憤
者五字乃繳足上文之語與下二事無涉末當訓
無明已生平不愧不怍無所憤憤下文乃言徒以
餘願未畢故欲益恩勤力務時節夫二者俾有餘
贊足圖二事若忽忘之不識致不能圖乃眞恨事
耳方作書時不過志在必圖而已何至遽形憤憤
乎先兄未覺子尹之非故以未作晚字解惜獻
疑已遲未及商榷謹附注于此以俟宏達正之
今家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
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之不識亦已焉哉

按鄭君此書作於建安元年以書有入此歲來已
七十矣之語別傳云生于永建二年相證知之也
蓋建安元年春自徐州還後卽病篤因自慮不起
故作書戒子以屬後事也後疾亦旋愈而益恩亦

赴孔融之難而死矣故范書云後嘗疾篤謂建安元年自徐州歸後嘗疾篤也乃史承節撰司農碑將此書載于事蹟之末殊為無識強作解事阮太傅山左金石志反推波助瀾以長其誤其辭曰司農戒子書乃歸老疾篤時事故宜在漢公車徵為大司農及袁紹邀至冀州諸事後而范書反載書文於前使事蹟先後倒置承節此碑時形錯誤太傅好新太過於鄭君事蹟又漫不加考以意為之說反謂范書倒置事蹟先後誠末學所不解也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

北海二攷 卷二

六

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

後漢書袁紹傳云建安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

拜紹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

殷芸小說云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

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視斯世豈徒然哉

及去紹饑之城東必欲玄醉會者三百人皆使離席

行觴自旦及暮計玄可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

日無怠太平廣記一百六十四時汝南應劭亦歸于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慙色

後漢書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博學多聞中平六年拜太山太守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徐州牧陶謙使輕騎追嵩德殺之于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

按應仲遠在太山時曾與鄭君陶謙等共奏記于朱雋是時蓋已折服鄭君矣及紹要鄭君仲遠見

北海二攷 卷二

七

鄭君談論風采更為驚服故有北面稱弟子之語仲遠博學多聞猶如此袁紹所謂以布衣雄視斯世豈徒然哉

紹乃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

袁宏後漢紀云建安三年徵鄭玄為大司農不至

傅子云陳羣薦甯曰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

即授司農魏志管甯傳注

鄭珍鄭學錄云即授謂即其家授之與家拜一也傳

云以病自乞還家是康成自家拜受司農之命旋乘

安車至許而後上病乞還也康成官銜以前稱博士
奏記于朱雋是也以後稱司農如華歆表稱故漢大
司農鄭某是也二者雖未到官而詔命即家拜之已
經拜受則是此官也近人有以稱司農即是鄭仲師
康成不得稱司農殊誤

按世說新語注引別傳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
行至元城卒據後漢紀徵爲大司農在建安三年
據本傳五年乃卒世說注引別傳必非原文徵爲
大司農下必有脫文不然即孝標節別傳成此誤
也

北海三攷卷二

八

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
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

章懷太子注云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爲
龍巳爲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蓋謂此也
時袁紹與曹操相距于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
不得已載病至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

四

陳壽三國志魏武帝紀云建安四年袁紹既並公孫
瓚兼四州之地眾十餘萬將進軍攻許十二月公軍
官渡五年正月自東征備破之還官渡二月紹遣將

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四月
公北救延解白馬圍紹渡河攻公軍至延津南公擊
大破之還軍官渡八月紹復進臨官渡十月紹遣軍
運穀公邀擊破之紹眾大潰及譚棄軍走渡河

司馬彪九州春秋云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也趙
融聞之歎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
之望也夫有爲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
乎失君子之望難乎有爲矣三國志袁紹傳注
按後漢紀亦載此文
鄭珍鄭學錄云袁紹于康成本傳及殷芸小說所記
欽重之至未見其不禮也趙融所歎殆此遺子逼行

北海三攷卷二

九

之時乎

裴松之三國志袁紹傳注云英雄記載太祖所作董
卓歌辭云孫淵如選續古文苑載此歌注云董卓當
作董述此乃不知樂府有董述者所改耳
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
景圖命盡于園桑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卒餘書不
見故載錄之

桑欽水經河水五云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
至沙邱堰鄭道元注云獻帝建安中袁紹與曹操相
襲于官渡紹逼大司農鄭玄載病隨軍屆此而卒郡
守以下受業者衰經赴者千有餘人玄注五讖緯候

麻天文經通於世故范曄贊曰孔書復明漢章終輟矣

鄭君自序云為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著周易孝經大題

下疏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唐會要七十七

鄭珍鄭學錄云康成是年春寢疾至季夏遂卒在元

城不過四五月而九卷易注按此據隋書經籍志所云陸德明經典釋文云

鄭玄易注十卷錄一卷七錄云十二卷鄭君易注本十二卷至隋已佚其三卷然陸德明猶見十一卷之本也此當云十二卷成于病中以知精力過人臨死不

卷不得云九卷也哀如此

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衰經赴會千餘人

北海三攷 卷二

十一

別傳云卒受業者衰經千餘人太平御覽三百八十四

桑欽水經濰水云又北過高密縣西注密水二源同

瀉一壑俗謂之百尺水北流逕高密縣西下鄆道元

注云濰水自下亦兼通稱焉亂流歷縣西碑產山西

又東北水有故堰濰水自堰北逕高密縣故城西又

北水西有厲阜阜上有漢司農卿鄭康成冢石碑猶

存

劉知幾孝經議云趙商作鄭先生碑文孝經大題下疏文苑英華

七百六十六唐會要七十七

晉書隱逸傳戴逵字安道總角時以雞卵汁澣白瓦

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鑄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

樂史太平寰宇記高密縣云鄭康成墓在縣西北十

里以下文考之十里上脫五字玄此縣人也高士傳曰袁紹屯兵

官渡請玄隨營不得已原脫帶病至魏郡元城病篤

卒葬於劇東後以墓壞歸葬礪阜郡守以下續經者

千餘人礪阜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唐貞觀十一年

詔去墓面十步禁樵採焉

郡國志云密州高密縣西有鄭玄宅亦曰鄭城玄後

移葬于礪阜墓側有稻田萬頃斷水造漁梁歲收億

北海三攷 卷二

十二

萬號萬疋梁太平御覽一百八十四太平寰宇記二十四

于思容齊乘云康成祠墓在膠州高密縣西北五十

里劉宗山下山產磨石古礪阜也水經謂之碑產山

樂史太平寰宇記云高士傳云袁紹屯官渡逼隨軍

不得已載病至元城卒葬于劇東後因墓壞歸葬礪

阜墓前有廟廟之南有唐開元碑郭嵩燾曰開元碑即史承節所撰後

漢大司農鄭公碑承節此文成於萬歲通天中至開元十三年密州刺史鄭杲始立石相沿以為開元碑

自宋時已毀據此北宋時猶存縣西有鄭公鄉孔北海告高密縣所

立者劇東舊地即今益都府東五十里鄭墓店是也

因高密有鄭公鄉土人訛為鄭母云

按作高士傳者有嵇康皇甫謐虞盤伯虞攷叔寔
宇記所引高士傳不知何人者今惟皇甫謐之書
猶存無此文

別傳云集諸生講論終日

北堂書鈔九十八

北海有鄭玄儒

林講堂

初學記二十四注云見鄭玄別傳

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
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
傳中候乾象厯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
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
言玄質于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于經傳洽孰稱爲純

北海三攷卷二

三

儒齊魯間宗之

按鄭君著述幾六十種范此傳所載才十餘種曾
不及半今別作鄭君注述攷詳之史承節碑于儀
禮下有周官二字乃范書原文今本范書脫去耳
又按先師陳先生云通人頗譏其解通人乃通脫
之人解謂注書多也當時有譏鄭之人范蔚宗不
記其人而渾言之意以爲不然也范氏家傳鄭君
家法不譏鄭也通人若徐幹之類也

邴原別傳云原講述禮樂吟詠詩書門徒數百服道
數十時鄭玄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

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願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
學三國志邴原傳注

邴原別傳云原游學詣孫崧崧曰君舍鄉里鄭君躡
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原曰君謂僕以鄭
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三國志邴原傳注

按原詣崧學崧舉鄭君且比之孔子譏原舍近求
遠然原狂者之流與鄭君猥者之流情性不能相
合當時青州所以有鄭邴之學是以原聞崧言而
有以僕爲西家愚夫之對也通人頗譏其繇竊以

北海三攷卷二

三

爲邴學之流歟

晉書范甯傳云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
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
伯東門伯以授左邱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
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
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
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篩蘊於
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
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
乃亦延年

鄭珍鄭學錄云此方雖戲語其數漢人有目疾者杜欽而外獨及康成當時書多必有所出今無從攷當即以此為康成病目明據

世說新語云鄭玄家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按據此見鄭君家庭嚴肅

郭忠恕佩觿云漢末大司農鄭玄牛角抵牆成八字

白樂天詩自注諺云鄭玄家牛觸牆成字

按牛角觸牆輒成八字不必鄭君家牛也此或當

北海三攷 卷二

古

時實有其事或流傳別有所因今不得而考矣姑據見聞錄之

其門人山陽郝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時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鑿拔皆如其言

按鄭君門人見范書者僅六人今見他書尙可攷定者不過三十餘人別作師承攷詳之

玄惟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

曰小同

別傳云玄一子名益字益恩年二十三為孔融吏舉孝廉融以多寇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乃令從家將兵奔救遇賊見害時二十七也妻有遺腹生男玄以太歲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生又手理與已相似故名曰小同

白帖十八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二三國志少帝紀注

鄭珍鄭學錄云別傳謂益恩死孔融之難是赴管亥之圍都昌誤記非事實也孔融傳云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遣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劉備三國志太史慈傳亦云融欲告急平原相慈自請行遂到平原則管亥之圍當備相平原時備以平原相代陶謙為

北海三攷 卷二

古

徐州牧據魏武帝紀在興平元年是備之相平原不能過是年也攷慈到平原說備遣精兵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事畢暫渡江到曲阿見劉繇未去會孫策至慈與繇俱奔豫章據孫討逆傳注引江表傳云策渡江攻繇是歲興平二年也以此參互推之則管亥之圍都昌慈求救平原當在興平元年也後二年為建安元年康成自徐州歸作戒子益恩書有入此七十之語據別傳鄭君生于永建二年以此推之是戒子益恩書作于建康元年春也明益恩尚無恙安得于前二年赴難隕身也融傳云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及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城陷

融奔山東及獻帝都許徵爲將作大匠是建安元年
攻北海乃袁譚非管亥自夏以後融又去郡歸朝矣
然則益恩之死必是建安元年春夏間往救袁譚之
攻在康成作戒傳家之後前此管亥圍時益恩已爲
融所舉容亦曾往救之作別傳者或忘前後兩事相
隔三年遂誤爲一也范氏采摭別傳亦似已疑及此
故不直云管亥但云融爲黃巾所圍而未之細勘不
知亦非黃巾也益恩以建安元年死難時年二十七
是生于靈帝建甯三年也年二十三舉孝廉是在獻
帝初平三年也

北海三攷

卷二

七

裴松之三國志三少帝紀注云魏名臣奏載華歆表
曰臣聞礪俗宣化莫先于表善班祿敘爵莫美于顯
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肩漢室嘉江公之
德用顯其世伏見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
冠華夏爲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
爲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逾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
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器量迹
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
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敘
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

以聞

陳壽三國志高貴鄉公紀云正元二年九月庚子講
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
各有差甘露三年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
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
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
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澹固關內侯鄭小
同温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
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

北海三攷

卷二

七

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
吾疏乎答曰不見文王曰甯我負卿無卿負我遂就
之後漢書鄭君傳注三
國志三少帝紀注
范蔚宗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
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
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
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
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
歸王父豫章君每攷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
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魏明帝二十四賢狀云大司農北海鄭玄字康成合海岱之純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道奧敷宣聖範錯綜其數作五經注義窮理盡性也陶潛聖賢

注錄

唐史承節後漢大司農鄭公碑云夫囊括宇宙者文字發明道業者典墳所以聖人作而萬物覩賢人述而百代通禮樂得之以昭明日月失之而寒忒宣尼彰刪緝之功秦始速焚燒之禍迨乎羣儒在漢傳注瑤口莫不珠玉交輝纖微洞迹同見集於芸閣獨有輟於環林豈若經教奧義圖緯深術兼行者多無如

北海二攷 卷二

六

我鄭公也公諱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公少為鄉嗇夫不樂為吏遂造太學受業師事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欽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攝齋問道握衣請益去山東而入關右因盧植而見馬融考論圖緯乃召見而升樓精通禮樂以將東而起歎三載在門十年歸邑及黨事起遂杜門不出隱修經業於是鍼左氏之膏肓起穀梁之廢疾而又操入室之戈矛發何休之墨守陳元李育校論古今劉瓌范升惠章文議何進延於几杖

經宿而逃袁隗表為侍中緣喪不赴孔融之相北海屣履造門陶謙之牧徐州接以師禮比南山之園皓鄉曰鄭公類東海之于君門稱通德漢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公乃以病自乞還家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公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數萬見公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公大會賓客迺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溫偉客多豪雋並有才說見公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

北海二攷 卷二

九

公依方辨答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公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門人相與撰公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公所注周禮易尚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莊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經傳洽熟稱為純儒其所撰注今並通習是知書有萬卷公覽八千也齊魯聞宗之公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其子益恩曰

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
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大儒得意有所受焉遂博
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
歸鄉假田播殖以娛翰笈後舉方正賢良有道辟大
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徵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
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敘吾自忖度無任於
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
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鄉
邦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
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

北海三攷

卷二

手

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
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
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勛求君子之道研
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
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吾雖
無絀冕之緒亦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
遺後人羞凡某所憤憤者徒以吾親墳壠未成所好
羣書率皆腐弊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後人日西方
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
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可令吾真恨若忽忘不識

亦已焉哉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
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享
年七十有四以其年六月卒遺命薄葬自郡守以下
嘗受業者縵經赴會千餘人迺葬於高密縣城西北
一十五里礪阜山之原嗚呼哀哉有子益恩孔融在
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遂赴難隕身有遺
腹子公以其手文似己名曰小同精通六經鄉人尊
之時爲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
如廁還問曰卿見吾密疏乎答曰不見文王曰甯我
負卿無卿負我致鳩而卒悲夫自夫子沒後大道方

北海三攷

卷二

手

喪公之網羅遺典探蹟今猶元玉按猶當訓爲圖詩
允猶翁河鄭本雅訓釋
猶爲圖是此文之所本也今猶謂今時圖籍探蹟謂
求索其精奧也鄭解經喜約漢法以相譬況故史有
此語袁鈞錄此碑改蹟爲願遂不可通蓋特立鬱然
不達今猶之義下屬爲句故誤蹟爲願耳
時季途屯志不苟變全身遠害猗歟美敷及范曄作
論有曰王父豫章君每攷先儒經訓長於公常以爲
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云
晉中興戴逵字安道以雞卵汁溲白瓦屑爲公作碑
手自書寫文□□□語亦妙絕年代古而碑闕亡德
音負而詩書在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奉敕於河南
道訪察觀風省俗激濁揚清行至州界見高密父老

云鄭先生漢代鴻儒見無碑記不以庸妄遂託為文往以會府務殷口無暇景歲序遷貿執筆無由今者罷職含香忝居分竹屬以間隙乃加修撰耆舊者惟聞其名後生者不覩其事今故尋源討本握槩懷鉛兼疏本傳之文並序前言之目發九泉之冥昧播千載之口口剪以繁華不為雕飾文先成訖石又精磨碑未建而承節卒正議大夫使持節密州軍州事刺史上柱國鄭杳以開元十三年秋八月巡茲屬縣敬謁先宗欽承墳墓之間籌度碑石之側公心至清不欲費口公心至靜不欲勞煩迺命參軍劉肅校理舊

北海二攷 卷二

三

文規模新勒未間肅又罷職仍令終事冬閏十二月公伺其歲隙因遣巡團便令建立惠而不費允協人神袁鈞曰自文先成訖至此是劉肅所承節銘曰煥增故於銘曰上加承節二字以別之乎人文圖籍典墳煩亂事翦定自孔君中途溷沒秦帝俱焚漢興儒教鄭氏超羣膏腴美地替彼宏規嗇夫罷署京兆尋師中候乾象左氏韓詩雖稱積學殆若生知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窮奧祕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好學慕道深思遠慮來往周秦經過兗豫侍中不仕司農罷署盧植東遇馬融西去作者謂聖述者謂明躬違三辟門

傳五更周官東部漢遼西京白玉徧地黃金滿篋占卜潛橋行途過沛陶謙師友孔融高蓋山啟鬢扉草生書帶七十歸老三年赴會經傳洽熟齊魯攸宗爵祿不受贊論為功禮樂今去吾道皆東類于標德比皓稱公闔尹擅貴禁錮連年乃逢宥罪方從舉賢南城避難東萊假田誕膺五百終覽八千今年在辰來年在巳嗚呼不慙于嗟到此勞我以生息我以死道該八索神交于祀濰水之曲礪阜之陽通德為里鄭公為鄉雲愁廟古月暗墳荒舊碑先沒新石再彰詞愧黃絹心淒白楊明於不朽終古騰芳

北海二攷 卷二

三

按史承節撰此碑全本范蔚宗後漢書鄭君傳不過約其事實裁為偶句以類相從事蹟先後非所考究也故戒子書列于後行文順便不足怪者也阮太傅好新太過從而為之詞又疑其本于謝承後漢書失之武斷矣然此文有足以訂范書訛脫者若戒子書云為父母羣弟所容今范書云不為父母羣弟所容不字淺人妄加史所見本未誤也載鄭君所注書儀禮下有周官二字今本范書脫周官二字蔚宗家傳鄭學周官注至今尚存蔚宗何得不載據此碑證之傳刻脫去明矣亦有史碑

脫去不足為訓者如師事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
元先第五之字非名也碑文脫去先字惠定字後
漢書補注沿其誤以師事第五元為句先始通京
氏易為句先即始也先始重言為不辭矣阮太傅
又為助瀾更屬誤耳戒子書云凡末所憤憤者末
猶晚也言晚年所憤憤也末字碑作某誤矣若作
某是鄭君稱名戒子而白名恭而無禮矣先字之
脫末之作某疑非史承節之誤蓋金人重刊此碑
者之所為也承節作碑文在萬歲通天元年至開
元十三年乃刻石劉勰于碑文末續書一百二十

北海三攷 卷二

善

餘字北宋末碑已毀金承安五年重立石南宋甯宗慶元

六至今猶存據拓本錄之以祛後賢之惑云

按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

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

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

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入代用

其書垂于國胄自今有事大學並令配享宣尼廟

鄭君從祀孔廟自此始宋大中祥符三年七月戊

寅詔封大司農鄭康成高密伯明嘉靖九年乃

罷鄭君從祀孔廟改祀鄭鄉時大學士張璁建議

謂林放遠瑗盧植鄭眾鄭玄服虔范甯宜罷從祀
孔廟各祀於其鄉命如議行之初成宏問少詹程
敏政嘗謂馬融等八人當罷其從祀孔廟為禮官
周洪謨所卻乃止至是璁力主持眾不敢違我朝
雍正二年始復鄭君從祀孔廟稱先儒云元王案
君紀年云雍正二年復從祀稱先儒鄭子查大學
及各直省孔廟鄭君木主皆題鄭康成無題鄭子
者恭讀雍正二年五月 上諭云爾等所議
復祀諸儒雖皆有功經學然戴聖何休未為純儒
鄭眾盧植服虔范甯謹守一家言轉相傳述觀鄭
康成之滄質深通似乎有問然則木主之設
宜乃係恪遵 憲廟諭旨因與 聖廟
同諱改而稱字可知 國朝官書列從祀孔廟
儒于鄭君皆稱康成袁所云殊誤典書從祀孔廟
一字之微未便任其失實特訂正之以垂永久

北海三攷 卷二

善

北海三攷卷二終

北海三攷卷三

湖南叢書

湘潭胡元儀撰

注述攷第二上

周易注十二卷

佚蒐輯

陸德明經典釋文云鄭玄周易注十卷錄一卷

七錄云十二卷隋志云九卷新唐志云十卷

按鄭君所著書存者則注曰存存而非原書則注

曰存殘缺若其書已亡為後人錄自羣書類而輯

成者及書亡尚有一二條可攷者皆注曰佚蒐輯

北海三攷卷三

一

其書久亡無可攷者則注曰亡發凡於此

又按書之卷數必從原書之數如易注本十二卷

七錄所云是也隋志云九卷釋文云十卷錄一卷

則隋志所見之本已殘缺矣釋文所見本雖有十

一卷仍缺一卷或傳本有所并故卷數有異亦未

可知今已無從攷定從七錄題十二卷以紀原書

之式云下皆倣此善澤按周易正義載鄭君作易

中之

蒐輯之本自宋王應麟始今刊附孫堂二十一

易注本三卷有補遺一卷惠棟輯本刊于雅雨古

經解彙函本重刊孫堂本湖海樓叢書本此本精丁小

所校黃奭高密叢書本叢書凡十六種孔廣林鄭氏佚書

本佚書凡二十八種袁鈞鄭氏佚書本佚書凡二十三種中

尚書五行傳注一卷尚書略說注一卷未刊實二十種此本易注亦佳各有攷證凡可資

攷定者九家其餘未見之本及重刊之本不備錄

也張皋文周易鄭氏義三卷雖屬私家著作亦足資攷證者也

王應麟周易鄭注一卷序云鄭康成學費氏易為注

九卷多論互體以互體求易左氏以來有之凡卦爻

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是謂一卦含四

卦繫辭謂之中爻所謂八卦相盪六爻相雜唯其時

北海三攷卷三

二

物雜物撰德是也唯乾坤無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

也餘六子之卦皆有互體坎之六畫其互體含艮震

而艮震之互體亦含坎離之六畫其互體含兌巽而

兌巽之互體亦含離三陽卦之體互自相含三陰卦

之體亦互自相含也王弼尚名理譏互體然注睽六

三曰初雖受困終獲剛助睽自初至五成困此用互

體也弼注比六四之類或用康成之說孫志祖云玉

無比六四注何以知弼用康成說疑六四為九五之誤鍾會著論力排互體而

荀顛難之江左鄭學與王學並立荀崧謂康成書根

原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齊陸澄遺王儉書云易

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年之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先儒若今宏儒鄭注不可廢河北諸儒專主鄭氏隋興學者慕弼之學遂爲中原之師此景迂晁氏所慨歎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理義之學以其辭耳變象占其可闕乎李鼎祚云鄭多參天象王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于天人哉今鄭注不傳其說間見于鼎祚集解及釋文詩三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注因綴而錄之先儒象數之學于此猶有攷云然康成箋詩多改字注易亦然如包蒙爲彪積豕之豕爲互包荒

北海三攷 卷三

三

讀爲康錫馬蕃庶讀爲蕃遮皆甲宅之皆讀爲解一握爲笑之握讀爲屋其說近乎選學者蓋謹擇焉厭常喜新其不爲芟滋者幾希
袁鈞輯本序云鈞案易注范書鄭君傳及晉中經簿竝載隋志九卷七錄十二卷舊唐書志卷數同七錄新唐書志十卷隋初鄭學浸微然崇文書目尚存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至中興書目始不著錄今所傳王氏輯本是後人增益成之者玉海有周易鄭注明胡震亨刊集解本取王氏輯本除已見集解者爲附錄原輯尚可攷見乃其比次既非鄭弟又不詳所

據之書時或參用兩書不明所出有乖傳信秦孔冲遠云十翼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而魏志高貴鄉公紀云帝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象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答曰鄭玄合象于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于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鄭玄何獨不謙耶俊對曰古

北海三攷 卷三

四

義宏深聖問與遠非臣所能詳盡據此則鄭易自坤以下皆如乾卦之例特退文言傳于繫傳後耳孔冲遠之言尚非其實今用鄭第編輯各注明所出之書其曾經王氏輯者注原輯以記之依隋志爲九卷
幽明錄一作幽冥云王弼注易輒笑鄭玄爲儒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忽聞外間有著展聲須臾便進白云是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文句而妄譏詆老子邪極有忿色言竟便退弼心生畏惡少時遇癘病而卒太平廣記三百七又見于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三
按王弼注易自詮名理鄭氏注易自明象數兩不

相防以彌注立學奪鄭注而廢之鄭學之徒乃不平而鳴矣幽明錄所記是鄭學之徒輕詆王弼之辭不足據為典要實小器鄭君而已果如所云詆鄭無過王肅何鄭君不見忿責于肅邪史通云唐修晉書多采幽明錄而此條不采者非有所見也其時弼易立于學不敢詆之耳知晉書之不采此條則知此條出于鄭學之徒不平之鳴無疑矣

尚書注九卷 凡三十二篇

佚蒐輯

隋志尚書九卷鄭玄注釋文舊新唐志卷數同善釋按朱

北海三攷 卷三

五

彙尊經義攷有鄭君書贊據書序正義云鄭玄避序名故謂之贊正義又引康成書論然書贊書論皆當在書注九卷之中朱氏別出書贊疑非是

凡蒐輯之本有惠棟輯本託名王應麟輯黃奭輯本學津討源刊本十孔廣林輯本袁鈞輯本孫淵

如古文尚書馬鄭注輯本岱南閣焦理堂禹貢鄭注釋一卷雕菰樓足資攷證者凡七家江良庭尚

疏王西莊尚書後案孫淵如尚書古今文注疏段五哉尚書古今文撰異四家之書其中發明鄭注者皆足資攷證惟閩人陳喬樞之書不足取私意太甚攷核多疏不及其父恭甫遠矣

按漢書藝文志經二十九卷注云大小夏侯二家則二十九篇之經惟大小夏侯為然也是以袁平

北海三攷 卷三

六

之間讖緯甚行而博士等乃合康王之誥于顧命為二十八篇以當二十八宿以序一篇當斗蓋出于夏侯博士矣漢武帝未得泰誓一篇與伏生二十九篇並立于學其時尚書實三十篇也藝文志又云歐陽經三十二卷則于二十九篇分盤庚為三則成三十一篇加泰誓一篇共得三十二篇也又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誤也當云三十二章句與所傳之經不宜有異也又云古文經四十六卷者以時行三十篇加逸書十六篇共得四十六卷也鄭本逸書十六篇多大禹謨一篇無武成一又篇仍十六篇分九共為九故稱二十四篇

北海三攷 卷三

云為五十七篇 據顏師古注引鄭君尚書注敘贊當有五十八 云又亡其一故五十七則藝文志篇之文今脫 五十七者以三十篇之本分盤庚為三泰誓為三得三十四篇逸書十六篇分九共為九得二十四篇實五十八篇武成一篇建武之際亡見武成孔疏 故為五十七篇也 顏師古孔沖遠說不取鄭君注本三十二篇即陰陽經也歐陽博士東漢甚顯賈逵馬融雖合用今古文而所習之本皆歐陽本故鄭注本同其篇次也 漢時書三十篇禹貢甘誓湯誓般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泰誓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毋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棗誓甫刑文侯之命泰誓 鄭傳逸書二十四篇 舜典

旧作九共分為九篇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允征
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陟伊訓肆命原命旅契罔
命問命應
作畢命

袁鈞曰鄭注尚書載中經簿隋志九卷梁陳所講有
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
微舊新兩唐志皆載其書宋志始不著錄

尚書音一卷

亡

隋志梁有尚書音五卷孔安國鄭玄李軌徐邈等撰
按此謂四人之書共五卷未見其書故總記之
經義考云七錄一卷

北海三攷

卷三

七

經典釋文云為尚書音者四人孔安國鄭玄李軌徐
邈案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

案顏之推以為孫叔然始為反語陸氏亦然故疑

漢人不作音鄭君尚書音指為後人所託蓋作音
必用反切也其實不然反語始于東漢末在孫叔

然之前攷三國志王肅傳云孫叔然受業于鄭君
門人後漢書有應劭北面稱弟子之事世說新語

有鄭君遇服虔之事服虔通俗文序引蘇林張揖
見顏氏家訓應服蘇張四人與鄭同時其在孫叔

然之前無疑矣然四人作漢書音義惟張揖不見

反語餘略存一二服虔通俗文悉用反語其書雖

亡而諸類書引通俗文連反語並引者尚多足以

見其梗概何得云反語始于孫叔然邪又攷顏師

古漢書敘例後漢人音漢書者十一人有反語見

于今者七人其中有劉德者敘例云北海人時地

皆與鄭君相近鄭志中有劉德問田瓊數事蓋即

其人果爾劉德為鄭君之門人孫叔然乃鄭君門

人之弟子孫叔然之反語有自來矣然則鄭君所

作諸經之音似未必定為後人所託而漢人不作

音殊非確論也至于孔安國之尚書音恐係後人

北海三攷

卷三

八

所託西漢人不作音也不然則非漢之孔安國乃
晉之孔安國所作矣

山陰人以儒素見稱宋書禮志太和十三年召孔

安國為侍中晉書禮志隆安四年何澄王雅車府

引孔安國徐廣議孝武太皇太后李氏服通典吉禮

邈皇太子為新安公主服是晉時別有一孔安

國通經講禮以儒素著名于時諒必有撰述也

尚書大傳注三卷

存 殘缺

漢書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

傳四十一篇

隋志尚書大傳三卷鄭玄注

師古曰此二十九
卷伏生傳授者

經典釋文云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

舊唐志尚書暢訓三卷伏勝注陳壽祺曰尚書大傳有畧說一篇諸經疏

每引之舊唐志無大傳而有暢訓伏生無此書暢訓當是畧說之訛三卷當為一卷此伏生撰不可云注

新書志列大傳三卷又出暢訓一卷因疑舊志尚有脫誤也按陳說是矣舊唐志原文必是伏勝尚書大

傳三卷暢訓一卷鄭玄注傳寫脫誤遂不成文理新唐志全本舊志今本亦訛脫不全也

新唐志云伏勝注大傳三卷暢訓一卷按注字衍文有鄭玄注三字

中興書目鄭康成敘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為秦博士

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

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

北海三攷 卷三

九

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

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

上之凡四十一篇至玄始詮次為八十一篇見玉海三十七

按大傳凡四十一篇鄭君詮次為八十一篇全書

斷不止三卷隋志釋文兩唐志皆云三卷疑皆不

全之本有所殘闕原書卷數無從攷定姑依隋志

所存者題曰三卷而記疑于此

凡蒐輯之本有孫晴川本盧雅雨本此二本多舛舛黃奭

輯本王謨輯本漢魏遺書鈔孔廣林輯本分篇強復漢志之舊未能

審精袁鈞輯本陳壽祺校定本此本校定精善古經解集函

本即重刊崇文書局刊本此本校刊未精審足資攷證者

九家

按隋志梁有尚書義問三卷鄭玄王肅及晉五經

博士孔晁撰蓋王肅作尚書駁義五卷以難鄭君

孔晁列鄭王之說以駁王申鄭故名曰義問言問

駁義之非也此非鄭君之著作附識于此云善澤

唐志著錄鄭君尚書釋問注四卷七錄及隋志不載他書亦未言及附此存疑

毛詩箋二十卷

存 隋志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撰鄭氏箋

北海三攷 卷三

十

又云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于浮丘伯作詁訓是為

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邾人韓嬰亦傳

詩是為韓詩終于後漢三家竝立漢初又有趙人毛

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古學而

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

衛敬仲受學于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

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

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

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毛詩譜一卷

佚蒐輯

隋志毛詩譜三卷吳太常卿徐整撰撰字誤釋文云徐整暢是毛

詩譜二卷太叔裘及劉炫注兩人之書人各一卷

經典釋文云鄭玄譜二卷徐整暢太叔裘隱暢隱皆謂毛義若隱即為表明之義也

取暢達之義隱即鄭君六藝論所

按毛詩譜鄭君原書一卷因表通列故也徐整暢

三卷注文字增有所分也太叔裘及劉炫注皆一

卷則鄭君原書可知矣

凡蒐輯之本始于歐陽修歐陽永叔云得絳州本殘缺據疏中所引補之

所補圖國自為譜誤矣鄭君書本之史記十二諸侯表也然蒐輯鄭君此書實自承叔始功似不可

北海三攷

卷三

士

沒近儒人人本其書以加校定故戴東原校本即錄之其書刊于通志堂經解中

本所定正者僅王居雅上檜馬驕釋史輯本刊于鄭同譜二事而已戴氏遺書

中之范家相輯本黃奭輯本吳騫輯本王謨輯本孔

廣林輯本張丙炎刊本此數本皆沿歐陽丁晏輯本別為統譜頗近鄭君之意不知鄭書全本十二

本諸侯表之例也所以未達一間者心知其意由于不能位置諸文然深

知國自為譜之非矣袁鈞輯本此本于鄭譜佚甚精然佚文皆以意補入正文之中未元儀校定

能一允慚不如別錄于後之為善也

之本名曰毛詩譜訂其書稍與眾殊頗近足資攷

證者十一家

毛詩音 卷數未詳

佚

經典釋文云為毛詩音者九人鄭玄徐邈蔡氏孔氏

阮侃王肅江淳干寶李軌

舊唐志毛詩諸家音十五卷鄭玄等

新唐志鄭玄等諸家音十卷此舊志少五卷不應如此恐係脫去五字耳

周官禮注十二卷

存

隋志周官禮十二卷鄭玄注

又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

法上于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

北海三攷

卷三

士

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

劉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

于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

周官注今周官六篇唯鄭注立于國學

答臨碩周禮難一卷

佚蒐輯

賈疏序周禮廢興云臨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

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弁之鄭玄徧覽羣

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跡故能答碩之論難使

義得條通

按後漢書鄭君傳及鄭志目錄皆載是書其書久佚檢諸經于詩禮左傳疏中得六條七難已居其五差存梗概其十論并答則無徵矣臨碩字孝存北海人據孔融別傳云融為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尹云魏書注引續漢書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然下脫臨字行乃存字之訛荀悅漢紀使甄子然配食縣社臨下又脫孝存二字皆宜依後漢書補正者也

凡蒐輯之本有黃奭輯本孔廣林輯本袁鈞輯本足資攷證者三家

儀禮注十七卷

北海三攷 卷三

三

存

隋志儀禮十七卷鄭玄注

又云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于淹中而河閒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于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裒然三家雖存並微

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于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今古經十七篇唯鄭注立于國學

按隋志又云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之注解今又別行志又載喪服經傳一卷鄭玄注即儀禮中喪服一篇別行之本非別有一書也不列目而記于此

馬融喪服紀注一卷

亡

舊唐志喪服紀一卷鄭玄注新志同

北海三攷 卷三

古

按唐志有馬融喪服紀一卷故鄭君為之注書久亡不知所紀謂何也

戴德喪服譜注一卷

亡

隋志喪服譜一卷鄭玄注

按隋志梁有戴氏喪服五家要記圖譜五卷五家不知所指五家五卷蓋一家一卷也標題以戴氏為首則戴德始為喪服譜矣喪服譜一卷必是戴德之所作故鄭氏為之注

戴德喪服變除注一卷

佚蒐輯

新唐志玄注喪服變除一卷

喪服變除一卷

佚蒐輯

舊唐志喪服變除一卷鄭玄撰

袁鈞曰戴德有變除篇鄭為之注又別自撰喪服變

除一卷見舊唐志袁次之僅得九條注二條附焉

凡蒐輯之本有黃奭輯本洪頤煊輯本見經典集林刊于問

經堂叢書孔廣林輯本袁鈞輯本馬竹吾玉函山房輯

本此五家皆統輯一切未分別出元儀校定之本

北海三攷卷三

分別著錄所存本不多也足資攷證者六家

禮記注二十卷

存

隋志禮記二十卷漢九江太守戴聖撰鄭玄注

又云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

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

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

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

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

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

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

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

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于融又為之注今小戴記

四十九篇唯鄭注立于國學

三禮目錄一卷

佚蒐輯

隋志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撰梁有陶宏景注一卷亡

按三禮目錄其書久佚三禮凡七十二篇引見三

禮正義中采而錄之較他書為完全

凡蒐輯之本有黃奭本王謨本孔廣林本袁鈞本

北海三攷卷三

足資攷證者四家

周官音一卷

佚蒐輯

舊唐志周官音三卷鄭玄注新志同

蒐輯之本僅馬竹吾玉函山房本一家

儀禮音一卷

佚

隋志梁有鄭玄儀禮音二卷亡

禮記音一卷

佚

隋志梁有鄭玄禮記音一卷七

舊唐志禮記音二卷鄭玄注注字誤當作撰曹耽解新志作

三卷

經典釋文鄭玄三禮音各一卷

按鄭君三禮音隋唐志所載卷各不同蓋數目字

易誤如禮記音舊唐志二卷新志三卷是也後人

為之注解因一卷太繁有所分亦未可知如禮記

音曹耽解之類是也今皆無從證明矣唯陸氏釋

文云三禮音各一卷則陸氏目見其書信而可徵

者今從之各題一卷云

北海三攷 卷三

七

禮議二十卷

佚 蒐輯

新唐志鄭玄禮議二十卷

按禮議久佚惟通典卷六十七引鄭君伏后見父

之禮議一則卷七十一引春夏封諸侯議一則蓋

即禮議二十卷中之文餘無所見矣采而錄之足

見一斑也前人無蒐輯之本

三禮圖 未詳卷數

佚 蒐輯

隋志三禮圖九卷鄭玄及後漢侍中阮謏等撰

蒐輯之本僅有馬竹吾玉函山房本一家此從三

禮圖所引者及各類書中引者采錄為一卷竹吾

序云杜畿傳裴松之注引阮氏譜武父諡字士信

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于世隋志三禮圖九卷

鄭玄及後漢侍中阮謏等撰蓋鄭注三禮圖為之

圖故阮因鄭圖而修復之故世只稱阮謏三禮圖

隋志推本鄭氏而題之也攷輯崇義三禮圖引鄭

氏阮氏及舊圖皆一書之文復從他書搜采輯為

一卷就攝圖次第編之其圖盡亡學者依文攷之

猶如觀三

五宗圖 卷數未聞

佚 蒐輯

按吳志薛綜傳云綜定五宗圖述而不言卷數通

典卷七十三引薛綜述鄭氏禮五宗圖一條蓋鄭

君曾有五宗圖薛綜述明鄭義而為之注不曰注

而稱述也隋唐諸志皆不著錄五宗圖竊疑五宗

圖即鄭君三禮圖中之一圖薛綜述之乃別行于

世耳然無明徵姑別錄之而記所疑于此

魯禮禘祫義 義一作志卷數未詳

佚 蒐輯

按後漢書鄭君傳載是書隋唐志皆不著錄今見

諸經正義及通典諸書所引者尚存梗概或云是

即前禮議二十卷中之一篇耳于事近之究無明

徵鄭駁五經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

義以禮識所云故作禘祫志其曰義曰志似非禮
議之一篇矣今別錄之記所疑于此俟攷

凡蒐輯之本有雅雨堂本雅雨堂叢書有鄭司農
集不傳蒐輯者姓氏留

輯是義列黃奭輯本王謨輯本孔廣林輯本馬竹
子集中

吾輯本袁鈞輯本陳錫熊刊本許鄭遺書六種道
光間刊于雲南五

華書足資攷證者七家

春秋左氏傳注三十卷 服本三十卷

未成以授服虔

世說新語云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

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

北海三攷 卷三

九

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

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

為服氏注

春秋演孔圖宋均注云康成注詩易尚書論語其春

秋孝經則有評論劉子玄孝經議引
見唐會要七十七

郭嵩燾曰春秋左傳正義云東漢以後許鄭諸儒兼

通三傳鄭君注左傳未成以授服子慎隋書經籍志

有服虔春秋左傳解詁三十一卷後漢書儒林傳稱

服虔少入太學受業其卒以中平末鄭君當中平末

時年亦逾六十矣其受業太學當與鄭君同時矣鄭

君有箴左氏膏肓服虔亦有左氏膏肓釋病十卷鄭

君駁何氏漢議服虔亦有春秋漢議駁二卷是服氏

之學與鄭君同旨據世說孔冲遠所云服虔于鄭君

在師友之間矣宋均所云春秋則有評論謂箴左氏

膏肓起穀梁廢疾發公羊墨守等書耳鄭君自有春

秋注至服虔乃成書也

按鄭注春秋左氏傳未成盡以授服虔服注出于

鄭其旨趣必同其中容有小異實亦鄭學也魏時

賈逵服虔二家左傳注盛行于時晉時杜預注左

傳以平吳功官爵烜赫遂震一時與服賈並立于

北海三攷 卷三

十

學至南北朝學者唯傳服義北朝尤盛至隋而杜

注盛行服義就微矣唐時修五經正義孔冲遠本

習服義奉詔作春秋左傳正義以杜為主往往于

杜短服長之義三致意焉雖守疏不破注之例意

甚軒服輕杜也唐時服注遂亡近人袁鈞蒐輯鄭

氏佚書並輯服注左傳十二卷以存鄭學義亦宜

矣近蒐輯服注左傳者有王謨本李次白春秋左

氏賈服注輯本此本頗有所發明袁鈞本亦精善

按趙坦寶錢齋札記曰服注雖本鄭氏然與鄭遠

如鄭注尚書微子篇以其子為紂諸父服氏以為

紂庶兄鄭注禮記內則篇以左氏傳擊眉為擊裂

服氏以鞶為大帶厲是大帶之垂者鄭注明堂位

云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服注左傳太室屋壞云太廟之室鄭注雜記引春秋傳齊晏桓子卒云云正義稱服注左傳與鄭遠又僖四年傳五侯九伯服注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鄭云五侯侯為州牧九伯伯為州伯一州牧二伯佐之太公為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昭四年傳西陸朝朝而出之服以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鄭荅孫皓謂四月立夏之時詩小雅譜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詩也襄二十九年傳為之歌小雅服注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是服氏以小雅無成王詩傳又云為之歌大雅服注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堯舜是為正大雅是服氏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為武王詩皆與鄭異

春秋左傳分野一卷

亡

北海三攷 卷三

三

春秋十二公名一卷

亡

隋志梁有春秋左氏分野一卷春秋十二公名一卷

鄭玄撰亡

春秋左傳音

卷數未聞

亡

按鄭君左傳音諸書皆不載惟賈昌朝羣經音辨足部踰聚也才丸反春秋踰甲而射之鄭康成讀于此一見余蕭客古經解鈎沈即以為鄭君左傳音別無他證姑錄之俟攷

箴春秋左氏膏肓十卷

佚 蒐輯

起春秋穀梁廢疾三卷

起一作釋

佚 蒐輯

發春秋公羊墨守十四卷

佚 蒐輯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箴膏肓一卷起廢疾一卷發墨守一卷漢鄭玄撰後漢書本傳稱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人吾室操吾矛以伐

北海三攷 卷三

我乎其卷目之見隋書經籍志者有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廢疾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皆注何休撰又別出穀梁廢疾三卷注云鄭玄釋張靖箋似鄭氏所釋與休原本隋以前本自別行至舊唐書經籍志所載膏肓廢疾二書卷數並同特墨守作二卷為稍異其

下注云鄭玄箴鄭玄釋鄭玄發則已與休書合而為一迨于宋世漸以散佚惟崇文總目有左氏膏肓九

北海三攷 卷三

三

卷而陳振孫所見本復闕宣定哀三公振孫謂錯誤不可讀疑為後人所錄已非隋唐志之舊矣其後漢

學益微即振孫所云不全之本亦遂不復見矣

學益微即振孫所云不全之本亦遂不復見矣

學益微即振孫所云不全之本亦遂不復見矣

學益微即振孫所云不全之本亦遂不復見矣

學益微即振孫所云不全之本亦遂不復見矣

學益微即振孫所云不全之本亦遂不復見矣

學益微即振孫所云不全之本亦遂不復見矣

學益微即振孫所云不全之本亦遂不復見矣

學益微即振孫所云不全之本亦遂不復見矣

學益微即振孫所云不全之本亦遂不復見矣

按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三書今見引諸書者采而錄之各得一卷有一本箴膏肓二十三條起廢疾三十八條發墨守僅四條稱王伯厚輯本乃惠棟等託名非其實也

凡蒐輯之本有武英殿聚珍本所刊本出于明人蒐輯所據者汲古閣毛本注疏也王伯厚本近人黃爽輯本孫馮翼輯本問經堂孔廣林輯本袁鈞輯本足資攷證者六

家其展轉重刊之本則有吳省蘭藝海珠塵本張丙炎灌園叢書本吳刻翻武英殿本張刻重翻吳本陳錫熊許鄭遺書本鮑廷爵後知不足齋本

北海三攷 卷三
駁何氏漢議二卷敘一卷

亡

隋志春秋漢議十三卷何休撰于左傳類中載駁何氏漢議二卷鄭玄撰于公羊類中亦載駁何氏漢議二卷鄭玄撰于左傳類春秋左氏膏肓釋疴下注服虔撰梁有春秋漢議駁二卷服虔撰亡于公羊類駁何氏漢議二卷鄭玄撰下又注云梁有漢議駁二卷服虔撰亡又載駁何氏漢議敘一卷

按何休漢議有十三卷之多鄭子尹云卽後漢書儒林傳稱何休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

羊本意者也其說必宗公羊而詆左穀故鄭服皆起而駁之也隋志于左氏公羊兩類中疊出鄭服二家之書此例隋志中不多見或云志文重出當刪其一此說未審蓋所駁者兼通三傳不專主公羊不能專屬之左氏亦不能專屬之公羊故重見疊出以見義耳

舊唐志何氏春秋漢議十一卷何休撰鄭玄駁糜信注新志同惟十一卷作十卷隋志十三卷舊唐志十一卷新唐志十卷數目不同傳寫有脫誤或流傳日久書遞殘缺未能詳矣

孝經注一卷
北海三攷 卷三
佚蒐輯

隋志孝經一卷鄭氏注或云鄭玄其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

經典釋文云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爲鄭玄案鄭志及中經簿無唯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玄爲主檢孝經注與鄭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

唐會要云規卷七開元七年詔官詳定孝經孔鄭所長左庶子劉知幾議曰謹案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注爰自近古皆云鄭卽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羣

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為非玄注請不藏于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于時魏齊則立于學官著在律令蓋由庸俗無識故致斯譌舛然則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條按鄭君自序云遭黨錮事起逃難注禮黨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為袁譚所逼來自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惟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不言鄭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所注

北海三攷卷三

五

五經之外有中候書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答臨頌周禮難駁許慎五經異義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及答甄子然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志惟載詩書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先生碑文具稱其所注箋駁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于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春秋演孔圖注云康成

注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于詩緯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也師所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玄所注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為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予昏惑舉鄭之語而曰無聞其驗七也按據十道志孝經注序是鄭小同作則孝經當也日未寫定通行小同序之乃傳故宋均未見宋均春秋緯注云玄為春秋孝經畧說則非注之謂所言玄又為之注者汎辭耳非事實其敘春秋亦云玄又為之注也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

北海三攷卷三

美

注左傳未成以授服虔服注即本鄭注矣子玄博通豈全未聞乎後漢史書存于今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其為鄭之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其驗九也邢昺孝經正義引用此范氏書有孝經七字蓋邢昺所增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並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為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好攻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書無言其驗十一也王肅有攻鄭二人辨之魏晉朝賢辨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其驗十二也愚謂行孔廢鄭

于義爲允

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注相承云是鄭玄荀利集解具載此注而其序云以鄭爲主孔傳近儒妄作其注用天之時因地之利謂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與鄭氏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欲取近儒說而廢鄭注理實未可

十道志云後漢書曰鄭玄漢末遭黃巾之難客徐州今孝經注鄭氏所作其序云僕于南城之山棲遲巖谷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肩

北海三攷 卷三

三

孫所作也今西上可二里許有石室焉周迴五丈俗稱康成注孝經處也太平御覽十二又太平寰宇記四十二字寰宇記有是也昔朱竹垞但見御覽故經義攷以此爲後漢書之文一時失檢耳

袁鈞輯孝經鄭注序云孝經注見范書本傳中經簿有孝經鄭氏解北史儒林傳謂與易詩書禮論語盛行於河北隋書云梁代孔鄭並立孔本亡于梁亂陳及周惟傳鄭注至隋王劭訪得孔傳漸聞于朝廷遂著令與鄭竝立唐志一卷崇文總目稱孔注前世與鄭竝行今孔不傳陳振孫言鄭注世亦少有乾道中能克袁樞得之刻于京口南宋尙有其書不知何時

佚也此書鄭志目錄不載先儒多疑之唐開元中詔質定孔鄭二家劉知幾請行孔廢鄭司馬貞請廢孔行鄭司馬之言雖矣萬歲通天初史承節爲鄭君碑其載鄭所注解仍有孝經孔賈諸疏亦竝引用是當時從鄭者眾也宋均孝經緯注引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爲之注是鄭已自言之可信也邢昺力詆鄭注之僞邢昺引用劉知幾之謂王肅注書好詆鄭短凡議耳非邢昺詆之也謂王肅注書好詆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案郊特牲疏引王肅難鄭云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

北海三攷 卷三

三

爲后土鄭記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甚矣何昺之疏也陸氏作孝經音義據鄭氏解其條例云孝經童蒙始學特紀全句故凡經文外所釋皆鄭注也唐玄宗注邢疏于襲鄭者必曰此依鄭注合二書參之兼他所徵引鄭注尙可十得七八陸氏疑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細案之實未見其不同也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云諸說多疑鄭注孝經劉氏十二驗中據鄭志諸書皆不言注孝經則范史本傳亦不言注周官唐史承節碑亦不言注論語秉筆偶疏未爲典要此數事不足疑也又云王肅好發鄭短

而無言攻擊孝經注然郊特性疏引王肅難鄭孝經注社后土也之文是肅未嘗無言此一事亦不足致疑也王伯厚以上帝天之別名一語謂與六天之說不合攷禮大傳注云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然則上帝者五帝之總稱天即五帝中之一帝郊祀之天非園丘之天故云上帝天之別名與鄭生平宗旨不背此說亦不足疑也至謂與鄭他經注不類今亦不盡可考然鄭康成箋詩不同注禮鄭志諸說每異羣經博雅通儒固宜有是此說亦不足疑也宋均孝

北海三攷卷三

三

經緯注引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為之注此即康成注孝經之明證宋均又云均無置焉意注未卒業不行于世故耳玉海藝文引國史志云鄭氏注相承言康成所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以奪二家尙不知鄭氏為小同鄭珍鄭學錄云康成客徐州在初平三年時已六十六後四年為建安元年自徐州歸歸後四年即卒其孫小同僅四五歲此注既晚年客中作未及傳授俟小同長大乃序而傳之此趙商碑文自不及載宋均所以云無聞即撰鄭志目錄亦不之載未寫定傳習

故也

按劉子玄之議甚誣袁侯鄭三君辨之詳矣十道志云序是胤孫所作胤孫即小同也小同為之序則此注寫定于小同之手無疑國史志乃指為小同所作蓋因序而致誤歟

凡蒐輯之本有臧庸堂本刊于知不足齋叢書孔廣林本袁

鈞本足資攷證者三家張丙炎本乃重刊臧本耳

北海三攷卷三

三

北海三攷卷三終

北海三攷卷四

湖南叢書

湘潭胡元儀撰

注述攷第二下

論語注十卷

佚 蒐輯

隋志論語十卷鄭玄注

按隋志又有論語九卷鄭玄注虞喜讚蓋虞喜取鄭注而發明之若鄭之箋毛詩然故不名為注而曰讚也二十篇為九卷并合不能詳或有殘缺乎非鄭君別有九卷之注本也

北海三攷卷四

古論語注十卷

亡

隋志梁有古文論語注十卷鄭玄注亡

按諸書但言鄭君以齊古校魯論未聞別注古文且古文與魯論不同不過分子張為二及四百餘字之異既注魯論無庸別作古文注也然七錄所有姑錄之俟攷

隋志云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齊人傳者二十二篇魯人傳者二十篇齊則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魯則常山

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韋丞相節侯父子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並名其學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遂合而攷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為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為集解是後諸儒多為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

北海三攷卷四

古論語注十卷

亡

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于人間

鄭珍鄭學錄云張侯主魯說于齊論既擇善而從即當有改魯讀其本必不全是魯論是魯論一變也尚未參古說迨鄭君就周本作注于張侯已從齊者即依其文義更取古論長于魯者改從古讀合計從齊古讀正凡五十事是為魯論之再變也今據釋文從古者凡二十四事

魯為誠坦為魯為湯弁衣裳魯為冕見弁者魯為冕下如授魯為趨瓜祭魯為必饗魯為獻賜生魯為牲不內願魯無不仍舊魯為仁詠而饋魯為歸折獄魯為制小慧魯為惠謂之躁魯為傲饋孔子厥魯為

歸於也廉魯為貶天何言魯為夫果敢而室魯為室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魯為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不知命章皆見注中陸元朗載之釋文至于魯無共二十四事從齊讀者別有二十六事陸氏不言蓋張侯既改當在張侯說中逮唐初張論既亡無從攷之矣

凡蒐輯之本有王伯厚本或云惠定字所託或云嚴長明所輯託名伯厚

偽為之跋云得之秦中傳鈔而得實伯厚無此本也黃奭本孔廣林本袁鈞

本宋翔鳳本此本有所足資攷證者五家陳仲魚訓及劉寶楠論語正義皆于鄭注有所考亦可旁證

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

佚蒐輯

北海三攷 卷四

三

隋志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鄭玄撰

舊唐志論語篇目弟子一卷鄭玄撰新志同

按此書殆如三禮目錄之例先解二十篇篇名竝

及七十子之名字籍貫事實也唯書名隋志與唐

志不同今史記注引亦作篇目弟子于史記仲尼

弟子傳注中尚存三十八人而已

凡蒐輯之本有陳鱣本刊論語古訓之後孔廣林本袁鈞

本馬竹吾本足資考證者四家

論語釋義注十卷

七

舊唐志論語釋義十卷鄭玄注新志作一卷

按此書未詳所釋何義釋義亦不詳何人所作而

鄭君注之傳記無攷至于書之卷數舊唐志與新

志太相懸遠亦無從定之

孟子注七卷

七

隋志孟子七卷鄭玄注

鄭珍鄭學錄云孟子鄭注唐已後亡唯史記五帝本

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索隱稱鄭玄曰肖似也不肖

言不似人也其遺文僅見者此耳

北海三攷 卷四

四

按馬竹吾玉函山房輯佚書有孟子鄭注一卷乃

取鄭君毛詩箋及三禮注尚書大傳注所引孟子

文及隱括孟子義者輯之以補鄭義非鄭君原書

今無取焉姑記于此

爾雅注 卷數未聞

七

按鄭君爾雅注羣籍無所徵唯賈公彥周禮大宗

伯疏引爾雅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

魄寶也余蕭客古經解鈎沈以為鄭君爾雅注阮

文達周禮校勘記以為非爾雅注乃文耀鈎之注

阮說非也據周禮疏辨五帝大帝之號首引春秋
緯運斗期次引文耀鉤次引元命苞次又引文耀
鉤次引爾雅即引鄭注又引尚書君奭又引鄭注
次引月令又引鄭注三引鄭注皆先經後注以此
言之非爾雅注而何但此注本解北辰之義當云
北辰天皇耀魄寶也今北辰在天皇之下涉下文
月令注而誤耳阮氏以為文耀鉤之注不過上文
引文耀鉤有是天皇大帝之號也之文不知此乃
賈疏釋鄭注昊天為天皇大帝之語非文耀鉤之
文也細玩賈疏其義自明雖別無明文此疏一引

北海三攷 卷四

五

即明文矣又安得謂鄭君未注爾雅耶
又按光緒丙戌余上京師遇膠州柯君鳳笙
告余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中引鄭注爾雅三條時
旅中無書函屬季弟元玉攷之始知非鄭注蓋鄭
郭二字形近易為三條皆郭璞注耳釋訓懋懋
懋勉也郭注皆自勉強釋言郵過也郭注道路所
經過均與慧琳所引鄭注爾雅相同且郵過也惟
郭本作郵古本郵皆作尤日知錄已辨其非鄭君四月詩
箋洪範五行傳注皆云尤過也正用雅訓則此非
鄭注明矣惟駿馬之美稱也駿亦速疾也爾雅之

文無可繫郭注穆天子傳天子八駿正云駿馬之
美稱也則此更非鄭注殆穆天子傳郭注一誤為
爾雅郭注再誤郭注成鄭注矣至駿亦速疾也一
句殆慧琳引申之語耳往者曾閱華嚴經音義卷
二引鄭注爾雅芬香氣調也心頗不解爾雅無芬
字注從何而來又閱至卷三引郭璞云芬香氣之
和調也始知前卷之鄭注爾雅乃郭注之誤亟檢
方言十三芬和也視之異屬郭璞方言注也是亦
一誤方言為爾雅再誤郭注為鄭注與此可為比
例矣鄭君爾雅注得賈疏一引即為確據凡慧琳

北海三攷 卷四

六

引者皆非也
又按文選李善注中有引鄭君字指者恐亦涉相
近而誤隋志有雜字指一卷後漢郭顯卿撰姑記
于此以俟詳攷不復著錄于篇也
駁許氏五經異義十卷
佚 蒐輯
四庫全書總目云駁五經異義一卷補遺一卷漢鄭
玄所駁許慎五經異義之文也考後漢書許慎傳稱
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傳于
世鄭玄傳載玄所著百餘萬言亦有駁許慎五經異

義之名隋書經籍志有五經異義十卷後漢太尉祭酒許慎撰而不及鄭玄之駁舊唐書經籍志五經異義十卷許慎撰鄭玄駁新唐書藝文志並同蓋鄭氏所駁之文即附見于許氏原本之內非別為一書故史志所載亦互有詳略至宋史藝文志遂無此書之名則自唐以來失傳久矣

凡蒐輯之本有武英殿聚珍本不知何人所輯所據皆毛本注疏蓋明末國初人所為創始未精王復武億校本問經堂叢書莊葆琛校本孔廣林校本錢大昭校本黃奭校本此五本各有校勘之功袁鈞輯本陳壽祺取諸本參訂並作疏證以明

北海三攷 卷四

七

之推善本矣足資考證者八家其重刊之本有藝海珠塵本灌園叢書本許鄭遺書本後却不足齋本

六藝論一卷

佚蒐輯

隋志六藝論一卷鄭玄撰

徐彥公羊序疏云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

陳鱣云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又春秋孝經並云玄又為之注是論作于注書之後明矣徐說不足據也

凡蒐輯之本有黃奭本袁鈞本馬竹吾本足資攷證者三家

亡

見鄭志目錄

後漢書第五種傳云種字興先為兗州刺史單超以事陷種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穉怒待之初種為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同縣閭子直高密甄子然曰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超外屬為彼郡守危者易仆可為寒心

北海三攷 卷四

八

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奉使君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于是斌將俠客追及之于太原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得脫歸種匿于閭甄氏數年會赦出卒于家孔融傳云北海最為賊衝卓諷三府舉融為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

孔融集教高密令曰志士甄子然告困裴休以為子也融到北海相以焉得愛釜庚之間以傷烈士之心不及見子然為恨與豆三斛後乏復言

按子然以救第五種得名故孔北海以不及見爲恨其家告困教高密令與豆曰志士曰傷烈士之心則子然以氣節著矣鄭君答子然書所論何事不得而詳蓋亦不外乎論禮論春秋古今學之類故列于五經異義之後焉

漢律章句 卷數未詳

七

晉書刑法志云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其律始于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故

北海三攷 卷四

九

所著六篇而已漢蕭何益事律擅興廢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雜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魏明帝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文帝爲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

羣劉劭雖經改革而科網太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等定法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

按鄭君漢律章句篇目及爲卷若干不見隋志無

從攷見

元玉案周禮春官大胥先鄭注引漢大樂律篇曰之僅存者鄭君距先鄭未遠所撰章句當亦有此二篇

隋志又云漢律久亡故事駁議亦多零失則鄭君漢律章句七錄七志已不載齊梁間人已無見焉唐初人更不足論矣漢書諸侯王表注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

北海三攷 卷四

十

限曰附益卽鄭君章句之僅存者也

右經部凡四十有二種中有存疑俟攷者二左傳音及古論語注分別當合者一五宗圖當合于三禮圖除此三者實得三十有九種

河圖洛書注二十四卷目錄一卷

七

隋志河圖二十卷注云梁河圖洛書二十四卷目錄一卷

鄭珍鄭學錄云經義攷列河圖洛書之目凡數十種靈準聽其一也初學記九引靈準聽氣五機七云云

鄭玄注曰氣五萬之五行機七十二里也羅萃路
史亦引洛書靈準聽鄭玄注數語知康成有河圖洛
書注也

河圖篇目凡二十二篇

括地象 朱竹垞云括地象大抵錄運法 挺佐輔 孫

云挺佐輔其符命之祖乎文有存者朱 帝覽嬉 握

矩起 稽命曜 稽曜鈞 會昌符 記命符 說

徵示 帝視萌 期運授 帝紀通 一作帝 皇參

持 圖苞受 考曜文 真紀鈞 叶光圖 合古

篇 祕徵篇 始開篇 要元篇

北海三攷 卷四

士

洛書篇目凡六篇

甄曜度 靈準聽 寶號命 朱竹垞云宋書符瑞志

引作寶子命子或號字 訖錄運期 稽命徵 摘六辟 六一

按河圖洛書本是兩緯卷目甚巨試觀要元篇陶
隱居真誥云是四十四卷則全書可知矣至梁尚

存河圖洛書二十四卷目錄一卷至唐修隋書則

存河圖二十卷河圖龍文一卷而已鄭注僅存靈

準聽數條則當時全書皆注矣全書卷數不詳據

七錄所存二十四卷目錄一卷著錄焉篇目亦不

全據可攷者存其略耳

易緯注九卷

存 殘缺

隋志易緯八卷鄭玄注梁有九卷

章懷太子後漢書注云易緯有六篇一稽覽圖二乾

鑿度三坤靈圖四通卦驗五是類謀六辨終備

王應麟云李淑書目九卷凡乾鑿度稽覽圖通卦驗

各二辨終備是類謀坤靈圖各一今三館所藏乾鑿

度通卦驗皆別出為一書而易緯止有鄭氏注七卷

稽覽圖第一辨終備第四是類謀第五乾元序制記

第六坤靈圖第七二卷三卷無標目

北海三攷 卷四

士

鄭珍鄭學錄云今永樂大典載易緯八種乾坤鑿度

二卷 此名宋人不載蓋即宋三館所藏七卷中之

也 乾鑿度兩卷稽覽圖二卷辨終備一卷僅數十言

通卦驗二卷乾元序記一卷是類謀一卷坤靈圖一

卷殘缺不完乾隆朝武英殿聚珍板印行乾元序制

記乾坤鑿度二種宋人依託為之者實偽書也

張惠言云偽者二種不足論坤靈圖是類謀辨終備

亡逸既多不可指說其近完者稽覽圖論六日七分

之候通卦驗言八卦暑氣之應此孟京陰陽之學乾
鑿度論乾坤消息易之大義條理畢貫諸儒莫能外

之其爲夫子緒論田楊以來先師所傳習無疑至其命圖書攷符應算世軌其傳湮絕文闕不具不可得通亦非學士所欲通漢人易學僅存于今可以攷古師說如此三書治易者不可忽之也

凡刊行之本有武英殿聚珍本凡入福建重刊聚珍本亦入浙江重刊小字本亦入江南重刊小字本亦入

本種亦入雅雨堂本乾鑿度一種藝海珠塵本稽覽圖一種

尙書緯注六卷

佚蒐輯

隋志尙書緯三卷鄭玄注梁六卷

北海三攷卷四

三

後漢書樊英傳章懷太子注云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授期也

按章懷所云書緯凡五篇今以諸書所引者攷之五篇之外有鈎命洪洛罪級二篇凡七篇帝驗期或作帝命期

鄭珍鄭學錄云經疏諸書引考靈曜最多朱竹垞云考靈曜之文大都推步之說其言無悖于理隋熒緯書若此與括地象雖置不燔可也禮記爾雅疏引鄭注言天算特詳

凡蒐輯之本有明孫穀古微書本趙在翰七經緯

本馬竹吾玉山房輯佚書本

尙書中候注八卷

佚蒐輯

隋志尙書中候五卷鄭玄注梁有八卷今殘缺

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以十八篇爲中候周禮孔穎達尙書正義云鄭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爲五帝是其與經注異者

北海三攷卷四

古

劉昭續漢志注云康成自注中候纔及注禮

按中候十八篇今見引諸書者一一可攷摘雜戒周官握河紀契握篇敕省圖運衡篇準織哲洛予命稷起篇我應篇八篇皆見禮記疏儀明篇南齊書符瑞志考河命題期篇立象篇三篇見太苗興篇毛詩維師謀詩疏及太合符后詩霸免篇詩顛期篇詩共十八篇也

凡蒐輯之本有孫穀本趙在翰本張海鵬刊本津淵王謨本孔廣林本校本袁鈞本校本馬竹吾本足資攷證者七家

詩緯注十八卷

佚蒐輯

隋志詩緯十八卷宋均注梁十卷豈有梁存十卷至隋反有十八卷之理乎十字上或脫二字歟或梁十卷下脫鄭玄注亡四字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舊唐志詩緯三卷鄭玄注新志同至唐時僅存三卷也

章懷太子後漢書注云詩緯含神霧汜歷律推度災也

按章懷所見已是三卷殘本故祇列篇目三也今考諸書所引亦僅有此三篇之文其餘篇目無從考矣宋均注本十八卷鄭君原本亦十八卷從可

北海二攷 卷四

去

知也

禮緯注三卷

佚蒐輯

隋志禮緯三卷鄭玄注亡

後漢書樊英傳注云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

按三卷之本屬殘缺之本也章懷注列目三篇殆

見三卷之本歟今考諸書所引三篇之外有稽命

曜見太平御覽文命苞見通典瑞命記見王充論衡凡三

篇則禮緯原書不止三卷今不得而詳矣

鄭珍鄭學錄云朱氏經義攷于含文嘉注曰存攷朱

兩朝藝文志云今緯書存者唯易而含文嘉乃後人著為占候兵家之說與諸家所引禮緯乖異不合朱

氏亦云予先後見二本各不同一本書雲氣星輝之象附以占辭一本分天鏡地鏡人鏡三門門各一卷

凡六十篇諸書所引之文兩本皆無非原書矣所見者即宋人所偽造之含文嘉以冒鄭注之偽書而云

存亦殊未允也

禮記默房注三卷

亡

隋志禮記默房二卷宋均注梁有三卷鄭玄注亡

北海二攷 卷四

去

按宋均本二卷有殘缺也鄭本三卷似亦非完本

無從考證矣

樂緯注三卷

佚蒐輯

按隋志樂緯三卷宋均注不載鄭君注兩唐志亦

然其亡在梁七錄之前也今太平御覽卷一引鄭

注樂緯動聲儀一條卷六引鄭注叶圖徵一條是

鄭有樂緯注矣原書卷數未詳從隋志所見者題

三卷焉其篇目現存者據諸書所引有動聲儀

疏稽曜嘉禮記疏白虎通叶圖徵續漢志劉昭注

凡三篇隋志又云梁有樂五禽圖一卷亡是以知原書不止三卷也

春秋緯注三十卷

佚蒐輯

隋志梁有春秋緯三十卷宋均注亡新唐志云三十八卷

按春秋緯宋均注隋志云已亡而唐開元中劉子

玄孝經議尚引宋均春秋緯序似其書尚存也鄭

注隋志不載已亡子七錄之前今唯後漢書李雲

傳注引春秋斗運樞鄭注一條文選褚淵碑文注

引鄭注春秋緯遞去也一條餘不多見是鄭君有

北海三攷卷四

七

春秋緯注矣今考其篇目甚繁有演孔圖諸書

錄法同春秋說題辭同元命苞同文曜鉤同運斗

樞同感精符同合誠圖同考異郵同保乾圖同漢

含孽同佐助期同握成圖同潛潭巴同考曜文同

命歷序同句命決同含文嘉白虎通引春秋少陽篇

論語疏引春撰命篇公羊疏引凡二十篇故有三十卷

之多也新唐志云三十八卷不知何據恐係傳寫

之訛新志所記古籍屢多譌誤者也

孝經句命決注六卷

孝經援神契注七卷

佚蒐輯

隋志孝經句命決六卷孝經援神契七卷宋均注鄭注

隋志未著錄

毛奇齡云禮記正義引孝經緯云后稷為天地之主

文王為五帝之宗后稷配天地于南北郊文王配五

帝于明堂羣儒爭南北郊並爭祭地北郊祭昊天

帝與五帝于明堂聚訟不已皆本此文也

按鄭注中庸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句

命決之文也文王世子注引孝經說云諸侯歸各

帥于其國大夫勤于朝州邑驥于邑此援神契之

北海三攷卷四

六

文也鄭君注經屢引之而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

五帝宗又鄭君注禮之所主豈有諸緯皆有注孝

經緯反不注乎今考諸書惟羅莘路史引孝經句

命決云任已感神生帝魁並載鄭注云任已帝魁

之母而春秋句命決作任姒傳者誤也夫任乃太

昊之後黃帝所封為己姓姒氏夏始有之則鄭君

曾注孝經緯有明徵矣孝經緯僅句命援神二篇

其餘皆雜緯耳今依隋志宋均注本題之一六卷

一七卷云

凡詩書春秋孝經四緯蒐輯之本惟孫趙馬三家

朱彝尊經義攷悖緯五卷亦足資考證

日月交會圖注一卷

亡

隋志梁有日月交會圖一卷鄭玄注

按晉書律麻志述劉洪作乾象麻云又創制日行

遲速兼攷月行陰陽交錯于黃道表裏日行黃道

于赤道宿度復有進退方于前法為密則此日月

交會圖亦劉洪所作鄭既注乾象麻復注此耳或

云即乾象麻中之一卷當時別行亦無明證今姑

分錄焉

北海三攷 卷四

九

天文七政論一卷

亡

見范書鄭君傳及鄭志目錄

乾象麻注五卷

亡

范書鄭君傳及鄭志目錄皆載之

晉書律麻志云漢靈帝時會稽東部尉劉洪攷史官

自古迄今麻注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規其

往來度其終始始悟四分于天疏闊皆斗分太多故

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作乾

象法冬至日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之則合于古引而下之則應于今其為之也依易立數遞行相號潛處相求名為乾象麻又創制日行遲速兼攷月行陰陽交錯于黃道表裏日行黃道于赤道宿度復有進退方于前法為精密矣獻帝建安元年鄭玄受其法以為窮幽極微又加注釋焉

隋志梁有乾象麻五卷漢會稽都尉劉洪等注按乾象麻

劉洪所作不得言注此有脫文無疑詳攷之當云劉洪撰鄭玄等注方合云等必不止一人今不可攷矣

九宮經注三卷

北海三攷 卷四

三

亡

隋志九宮經三卷鄭玄注

九宮行基經注三卷

亡

隋志九宮行基經三卷鄭玄注

九旗飛變一卷

亡

舊唐志九旗飛變一卷鄭玄撰李淳風注

按九宮九旗皆風角占候家之術鄭君少善風角

見別傳故有此等注述實緯學耳

右緯部凡一十有七種

鄭司農集二卷錄一卷

佚蒐輯

隋志梁有鄭玄集二卷錄一卷亡

按鄭君集不知何人所編輯今已久亡矣鄭君文

之可攷者有上嘉禾嘉爪表一嘉禾頌一嘉爪頌

一見別傳目存文佚自序一一作自述篇佚文存二條

戒子益恩書文存見後漢書本傳中此外無幾矣

今雅雨堂叢書刊有鄭司農集一卷不著蒐輯者

姓氏首載相風賦據太平御覽也核之藝文類聚

北海三攷

卷四

三

乃傳玄作因名同而誤耳伏后議及春夏封諸侯

議乃禮議二十卷之文不當入集魯禮禘祫議亦

別自為書不得入集而易贊即易注詩譜序尚書

大傳序三者亦當各附其書以行不必入集尚有

尚書注序周禮序未及收錄自序逸文亦未之及

僅戒子書一篇為集中所當載耳然至今日蒐輯

古人遺集易詩譜尚書及尚書大傳周禮五序載

入集亦可也

按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漢宮香方鄭康成注其

文曰沈水香二十四銖著石蜜復湯鸞銅鐵皆病香以

指嘗試飲甲則已南海賈胡貴一種香木末以寒

水炭四焙之青木香十二之而酌省之雞舌香以

其子勿以其母青木香合擣如糜沈水得鬱香投

初鸞蜜中煤使相悅閉以黃整蜜隙罔不律地理

之二月中許出之投龍腦六銖麝損半一鑑注如

芡子薰鬱鬱略聞百步中人也今大官加蜜鸞紅

以珠此方魏道甫強記面疏以示洪炎玉父意其

失古語其後相國寺庭中買得古葉子書雜鈔有

此法改正十餘字詳攷此方此注雖宋人流傳而

真偽莫卜果出自何書邪鄭子尹遂列于鄭君所

北海三攷

卷四

三

著述中好新太過矣今附存于此或收入司農集

未不分真偽存以俟攷庶幾不失疑以傳疑之意

歟

鄭志八篇十一卷

佚蒐輯

隋志云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

後漢書鄭君傳云門人相與撰玄答弟子問五經依

論語作鄭志八篇

劉知幾云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

時人謂之鄭志

舊新唐志載鄭玄鄭志九卷

按八篇者以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七經分

篇得七篇又雜問一篇共為八篇也周禮大司寇疏引易志詩

甫田疏引尚書鄭志采芑疏引周禮志周禮保章氏疏引春秋志小司徒疏引雜問志以此推之是

以七經依次名篇其不記所問人者但錄其語曰雜問志矣諸書所引或稱鄭志而無問人者皆雜問志也

八篇而為十一卷多出三卷則篇帙重者或分為二卷耳其多三卷蓋詩與禮歟以今所存者

詩禮較多推之也唐志云九卷有所殘闕矣鄭志

實門人撰定隋志稱鄭小同者蓋小同曾重加整

頓如鄭君孝經注小同為之序之類歟今不得其

北海三攷 卷四

詳矣

鄭記六卷

佚 蒐輯

隋志鄭記六卷鄭玄弟子撰

舊新唐志皆云鄭記六卷

劉知幾云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自相問答

編錄其語謂之鄭記又云鄭記惟載禮易論語

按今所存鄭記凡三十餘條論語僅一條餘皆禮

也易之問答無一存者矣所存者皆鄭君弟子更

相問答者其分授門徒者無傳焉以六卷之書存

者三十餘事未及一卷所佚不少矣惜哉

鄭志鄭記蒐輯之本武英殿聚珍板本不分鄭志

三卷補遺一卷不載所引書孫馮翼本大英殿本不

名蓋明未人所為不精也亦仍武英殿本之舊

過各條注出秦鑿汗筠齋本錢氏昆仲所校勝于

孫馮翼本始分別鄭志孔廣林本校語可而未

翼本黃奭本鄭記為二足資攷證者六家其餘

也袁鈞本校語其精允

重刊之本許鄭遺書本古經解彙函本粵雅堂本

後知不足齋本即前六家中之一本別無所攷訂

也

又按隋志梁有禮記禮義四卷魏侍中鄭小同撰

亡小同著作僅見于此錄記鄭君注述之未以見

家學也

右編錄部凡三種皆後人所編錄者也

附鄭學指歸二十三事

先師陳先生著東塾讀書記有鄭學一卷今錄其純

粹以精者二十三事以示後之為鄭學者題曰鄭學

指歸著其家法焉

孔冲遠云禮是鄭學月令明堂位雜考兩漢書儒林

傳以易詩書春秋名家者多而禮家獨少釋文序錄

漢儒自鄭君外注周禮及儀禮喪服者惟馬融注禮

記者惟盧植鄭君盡注三禮發揮旁通遂使三禮之書合為一家之學故直斷之曰禮是鄭學也

盧子幹云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然則鄭君禮學非但注解且可為朝廷定制也袁彥伯云

鄭玄造次頓沛非禮不動然則鄭君禮學非但注解實能履而行之也孔子告顏子非禮勿動顏子請事

斯語鄭君亦非禮不動故范武子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

鄭君師事第五元先通公羊春秋又從張恭祖受左氏春秋韓詩然其後注左傳注未成以授服虔而不注公羊

北海三攷 卷四

箋毛詩而不箋韓詩鄭君之學不以先人者為主也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則更表明如有

不同即下已意使可識別也此鄭君注經之法不獨詩箋為然周禮序云二鄭同宗之大儒今讚而辨之

讚即表明也辨即下已意也後漢書儒林傳云鄭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何平叔論

語集解序云鄭玄就魯論篇章攷之齊古為之注釋文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尚書注雖已佚焦里堂輯禹貢

古讀正凡五十事注而釋之云鄭注一本班氏地理志間有不合者必別據地說等書明言所以易之之義注雖殘缺尚可

考而知也然則鄭君注周禮儀禮論語尚書皆與箋詩之法無異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鄭氏家法也何劭公墨守之學有宗主而無不同許叔重異義之學有不同而無宗主惟鄭氏家法兼其所長無偏無弊也鄭君之讚辨二鄭也其說曰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焉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攷訓詁摭秘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猶識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

北海三攷 卷四

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周禮序嘗論之曰自非聖人孰無參錯前儒參錯賴後儒有

以辨之辨其未明者而明者愈明辨其未合者而合者愈合故足貴也然辨其參錯不可沒其多善後儒

不知此義讀古人書辨其參錯而其多善則置之不論既失博學知服之義且開露才揚己之風此學者

之大病由失鄭氏家法故也讀鄭君周禮序如入宗廟但見禮樂器讀何劭

公公羊序則如入武庫但觀矛戟矣鄭學非何所及于兩序見之矣

周禮注與先鄭不同者則云玄謂尚書大傳注以大傳為非者則云玄或疑焉駁五經異義每條云玄之

北海三攷 卷四

聞也蓋說經不可不辨是非然辨先儒之說其辭氣當謙恭不可鬪爭求勝也其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則不然有云鄉曲之學深可忿疾者此以何劭公三書有害于經學風氣不得不忿疾又何之年輩不在鄭之前不妨正言相非也

喪服小記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注云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孔疏云馬季長注喪服云此為五世之適父乃為之斬也鄭是馬季長弟子不欲正言相非故依違而言曰不必也此尊其師之法也

北海二攷 卷四

三

詩譜序云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於力則鮮于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于是與此鄭君著書之法也蓋後人所賴有古人之書者于力則鮮于思則寡也若穿鑿以為深詭秘以為奇鋪張以為博徒眩學者之耳目則非君子所樂矣

鄭志云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此諸經鄭注之所以簡約也其顯而易見者少牢饋食禮經二千九百七十九字注二千七百八十七字有司徹經四千七百九十字注三千四百五十六字

此據黃州本卷後字數學記樂記二篇經六千四百九十五字注五

千五百三十二字祭法祭義祭統三篇經七千四百六十字注五千五百二十三字此據張刻宋撫注之州本卷後字數字數少于經之字數後儒注經者能如是乎范蔚宗云玄質于辭訓通人頗譏其繁此通人不知為誰所謂繁者則殊不通也蔚宗又云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然則蔚宗固知鄭之不繁也

北海二攷 卷四

三

鄭君注經甚慎如周禮太宰乃施灋于官府設其攷注云考成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考賈疏云案鄉師云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于司空若鄉師之于司徒若然鄉師是司徒之考則匠師亦司空之考而此云未聞者彼文以義約之司空攷匠師也無正文故此云未聞也又大朝觀會同贊玉幣注云玉幣諸侯享幣也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云賈疏云無正文故言云也又小宰祭祀之聯事注云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賈疏云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觀此則知鄭注必據經之正文無正文則曰未聞不敢臆說也或言云者蓋前人有此說也或言與者

以己意揣度也皆與有正文者不同故未敢自以爲必然也

鄭注周禮並存故書今書注儀禮並存古文今文此後來校書之法也儀禮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此于己意所不從亦不沒之周禮之並存故書今書亦是此意段茂堂周禮漢讀攷云鄭君擇善而從絕無偏執此二語真知鄭學者也

孔奐軒云釋鄭君生質之訓誦周雅教木之箋所謂受中自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案漢學非譌戴氏遺禮書序

北海三攷

卷四

无

案生質之訓者中庸天命之謂性注云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教木之箋者角弓詩母教孫升木箋云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也此二條說心性最精鄭軒獨能識之禮記緇衣注云初時學其近者小者至于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此又可與鄭軒所論反證而明也

鄭君戒子書自言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之奧六藝則曰博稽傳記則曰粗覽祕緯則曰時觀三者輕重判然其注經有取緯書者取其可信者耳生民詩毛傳云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云姜

嫫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孔疏云春秋命歷序云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小于堯姜嫫不得爲帝嚳之妃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張融云若使稷是堯兄弟堯有賢弟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鄭君取緯說精確者如此

後儒多譏鄭君信緯如梁許懋云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孔冲遠亦云鄭玄篤信讖緯王伯厚亦云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皆謬說也續漢書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劉昭注云鄭玄注月令曰秦官尙書中候云舜爲太尉東哲以此追難

北海三攷

卷四

辛

玄焉臣昭曰康成淵博自注中候裁及注禮而忘舜位豈其實哉此是不發譏于中候而正之于月令也廣微之謂未探碩意禮謂如許懋孔冲遠王伯厚皆劉昭所謂未探碩意者也

鄭君注經不信緯說者多矣後儒疏陋未攷耳如良耜詩有捄其角毛傳云社稷之牛角尺鄭箋不據禮緯稽命徵宗廟社稷牛角握之說以易毛傳月令反舌無聲注云反舌百舌鳥不從易緯通卦驗蝦蟇無聲之說何嘗專信緯書乎

漢獻帝時三公八座議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雖

后父不可令后獨拜于朝或以為當交拜又子尊不加于父母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欲令公朝者完拜如眾臣于私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禮案三公入座訪禮案問鄭君之語鄭玄議曰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體若后適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通典六十七卷鄭君為處士而三公八座議禮則問以取決于古處士所未有也

孝經正義序云魏晉朝賢辨論時事鄭氏諸經無不撮引此劉知幾禮案不獨魏晉為然南北朝議禮者尤多引鄭說見諸史及通典者不可勝舉也蓋自漢

北海二攷 卷四

三

季而後篡弒相仍攻戰日作夷狄亂中國佛老蝕聖教然而經學不衰議禮尤重其源皆出于鄭學即江左頗遵王肅亦因讀鄭君書乃起而角勝耳然則自魏晉至隋數百年斯文未喪者賴有鄭君也

鄭君先通三統歷九章算術迺西入關事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鄭君善算乃召見于樓上漢獻帝建安元年鄭君受劉洪乾象麻法以為窮幽極微加注釋焉鄭君早年善算至建安元年年七十矣猶為此窮幽極微之學故疇人傳論之云如箋毛詩據九章粟米之率注易緯用乾象

斗分之數蓋其學有本東京諸儒皆不逮也又云然則治經之士固不可不知數學禮謂國朝治經者闕百詩江慎修戴東原錢辛楣皆知數學其後知數學者尤多庶乎不愧鄭君家法也

鄭君注禮又注律禮所以為教也律所以為戒也注律即注禮之意也晉書刑法志云秦漢舊律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覽者益難天子于是下詔天子者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文帝為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但取鄭氏又為偏黨未可承用于是令賈充定

北海二攷 卷四

三

法律蓋前此尊鄭學至是則王肅論禮賈充定律司馬氏之私人競出而張其喙矣按此亦由鄭學太盛故激而致此也袁翻云鄭玄訓詁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魏書本徐爰云鄭玄有瞻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聖人復出不易其言矣宋書天文志一蕭子顯云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衰成並軌故老以為前修後生未之敢異南齊書劉瓛禮案南北朝諸儒推尊鄭學者多此數條則最推尊者也

唐史承節後漢大司農鄭公碑云雖稱積學殆若生
知此亦推尊之極然非妄語也碑又云六藝殊科五
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由是言之非生知者而
能之乎

宋林希書鄭玄傳云聖人之教允備于禮秦悖人道
灰書火學士腐于坑遺及漢世口誦手傳或山巖屋
壁之間收拾缺編折冊朽蠹斷絕之餘次而成文猶
有篇章條類明白其不能完而少有訛誤豈能免也
及得鄭氏注情微通透鉤聯瀆會故古經益以明世
之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爲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

北海二攷 卷四

三

而成之者鄭氏也其于法制更爲章明然當大壞之
後聖人不世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
哉世人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爲一家之小學噫
亦甚愚矣蓋玩文辭則薄于經術抑不思其所爲功
者雖玄猶有所不敢盡況無玄哉當漢之末奸雄競
起玄脫一身于污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黃巾望玄
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迺幾人尙敢
輒訕玄哉宋人尊鄭君如林希者不多見此文有功
鄭學故呂伯恭選入文鑑也

王西莊云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處方知程朱義理

之學漢儒已見及宋儒研精義理仍卽漢儒意趣兩
家本一家如主伯亞旅宜通力以治田醢醢鹽梅必
和劑以成味也十七史商榷權六十四禮案昔之道學家罕有知
漢儒見及義理之學者更罕有知程朱卽漢儒意趣
者近時經學家推尊康成其識得康成深處如王西
莊者亦不多也

按義理之學者其原出于緯學也古所謂緯者卽
陰陽五行之理耳緯對經而言也德行道藝爲經
陰陽五行爲緯所以然者古之儒專事其經其緯
各有官守儒者非不可知不必以爲業也周末官

北海二攷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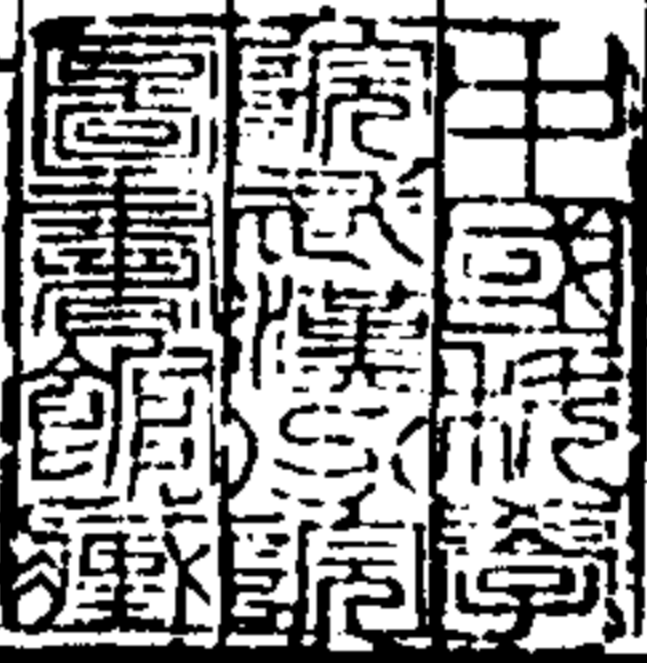
三

失所守儒者起而言之緯學興焉故子思之作中
庸開宗明義卽曰天命之謂性及乎天地位萬物
育推之于國家興亡禍福先見是乃儒家言緯之
始也子思以傳孟子而孟子言性論及平日之氣
分別志氣之原亦緯之義也漢儒深明緯學何嘗
不及義理宋人競言義理而極口詆緯何其不明
之甚乎荀卿著書非十二字于子思孟子攻之最
力惡其言緯耳說詳元儀荀子注中于此不述迨
乎漢末諸讖並出混入緯中而緯學遂爲世詬致
令隋時有禁緯之令焚緯之舉皆末流之所致也

有此一禁一焚而宋人所以眯目以詆緯不知緯與識之不同耳

北海三攷卷四

書



北海三攷卷四終

北海三攷卷五

湖南叢書

師承攷第三上

湘潭胡元

兗州刺史京兆第五元先

元先事蹟無攷其名闕元先其字也

後漢書鄭君傳云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

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麻九章算術

鄭君別傳云師事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

按元先疑卽第五倫之曾孫種也史傳不言種通

經術故疑事母質謹列種傳于左而志所疑以俟

北海三攷卷五

博通君子

後漢書第五種傳云種字興先按種者九穀始播之名字相輔也疑元先卽興先之改字蓋種匿于

間甄氏時避亂而改耳史仍稱其舊字故異也少厲

志義爲吏冠名州郡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

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眾棄官

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是時徐

兗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糶

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

數千家以能換爲衛相遷兗州刺史鄭君別傳明云

史第五元先今與先亦兗州刺史其爲一人必矣別傳稱故兗州刺史蓋鄭君受業時在興先避亂赦出

還家居京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執貪
兆之時歟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
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疆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
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
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賊五六千萬
種即奏匡并劫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
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是時太山
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
國安寧忘戰日久而太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
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

北海二攷

卷五

二

福無忌即率其黨與三千餘人降單超積懷憤恨遂
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稽
怒以待之初種爲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
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閻子直高密
甄子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
士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
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
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
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
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閻甄氏數

年甄子然以第五與先名著一時故孔融爲北海
然同縣名入固宜有所周旋鄭君之西入關受業太
學即師事第五元先亦以故兗州賢刺史宿所傾仰
也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
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于朱家管仲錯行于召
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
苟活隱其智力顯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爲耳卒遭
高帝之成業桓公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
之讎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勳效傳於百世
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于纖介則此二臣同
死于犬馬沈名于溝壑當何由得信其補過之功建

北海二攷

卷五

三

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
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
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爲上序直士以種爲首
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人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
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罪至發徙非有大惡
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
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
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于家史不言種通經術
通習者京易公羊春秋三統麻九章算術亦通儒也

東郡張恭祖

恭祖事蹟無攷其名闕恭祖其字也

後漢書鄭君傳云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鄭君別傳云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春秋傳

南郡太守扶風茂陵馬融字季長

後漢書馬融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于涼州

北海二攷 卷五

四

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颺起邊方擾亂米穀踊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貴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縱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于東觀

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為河間王廢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劾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

北海二攷 卷五

五

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毛遂廝養為眾所崇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于西而羌出于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于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

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

北海二攷

卷五

六

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于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

按鄭君從季長受費氏易古文尙書毛詩周官禮記詳范史儒林傳鄭君從事季長七年及一切皆詳事蹟攷中不重敘錄

太尉下邳淮浦陳球字伯真

後漢書陳球傳云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父豐廣漢太守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

孝廉稍遷繁陽令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撻督郵欲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于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揚秉表球爲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期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納吏人老弱與

北海二攷

卷五

七

共城守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于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尙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尙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爲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園陵所省巨萬以上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爲執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

不報無言不酬豈宜以貴人終乎于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

北海二攷 卷五

八

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并尸魂靈污染且無功于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俯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寶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

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于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乎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爲不道而太后有德于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于是議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幸憚之六年遷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爲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以日

北海二攷 卷五

九

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爲永樂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劭謀誅宦官初劭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劭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劭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承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尙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出爲步兵校尉亦深勸于劭劭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

焉用彼相邪邵許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
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
于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邵
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承樂聲執受取狼籍
步兵校尉劉納及承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
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邵邵與球及劉納陽球皆
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瑀弟宗汝陰
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

述征記曰下相城西北漢太尉陳球墓有二碑近墓
一碑記弟子盧植鄭玄管寧華歆等六十人

北海三攷

卷五

十

八十九引

按球傳不言通經但云少涉儒學善律令鄭君從
球受業蓋習律令歟故鄭君有律章句之作魏時
垂爲國憲也

右鄭君師四人

魏中尉清河東武城崔瑗字季珪

三國志傳云崔瑗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
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
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
期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

時穀羅縣之玄罷謝諸生瑗既受遣而盜寇充斥西
道不通于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
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
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瑗諫曰昔孫卿有言士
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
民未見德宜救郡縣掩骼埋胔示憫恤之愛追文王
之仁紹以爲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瑗復
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
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瑗瑗
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于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

北海三攷

卷五

十一

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瑗爲別駕從事謂瑗曰
昨按戶籍得三十萬眾故爲大州也瑗對曰今天下
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
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
計甲兵唯此惟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太
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瑗
傅文帝于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瑗
書諫曰蓋聞盤于遊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
之此周孔之格言一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
子卯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

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于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患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驚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鬻捐裙以塞眾望不令老臣獲罪于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鬻捐裙鬻已壞矣裙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

北海二攷 卷五

三

太祖為丞相琰復為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蒞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于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琰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即禮辟之後太祖為魏王

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識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旨不遜于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噴遂賜琰死始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時殆非子之所及也朗以為不然而琰每秉此論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媼

北海二攷 卷五

三

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鼎輔及琰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己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而琰最為世所歎惜至今冤之魏略云人得琰書以裏幘籠持其籠行部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為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

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爲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教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謝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卽如卿諸人良足貴乎裴松之三國志注引

北海二攷 卷五

南

先賢行狀云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于朝魏氏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仁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毛价傳云价嘗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

魏尚書清河王經字彥偉

三國志夏侯尚傳末云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冀州名士允許允也尚傳未附許允允後附及王經甘露中爲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爲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

世語云經字彥偉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紉二十四令交市于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爲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爲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意以及于難經刑于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本傳裴注引漢晉春秋云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

北海二攷 卷五

北

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順逆之理非一日矣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日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業奔告文王文王爲之備帝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佃入遇帝于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于南闕下帝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

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
于背文王聞大驚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謂我何二少帝紀

世語云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
因沈業申意按經既不出必無因沈業申意之事是乃以小人

晉諸公贊云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

以上二條皆三少帝紀裴注引

漢晉春秋云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

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

何恨之有本傳裴注引

北海二攷 卷五

六

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

志守可嘉門戶湮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郎中本傳裴注引

三齊略記云鄭司農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

亂乃避遣生徒崔琰王經諸賢于此揮淚而散太平廣記

卷四百八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七引

魏太僕樂安蓋縣國淵字子尼

三國志傳云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後

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既還舊土太祖辟為司空

掾屬每于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

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尺
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
太祖征關中以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
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為非首惡
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
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
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
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
竊恥之太祖大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大
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

北海二攷 卷五

七

多用二京賦淵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

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

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

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諭旨旬日得能

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

同手收攝按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

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卒官

鄭君別傳云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

吾觀其人必為國器

魏書云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嘗講學于山巖士人多

推募之由此知名又云太祖以其子泰為郎以上二條皆本

傳表注引

魏河東太守樂安博昌任嘏字昭先

任嘏別傳云嘏樂安博昌人也世為著姓夙智早成故鄉人為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旌字子旌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旌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旌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率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招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嘏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于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

北海三攷卷五

六

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言無不綜覽于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嘏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四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慚亦取還本價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借之耳耕者聞之慚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嘏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耶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嘏應其舉為臨苗侯庶子相國東

曹屬尚書郎文帝時為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

壞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累遷東郡趙

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嘏為人醇粹凱

悌虛已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義皆沉默潛

行不顯其美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

餘言嘏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因河東上官崇

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貫羣言

志王昶傳表松之注所引

王瑱之童子傳云近代有樂安任嘏者十二就師學

不再問一年通三經鄉人歌之曰蔣氏翁任氏童言

北海三攷卷五

九

蔣氏之門老而方篤任氏之學幼而多慧也初學記

後漢書鄭君傳云樂安國淵任嘏時並幼童立稱淵

為國器嘏有道德

王昶戒子書云樂安任昭先醇粹履道內敏外恕推

遜恭讓處不避沔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

願兒子遵之

尚書左丞北海高密張逸

鄭君別傳云故尚書左丞同縣張逸年十三為縣小

吏立謂之曰爾有贊道之質玉雖美須雕琢而成器

能為書生以成爾志否對曰願之乃遂拔于其輩妻

以女弟

英雄記云劉虞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

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三國志公孫瓚傳裴

松之注

張逸遺令云閉口寒臭不得入太平御覽入百六十引

按鄭志載張逸問鄭君及鄭記張逸答諸人問今

存者得六十條鄭志五十三條鄭記凡七條

河內温縣趙商字子聲

鄭君自序云趙商字子聲河內温人博學有秀才能

講難而口吃不能劇談太平御覽七百四十

北海二攷 卷五

三

後漢書鄭君傳云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

千

劉知幾孝經議云趙商作鄭先生碑文孝經疏唐會要七十七文

趙守聲書詣康成學曰夫學之于人猶土地之山川

也珍寶于是出猶樹木之有枝葉也根本于是乎庇

太平御覽六百七引

按鄭志載趙商問鄭君及鄭記趙商答諸問今存

者獨多凡六十四條鄭志六十三條鄭記一條

魏博士田瓊

瓊事蹟不詳杜佑通典凶禮篇引田瓊異姓為後議
稱博士田瓊嚴鐵橋云其為博士蓋建安黃初之間
乎

按鄭志載田瓊問鄭君者四條鄭記田瓊答諸人
問者一十四條

蜀車騎將軍都鄉侯魯國劉琰字威碩

三國志傳云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

為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

周旋常為賓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為固陵太守後主

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為衛尉中軍師後將軍

北海二攷 卷五

三

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

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

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

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箋謝曰琰稟性空

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

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

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問者迷醉言有違錯

慈恩含忍不致于理使得完全保有性命雖必克己

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于是
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恍惚十二年正月

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搥胡至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搥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按鄭志載劉琰問鄭君者今存三條

劉德

事蹟不詳注漢書者有劉德顏師古漢書敘例云劉德北海人列于鄧展諸人之前蓋漢末時人矣時世近鄭君蓋即其人也

北海三攷

卷五

三

按鄭記載劉德問田瓊者今存六條

冷剛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志載冷剛問鄭君者今存二條

孫皓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志載孫皓問鄭君者今存四條

吳模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志載吳模問鄭君者今存二條

王贊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志載王贊問鄭君者今存二條鄭記一條

王權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記載王權問焦喬答一條

崇精

爵理事蹟不詳

按鄭記載崇精問焦氏答者今存三條

崇朝

北海三攷

卷五

三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記載崇朝問汜闞答者今存一條

焦喬

焦氏

二焦爵里事蹟不詳錢竹汀云疑是一人無明徵姑存疑而竝列之

按鄭記載焦氏問張逸者三條焦氏答崇精者三條焦喬僅答王權一條

陳鑠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記載陳鏗問汜閣者一條陳鏗問趙商者二條

陳鏗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記載陳鏗問田瓊者二條

桓翊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記載桓翊問汜閣者一條

汜閣

爵里事蹟不詳

北海三攷

卷五

五

按鄭記載汜閣答陳鏗答任厥答崇朝答桓翊凡

四條

鮑遺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記載鮑遺問張逸答一條

任厥

爵里事蹟不詳

按鄭記載任厥問汜閣答一條 自張逸至此凡

二十人皆見鄭志鄭記者

公孫方

爵里事蹟不詳與崔琰同事鄭君見崔琰傳

魏博士宋均

宋均事蹟不詳隋志詩緯十八卷魏博士宋均注因

知其曾為博士劉知幾孝經議云宋均詩緯序云我

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鄭君傳業弟子矣可攷者

僅此也隋志所載均著述有孝經皇義一卷詩緯注

十八卷禮記默房注二卷樂緯注三卷春秋緯注三

十卷孝經鈞命決注六卷孝經援神契注七卷孝經

雜緯注十卷論語識注八卷朱竹垞經義考有宋均

易緯乾鑿度注尚書緯命帝驗注尚書中候注禮緯

北海三攷

卷五

五

含文嘉注斗威儀注此據見引諸書今有存者錄之

也考隋志易緯八卷尚書緯三卷尚書中候五卷禮

緯三卷不載宋均注其實宋均皆有注也

漢安南太守北海劉熙字成國

成國事蹟不詳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釋名八卷漢徵

士北海劉熙字成國撰隋志大戴禮記十三卷注云

梁有諡法三卷漢安南太守劉熙注晉李石續博物

志云漢博士劉熙蓋初為博士後辟舉不就故稱徵

士終仕安南太守也

畢沅釋名疏證序云檢漢書郡國志無安南郡惟漢陽郡注引

秦州記曰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則安南或南安之誤宋翔鳳劉熙孟子注校本序云許慈傳云師事劉

熙又云建安中與許靖自交州入蜀程秉傳云避亂交州與劉熙攷論大義又薛綜傳避地交州從劉熙學今本釋名題安南太守蓋劉君在漢時官交趾太守唐調露中始改交趾郡為安南都護府後之漢人以唐地名改其官耳二說不同宋說攷三國志程秉為長今仍書安南太守疑以傳疑也

傳云逮事鄭玄避亂交州與劉熙攷論大義許慈傳云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以二傳定之成國乃鄭君弟子也諸書稱之曰漢安南太守其典交趾在士燮

之前其卒也亦在魏篡漢之前歟所著釋名八卷諡法注三卷孟子注七卷均見隋志隋志論語類亦有熙撰恐係一書重出者

魏大長秋韓益

北海三攷卷五

三

韓益事蹟不詳舊唐志有尚書釋問四卷注云王粲

問田瓊韓益正鄭玄注隋志梁有尚書釋問四卷王

粲撰蓋梁作尚書問以詰鄭注尚書田瓊韓益共正

明鄭注作釋問以答之也隋志惟云王粲撰者以未見其書故不如舊唐志之詳

益與田瓊共答王粲是亦鄭君弟子矣隋志有春

秋三傳論十卷魏大長秋韓益撰即其人也

吳大常汝南南頓程秉字德樞

三國志傳云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

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

為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

武四年權為太子登媪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于吳

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

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眾庶

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為稱首願太子尊禮教于

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于上頌聲作于下矣

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于傅君也病卒

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

蜀從事中郎秉忠將軍北海孫乾字公祐

三國志傳云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

為從事後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袁紹

北海三攷卷五

三

將適荆州乾又與糜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

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

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其見重

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見禮

次糜竺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鄭君別傳云玄薦乾于州本傳裴注引

按別傳云薦乾于州謂先主領徐州時也先主辟

乾為州從事鄭君之所舉也孫乾亦屬鄭君弟子

矣

御史大夫山陽高平邴慮字鴻豫

續漢書云郗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于鄭玄

章懷太子後漢書孔融傳注引下江表傳同

虞浦江表傳云獻帝嘗時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穆曹操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

後漢書孔融傳云融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融名重外相容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承望

北海三攷 卷五

天

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曰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于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于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書脩好如初歲餘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

融年五十六

後漢書伏皇后紀云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后白是懷懼乃與父完書令密圖之事洩操大怒逼帝廢后假為策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詔其上皇后璽綬又以尚書令華歆為郗慮副勒兵入宮后閉戶藏壁中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于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決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願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

北海三攷 卷五

天

按鴻豫因小嫌致奏免孔融以顯仇怨誠見魏武忌融望風承旨必殺之而後已希世慕榮淺之為丈夫矣又勒兵逼后鄰于犯上作亂所學于鄭君者安在乃鄭門之敗類也今錄鄭門諸賢以崔季珪始以鴻豫為殿非無意于其間矣大匠之門多枉木是豈有損于大匠乎

右三十一人鄭君弟子按甄子然臨孝存鄭子尹皆融相北海二人早卒推之甄臨與鄭君同時年歲當略先鄭君非弟子也今記于此俟考

北海三攷卷五終

北海三攷卷六

湖南叢書

湘潭胡元儀撰

師承攷第三下

魏追贈司空征南將軍東武景侯東萊曲城王基字伯與

三國志傳云王基字伯與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為別駕後召為祕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

北海三攷卷六

一

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於公輔公臣之良則入於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祕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為中書侍郎明帝盛修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于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

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

孝文時唯同姓諸侯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

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

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

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于

曩時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

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

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為從事中郎出為安豐太

守郡接吳寇為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

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集眾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

北海三攷卷六

一

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憂卒起癰疽發潰遺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為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為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為尚書出為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將軍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于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

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于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和徙江夏治之以徧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取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于外財用窮于內故必全之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北海三攷卷六

三

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兵勁卒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于是遂止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幾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眾邪不生心靜則眾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眾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常樂亭侯毋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

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于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如何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尙羣聚耳若大兵臨逼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縣于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慄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眾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人民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願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北海三攷卷六

四

究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邱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既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久方今外有疆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尙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

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從往發十餘里間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眾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屢啟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于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

北海三攷卷六

五

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于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眾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上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敕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攻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眾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

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覺有蕩覆吳之執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眾死者大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先敗于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厯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于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

北海三攷卷六

六

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為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即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于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

不降是歲基薨追贈司空諡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勳著前朝改封基孫廋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勳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按隋志有王基毛詩駁五卷蓋因王肅作毛詩義駁入卷申毛難鄭故基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也又有春秋左氏注東萊耆舊傳一卷新書五卷范書鄭君傳列王基于弟子之中據汪容甫王基碑

北海三攷 卷六

七

跋云碑所書歷官事蹟悉與傳合惟卒年七十二為史所略基之卒在景元二年前距建安五年鄭康成之卒凡六十二年其時基甫十歲于鄭君非親炙弟子也後漢書特以基據持鄭義與王肅抗衡遂列于弟子不若魏志云入琅邪界游學為得實矣如容甫所云則基乃鄭君再傳弟子今故列于孫叔然之前

魏樂安孫炎字叔然

叔然事蹟不詳三國志附王肅傳云樂安孫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肅集

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經典釋文云二十九卷春秋三傳國語爾雅釋文云三卷隋志云七卷舊注又著書十餘篇

按隋志及釋文皆載孫炎爾雅音一卷

魏博士馬昭

魏博士張融

馬昭張融二人事蹟不詳唐書儒學傳元行沖釋疑曰王肅規難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刻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是非而肅酬對疲于歲時按今諸書引聖證論者往往兼馬張之說也

北海三攷 卷六

八

三國志高貴鄉公紀云甘露元年夏四月丙辰帝幸太學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為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昭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王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厚薄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昭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厚薄也按錢竹汀三國志

隋書經籍志當家語二卷張融撰

按二人皆中郎難王是鄭君門人之弟子也
蜀大長秋南陽許慈字仁篤

三國志傳云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與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強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廢衰乃鳩合典籍沙汰眾學慈潛竝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潛慈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于聲色書籍有無

北海三攷

卷六

九

不相通借時尋楚捷以相震撼其矜已妬彼乃至如此先主愍其若斯郡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傲其訟鬪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意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子勛傳其業復爲博士

吳太子太傅領選曹尚書沛郡竹邑薛綜字敬文

三國志傳云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變既附孫權召綜爲五官中郎將除合浦交阯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

者僕射西使張奉于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句身盡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于是眾座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于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

北海三攷

卷六

十

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婦父母不能止交阯麓冷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保體不以爲羞由此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然

而土廣人眾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于長吏覩其好髮髡以爲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搗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樂作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不肯起歆猶迫強萌忿杖歆亡于郡內歆弟苗帥眾攻府毒

北海三攷 卷六

土

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曾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于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強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所服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尙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

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旣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尙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寧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執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于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

北海三攷 卷六

土

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爲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史外掌眾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尙書遷尙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勿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

器械銖鉞犬羊無政往必克禽誠如明詔然其方土
塞垣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
自度不敵烏驚獸散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
雖獲空城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混濊有
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執
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
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
相沓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
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
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

北海三攷卷六

三

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
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
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
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
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社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
遂不行正月乙未權敕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
卒造文義信辭榮爛權曰復爲兩頭使滿三也綜復
再祝辭令皆新眾咸稱善赤烏三年徙選曹尙書五
年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
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賦解皆

傳于世

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
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茅
土之封非子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仍兼
選舉甚爲優重本傳裴注引

蜀大將軍平襄侯天水冀縣姜維字伯約

三國志傳云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
好鄭氏學仕郡上計掾州辟爲從事以父同昔爲郡
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于戰場賜維官中郎
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

北海三攷卷六

西

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
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
有異心于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
門城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等維等
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于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
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爲倉曹掾加
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
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
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
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于軍事

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于人畢
敘軍事當造詣宮觀見主上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
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爲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
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
遷大司馬以維爲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
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
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眾討定之又
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戰于
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
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

北海三攷卷六

去

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
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
不過萬人十六年春費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
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
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
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
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
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
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于洮西經眾死者數萬人
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

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
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
爲魏大將鄧艾所破于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眾眾
庶由是怨讟而隴以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
自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
軍諸葛誕反于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
川復率眾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
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眾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
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於長城維前住芒水皆
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

北海三攷卷六

去

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
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
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
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
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
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
日令游軍竝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干
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竝出與游軍
并力搆之此殄敵之術也于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
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于西安

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眾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于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進規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敗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

北海三攷

卷六

七

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推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鬥而死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劔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維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于旄竹後主請降于艾艾前據成都

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于是引軍由廣漢郫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于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轡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欲授維五萬人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傅子曰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魏略云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史

北海三攷

卷六

六

郭淮偶西至洛門案行閭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所治冀縣界乎西偏又恐吏民樂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冀遵謂維等曰卿諸人回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與郡吏上官子修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等大喜便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冀中人會亮前鋒爲張郃費繇等所破遂將維等却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母妻子亦以維本無去志故不沒其家但繫保官以延之

裴松之云此語與本傳不同

孫盛雜記云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漢晉春秋云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微倖而決成敗于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華陽國志云維惡黃皓恣擅啟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于失言遜辭而出後主敕皓詣

北海二攷 卷六

十九

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爾

干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為速矣會甚奇之

漢晉春秋云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于擾攘以見疑于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于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

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于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老夫矣由是情好懽甚

華陽國志云維教會殺北來諸將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

世語云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以上九條皆本傳表注引

卻正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儉官給費用隨

北海二攷 卷六

二十

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勵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陳壽評曰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眾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猶烹小鮮況于區區葦爾而可屢擾乎哉以上二條本傳

干寶晉紀論曰姜維為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

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受死也固知命之
長而懼不得其所也本傳裴注引

按姜伯約好學節儉大有諸葛之風心乎存漢忠
義騰馳亦宿為諸葛所許然好出奇而不能致勝
終以致敗所處之時非矣惜之可也詆之殊不易
也孫盛譏之不遺餘力並非卻正之論裴松之為
之駁正載三國志注中不復采錄特錄卻陳干三
家之論以昭篤允云

右七人皆鄭君再傳弟子

魏追贈衛將軍東海蘭陵王肅字子雍

北海三攷

卷六

三

三國志傳云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意同
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
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
重凡百餘篇又集聖證論以譏短玄

劉知幾孝經議云王肅注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
在聖證

王肅偽造孔子家語自為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
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

隋書經籍志載子雍所注述者有周易注十卷尚書
注十一卷釋文作十卷尚書駁議五卷蓋駁鄭君之說毛詩注二

十卷毛詩義駁八卷中毛詩難鄭毛詩奏事一卷毛詩問難
二卷周官禮注十二卷儀禮注十七卷喪服要記一

卷禮記注三十卷祭法五卷明堂議三卷春秋左氏
傳注三十卷春秋外傳章句二十一卷孝經解一卷
論語注十卷論語釋駁三卷孔子家語注二十一卷
聖證論十二卷經典釋文載子雍三禮音各一卷按
雍著述亦云多矣其富可與鄭君比

先師陳先生東塾讀書記云魏之典制多因于漢鄭
君注禮亦多用漢制王肅幼為鄭學此王肅語見
周禮媒氏疏其

北海三攷

卷六

三

後乃欲奪而易之實欲并奪漢魏典制而易之使經
義朝章皆出于己也小失皆發鄭短可見其不遺餘
力矣肅為魏世臣而黨于司馬氏以傾魏祚身死之
後其外孫司馬炎篡魏事事尊肅竟遂其奪而易之
之願矣以下凡十有

郊特牲孔疏引聖證論云鄭玄以祭法禘黃帝及魯
為配圓丘之祀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魯圓丘以
配天今無此言知禘祀配圓丘非也禮案祭法云殷
人禘嘗而郊冥周人禘嘗而郊稷然則周之禘嘗乃
因於殷禮非始於周公惟郊祀后稷始於周公耳此
不可以難鄭也祭法之禘鄭以為圓丘之祭王以為

太廟之祭千古聚訟莫能決然巧借孝經之一語而頓忘祭法之兩言則弄巧而反拙矣舊唐書禮儀志載黎幹議狀云孔子說孝經稱周公大孝何不言禘祀魯於圓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此黎幹勸襲王肅語也

王肅以郊與圓丘是一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祭法疏郊特牲

疏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肅以為

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

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為始也郊特牲疏禮案圓丘之祭周禮明言冬至而至而郊

北海三攷 卷六

重

特牲言郊用辛若合而為一則冬至豈必辛日辛日

豈必冬至故肅解日至為建子之月然所解仍未能通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此二句以下句

申上句也如肅說則郊祭之用辛周之建子月郊祭日以至兩句不相連屬不成文義且謂言始者對建

寅月為始然則言周者對何國而言周乎

郊特牲疏云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圓丘圓丘即

郊鄭氏以為天有六天丘郊各異祭法疏引王肅難

鄭云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

孔子曰天有五行其神謂之五帝五帝可得稱天佐

不得稱上天禮案六天二字文義不通然鄭君之書不見有此二字也肅謂五帝不得稱上天誠是也然鄭未嘗稱五行之帝為上天也且季康子之問孔子之答皆稱為五帝未嘗稱為五佐也上天既謂之帝五行之神亦謂之帝是帝有六也此與六天何異欲難鄭且適足以申鄭矣郊特牲疏云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謂大皞炎帝五人帝之屬此又與天佐之說自相歧異者矣

祭法疏引肅難鄭云鄭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

禮案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于明

北海三攷 卷六

重

堂以配五帝章懷注云五經通義曰蒼帝靈威仰赤

帝赤標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此所引五經通義不知何人所作然章懷不引鄭而引

此必在鄭之前也曹褒傳云作通義十二篇隋書經籍志有五經通義云唐書經籍志有五經通義云五帝靈威仰之屬鄭君

以前五經通義已有之故鄭君以此注經猶云經所謂五帝若漢所謂靈威仰之屬耳

祭法疏又引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

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為

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禮案玉藻疏引異義明堂制云講學大夫滄于登說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據此則太微之精其說出鄭君以前矣祭法疏引馬昭申鄭云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又引張融云大魏與漢襲唐虞火土之法然則郊祀感生帝亦漢制鄭君據以注經耳

鄭君以五帝爲天帝乃漢制也以圓丘與郊爲二則漢初之制也王肅以圓丘與郊爲一漢成帝時之制

北海三攷卷六

美

也以五帝爲五人帝王莽奏定之制也又以爲天佐則謬忌之說也史記封禪書云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唯雍四時上帝爲尊沛公立爲漢王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漢書郊祀志同此五帝皆上帝也天帝也祠于雍者也又云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此祭五帝于雍謂之郊也又云亳人謬忌奏曰天神貴者大一太一佐曰五帝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于長安東南郊此以五帝爲太一之佐也又云上幸甘泉

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五帝壇環其下此太一祠壇在甘泉者也漢舊儀云漢法三歲一祭天子雲陽宮甘泉壇以冬至日祭天又云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成帝以來所祭天之圓丘也此據藝文類聚有皇字以字下無來字誤也成城二字皆誤當作武帝此以甘泉太一祠壇爲圓丘與雍五時謂之郊者各異也封禪書又云天子既已封太山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此祠高帝于太山明堂以配六天帝也漢書郊祀志云成帝時匡衡張譚奏宜于長安定南北郊郊見上帝青

北海三攷卷六

美

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畢陳而罷雍五時及甘泉秦時此合祀太一及五天帝于長安而不分郊與圓丘也又云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中央疑脫黃字帝黃靈后土時于長安城之未地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于南郊兆西方帝少昊白靈蓐收時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時于北郊兆奏可此太皞炎帝之等乃五人帝非五天帝又分在長安四郊及未地王莽爲之也續漢書祭祀志云光武建武二年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

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地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此雖云采元始故事然所祭乃五天帝又不在四郊與王莽所奏異也又云明帝永平二年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配東觀漢記同此以光武配五天帝于明堂也總而考之漢制郊見五時而鄭說郊祭一帝祭法注甘泉園丘有五帝壇光武之園壇外亦為五帝位而鄭說園丘惟祭昊天祭法注禘謂祭武帝太山明堂祠太一五帝而鄭說明堂惟祭五帝祭法注鄭君固多以漢制解經

北海三攷 卷六

毛

而漢制與經不合者亦不盡泥于漢制也王肅以郊丘是一雖與匡衡張譚所奏同而甘泉園丘有五帝壇則已為此說之濫觴矣其以五帝為五人帝既與王莽同復改用謬忌太一佐之說謂之天佐而又不明言出乎謬忌然史記漢書具在豈能掩人耳目哉鄭王之說出於漢制者前人未及詳考者也從肅說者亦不知其出于王莽也鄭云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祭法注王肅必有難鄭之語今不得而見肅之自為說則見祭法疏云聖證論以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為六宗孔注尚書亦同之晉書禮志云尚書六

宗諸儒互說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以問王肅亦以為易六子故不廢禮案肅作聖證論以為四時寒暑之等而對魏明帝又以為易六子亦自相岐異也易六子其數猶巧合祭法所言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祭四方凡七事乃除去祭四方而為六尤不能巧合矣尚書偽孔傳與肅說同故近儒疑為王肅所作也郊特牲疏云鄭康成之說以社為五土之神稷為原隰之神句龍以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五穀之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

北海三攷 卷六

毛

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云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後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義曰禮運曰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又云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為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為甚禮案仲長氏謂社為土神既有

典據而猶云未知孰是以說經議禮不可不慎重也如王肅者正坐不知此義耳

晉書宋書禮志云晉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并

二社之地于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大社

各有其義王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而

別論復以大社爲人間之社未曉其旨別論指聖證論也人間者

即謂民間也唐人諱民字改之時成祭議稱景侯論大社不立京師

欲破鄭氏學傅咸重表以爲大雅云乃立豕土毛公

解曰豕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其說禹貢惟土五

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諸侯各

北海三攷卷六

无

割其方色如此大社復爲立京師晉書禮志又載摯

虞奏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禮案此亦肅說之自

相岐異故爲傅咸摯虞所駁也傅咸表又云大社不

立于京師當安所立尤無可置辯矣

王制天子七廟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

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孔疏云王肅以爲謂高

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

七馬昭難王云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王制七廟盧

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

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

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

特七廟禮案鄭志云爲記注時就盧君故鄭說七廟

與盧同且兩漢數十人之說皆然肅乃欲盡奪而易

之乎疏又引聖證論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

子諸侯并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謂

天子有文武二祧諸侯無之此即降殺矣何復求降

殺乎且諸侯五廟惟魯用王禮有魯公武公二廟以

象文武二祧而爲七廟則周天子七廟亦并文武二

祧數之明矣若如肅說始祖與高祖之父之祖及親

廟四爲七又有文武二廟不遷而爲九則是天子九

北海三攷卷六

三

諸侯五降殺以四非降殺以兩矣近儒之說最善者

金輔之禮箋云王制祭法所記不同王制所云周人

之典祀也祭法所云周初建設之制也此說本之周

禮守祧賈疏剖析最爲簡明祭法遠廟爲祧有二祧

乃周昭王以前之制其時文武在四親廟迭遷其在

二祧者亦迭遷至穆王共王時文武在二祧則永不

遷此後高祖之父之祖遷主于文武二祧矣蓋周公

制禮之時以文武宜百世不遷故特立二祧廟以待

文武在此二廟時永不遷也王制所云七廟通前後

言之也

檀弓疏云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也禮案再期之喪三年者謂再期而大祥耳此後尚有禫服也如肅說則無禫服而後可矣有禫服雖出入四年然仍未滿三年也宋書武帝紀云永初元年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五月儀依鄭玄二十七月而後除又王淮之傳云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二十五月而除江左以來唯晉

北海三攷 卷六

朝施用摺紳之士多遵玄議今大宋開泰愚謂宜用玄議為制朝野一體從之
王肅雖好與鄭立異然亦有用鄭說者通典載魏明帝崩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諡告四祖祝文于高皇稱玄孫之子云何王肅曰苟爽鄭玄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以上皆稱玄孫卷七十九此肅之從鄭說者不多見也
王肅難鄭之說甚多禮今但考其大者小失則不發其短也凡鄭君之說未必無小失肅之所難未必全無是者惟銳意于奪而易之故其說多輕率復多矛盾

盾也夫前儒之說有誤後儒固當駁正即朝廷典禮有誤亦常論駁肅之病在有意奪易此其心術不端雖有學問徒足以濟其奸耳

吳騎都尉會稽餘姚虞翻字仲翔

裴松之三國志注引仲翔別傳云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因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曰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為柳古卯柳字同而以為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猶別

北海三攷 卷六

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玉人職云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頰面謂之澣衣古篆卯字反以為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訓詁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
光師陳先生東塾讀書記云虞翻奏上易注云諸家不離流俗苟謂顛倒反逆馬融復不及謂鄭玄宋忠

皆未得其門此欲推倒一世豪傑矣又云臣郡吏陳
桃夢道士以易三爻飲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此尤
怪妄可笑說夢已妄況說他人之夢且以入奏疏乎
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云康王執瑁古同似同從
誤作同復訓爲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爲濯以爲
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𠄎字
讀當爲柳而以爲昧分𠄎三苗𠄎古別字又訓北言
北猶別也於此數事誤莫大焉禮案江良庭尚書集
注音疏謂翻所駁皆誣罔王西莊尚書後案謂翻言
無一可信惟段懋堂尚書撰異最爲持平謂其時鄭

北海三攷

卷六

重

注尚書家習戶曉豈能鑿空相誣惟仲翔考究未精
耳壁中書柳谷必是𠄎字鄭於雙聲求之讀當爲昧
鄭注周禮縫人引伏書柳穀其注古文尚書則不欲
牽合伏書也韓非曰背公爲公以背訓入故鄭君注
尚書云北猶別也仲翔不知鄭注是古義輒欲改堯
典北字爲𠄎字而譏鄭非也同瑁改作同瑁則三宿
三祭三詫者果何物乎如其說則瑁字已足同爲贅
也大保以異同秉璋以酢天子之瑁乃有異者乎其
性謬甚矣以上三事段氏皆斷爲虞氏之誤惟虞氏
所述鄭注洮頰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段氏云爲濯之

上有脫文當云洮讀爲濯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爲濯
爾雅郭本洮眾家本皆作濯是其例也解爲澣衣於
事或乖而於字義必求此段氏謂鄭注字義是而
事或乖絕不同護是虞駁鄭四事其一是鄭誤其三
是虞誤王西莊云鄭注但云洮濯無澣衣之語禮謂
此說惜無確據如確無澣衣之語則濯謂濯
手洮頰謂濯手頰面甚通且即使鄭所說四事盡誤
矣鄭說四事皆不誤矣亦皆小失無關大義安得云誤莫大焉况一經之注
誤者只四條正可見其精善耳虞又奏云玄所注五
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
竊恥之此百六十七事不知若何即使鄭盡誤亦非

北海三攷

卷六

重

虞之恥也何必鬪爭如此江良庭云虞翻小人也忌
鄭君之名而詆之耳謂爲小人未免已甚謂忌鄭君
之名而詆之則定論矣
按虞翻爲王朗功曹必與王肅周旋頗染子雍詆
鄭欲奪而易之之習奏鄭尚書注違失四事近儒
言之詳矣而翻易注暗攻鄭注者人尙未及也雜
卦傳自大過以下卦不對言鄭注云自此以下卦
音不協錯亂失正弗敢改耳言此八卦本相對協
韻傳本錯亂經師弗敢改正也今試以大過頤也
頤養正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

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垢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如此讀之卦皆對舉句皆協韻矣此鄭注所謂錯亂失正之理也雜卦傳之名正以六十四卦兩相對舉錯雜成文也篇末八卦忽變其例有是理乎使孔子自變其例則大過以下八卦不能對舉而後可今明明兩相對舉何以必錯亂之邪虞翻見鄭注云然乃特出小慧以求勝之乃注云自大過至此八卦不復兩卦相對大過死象兩體垢夫故次以垢而終以夬其說似有深意反覆求之滯礙難通近儒張皋文

北海三攷 卷六

姜

專明虞氏義至此亦不能闡發遁其詞云注既不說今亦闕焉初甚不以舉文為然屢求虞義卒不可通乃悟舉文不然其說方以表揚虞氏不便直言耳實因鄭注有錯亂弗敢改之說力詆其非錯亂但見大過兩體垢夫適垢居次夫居終遂行其私意就此為言其中五卦之不能通原不計及不然中五卦之消息何不詳言邪後人說易多以大過以下八卦為孔子自變其例以明互卦其謬虞氏開之來瞿唐成之卒不能通郢書舉燭之類也魏侍中山陽高平王粲字仲宣

困學紀聞云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今僅見于唐元行沖釋疑

元行沖釋疑云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竊怪歎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皆盡矣疑猶未諭焉凡二篇

案隋志有尚書釋問四卷魏侍中王粲撰舊唐志有尚書釋問四卷王粲問田瓊韓益正鄭玄注蓋王粲詰鄭君尚書注設為問答後田瓊韓益二人取而駁正之名曰尚書釋問也劉煦目見其書故

北海三攷 卷六

姜

知為王粲問田瓊韓益二人正明鄭氏注義也迨歐陽修撰新唐志未見其書徒錄舊志之文乃誤云玄注釋問四卷復注其下云王粲問田瓊韓益正遂至不可解田瓊乃鄭君弟子豈有王粲問田瓊之書鄭君反從而注之者乎又以韓益正為人名不知韓益之名已見隋志春秋類也其紕謬如此

蜀中郎將梓潼涪縣李譔字欽仲

三國志傳云譔著古文易尚書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于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

所述而意歸多同

先師陳先生東塾讀書記云與鄭立異者魏有王肅吳有虞翻蜀亦有李譔總由鄭君名重學者所歸故三國皆有人欲奪而易之也誤徧注七經其學甚博其書不傳亦可惜也

魏太尉都鄉侯楚國平阿蔣濟字子通

裴松之三國志注云濟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虬龍神于獺獺祭其先不祭虬龍也麒麟白虎仁于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麒麟也如玄之說有虞已

北海三攷卷六

美

上豺獺之不若邪臣以為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之譬雖以侔諸然其義旨有可求焉

先師陳先生東塾讀書記云鄭君之學漢末及魏時有未折服者若蔣濟所難則謬妄極矣有虞豈無四親廟以祭其先乎何憤憤至此

按蔣濟以高堂隆論郊祀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為舜本媯姓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詰隆濟亦不能定曹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為謬妄因此乃駁鄭

注祭法之文有謂之言也與王子雍虞仲翔之難鄭不同其駁鄭也心有所謂言過乎激耳其論詰高堂隆則正大篤實故裴松之謂其豺獺之譬雖以侔諸然其義旨有可求焉謂議禮之義旨可求非謂其難鄭之義旨可求也

右不折服鄭君者凡五人

北海三攷卷六

美



北海三攷卷六終